日本倫理彙編卷之九奥付

明治三十六年一月十五日印刷
明治三十六年一月十八日發行

全部定價（上製　金拾四圓／並製　金拾貳圓五拾錢）
第九卷定價（上製　金壹圓五拾錢／並製　金壹圓三拾五錢）

編纂者　井上哲次郎
　　　　蟹江義丸

發行者　石川榮司
東京市本郷區森川町一番地

印刷者　青木弘
東京市牛込區市ヶ谷加賀町一丁目十二番地

發行所　育成會
東京市本郷區森川町一番地
電話本局二四一四

印刷所　株式會社秀英舍第一工場
東京市牛込區市ヶ谷加賀町一丁目十二番地

仁說三書跋

孔子以仁爲教。亦不明言仁矣。以一貫爲要。而一貫之義。唯參賜聞之。夫唯參賜聞之。而其義亦以忠恕仁彷彿言之而已。論語之書。平易坦明。而仁旣不明。一貫亦空中摸搜。是孔子之教誨。如謎讔如覆射。公孫丑所謂弟子之惑滋甚者也。豈然乎哉。雖然孔子固曰。擧一隅。而示之。不以三隅反。則不復。又曰。予欲無言。孟子亦曰。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蓋其意欲使學者有憤悱啓發。而悅懌踊躍不能自已而已。是聖賢鼓舞作興之術。固爲然矣。其所謂無隱乎爾者。亦非如後世語類師資問答也。宋諸老先生之解經。切則切矣。竊謂韓非所謂郢書燕說者。或不免焉。且其所說。仁也一貫也。似精微高妙。或涉深險回譎焉。顧未易適從也。錦城先生之學。固不廢宋學。又崇宋儒。然至其說之繆。則不詠從雷同。以糾駁歸正自任矣。頃作仁說及一貫明義。刊行以布世。其爲說也。坦當明暢。聖經之旨。炳如揭日。若或讀之。不首肯者。非愚則惑也。昔倉頡作字。鬼夜哭。蓋以泄造化之秘也。今若此二書。闡千歲之幽。建後學之標。爲惠實多。雖然焉知不有憸妬之鬼。而痛哭於幽冥中邪。余雖謭劣。亦預此擧。於是乎謹跋。

文政四年辛巳六月朔

下野門人　出井元凱悌三謹識

里レ仁爲レ美　擇レ處レ仁

三行仁也 或安而行レ之建道　或利而行レ之　或勉强而行レ之

仁者安レ仁論語表記　知者利レ仁論語表記　畏レ罪者强レ仁表記

聖人仁者 表記、中心安レ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　賢人智者　士人學者

三近勇之次也 好レ學近二乎知一、　力行近二乎仁一　知レ恥近二乎勇一

里仁篇云。仁者安レ仁。知者利レ仁。公冶長篇次レ之云。不レ知二其仁一。焉得レ仁。仲弓之簡。子文之忠。文子之淸。及子路之果。冉有之藝。子華之禮容。皆仁之細也。雖レ然諸子皆非二安行之人一。故不レ許二其仁一。編二輯論語一者。用レ意纖悉。啓二廸後人一。不二啻面命一。寔似二提耳一。而後人不三思二及之一。何其不聽之甚。是其病二重聽一者乎。

要義附錄終

朱子以二生知安行一爲レ知。以二學知利行一爲レ仁。與二論語表記一乖戾。極是紕繆。孔子曰。聖與レ仁。吾豈敢。及不レ許二諸子之仁一。以二安行之難一也。非二安行之人一。則非二眞仁者一也。與下汎然稱二善行一爲上レ仁。固自有二逕庭一。學者不レ可レ不レ察也。

仁　自レ誠明、謂二之性一、

智　自レ明誠、謂二之教一、

勇

三知（知也）

或生而知レ之（達道）
生而知レ之者上也（論語）
誠者不レ勉而中、不レ思而得、從容中レ道、聖人也、（生知安行）（行）（知）
從二心所一レ欲、不レ踰レ矩、
動容周旋中レ禮、盛德之至也、
舜由二仁義一行、非レ行二仁義一也、

或學而知レ之
學而知レ之者次也（同上）
誠レ之者、擇レ善而固執レ之者也、（學知利行）（行）（知）
顏子擇二乎中庸一、得二一善一、則拳拳服膺、而弗レ失レ之矣、擇レ善固執也、三月不レ違レ仁、亦是此義

或困而知レ之
困而學レ之又其次也（同上）
人一能レ之、己百レ之、人十能レ之、己千レ之、（困知勉行）

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及二其知一レ之一也（中庸）

及二其成一レ功一也（中庸）

吾道

- 恭寬信敏惠
  - 恭則不レ侮、寬則得レ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レ功、惠則足二以使一レ人、
- 克レ已復レ禮
  - 克レ已復レ禮爲レ仁矣、非レ禮勿レ視聽言動一、
- 敬恕
  - 出レ門如レ見二大賓一、使レ民如レ承二大祭一、己所レ不レ欲、勿レ施二於人一、
- 訒言
  - 仁者其言也訒、爲レ之難、言レ之得レ無レ訒乎、
- 先レ難後レ獲
  - 仁者先レ難而後レ獲、可レ謂レ仁矣、
- 事レ賢友レ仁
  - 居二是邦一也、事二其大夫之賢者一、友二其士之仁者一、
- 愛レ人
  - 問レ仁、愛レ人、

仁 ― 仁者衆善之宗。一以貫レ之。

- 伯夷之清
- 柳下惠之和
- 伊尹之任

仁 ― 一以貫レ之

孟子曰。三子者不レ同レ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

- 微子去レ之
- 箕子爲二之奴一
- 比干諫而死

仁 ― 一以貫レ之

孔子曰。殷有二三仁一焉。

論語仁字。亦衆善行之統名也。是故古人多與レ善通。論語。我欲レ仁。斯仁至矣。又云。欲レ仁而得レ仁。又焉貪。孟子。可レ欲之謂レ善。仁善之通。其徵一矣。論語。舜擧ニ皐陶一。不仁者遠矣。湯擧ニ伊尹一。不仁者遠矣。左傳。羊舌職曰。吾聞レ之。禹稱ニ善人一。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宣十六年 仁善之通。其徵二矣。大學。堯舜率ニ天下一以レ仁。而民從レ之。桀紂率ニ天下一以レ暴。而民從レ之。孟子。文武興則民好レ善。幽厲興則民好レ暴。仁善之通。其徵三矣。中庸。舜其大知也與。智也。回也得ニ一善一。則拳拳服膺。仁也。子路問レ强。勇也。仁善之通。其徵四矣。表記。仁者安レ仁。知者利レ仁。畏レ罪者强レ仁。大戴。太上樂レ善。其次安レ之。其下亦能自强。曾子立事 仁善之通。其徵五矣。善衆善之統名。而仁亦衆善之統名。以レ仁爲レ善。先秦既然。何待ニ安國之言一乎。要レ之孟子曰。三子者不レ同レ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伊尹之任。伯夷之淸。柳下惠之和。不レ同ニ其道一。而其所レ歸。則一善也。孔子曰。道二。仁與ニ不仁一而已矣。言ニ善與ニ不善一也。言ニ諸道之歸ニ一善一也。以レ仁爲レ善。孔孟舊說。何待ニ安國之言一乎。又豈待ニ正叔專言之言一乎。

衆善皆仁。衆善皆仁之細。 脩レ仁之方、入レ仁之門、

孝悌　孝悌也者、其爲レ仁之本與、

忠恕　己欲レ立而立レ人、己欲レ達而達レ人、能近取譬、可レ謂ニ仁之方一也已、

恭敬忠　居處恭、執レ事敬、與レ人忠、

中庸。無レ憂者。其惟文王乎。以二王季一爲レ父。以二武王一爲レ子。父作レ之。子述レ之。論語。述而不レ作。樂記。知二禮樂之情一者能作。識二禮樂之文一者能述。論語樂記作述。言二禮樂一也。中庸作述。言二王業一也。否則王季雖レ賢。豈作二禮樂一之聖乎。中庸。或困而知レ之。或勉強而行レ之。困知與二勉行一對。言二刻苦爲レ學。困苦知レ道也。論語。困而學レ之。言下有レ所レ不レ通。然後始志中于學上也。故下文云。困而不レ學。民斯爲レ下矣。非二爲レ學之困苦一也。中庸。溫レ故而知レ新。上文。尊二德性一而道二問學一之例。溫レ故言レ脩レ德也。知レ新言レ講レ學也。朱子以二存心致知一解レ之。當矣。論語溫レ故而知レ新。子夏所レ謂日知二其所一レ亡。（知新也）月無レ忘二其所一レ能。（溫故也）可レ謂レ好レ學也已矣。是也。是講レ學之事也。（論語溫レ故屬レ行亦可矣）中庸。吾說二夏禮一。不レ足レ徵也。徵言二證驗一也。言下用二諸民一而無中信從之驗上也。故下文云。君子之道。本二諸身一。徵二諸庶民一。徵義可レ見。論語杞宋不レ足レ徵也。言三杞宋之國無二文獻之可二考證一也。中庸。其至矣乎。及治レ國。其如レ示二諸掌一乎。是與二論語一同耳。聖孫引二夫子之語一。及用二夫子之語一。其異同如レ此。左國諸書引二用詩書一。與二原意一不レ同。古人以レ此爲二斷章取一レ義。世儒所レ知也。要レ之字句義理。可下就二各處一求上レ之。不レ能レ爲二拘泥之見一也。

不レ憤不レ啓。不レ悱不レ發。擧二一隅一而示レ之。不下以二三隅一反上。則吾不レ復也。聖人之敎レ人。何其簡易也。有二鄙夫一。來問二於我一。空空如也。我叩二其兩端一。而竭焉。聖人之敎レ人。何其詳悉也。

仁善之通

善者。仁義忠信之統名也。是故大學以二仁敬孝慈信一爲二至善一。孟子以二仁義禮智四端之心一爲二性善一。

宣四年逸周書。下民胥怨。不二其亂一而。芮良夫後漢書。武宣之軌。豈其遠而。黃瓊傳以レ而換レ乎。呂覽。昭王曰。然則先生聖于。註于乎也。審應是以レ于換レ乎。于越於越同。而於乎亦相通。則于之換レ乎。固其宜也。左傳。諸侯歸二晉之德一只。非レ歸二其尸一盟也。注。只辭。襄二十七年以レ只換レ矣。國風。日居月諸。柏舟檀弓。何居。我未二之前聞一也。注。居語助也。左傳。誰居。後之人必有レ任レ是夫。成二年莊子。何居乎。形固可レ使レ如二槁木一。齊物論居與二邪乎一何。左傳。不レ祀忽諸。服虔云。諸辭。文五年又。是蔑諸孤。僖九年諸與レ乎同。秦誓。斷斷猗無二他技一。大學作レ兮。伐檀河水淸且漣猗。以レ猗爲レ辭。詩之助語最多二奇辟一。要レ之助字皆語言之餘韻。無レ有二深義一。言二其矩法一者。非二穿鑿附會一。則詐誕欺罔。要皆拘泥之所レ使レ然也。

孝悌爲レ仁之本與。言三孝弟爲二行レ善之本一耳。也者有無。無三關二涉大義一也。汝得レ人乎。言下得二賢人一乎否上耳。焉耳哉有無。亦無三交二涉大義一也。尙書無二也字一。左傳無二輙字一。然其文義固自明白。六朝翻二譯法華一。無二一字助辭一。然其文義。極是平易。助語之不レ關二大義一。是亦可二以見一也已。有二文人一。言二是斯之別一。駁二蘇子瞻之誤一矣。夫是非之是。不レ可レ作レ此。彼此之此。不レ可レ作レ斯。又有二作レ斯者一其與レ之通者。是此斯三字。音義全同。孟子。吾豈若レ使三是民爲二堯舜之民一哉。又曰。天之生二此民一也。又曰。予將下以二斯道一覺中斯民上也。萬章一段文辭。是此斯三字換用。雖二喙三尺一。豈得三言二其別一乎。

義理不レ可二拘泥一

非ニ中庸本義一。然其所レ說。與下孟子所レ謂夫道若ニ大路一然上相通。其言亦妙矣。

論語。人不レ知而不レ慍。文言。遯レ世无レ悶。不レ見レ是无レ悶。中庸。遯レ世不レ見レ知。而不レ悔。大戴。不レ知レ我。吾無ニ悒悒一。論語。仁者不レ憂。繫辭。樂レ天知レ命。故不レ憂。論語又曰。不レ患ニ人之不一レ己知一。又曰。貧而無レ怨難。又曰。不レ怨レ天。不レ尤レ人。皆言ニ知命君子。窮處不遇。不ニ以動一レ心。曰悶悔。曰憂患。曰怨尤。本無ニ一定之義一。則慍亦恚恨之意。固不レ足ニ拘拘一也。近江宇鼎解ニ詁慍字一至ニ數百言一。愚人之爲レ學。往往如レ此。

左傳。西鉏吾曰。此吾患也。亦吾患也。非ニ吾憂一也。成十八年 是互ニ用憂患二字一。可レ見ニ古人不ニ拘拘一也已

助字虛字不レ可ニ拘泥一

論語。子曰。大哉問。八佾 又曰。善哉問。顏淵 又子夏曰。富哉言乎。同上 一同語例。一有ニ助語一。一無ニ助辭一。孟子。王曰。大哉言矣。梁惠王 又。晏子曰。善哉問也。同上 又。王曰。善哉言乎。同上 是亦一同語例。一篇之中。三換ニ助語一。矣也乎並用。古人不レ拘如レ此。是豈有ニ法律之可一レ求乎。

留侯世家。其說ニ高祖八不可之說一。其不可者一矣。其不可者二矣。至ニ五不可一。皆用ニ矣字一。自レ六至レ八。皆用ニ也字一。也矣換用不レ拘如レ此。或謂是有ニ意義一。果然則漢書記レ之。皆用ニ矣字一。何邪。班固一代文人。豈不レ知ニ也矣之別一乎。是不通之說也。

尙書。顚隮若レ之何其。微子 小雅。夜如阿其。庭燎 以レ其換レ乎。左傳。若敖氏之鬼。不ニ其餒一而。

論語。知レ之好レ之樂レ之由レ之失レ之之類之字指レ道。其他別有レ所レ指焉。君子義以爲レ質。禮以行レ之。遜以出レ之。信以成レ之。君子哉。（衛靈公）左傳。仁以接レ事。信以守レ之。思以成レ之。敏以行レ之。事雖レ大必濟。（成九年）之字爲レ指二上之仁義一。猶之可矣。左傳畢萬筮仕。車從レ馬。足居レ之。兄長レ之。母覆レ之。衆歸レ之。（閔元年）足居レ之之字指二車馬一。兄長母覆豈指二車馬一乎。衆歸レ之之字指二畢萬一。足居之居豈踞二畢萬之首一乎。畢萬師二長衆庶一如レ兄。覆二育衆庶一如レ母。二之字指二衆庶一也。四之字參差不レ齊如レ此。

論語。民可レ使レ由レ之。不レ可レ使レ知レ之。古註集註解二不可一爲二不能一。極是。晦庵一說。以二不可一解レ之。物茂卿襲二用之一。今按。古文不可不能。有二判然而別者一。有二通而用レ之者一。不レ可二拘泥一。論語。臨二大節一而不レ可レ奪也。（泰伯）言レ不レ能三傾二奪其志一也。又匹夫不レ可レ奪レ志也。（子罕）是亦言レ不レ能三移二奪其志一也。孟子。聖而不レ可レ知レ之。之謂レ神。（盡心）言下聖人之德。神妙無レ方。常人之所上レ不レ能二測知一也。集註。聖之至妙。人所レ不レ能レ測。是也。左傳。隨未レ可レ克也。（桓八年）不レ能レ克也。宋成未レ可レ知也。（同十一年）不レ能レ知也。又引レ詩云。斯言之玷。不レ可レ爲也。（僖九年）不レ能レ爲也。又西鄰責言。不レ可レ償也。（同十五年）不レ能レ償也。又不レ得二其守一。國不レ可レ得也。（同二十四年）不レ能レ得也。又不レ可二敎訓一。不レ可二盈厭一。（文十八年）言不レ能二敎訓一。不レ能二盈厭一也。大學。有二斐君子一。終不レ可レ諠兮。道二盛德至善一。民之不レ能レ忘也。是先秦古文解二不可一爲二不能一。不可不能通用。是其煥然昭著者也。

中庸。道也者。不レ可二須臾離一也。是以レ離爲二不可一也。是正義也。伊藏維楨以二不能一解之。是

孟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滕文公）富貴貧賤屬己。威武屬人。同語而判人我。是其最明白易見者也。

又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公孫丑）言者。人之言語也。心氣者。己之心氣也。二求字亦意義自殊。拘泥者欲以言爲己語言矣。古今之間。豈有己之言語不曾得者乎。可笑之甚。

孟子知言與告子反對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離婁）傷廉與傷惠勇。意義自別。義不可取而取者。直傷廉隅廉潔之道也。施與者惠也。義不可與而與者。似惠非惠也。死難者勇也。義不可死而死者。似勇非勇也。是同語異義也。

可以取。不取傷廉。是似廉非廉也。可以與。不與傷惠。可以死。不死傷勇。是直傷惠與勇也。補季子語。如此恰相反對。古文之妙如此。

又。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公孫丑）伊尹於成湯太甲。非不專也。周公召公歷事文武成康四世。非不久也。中庸云。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恒象云。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如以久與專斷管仲之非。則管仲豈敢服之乎。蓋不專。則不能運吾才。而行吾志也。不久。則不能廣施而遠及也。管仲既專且久。然而其所爲霸術耳。故孔子以爲小器。曾申以爲功烈其卑。是管仲之非所不能辭也。（同語異義如此）

附録

學多ニ拘泥一。雖ニ前賢一所レ不レ免也。況於ニ後世學者一乎。拘泥之誤。此方殊甚。所レ謂名家大家。所レ謂一大見識。皆拘泥之爲ニ頑固一者。是也。小子後生生ニ長其中一。先入爲レ主。不レ能レ脱ニ其窠窟一。學之失レ方。其陋日甚。今不レ破レ之。則經義道學。何因得ニ昭明一乎。要レ之學者之侫ニ古學一。黨ニ宋學一。亦皆拘泥頑固之所レ使レ然也。

字句不レ可ニ拘泥一

左傳。夫寵而不レ驕。驕而能降。降而不レ憾。憾而能眕者。鮮矣。隱三年、驕驕降降憾憾。如レ貫ニ珠璣一。予少時作ニ文理圖解一。名レ之曰ニ貫珠法一。古文此法極多。唯降字。上則謙抑自降。范史所レ謂降挹也。下則降ニ黜其爵祿一也。二降字不レ同。

大雅。民之多レ辟。無ニ自立レ辟。板、上之辟邪辟也。下之辟法則也。二辟字不レ同。

論語。克レ己復レ禮。爲レ仁由レ己。物茂卿太宰純欲レ使ニ二己字同義一矣。其拘泥如レ此。殊不レ知家語克レ己服レ義。克レ己之己與ニ禮義一對。己之私欲也。由レ己之己與レ由レ人對。己身也。論語求レ己求レ人。爲レ己爲レ人。此己字也。不レ破ニ拘泥一。經義不レ通。經義不レ通。聖意不レ明。聖意不レ明。斯道蓁塞。豈細事乎哉。

本之爲レ仁。則忠厚之義也。忠厚者仁之類也。

左傳。度レ功而行。仁也。昭二十年、伍尙曰、國語。畜レ義豐レ功。仁也、單襄公曰、

魯語。仁者講レ功。而知者處レ物。無レ功而祀レ之。非レ仁也。不レ知而不レ問、非レ知也。

愚按。是以レ功論レ仁者也。凡左國二書。論二道德字面一。多二其旁義一。是其類也。

又按。近儒有下据二此諸語一。附二會管仲之仁一。以レ功說レ仁者上。周易所レ謂童觀之類。可レ笑之甚。

左傳。君子曰。酒以成レ禮。不レ繼以レ淫。義也。以レ君成レ禮。弗レ納二於淫一。仁也。莊二十二年、是愛レ君之仁、

大戴千乘。公曰。爲レ仁如何。子曰。不仁國不レ化。公曰。何如之謂レ仁。子曰。不レ淫二於色一。

愚按。人君淫レ色。則汰侈放佚。秕政叢斂。所二由而興一。是故人君不レ淫二於色一。則仁矣。

論語。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レ仁而得レ仁又何怨乎。述而

孔安國曰。伯夷叔齊讓レ國遠去。終二於餓死一。故問怨乎。以レ讓爲レ仁。豈怨乎。

左傳。宋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レ之公命二子魚一。子魚辭曰。能以レ國讓。仁孰大レ焉。臣不レ及也。僖八年

愚按。是以レ讓論レ仁者也。是亦一義也。雖レ然夷齊之仁。予別有レ說。詳見二於論語大疏一。

仁說要義 終

愚按。仁義並言。古聖人之法言也。近世物茂卿建ニ仁智德也。禮義道也之說一。世之學者以ニ仁義並言一。爲ニ不倫之語一。是皆不レ通レ古之過也。

仁義禮。中庸 仁義禮智。孟子、喪服四制、 仁義禮樂。荀子大畧、 仁義禮智樂。孟子離婁、 仁義禮智聖。孟子盡心、 仁義禮智貞。史記樂書、 ○仁義禮智信。董仲舒對策、春秋繁露、楊雄法言修身、漢書東平王宇傳、刑法志、律歷誌、天文志、白虎通、鄭玄中庸註、

愚按。以ニ仁義禮智信一爲ニ五常一。以配ニ五行一。是漢儒妄說。予作ニ敎說一。辨ニ其紕繆一。可ニ併考一焉。

寬仁並言。知仁勇並言之類。別在ニ予外集中一。今不ニ復具錄一。

雜義第二十

智知仁行。中庸天下之達道五。所ニ以行一レ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ニ以行一レ之者一也。

又云。子曰。好レ學近ニ乎知一。大戴衛將軍文子、孔子曰、好レ學則智、孟子、子貢曰、學不レ厭智也、教不レ倦仁也、 力行近ニ乎仁一。知レ耻近ニ乎勇一。

文言。寬以居レ之。仁以行レ之。

按。中庸知仁勇。下文受以ニ三知三行一。似下以レ智爲レ知。以レ仁爲上レ行矣。此一義也。予又別有レ說。

檀弓。君子曰。樂樂ニ其所一レ自生一。禮不レ忘ニ其本一。古之人有レ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上文、太公封ニ於營丘一、比レ及ニ五世一、皆反葬ニ於周一、鄭玄註云、正丘首、猶ニ正首ニ丘也、仁恩也、陳澔注云、倍レ本忘レ死、非ニ仁者之用一レ心、故以レ仁曰レ之、

左傳成九年。不レ背レ本仁也。不レ忘レ舊信也。無レ私忠也。尊レ君敏也。言稱ニ先職一、不レ背レ本也、樂操ニ土風一、不レ忘レ舊也

愚按。狐丘首之爲レ仁。樂レ所ニ自生一。與レ不レ忘ニ其本一。是也。與ニ左氏不レ背レ本之義一合。唯不レ背レ

龜山楊氏。萬物與我爲一。陳淵問楊中立曰、萬物與我爲一、其仁之體乎、曰然、愚按。程氏亦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蓋師說也。又按。程云。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上蔡謝氏。生活。活者爲仁、死者爲不仁、知覺。心有所覺、謂之仁、生則有所覺矣、不知覺則死矣、愚按。程氏曰。不仁者。無所知覺。指知覺爲仁。則不可。顯道背其師說矣。

天之理。無私心。仁者、天之理、克己復禮、無私心爲、則天矣、延平李氏。私欲沈。天理見。庶幾私欲沈、天理見、則知仁矣、當理而無私心。仁即是理、常理而無私心、即仁矣、新安朱氏。無私欲。余正叔謂無私欲是仁、曰、謂之無私欲而後仁則可、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若能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處、皆可謂之仁、心之德。專言、愛之理。偏言、

愚按。程氏建愛情仁性之說。駁漢儒以愛語仁。韓子以博愛語仁。程云、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孟子曰、惻隱爲仁、蓋爲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又曰、仁者必愛、指愛爲仁、則不可、不仁者無所知覺、指知覺爲仁、則不可、自是以後。其門徒如楊謝諸子。惡愛如蚘蟣。於是乎生活知覺萬物一體之說與焉。仲晦救其偏矯其弊。仁又不離愛。雖然其所主張在於性體。而至於聖人所敎愛人安民之義。看以爲粗迹。大背乎古義矣。予作僞學辨。詳斥其非。今不贅于此。

對用第十九

仁義。繫辭傳二、說卦一、禮運三、曲禮一、禮器一、郊特牲二、大傳一、樂記二、祭義一、表記二、鄉飲酒義一、儒行一、左傳莊二十二年君子曰、僖十四年慶鄭曰、襄二十九年論季子、公羊傳宣公六年晉史謂趙盾、穀梁傳僖三年、孟荀莊列以後。以仁義並言者極多。不勝枚擧。故今不具錄。別錄飛長

韋昭國語註。博愛於人爲仁。周語、言仁必及人之下、

袁宏漢紀。行著一　。一家稱焉。德播一鄉。一鄉舉焉。故博愛之謂仁。辨惑之謂之智。光武紀下論之曰、云云、

皇侃論語義疏。人有博愛之德。謂之仁有嚴斷之德。爲義。有明辨尊卑敬讓之德。爲禮。有言不虛妄之德。爲信。有昭了之德。爲智。子張問十世可知也之下、

韓愈原道。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宜。

愚按。博愛之仁。世儒以謂剏於韓子。殊不知是漢魏以來舊說也。其呆可笑。

論語。汎愛衆。而親仁。左傳、陳五父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又齊鮑文子曰、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汎愛是博愛之義。

莊子天道。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公孫弘傳。兼愛無私。謂之仁。賈誼新書。心兼愛人。謂之仁。春秋繁露。汎愛群生。所以爲仁也。兼愛汎愛與博愛同。然所謂兼愛。非墨子兼愛也。

諸家解仁第十八

河南程氏。愛情。仁性。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爲仁、專言偏言。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唯公近之。仁道難言、唯公近之、公而以人體之。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生之性。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至公。人能至公、便是仁、正理。仁者、天下之正理、

程云。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

橫渠張氏。虛。虛靜。虛者、仁之原、禮義者、仁之用、○虛則生仁、仁理以成之、○敦厚虛靜、仁之本、敬和接物、仁之用、

仁有大小長短生熟之分第十六

表記。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見第二章

呂覽。天下稱大仁。稱大義。分職

荀子。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臣道

韓非。小忠大忠之賊。說林

又云。小信成則大信立。外儲說

左傳。大義滅親。隱四年

大戴。夫小辨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小辨

孟子。大孝終身慕父母。萬章

又云。瞽瞍底豫。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是謂之大孝。離婁

舜大孝又見中庸

孟子。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已而矣。告子

博愛第十七

春秋繁露。聖人之道。不能獨以威勢成政。必有敎化。故曰。先之以博愛。敎之以仁也。

徐幹中論。仁以博愛。義以除惡。信以立情。禮以自節。聽以自察。明以觀色。謀以行權。智以辨物。

又云。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者焉。其從之與。（雍也）者字邢本無、皇本有、

愚按。仁人之誤。

又云。或問管仲。曰人也。（憲問）

家語致思。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之爲人如何。子曰仁也。

愚按。夫子又稱管仲曰。若其仁。若其仁。人也之人爲仁之誤。不待辨而明矣。

又云。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衞靈公）

唐國子學石經。仁作人。見顧炎武金石文字記。

愚按。晉語殺身以成志。仁也。列子說符。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是可徵此章之義矣。石經恐誤。

表記。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僇之民也。

愚按。仁人之誤。

呂覽。喜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僻。怒之以驗其節。懼之以驗其特。哀之以驗其人。苦之以驗其志。（論人）

愚按。人仁之誤。表記。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孟子。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春秋繁露。仁者惻怛愛人。司馬法。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三畧、惻隱之心、仁之發也。）佛書。仁謂之慈悲。哀之以驗其仁。蓋哀傷淺深。足以驗其愛人之厚薄也。

愚按。三子恐是古之仁人。雖レ然如二比干諫死一。似三志士仁人有二殺レ身以成一レ仁。（衞靈公）猶可レ謂二之仁一矣。（其實可レ謂二之忠直一矣）如二微子去レ之箕子爲一レ奴。明哲保レ身之類。謂二之智一則可矣。謂二之仁一則未也。或有丙引下證他書言二三子之行一者上。附乙會其仁甲。是不レ知レ讀レ書者也。上文明言去レ之爲レ奴諫死。若解レ仁爲二仁德一。則可下就二去レ之與レ奴之上一求中所レ謂仁者上。不レ得レ假二他書之一語一也。去レ之與レ奴不レ可二爲一レ仁。則三仁之仁解爲二仁德一者非也。予因知仁人之誤。殷有二三仁一者。周有二八士一。（微子）武王曰。我有二亂臣十人一。舜有二臣五人一（泰伯）之類。古書所レ謂國有レ人國無レ人。皆謂二賢人一。所レ謂有二三人一者。有二三賢人一也。然古人先レ予有二此說一。見二陳眉公續狂夫之言。張燧千百年眼等一矣。是亦舊說。

又云。孝弟也者。其爲レ（仁）之本與。（學而）

臣軌註引二論語一云。孝弟也。其爲レ（人）之本與。鄭玄曰。言人有二其本性一。則成レ功立レ行。

愚按。鄭本仁爲レ人。焦弱侯筆乘。陳眉公續狂夫之言皆改レ仁作レ人。與二鄭本一暗合冥會。雖レ然愚考二諸管子一。曰。孝弟者仁之祖也。是此文明證。鄭本之誤斷而可レ知。而弱侯眉公好レ奇之過。亦斷而可レ知矣。

又云。人之過也。各於二其黨一。觀レ過斯知レ（仁）矣。

愚按。眉公又以レ仁爲二人之誤一。非也。表記云。子曰。仁有レ三。與レ仁同レ功。其仁未レ可レ知也。與レ仁同レ過。然後其仁可レ知也。又云。子曰。仁之難レ成久矣。人人失二其所一レ好。故仁者之過易レ辭也。是觀レ過知レ仁之徵也。

孟子。君子之於レ物也。(愛)レ之而弗レ(仁)。於レ民也。(仁)レ之而弗レ親。親レ親而(仁)レ民。(仁)レ民而(愛)レ物。盡心

愚按。先儒或有下以二親字愛字一解レ仁者上矣。仁固親愛之德。雖レ然專二於親仁一。則至二於國語孟子一、窒而不レ通。是故仁字不レ可レ不下以二生養一解上也。

又按。孟子以レ親屬レ親。以レ仁屬レ民。以レ愛屬レ物。此言固是。然亦徵二諸經傳一。有下不二必然一者上焉。詩序。周家忠厚。(仁)及二(草木)一。行葦 則物亦可レ謂レ仁矣。韓非。古者先王盡二力於(親民)一。加二事於明法一。飾邪 又云。越王勾踐反レ國。棄レ龜明レ法。(親)レ(民)以報焉。同上 則民亦可レ謂レ親矣。且也戴記。亡人無二以爲一レ寶。(仁)レ(親)以爲レ寶。檀弓大學 則親以レ仁言矣。孟子。孩提之童。無レ不レ知レ(愛)二其(親)一也。盡心 孝經。(愛)レ(親)者。敢不レ惡二於人一。天子 則親又以レ愛言矣。荀子。君レ人者。(愛)レ(民)而安。強國君道 則民亦以レ愛言矣。孟子之言。似下不レ可二必拘泥一者上。學者宜レ察焉。

又按。孟子。(親)レ親(仁)也。告子盡心 國語。(愛)レ親之謂レ(仁)。晉語 是親愛仁也。而孟子曰。(親)レ親而(仁)レ民。(仁)レ民而(愛)レ物。盡心 以二親仁愛一相對而言。中庸。(義)者(宜)也。祭義。禮也者理也。荀子。義理也。大略 是禮義理也。而管子曰。(禮)出二乎(義)一。(義)出二乎(理)一。(理)因二乎(宜)一者也。以二禮義理宜一相對而言。中衷一也。詳見二予中庸說一 而國語云。考レ(中)度レ(衷)以涖レ之。周語 是中衷對用。嚴儼一也。而祭義曰。(嚴威)(儼恪)。非レ所二以事一レ親也。是嚴儼對用。經傳之言。往往有二如レ此者一。不レ可二執レ一而論一也。

仁人通用第十五

論語。微子去レ之。箕子爲二之奴一。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二(三)(仁)一焉。微子

養即仁也、

愚按。是皆以仁爲君德者也。

周禮。以鄕三物敎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大司徒

中庸。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大學。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

論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偸。泰伯

緇衣。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必盡仁。

又云。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

孟子。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離婁

愚按。是皆以仁屬在下者也。

又按。近世物茂卿以長人安民解仁。長人出文言。安民出皐陶謨。是固仁之極功。雖然如此解仁。則仁特爲君上之德。而不屬在下。可謂偏枯也。且徵諸經傳。仁爲在下之德者。亦不復鮮。其誤可見矣。

仁不專親愛第十四

國語。葉公子高曰。愛而不仁。楚語

智勇等諸德也。古注以來。以爲是稱顏子之仁。其餘指其它游夏等諸子也。殊不知是呼顏子。告依仁之效也。可謂誤也。　是亦舊說。

中庸。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禮義脩道以仁。仁者人也。義者宜也。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愚按。禮樂禮義。古聖人所以脩己治人之大道。然而非仁。則不能脩之於己。非仁。則不能用之於天下。且苟依於仁。則其它諸德。可得而成。仁之爲百德之宗。是可以見矣。夫子云。元善之長。豈不信然乎。

儒行。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愼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遜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之而有之。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

仁不特君德第十三

文言。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大學。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荀子。固以爲王天下。治萬變。材萬民。養萬民。兼制天下者。爲莫若仁人之善夫。　富國

荀子。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群也。能群也者何也。曰。善生養人者也。　君道、按生

也。禮義道也。判然爲レ兩。殊不レ知仁義禮智。皆是道也。皆是德也。以レ所レ由。而有ニ道之名一焉。（論語、先王之道、斯爲レ美、小大由レ之、又云、何莫レ由ニ斯道一也、孟子夫道若ニ大路一然、豈難レ知哉、又云、終身由レ之、而不レ知ニ其道一者、衆也、又云、由ニ今之道一、又云、由ニ其道一、又云、義人之正路也、舍ニ正路一而不レ由、又云、義人路也、舍ニ其路一而弗レ由、又云、行ニ天下之大道一、又云、由ニ仁義一行、又云、居レ仁由レ義、畢命、世祿之家、鮮ニ克由一レ禮、莊子漁父、道者萬物之所レ由也、楊子修身、仁宅也、義路也、處レ宅由レ路、又問道、夫道以導レ之、三畧、道者人之所レ蹈、董仲舒對策、道者所ニ繇適一於治一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又云、所レ繇者、非ニ其道一、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ニ於幽厲一、非ニ道亡一也、幽厲不レ繇也、」由者、言ニ人之蹈而行レ之也、）以レ所レ得。而有ニ德之名一焉。（樂記、禮樂皆得、謂ニ之有德一、德者、得也、郷飲酒義、德也者得ニ於身一也、故曰、古之學ニ術道一者、將ニ以得レ身也、是故聖人務焉、韓非解老、德者得レ身也、楊子問道、德以得レ之、三畧、德者人之所レ得、」得者、言ニ人之修而有レ之也、）所レ斥之別。而其物則一也。遂以レ義爲レ非ニ德之名一。强辨横論。紛挐不レ已。可レ謂レ誤也。雖レ然古稱ニ有道有德一。稱ニ德行道藝一者。其物亦別。不レ可ニ溷殺一。予嘗作ニ學説一。詳辨ニ其義一。不レ贅ニ于此一云。

仁諸德之長第十二

文言。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レ仁。足ニ以長レ人。

左傳。魯穆姜云。元者。體之長也。體レ仁足ニ以長レ人。今我婦人。（長レ人之反）而與ニ於亂一。（體レ仁之反）固在ニ下位一。（應ニ我婦人一、長レ人之反、）而有ニ不仁一。（應レ與ニ於亂一、體レ仁之反）不レ可レ謂レ元。（襄九年）

又云。子服惠伯曰。元善之長也。事不レ善。不レ得ニ其極一。上美爲レ元。（昭十二年）

愚按。此段之旨。詳見ニ予仁説提綱本天元注一。善者諸道諸德之總名。

論語。子曰。人而不レ仁。如レ禮何。人而不レ仁。如レ樂何。（八佾）

又云。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レ違レ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雍也）

愚按。子曰。如有ニ周公之才之美一。設使ニ驕且吝一。其餘不レ足レ觀也已矣。（泰伯）其餘義與レ此同。言其它

又云。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者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也。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里仁

仁道仁德第十一

說卦。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剛與柔。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孟子。（仁）也者人也。義也者宜也。合而言之（道）也。
又云。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離婁
又云。夫（道）一而已矣。滕文公　上文。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一者、善也、仁也、
周禮。以鄉三物敎萬民。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
中庸。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論語。君子之（道）者三焉。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孟子。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告子
僖十四年。左傳。四（德）。親（仁）祥義。
哀七年。左傳。二（德）。信（仁）。
吳子圖。國四（德）。道義禮（仁）。
司馬法。六（德）。禮（仁）信義勇智。
愚按。道德善三者。皆統名也。孟子、合而言之、道也、合言統名之義、道之統名、朱元晦嘗言之、說見語類、是故仁義謂之道。又謂之德。義之爲德、皐陶謨、九德、強而義、大司徒、六德、知仁聖義忠和、立政、義德容德、孟子、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文王世子、知其德之備、大敬禮孝養義仁、吳子、四德、司馬法、六德、皆有義、近儒不通此義。曰。仁智德

又云。子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學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

論語。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後已。不亦遠乎。

論語。樊遲問仁。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雍也

又云。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顏淵

欲仁求仁第十

孟子。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盡心

論語。夫仁者。己欲達而達人。己欲立而立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雍也　是恕也。

又云。仲弓問仁。夫子答之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顏淵　是亦恕也。

申鑒。通於道者。其守約。有一言而可常行者。恕也。有一行而可常履者。正也。恕者仁之術也。正者義之要也。

又云。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

徐幹中論。古之人謌曰。相彼玄鳥。止于陵阪。仁道在邇。求之無遠。夫子之言。或本于此。

論語。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述而

又云。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堯曰

又云。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滕文公盡心）

孟子又云。處天下之廣居。（仁）立天下之正位。（禮）行天下之大道。（義）（滕文公）

荀子。仁有里。義有門。仁非其里而虛之。非禮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大畧）

楊倞注。虛讀爲居。聲之誤也。愚按。虛恐處之誤。字體相近。

楊子法言。或問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符也。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脩身）

愚按。曰里。曰宅。曰居。曰處。其義一也。安者。處而安之也。呂覽云。民之安之如性。此之謂敎成。（義賞）由是觀之。安者。習與性成。（太甲）習慣如自然（家語）之謂。如此然後稱爲仁者。是所以難其人也。雖子路之果。冉求之藝。公西華之容儀。仲弓之德行。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而夫子不許之以仁者。內之不能擴慈愛惻怛之心。視人猶子。外之。不得建救濟保安之功。利澤及民。（如管仲者）夫子之所以謙而不敢當者。（子曰、聖與仁則我豈敢）亦爲此故也。　是亦舊說

附仁之難成

表記。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

又云。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

又云。子曰。仁之難成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

許愼說文。仁親也。从人从二。徐鉉曰。仁者兼愛。故从二。通論曰。仁者兼愛。故人二爲仁。黃公紹韻會

愚按。仁字从人从二。亦仁者人也之義也。天地元德。施之生民。以爲惻隱不忍之心。是故人之與人相對。親愛之心生焉。此故古人制字。从人从二爲仁。遡之於制字之源。則仁之古訓。不待辨而明矣。

安仁居仁弟九

論語。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里仁

又云。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同上

表記。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

又云。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

論語。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里仁

又云。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

中庸。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孟子。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公孫丑

又云。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不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離婁

春秋繁露。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故仁之爲言人也。義之爲言我也。言名以別矣。仁之於人。義之於我者。不可不察也。衆人不察。乃反以仁自裕。而以義設人。詭其處。而逆其理。鮮不亂矣。是故人莫欲亂。而大抵常亂。凡以闇於人我之分。而不省仁義之所在也。仁義法

又云。故曰。仁者愛人。不在愛我。此其法也。故曰。義在正我。不在正人。此其法也。同上、義云非謂正人、謂正我

又云。是故義與仁殊。仁謂往。義謂來。仁大遠。義大近。愛在人。謂之仁。宜在我。謂之義。仁主人。義主我也。故曰。仁者人也。義者我也。此之謂也。同上

愚按。仁者人也。趙臺卿鄭康成所註不明。得仲舒之解。昭明確的。無可容疑。予又稽諸周語。單襄公曰。言仁必及人。仁文之也愛也。愛人能仁。由是觀之。仁之爲人。不在愛我而愛人之謂。是春秋古義。仲舒蓋有所受之矣。

从人从二第八

春秋元命苞。仁者。情志好生愛人。故其爲人以人。其立字二人爲仁。分註云。仁人。言不專於己。念施與也。太平御覽三百六十

愚按。以好生爲仁。不特劉向班固言之也。緯書亦言之。其爲古義。可以見矣。曰愛人。曰施與。亦古訓也。

孔臨淮傳云。愛二養人一。如レ安二孩見赤子一。不レ失二其欲一。惟民其皆安治。

大學。（慈）者所三以使二衆也。慈者、愛レ子之德也、在レ家慈二愛子一、即是所三以在レ朝仁二愛民一也、康誥曰。如レ保二赤子一。保二赤子一、即慈也、如レ保二赤子一、愛レ民如レ愛二赤子一也、如レ保二赤子一、民之父母、即仁之謂也、一家（仁）。一國興レ（仁）。堯舜率二天下一以レ（仁）。而民從レ之。慈保之後、接レ之以レ仁、父母之心、仁之謂也、至レ此昭明矣、

愚按。父母之心。專二一於慈愛生養一。仁者於レ民。亦復爾爾如レ此。然後是謂二之仁之熟一矣。仁之熟、見二孟子一、

又按。孟子分レ人以レ財。謂二之（惠）一。敎レ人以レ善。謂二之忠一。爲二天下一得レ人者。謂二之（仁）一。滕文爲二天下一得レ人者。所レ謂民之所レ好好レ之。所レ謂能愛レ人者。即父母之心。仁者之事也。

仁者人也第七

表記。仁者人也。道者義也。鄭註。人也。謂三施以二仁恩一也。義也。謂三斷以二事宜一也。

中庸。仁者人也。親レ親爲レ大。義者宜也。尊レ賢爲レ大。鄭註。人也。讀如二相人偶之人一。以二人意一相存問之意。

孟子。（仁）也者（人）也。義也者宜也。合而言レ之道也。盡心、趙註、能行二仁恩一者人也、

愚按。今本脫二義也者宜也一句一。晦庵集註引二外國本孟子一。有二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四句一。似レ得二其正一。雖レ然仁義禮智信五常之目。始見二董仲舒對策一。漢儒之所三以立二此目一。以レ配二五行一。孟子之時所レ無。孟子有二仁義禮智樂之稱一、又有二仁義禮聖智之稱一、證二諸表記中庸一。脫二義者宜也一句一耳。

說卦傳云。立二人之道一。曰二仁與一レ義。明矣仁義二二者。合而言レ之道也。

楊子。夫道以導レ之。德以得レ之。（仁）以（人）レ之。義以宜レ之。禮以體レ之。天也。問道

荀子。仁者愛人。故惡其所以害之者。議兵

孟子。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去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梁惠王

愚按。大學孟子以君子與民同好惡。去用同爲民之父母。蓋仁者之愛民也甚矣。爲天下之民。好賢而用之。以興民之利。爲天下之民。惡佞而去之。以祛民之害。好惡之發。公諸天下。而不關私之喜怒。是論語大學所云。唯仁人能愛人能惡人者也。既曰民之父母。又曰仁人仁者。則民父母。即仁之謂也。

中庸。體群臣也。體、四體也、孟子、君之視臣如手足、益稷、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是也、子庶民也。九經下文。子庶民。則百姓勸。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緇衣。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

又云。長民者。章志貞教。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其上矣。

靈臺。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子愛者。上愛民如己子也。子者來。下戴上如父母。來走其事也。

愚按。樂記。易直子諒之心。韓詩。作易直慈良之心。荀子。慈愛百姓。或有據是以子愛爲慈愛者。殊不知子庶民。子愛百姓。民之父母之謂也。

康誥。若有疾。以義正之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以仁愛之惟民其康乂。

大雅泂酌。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刑法志。夫人。宵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者也。爪牙不以足供嗜欲。趨走不以足辟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爲養。任智而不恃力。此其所以爲貴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群。不能群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群而不足。爭心將作。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衆心說而從之。從之成群。是爲君矣。歸而往之。是爲王矣。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爲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

戴記。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强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爲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如此乎。表記

又云。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舜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敎。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同上

又云。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大學

下文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大學。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論語。子曰。唯仁者。能愛人能惡人。里仁

荀子富國。兼二覆之一。養二長之一。如レ保二赤子一。

國語。富辰曰。夫義所二以生レ利也。祥所二以事レ神也。仁所二以保レ民也。周語

孟子。推レ恩足三以保二四海一。不レ推レ恩無三以保二妻子一。梁惠王

上文。老二吾老一。以及二人之老一。幼二吾幼一。以及二人之幼一。天下可レ運二於掌一。覆二此意一。

又云。保レ民而王。莫二之能禦一也。保レ民仁也、吾不レ忍二其觳觫若三無レ罪而就二死地一。不レ忍之心、亦仁也、隱二其無レ罪而就二死地一。則牛羊何擇焉。隱惻隱、惻隱之心、亦仁也、今恩足二以及二禽獸一。而功不レ至二於百姓一者。獨何與。恩亦仁也、百姓之不レ見レ保。爲レ不レ用レ恩也。恩亦仁也、同上、

愚按。孟子以二惻隱不レ忍之心一解レ仁。以二此章一爲レ首。先說二保民一。繼レ之以二惻隱不レ忍之心一。惻隱不レ忍之心。則仁之本。而保民則仁之極功。四端之章。凡有二四端於我一者。知二皆擴而充レ之矣。若二火之始然一。泉之始達一。苟能充レ之。足三以保二四海一。苟不レ充レ之。不レ足三以事二父母一。即又此章之義也。

馬融論語三仁註云。仁者愛レ人三人行各異。而同稱レ仁。以三其俱在二憂レ亂寧一レ民也。漢儒亦以二愛人安一レ民解レ仁也。

民之父母第六

洪範。天子作二民父母一。以爲二天下王一。孔傳、言天子布二德惠一之義、爲二兆民之父母一、

小雅南山有臺。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周語。言レ仁必及レ人。仁文之愛也。愛レ人能仁。言レ惠必及レ和。惠文之慈也。慈和能惠。惠之與レ仁。猶ニ哲之與一レ智也。

文侯之命。柔レ遠能レ邇。惠ニ康小民一。無ニ荒寧一。

康誥。由レ古先哲。用康ニ保民一。

曲禮。毋レ不レ敬。儼如レ思。安ニ定辭一。安レ民哉。

大雅。民亦勞止、汔可ニ小康。（五章作レ安）惠ニ此中國一。以綏ニ四方一。（民勞）

孟子。王若用レ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擧安。（公孫丑）

論語。子曰。脩レ己以安ニ百姓一。堯舜其猶病諸。

愚按。顏淵問レ仁。子曰。克レ己復レ禮爲レ仁。（左傳昭十年、仲尼曰、古也有レ志、克レ己復レ禮仁也、與レ此同、）是脩レ己以安ニ百姓一之義也。克レ己復レ禮。脩レ己也。爲レ仁。安ニ百姓一也。中庸曰。知レ所ニ以脩一レ身。則知レ所ニ以治一レ人。知レ所三以治ニ天下國家一矣。即此義也。宋儒不レ察ニ此義一。直就ニ克レ己復一レ禮。求ニ仁之解一。有ニ私欲沈而天理見。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之說一。殊不レ知夫子答ニ弟子問一レ仁。皆爲レ仁之方。而非ニ解レ仁之義一也。如ニ宋儒一。以レ筌爲レ魚。以レ蹄爲レ兎者也。可レ笑之甚。詳見ニ予論語大疏一。

舊說如レ此。今不レ取。

康誥。若レ有レ疾。（樂記、義以正レ之、）惟民其畢棄レ咎。若レ保ニ赤子一。（樂記、仁以愛レ之、）惟民其康乂。

愚按。保者愛護也。此條之義。詳ニ民之父母一。

愚按。此稱下管仲救レ民濟レ世之功。利澤恩惠遠被二于後世一者上爲レ仁。國語。蓄レ義豐レ功。謂二之仁一

蓋言二此等之義一也。

又云。宰我問曰。仁者雖二告レ之曰一井有レ仁焉。仁與人通其從レ之也。雍也

又云。子貢曰。如有下博施二於民一而能濟上レ衆。何如。可レ謂レ仁乎。子曰。何事二於仁一。必乎聖乎。堯舜其猶病レ諸。同上

愚按。仁者以二救濟一爲レ心。故宰我欲二極二觀仁人之用心一。故有二此問一。

又按。廣施二恩惠一。是仁之事也。救二濟患難一。亦仁之事也。而夫子言。何事二於仁一。必乎聖乎者。明二仁者聖人之別一也。聖字豈有二博施濟衆之義一乎。而謂二之聖一者。人而至レ此。是不三嘗可下稱二仁者一即亦聖人也。子貢以レ之爲レ仁。而求レ之。則仁終不レ可レ成。故下文別敎二爲レ仁之方一矣。而言。夫仁者。則夫子所レ辨在二仁者聖人之別一。而不レ言二博施濟衆之非一レ仁也。學者察焉。

司馬法。凡民以レ仁救。以レ義戰。以レ智決。以レ勇鬪。以レ信專。以レ利勸。以レ功勝。

保安第五

皐陶謨。知レ人則哲。能官レ人。安レ民則惠。黎民懷レ之。孔傳、惠愛也、愛則民歸レ之、

太甲。民罔二常懷一。懷二于有仁一。

蔡仲之命。民心無レ常。惟惠之懷。

愚按。惠仁之同。是可二以見一矣。

之極也。

春秋繁露。高二其位一。所二以爲一レ尊也。下二其施一。所二以爲一レ仁也。藏二其形一。所二以爲一レ神也。見二其光一。所二以爲一レ明也。

鄭玄禮器註。仁恩也。父子主レ恩也。檀弓註。仁恩也。又喪服四制。仁者有レ恩者也。

皇侃論語疏。仁者施惠之謂也。依レ於レ仁條

大學。一家仁。一國興レ仁。一家讓。一國興レ讓。一人貪戾。一國作レ亂。

禮運。用二人之仁一。去二其貪一。

春秋繁露。吾以二心之名一。得二人之誠一。人之誠。有レ貪有レ仁。仁貪之氣。兩在二於身一。

大學。仁讓與二貪戾一對。仁貪對用者。禮運繁露足二以相徵一矣。其與レ戾對者。賈誼新書云。心兼二愛人一。謂二之仁一。反レ仁爲レ戾。是也。是亦學者不レ可レ不レ知也。

愚按。仁貪對用。仁有二恩惠施與之義一。故與二貪求一相反。

救濟第四

論語。或問二管仲一。曰人也。憲問　人仁通。

又云。子曰。桓公九二合諸侯一。不レ以二兵車一。管仲之力也。如二其仁一。如二其仁一。同上

又云。子曰。管仲相二桓公一。覇二諸侯一。一二匡天下一。民到二于今一受二其賜一。微二管仲一。吾其被レ髮左レ衽矣。同上

又云。仁者。慈惠而輕財者也。慈惠則不忍。輕財則好與。八說

又云。卜皮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與。內儲說

又云。寬惠行德。恩德謂之仁。詭使

晉語。驪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强甚。寬惠而慈於民。

又云。今夫輕爵祿。易去亡。以擇其主。臣不謂廉。詐說逆法。倍主强諫。臣不謂忠。行惠施利。收下爲名。臣不謂仁。離俗隱居。而以非上。臣不謂義。有度

史記。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始皇本紀又云。今陛下仁惠百姓。恩澤加海內。律書

莊子。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胠篋

愚按。分財。是施分而平均。是公。宋儒以公解仁。程子是爲近之。

又云。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子貢傳

愚按。不窮約。不窮極人之困約。

孟子。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離婁

莊子。齏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天道

國語。驪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强甚。寬惠而慈於民。晉語

大史公與任安書。修身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命者行

愚按。是皆仁與暴忍殺害傷賊對用。則仁之爲生育之德。昭然著明矣。學者察諸。

恩惠第三 恩澤　施惠　同

孟子。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愚按。此章曰保民。曰保百姓。曰保四海。皆仁之功也。惻隱不忍。是仁之本也。所謂恩者。恩惠之仁也。

禮記。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智。人道具矣。又云。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喪服四制

荀子。推恩而不理。不成仁。遂理而不敢。不成義。審節不和。不成禮。和而不發。不成樂。故曰。仁義禮樂。其致一也。大畧

莊子。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天下

大學。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孟子。陽虎曰。爲仁不富矣。爲富不仁矣。

三畧。無使仁者主財。爲其多施而附於下也。軍勢

韓非。夫施貧困者。此世之所謂仁義。哀憐百姓。不忍誅罰者。此世之所謂惠愛也。和氏

在人之死也。備內

孟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公孫丑

又云。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梁惠王

又云。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同上

司馬法。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仁本　哀憐與惻隱同。

又云。聖人既竭心志。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離婁

又云。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盡心

韓詩外傳。若夫忠信端愨。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之質也。

韓非。成驩謂齊王曰。王太仁。太不忍人。內儲說

又云。仁者。慈惠而輕財者也。慈惠則不忍。輕財則好與。八說

荀子。奪然後義。(殺)然後(仁)。上下易レ位。然後貞。臣道

註。奪者。不義之名。殺者。不仁之稱。上下易レ位。則非レ貞也。而湯武惡三桀紂之亂二天下一。而奪レ之。是義也。不レ忍二蒼生之塗炭一。而殺レ之。是仁也。雖二上下易一レ位。而使三賢愚各當レ分。歸二於正道一。是貞也。

呂覽。廢レ上非レ義也。(殺)レ(民)非レ(仁)也。人犯二其難一。我饗二其利一。非レ廉也。離俗

莊子讓王。同

公羊傳論二季子一曰。故君子以二其不一レ受爲レ義。以二其不(一)レ(殺)爲レ(仁)。襄二十九年

夏小正。鷹則爲レ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二其殺之時一也。善變而之レ(仁)也。故其言レ之也。曰レ則。盡二其辭一也。鳩爲レ鷹。變而之二不仁一也。故不レ盡二其辭一也。

大戴禮。未水者。君子比レ德焉。所レ及者(生)。所レ不レ及者死。似レ(仁)勸學

大學。堯舜帥二天下一以レ(仁)。而民從レ之。桀紂帥二天下一以レ(暴)。而民從レ之。

韓非。(仁)者。慈惠而輕レ財者也。(暴)者。心毅而易レ誅者也。八說

韓詩外傳。民勞思レ佚。治(暴)思レ(仁)。刑危思レ安。國亂思レ天。

孟子。矢人豈不二(仁)於函人一哉。矢人惟恐レ不レ(傷)レ人。函人惟恐レ傷レ人。巫匠亦然。故術不レ可レ不レ愼也。公孫丑

韓非。輿人成レ輿。則欲二人之富貴一。匠人成レ棺。則欲二人之夭(死)一也。非二輿人(仁)。而匠人(賊)一也。利

禮器。宗廟之祭。仁之至也。註。仁恩也。父子主レ恩也。愚按。周易云。觀レ頤自求二口實一。（飲食）左傳云。鄧三甥曰。若不レ從二三臣一。抑社稷實不二血食一。而君焉取レ餘。（上云、人將レ不レ食二我餘一矣、莊六年、）又云。令尹子文云。鬼猶求レ食。若敖氏之鬼。其不レ餒而。（宣四年）祭統云。祭者。所二以追レ養繼一レ孝也。坊記云。脩二宗廟一敬二祀事一。敎二民追孝一也。所レ謂仁者。以レ養言。鄭康成云。仁猶レ存也。非也。或云。公羊傳。先君不下以二其道一終上。已正二即位之道一。而即レ位。是無レ恩二於先君一也。（桓元年）宗廟之仁。以レ恩言。亦通。

列女傳。君子謂二不疑之母一。能以レ仁敎。詩云。昊天疾威。敷二于下土一。言天道好レ生。疾三威虐之行二于下土一。體二上天好生之心一者。不疑之母之謂也。

白虎通。五常（論語疏作レ姓）者何。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レ忍也。施レ生（論語疏作二好生一）愛レ人也。義者宜也。斷決得レ中也。禮者履也。履レ道成レ文也。智者知也。獨見前聞。不レ惑二於事一。見レ微者也。（論語疏、智者知也、或二於事一見レ微知レ著、未レ知孰是）信者誠也。專一不レ移也。

又云。仁者好レ生。義者斷決。

皇侃論語義疏。春主二施生一。仁亦主二施生一。金主二嚴殺一。義亦果敢斷決也。

愚按。以二好生一解レ仁。不二特宋儒一。劉向班固既先言レ之。蓋先秦以來古義也。

檀弓。孔子曰。之レ死而致レ死之。不仁而不レ可レ爲也。之レ死而致レ生レ之。不レ知而不レ可レ爲也。

又云。孔子謂。爲二芻靈一者善。謂レ爲レ俑者一。不仁不レ殆二於用一レ人乎哉。

孟子。殺二一無レ罪。非レ仁也。非二其有一而取レ之。非レ義也。（盡心）

繼之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太甲前乎此者。如虞書所謂。好生之德。安民則惠。即所謂仁。而未有仁之名。至商書。而名始著。然其所言。大抵皆仁之用。顏子之問。孔子之答。乃仁之體也。

朱子云。蓋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所得以爲心者也。

愚按。近世三河物茂卿。以長人文言安民皐陶謨好生之德大禹謨解仁。學者奉以爲特得之見。殊不知是皆宋儒之舊說也。又皆漢儒之舊說也。

小戴記。王乃命公矦伯子男及群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文王世子

又云。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樂記

又云。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秋冬肅殺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春夏生長鄉飲酒義

又云。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偝藏也。同上

又云。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仲尼燕居

禮運。祖廟所以本(仁)也。禮行祖廟。而孝慈服焉。

春秋繁露。霸王之道。皆本於仁。仁天心。

又云。仁之美者。在於天。天仁也。天覆育萬物。既化而生之。又養而成之。事功無已。終而復始。凡擧歸之以奉人。察於天之意。無窮極之仁也。

朱晦菴熹仁說。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摠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仁而已矣。

尙書。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罰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大禹謨

孔臨淮傳。寧失不常之罪。不枉不辜之善。仁愛之道。

繫辭。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荀子哀公。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其政好生而惡殺焉。

益稷。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幷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愚按。欲並生哉。好生之德。即仁也。比諸天地。春氣駘蕩。生長萬物者也。否則威之。刑殺之威。即義也。比諸天地。秋氣懍烈。肅殺萬物者也。

眞西山德秀大學衍義。仁之一字。見於經者。自仲虺之誥始。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伊尹

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公孫弘傳、按、無私公也、程子以公解仁、是爲近之、）

春秋繁露。春秋爲仁義法。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予爲義。人不被其澤。雖厚自愛。不予爲仁。（仁義法）

又云。質於愛民以下。至於鳥獸昆虫。莫不愛。方足謂仁。仁者愛人之名也。（同上）

又云。何謂仁。仁者惻怛愛人。謹翕不爭。好惡敦倫。無傷惡之心。無隱忌之志。無嫉妬之氣。無感愁之欲。無險詖之事。無避違之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氣和。其欲節。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無事也。如此者。謂之仁。（必仁且智）

又云。仁而不知。則愛而不別也。知而不仁。則知而不爲也。故仁者所愛人類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同上）

荀悅申鑒。仁也者慈此者也。義也者宜此者也。禮也者履此者也。信也者守此者也。智也者知此者也。（政體）

生養第二

大戴禮。孔子曰。帝堯者。高辛氏之子也。曰放勳。其仁如天。（生育）其智如神。（前知）（五帝德）

繫辭。天地之大德。曰生。所謂知天。以生育言也。（天地生育詳本天元）雖然左傳。師曠曰。天之愛民甚矣。（襄十四年）以慈愛言。亦通。

大戴誥志。天作仁。地作富。

六韜。勇則不レ可レ犯。智則不レ可レ亂。仁則愛レ人。信則不レ欺。忠則無二二心一。論將

又云。富レ之而不レ犯者仁也。貴レ之而不レ驕者義也。付レ之不レ轉者忠也。使レ之而不レ隱者信也。危レ之而不レ恐者勇也。事レ之而不レ窮者謀也。

三略。道者人之所レ蹈。德者人之所レ得。仁者人之所レ親。義者人之所レ宜。禮者人之所レ體。不レ可レ無レ一焉。

下文。惻隱之心。仁之發也。

史記。高祖仁而愛レ人喜レ施。高祖本紀

又云。陛下慢而侮レ人。項羽仁而愛レ人。同上

又云。袁盎仁二愛士卒一。士卒皆爭爲レ死。袁盎傳

賈誼新書。心兼二愛人一。謂二之仁一。反レ仁爲レ戾。道術

又云。心省二恤人一。謂二之惠一。反レ惠爲レ讎。

又云。惻隱憐レ人。謂二之慈一。反レ慈爲レ忍。

韓詩外傳。傳曰。愛由レ情出。謂二之仁一。節レ愛理レ宜。謂二之義一。□愛恭謹。謂二之禮一。文レ禮。謂二之容一。

漢書。公孫弘曰。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レ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レ利除レ害。兼愛無レ私。謂二之仁一。明二是非一立二可否一。謂二之義一。進退有レ度。尊卑有レ分。謂二之禮一。擅二生殺之柄一。通二壅塞之塗一。

又云。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天地

又云。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在宥

又云。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天道

春秋繁露。汎愛群生。不以喜怒賞罰。所以爲仁也。

呂氏春秋。仁愛之心識也。長利

韓非子。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也。義者。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親疎內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宜。子事父宜。賤敬貴宜。知交朋友之助也宜。親者內而疎者外宜。義謂其宜也。宜而爲之。故曰。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也。解老

僖十四年。左傳幸災不仁。

淮南子。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云云。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二者不立。雖察慧捷巧。劬祿疾力。不免於亂也。泰族訓

司馬法。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仁本

又云。惟仁有親。有仁無信。反敗其身。定爵

又云。驪姬曰。爲レ仁與レ爲レ國不レ同。爲レ仁者。愛レ親之謂レ仁。爲レ國者。利レ國之謂レ仁晉語

穀梁傳。桓會不レ致。安レ之也。桓盟不レ日。信レ之也。信二其信一。仁二其仁一。衣裳之會十有一。未二嘗有一歃レ血之盟一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レ有二大戰一也。愛レ民也。莊二十七年

曰安。曰愛民。是皆仁之解也。

荀子。陳囂問二孫卿子一曰。先生議レ兵。常以二仁義一爲レ本。仁者愛レ人。義者循レ理。議兵

又云。親レ親故レ故。庸レ庸勞レ勞。仁之殺也。貴レ貴尊レ尊賢レ賢老レ老長レ長。義之理也。行レ之得二其節一。禮之序也。仁愛也。故親。義理也。故行。禮節也。故成。大略

墨子。仁體レ愛也。經說

又云。義利也。禮敬也。孝利レ親也。信言合二於意一也。知明也。

莊子。無爲爲レ之。之謂レ天。無爲言レ之。之謂レ德。愛レ人利レ物。之謂レ仁。不レ同同レ之。之謂レ大。行不二崖異一。之謂レ寬。有二萬不同一。之謂レ富。故執レ德。之謂レ紀。德成。之謂レ立。循二於道一。之謂レ備。不下以レ物挫上レ志。之謂レ完。天地

繕性云。德和也。道理也。德無レ不レ容。仁也。道無レ不レ理。義也。義明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二乎情一。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二乎文一。禮也。是以レ寬爲レ仁者也。

又云。愛利出二乎仁義一。徐無鬼、夫民不レ難レ聚也、愛レ之則親、利レ之則至、譽レ之則勸、致二其所一レ惡則散、愛利出二於仁義一、

左傳。義利之本也。僖二十七年國語。仁文之愛也。周語此言下愛出二乎仁一。利出中乎義上也。

小戴記。穆公曰。(仁)哉夫公子重耳。哭而起。(愛)父也。檀弓

又云。(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樂記

又云。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經解

又云。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表記

表記又云。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

又云。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同上

又云。長民者。章志貞敎。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其上矣。緇衣

又云。(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強者可以觀其志焉。喪服四制

大戴禮。(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官賢。主言

春秋外傳。言(仁)必及人。(仁)文之(愛)也。愛人能仁。周語

又云。明(慈)(愛)。以道之(仁)。楚語

又云。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

又云。（仁）人之於レ弟也。不レ藏レ怒焉。不レ宿レ怨焉。（親二）（愛之一）而已矣。萬章

又云。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レ外也。義外也。非レ內也。吾弟（愛）レ之。秦人之弟。則不レ愛也。是以レ我爲レ悅者也。故謂二之內一。長二也人楚長一。亦長二吾之長一。是以レ長爲レ悅者也。故謂二之外一也。
告子

又云。小辨之怨。親レ親也。（親）レ（親）（仁）也。同上

莊子天運。商太宰蕩問二（仁）於莊子一。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レ仁。曰請レ問至仁一。莊子曰。至仁無レ親。太宰曰。蕩聞レ之。無レ親則不レ愛。不レ愛則不孝。謂二至仁不孝一。可乎。

又云。孩提之童。無レ不レ知（愛）二其親一也。及二其長一也。無レ不レ知レ敬二其兄一也。（親）レ親（仁）也。敬レ長義也。無レ他。達二之天下一也。盡心

又云。仁之實。事レ親是也。義之實。從レ兄是也。

孝經。敎二民親愛一。莫レ善二於孝一。

論語。孝弟也者。其爲レ仁之本與。學而

又云。知者無レ不レ知也。當務之爲レ急。（仁）者無レ不（レ愛）也。急レ親レ賢之爲レ務。盡心

又云。（仁）者。以二其所一レ（愛）。及二其所一レ不レ愛。不仁者。以二其所一レ不レ愛。及二其所一レ愛。同上

中庸。（仁）者人也。（親）レ親爲レ大。義者宜也。尊レ賢爲レ大。親レ親之殺。尊レ賢之等。禮所レ生也。

仁說要義

加賀大田元貞公幹著　門人　加賀竹內黃裳
江戶北村忠與
南總鴇矢元鼎　校

予少作二仁說提綱一。襲二宋儒舊說一。以二天地生物之心一爲レ仁。後取二其晰名義篇一。支分條列。以作二仁說要義一。先秦西漢諸書言及レ仁者。大概錄レ之。頗爲二詳悉一矣。夫孔子言レ仁。則衆善之宗也。而時或及二親愛生育一。諸書言レ仁。則親愛生育之德也。而時或及二衆善之統一。旣已明。知二論語仁字一。則諸書言レ仁之義。亦不レ可レ不レ知也。欲レ知二諸書言レ仁之義一。則予之要義。亦不レ可二廢棄一也。董仲舒曰。仁天心。以爲レ善。以爲二慈愛生養一。無二性而不二協當一。先達嘉言。其妙如レ此。是豈可二廢棄一乎。唯予之所レ解。言涉二論語一者。皆舊說也。多不レ得二是正一。附二之於雞肋一。可也。文政三年庚辰秋八月望。多稼老人。

親愛第一 慈愛同

論語。樊遲問レ(仁)。子曰。(愛)レ(人)。問レ知。曰知レ人。顏淵

易大傳。樂レ天知レ命。故不レ憂。安レ土敦二乎(仁)一。故能(愛)。繫辭

孟子。(愛)レ人不レ親。反二其(仁)一。治レ人不レ治。反二其智一。禮レ人不レ答。反二其敬一。離婁

又云。君子以レ仁存レ心。以レ禮存レ心。(仁)者(愛)レ人。有レ禮者敬レ人。同上

仁。乃孟子以仁存心也。若夫子路言志。曰。車馬衣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夫凡人之情。假人衣裘。汚垢且有憾。況於破裂乎。如子路之言。止於敝之。則心雖有憾。外面飾義。猶可得而爲也已。有憾無憾屬心。有憾爲小人。無憾爲君子。聖賢心術。豁然大公。無私己之欲。於是乎可見也已。假朋友以衣裘。憾其垢敝者。豈能夷齊讓國之事乎。又豈能堯舜讓天下之事乎。子路此語。可造夷齊堯舜之仁之方也。能悟此理。則不亦悅乎。悅者何物。不亦樂乎。樂者何物。悅之與樂。非心而何。人不知而不慍。慍與不慍。非心而何。慍爲小人。不慍爲君子。君子小人之判。唯在此心之慍與不慍耳。論語說心術心法。自開卷如此。可見孔子之學爲心學。而論語一書爲心學骨髓矣。

聖人之學心學也。雖然靜坐冥目。求中於未發之類。乃坐禪入定觀念觀法之類。非孔子之心學也。曰。節用而愛人。是孔子之心學也。人心有欲。飲食欲珍異。衣服欲文繡。宮室欲雕畫。器玩欲鮮潔。苟縱其欲。無爲檢制。則財用爲此彫盡。不能賑濟人之急。雖有愛人之心。然無愛人之實。如至其甚。則聚斂殘賊之政行焉。欲之不制。爲汰侈爲殘虐。其可畏也如此。是故尙儉節用者。非克己復禮。則不能也。非以道制欲。則不能也。然則節用者。乃節欲者也。節用二字。卽是聖人心學。程叔子論此章云。此言至淺。豈能解聖言者乎哉。京山郝氏有言。論語無一字說心性。而無一字不通心性。眞知言也哉。

經傳第一甲令也。能知此義。則三月不知肉味。聖人信道尊德之至也。食而不知其味。言小人溺聲色走利欲者也。如有人。憂君親之病。而食而不知其味。則忠孝之至也。大學之言。豈言此類乎。論語說仁五十三條。而言子罕言仁。仁者衆善之本。非容易之可知也。又非容易之可盡也。故夫子罕言。是自一義。其實則不獨五十三條也。二十篇皆是爲仁之方。皆是造仁之道也。胡寅所謂聖門之途。皆學爲仁。夫子言行。莫非仁也。其在論語者著矣。實得肯綮者也。南軒張氏輯錄五十三條。作洙泗言仁錄。不知論語一書。皆是爲仁之方。皆是造仁之道。昔人笑其陋者。當矣。敬夫所見。不及胡寅遠矣。我邦伊藤仁齋父子。据論語不知肉味。而疑大學不知其味。物茂卿師第据五十三條。而疑子罕言仁。子罕言利爲句。與命共。與仁共。所解如此。雖然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與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一同語例。不可爲別解也。蓋其陋出不知經傳牴牾之例焉。二家陋習。況學者肺腑莫之能洗也。蓋百有餘年矣。今不破其窠窟。則不能使道學經義昭明後世也。

一同聖人也。伊尹事桀。而伯夷不事紂。一同德行之士也。仲弓爲季氏宰。而閔子騫辭爲費宰。古人出處牴牾。亦復如此。

論語心學

宋儒稱聖學爲心學。極是。我邦唱古學者。奉崇論語一部。而不通他經。却惡心學二字。可笑之甚。他經姑置不論。論語一書。是心學骨髓也。曰。思無邪。乃大學心正也。曰。其心不違

天。聖人之德合天也。莊子醫缺配天。（天地）言立爲天子也。左傳山嶽則配天。（莊二十二年）言山嶽之功比天也。太甲大雅周易天位。天王之位。孟子天位天職天祿。與舜典天功。皐陶謨天工。堯曰帝臣同。孟子天爵。仁義忠信。周易好爵。（中孚）是也。周禮天官。太宰是也。馬史天官。司天之官是也。孟子天吏。（胤征天吏乃史記天官）天之理官。若夫繫辭天下何思何慮。如天下之事不待思慮。然大學云。慮而後能得。大甲云。弗慮曷獲。洪範云。思曰睿。睿作聖。孟子人皆有所不忍。仁也。而論語小不忍。則亂大謀。尚書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周語所引）論語子絕四。曰。毋必。又云。必乎正名乎。必乎使無訟乎。論語仁者不憂。孟子堯獨憂之。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論語勇者不懼。告子路曰。臨事而懼。論語友諒。又云。君子貞而不諒。戒子貢曰。予欲無言。稱顏淵曰。吾與回言終日。稱子路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斥荷蕢丈人曰。果哉末之難矣。敎子路曰。躬爲不善者。君子弗入也。而欲應公山佛肸之招。故雖子路亦疑之。夫子又言。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春秋末世無道之極也。故曰。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又曰。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長沮桀溺輩遐擧遠引。晦迹銷聲。無道而隱。能履孔子之語者也。孔子則不然。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又云。得見君子者。斯可矣。是言世無君子。而稱宓子賤曰。君子哉若人。稱南宮适亦曰。君子哉若人。又言。未聞好學者。是言世無好學者。而稱孔文子曰。敏而好學。凡如此類。經傳極夥。不勝枚擧。今擧今其一二耳。是皆似牴牾。而其實非牴牾。不可以此疑彼。以彼難此。祭義云。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此言極妙。是學

有在之誤也。商頌。昔在成湯。諸本多誤作昔有。（殷武）孟子耆炙。亦有外與。（告子）是亦在之誤也。下文飮食亦在外也。在外誤作有外。是明徵也。賢者所識。不賢者所識。雖有大小之異。均是文武之道也。故曰。莫不在文武之道焉。如作有字。則語意非不通也。然緩而無味。

經傳似牴牾例

尙書論語。巧言令色。惡行也。（皐陶謨、學而）大雅。令儀令色。（烝民）美事也。中庸。索隱行怪。惡行也。繫辭。探頥索隱。美事也。孟子。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美行也。左傳。昭公生十九年矣。猶有童心。（襄三十一年）惡事也。孟子。士尙志。美行也。樂記。敖辟喬志。惡事也。孟子。不動心。以動心爲惡事。動心忍性。增益所不能。以動心爲美行。論語。言必信。硜硜然小人乎哉。孟子亦言。大人者。言不必信。以必信爲惡事。孟子。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比並動容周旋中禮。以必信爲美行。孟子。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又云。仁聲入民之深。仁聞仁聲。一事也。一言民不被澤。一言入民之深。論語。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左傳。醜類惡物。是與比周。（文十八年、荀子韓非多有此語）比周共爲惡行。不特是也。論語。義之與比。以比爲美事。論語。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大學。驕泰以失之。驕泰共爲惡行。不特是也。論語。今拜乎上。泰也。以泰爲惡事。論孟周易中道中行。言中正之道無過不及也。論語。中道而廢。中庸所謂半塗而廢也。尙書口實。（仲虺之誥）語言也。（左傳襄二十二年同）周易口實。飮食也。（左傳襄二十四年同）公羊口實。（文二年）含珠也。孝經配天配帝。配祭皇天上帝也。召誥多士配天。太甲大雅配帝。配合皇天上帝之意也。中庸配

聖孫疑レ之。踵レ誤襲レ陋。後世莫レ知ニ是正一。得ニ吾此解一。千古疑案。一旦渙然氷釋。豈不ニ愉快一乎。
經義道學。歷レ久論定。不ニ獨是一也。

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述而

君子在レ世。避ニ危險一而就ニ平坦一。中庸所レ謂君子居レ易而俟レ命也。雖レ然是儷偶之語。而坦與レ長殊不ニ相俳儷一。坦字是恒字之誤。易傳。恒久也。彖序不レ可ニ以久處レ約也。不レ可ニ以長處レ樂也。里仁 久長相對。恒長相偶。固同例也。

有ニ[婦]人一焉。九人而已。泰伯

識小編。婦當レ作レ殷。殷人者膠鬲也。清人馬旻狹有レ說。說見ニ于喬鉢燕臺文選周亮工書影一。

雖ニ疏食菜羹一[瓜]祭。必齊如也。鄉黨

安國古文作レ瓜。魯論作レ必。玉藻。瓜祭ニ上環一。後人据レ此。莫レ知ニ其誤一。殊不レ如疏食菜羹。是對儷語。加ニ瓜一字一。則極屬ニ不倫一。古文斷是謬誤。宜レ從ニ魯本一。

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先進

或云。言字蛇足。或是訛德。

夫執レ[輿]者。爲レ誰乎。微子

經傳無ニ執輿字一。輿是轡之誤。秦風。六轡在レ手。衛風。執レ轡如レ組。是其證也。

莫レ不レ[有]ニ文武之道一焉。子張

附錄三條

男　玄齡季喬
　　如晦季明　同校

論語誤文

禮與ニ其奢一也。寧儉。喪與ニ其易一也。寧戚。八佾

集解以レ易爲ニ和易一。集註以爲レ治。皆屬ニ不通一。（辨詳ニ大疏一）先儒有レ云。易字具之誤。是千古定說。檀弓。子柳之母死。子碩請レ具。又喪具君子耻レ具。又子游問ニ喪具一。夫子曰。稱ニ家之有亡一。夫禮之奢。喪之具。皆出ニ於侈心一。其弊一也。檀弓。子路曰。吾聞ニ諸夫子一。喪禮與ニ其哀不一レ足而禮有ニ餘也。不レ若ニ禮不一レ足而哀有ニ餘也。是其義也。具者。乃禮有レ餘也。

願車馬衣輕裘。與ニ朋友一共レ弊レ之。而無レ憾。公冶長

輕字殊屬ニ蛇足一。次篇。赤之適レ齊也。乘ニ肥馬一衣ニ輕裘一。相仍而悞耳。古書此例極多。

夫子矢レ之曰。予所レ否者。天厭レ之。天厭レ之。雍也

集解集註以レ矢爲レ誓。孔安國既已疑レ之。蔡謨以レ矢爲レ陳。引ニ書序皐陶矢ニ厥謨一。春秋公矢ニ魚于棠上。郝京山詳解信ニ用其說一。（丹鉛總錄、知新日錄、亦同ニ此說一）雖レ然夫子矢レ之。論語無ニ此例一。皆不通之說也。矢字是告之誤。樊遲御。子告レ之曰。（爲政）皆坐。子告レ之曰。某在レ斯。某在レ斯。（衛靈公）是其確徵。當ニ漢武時一。

洪氏辨ニ程門諸家之非一。極是也。唯曾子篤實。務ニ德行一。衆德難レ兼。故夫子指ニ其要一。而告ニ一貫一。子貢聰明。務ニ學問一。多識難レ遍。故夫子指ニ其歸一。而告ニ一貫一。聖人之敎レ人如レ此。是亦學者不レ可レ不レ知也。

一貫明義終

所惡。故幾於道。蘇子由解云。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既已麗於形。則於道有間矣。故曰。幾於道。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故曰上善。其說與此略同。螢雪叢說

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孟子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語 緊急切迫之辭也。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大學 忠恕違道不遠。中庸 緩慢之辭也。雖有緊慢之異。其實則同。何以知之。孟子曰。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由是觀之。違禽獸不遠者。即禽獸也。違道不遠者。即道也。程門諸家所說。與愈成所辨。未知此義。則以五十步笑百步者也。

洪邁曰。一以貫之之語。聖賢心學也。夫子以告曾子子貢。而學者猶以爲不同。尹彥明曰。子貢之於學。不及曾子也如此。孔子於曾子。不待其問而告之。曾子復深喩之。曰唯。至子貢。則不足以知之矣。故先發多學而識之之問。果不能知之。以爲然也。又復疑其不然。而請焉。方告之曰。予一以貫之。雖聞其言。猶不能如曾子之唯也。范淳父亦曰。先攻子貢之失。而後語以至要。予竊以爲二子皆孔門高弟也。其聞道而唯。與夫聞而不復問。皆已默識於言意之表矣。世儒所以卑子貢者。爲其先然多學而識之之旨也。是殆不然。方聞聖言如是。遽應曰否。非弟子所以敬師之道也。故對曰然。而繼以非歟之問。豈爲不能知乎。或者至以爲孔子擇而告參賜。蓋非餘人所得聞。是又不然。顏氏之子。冉子之孫。豈不足以語此乎。曾子於一唯之後。適門人有問。故發其忠恕之言。使子貢亦有從而問者。其必有以詔之矣。容齋隨筆

生乎此處。仁者衆善之本。衆善者仁之屬。能知此義。則一貫之義盡焉。

五燈會元序。孔聖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又釋迦在靈山拈華。迦葉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大迦葉。二者用處不同。義則一也。

拈華微笑事。見傳燈錄。而他經論無之。獨出於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是唐時僞經。然世無知者。王荊公在翰苑日檢出之。（東寺杲寶開心鈔、佛滅日迦葉使遠未歸、拈華微笑、實是虛構）其事有無。非儒氏之所敢論也。唯聖人一貫之旨。固屬妙義。雖然以此擬單傳心印。則近似乎兒戲矣。

兪成曰。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云。忠恕違道不遠。學者疑爲不同。伊川曰。中庸恐人不喩。乃指而示之近。又曰。忠恕固可以貫道。子思恐人難曉。故降一等言之。又曰。中庸以曾子之言。雖是如此。又恐人尙疑。忠恕未可便爲道。故曰。違道不遠。游定夫曰。道一而已。豈參彼此所能預哉。此忠恕所以違道。爲其未能一以貫之也。雖然欲求入道者。莫近於此。此所以違道不遠也。楊中立曰。忠恕固未足以盡道。然而違道不遠也。侯師聖曰。子思之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已是違道。若聖人。則不待施諸己而不願。然後勿施諸人也。諸公之說。大抵不同。予切以爲。道不可名言。既麗於忠恕之名。則爲有迹。故曰違道。然非忠恕二字。亦無可以明道者。故曰不遠。非謂其未足以盡道也。違者違去之謂。非違畔之謂。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

言以二所レ接之人一殊二其用一其言雖レ淺。實能得二一貫之義一矣。

樊遲問レ仁。子曰。愛レ人。仁以レ愛レ人言。聖賢之遺訓也。以二親愛生養一說レ仁、先秦古書皆然、昔予作二仁說要義一詳載レ之、唯以レ此解二論語一則不レ通、夫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恩。兄弟之友。朋友之忠信。孰非レ以二相愛之心一乎。苟無二相愛之心一。則五倫斁焉。人道滅焉。仁者人也。愛レ人爲レ本。董子繁露、仁之爲レ言人也、仁之法在レ愛レ人也、一愛貫二萬善一。一仁貫二百行一。以レ仁爲レ愛。亦略通二一貫之義一矣。袁宏曰。夫仁者愛レ人。施二之於君一。謂二之忠一。施二之於親一。謂二之孝一。後漢紀語其言雖レ淺。亦略得二一貫之義一矣。

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子曰。道二。仁與二不仁一而已矣。是一貫之說也。夫諸善行。分レ之則爲二孝悌忠信一。爲二禮義廉耻一。合レ之則一之仁也。諸惡行。分レ之爲二不孝不悌一。爲二無禮不義一。合レ之則一之不仁也。衆善歸二于一仁一焉。諸惡歸二于一不仁一焉。能知二此義一。則一貫之義明矣。

儒行云。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愼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仁之貫二諸行一。古人明二言之一如レ此。

人之心中。具二備孝弟忠信仁義禮智一。如三緞舖排二置綾羅錦繡布帛縉絁一乎。又如三藥肆收二貯蔘蓍苓朮烏附遂戟一乎。唯是一心。湛然虛明。觸レ境應レ物。善心發見。對レ親。則慈愛之心生焉。對レ君。則恭敬之心生焉。見二孺子入一レ井。則惻隱不レ忍之心生焉。見二偸兒穿一レ墻。則羞惡不レ爲之心生焉。爲レ孝爲レ友。爲レ忠爲レ信。爲レ禮爲レ義。爲レ智爲レ勇。唯〻是一心而已。譬則水也。爲レ波爲レ瀾。爲レ湍爲レ瀨。爲レ淵爲レ潭。爲レ洞爲レ匯。唯是一水而已。孟子曰。仁人心也。衆善之本。在二于此處一。而衆善之發。

爲求仁之方也。忠恕爲求仁之方。則一之爲仁。亦可推而知也已。程朱分一與貫。已爲大惑矣。又以忠恕爲一貫。最屬牽强。以忠爲天道。以恕爲人道。以忠爲體爲大本。以恕爲用爲達道。支離衡决。何苦爲此異議乎。至以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爲忠。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爲恕。詩易固無此理。又無此義。雖曰非胡說亂道。吾不信也。

分一與貫。同堅白異同之辨。聖人書中。無此曖昧之議論焉。吾不意宋儒學古之道。使聖人爲公孫龍矣。噫。

仁何以謂之一乎。曰。孝弟爲仁之本。曰。忠恕爲仁之方。子張問仁。則曰。恭寬信敏惠。樊遲問仁。則曰。恭敬忠。曰。先難後獲。曰。愛人。子貢之問。則曰。能近取譬。曰。事賢友仁。顏淵之問。則曰。克己復禮。仲弓之問。則曰。敬恕。司馬牛之問。則曰。訒言。仁者。諸行之本宗。文言、元者善之長也、諸行者仁之細。爲仁之工夫也。孔子以諸行說仁。則仁之貫諸行。諸行之歸于仁。仁之爲一。又何疑。

中庸云。仁者人也。接人之道也。接父爲孝。接子爲慈。接兄爲悌。接弟爲友。接君爲忠直爲恭敬。接民爲忠恕爲恩惠。接朋友爲信義爲忠厚。接賓主爲禮儀爲謙讓。一心之發。以所對之人。殊其用。而其本。則一心也。一仁之用。以所接之人。殊其行。而其本。則一仁也。一仁貫百行。一善貫萬事。故何晏曰。忠以事上。恕以接下。本一而已矣。唯其人也。

劉原父與二程同時。楊龜山乃二程之高足。胡安國學二程。而寅乃其子也。以一爲仁。程門有此說。其說確當。不可易也。比諸程朱之說。不啻倍蓰也。實千古定說也。

一之爲仁。何以知之。一貫之章。在里仁篇。此篇多夫子說仁之語。則一之爲仁。其徵一矣。曾子以門人小子未可共語一貫。敎之以忠恕。忠恕求仁之方。則一之爲仁。其徵二矣。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孟子離婁）一則仁也。一之爲仁。其徵三矣。孟子曰。伯夷伊尹柳下惠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告子）以仁爲一。孟子之所明言。又何用多言。（伯夷之淸、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三子者不同道也、然皆歸于一善、一以貫之也、一者仁也、仁者善也、）一之爲仁。其徵四矣。要之以一爲仁。孔孟舊說。豈待後人支離穿鑿之解乎。吾故以此爲千古定說。

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滕文公）其上文道性善。下文言可以爲善。一者善也。善卽仁也。是亦可以徵仁之爲善矣。又可以徵一之爲仁矣。照諸孔子道二。自知吾言之不謬矣。

忠者。爲人謀事。盡己中心。懇到深切。無所不至之行也。恕者。推己心及諸人。忖度體察。無所不盡之行也。仁者人也。接人之道也。接人不得其道者。有人我之隔也。唯忠恕二德。破人我之隔。可以至豁然大公矣。故古人以此二德。爲求仁之方矣。孔子答仲弓問仁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恕也。答子貢問仁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是亦恕也。孟子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盡心）大戴云。方長不折。則恕也。恕則仁也。（衞將軍）家語云。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顏淵）可見忠恕

晦菴集註所レ解。驟見レ之。不レ易ニ通曉一。今作ニ二圖一。以示ニ學者一。

朱子曰。貫如ニ散錢一。一如ニ索子一。大全

吾道一以貫レ之。道者散錢也。一者縕索也。一之貫ニ衆道一。猶ニ一索之貫ニ百錢一也。程朱分ニ一與ニ貫爲レ説。無理之極也。是其家言。束ニ諸高閣一而可矣。以レ此解ニ聖人之語一。非レ愚則誣也。

中庸。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ニ以行ニ之者一也。又云。凡爲ニ天下國家一。有ニ九經一。所ニ以行ニ之者一也。又云。天地之道。可ニ一言而盡一也。其爲レ物不レ貳。則其生レ物不レ測。不レ貳一也。

中庸。一者誠也。不レ誠則仁不レ仁。義不レ義。孝不レ孝。悌不レ悌。故中庸又云。誠者物諸行之終始。不レ誠無レ物。仁不仁義不義是故君子誠レ之諸善爲レ貴。誠者百德之總括。誠之一字。可ニ以貫ニ諸道一矣。一貫之一。或以レ誠解。其説明白。如レ無レ可ニ間然一。雖レ然誠之一字。中庸之所ニ主張一。論語無レ之。以ニ論語所レ無。解ニ論語一貫一。極不ニ穩當一。故今不レ取レ之。

劉敞原父曰。一以貫レ之者。仁也。唯仁爲ニ能一一。唯一爲ニ能貫一。七經小傳

楊時中立曰。孟子對ニ人君一論レ事。句句未ニ甞離レ仁。此所レ謂王道也。曰。安得ニ句句不レ離ニ乎仁一。曰。須ニ是知ニ一以貫之理一。曰。一以貫レ之。仁足ニ以盡レ之否。曰。孟子固曰。一者何仁也。仁之用大矣。今之學者。仁之體亦不ニ曾體究得一。龜山語錄孟子精義綱領

胡寅曰。先聖先師。救ニ學者於多岐一。欲レ歸ニ之於至當一。故曰。吾道一以貫レ之。一者何。仁也。聖門之途。皆學レ爲レ仁。夫子言行。莫レ非レ仁也。其在ニ論語一者著矣。論語詳說自序

二說汎然無可把捉。雖然能知一貫之義。則二家之言。不害大義。却優程朱之說矣。

又曰。忠以事上。恕以接下。本一而已矣。唯其人也。集解逸文、見宋岳相臺九經校註、清余蕭客古經解鉤沈

此言大有妙理。詳見于後。

皇甫侃曰。貫猶統也。譬如以繩穿物。有貫統也。孔子語曾子曰。吾教化之道。唯用一道。以貫統天下萬理也。義疏

程朱一貫圖

一	理一 未發之體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	渾然一理（聖人）	至誠無息（天地）	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	忠 天道（學者）　體　大本
貫	分殊 已發之用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天）	泛應曲當（聖人）	萬物得所（天地）	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	恕 人道（學者）　用　達道

又作一圖

天之一貫	聖人之一貫	學者之一貫
天之忠恕	聖人之忠恕	學者之忠恕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至誠無息　天之一　天之忠	一　渾然一理　聖人之一　聖人之忠	忠　盡己　學者之一　學者之忠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萬物得所　天之貫　天之恕	貫　泛應曲當　聖人之貫　聖人之恕	恕　推己及物　學者之貫　學者之恕

體　一本大本　天道

用　萬殊達道　人道

一貫明義

加賀大田元貞公幹著

門人　姫路加藤喜　江戸荒井堯民　武藏金子公晉　校

吾道一以貫レ之。道者。仁義忠信之統名也。貫レ之者有レ一。道者。如二百錢之散一也。貫レ之者。如二一索子一也。宋儒分二一與一貫言。貫如二散錢一。一如二索子一。則與二夫子之語意一。大有二逕庭一。其人則一代名儒也。其學則一代正學也。予平生尊二奉其人一。而不レ廢二其學一。雖レ然至二其曲說不一レ通。强辨奪レ理。則逐一糾正。不三敢爲二之佞臣一矣。語曰。君子不レ黨。乃作二一貫明義一。文政庚辰八月七日。

加賀大田元貞公幹識。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レ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子曰。賜也。汝以レ予爲二多學而識一レ之者一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レ之。

王弼曰。貫猶レ統也。夫事有レ歸。理有レ會。故得二其歸一。事雖レ殷。可下以二一名一擧上。總二其會一。理雖レ博。可下以二至約一窮上也。譬猶三以レ君御二民。執レ一統レ衆之道也。義疏

何晏曰。善有レ元。事有レ會。天下殊レ塗而同レ歸。百慮而一致。知二其元一。則衆善擧矣。故不レ待二多學一。一以知レ之也。集解

或曰。子之所㆑言仁者。多。是禮也。何涸殺之甚。曰然。子不㆑知乎。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左傳昭十二年、論㆓楚靈王不㆑能㆑克㆑己、又曰。克㆑己復㆑禮。爲㆑仁。論語答㆓顏淵問㆒㆑仁履㆑禮之爲㆑仁。孔門之學如㆑此。」仁之爲㆓親愛㆒。爲㆓生養㆒。予昔作㆓仁說要義㆒。條㆓列古書成語㆒。極爲㆓詳悉㆒矣。學者求㆓諸彼㆒可也。

洙泗仁說終

宗一。而安而行レ之者上。不レ得レ稱二眞仁者一也。

宋儒無欲主靜之說。出二於老莊家言一。近儒好毀レ之。如三周茂叔寡レ之寡レ之而至二於無一。固不レ爲二知言一。然亦不レ可三一概抹二殺之一。是本出二於漢儒一。孔安國解二仁者靜一曰。無欲故靜。汲黯責二武帝一曰。陛下內多欲。而外飾二仁義一。焉望二堯舜之治一乎。是實千古格言也。古人言レ欲。曰不欲。（論語）曰寡欲。（孟子盡心）曰窒欲。（易損大象）曰制欲。（樂記）曰節欲。（荀子正名、史蔡澤傳、）曰御欲。（荀子榮辱）曰閑欲。（春秋繁露）曰勝欲。（武王踐祚 荀子脩身）曰屛欲。（荀子強國）曰去欲。（曾子立事）未三曾言二無欲一。蓋以レ不レ可レ言也。雖レ然漢人所レ謂無欲。唯是不欲寡欲。言レ不二多欲一也。夫寡欲節欲。安存之道也。多欲縱欲。亂亡之道也。修二仁善之行一者。自二克己制欲一始。制欲自二飮食衣服一始。爲レ聖爲レ賢工夫。實在二于此一。可レ不レ愼乎。

我欲レ仁。斯仁至。終食不レ違レ仁。造次於レ仁。顚沛於レ仁。聖人之言。至近切要。如レ此其甚。求二之於愛之理一。求二之於愛人安民一。終是沒二交涉一。知二仁之爲一レ善。則聖人之言。可二得而知一也。又可二得而行一也。臨レ食不レ厭二粗惡一。仁也。臨レ衣不レ厭二垢敝一。仁也。器玩舊敗安レ之。仁也。宮室卑陋安レ之。仁也。不二放飯一。仁也。不二流歠一。仁也。不二咤食一。仁也。不レ齧レ骨。仁也。視明。仁也。聽聰。仁也。色溫。仁也。貌恭。仁也。言忠。仁也。事敬。仁也。疑問。仁也。忿思レ難。仁也。得思レ義。仁也。動二容貌一。遠二暴慢一。仁也。正二顏色一。近レ信。仁也。出二辭氣一。遠二鄙倍一。仁也。足容重手容恭。仁也。目容端口容止。仁也。聲容靜頭容直。仁也。氣容肅色容莊。仁也。坐如レ尸立如レ齊。仁也。論語仁字。唯是善字。知レ之則一部論語。莫レ非レ說レ仁。今改稱爲二仁經一。亦可矣。

孔子平生以好學自許。曰。十室之邑。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顏子德行第一之人。孔子稱爲好學。故對哀公季康子之問。皆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而死。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由是觀之。孔子所謂好學者。言能踐履所學者也。是故文學如游夏。猶不得預焉。好學二字。其重如此。與不許諸子之仁。約略相同。而衞孔文子使大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寵其初妻之娣。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及疾出。立其弟遺。使室孔姞。左傳哀十一年其爲人也如此。故子貢疑其謚稱文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孔文子之好學。世俗所謂好學者耳。豈同孔顏之好學乎。當春秋末世。敏務讀書。不恥好問者。亦不易得也。聖人不捨人之善。故其言如此。子路子貢以管仲不死子糾之難。非殺身成仁之人。疑其人不仁。孔子稱其大功爲仁。管仲之仁。則同孔文子之好學焉。豈同堯舜三王三仁夷齊及孔顏之仁乎。知孔文子之好學。則自知管仲之仁非聖人之仁矣。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克者。好勝不讓。出於爭心。伐者。誇功不謙。出於驕傲。克者必伐。伐者必克。此二者同類。怨者。貧而有怨也。出於不知天命。欲者。貪欲無厭也。出於不知廉恥。欲者必怨。怨者必欲。此二者亦同類。不伐則同孟之反。不欲則同孟公綽。不克不忌伯夷叔齊之行也。大戴衞將軍文子、左傳僖九年、秦公孫枝論晉夷吾曰、今其言多忌克、難哉、不怨天不尤人。孔子思孟之行也。人無此四者。有君子長者之風。實一代之名賢也。然非得衆善之

存亡興廢之理。非有他術也。唯是奢儉二字耳。儉則興。奢則廢。儉則存。奢則亡。由余對秦穆公曰。古有國者。未嘗不恭儉也。失國者。未嘗不驕奢也。韓詩外傳 李商隱詠史詩云。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可見存亡興廢之理。唯在奢儉二字也。子貢稱夫子之德曰。溫良恭儉。臧哀伯諫桓公曰。夫德儉而有度。左傳桓二年 御孫諫莊公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同上莊公二十四年 是皆千古格言也。今又稽諸古。堯舜土堦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墨子 禹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孔子稱爲無間然。論語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無逸 衞文公中興之君。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左傳閔二年 晉悼公中興之霸。器用不作。車服從給。同上襄九年 子產從政。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杜預曰。褚畜也。奢侈者畏法。故畜藏。同上襄三十一年 漢祖豁達大度。猶怒未央宮之壯麗。蕭何傳 文帝惜百金之費。不作露臺。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治霸陵。皆瓦器。文帝紀 南宋劉裕葛燈籠麻拂子。宋書 唐太宗木梳子。唐書 宋太祖禁公主翠服。宋史 仁宗燕私。常服澣濯。帷幬衾裯。多用繒絁。同上 凡此類。史傳所錄。不勝枚擧。大概創業中興之主。莫不儉朴。雖繼體守文之君。不儉則不能安存國家也。是豈獨人主乎。雖匹夫亦然。學道之人。宜先知之。管仲三歸具官旅樹反坫。皆出於侈心。孔子曰。焉得儉。予斷然知其非有道之人矣。陳文子之清。豈同伯夷聖之清乎。臧武仲之智。豈同堯舜之智乎。卞莊子之勇。豈同孔子曾子之大勇乎。孟之反不伐。豈同大禹不伐乎。駢邑伯氏無怨。豈同夷齊孔孟無怨乎。孔文子好學。豈同孔子顏子好學乎。能知此理。則自知管仲之仁非聖人之仁矣。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仲不能然。是子路子貢所以疑非仁者也。

後儒眩夫子不許諸子之仁。而稱管仲以仁。以濟世利民爲仁。以長人安民爲仁。是爲大惑矣。濟世安民。固是聖人仁者之事。雖然不可以此解仁。不可以此求仁。以此解仁。以此求仁。則失本而走末。棄內而馳外。德化之說廢。而功利之學興。其禍甚於夷狄猛獸。子貢以博施於民。而能濟衆者爲仁。夫子以此爲聖人之事。別示爲仁之方。能近取譬。夫子之惡走末外馳如此。學道之人。豈可不內省務本乎。

管仲相桓公。其所爲。孟子所謂以力假仁者。荀子所謂駁而霸者。不能如伊尹周公輔湯武以德化也。故孔子稱爲小器。曾申亦言。功烈如彼其卑也。（孟子）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荀子曰。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仲尼）董仲舒亦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爲其詐以成功。苟爲而已也。講孔子之學者。豈可師尊管仲乎。

顏子孔門第一之人也。答其問仁曰。克己復禮。克己欲。而履禮儀。是仁之極也。管仲三歸具官旅樹反坫。奢侈僭上。不知禮制。其所爲。左傳所謂從欲厭私者。國語所謂私欲弘侈者。與孔子告顏淵之仁。恰相背反。是豈眞之仁人乎。不獨非安行之人也。雖利行未能之也。宋儒所謂管仲有仁者之功。而無仁者之德。信哉。

左傳宋司馬子魚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僖八年）是與夷齊同。知仁之爲善。不待多言而明。近世爲說者曰。仁仁者。言文王也。可笑之甚。夫子又曰。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季子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徐幹中論引古人諺曰。仁道在邇。求之無遠。凡古人所謂求仁欲仁。皆求欲爲善道也。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欲仁欲善也。仁之爲善。豈不亦昭明乎。

中庸。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達德之達。與達孝（中庸）達禮（檀弓）達喪（三年問）達尊（孟子）同。言達上下達古今也。以仁爲長人安民之德。則在上之德也。非達德也。論語。君子篤於親。（中庸、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孟子、親親仁也、晉語、愛親之謂仁、）則民興於仁。大學。一家仁。一國興仁。公孫尼子云。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豈必盡仁。（緇衣）又云。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同上）是皆以仁屬在下之人。長人安民之不可以解仁。是亦可以徵矣。

子路子貢以管仲不死於子糾之難。疑其非善人矣。（論語所謂善人者、別是一種人物、與吾所謂善人不同、）故一則曰。未仁乎。一則曰。非仁者與。孔子稱其九合一匡之功曰。如其仁。如其仁。猶言孰如其善乎。內焉翼戴天子。安定儲位。周室之不亡者。實管仲之功也。外則攘夷狄。而存三亡國。（衛邢杞）中國不變左衽之俗者。實管仲之功也。管仲有濟世安民之功。而其利澤恩惠。遠被後世。豐功偉績。如此之盛。而謂之非善人。可乎。不學子弟之所親。鄉黨之人。猶有稱仁者。（汎愛衆、而親仁、）子貢之所友諸邦之士。猶有稱仁者。（居此邦也、友其士之仁者、）如仲之大功。謂之非善人仁者。可乎。

無レ邪則正、惡念之動。發ニ於私欲一。私欲之發。其變無量。擧ニ其綱要一。則曰。淫聲美色也。曰。醇酒厚味也。曰。衣服器玩也。曰。珍禽奇獸也。曰。峻宇雕墻也。曰。馳騁田獵也。曰。神仙祈禱也。曰。土木甲兵也。傾ニ覆身家一。亂ニ亡天下一者。非レ有ニ他事一。唯是而已矣。可レ不レ戒乎。是故夫子告ニ顏淵一克己二字。爲ニ千萬世修レ仁之模範一矣。

論語克レ己復レ禮。家語克レ己服レ義。正論解衞孫文子聞ニ季札謗一レ己。終身不レ聽ニ琴瑟一。孔子聞レ之曰。季子能以レ義正レ人。文子能克レ己服レ義。可レ謂ニ善改一矣。復レ禮履レ禮也。服レ義行レ義也。又有ニ信服之義一履レ禮行レ義。皆是仁也。非レ克ニ己之私欲一。則不レ能也。

微子之去。傷下宗廟社稷之不ニ血食一。而鬼神無上レ主也。箕子爲レ奴。不レ欲レ使下紂殘ニ親戚一害ニ賢良一。以速中其亡上也。比干諫死。欲下紂之改レ過。而民免中塗炭之苦上也。皆出ニ於至誠惻怛之意一。爲レ國謀。微子爲レ君謀。箕子爲レ民謀。比干無ニ一毫營レ己計レ私之欲一。眞天下之至善人也。故孔子曰。殷有ニ三仁一焉。

比干殺レ身而成レ仁。毫無ニ私欲一。其仁易レ知也。微子之去。而存ニ宗社一。箕子佯狂。而保ニ其身一。似ニ營レ己計一レ私矣。人之所レ易レ惑也。故夫子明言ニ其仁一。以告ニ天下後世之人一耳。

夷齊讓レ國。而餓ニ死首陽一。其行純善。無ニ一毫之私欲一。安而行レ之者也。故夫子稱レ之曰。古之賢人也。求レ仁而得レ仁。又何怨。孟子稱ニ其惡レ惡之甚一。不レ爲ニ惡汚一曰。伯夷聖之淸者也。又稱ニ其變ニ化後人一曰。聞ニ伯夷之風一者。頑夫廉。懦夫有レ立レ志。非ニ安而行一レ之。至誠能化者。而何。

克伐怨欲不ㇾ行焉。其義則論語大疏詳矣。

孟子曰。仁人心也。孔子曰。其心不ㇾ違ㇾ仁。其言似ㇾ有二異同一。而其實則一也。水不ㇾ寒。則爲二妖水一。火不ㇾ熱。則爲二孽火一。人心不ㇾ善。則非ㇾ人也。禽獸也。孔子之言。猶ㇾ言二水宜ㇾ寒火宜一ㇾ熱也。孟子則直言。寒者水也。熱者火也。人心之善也。猶二水之寒火之熱一也。言ㇾ仁義非二天性固有一者。豈足ㇾ語ㇾ道乎。

曰。依二於仁一。依不ㇾ違也。曰。其心三月不ㇾ違ㇾ仁。曰。君子無二終食之間違一ㇾ仁。造次必於ㇾ是。顚沛必於ㇾ是。言雖二急遽卒迫之間。蹉蹶顚倒之時一。不ㇾ動二惡念一。不ㇾ失二善心一。昭昭明明。觸處朗然者。是仁也。折二屐齒一兩顚蹠者。於二愛之理一。有二何關涉一。於二長人安民一。又有二何關涉一。言二愛之理一。言二長人安民一者。得二聖人之意一乎。不ㇾ得乎。不ㇾ待二識者一。而昭明矣。

大雅咏二大木之倒一云。顚沛之揭。枝葉未ㇾ有ㇾ害。本實先撥。蓋顚沛與二顚蹠一同。言二人之顚倒一也。此節一語急二於一語一。次二終食之頃一。以二匆卒急遽一。次二匆卒急遽一。以二顚倒蹉蹶一。語勢不ㇾ得ㇾ不ㇾ如ㇾ此。朱子解二顚沛一云。傾覆流離之間。夫傾二覆身家一。而流離患難者。有下如二晉侯重耳至二十九年一者上。此章顚沛豈言ㇾ之乎。不ㇾ知二文義一。不ㇾ悟二語勢一。解二聖人經一。疏漏如ㇾ此。而外馳欲ㇾ窮二萬物之理一。是亦何心乎。

惡念不ㇾ動。則濕然至善。本體明亮。觸ㇾ事應ㇾ物。莫ㇾ非二善心發見之妙一也。是仁之本體也。終食之頃。不ㇾ違ㇾ仁。造次於ㇾ是。顚沛於ㇾ是。唯是言二惡念不一ㇾ動。惡念不ㇾ動。即善也。善即仁也。詩云、思無ㇾ邪、

仁。其不通往往如此。

夫子稱顏淵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事無過不及之惡、純善至當者是中、與誠之者、擇善固執之者也、全同、又稱之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又稱之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不貳過也仁之爲善。是亦可以徵矣。雖顏子之庶幾聖人。一時之間。不能無一過。是其所違仁。是其所以不及聖人也。

近世唱古學者曰。回也。如參乎賜也之例。呼其名告之也。其餘。與其餘不足觀也已矣同。言其餘諸行也。言三月不違仁。則其餘諸行。今日不至。則明日至。今月不至。則明月至。伊藤維楨唱之。物茂卿太宰純與然應之。是不知仁之明驗。又不學道之確徵。愚謬之極也。此章前後皆評論諸子之語。此章亦辨顏子諸子之優劣。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仁即衆善。衆善即仁。諸行之外無仁。仁之外無諸行。三月之間。其心不違。善者。事父能孝。事兄能弟。交朋友以信義。遇臣僕以忠恕。是謂之心不違仁矣。既不違仁。日月所至。是至何物乎。論語仁字。兼統衆善。以其餘。爲其餘之行。則所謂其餘諸行者。流連荒亡乎。盜賊賊姦乎。可笑之甚。嗚呼孔門諸名賢。其心之合至善。纔一月一日之間而已矣。如吾儕小人。則郝敬所謂電光石火之仁。須臾之至而已。

解經。不得不徵辭例也。雖然以此誤解聖言者。亦間有之。是亦不可不知也。其餘不足觀也已矣。不可以徵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不可以徵

レ盡ニ其全一。則非下能得ニ其統宗一者上也。與ニ汎然稱下善行上爲レ仁。固有ニ徑庭一。夫子自言。若ニ聖與レ仁。則吾豈敢。是亦以ニ安仁一言。善乎表記之言云。中心安レ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雖ニ夫子一不ニ自居一。豈諸子之所レ能乎。

聖者。通知之德。仁者。親愛之德。雖レ然所レ謂聖與レ仁。豈通知親愛之謂乎。聖者造ニ諸德之極一。誠而化レ之之謂也。仁者。得ニ衆善之宗一。安而行レ之之謂也。

仁者人也。接レ人之道也。接レ人而失ニ其道一者。私欲害レ之也。是故夫子告ニ顏淵一。以ニ克己二字一。克レ己者。勝ニ己之私欲一也。（王肅劉炫始有ニ此說一）左傳我實縱レ欲。而不レ能ニ自克一也。（昭十年）又云。楚靈王不レ能ニ自克一。以及ニ於難一。仲尼曰。古也有レ志。克レ己復レ禮仁也。（昭十二年）楊子法言。勝ニ己之私一。之謂レ克。（問神）克レ己之勝ニ私欲一。是可ニ以徵一矣。（左傳昭二十年縱レ欲厭レ私）宋儒說レ仁。私欲沈。而天理見。（延平李侗）私欲淨盡。天理流行。（晦庵朱熹）皆能得ニ聖人之骨髓一者也。唯恨不レ知ニ仁之爲下善。欲下建ニ一義一。而兼中數章上。遂至ニ窒礙不一レ通。惜哉。」

衆善者。抑ニ制己欲一。而能濟レ人也。衆惡者。傷ニ害人一。以遂ニ己欲一也。仁不仁之判。唯是而已矣。」

令尹子文。三爲ニ令尹一。無ニ喜色一。三已レ之。無ニ慍色一。以ニ舊政一告ニ新令一。極似ニ仁者無一レ私。故子張疑三其爲ニ仁者一。崔杼之亂。陳文子棄レ馬而違レ之。酷肖ニ仁者無一レ欲。故子張疑三其爲ニ仁者一。雖レ然二子皆非ニ安行之人一。故孔子不レ許ニ其仁一。有下疑ニ珷玞之似一レ玉者上。有下疑三蛇床亂ニ蘼蕪一者上。有下疑ニ紫之奪一レ朱者上。未レ聞也。以ニ蟯蛔轉丸一誤下蘇合上。以レ皂混レ白者。二子之行。彷ニ彿仁者一。是子張之所レ疑也。陳文子棄レ馬違レ齊。於ニ愛之理一。有ニ何關涉一。於ニ長人安民一。亦有ニ何關涉一。以ニ愛之理。及長人安民一解

之反。智者明知二善之有一レ利。不善之有一レ害。棄二不善一而爲レ善。今人行レ路。左乾而右濘。則必避レ濘而就レ乾。何以故。知下如陷二泥濘一。則有中濕レ履汚レ足之害上也。是固不レ假二勉强一。雖レ然擇レ善而行。未レ至二自然之境一。善猶在レ彼。未レ爲二己之有一。孟子所レ謂行二仁義一也。中庸所レ謂誠レ之者。擇レ善而固執レ之者也。利行之人如レ此。若夫勉レ仁者。矯一レ揉己性一。檢二制己欲一。勉强行レ善。學者宜レ如レ此。是三仁之別也。

里仁。即安レ仁也。擇處レ仁。利レ仁也。里仁安仁。行者之事。擇レ仁利レ仁。知者之事。人之在レ世。羈客亦可。寄寓亦可。雖レ然未レ如二鄕里之安一也。故里者。安居之謂也。

凡行レ善。今無二其利一。後必得二其報一。己不レ得二其利一。子孫必享二其福一。行レ惡。今無二其害一。後必得二其禍一。己不レ罹二其害一。子孫必蒙二其禍一。智者明知二天道一。故能知二此理一。見二不善而有一レ利。同二厚味腊毒一。唾而棄レ之。利レ仁之人。其心如レ此。學者難レ至二安行一。明知二天理一。而能至二利行一。可レ謂二賢知之人一矣。

晦菴解二中庸一。以二安行一爲レ知。以二利行一爲レ仁。似下不レ讀二論語表記一者上矣。物茂卿解二論語一。以二利行一爲二勉强一。似下不レ讀二中庸表記一者上矣。先達謬誤。往往如レ此。小子後生。將誰適從。

衆善皆仁。衆善可二以稱一レ仁。則細行小節。亦可二以稱一レ仁。何故。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淸。夫子曰。焉得レ仁。仲弓之簡。子路之勇。冉有之藝。公西華之禮容。夫子又曰。不レ知二其仁一。蓋諸子之行。皆足二以稱一レ賢矣。然未レ造二安仁之境一。則非二眞仁者一也。是故夫子不レ許二其仁一。雖レ有二善行一。未

孔安國解下爲レ仁由レ己而由レ人乎哉上曰。行レ善在レ己。不レ在レ人者也。（顏淵問仁章）以レ爲レ仁爲レ行レ善。仁之爲レ善。孔子十一世孫既己知レ之傳レ之。豈不二敬服一乎。雖レ然朱晦菴解二孝弟爲レ仁之本一曰。愛之理。馬融解二三仁之仁一曰。憂レ亂寧レ民。漢宋之儒。或得或失。雖レ知猶レ不レ知也。

朱晦菴解レ仁曰。愛之理。心之德。愛之理。則對二義宜之理。禮別之理。智知之理一。伊川所レ謂偏言之仁也。心之德。則兼二四者一。伊川所レ謂專言之仁也。其解巧矣。雖レ然論語仁字。有下稱二衆善行一者上。有下雖二夫子一不二敢當一。雖二名賢一不二敢許一者上。區別如レ此。然欲下概以二愛理心德一解上レ之。則固無二可レ通之理一。

曰。汎愛レ衆而親レ仁。親二善行者一也。曰。居二是邦一也。事二其大夫之賢者一。友二其士之仁者一。友二善行者一也。以二仁者一次二賢者之下一。小德微善。亦可二稱爲一仁矣。是下二仁字一最輕易者。如以下夫子不二敢當一。名賢不レ被レ許者上爲二仁者一邪。當時諸侯之邦。多二闘子文冉仲弓以上之人一乎。可レ笑之甚。中庸云。或安而行レ之。或利而行レ之。或勉强而行レ之。及二其成一レ功一也。論語云。仁者安レ仁。知者利レ仁。表記云。仁有レ三。仁者安レ仁。知者利レ仁。畏レ罪者强レ仁。夫安行者。聖人仁者之事也。利行者。賢人知者之事也。勉行者。學者之事也。仁者衆善也。呂覽云。民之安レ之若レ性。此之謂二致成一。（義賞）漢史云。致行無レ倦。安服若レ性。（谷永傳）所レ謂安レ仁者。行レ善如レ性。不レ假二矯揉造爲一之謂也。孟子所レ謂舜由二仁義一行。非レ行二仁義一。又所レ謂動容周旋中レ禮者。盛德之至也。中庸所レ謂誠者。不レ勉而中。不レ思而得。從容中レ道聖人也。安行之人如レ此。至二利レ仁之利一。世儒鮮二能解一レ之者一。利害

之統名一乎。曰。對言則爲二一德一。專言則兼二諸德一。其故何也。中庸孟子表記皆云。仁者人也。國語言レ仁。必及レ人。（周語）楊子法言。仁以人レ之。論語亦云。己欲レ立而立レ人。己欲レ達而達レ人。董子云。仁之爲レ言也人也。義之爲レ言也我也。（春秋繁露）又云。仁主レ人。義主レ我。以レ仁安レ人。以レ義正レ我。（同上）春秋元命苞云。仁者情志好レ生愛レ人。故其立レ字。二人爲レ仁。許愼說文。仁親也。从レ人从レ二。夫仁者人也。接レ人之道也。凡聖人之道。莫二非レ接レ人者一也。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所レ謂五敎五倫。人與レ人相接之際。此道生焉。二人爲レ仁。从レ人从レ二。其義固明。今又詳レ之。接レ父爲レ孝。接レ子爲レ慈。接レ兄爲レ悌。接レ弟爲レ友。接レ君爲二恭敬一。爲二忠直一。接二臣民一爲二忠恕一。爲二恩惠一。接二朋友一。爲二忠信一。爲二忠厚一。接二賓主一。爲二禮節一。爲二謙讓一。凡百之道。莫二非レ接レ人者一也。接レ人之道。即仁也。是故仁字可三以兼二諸行一矣。又可三以統二衆善一矣。論語說レ仁。多用二此義一。非二四端六德之例一也。

仁以二親愛一言。聖賢之遺訓也。是其故何也。凡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恩。兄弟之友。朋友之忠。信人之相接。孰非レ以二相愛之心一乎。苟無二相愛之心一。則五倫斁焉。人道滅焉。仁之爲レ人。爲二接レ人之道一。以レ愛爲二上頭第一義一。是故聖賢相傳。以レ愛說レ仁。是固宜レ然也。唯專以二此說一論語仁字一。則窒塞不レ通。是亦學者不レ可レ不レ知也。

仁之爲二衆善行之統名一。後儒非レ不レ知レ之也。程伊川曰。四德之元。猶二五常之仁一。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兼二四者一。（易傳）不二獨性理學者知一レ之也。邢昺論語疏云。仁者善行之大名也。（里仁篇名疏）不二獨宋儒知一レ之也。

達道。乃論語之仁。道仁之通。是其最昭明較著者也。

仁者衆善之宗。衆善者仁之細。衆善可二以入一レ仁。衆善可二以稱一レ仁。是故論語一書。夫子說レ仁。無象之象。無二跡可一レ求。樊遲之問。則曰。恭敬忠。子張之問。則曰。恭寬信敏惠。顏淵。則曰。克己復禮。仲弓。則曰。敬恕。司馬牛。則曰。訒レ言。子貢。則曰。能近取レ譬。樊遲又曰。愛レ人。又曰。先レ難後レ獲。子貢又曰。事レ賢友レ仁。可レ見衆善皆仁。衆善皆仁之細。衆善可二以稱一レ仁。衆善可二以入一レ仁。仁者衆善之統宗矣。

戴記云。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愼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レ此。而有レ之。猶且不二敢言一レ仁也。其尊讓有レ如レ此者。（儒行）衆善諸德之爲レ仁。古人明言レ之如レ此。

左傳公族穆子曰。恤レ民爲レ德。（恩德之德）正直爲レ正。正レ曲爲レ直。參和爲レ仁。（襄七年）是合二三德一爲レ仁。下二仁字一同二德字一。蓋以三仁之統二衆善一也。

予舊說德仁二字錯互。恤レ民爲レ仁。參和爲レ德。今姑從二舊本一。亦通。

周官六德曰。知仁聖義忠和。（大司徒）中庸三德曰。知仁勇。左傳二德曰。信仁。（哀七年）又曰。四德。親仁祥義。（僖十四年）吳子四德曰。道義禮仁。（圖國）司馬法六德曰。禮仁信義勇智。仁本一德之名。孟子四端。亦以二惻隱不一レ忍爲レ仁。以二羞惡不一レ爲爲レ義。以二辭讓恭敬一爲レ禮。以二是非得失一爲レ智。不二特是而已一。孔子亦仁智對言。仁義對言。知仁勇並言。是仁爲二一德之名一也明矣。何以論語仁字與二道德一同。爲二衆善

近思仁在二其中一矣。中庸博學審問愼思明辨。次以二篤行一。論語之仁。乃中庸之行。言三善行之生二乎學問中一也。言三愛之理在二其中一可乎。言二長人安民在二其中一可乎。可レ見此類以レ行爲レ仁矣。

金縢。周公曰。予仁若レ考。能多材多藝。是亦言三吾行能順二文王一也。極爲二穩帖一。如爲二愛人安民一。則非レ不レ通也。然欠二協當一。是仁字之最古者。贋造增多多有二仁字一。不レ足レ論也。

中庸。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知レ道爲レ智。行レ道爲レ仁。勉レ道爲レ勇。文言云。仁以行レ之。中庸云。力行近二乎仁一。以レ仁屬レ行。從來有二此說一。

衆善是仁。與二道德一同。是故論語以二仁字一同二道德一者。亦間有レ之。曰。孝弟也者。其爲レ仁之本與。孝經云。夫孝德之本也。論語仁字。孝經換レ之以二德字一。曰。仁遠乎哉。我欲レ仁。斯仁至矣。中庸云。道不レ遠レ人。人之爲レ道。而遠レ人。不レ可二以爲一レ道。孟子云。道在レ邇。而求二諸遠一。又云。堯舜之道。非レ遠レ人也。人不レ思レ之爾。桓寬鹽鐵論今本無レ之論語仁字。中庸孟子換レ之以二道字一。曰。仁者安レ仁。知者利レ仁。大戴記云。仁者樂レ道。智者利レ道。曾子立事論語仁字。大戴亦換以二道字一。可レ見道德仁三者。可二互換通用一矣。

本立而道生。本者孝弟也。道者仁也。下文承レ之云。孝弟也者。爲レ仁之本與。仁與レ道互換通用。論語自二開卷一如レ此。若夫道德仁並言。自屬二別義一。

論語。仁者安レ仁。知者利レ仁。中庸。或安而行レ之。或利而行レ之。或勉强而行レ之。之字指二上文達道一。所レ謂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是也。中庸之

文言云。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レ仁。足二以長一レ人。仁者衆善之統宗。而衆善者仁之細屬也。是故衆善可二以入一レ仁矣。衆善可二以稱一レ仁矣。何以知レ之。孔子曰。道二。仁與二不仁一而已矣。（孟子離婁）可レ見衆善是レ仁。衆惡是不仁矣。如以二仁智並言。仁義並言。智仁勇並言。仁義禮智並言。仁敬孝慈信並言之例一求レ之。則夫子此言。斷屬二不通一。道有レ仁有二不仁一。有レ義有二不義一。有レ孝有二不孝一。有レ慈有二不慈一。道豈啻二一而已乎哉。夫子之言。猶レ曰下道二善與二不善一而已上矣。得二夫子此言一。知三仁之爲二善行統稱一。明亮直截。不レ假二多言一。後之儒流。何無レ考二于此一乎。

如知三仁之爲二善行一。則曰。孝弟也者。其爲レ仁之本與。善以事レ親。善以事レ兄。行レ善之初也。曰。巧言令色。鮮矣有レ仁。巧言令色之人。實有二善行一。是世間所レ希也。曰。汎愛レ衆。而親レ仁。兼二愛衆人一。而親下昵有二善行一者上也。曰。人而不仁。如二禮樂一何。人無二善心一。則禮之節文。樂之和樂。爲二何用一乎。曰。里レ仁爲レ美。擇不レ處レ仁。焉得レ知。安二居善行一。美事之極也。明辨二善惡之分一。擇棄二惡事一。而能處二善行一。是智者之事也。否則不レ得レ爲レ智也。曰。仁者安レ仁。知者利レ仁。安二行衆善一。如レ出二天性一者。是仁者之事也。知二善之有レ利。不善之有一レ害。捨二不善一而取レ善者。是智者之事也。知三仁之爲二善行一。則解二論語仁字一。有二破竹之勢一焉。迎レ刃而解。無三復盤根錯節之勞二吾力一焉。豈不二亦痛快一乎。

善行皆仁。故論語間以二仁字一換二行字一。曰。以レ文會レ友。以レ友輔レ仁。是文行相對之例也。朋友之忠告善導。以輔二己之德行一也。爲レ輔二愛之理一可乎。爲レ輔二長人安民之德一可乎。曰。博學篤志。切問

洙泗仁說

加賀大田元貞公幹著

門人　上總酒井履信　江戸渡邊思順　上總海保尚賢　校

令尹子文。忠厚無レ私。當代名賢也。夫子曰。焉得レ仁。冉雍仲弓。淸高簡約。又當今名賢也。夫子又曰。不レ知ニ其仁一也。夫子又自言。若ニ聖與一レ仁。則吾豈敢。夫仁。孔子不レ居。天地之間。何處有ニ仁者一乎。是故戴記云。中心安レ仁者。天下一人而已。表記 又云。無欲而好レ仁者。無畏而惡ニ不仁一者。天下一人而已。同上 可レ見所レ謂仁者。當ニ孔子之時一。則孔子而已矣。當ニ孟子之時一。則孟子而已矣。其尊重如レ此。而夫子敎ニ子弟一曰。汎愛レ衆。而親レ仁。左傳隱六年。陳五父稱ニ鄭莊公一曰、親レ仁善レ鄰。國之寶也。又定九年。齊鮑文子論ニ陽虎一曰。親レ富不レ親レ仁。 夫仁。孔子不レ居。子弟向ニ何處一。得ニ仁者一而親レ之乎。夫子又敎ニ子貢一曰。居ニ是邦一也。事ニ其大夫之賢者一。友ニ其士之仁者一。夫仁。孔子不レ居。子貢入ニ何邦一。得ニ仁者一。而友レ之乎。是大可レ疑。不ニ獨是一也。夫子又言。巧言令色。鮮矣有レ仁。夫巧言令色之人。無ニ眞忠信者一。無ニ實孝弟者一。況於ニ仁聖一乎。聖與レ仁。君子德行之極也。故雖ニ孔子一。不ニ自居ニ此二者一。今言ニ巧言令色之人非ニ聖人一。則聞者不ニ愕然一乎。夫子之言。何以異ニ於是一。是亦最大可レ疑。何乎。先則尊重之極。而後則輕易之甚。是非ニ可レ疑之尤者一乎。佛氏有レ言。大疑悟道。後儒不レ知レ疑ニ其可一レ疑。焉能得ニ悟道一乎。然猶傲然建レ說曰。愛之理也。曰親愛之德也。曰長人安民之德也。嗚呼此輩不レ知レ解ニ仁之一字一。焉足レ語レ道乎。

洙泗仁說序

予自レ少學レ經。以レ仁爲ニ親愛生育之德一。作ニ仁說提綱一。又作ニ仁說要義一。建ニ親愛生養慈惠救濟等之諸目一。遍輯ニ周漢人言ヲ仁。以レ此解ニ他書言レ仁。及仁智仁義相對之類一。則約畧可レ通。唯求ニ之於論語一。毫不ニ相合一。何也。曰。欲レ仁仁至。是豈愛レ人濟レ民之事乎。曰。無ニ終食違ヲ仁。造次於レ是。顚沛於レ是。是豈愛レ人濟レ民之事乎。微子之去。箕子之奴。不ニ關ニ涉愛レ人安レ民之事一。夷齊讓レ國餓死。亦不ニ關ニ涉愛レ人安レ民之事一。告ニ顏子仁一。克己復禮。斷無ニ親愛恩惠之義一。告ニ樊遲仁一。恭敬忠。又斷無ニ慈愛恩惠之義一。至ニ其最不レ通者一。如レ告ニ司馬牛仁一。訒レ言。非ニ恩惠慈愛之可ヲ解也。因蓄レ疑數年矣。最後讀ニ孟子一。得ニ孔子之言一。道二。仁與ニ不仁一而已矣。輵然而悟。仁者唯是善也。衆善可ニ以稱ヲ仁。衆善可ニ以入ヲ仁。仁者善之宗也。以レ此讀ニ論語一。一一莫レ不ニ吻合。於レ是乎舊日疑團。一旦渙然氷釋。豈不ニ亦痛快一乎。夫孟子說ニ仁義一。中庸說レ誠。論語說レ仁。仁之一字。聖人之秘密藏也。戰國諸子蚤已知ニ此義一曰。老子說レ柔。孔子說レ仁。讀ニ論語一者。不レ知ニ此義一。則焉得ニ能通ニ聖人之意一乎。嗚呼吾則愚矣。學レ經四十年。眞積力久。始能知ニ此義一。今發ニ其韞蘊一。作ニ洙泗仁說。一貫明義二書一。以敎ニ子弟一。又以問ニ諸世一。二千年之秘蘊。煥然始明ニ於今日一乎。嗚呼夫道者。天下公共之物也。非ニ一家之私有一也。世之明眼之人。或爲レ吾裁ニ其過一。而補ニ其未ヲ足。則可ニ與レ吾同爲ニ孔門忠臣一矣。

文政三年歲次ニ庚辰一月維仲秋日維端午　吉田史氏　加賀大田元貞才佐識

近世有一陋儒。以長人安氏解仁。長人出文言。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安民出皐陶謨。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是其所徵也。大學曰。爲人君。止於仁。孟子曰。唯仁者宜在高位。仁者固宜輔世長民焉。仁惠同類。有慈愛恩惠之德者。固宜安民濟衆焉。雖然是仁者之功。非所以解仁也。禮可以安上治民矣。解禮。爲安上治民。可乎。樂可以移風易俗矣。解樂。爲移風易俗。可乎。解仁。爲長人安民。何以異于此乎。且也。令尹子文輔相大國。能治其亂。有長人安民之德者也。夫子評之曰。焉得仁。長人安民之不可以解仁。其明徵一矣。冉雍仲弓可使南面。南面。天子諸侯之位也。是亦有長人安民之德者也。夫子評之曰。不知其仁也。長人安民不可以解仁。其明徵二矣。子路治千乘之國。可治其賦焉。冉有千室之邑。可爲之宰焉。皆能有長人安民之德者也。夫子評之曰。不知其仁也。長人安民之不可以解仁。其明徵三矣。天寛以來。天下學者。能知讀書講義理。陋儒氏之妄。無信奉之者。其初之盛也。黄茅白葦。彌望皆是。其後之衰也。水落石出。唯寒郷僻邑之士。乏師友薫陶之益。而先入爲主。猶有尸祝其學者。可傷之甚。錦城先生仁說。板刻已成。予附載此言。以告寒郷僻邑之士焉。

文政三年歲次辛巳長夏土旺日　　門人　董齋須天文進謹撰

可ニ以動レ人焉。又無ニ德義可ニ以化レ人焉。以ニ姦雄僭僞一自居。且猶不レ敢。何况此道正統乎。唯自ニ少小一。精ニ窮漢宋諸儒之學一。而不ニ敢佞レ之。其可者與レ之。其不可者改レ之。可レ謂ニ漢宋諸儒之忠臣一也。然則漢之汲黯。唐之魏徵。其人乎。予則以謂。兩漢四百年。其知レ道者。董仲舒一人耳。李唐三百年。其知レ道者。韓愈一人耳。宋則程朱三子。明則陽明王氏。我邦二千年。所レ謂講レ學者。不レ出ニ記問辭章一耳。其間談レ道者。盡胡說亂道耳。實無ニ一人能知レ道談レ經者一。而解レ經之精。談レ道之明。以ニ先生一爲ニ唱首一。後之論者。或當下以ニ先生一。比中漢之董。唐之韓。宋之程朱。明之王氏上焉。蜀漢雖レ小。後之議ニ正正統一者。必歸ニ于此一。予有レ取ニ于先生一焉。

文政四年辛己五月端午　　門人　源平千謹撰

錦城先生仁說三書序

宋儒之學。孔孟之正統也。其他談道者。多是餘分閏位。霸統僭僞之流也。若其次者。乃姦雄巨猾。割據爭長之類也。至其下者。乃流賊群盜。草間偸活者耳。何足論乎。元延祐。明永樂以來。以宋儒傳註。立於學官。比諸唐宋。立漢魏傳註。則進一格。在于今日。天下學政。以此取士。是能得事理之至當者也。唯儒者學經講道。不可偏黨漢宋之學。而直以孔孟爲歸宿。是爲得之矣。何也。程朱之於孔孟。猶漢唐之於唐虞三代也。謂漢唐非天下正統。則不可矣。謂之能得唐虞三代之道。則未也。謂程朱非聖人正統。則不可矣。謂之能得孔孟之道。則未也。孔孟之道。粹然精金也。宋儒之學。雜以鉛鐵。是故其傳註。固不能無謬誤。而其所主張。大極無極。道器理氣之類。攙雜佛老。動流異端。曰。節用而愛人。曰。省刑罰。薄稅斂。聖人之言。明白正大。於人事治道。切實如此。而宋儒所爭。無極而大極。道亦器。器亦道。陰陽非道所以陰陽者是道。其言曖昧。近堅白異同之辨。既不切人事。又無用治道。是豈爲能得孔孟之道乎。且也。解孟子性善。不知爲情善。養氣不知爲義勇。大學明德。不知爲懿德令德。中庸性道敎。敎字。不知爲敎學。至於論語仁字。最不得其解也。是豈爲能得孔孟之道乎。錦城先生自少學經。至老益精。頃者解經餘暇。著仁說三書。匡正先儒之謬。其言明白。靑天白日。誰敢間然。先生嘗云。予講經談道。比諸先儒。不無一得之愚也。雖然。無名位肖貌。

其學を奉ずる人に問ふのみ、

寛政七年秋九月

多稼居士　大田元貞書

疑問錄下終

子は泉を以て比喩し、木を以て比喩せられし也、朱子の說に從へば、人は本體羲之獻之なれど、人欲に拚れて羲獻の本體昧まる、故に人欲をさへ掃盡せは、直に能書となりて、本體の羲獻明也と云が如し、是天地になき空理也、斷欲復初の吾道を富するは、佛老の害よりも盛ならずや、

存心

孟子存ㇾ心養ㇾ性と云ことあり、是亦空理にて、吾心を存と云ことには非ず、孟子に君子所㆓以異㆒於人㆒者、以㆓其存㆒ㇾ心也、君子以ㇾ仁存ㇾ心、以ㇾ禮存ㇾ心とありて、孔子の操則存、舍則亡も同じことにて、仲虺之誥の以ㇾ禮制ㇾ心と云、論語の其心三月不ㇾ違ㇾ仁と云より來りしものにて、仁禮を以て吾心を存と云ことなり、都て聖人の道には、下手なる心學者の心にて心を治ると云、狂人の狂人を制する樣なることは是なきこと也、（此說恐非）心は仁と禮とにて、存するもの也、又存ㇾ心養ㇾ性は、存㆓良心㆒、養㆓善性㆒とも見る說あり、此も一說なり、

畢命の閑㆓放心㆒と云、閑は論語大德不ㇾ踰ㇾ閑の閑にて、七十不ㇾ踰ㇾ矩の矩も同じ、閑と云、矩と云、皆禮のこと也、是亦禮にて放心を閑することを云、心にて心を治ることには非ず、書の放心は放縱の心を指すに似たり、孟子の放心とは異なりと見るべし、

門生の性理學より來るものあり、予其蔽惑を啓發せん爲に、予が僞學辨中に就て、數十條を抄出して、國字となし是を詰る、其人驚嘆して舊見の非を悟る、世又此人の蔽惑に同じきものなからんや、因て輯て一卷となし、疑問錄と名く、斷して程朱を非とするならず、予が疑ふ所をもつて、

は、惻隱して不レ忍心も、いつしか忍て人を害する樣にもなり、羞惡して不レ爲心も、いつしか人より奪ふ樣にもなる、是を放ニ良心一とは云也、故に學問して、其良心を求得てこれを存し、所レ不レ忍を達レ所レ忍は仁となり、所レ不レ爲を達レ所レ爲は義となり仁義の德を成就す、是其良心を求るの法にて、擴充（孟子云、凡有ニ四端於我一者、知下皆擴而充上レ之）とも、長育（又云、苟得ニ其養一無ニ物不一レ長）とも、孟子はの給へり、惻隱不レ忍の心は、一滴の泉にて、是を擴充すれば、仁德をなすは、大河巨川となる也、羞惡不レ爲の心は、一寸の苗にて、是を長育すれば、義德をなすは、巨材大木となるなり、聖賢の敎は、良心を養充てゝ、懿德を成就するのみにて、泉の大川となり、苗の大木となる如く、擴充長育と云ことにあり、これ天下の實道理にて伊呂波を學ぶより能書の手となるが如し、天下の萬事皆かくの如し、斷レ欲復レ初と云ことは、聖賢の敎になきのみならず、天下の實事に、曾てなき事なり、求ニ放心一の義を論して、幷て此に及べり、

四端之端は、趙岐の古注に、端首本也と解せしと妙なり、然るを朱注には、內に仁義ありて、端緒見ニ於外一と見られしは、本末を顚倒したる妄見也、仁義を性と見て、本とし、體とし、惻隱羞惡を情と見て、末とし、用とする故に、四端の端を端緒とは見られし也、若然らば惻隱不レ忍の心より仁に至り、羞惡不レ爲の心より義に至るは、外よりして內に復る義なるに、孟子何とて火之始然泉之始達とは比喩せしぞ、擴充長育とは辨說せしぞ、是孟子の意ならざること明也、四端は始なり、本なり此四端の心を、擴充長育して、仁義に至るは、苗の大材となり、泉の大河となるに同じ、故に孟

說外、增益吳氏（澄）之纂言、易則天台鄱陽董氏、雙湖雲峯胡氏、於諸書外、全未寓目、所謂大全、乃至不全之書也と、吳任臣曰、永樂中勅修春秋大全、纂修官四十二人、其發凡云、紀年依汪氏纂疏、地名依李氏會通、經文以胡氏為據、例依林氏、其實全襲纂疏成書と、陸元輔曰、禮記大全、就陳氏集說而增益之、凡四十二家、纂修者共四十二人、當日諸經大全、皆攘竊成書、以罔其上、此亦必元人成書、非諸臣所排纂也と、今詩書易の大全にて見るに、詩は安成劉氏（瑾）が通釋の書たると明かに知らる、書も陳氏（櫟）が纂疏の書たると明らかに知らる、易は雲峯胡氏の本義通釋を、多分は取りしものと見ゆるなり、如何にも盜ものにて、且つ博く纂して遍く引たるの書ならず、十に九つは、朱註に合たる說を錄せるものにて、其它是正の說あれども引かず、卷帙は浩博なれども、中は孤單寡陋の書なり如此書計を見て、經學を究めんと欲するは、大なる誤ならずや、

放心

孟子に、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と云とあり、宋學を信ずるもの、是を據として、吾心を檢制束縛せんと欲す、近頃も一種の俗心學ありて此等の語を口實となす、悲むべき見所也、孟子に、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とあり、されば放心とは放仁義之良心とを云なり、さて又仁義の良心とは、孟子に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とあり、又人皆有所不忍、人皆有所不為と云、是即仁義之良心なり、惻隱羞惡、不忍不為の心は、天地より受て生ぜし、仁義の良心なれど、放其良心、亦猶斧斤之於木也と

る鵠ならずや、笑ふべく傷むべきとなり、

幷觀瑣言に、尹氏發明、劉氏書法の二書を論して、但有㆘因㆓本文之誤㆒而曲爲㆓之說㆒者㆖と云へり、二書附會の病に能く中れり、

大全

近頃の事にや、學士だちの大學の生徒を敎誨せられしを聞しに、四書五經も、集注の外は、蔡淸蒙引、胡廣大全の外は見ざる樣にと云しと聞り、博聞多見は、聖人の敎なるに、かく學者を誘はるゝは如何なる理にや、蔡淸蒙引は、此方の俚言抄諺解の類にて、一得の處もあれど、如何にも村學究里校書の書也、大全は全く古人の書を盜みしものにて、甚しき寡陋の書也、顧絳日知錄に、自㆓永樂中命㆓儒臣㆒纂㆓修四書大全㆒、頒㆑之學官㆖、而諸書皆廢、（黃榦論語通釋、眞德秀大學集義、祝洙四書附錄、蔡模四書集疏、趙順孫四書纂疏、吳眞四書集成、陳櫟四書發明、胡炳文四書通、倪士毅四書輯釋、上文備㆓錄諸書目㆒）倪氏輯釋、今見㆓於劉用章（剡）所㆑刻、四書通義中㆒、永樂中所㆑纂四書大全、特小有㆓增刪㆒、其詳其簡、或多不㆑如㆓倪氏㆒、大學中庸或問、則全不㆑異、而間有㆓舛誤㆒、至㆓春秋大全㆒、則全襲㆓元人汪克寬胡傳纂疏㆒、但改㆓其中愚按二字㆒、爲㆓汪氏曰㆒、及添㆓盧陵李氏等一二條㆒而已、詩傳大全、則全襲㆓元人劉瑾詩傳通釋㆒、而改㆓其中愚按二字㆒、爲㆓安成劉氏曰㆒、其三經後人皆不㆑見㆓舊書㆒、亦未㆘必不㆖㆑因㆓前人㆒也と、徐乾學淡園集經解序に、四書大全則本㆓倪士毅通義大成㆒、詩則襲㆓劉瑾通釋㆒、春秋則襲㆓汪克寬纂疏㆒、剿㆓竊鹽本㆒、苟以塞㆑責而已と、朱彝尊經義考に、按永樂中、詔修㆓五經四書大全㆒、如㆑詩則取㆓諸劉氏㆒（瑾）書則取㆓諸陳氏㆒（櫟、）春秋則取㆓諸汪氏㆒（克寬、）四書則取㆓諸倪氏㆒（士毅、）禮則於㆓陳氏集

僞と見られしなれば、先主後主とも云べし、綱目は蜀を正統となして漢と稱す、卓見なること也、然るに其稱號は、僭僞の後主の稱を用たり、稱號は禮制の與る處にて、名不レ正言不レ順と云へり、正名は儒者の第一義なるに、如レ此の手近なる事を誤られしは、究理致知の功も何くにあるや、是にて其書の聖筆には擬すれど、稱號にさへ誤あれば其它の誤は類推して知るべきことなり、是予が私論には非ず、元の姚燧と云もの、曾て此を駁辨せり、元史の本傳に見へたり、

朱子綱目、綱朱子所二自述一也、目命二趙師淵一節二畧之一と、宋元通鑑に見へたり、趙師淵字幾道號二訥齋一、其傳は閩書に見へたり、朱子大全集にも與二趙幾道一書ありて、春秋の事を論ぜりと覺ゆ、此人史學に博ならず、往々誤を貽せしと云傳ふ、然レ今の綱目を見れば、目のみ誤あるにも非ず、綱にも誤あれば、あながちに趙師淵の過にもあるまじ、今の宋學者綱目の誤を云へば、趙師淵也と云は、趙氏の朱子の身がはりになるに近し、不幸のこと也、

北史に、齊主の夏日南苑に游て、暍死從官數十人と云ことあるを、司馬公通鑑に誤りて、賜二死從官數十人一と記せり、朱子綱目には、直に殺二從官數十人一と記せり、轉々誤を承たるもの也、然るを後の人朱子を誤にせまじとて、孟子の殺レ人以レ刄與レ政と云ことを引て、暍死をわざと殺と記せしと云、是尹起莘發明、劉友益書法の說也、牽強附會の甚と云べし、故に徐昭文考證には、當三從二史書一從官暍死一と云、且尹氏の附會を譏れり、朱子の誤られしことは周密が癸辛雜識、齊東野語にも鄭瑗井觀瑣言にも見へたり、如レ此の疎漏にて、跡を麟經につがれん事を欲すは、鶴の眞似する鷺、鵜鶘の眞似す

陸務觀が老學菴筆記に、周世宗時、李景奉二正朔一、上表自稱二唐國主一、而周稱レ之曰二江南國主一、周書之制曰、皇帝致レ書恭問二江南國主一、又以二君字一易二卿字一、至二藝祖一於二李煜一、則遂賜レ詔如二藩方一矣、仁宗時、冊二命趙元昊一、爲二夏國主一、蓋江南故事、然亦賜レ詔、凡言二及卿字一處即闕レ之、亦或以二國主一代二卿字一、當時必有二定制一、然不三盡見二於國史一也と云へり、顧寧人が日知錄云、南唐降二號江南國主一、亦以レ奉二中國正朔一、自貶二其號一、若下劉玄德帝上蜀、謚二昭烈一、葬二惠陵一、初無二貶絀一、末帝降レ魏、封爲二安樂公一、自可下即以二本封一爲上號、陳壽作二三國志一、創立二先主後主之名一、常璩蜀志因レ之、三國志載、鍾會檄二蜀將士吏民一、稱二昭烈一爲二益州先主一、先主之名、蓋始二於此一、乃是魏人所レ稱、孫楚爲下石苞與二孫皓一書上、亦云二吳之先主一、以下晉承二魏統一義無中兩帝上、今千載之後、而猶沿二此稱一、殊爲レ不レ當と云へり、主は春秋の時、卿大夫の稱にて、主君と云も同じ、戰國の時、韓趙魏の君を多くは主君と稱せしも、本晉の卿大夫たりし故なり、左國國策等多く是あると也、故に後世僭僞の君を稱する辭也、陸氏顧氏の記せし如く、蜀の先主後主、唐國主、江南國主、夏國主の類、これなり、宋人の書には、李煜の事を、南唐李後主、江南李後主と云へり、李昪を先主と稱して、李煜を後主と稱す、因て又李景を中主と稱することも是あり、沈存中が夢溪筆談に、江南中主時、有二北苑使董源一善レ書と云へり、彼此互證して、主の僭僞の君の稱たると明なり、

朱子通鑒綱目は、聖人の麟經に擬たる書にて、一字の襃貶をも、後人の證據とする處也、然るに蜀の安樂公劉禪を稱して後主とせり、是は如何なる義にや、陳壽の三國志、司馬公の通鑑は、蜀を僭

たるは、讀書は、學問の第一義にて、道を知り德を成し、身を脩め人を治る、皆此中より來ると也、禮樂殘闕の後は、學問とては、讀ㇾ書外にはなきことなるを、如ㇾ此云はれしは、きこへざること也、朱子の初年は博觀之弊、此理甚明、何疑之有と云れたること、文集の答ニ何叔京一書に見へたり、博觀は、論語の博學ニ於文一と云、中庸の博學ㇾ之と云、孟子の博學而詳說ㇾ之と云ことなり、聖賢の敎の第一なるを、是を弊とは、是亦きこへざること也、程朱の語に如ㇾ此病あるゆゑに、宋學の固陋自是とするの徒、口實として世を欺く、嗟くべき事ならずや、傷むべきことならずや、

朱子文集、答ニ何叔京一書に、默會ニ諸心一以立ニ其本一と云、此與下守ニ書册一泥中言語上、全無ニ交涉一と云へり、先の語は達磨の云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ならずや、後の語は、不立文字、敎外別傳ならずや、然し是は初年の見識にて、晩年には、陸象山の六經我注脚（象山語錄に、六經注我に作る、又賓退錄には、六經我注脚に作る、）と云し頓悟學の見識に懲し故、小々見識をさげて、悔改せられたり、是は予稽古錄の朱子學術終始三變の條に、至て詳なり、明の王陽明朱陸早異晩同と云說を作り、朱子晩年定論を集め錄す、其中に答ニ何叔京一書を引くは、僞妄の甚なり、羅欽順困知記、陳建學蔀通辨、顧炎武日知錄に詳に是を辯したり、然し朱子晩年には小々舊見を改られたれど、先入爲ㇾ主佛老の說は、終に全くは脫せず、改悔せられしとは云へど、改め悔られぬも同じことにて、只小々の違あるのみなり、晩年とても、眞の孔孟の道には非る也、

其學を奉ずる人は如何おもはるゝや、

學者膏肓

葵峯黄氏、論㆓魯郊禘㆒せし結語に、是敢㆓於非㆓周公孔子㆒、而不㆑敢㆓於非㆓宋人㆒也、學者膏肓之病也哉と云と知新目錄に見へたり、今の奉㆓朱學㆒人の病に的中せり、此言楊用修郊禘辨にも見ゆ、丹鉛總錄、升菴全集、升菴外集に、共に載せたり、たれか襲しにや、猶再考すべし、

道學

道學之名、起㆓於元祐㆒、盛㆓於淳熙㆒、其徒讀㆑書作㆑文者、則目爲㆓玩㆑物喪㆒㆑志、留㆓心政事㆒者、則目爲㆓俗吏㆒、其所㆑讀者、止四書、近思錄、通書、大極圖、東西銘、語錄之類、自詑㆓其學㆒、爲㆓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㆒、然考㆓其所㆑行、則言行不㆓相顧㆒と周密癸辛雜識に見へたり、世又有㆓一種淺陋之士㆒、自視無㆑堪㆓以爲㆓進取之地㆒、輙亦自附㆓於道學之名㆒、裒衣博帶㆓危坐濶步、或抄㆓節語類㆒、以資㆓高談㆒、或閉㆑眉合㆑眼、號爲㆓默識㆒、而扣㆓擊其所㆑學、則於㆓古今㆒、無㆑所㆓聞知㆒、考㆓驗其所㆑行、則於㆓義利㆒、無㆑所㆓分別㆒、此聖門之大罪人、吾道之大不幸と、周密齊東野語に見へたり、近世の闇齊學などの病に的中せり、儒之有㆓道學㆒、即五穀之有㆓稊稗㆒耳と、田藝蘅留青日札に見へたり、今の闇齋學など云ものは、儒中の稊稗とも云べきもの也、

讀㆑書を玩㆑物喪㆑志と云れしとは、程子の謝顯道が歷史を暗誦せられたるを警策せし語也、程子遺書に見へたり、論語に子路が何必讀㆑書然後爲㆑學と云はれたるを、孔子は是故惡㆓彼佞者㆒と抑られ

唐仲友

予二十許歳の時、今侍醫多紀桂山の家に寓して、同じく朱子の大全集を讀めり、按二唐仲友一前後六狀に至て訐て直を賣る、君子の事にあるまじと思へり、後淺草の福井街にありしとき、再び大全集を門人酒井明卿より借讀して、益々其事を疑へり、莆田董仲昭が朱子文集跋を見しに、佗事はなく、劾二唐仲友一數章の闕本に是なきことを云へり、恐らくは是にて朱子を疑ふ人多き故刪りしと見へたり、今の集は浙本を以て再錄せしと見ゆ、故に増々其事を疑へり、後に朱竹垞大史の經義考を讀しに、唐仲友が說齋六經解一百五十卷、未ㇾ見(一齋書目有)九經發題一卷佚とありて、周必大蘇伯衡の言を載て其著述の目を擧ぐ、六經解百五十卷、九經發題、經史難答、孝經解、愚書、各一卷、諸史精義百卷、帝王經世圖譜十卷、乾道秘府群書新錄八十三卷、天文地理詳辨、各三卷、故事備要、詞華雜錄、各四卷、陸宣公奏議詳解十卷、說齋文集四十卷とありて、周必大蘇伯衡共に其學を賞譽せり、是に於て愈益其事を疑へり、如何なれば、伯衡の記されし處を見れば、仲友の博雅大著述、古今其比多からぬ人也、然るに朱子劾文を見れば、淫蕩不ㇾ撿、蠹ㇾ政害ㇾ民と甚し、一人に非ざるに似たり、蓄ㇾ疑數年、近頃先民錄と、齊東野語(毛晉本)とを讀みて、其說を得、疑團釋然たり、先民錄にて見れば、高文虎と云もの忌譖せしを、朱子の信ぜられたると也、齊東野語にて見れば、陳同父の私怨にて譖毀せしを、朱子の信ぜられたると野語には二條まて、此事を辨じて、至て詳なり、然れば朱子は譖言を信して博學の大儒を疏劾せしは、如何なる事ぞや、是も君子の事なるべきや、是予が最取らざる所也、

云しは、朱子文集のみを讀みて、朱子の初年の説のみを知り、續集を讀まず、朱子の晩年蔡仲默に遺命せる定説あるを知らずして、朱子文集詩傳によりて蔡氏を駁す、其陋笑ふに堪たり、鄭孔の是非は、別に論あり、日月歴法は、朱子初年の説は、右行を主とせり、晩年には、日月天と皆左旋の説を主とせり、文集堯典註に見へたり、然るに今の詩集傳、十月之交の詩、天左旋、日月右行の説を用たり、是初年未定の説也、明劉三吾が書傳會選は、高皇帝の命を奉して作りしもの也、詩傳日月右行の説を主として、蔡氏書傳を駁正せり、書傳日月左旋の説は、朱子晩年の定説なり、然るを初年未定の説を奉して、晩年の定説を破るは何ぞや、且つ蔡氏書傳も、禹謨の半までは、朱子の書にて、文集に見へたり、然るを朱子を駁せずして、蔡氏を駁するは何ぞや、此又呉徵の陋と伯仲せり、笑ふべきならずや、要ㇾ之、詩集傳の初年未定の書なるとは、此二條にて推して知るべし、

明太祖日月右行を主として、蔡沈を斥せしと、陳建皇明通説に見へたり、

朱子詩傳、風雅頌賦比興の名義を誤り解せらる、予大序十謬六義考を著して、是を辯ぜり、其中賦比興には最大なる誤ありて、無義之興と云へるよ、前人の云はざるとを云て、後世を欺かる、予六義續考を著して是を辨ず、草藁未脱せず、

朱子詩傳にはまゝ良説もあり、然し十の七八も、北宋よりの説にて、歐陽公の詩本義、呂東萊の讀詩記に見へたる、王荊公蘇黄門等の説を襲はれしものにて、自身の説は、至て少し、二書に考へて見るべし、詩序辨説も鄭漁仲が詩辨妄を襲はれしと云へり、左もあるべし、

歐陽子も濮議の時、初て是を見られたりと云れしと、濮議に見へたり、

孟子注誤

晦翁の書、極て疎漏のこと多し、孟子序說に、史記を引て、孟子退而與二萬章之徒一、序二詩書一、述二仲尼之意一、作二孟子七篇一と云、孟軻列傳又韓子を引て、孟軻之書、非二軻自著一、軻旣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二軻所一レ言焉、與二張籍一書と云、さて晦翁斷レ之云、愚按二說不レ同、史記近レ是とあり、然れば、孟子の書は、孟軻自著と見しもの也、然るに滕文公首章の、孟子道二性善一、言必稱二堯舜一の下に注して云、門人不レ能三悉記二其辭一、而撮二其大旨一如レ此と云へり、又其第四章、決二汝漢一排二淮泗一而注二之江一の下注云、此謂三四水皆入二于江一、記者之誤也と云へり、然れば、孟子の書は門人の手になりたりと見しもの也、一書中前後矛盾せり、疏漏ならずや、是故に朱門の吳伯豐董叔重の輩、皆其說の支離を疑しこと、朱子文集答二吳伯豐董叔重一書、に見へたり、笑ふべきことならずや、

詩傳未定

金縢の弗辟は、朱子初年の說は安國刑辟の解に從へり、文集答二董叔重一書に見へたり、晩年には馬鄭が避居の說に從へり、續集與二蔡仲默一書に見へたり、蔡仲默遺命を奉して、今の書傳を作る、馬鄭避居の說に從へり、然るに今の詩集傳、鴟鴞東山の諸詩、安國刑辟の解に從へり、是初年未定の說也、此事は、元の劉瑾か詩傳通釋にも辨し置けり、詩經大全にも見へたり、然るに吳臨川澄董鼎が尙書輯錄纂註に序して、金縢弗レ辟、鄭非孔是、蔡氏迷二於自擇一、而與二朱子詩傳文集一、不二相同一と

通ニ也と云へり、然れば朱子も先天方位は、附會穿鑿の説と、晩には見られたると見へたり、然らば今の易本義、易學啓蒙に、此圖を載てあるは、初年未定の見なり、然るを今の學者尊奉して、學易の第一義とするは、文盲の至りならずや、

程朱博約

未濟男之窮也と、雜卦傳にあるは、謂ニ三陽失ㇾ位也、此事は火珠林にこれあることなるに、伊川は知らざりしにや、在ㇾ涪ときに箍桶人に是をきゝて、易傳に斯義也、聞ニ之成都隱者一と、事新しき樣にかゝれたり固陋なる學ならずや、朱子も此事に就て、伊川は未ニ曾看ニ雜書一と云はれたること、語類に見へたり、白斑湛淵靜語にも見へたり、朱子は殊の外博洽の學にて、二程及它の道學者の及ばざる人なり、然し生五十八年、未ニ嘗讀ニ儀禮之書一と云はれたり、且皇侃論語義疏などは、崇文書目、中興書目にも是ありて、宋朝南渡以後にも是あり、朱子も皇甫侃論語疏とは云れたるは、文集にも是あれど、實は見ざるにや、論語集註に、福州本をさへ引れしに微子集註義疏の異同を引れたることなし、是見ざる證驗なり、されば博洽とは云へど、一生の精力は、周張二程の性理の學に用られて、其書の解などに、日力をも費やされしこと故、却て經學には疎なること多しと見へたり、晩年心付れたると見へて、禮書を刪修するに、骨を折れたれど、未定にして死れたり、門人黃幹其志を繼て書をなす、今の儀禮經傳通解これなり、

儀禮は、人の讀みがたき書と見へて、韓子も晩に儀禮を見られし由、讀ニ儀禮一の文に見へたり、

風相薄、水火不二相射一に本づき作りたるものなり、是大なる誤也、說卦下文、水火相逮、雷風不二相悖一、山澤通レ氣、然後能變化、旣成二萬物一也とありて、是は天地雷風水火山澤の象をかりて、八卦相錯して六十四卦をなすと云ことを言のみ也、故に水火不二相射一の下、八卦相錯の語を以て、上文を結べり、傳文昭明、先天方位の說なし、又下文に、數レ往者順、知レ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と云を、先天圖の事とする故に、邵康節未生已生之卦の說あり、是亦大なる誤なり、數レ往者順、知レ來者逆とは、主客の文法にて、知來一句主にて、數レ往一句は客なり、孟子妾婦之道と云んとて男子之冠也、父命レ之、女子之嫁也、母命レ之と云へり、女子の句主なり、男子の句は客にて、妾婦の道に關涉せざること也、此古文に多ある文法にて、數レ往者順とは、旣往のことを知るは順にして知り易し、知レ來者逆とは、未來のことを知るは、逆にして知り難しと云こと、易は將來を知るの道具にて、知來二字、繫辭に多し、故に下に主意を受て、易逆數也と云へり、未來を知るの數術と云ことにて、斷して先天方位の說なし、且先天と云字は、文言に有ども、曾て方位の事にてはなし、先天の方位と云こと、恠むべき名目なり、朱子の是を尊信せられたると疑ふべきこと也、予此說を持して、因て此を古に求めしに、朱氏經義考にて、黃宗炎の說を得たり、又是を古に求めて、黃氏日抄にて、東發の辨を得たり、皆先レ予此辨あり、（東發此辨、最詳審精到、只與二予所レ辨、少不レ同、）又是を古に求しに、朱子文集答二王子合一書に、問八卦之位如何、答康節說、伏羲八卦、乾位本在レ南、坤位本在レ北、文王重レ易時、更定二此位一、其說甚長、大概近二於附會穿鑿一、故不二曾深留レ意、然說卦所レ說卦位、竟亦不レ能レ使二人曉然一、且當三闕レ之不二必强

深旨を叩しと、空谷尙直編に見へたり、（永覺寤言に、空谷のこの言を論ぜり）程伯子の老釋に出入せし事、幾十年と云とは、叔子の明道行狀に見へたり、張横渠の釋老の書に訪と累年、盡窺二其說一と云とは、呂與叔の横渠行狀に見へたり、朱晦翁の謙開善に學ばれたるとは、延平問答附錄に見へたり、又羅欽順困知記にも見へたり、晦翁劉病翁の所にて、會二一僧一參禪せしとを自ら言はれしと、朱子語類に見へたり、又熹於二釋氏之說一、師二其人一、尊二其道一と云ふと、文集答二汪尙書一書に見たり、出二入於釋老一者、十餘年と云とは、文集答二江無適泳一書に見へたり、皆悔改の語也、釋子初年に學ばれたる、劉屏山も實は禪學者なると、晦翁の屏山墓表に見へたり、王士禎池北偶談にも見へたり、其他程門諸子楊龜山謝上蔡游定夫尹和靖呂晋伯呂與叔呂原明胡文定張思叔邢和叔等老佛より來り、又老佛に歸せしと、伊洛淵源錄、朱子語類の二書に詳に見へたり、天下滔滔として禪學に歸する時勢にて、諸老先生も皆其門より來られしとなれば、佛老の見解を以て、聖人の道を說れたるも、尤のとならずや、

先天大極河圖洛書

先天太極河圖洛書諸圖、皆華山の陳希夷（摶）に本づけり、其系統授受の說は、予圖解を作りて、幷て諸說を錄し、別に諸圖授受辨を著せり、今此に錄せず、太極圖の事は、前に略是を辨ず、河圖洛書の事は、王褘洛書辨、吳廷翰甕記等に是を辨ぜり、（清黄宗炎太極圖說辨あり、予其序を經義考に見る、）皆道家者流所レ傳の說にて、吾道には小補益なきもの也、朱子の尊信せられたる、何の故なるとを不レ知、只先天圖は、吾道に補益なきのみならず、大に經文の害をなすもの也、此圖は說卦の天地定レ位、山澤通レ氣、雷

したるもの也、迹とは柳子厚が語によりて注あり、柳文送二僧浩初一序、退之所レ罪者其迹也、曰、髡而緇、無二夫婦父子一、不レ爲二耕桑一、而活二乎人一、若レ是雖レ吾亦不レ樂也と、是跡の解也、能明道の此語を味へば、理性の本體は、實は甚近き故、學者の迷を起す、故に先づ佛の粗迹用處の過に就て、其非を決斷せられしものと見へたり、其心術をうかゞふに足れり、

朱子の佛理と吾儒との異を爭れしこと、語類に見へたり、畢竟の說は、佛の云性は知覺にて聖人の性は理を云ふと云こと也、後世明の陳建など、此說を主張して學蔀通辯に詳辨せり、詹陵が異端辨正なども同意也、是は後世朱學を奉ずるものゝ口實なり、然し釋氏の說に尋れば、理法身智法身と云て、理知の二つを棄ざれば、朱子の辨も全くは信用なりがたし、要レ之其實は多分佛老に本て、他人に窺れんことを恐て、陽には抗言して排せらるゝこと故、堅白同異の辨の如きこと多し、

周程張朱

朱の一代、禪學盛に行はれ、學士大夫皆盡く其門に入て參詢せり、周程張朱も、初年其門に入て、其道を學ばれたるもの也、夫故先入爲レ主、反て吾聖人の學を講ずるに至て、其習骨髓に浹洽せし故に、多分は其見解を以て聖人の書を說かれしものもなり、先に論列せし處即是也、予曾訐直編を作て、聖人の戒を犯し、盡く其事を錄せり、今其一二を擧て是を示さん、周茂叔は、潤州鶴林寺の僧壽涯に參せられたること、宋晁公武讀書志、馬端臨文獻通考、明郝敬時習新知、淸朱彝尊經義考等に見へたり、佛印禪師元公と相與講道せりと云こと、曉瑩雲臥紀談に見へたり、東林總禪師に太極圖の

足れり、

明道云、佛有ニ一箇覺之理一、可ニ以敬以直ㇾ內矣、然無ニ義以方ㇾ外と、朱子云、禪家則有ㇾ具ニ衆理一、而無下應ニ萬事一以下事上と、是皆彌近ㇾ理而大亂ㇾ眞と云はれたる說なり、是亦可ㇾ疑となり、聖人の道は、仁義を第一義となすに、老莊は是を鄙視すると糞土の如し、聖人の道は彜倫を第一義となすに、浮屠はこれを蔑棄すると、土苴のごとし、豈近ㇾ理而亂ㇾ眞の憂あらんや、是又近ニ程朱之理一、而亂ニ程朱之眞一なり、聖人の道に於ては、天地懸隔のものなれば、楊墨の仁義とは各別のものにて、近ㇾ理亂ㇾ眞の憂はなきと也、さて又程朱の敬以直ㇾ內と云、具ニ衆理一と云ときは、理性の本體は、程朱も浮屠も同じにて、用處粗跡には別ある事と見ゆ、前に列たる諸說を以て見れば、程朱の學の理性本體の老佛に同じきと、まがふべくもなく明亮なり、されば程朱の學は、陽儒陰佛の學と云べし、程允夫が陽抑而陰用ㇾ之と云しは、程朱頭腦の一針にて、古今卓見千歲公論と云ふべし、

程氏遺書に、明道先生不ㇾ好ニ佛語一、或曰、佛之道是也、其迹非也、曰、所ㇾ謂迹者、果不ㇾ出ニ於道一乎、然吾所ㇾ攻者迹耳、其道則吾不ㇾ知也、使下其道不ㇾ合ニ於先王一、固不ㇾ願ㇾ學也、如其合ニ於先王一、則求ニ之六經一可矣、奚必佛と、又釋氏之說、若欲下窮ニ其說一而去中取之上、則其說未ㇾ能ㇾ窮、固已化而爲ㇾ佛矣、只且於ニ跡上一考ㇾ之、其設ㇾ敎如ㇾ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ㇾ爲下取ニ其心一、不上ㇾ取ニ其迹一、有ニ是心一則有ニ是迹一、王通言ニ心迹之判一、便是亂說、故不ㇾ若ニ且於下迹上上斷ニ定不ㇾ與ニ聖人一合上、其言有ニ合處一、則吾道固已有、不ㇾ合者、固所ㇾ不ㇾ取、如ㇾ是立定却省易と、是二說皆迹を以て、佛氏と吾道との異を斷

程氏遺書、明道論二佛與一吾儒一云、句句同、事事合、然而不レ同、

又謝顯道歷下擧佛說與二吾儒一同處上問二伊川先生一、先生曰、恁地同處雖レ多、只是本領不レ是、一齊差却、

朱子語類、朱子曰、佛老之書、極有二高妙處一、句句與二自家一同、但不レ可三將來比方煞誤二人事一、

又朱子曰、便是佗那道理、也有二極相似處一、只是說得來別、故某於二中庸序一、著レ語云、至二老佛之徒出一、則彌近レ理而大亂レ眞矣、須下是看二得佗彌近レ理而大亂レ眞處一始得上、

朱子文集、答二吳斗南一云、佛學之與二吾儒一、雖レ有二畧相似處一、然正所レ謂、貌同心異、似レ是而非者、不レ可レ不レ審、

此數語極て疑ふべきことならずや、老莊列と佛經とは、極て相近ともあり、故に朱子釋氏論にも、六朝の人の莊列を奪て今の佛經を僞造せしなと云說あり、（此說、朱子以前有レ之、語類に其說を引かる、）明の胡元瑞も、其說に從て、多く莊列諸子の說を剽掠して佛經へ附會せることを云、筆叢の中に詳なり、此は如何にも尤のこと也、只吾聖人の六經論語には、決して一語半句も、佛老と出入する事是なし、然るに、句句同、事事合と云、句句與二自家一同と云、有二極相似處一と云、有二略相似處一と云、疑ふべきことならずや、試に六經論孟等を以て、佛老の語に合せる處あらば、擧示し來るべし、是決して無きのこと也、さて程朱所レ立の說には、句句同、事事合ともあり、有二極似處一ともあり、前に擧る復性復初、無欲虛靜、明鏡止水、虛靈不昧等是也、然れば、吾聖人の書に、佛老に似たる處あるにてはなし、程朱所レ立の學術の佛老に似たる也、此處は、甚意をつけて窺ふべきこと也、程朱の學の佛老に出ることを知るに

靜坐

靜坐は、止觀坐禪に擬したるものと見ゆ、然し朱子も晩年には是を悔られて、當時曾爲ニ李先生ノ所ニ靜了ノと云、只是坐禪入定と云はれし類、文集語類にまゝ見へたり、學蔀通辨に、其言を集錄したり、幷考べし、

蘇氏王氏

朱子蘇氏東坡を攻られしと、朱子文集、與ニ汪尙書一、與ニ程允夫一書に詳也、二蘇の書易傳、老子解、古史等を駁せられしは、雜學辨に詳なり、王氏を取られしは、名臣言行錄に安石を載せられたり、是故に楊用修升菴外集、王士禛池北偶談等に、異議あり、

悲歌社倉

朱子醉後悲歌せられしを、血氣餘習なり、社倉を作りて、安石青苗の一事は良法なりと云はれしは激論也とて、張南軒が規諫せられしと、南軒文集與ニ朱元晦一書に見えたり、

五鬼柳枝

伊川の哲宗幼時、柳の枝を折玉ひしを、諫られたるを、司馬溫公の誘られたるとあり、孔文仲は正直の譽ある臺諫なりしが、伊川を五鬼の魁と云へるとあり、孔氏の伊川を彈せし文は、二程全書に附載せり

句句同事事合

ヿ孟子序說に錄せり、是も引而未ㇾ發、使㆓思而得㆒孔顏所ㇾ樂と同例のヿ也、朱子又其說を敷演して高妙のヿに云れたるヿあり、韓子此語は、送㆓浮屠文暢㆒序にも是ありて、二文ともに合して見れば、益明亮に分るヿにて、之字は、上に指す處のヿあり、程朱の高妙に云なされたるは、大なる誤ならずや、然し此事は予を待ず、黃震が日抄に、程朱の誤を詳に論たり、幷せ考て見るべし、

道統

北夢瑣言に禪門に有㆓祖胤圖㆒、得㆓佛心印㆒者皆次㆓列之㆒とあり、是は俗に云血脉相承の圖なり、傳證錄に載る乾竺四七震且二三等是也、程朱の道統と云ヿを說て、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曾思孟と云、又後世周張二程楊臘李朱などゝ云は、是を摸擬せしものと見ゆ、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に、釋迦拈ㇾ花、迦葉微笑のヿあり、程朱の一貫の傳を高妙に云はるゝは、孔子を能仁氏に比し、曾子を鷄足老に擬せしものと見ゆ、見戲に近きことならずや、笑ふべきならずや、

丹鉛錄に、陳同甫與㆓朱子㆒書云、因㆓吾眼之偶開㆒、便以爲得㆓不傳之絕學㆒、三三兩兩、附ㇾ耳而語、有ㇾ同㆓告密㆒、畫ㇾ界而立、一似ㇾ結ㇾ壇、盡絕㆓一世之人於門外㆒、而謂㆛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ㇾ可㆓點洗㆒、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ㇾ有若ㇾ無、世界皆利欲㆚、亦過矣、予喜㆕其言有㆔ㇾ切㆓于士病㆒、故書ㇾ之以自警と、道は天下公共底のものなるを、程朱は私有の樣に思はれしゆゑ、其師弟授受、參禪告密の樣になりしと見ゆ、永康の言、深く其病に中れり、其見解全く禪氏に近きゆゑ、道統の傳と云ヿを、言はれし樣になりたり、不然ヿを得ざる勢なり、

仲尼顏子樂處

程子遺書に、、明道曰、昔受ニ學於周茂叔一、毎令レ尋ニ仲尼顏子樂處、所レ樂何事上、武夷胡氏曰、昔嘗見ニ鄒志完一、論ニ近世人物一、後來在ニ長沙一、再論ニ二先生學術一、志宗却曰、伊川見處極高、因問何以言レ之、曰、昔鮮于侁曾問、顏子在ニ陋巷一、不レ改ニ其樂一、不レ知所レ樂者何事、伊川却問曰、尋常道ニ顏子所レ樂者何一、侁曰、不レ過ニ是說ニ顏子所レ樂者道上、伊川曰、若說レ有ニ道可レ樂、便不ニ是顏子一、以レ此知ニ伊川見處極高一、

孔顏樂所のこと、論語集註に程子の語を引て、引而不レ發、使ニ思而得一と、朱子も云はれたり、是は禪家の公案と同じく、門人への問目にされたるもの也、鮮于侁が樂道と云しは、切當の語なるに、伊川此を是とせざるは、別に一等高妙の見ありと見へたり、儒者の論には非ずして、禪家悟道の類なるべし、大なる誤なり、仲尼顏子の樂は、樂レ道と明也、論語の貧而樂と邢本にあるは、鄭玄の經文によりしもの也、貧而樂レ道と皇本にあるは、孔安國の經文によりしもの也、貧而樂レ道とあるは、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レ改ニ其樂一と、夫子飯ニ蔬食一飲レ水、樂亦在ニ其中一の義疏と云べし、伊尹在ニ畎畝之中一、樂ニ堯舜之道一と云、老萊子處レ賤不レ悶、貧而能樂と云、衡門樂レ飢、小毛公解レ之曰、可ニ樂レ道忘一レ飢と云、是皆貧而樂レ道の明白の證驗也、然れば鮮于侁が言は、切當の義にて、伊川の不レ許レ之しは、其學の不正を見るに足れり、

韓子原道、堯以レ此傳ニ之於舜一と云こと、元高妙のこと無し、然に程子是をも高妙のことに云なされし

聖人なれば、人欲の蔽と云ことはなきこと也、是故孟子性善の集注に、堯舜無二私欲之蔽一、克充二其性一と云へり、然るに大學章句、明明德の解に、爲二氣稟一所レ拘、人欲所レ蔽、有レ時而昏と云へり、學者の事にて堯舜などには當らぬこと也、然るに、下文に引二帝典一、克明二峻德一とあり、朱子明明德の解に從へば、帝堯も氣稟所レ拘、人欲所レ蔽、有レ時而昏きを澄治磨礱の功を用て、始て其德を明にし玉ふなり、されば堯は生知の聖人ならず、孟子集註に從へば、堯は生知の聖人にて、大學章句に從へば、堯は生知の聖人ならず、是は朱子の疎漏の誤なり、堯舜性レ之、生知の聖人たるとは、孟子に明文あれば、大學章句明明德の解、訛謬たること決然たり、

明二明德於天下一

明二明德於天下一と云を、大學章句に、使四天下之人皆有三以明二其明德一也と解せり、是は語理の主客を失ひたる解也、明二己之明德於天下一に云ことは、堯典光二被四表一と云、益稷帝光二于天之下一と云、泰誓嗚呼我文考、若二日月之臨照一、光二于四方一、顯二于西土一と云へる類、經に明文あるに、天下の人の明德を明にするとは、如何なる解ぞや、且論語に、民可レ使レ由レ之、不レ可レ使レ知レ之と云へり、聖人さへ民には道に由らしむへけれども、道を知らしむべからずとの玉ひしに、朱子は天下の明德を明にすと云は、臆妄の甚ならずや、此等は紙上の空談にして、決して無レ之ことなり、堯舜の御宇とても、天下の人の明德を明にせしと云ことは、きかざること也、まして程朱の才にて此事をなし得んや、疑ふべきこと也、要レ之聖人の道と程朱の說とは虛實の差あること、此にても知るべきこと也、

なしては一向聞へざるは、大雅の帝遷ニ明德一と云は、上帝の人の心に入り移り玉ふにや、予懷ニ明德一とは、予吾心を懷ふと云とにや、左傳昭元年の美哉禹功、明德遠矣とは、禹の心の遠と云とにや、心は遠近を以て云べきものにや、舜重レ之以ニ明德一昭八年とは、舜の重ぬるに心を以てすと云とにや、昔武王克レ商、選ニ建明德一以蕃ニ屛周一定四年とは武王の心を建てゝ諸侯とせしにや、此等の類明德を心と見ては、一として通じがたし、先づこれにて、朱子の古學に昧きとを知るに足れり、

明明レ之也の解、下文を詳にすれば、鏡の塵垢を磨し、水の泥沙を澄すが如く、心の欲を磨礱して明にすと云義なり、是又古には決してなき字義なり、左傳に、照ニ臨四方一曰レ明、昭廿八年とありて、此明の字の正解にて、本は日月の天に出て、四方を照臨すると云、會意の字なり、離の大象に、大人以繼明照ニ于四方一と云、明夷の上六象にも、初登ニ于天一照ニ四國一也、晉卦、明出ニ地上一を指て云也、と云、戴記の經解に、與ニ日月一並レ明、明照ニ四方一と云、中庸に聰明叡智、足ニ以有レ臨也と云、小雅小明に、明明上天、照ニ臨下土一と云、始皇本紀に、皇帝之明、臨ニ察四方一此明は、聰明の明也、と云類、皆明の字の四方を照臨するを云、明ニ明德一の上の明の字も、明德を脩明して、光輝發越、四方を照臨するを云、古書の明の字に、塵垢を磨し、泥沙を澄す如き明と云字義は、決してなきとにて、後世の俗字義と云べし、是を以て大學を解されしは、古學に昧きとを見るに足れり、

堯明ニ峻德一

孟子堯舜性レ之也とあり、論語、生而知レ之上也とあり、中庸、或生而知レ之とあり、堯舜は生知の

とは、惡に對するの稱にて、善と云惡と云もの、別に一つあるには非ず、孝弟忠信仁義禮智の類の諸行を惣稱して善と云、倨傲汰侈殘賊暴虐の類の諸行を指して惡と云、性善とは、人の性に不レ忍不レ爲之心、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の、仁義之心と云、良心と云もの、及孩提知二愛其親一、其長知二敬其兄一、良知良能と云ものあるを以て、指して性善とは云しなり、性は善きものと空言虛論せしにては是なき也、然るに李愿中か所レ說の如く、惡に對せぬ善とは、如何なるものぞ、惡と云ものなければ、善と云ものもなきもの也、然れば愿中が所レ說は、善とは云へども、畢竟は善惡なきの說に墮る、大なる誤ならずや、

明二明德一

大學章句に、明明レ之、明德者、人之所レ得二乎天一、而虛靈不昧、以具二衆理一、而應二萬事一者也、但爲二氣稟一所レ拘、人欲所レ蔽、則有レ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下未二嘗息一者上、故學者當下因二其所一レ發而遂明レ之、以復二其初上也、虛靈不昧の佛書に原づき、復初の老莊に原づき、此解の佛書本有佛性に原づきしとは、前に辨じたり、今復此解に就て、朱子の古學に昧きことを證せん、

此朱註の明德と云は、人心の事也、具二衆理一とは、性のことなり、應二萬事一とは、情の事也、張子の心統二性情一者也と云を根として書れしもの也、又朱子の言に、心者人之神明、所下以具二衆理一而應二萬事上者也、性則心之所レ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二從而出一者也と、此朱註の解となすべし、さて明德は、詩書易左傳國語大戴等に是ありて、其解詁の詳なることは、予が大學考に見へたり、只心のこと

是也と云へり、然れば孟子の性善は、性之本也、本體之性也、然るに、今又孟子性善は、帶二氣質一たる樣に言はるゝ、如何ぞや、朱子解二程語一云、纔說レ性時、便已不二是性一者、言纔謂二之性一、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二形氣之中一、不二全是性之本體一矣、故曰、便已不二是性一也と、又云、纔是說レ性、便已涉二乎有一レ生、而兼二乎氣質一、不レ得レ爲二性之本體一也と、又云、若纔說レ性時、則便是夾二氣稟一而言、所三以說時便已不二是性一也、程朱の語にて考れば、性と云へば、最早氣質を帶ると云こと也、されば孟子も理善と云ずして性善と云れたれば氣質を帶たり、然るに何とて孟子性善を、性之本、本然之性とは說れしぞ、先後の說支離齟齬せり、要レ之、此條の程子の言などは、餘り高妙精微のことを說るゝ故、自然と矛盾のことも出來れり、是其學の大弊也、

性之善

延平問答に云、動靜眞僞善惡、皆對而言レ之、是世之所レ謂動靜眞僞善惡、非二性所一レ謂動靜眞僞善惡一也、惟求下善於未二始有一レ惡之先上、而性之善可レ見矣と云へり、此愿中の言に原て、朱子も性善を渾然至善と解して善惡と對用する善には非ずと云へり、最心得がたきこと也、聖賢の敎を立るに、世間に是なき語言名物にて、人を訓誨せんや、若然らば其聞人茫乎として解することを得じ、後世に傳へても、讀人にも、罔乎として明むることを得じ、是聖賢立レ敎の旨ならんや、然らば性と云は、世間に云處の性なり、善と云も、世間に云處の善なり、別に性と云善と云ものあるべきや、若李愿中が所レ說の如くんば、性善は、佛書に所レ謂、超二出世間之名相一と云ものにて、是豈孟子之意哉、且や善

へり、道を虛として看るは、老莊虛無浮屠空無の見ならずや、

已不㆓是性㆒

程子遺書に、蓋生之謂㆑性、人生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不㆓是性㆒也、凡人說㆑性、只是說㆓繼㆑之者善㆒也、孟子言㆓性善㆒是也と、是には朱子の詳なる解ありて、人生靜以上と云は、人未生前を云、只是天理のみにて、性の本なり、然るに人生れて性を具すれば、最早氣質を帶る故に、本然の性には非ず、故に才かに說㆑性時、便不㆓是性㆒と云へり、生之謂㆑性と孟子にあり、性者生之質也と莊子にあり、生之所㆓以然㆒謂㆓之性㆒と荀子にあり、されば性は人の天質にて、（秋春繁露云、統者、天質之樸也）生を受れば、即是あるもの也、然るに、程子の意にては生れて以來の性は、氣質を帶て、性之本體に非ずと云へり、されは、本性は、禪書の父母未生以前本來面目に近似ならずや、說㆑性不㆑性と云、釋書の言語道斷、心行路絕と云、又尋思路絕、名言道斷と云へるに近似ならずや、是を要するに、釋氏の說とは異なれども、聖人論性の意とは、天地懸隔せることと思はるゝ也、

唯識論、四種涅槃、本來自性、淸淨涅槃、尋思路斷、名言道斷、唯眞聖者、內所㆓自證㆒也と、性と云へば性にあらずと云は、此等の義に近似なり、

孔子の性相近也は、程朱の說にては、氣質之性と云ことも、孟子の性善は、性之本と云ことも、先の二性の條に詳に見へたり、程子又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と云て、又云、論㆑性不㆑論㆑氣、孟子言㆓性善㆒是也、論㆑氣不㆑論㆑性、荀子言㆓性惡㆒、楊子言㆓善惡混㆒

レ之哉、即ニ夫日用之間一、渾然全體如ニ川流之不レ息、天運之之不ニ窮耳、此所下體性用情精理粗事動情靜性本理末上事洞然無ニ一毫之間一、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レ此而已、養者養レ此而已、

是は心性にて道體を論ぜし故、辯ぜずんばあるべからず、

程朱の學、性を以て體とし、情を以て用とす、心は是を兼具するものなり、是故に程子云、心一也、有ニ指レ體性而言者一、有ニ指レ用情而言者一と、張子云、心統ニ性情一者也と、朱子云、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と云へり、然るに性體は寂然不動にて、無レ聲無レ臭ものなれば、得て求むべきことなし、唯情の動に就て、性理道體の用を知る、是故に仰て鳶飛を視、俯して魚躍を聽く、皆是情の動、性の用にて、流行發見す、故に鳶飛魚躍、觸處朗然と云へり、朗然は此心の物に觸て、昭然として是を知ること也、是禪錄の青青翠竹、總是眞如、鬱鬱黃菊、無レ非ニ般若一と云と全く同じ、此語は羅欽順の困知記に詳にして、陳建學蔀通辨には、鳶飛魚躍と同じことなりと云へり、朱子の鳶飛魚躍とは同じことなるべきが、中庸の鳶飛魚躍とは、天地懸隔せること也、

道體と云語は、荀子脩身に見へたり、然し程朱の道體とは同じからず、淮南子詮言訓に云、無爲者、道之體也と、人間訓に或明ニ於禮義一、推ニ道體一とあり、又周易正義に、以レ无言レ之存ニ乎道體一とあり、無を道體とすることは、老莊の談にて、程朱の道體と相遠からず、

虛

程子曰、道太虛也、朱子曰、理是虛底物事、又曰、形而上底虛、渾是道虛、形而下底實、便是器と云

ずや、明元の儒其誤を救んとて、種々の議論を建たれども、畢竟朱子の本說に謬誤あると顯然たれば、掩ひ隱すべきに非ず、されば朱子の理氣の說は、其たてたる人さへ如ㇾ此の誤を云はるれば、信用するに足らざることにや、

豁然貫通

朱子補大學、一旦豁然貫通と云は、莊子大覺、（齊物論、）禪書の頓悟大悟を襲はれしものと見ゆ、（莊子齊物論、且有二大覺一而後知二此其大夢一也。）

道體

論語、子在二川上一曰、逝者如ㇾ斯夫、不ㇾ舍二晝夜一、

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ㇾ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ㇾ息、物生而不ㇾ窮、皆與ㇾ道爲ㇾ體、運二乎晝夜一、未二嘗已一也、

朱子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二一息之停一、乃道體之本然也、

是は天地の造化にて、道體を論ぜし故、姑置て論せず、

中庸鳶飛戾ㇾ天、魚躍二于淵一、言二上下察一也、

程子曰鳶飛魚躍、道體隨ㇾ處發見、

朱子云、通二天下一、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二間容一ㇾ息、據二其已發者一、而指二其未ㇾ發者一、則已發者人心、而凡未ㇾ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二一物而不一ㇾ備矣、夫豈別有二一物一、拘二於一時一、限二於一處一而名

の理あり、色（物氣）ありて、温（則理）の理あり、貌（物氣）ありて、恭（則理）の理あり、大雅に有レ物有レ則と云は、此事なり、されば、理は氣に生じ、則は物に生ずるものなるに、朱子の理氣の說は、先有ニ此理一と云、未レ有ニ天地一之先、畢竟先有ニ此理一と云、當初元無ニ一物一、只是有ニ此理一而已と云て、理より氣を生ずると云しは、老子の道生ニ天地一の說にて、虛玄に流れ、實理を看誤りたるものなり、吳氏が理は却氣中之條理と云しは、誠に切當の論なり、

理氣矛盾

中庸或問、蓋在レ天在レ人、雖レ有ニ性命之分一、而其理未ニ嘗不一レ一、在レ人在レ物、雖レ有ニ氣稟之異一、而其理則未ニ嘗不一レ同、

孟子集註、以レ氣言レ之、則知覺運動、人與レ物若レ不レ異也、以レ理言レ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ニ得而全一哉、

朱子の學は、程子の理一分殊に原て、天地之性、理は同じと云へども、形氣正通を受しものは、人となり、形氣の偏塞を受しものは、鳥獸となると云說なり、大學或問に、其說至て詳也、中庸或問の說も同じことにて、孟子集註にも其說あり、されば、人と鳥獸との別は、形氣に在て、理は一なるもの也、然るに、孟子に犬之性猶ニ牛之性一、牛之性猶ニ人之性一與と云に至て、其說窒塞して通ぜぬ故、忽其說を改て、人と鳥獸と、氣を受たるは異ならざれども、理を稟たる處に、異なる所ありと云、前說にては、人物の異は氣にあり、後說にては人物の異は理にあり、先後矛盾せり、笑べきことなら

界とあり、解者曰、山河大地草木城宅等謂ニ之器界一と云へり、魏晉より老莊虚玄の談を以て、周易を解せしゆゑ、其說高妙になりて、道器の語を解し誤り、器の字を世界天地萬物のことと言習せし故、浮屠も此器の字を器界などゝ用ひ、程朱も亦習て察せずして、天地陰陽をも器と云しものと見ゆ、經傳の器の字に如レ此の義ありや、博考して見ば、其誤を知るに足ん歟、

道亦器器亦道（程子性即氣、氣即性と云語もあり、此と同意なり、）

程子曰、形而上爲レ道、形而下爲レ器、須レ著ニ如レ此說一、器亦道、道亦器（遺書）是は、道は道、器は器と別にしては、道は空寂になりて、偏枯する故に、此語を說かれしもの也、道器理氣は、手近く聖人の道にて云へば、耳目は器也、氣なり、目には明なるの則あり、耳には聰なるの則あるが、道なり、理なり、君臣父子は、器なり、氣なり、君臣には義と云、父子には親むと云が、道なり、理なり、萬事萬物此通りのわけなり、夫故朱子も、理氣二物、在ニ物上一看、則二物渾淪、不レ可ニ分開各在ニ一處一と云、理又非ニ別爲ニ一物一、即存ニ乎是氣之中一と云、道須下是合ニ理與一レ氣看上と云、道者兼ニ體用一該ニ費隱一而言也と云類、皆道は道、器は器と、別に看ん事を恐れて、かく說かれしもの、尤の事共也、程子の此語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も同と也、）亦然なり、然し道亦器、器亦道と云は、般若心經の色即是空、空即是色と、一樣の語にて、浮屠の所レ說を免れぬ樣に覺ゆ、夫故に予が所レ說にては、是は物則と云なり、大雅の有レ物有レ則と云に取れり、かくすれば、儒者の論になるなり、

理氣の說を再辯せんに、聖人の道は、父子（朱子氣、吾學物、）ありて、親（朱理、語則、）の理あり、君臣（氣物）ありて、義（理則）

に非ず、程朱道器理氣の妄掩ふべからざる也、

程朱理氣の説によりて、程子は、清虚一大を器となす、遺書に見へたり、朱子は、寒煖生殺を器とす、語類に見へたり、誠に荒唐不經の談ならずや、

係辭三章を如レ此憬會せられしと、獨程朱の罪にも非ず、魏晋以來、此等の憬あり、一陰一陽之謂レ道、韓康伯注に、道者何、無之稱也、無レ不レ通也、無レ不レ由也、況レ之曰レ道、寂然無レ體、不レ可レ爲レ象、必有之用極、而無之功顯、故至ニ乎神无レ方而易無一レ體、而道可レ見矣、故窮レ變以盡レ神、因レ神以明レ道、陰陽雖レ殊、無一以待レ之、在レ陰爲レ无レ陰、陰以レ之生、在レ陽爲レ無レ陽、陽以レ之成、故曰ニ一陰一陽一也、是亦一の字を重く憬會したるもの也、太極生ニ兩儀一韓康伯注に、夫有必始ニ於無一、故太極生ニ兩儀一也、太極者、無レ稱之稱、不レ可ニ得而名一、取ニ有之所一レ極、况ニ之太極一者也、是亦有無の見を以て、太極陰陽を憬會したるもの也、又孔穎達周易正義に、係辭云、形而上者謂ニ之道一、道即無也、形而下者謂ニ之器一、器即有也、故以レ無言レ之存ニ乎道體一、以レ有言レ之、存ニ乎器用一、以ニ變化一言レ之、存ニ乎其神一、以ニ生成一言レ之、存ニ乎其易一、以レ眞言レ之、存ニ乎其性一、以レ邪言レ之、存ニ乎其情一、以レ氣言レ之、存ニ乎陰陽一、以レ質言レ之、存ニ乎爻象一、以レ敎言レ之、存ニ乎精氣一、以レ人言レ之、存ニ乎景行一、此等是也、是亦有無體用を以て道器を解す、最程朱の説に近似なり、

予幼時、程朱の道を究探して、天地陰陽を（朱子の語に、天地形而下者、乾坤形而上者と云り、）器とせしの荒唐なるを疑へり、後一老僧に就て、修多羅阿毘曇の旨を聞しに、唯識論の阿頼耶識三種所レ縁、曰種子、曰五根、曰器

レ之矣とあり、又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レ之者人也、君子藏二器於身一、待レ時而動とあり、相合して見ば、器とは器用たる事明かなり、且下係辭に、爲二網罟一取レ離、爲二耒耜一取レ益など、聖人の易象を以て、器用をつくられしヿ詳也、されば、此章は制レ器の道を說て、形而上者謂二之道一とは、網罟耒耜の未レ作以前は、此易道あるのみ、網罟耒耜の既作し後は、道が器中にあり、故に形而下者謂二之器一と云へり、然るに是を以て、天地萬物の理を道とし、天地萬物の形を器とせしは、大なる誤ならずや、此等は大傳の本文を熟讀すれば、其誤昭然として辨明するヿ也、

係辭傳云、一陰一陽之謂レ道と、程朱の說は、陰陽を道とするならば、陰陽之謂レ道とあるべきに、一陰一陽とあるときは、陰陽の事にあらず、陰となり陽となる所以の理は、自レ形以上の道にして、陰陽の二氣は、自レ形以下の器なりと、是一の字に就て、此說を建たるもの也、是其三證也、是大なる紕繆なり、先つ大傳に、一闔一闢と云ヿあり、是闔づ闢くの事にて、別に闔闢するの理を言には非ず、戴記の雜記に、一張一弛と云ヿあり、是亦張弛のヿにて、別に張弛するの理を言ふには非ず、陰陽と、一陰一陽とを別て、理氣道器を分たれしは、堅白同異の辨に近からずや、且つ說卦傳に、立二天之道一曰二陰與一レ陽とあれば陰陽の道たるヿ昭明也、若陰陽非レ道、所二以陰陽一者是道と云ば、說卦傳に立二人之道一曰二仁與一レ義と、あり、是も、仁義非レ道、所二以仁義一者是道と云て可ならんや、其誤明なり、且つ說卦に、陽陰仁義對し說けるに、程朱陰陽をば形而下之器となし、仁義をば形而上の道となす、此何等の文理ぞや、其誤明なり、其三證共に大傳に就て考れば、皆假證にて夫子の意

下を器とし氣とす、是其一證なり、然るに係辭に易と云もの多し、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と云しは、卦爻經文を幷せて易と云もの也、易與天地準と云、夫易廣矣大矣と云、子曰、易其至矣乎と云、易無思也、無爲也と云、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硏幾也と云、又曰、夫易何爲者也と云、乾坤其易之緼邪と云類は、是指卦爻而言ものなり、易曰、負且乘、致寇至と云、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と云類は、是指經文而言ものなり、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と云しは、造化陰陽の變易を指して云もの也、神無方而易無體と云、生生之謂易と云、四營而成易と云、六爻之義、易以貢と云、上下無常、剛柔相易と云は、卦爻陰陽の交易を指して云もの也、さて此章下に兩儀四象八卦とあれば、所謂易とは卦爻を指して云もの也、然れば卦爻の上に太極ありと云、此章の義なり、天地に太極ありと云すら、本文の意には非ざるに、まして萬物に太極ありと云は、大なる誤ならずや、太極を道とし理となし、萬事萬物の主宰の如くに心得られしは、皆臆造にて大傳にはなきことと知るべき也、

係辭傳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と程朱道を以て理となし、器を以て氣となす、是其二證也、然るに係辭を考るに、古の聖人易象を取て器を作るの道あり、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其一にも、以制器者尙其象とあり、又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とあり、又象事知器、占事知來とあり、又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とあり、又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

朱子云、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ニ之道一矣、又曰、一陰一陽之謂レ道、此豈眞以ニ陰陽一爲ニ形而上者一哉、正所下以見中一陰一陽雖レ屬ニ形器一、然其所ニ以一陰一陽一者、是乃道體所上レ爲也（朱子文集）

又云、一陰一陽之謂レ道、則陰陽是氣、不ニ是道一、所ニ以爲ニ陰陽一者、乃道也、若只言ニ陰陽之謂ヲ道、則陰陽是道、今曰ニ一陰一陽一、則是所ニ以循環一者、乃道也、一闔一闢謂ニ之變一、亦然、

又云、天地之間。有レ理有レ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レ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レ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ニ此理一、然後有レ性、必稟ニ此氣一、然後有レ形、

又云、理與レ氣、決是二物、但在ニ物上一看、則二物渾淪、不レ可ニ分開各在ニ一處一、然不レ害ニ二物之各爲ニ一物一也、若在ニ理上一看、則雖レ未レ有レ物、而已有ニ物之理一、然亦但有ニ其理一而已、未ニ嘗實有ニ是物一也、（語類）

問、有ニ此理一然後有ニ此氣一、朱子曰、此本無ニ先後之可ヲ言、然必推ニ其所ニ從來一、則須レ說ニ先有ニ此理一、然理又非ニ別爲ニ一物一、即存ニ乎是氣之中一、無ニ是氣一、則是理亦無ニ掛搭處一、（同上）

黄直卿曰、天道是理、陰陽五行是氣、合而言レ之、氣即是理、一陰一陽之謂レ道也、分而言レ之、理自爲レ理、氣自爲レ氣、形而上下是也、是皆程朱道器理氣の說にて、天台空假華嚴事理などより出たるものと見ゆ、然るに皆係辭を證據として、此說を建られたり、今大傳に就て考れば、全く程朱の云はれし義は見へず、盡く誤證なり、因て其誤を左に辨せん、

係辭傳云、易有ニ太極一、是生ニ兩儀一、兩儀生ニ四象一、四象生ニ八卦一と、程朱太極を道とし理とし、兩儀以

疑問錄下

加賀 大田元貞才佐 著
男 敦 信成 同校

道器理氣

朱子云、太極只是一箇理字、語類

又云、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二天地一言、則天地中有二太極一、在二萬物一言、則萬物之中、各有二太極一、未レ有二天地一之先、畢竟是先有二此理一、動而生レ陽、亦只是理、靜而生レ陰、亦只是理同上

又云、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レ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

又云、太極生二陰陽一、理生レ氣也、陰陽既生、則太極在二其中一、理復在二氣之內一也、

又云、太極理也、動靜氣也、氣行則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未二嘗相離一也、

程子曰、係辭云、形而上者、謂二之道一、形而下者、謂二之器一、又云、係辭一陰一陽之謂レ道、陰陽形而下者也、遺書

又云、離二了陰陽一、便无レ道、所三以陰陽一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也、道是形而上者、則是理也、同上 又曰、一陰一陽之謂レ道、道非二陰陽一也、所三以一陰一陽一者道也、如三一闔一闢謂二之變一、同上

云へり、是は朱子を侮弄調譃せし辭也、朱子の言、人の侮弄を招くに足るとにて、其妄責を辭すべからず、予以謂、論語の好ㇾ知而不ㇾ好ㇾ學、其蔽也蕩、孟子所ㇾ惡ニ乎智一、爲ニ其鑿一也、と聖賢の宣まひしは、朱子の此言に能當る樣に覺ゆ、

天地水火

朱子語類云、天地始初、混沌未ㇾ分時、想只有ニ水火二者一、水之滓脚便成ㇾ地、余登ㇾ高而望ニ群山一皆爲ニ波浪之狀一、便是水泛如ㇾ此、只不ㇾ知因ニ甚麼時一凝了、初間極軟、後來方凝得硬、又曰水之極濁便成ㇾ地、火之極清、便成ニ風霆雷電日星之屬一と、是其妄誕前條の天殼と相同じ、多辯に不ㇾ足、語類、又輕清者爲ㇾ天、重濁者爲ㇾ地、又清剛者爲ㇾ天、重濁者爲ㇾ地の語あり、是は列子天瑞に、清輕者、上爲ㇾ天、濁重者、下爲ㇾ地と、淮南子天文訓に、清陽者薄靡而爲ㇾ天、重濁者凝滯而爲ㇾ地と云に原づきて老列荒唐の談にて、儒者の論に非ず、其外邵堯夫が十二元會の說を奉じて、混沌一番、人物都盡（語類）と云はれしは、浮居の成住壞空に近似ならずや、是皆究理の弊にて、如ㇾ此の蕩となり、如此の鑿とはなりしと見ゆ、

疑問錄上畢

と云へり、如レ此敬は仁を求るの本にて、無適主一は、其學の第一義也、是皆天台止觀、禪家坐禪にて、一悟を求るの說にて、經傳敬を說く、如レ此の義あるとをきかず、先づ夫は姑く置ぬ、朱子語類に、問二主一無適之義一、食ときは、心食にあり、衣ときは、心衣に在る事歟と、朱子曰然りとあり、然るに、論語、子在レ齊聞レ韶、三月不レ知二肉味一とあれば、孔子の何とて主一無適になり玉はぬぞ、聞レ韶ときは、韶が主になれば、如何にも感嘆し玉ふべし、食に臨ては、肉が主になるに、何とて韶のとを忘玉はずして、食而不レ知二其味一や、是心の內に、韶樂のと錮滯せるならずや、大なる心の病ならずや、王陽明の傳習錄に、雖レ善在二心中一、如三金沙在二眼中一など云はれしに近からずや、由レ是觀レ之、主一無適、期待留滯等の說を以て、孔子を窺へば、孔子も其病を免れ玉はず、果して孔子の病を免れ玉はぬにや、又は程朱の說所の妄なるにや、程朱に從て孔子をも卑視せんや、又は孔子に從て程朱の妄を斷せんや、宋學を信ずる人、擇ふ處を知るべきと也、

天外厚殼

朱子語類に、天外に硬殼の說あり、楚辭の九天を辨して、想到二九重一、只成二硬殼一とあり、又想北海只挨二着天殼邊一過とあり、莊周すら、六合之外存而不レ論と云しに、儒にして如レ此荒唐不經の談を說くとは、如何ぞや、田藝衡留靑日札にも、此事を辯して云、無稽之言、至二朱子一極矣、仲晦曰、天外更須下有二軀殼一甚厚上、所三以固二此氣一也、又曰北海只挨二着天殼邊一過、此可レ發二一笑一、余曰、天殼可レ對二地漿一、或曰、何也、曰殼中非レ漿而何、此宋人天地如二鷄子一之說也、則盤古皇當レ爲二之雛一矣と

レ理と、最能く其解を得たり、說卦に、性命之理と云、樂記に、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と云、三年問に、群居和一之理と云、係辭に、天下之理と云、樂記に萬物之理と云、韓非に、天地之理と云、荀子に禮之理と云、物之理と云、道理と云、事理と云、禮器に義理と云、樂記莊子韓非に天理と云、係辭に地理と云類、皆條理倫理ある者を指して云、未レ有二天地一之先、何事何物の條理倫理ある者有んや、朱子此說、但に義理を誤るのみならず、字義をも誤らる、荒唐不經の談なり、明の吳蘇原吉齋湯錄に、理却氣中條理と云て、理氣の說を破りしは、宋元以後一人の卓見なり、

主一無適

程子遺書に、所レ謂敬者、主一之謂レ敬、所レ謂一者、無レ適之謂レ一とあり、朱子これに原き、論語集註に、敬者主一無適之謂也とあり、さて此主一無適とは、不レ將不レ迎の類にて、心に一事を主として、其他に移らぬ事也、程朱は人心を鏡と見て、仁を鏡の明に光る處と見られし故に、朱子釋レ程子公而以レ人體レ之故爲レ仁云、蓋公猶レ無レ塵也、人猶レ鏡也、仁則猶二鏡之光明一也、鏡無二纖塵一則光明、人能無二一毫之私欲一則仁と云、又若能到二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處一、皆可レ謂二之仁一とも云、是は延平問答に、李愿中が朱子に敎たる、私欲沈、天理見、則知レ仁矣とあるに本づけり、仁を如レ此心の塵翳（私欲）消滅して光明（天理）呈露する事と見られし故、さて此敬の主一無適を、求レ仁の本とせらて、持敬靜坐して、心を　にすることを專務とせり、故に程子遺書に、心有レ主、如何爲レ主、敬而已矣、有レ主則虛と云、論語の記にも、居レ敬則心中無物虛也と云、又敬則自虛靜と云、張橫渠孟子の說に、虛靜仁之本

朱子文集云、上天之載、是就ニ有中ニ説レ無、無極而太極、是就ニ無中ニ説レ有、若實見得、即説レ有説レ無、或先或後、都無ニ妨礙ニ（答ニ陸子靜ニ書）と、朱子又云、無極而太極、而無極之中、萬象森列、不レ可レ謂ニ之無ニ矣、太極本無極、而太極之體、沖漠無レ朕、不レ可レ謂ニ之有ニ矣、又曰、天下之理、至虛之中、有ニ至實者ニ存、至無之中、有ニ至有者ニ存と、有無と云とは、聖人の書には無こと也、老子に有無相生と云、又有之以爲レ利、無之以爲レ用と云、又天下萬物、生ニ於有ニ、有生ニ於無ニと云、莊子に自レ無適レ有、以至ニ於三ニ（齊物論）と云、是等有無を談ずる初にて、後世浮屠有空と云、有無と云、平常の言語なり、全く襲ひ用ひられしものと見ゆ、

天地之先

朱子語類云、未レ有ニ天地ニ之先、畢竟先有ニ此理ニ、又云、當初元無ニ一物ニ、只是有ニ此理ニ而已と、此説は最荒誕不經の談なり、老子に有レ物混成、先ニ天地ニ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レ改、周行而不レ殆、可ニ以爲ニ天下母ニ、吾不レ知ニ其名ニ、字レ之曰レ道と、莊子に、夫道先ニ天地ニ生、而不レ爲レ久、長ニ於上古ニ、而不レ爲レ老と、（太宗師）又佛者の有レ物先ニ天地ニ、無レ形本寂寥、常爲ニ萬象主ニ、不レ逐ニ四時ニ凋、（此偈見ニ朱子語類ニ。又羅欽順困知記云、是高禪所レ作）と云の説を襲用られて、全く聖人の道にあらず、怪むべき言ならずや、

理は、條理倫理の義にて、物の差別あるものを指して言字也、條理の字は、孟子に見ゆ、倫理の字は、樂記に見ゆ、中庸に、文理密察、足ニ以有ニ別也とあり、條理差別を云事明か也、又韓非の解老に、理者、成物之文也、又之、凡理方圓短長麤靡堅脆之分也、又云、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謂

太極一と、係辭には、易有二太極一と云て、天地有二太極一とは云はず、まして萬物有二太極一と云んや、萬物の太極とは、佛書の一草一木、亦皆摩訶毘盧舍那現身と云へるに近似ならずや、

性外之物

朱子語類に、問枯槁之物、亦皆有レ性、是如何、朱子曰、他台下有二此理一故云、天下無二性外之物一と云へり、孟子に、生之謂レ性とあり、荀子に生之所二以然一者、謂二之性一とあり、莊子にも、性者、生之質也とあれば、性は有レ生の物の有所にして、枯槁の物に有レ性とはいぶかし、然し藥の性味を云は、枯槁の物にも及べば、先づ是は姑く置て不レ論、天下無二性外之物一とは、六祖登壇經の一切萬法、不レ離二自性一と云に近似ならずや、

此心發見

朱子語類に、天下一切事、皆此心發見爾とあり、是は華嚴經の三界唯一心、心外無二別法一〇唯識論の、三界唯識、萬法唯識の說ならずや、

死而不レ亡

張子厚正蒙に知二死之不一レ亡、則可二與語一レ性矣とあり、是は老子の谷神不レ死、是謂二玄牝一と、又死而不レ亡者壽と、莊子の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在宥）と、法華經の我成佛已來、甚大久遠、壽命無量と、其他不生不滅と云へる類の說ならずや、怪むべき事ならずや、

有無

朱子解二孟子性善一云、性者、人所下稟二於天一以生上之理也、渾然至善、未二嘗有一レ惡、人與二堯舜一初無二少異一、但衆人汨二於私欲一而失レ之、堯舜則無二私欲之蔽一、而能充二其性一爾と云、又解二大學明德一云、明德者、人之所レ得二乎天一者、而虛靈不昧、以具二衆理一而應二萬事一者也、但爲二氣稟一所レ拘、人欲所レ蔽、則有レ時而昏、然其本然之明、則有下未二嘗息一者上、故學者當下因二其所一レ發而遂明レ之、以復中其初上也と云、程子も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二於塗人一、一也と云、是は佛者の一切衆生、本有佛性なれども、妄想煩惱の爲に掩ひ昧まさるゝにより、觀念の功にて、無明煩惱を斷して、眞如菩提を證すと云說を、襲はれしものと覺ゆ、今佛書の一二を擧げて其同を證明せん、華嚴經云、無下一衆生而不中具二足眞如智慧一、但以二妄想一、顚倒執着、而不二證得一、若離二妄想一、一切智、自然智、無礙智、則得レ現レ前とあり、又菩提心論に、一切衆生本有二薩埵一、爲二貪瞋癡煩惱一之所レ縛、故諸佛大悲、以二善巧智一、說下此甚深秘密瑜伽上、令下修行者、於二內心中一、觀中日月輪上、由作二此觀一、照二見本心一、湛然淸淨、猶下滿月光遍二虛空一無中所二分別一とあり、又廣莫首楞嚴經注にも、性覺雖レ明、久爲二無明一所レ覆、明轉爲レ昏、眞轉爲レ妄、是故性覺爲二二障一所レ蔽、似レ不レ明矣、必由二智照之明一、照二去塵垢一、始復二其本然之明一とあり、其他佛書にも此義多し、博考して益其說の淵源を知るべし、

程朱の斷二人欲一明二天理一と云しは、浮屠の斷二煩惱一證二菩提一の說なり、

萬物太極

朱子語類に、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二天地一言、則天地中有二太極一、在二萬物一言、則萬物中各有二

之なり、將るとは、事の過去りしに、餘念の心中に留る也、明道文集與横渠張氏論定性書云、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と云へり、又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と云へり、朱子其說に本づきて、大學正心章に、人心の三病を說けり、期待、留滯、偏重なり、期待は、迎の病を云、事の到らざるに、起意待之を云なり、留滯は、將の病を云、事の過去しに、餘念の遺り留るを云也、偏重は二つの病は無れども、其心の物に應して、深く喜怒哀樂して、其念の專に重きを云なり、此三者なければ、心源空明なりと云義にて、聖人の心を明鏡止水とは比喩せしと覺ゆ、

さて此說を以て、孔夫子を窺ひ見るに、論語の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は、食するにも、韶樂を思召されて、肉味を忘玉ふなれば、留滯の病也、又哭顏淵慟、有慟乎は、哭すべき時に哭し玉ふにて、期待留在の病は無れども、自ら其慟するを忘れ玉ふは、偏重の病に近し、孟子の喜而不寐、留滯偏重の二病を兼たるに近し、されば程朱の說を以て見れば、孔孟の心も、未だ明鏡止水にはなり玉はぬ樣なり、怪むべきとならずや、さて又將迎待留の說を經傳に尋れば、斷して其說を見ず、莊子應帝王に、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とあり、是全く莊周の說なり、孔孟の道には合せずして、却て莊周の談と同じ、程朱の學、孔孟に出しや、莊周に出しや、有目ものは、直に知るべきと也、

性善明德、

明鏡止水

程朱、明鏡止水を以て心體の虛明に比喩し、泥沙塵垢を以て、情欲の擾亂に譬喩し、澄治刮磨を以て斷欲の工夫に比喩す、朱子語類に明德、謂三本有二此明德一也、只爲二私欲一所レ蔽、故暗而不レ明、所謂明二明德一者、求三所二以明一レ之也、譬如レ鏡焉、本是箇明底物、緣二爲レ塵昏一、故不レ能レ照、須下是磨二去塵垢一、然後復明上也とあり、是亦吾聖人の書には無きとなり、莊子に、仲尼曰、人莫レ鑑二於流水一、而鑑二於止水一とあり、（德充符）又水靜則明燭二鬚眉一、平中レ準、大匠取レ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鑑也、萬物之鏡也とあり、（天地）又鑑明則塵垢不レ止、止則不レ明也とあり、（德充符）又至人之用レ心若レ鏡とあり、（應帝王）淮南子に、水之性眞靜、而土汨レ之人之性安靜、而嗜欲亂レ之とあり、又圓覺經に、幻滅滅故、非幻不滅、譬如レ磨レ鏡、垢盡明現、善男子當レ知三身心皆爲二幻垢一、垢相永滅、十方清淨とあり、又唐僧神秀偈に云、身本菩提樹、心如二明鏡臺一、時時勤拂拭、勿レ使レ惹二塵埃一、と傳燈錄、六祖登壇經に見へたり、又黃山谷は、禪學者なり、其贈二晁無咎一詩に云、本心如二日月一、利欲食レ之旣と、山谷詩集に見へたり、由レ是觀レ之、本心を明鏡止水と見ることは、莊禪の遺にて、吾聖人の道にはこれなき事と覺ゆ、

不レ將不レ迎

程朱の學に、聖人の心を明鏡止水の湛然虛明なるに譬ふ、故に不レ將不レ迎の說あり、喜怒哀樂の心に感發する、物來れば應レ之、去れば跡を留めぬ事にて、迎るとは、未だ事の來らざるに、起レ意待レ

しにや、易指二蓍卦一と解し、さて程子の言も、家學にて廢弃なり難きゆゑ、人心靜亦如レ此と、下に云はれしには、附會の妄を看すと知るに足るなり。

程朱の學は、守枕靜坐にて、吾心を靜定め、之を體となし、さて動て萬事に應酬するを用となす、此事を專務とする事故、係辭の語の、夫に似たるを悦て、蓍封を論ぜしにも心付ず、心の體用動靜と錯看せしもの也、朱子語類に、荀子に能定然後能應と云語の有事を、大に悦れしと見ゆ、然るに是は老莊無レ爲而無レ不レ爲と云金剛經の應下無レ所レ住、而生中其心上などの見解を、全く襲はれしものにて聖人の經に極て比類せる事あれど、夫には毫釐千里の差のある事にて、宋儒などの知らるゝ事にては無し、今こゝに具錄せず、

沖漠無朕　萬象森然

程子遺書に、沖漠無レ朕、萬物森然已具、未レ應不二是先一、已應不二是後一とあり、先づ沖漠無レ朕と云とは、聖人の書にはなきと也、老子に、道冲而用レ之、或不レ盈とあり、又我獨泊兮、其未レ兆とあり、莊子に、汝遊二心於淡一、合二氣於漠一とあり、（應帝王）又大沖莫レ勝（同上）とあり、又體二盡無窮一、而遊二無朕一とあり、（同上）又活淡無爲とあり、（莊注疏）又虛靜恬淡、寂漠無爲とあり、（天道）然れば沖漠無朕と云とは、全く老莊の談なり、

森羅萬象、萬象森羅と云も、浮屠の口を開けば言とにて、儒先の口氣にあらず、近くは永嘉證道歌に萬象森然とあり、

聖孫なれども、戰國以來老莊の說大に行はるゝ事故、誤て取られと見へたり、其他仁義禮智信を五常と稱し、五常を性となし、五神を德となす類の宋儒の誤は、皆漢儒に起れり、今の人、宋學を廢弃して漢儒を奉契するものあり、漢儒は古を去ると近き故良說も多けれど、又其紕謬疏漏も少らず、一途に漢儒を信ずるも、一途に宋儒を信ずるも、聖人の道に遠きは、一同なり、

韓康伯係辭注云、道者何、無之稱也とあり、孔穎達周易正義云、形而上者謂二之道一、道即無也、形而下者謂二之器一、器即有也とあり、又尙書正義序に、道本沖寂、非レ有二名言一と云、賈公彥儀禮疏序に、道本沖虛、非レ言無三以表二其疏一と云、道を無となし、沖寂沖虛となす、晉唐の人、莊老の虛玄に原づき、宋儒の空埋を啓く、辨斥せずんばある不レ可と也、

寂感

係辭に、寂然不レ動、是靜感而遂通二天下之故一、是動と云とあり、程子遺書に、是を引て云、心一也、有下指レ體而言者上、性寂然不レ動、是也、有下指レ用而言者上、情感而遂通二天下之故一是也と云、是等の言は、生て周易と云ものを、讀し事なき人の云と也、係辭の此言は、易を論じて、上文に、夫易無レ思也、無レ爲也、寂然不レ動とあり、惣じて係辭に、易と指すもの多し、予が仁說係辭說に詳也、此易は、蓍卦を指して、蓍卦は死物にて、無レ思也無レ爲也、寂然不動なり、されど占筮すれば、天下萬事、吉凶悔吝、昭昭として明に通知する故、感而遂通二天下之故一とは云しなり、上文に、夫易はとあるに、然るを心の體用とは何を以て云はれしにや、夢中の談に似たる樣なり、朱子の本義、其誤を知られ

於寡欲一と云、集註に、欲如二口鼻耳目四肢之欲一とありて、周茂叔作二養心亭記一、引二孟子一曰、予謂養レ心不下止二於寡而存一爾上、蓋寡焉以至二於無一、無則誠立明通とあり、宋考亭復其說を太極圖解に述て、敬則欲寡而理明、寡レ之又寡、以至二於無一、則靜虛動直、而聖可レ學矣とあり、是に由て觀れば、直に口腹耳目之欲を指して云、淫邪非僻之欲を指すとは見へず、且つ淫邪非僻の欲ならば、流連荒亡、色に蠱惑し貨に貪黷する類なり、然るを孟子寡と敎へられては淫邪非僻も、少々は許さるゝ樣に聞ふ、莊子の爲レ惡無レ近レ刑と云と同樣になりて、孟子の本意に非ず、然れば無欲の欲は口腹耳目之欲を指すと明亮にして、周朱妄益々昭顯なり、

虛靜無欲の說、聖人書中には是なくして、老莊二書に是あり老子、聖人之治、虛二其心一、實二其腹一、使二民無レ知無レ欲とあり、又常無欲、可レ名レ於レ小とあり、又無名の樸、亦將レ無レ欲とあり、又我無レ欲、而民自樸とあり、又致レ虛極、守レ靜篤とあり、又歸レ根曰レ靜、（歸根は、佛書の還滅歸眞、程朱の復性復初の說なり、）又不欲以靜とあり、又淸靜爲二天下正一とあり、又我好レ靜而民自正とあり、莊子に唯道集レ虛、虛者、心齋也とあり、（人間世）又虛靜推二於天地一、通二於萬物一、此之謂二天樂一とあり、（天道）又虛靜恬淡、寂漠無爲とあり、（同上）又虛則靜とあり、（同上）又靜則明、明則虛とあり、（庚桑楚）呂覽にも、服二性命之情一、去二愛惡之心一、用二虛無一爲レ本（知度）とあり、又去レ想去レ意、靜虛以待（同上）とあり、由レ是觀レ之、虛靜無欲の說は、全く老莊の見解にて異端の學たる事明なり、宋儒これを襲はれしは、如何なる事にや、

儒者の無欲靜虛を云とは、孔臨淮が論語傳に解二仁者靜一云、無欲故靜とあり、是を初とす、臨淮は

夫經書に靜なりと云ことを云ず、論語に、仁者靜とあれども、是は仁者德性の安固厚重なるを、山に比喩して云、上に智者動とあれば、主靜虛靜の義とは、各別なり、大學に定而后能靜とあれども、是は止ニ於至善一ものゝ、其心至善に一定して、移動せざれば、其心閒曠にして妄に躁動せざるを云、主靜虛靜の義とは各別なり、さて又虛の字は、聖人書中にはなき也、澤山咸大象に、以レ虛受レ人と云ことあれど、是は人の忠言藎言を受るには、我意を去り空虛にして是を受ることを云て、虛靜靜虛の義とは、各別のことなり、聖人書中には、靜虛の字はなしと知るべし、道は實物にて、人の言語行事の動處に於て是あるものなれば、靜虛と云とは、聖人の道にはあるまじきことにや、

無欲と云ことも、聖人書中にはなきこと也、孟子には寡欲と云、荀子には節レ欲と云、山澤損の大象には窒レ慾と云、好レ色を云、樂記には以レ道制レ欲と云、坊記には命以坊レ欲と云、丹書には義勝レ欲と云、大戴武王踐祚、史記には制レ禮節レ欲と云、范曄蔡澤傳聖賢の欲を論ずる色々なれども、無欲斷欲と云ことは決して無きこと也、先づ欲とは何を云や、樂記に口腹耳目之欲とあり、禮運に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とあり、されば欲とは、目の色に動き、耳の聲に動き、口腹の飲食に動く是なり、故に樂記に、感ニ於物一外物也而動、性之欲也とあり、其中飲食男女は、最大欲なり、今此二物に就て、無欲斷欲を論ぜんに、男女の欲を斷ぜば、嗣續絶して後なからん、飲食の欲を斷ぜば饑餒して命を落さん、されば無欲斷欲と云ことは、聖人の道にこれなきのみならず、人たるものも云まじきことにや、

宋儒の無欲は、淫邪非僻之欲を指してと云人あり、是は誤へたることの樣なれど、孟子養レ心莫レ善ニ

虚靈不昧

大學章句に、明德を解め、虚靈不昧と云へり、其解の誤は、予が大學考に明辨せり、虚靈不昧の四字は、大智度論に見たり、唐僧法藏が語にも是あり、全く浮屠の見解より出たるもの也、

事理

聖人の書に、事理對用せし事を不レ見、朱子の書には盡く此を以て、道德を解釋せり、朱子祭二李延平一文にも、從游十年、誘掖淳至、春山朝華、(事也、器也、)秋堂夜空、(理也、道也、)即レ事即レ理、無二幽不一レ窮と云へり、されば初年延平に從學せられしより、此二つに心を盡されしことゝ見ゆ、事理は即道器理氣にて、程子以來相傳の說也、道器理氣の妄は、後に詳なり、先事理の語の一二を擧んに、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論語集註)禮者、天理節文、人事儀則、(同上)仁者、愛之理、心之德、義者心之制、事之宜(同上)明德者、具二衆理一、而應二萬事一者、(大學章句)是其道德を解釋して、事理對用せしもの也、事理對用せし事は、唐僧杜順が華嚴法界觀に、事法界、理法界、事理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と云とあり、全く此語を襲はれし様に覺ゆ、如何なる事にや、

虚靜無欲

周茂叔太極圖說に、主レ靜立二人極一焉とあり、通書に無レ欲則靜虚動直とあり、張子厚孟子說に、敦厚虚靜仁之本とあり、程正叔遺書に敬則自虚靜とあり、是皆朱子學術虚靜無欲の原づく處なり、此等の說を莊老に本て、聖人の學には是なき事なり、今其紕謬を辨ぜん、

善剛惡柔善柔惡中の五性也、是亦全く周子の本意に背けり、由ㇾ是觀ㇾ之ば、朱子の太極圖を奉ぜられしは、周子の本意にも管はずして、家學を主張するの先鋒とせられしと覺ゆ、

圖說の下文、說卦を引て、陰陽剛柔仁義を對し擧たり、終篇仁義禮智に及ぶとなし、中正仁義の、中正の仁義たると昭明なり、

朱子圖說の圖解、中正仁義を誤解せしことは、當時張南軒是を疑て、朱子と往復の書あり、朱子强辯して、其非を遂げられし說、性理大全、太極圖の後に附載せり、されど、南軒は、其說に服せざるにや、南軒文集、寄ニ呂伯恭東萊一書に、亦此義を論して仁義中正之論、終執ニ舊說一、濂溪自得處渾全、誠爲ニ二先生發源所一ㇾ自、然元晦持ニ其說一句句而論、字字而解、故未ㇾ免ㇾ流ニ於牽强一而亦非ニ濂溪本意一也、由ㇾ是觀ㇾ之、朱子圖解の牽强に流るゝと、非ニ周子本意一と、當時張南軒既に是を知て論ぜられしは、予が私言には非ず、朱學の人平氣虛心にて是を見ば、朱子の拗說强辯、不ㇾ辨して自明かならん歟、

活潑潑地

中庸章句に、程子活潑潑地の語を引けり、唐慧昭禪師臨濟錄に、無形無住處、活潑潑とあり、和刊の臨濟錄には有ㇾ作ニ活潑潑一者上、又宋佛果禪師碧巖集にも、活潑潑の語あり、是等は俗語なれば、禪者儒者共に用て害なきとなれとも、宋人の家學のみならず、言語まで禪語に近似なるを知るに足らん、

んや、茂叔の怒らざる伊川の避ざる、共に後世師弟子の義に合せず、證四つ、伊川が明道墓碑に序して云、先生生二乎千四百年之後一、得二不傳之學於遺經一と、夫茂叔より道を傳へば、不傳の學と云事は、師資を蔑如するならずや、伊川の賢にして、如レ此不遜の語をなさんや、是其傳道の師ならざる事明なり、證五つ、其最師弟ならざるを知るは、全書中に周茂叔窮禪客の語あり、吾師を稱して窮禪客となして可ならんや、茂叔果して二程の師ならんには、此語不遜と云べきや、不敬と云べきや、決して二程の賢に有るまじきと也、此にて師弟子ならざると、斷然として決定せり、固陋の朱子學者、眼を開て能讀玉ふべし、

中正仁義

太極圖說に、聖人定レ之以二中正仁義一と云事あり、周子人の誤讀して、中正仁義の四と做さんとを恐れ、下に自注云、仁義中正而已矣と、是は中正之仁義、仁義之中正と云ことにて、仁にして中正ならざれば、墨子の仁、義にして中正ならざれば、楊子の義、故中正の仁義とは云へり、然るに朱子解レ之して、以レ中爲レ禮、以レ正爲レ智、中は禮に近きことは、予が中庸說に明證を多く擧たり、正を智とするとは、元亨利貞の貞を智とするに原けり、（貞正同）果して其說の是ならば、周子何ぞ仁義禮智と云ずして中正仁義と云しや、且孟子幷に鄉飲酒義に、仁義禮智とは云ども、未三嘗言二禮智仁義一、是全く周子自注の本意に背けり、朱子中正仁義を、仁義禮智と爲して、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の五性をも、仁義禮智信と解せり、是又大なる誤なり、五性は、周子の通書に明文ありて、剛

程全書、一語も此書に及ばさる事、此にて明亮なり、南宋偏安、華山に此圖あるとを、朱子は知り給はす、故に、儒家千歲不傳之秘と、標榜せられしは、大なる陋ならずや、其徒の學者竹垞朱氏の二書に考て、其誤を知るべし、

周程授受

二程全書に、四五條も、昔受㆓學於周茂叔㆒、再見㆓周茂叔㆒等の語あり、是に因て朱子斷然として二程の學、茂叔に出とせり、是一には、太極圖の主靜の說等、朱子の意に叶ひし故に取られしと、一には、其學の淵源を遠くせるものにて、全く朱子の僞造せられし事にて、二程は、茂叔傳道の弟子には非ず、今の朱子學を誇るものも、此事を不㆑知、予爲に是を辨ぜん、伊川が、明道行狀に、先生爲㆑學、自㆓十五六時㆒、聞㆓汝南周茂叔論㆒㆑道、遂厭㆓科擧之業㆒、慨然有㆓求㆑道之志㆒、未㆑知㆓其要㆒、泛㆓濫于諸家㆒、出㆓入于老釋㆒者、幾十年、反㆓求諸六經㆒、而後得㆑之、此文意を味ば、周茂叔に學は受ざる樣に見ゆ、假令初年其說を聞れしも、道を傳へしと云とは見へず、若周茂叔より道を傳へば、何として泛㆓濫諸家㆒、出㆓入釋老㆒せんや、反㆓求諸六經㆒得㆑之とあれば、程子は六經に就て自得せしにて、周茂叔には傳へざると明なり、證一つ、潘興嗣が周茂叔墓志に、二程從遊の事なし、范淳夫、朱公掞、邢和叔、游定夫等、明道の行事を叙せしにも、周茂叔を師とせしとなし、證二つ、二程遺書に司馬溫公張横渠邵堯夫等を、先生を以て稱㆑之、周子は盡く周茂叔とのみあり、是其師とせざる事明也、證三つ、茂叔初名惇實、後英宗藩邸の嫌名を避て、敦頤と改む、伊川名頤師弟子其名を同する事あら

朱仲晦曰、程子昆弟之學ニ於周子ニ也、周子手ニ是圖ヲ、以授レ之、程子之言ニ性與ニ天道ヲ、多出ニ於此ヲ、然卒未ニ嘗明以ニ此圖ヲ示ニ人、是則必有ニ微意ニ焉、學者亦不レ可レ不ニ以知一也、

又曰、先生之學、其妙具ニ於太極一圖ニ、通書之言、亦皆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及ニ性命之際ニ、亦未ニ嘗不ニ因ニ其說ニ、觀ニ通書之誠動靜性命等章、及程氏書、李仲道銘、程邵公志、顏子好學論等ニ、則可レ見矣、（朱子文集）

北宋の人、朱子發、胡仁仲、晁景迂等、茂叔が學の傳あるを云しに、張朱共に南宋の人にて、强て茂叔が獨得の妙と云しは、好尙の偏と云べきにや、元の劉因吳徵など、穆脩壽涯に傳るの說を辨斥して、周子の學自得の妙と云しは、張朱に阿諛するものにて、其說別に錄せり、今其北宋の人の言、妄ならざるを證せん、

自レ漢以來、諸儒易を言もの、太極圖に及ものなし、（紫桃軒雜綴、穎古堂叢弃集に、東漢の張遐、太極陰陽の論あり、周子の言と稍相類す、然し其言、饒州府志、及郡乘の所レ記、未レ可ニ全信ニ、）道家には有レ之、上方大洞眞元妙經に、太極三五之說を著せり、唐の開元中明皇御製序あり、東蜀の衛琪が注せし、玉淸無極洞仙經に、無極太極諸圖あり、陳希夷搏華山に居時、以ニ無極圖ニ石壁に刋せり、相傳ふ搏は、呂嵒に受け、嵒は鍾離權に受け、權は、魏伯陽の說を得、伯陽は、河上公の旨を聞くと、是方士修煉の術にて、千聖不傳の秘とするとならず。周子太極圖全く此に原づけり、此說朱彝尊經義考曝書亭集の二書に詳なり、されば周子此圖、穆伯長（希夷學を傳へし人なり）に受けられし事明なり、異端の學故、二程は受玉はぬにや、又受られても、不正の事故、人間に傳へられざるにや、二

山陽度正作ニ周子年表一、慶曆六年、知ニ虔州興國縣一程公珦假ニ倅南安一、因與ニ先生一爲レ友、令ニ二子師一レ之、時明道年十五、伊川年十四爾、其後先生作ニ太極圖一、獨手授レ之、他莫ニ得而聞一焉と、朱子發胡仁仲は、太極圖を穆伯長に傳と云ひ、晁景迂は僧壽涯に傳と、此一說なり、張南軒度山陽は獨得の見と云ひ自ら作ると云、此一說なり、二說異也と雖も、其二程に傳ふと云は同じ、朱子も二程に授られし事を屢云へり、然るに、二程全書、如レ此卷帙浩博なるに一語此書に及ぶもの無きは何ぞや、陸子の言見解なしとせず、南軒も初め此事を疑はれしにや、南軒文集、與ニ呂伯恭一書云、言觀ニ二程先生遺書中一、與ニ學者一講論多矣、若ニ西銘一則再四言レ之、至ニ太極一、則未ニ嘗拈出一、此意恐當ニ研究一也とあり、朱子二程微意の說を以て解レ之、南軒も後には其言に服せしにや、太極圖後序を作りし時、又自ら微意之說を作して、學者の疑を釋けり、然し是は如何にも疑しきと也、二程の其書を奉信せられしならば、高足謝游楊呂の徒に、何の憚るとありて、秘め傳へられざるにや、始より此圖を傳へざるや、傳ても信ぜざるや、此二端を出づべからず。張朱の微意と云は、皆憶斷にて信用するに足らず、されば二陸の言、見解なしとせず、

張敬夫曰、二程先生、道學之傳、發ニ於濂溪周子一、而太極圖、乃濂溪自得之妙、蓋以手授ニ二程先生一者、

又云、或曰、濂溪傳ニ太極圖於穆脩一、脩之學、出ニ於陳摶一、豈其然乎、此非ニ諸子所ニ得而知一也、其言約、其義微、自ニ孟氏一以來、未ニ之有一也、通書之說、太抵皆發ニ明此意一耳、南軒文集

長之傳、出ニ於陳希夷ー、其必有レ考、蓋希夷之學、老子之學也、無極二字、出ニ老子之書知其雄章ー、吾聖人之書所レ無レ有也、（二陸與ニ朱子ー書）此二家の說、見解なしとせず、太極圖授受、陳希夷に本づく事は、後に詳なり、先づ聖人の書、無極を言ふ事を聞かず、無極字老子の知其雄章に、復ニ歸於無極ーとあり、莊子太宗師に撓ニ挑無ー極とあり、刻意に澹然無レ極とあり、在宥に、游ニ無極之野ーとあり、列子湯問に、無則無レ極、有則有レ盡、（湯問に、極字極多、）とありて、無極の字は、老聃莊列の家言なり、儒者の無極を言事は纔に柳子無レ極之極（天問）と云しと、邵子無極之前、陰含レ陽也、有極之後、陽分レ陰也（先天圖說）と云しのみ也、是皆純正の學ならねば、取に足らず、周邵共に陳希夷の傳（其說別錄す）にて、希夷は道士なれば、老聃莊列の家言を用ひし事と覺ゆ、朱子二陸の說を辨め、周子無極即是無レ形、太極即有レ理とあり、古今極の字に、理形の二義あることを不レ聞、無極を無形と解せば、太極は有形なり、太極は有形の實物にて濟むべきや、太極有理と解せば、無極は、無理なり、無極は無理にて濟むべきや、形と說き理と解く、共に橫說と云べし、且朱子の無形有理の說は、老子の無狀之狀、無レ物之象に符合する樣に覺ゆ、益々其學の吾聖人の道に非るを知る、陸子の言、見解なしとせず

朱震（子發）云、穆修以ニ太極圖ー傳ニ周敦頤ー、敦頤傳ニ程顥程頤ーと進ニ易傳ー表に見へたり、胡宏仁仲云、周茂叔推ニ道學所ー自、或曰、傳ニ太極圖於穆修ー、傳ニ先天圖於种放ーと通書序に見へたり、晁景迂云、胡武平周茂叔、同師ニ潤州鶴林寺僧壽涯ー、其後武平傳ニ其學於家ー、茂叔則授ニ二程ーと晁公武讀書志に見へたり、南軒張氏云、太極圖、元公自得之妙、蓋以手授ニ二程先生ー者、自ニ孟氏以來ー未ニ嘗有ー也と、

是を闢かる、然し此語程朱語中にも見へたり、後世王陽明守仁が第一義とする語なり、此天地同根、萬物一體と云とは、羅什弟子肇法師が語にて、高僧傳に見へたり、浮屠の所說たると分明なり、されば宋儒の學は、厲郷葱嶺の遺風にや、

肇法師云、天地與レ我同レ根、萬物與レ我一レ體、莊子天下云、惠施氾二愛萬物一、天地一體也とあり、程子が仁者以二天地萬物一爲二一體一、莫レ非レ我也と云しは、肇法師惠施が旨に能叶ふ樣に覺ゆ、又按莊子齊物論に、天地與レ我並生、而萬物與レ我爲レ一と云も同旨の語なり、

太極圖說

無極而大極なりと云語、國史周茂叔傳には、自二無極一而爲二太極一と記せり、朱子自爲二二字爲二前賢之累一、啓二後學之疑一と也とて、其事を辨斥せられしと、朱子文集記二濂溪一傳、答二陸子靜一書の二文に見へたり、然し自二無極一而爲二太極一とあらば、其家の學術には惡しかるべきなれど、茂叔が語とも云べし、無極而太極とあらんには、唐の杜順和尚華嚴法界觀の語にて、茂叔の襲用ひられしに定るべし、如何なる事にや、朱子の博洽も未だ杜順の書を見玉はぬにや、

陸子美九韶梭山云、太極圖說、與二通書一不レ類、疑非二周子所一レ爲、不レ然、則或是其學未レ成時所レ作、不レ然、則或是傳二佗人之文一、後人不レ辨也、陸子靜九淵象山云、太極圖說、以二無極二字一冠レ首、而通書終篇、未三嘗一及二無極字一、二程言論文字至多、亦未三嘗一及二無極字一、假令其初實有二是圖一、觀二其後來未一嘗一及二無極字一、可レ見其學之進、而不三自以爲二是也、又云、朱子發謂、濂溪得二太極圖於穆伯長一、伯

る事にや、

體用顯微

儒者の體用を以て、道を談ぜし事は、孔穎達が周易正義に是ありて、唐より此事ありと見へたり、然し專ら此を以て第一義とする事は、朱子に盛なり、其本は伊川易傳の序に體用一源、顯微無間と是あるより、儒者の第一義とはなれり、即ち道器理氣の事なり、さて伊川此言、唐清涼國師（澄觀）華嚴大疏に見ゆと云傳ふ、然し予甞て碩學僧徒に就て是を問しに、清涼大疏百卷、清涼語錄五卷、清涼玄義二十卷、皆此語なしと云へり、然し歸元直旨、尙直編に、清涼國師の語を引けば、まがふべくも無く、澄觀の語なり、又唐賢首大師（法藏）語中に、顯微無間の語も見へたり、（虛靈不昧も、法藏の語也、）されば、此二句共に、浮屠の說なるに、程朱の襲用ひられしは如何なる事ぞ、宋程允夫與朱子書に、程子於佛老之言、皆陽抑而陰用之と云へり、朱子の怒て辯せられし事朱子文集（四十一）見ゆ、又王庭秀著磨衲集、其中有擬程子之學於墨釋氏と云へり、王伯厚これを非ると、困學紀聞に見ゆ、今此等の義を考れば、允夫庭秀が言は、眞に知言なりと覺ゆ、固陋の程朱學者、眼を開て是を見るべし、唐荊川（順之）中庸輯畧序に、儒者曰、體用一原、佛者曰、體用一原、儒者曰、顯微無間、佛者曰、顯微無間、其孰從而辨之とあり、明儒も伊川の此言の、佛に原づきしを知りしにや、

天地同根萬物一體

萬物一體と云と、先づ儒者の學には是なき事と覺ゆ、楊龜山是を以て仁を解せり、朱子仁說には、

五十而慕ともあり、されば、赤子之心とは、赤子の初に復りて、純一無僞などゝ云へる、空論の影を捕る如き事を云には非ず、赤子慕㆓父母㆒之心を指して云、是予が說の古今に超絶せるものにて、鄭康成坊記注に、引㆓孟子㆒云、舜年五十而不ㇾ失㆓其孺子之心㆒とあり、又祭義注にも、孝子不ㇾ失㆓其孺子之心㆒也とあり、予が說の明證と云べし、詳なる事は、予が稽古錄に見へたり

本然氣質

朱子の說に、本然氣質の二性を建つ、二程全書の性を說く所を考れば、曰、性相近也、此言㆓氣質之性㆒也、非ㇾ言㆓性之本㆒也、若言㆓其本㆒、則性即是理、理無ㇾ不ㇾ善、孟子言㆓性善㆒是也、何相近之有哉と又曰、孟子言㆓性之善㆒、是性之本、孔子言㆓性相近㆒謂㆓其稟受不㆓相遠㆒也とあり張子(横渠)の正蒙に、形而後、有㆓氣質之性㆒、善反ㇾ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ㇾ弗ㇾ性焉とあり、朱子釋ㇾ之云、天地之性指ㇾ理而言、氣質之性、則以ㇾ理雜ㇾ氣而言、又曰、有㆓天地之性㆒、有㆓氣質之性㆒、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と、これは本孟子性善(朱子本然)孔子性相近也(朱子氣質)と、其說合せざる樣に意得間違して、建たる說と見ゆ、人の性に二つあると云と、古今儒者の說に無ことを、程張より揑造せられしは、怪しき說ならずや、然るに佛者には其說ありて、首楞嚴に、本然性、和合性とあり、本然の性は、本有佛性と見ゆ、朱子の人與㆓堯舜㆒初無㆓少異㆒(孟子性善解)と云へる物と同じ、和合性は血氣和合混融の後の性と見ゆ、朱子の雜ㇾ氣交運而生と云へる物と同じ、されば此說も、孔孟には出ずして、佛經の說を襲はれし樣に覺ゆ、如何な

程朱の復性復初は、論語の克レ己復レ禮と孟子の湯武反レ之也とに本づくと云へり、是大なる謬證なり、克レ己は、克ニ己之私欲一事にて、左傳に、楚靈王不レ能ニ自克一、以及ニ於難一の下文に仲尼云、古也有レ志、克レ己復レ禮、仁也とあり、（昭十二年）又書云、欲敗レ度、縱敗レ禮、我之謂矣、夫子知ニ度與一レ禮矣、我實縱欲、而不レ能ニ自克一也とあり、（昭十年）又文子能克レ己服レ義とあり、荀子强國に、屏ニ己之私欲一、必以遵ニ夫公道通義一とあり、又脩身に、以ニ公義一勝ニ私欲一とあり、大戴の文王官人にも、勝ニ其私一とあり、楊子法言問神篇にも、勝ニ己之私一、之謂レ克とあり、（史記刺客傳、游俠傳并に、己之私の字あり、）されば、克己は、克ニ己之私欲一事明なり、（朱説同）復禮は、履ニ行禮儀一事にて、履の卦の大象傳に、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ニ上下一、定ニ民志一とあり、（此易にて、禮を説の卦なり、）又序卦に物畜然後有レ禮、故受レ之以レ履とあり、大壯大象にも、君子以非レ禮不レ履とあり、禮の仲尼燕居にも、言而履レ之、禮也とあり、祭義にも禮者履ニ此者一也とあり、荀子大略にも、禮者、人之所レ履也とあり、されば、復禮は履ニ行禮義一事明なり、復性復初の義とは、沒ニ交渉一の事なり、又孟子の湯武反レ之也は、又湯武身レ之也ともありて、反身の字を析用せしもの也、反身の字は、中庸にも、反ニ諸身一不レ誠とあり、樂記にも、不レ能レ反レ躬ともあり、蹇の大象にも、君子反レ身修レ德ともありて、反レ身とは我身に立戻りて、吾行を謹み修るの義、是亦復性復初とは沒ニ交渉一の事なり、程朱是に原づかるゝは、謬證ならずや、

又一説に、復初復性は、孟子の大人者、不レ失ニ其赤子之心一者也、と云に原づくとも云へり、是亦大なる謬證なり、孟子又云人少則慕ニ父母一、五十而慕者、予於ニ大舜一見レ之矣とあり、又舜其至孝矣、

流二六虚一、所三以謂二之能復二其性一也、とあり、是は王輔嗣易解の性レ情などの説より出來て、全く老佛の緒言なり、聖人の説には、人情、聖人之田也、（禮運）とあり、又非二從レ天降一也、非二從レ地出一也、人情而已、（問喪）ともありて、人情は道の本なり、唯放縱すれば、道を害する事ある故に、檀弓には直情を戒め、坊記には、行レ情を戒む、今習之の説にては、其是非を問ず指して妄となし、邪となす、是聖人の説と同からんや、異ならんや、具眼者擇ぶ所を知るべし、

李習之曰、誠者聖人性レ之也、復二其性一者、聖人脩レ之、（復性書）

周茂叔曰、性焉安焉之謂レ聖、復焉執焉之謂レ賢、（通書）これ程朱の復性復初の原づく處なり、習之は、藥山の惟儼に參せし事、傳燈錄に明文あり、茂叔は、潤州鶴林寺の僧壽涯に學びし事、馬端臨文獻通考に明文あり、（鄒敬時習新知。朱彝尊經義考皆通考に原づく）通考に、晁景迂云、胡武平・周茂叔、同師二潤州鶴林寺僧壽涯一とあり、曉瑩雲臥記談には、周茂寂居二濂溪一、于レ時佛印禪師元公、寓二鸞谿之上一、相與講レ道、爲二方外友一とあり、空谷尙直編には、濂溪周子扣二東林總禪師太極圖之深旨一とあり、されば、二公共に純儒ならず、其言の佛老を襲ふは、さも有べき事なるに、程朱是に原づかるゝは、如何ぞや、茂叔の佛氏に參せし事は、朱子學者の甚諱み隱す事なれど、諸書の錄する處、明白なれば、掩ひ遮るべき事能はず、且程子語中に、周茂叔窮禪客と（二程全書に見ゆ）とあれば、茂叔が參禪は、程子より定論あり、然るに、朱子枉て茂叔を奉崇せられしは、如何なる見解ぞや、其說、周程授受の條に詳なり、

宋儒學二佛老一事實は、予が訐直編に詳なり、

以求レ致ニ其明一、謂ニ之蔽蒙之民一、又云、民始惑亂、無下以反ニ其性情一、而復中其初上、又云、古之存レ身者、危然處ニ其所一、而反ニ其性一已、又何爲哉、淮南子に聖人之學也、欲下以反ニ性於初一、而於中心於虚上也、達人之學也、欲下以通ニ性於寥廓一、而覺中於寂漠上也、又云、聖人體レ道反レ性、不レ化以待レ化、則幾ニ於免一矣とあり、されば、復初復性は、老莊虚無の學の事にて、程朱の闢かるゝ異端外學なるに、其言を襲ひ用らるゝは、如何なることにや、千歳不傳の道學と、自ら唱へられしも、老莊の遺風にて、聖賢の眞の道學には非るにや、

儒者の復性復初を說ことは、古にも是あるにや、予が見る所を以てすれば、唐の李翺習之を始とせり、習之復性書三篇を著せり、其書文苑英華、性理會通等に載たり、又別行の本もあり、予甞て少時、一過誦讀せしに、全く佛老の緒言にして取るに足らざる書なり、習之は韓退之の高足なるに、如何なれば、聖學を廢め佛老に入しにや、習之が藥山の惟儼禪師に參め、吾來問レ法都無レ語、月在ニ青天一水在レ瓶、と云る偈を作りし事、傳燈錄中に見へたり、然し習之作ニ復性書一時、年二十九、猶未レ見ニ藥山一也と葉石林（此語。避暑錄話卷下に見たり）の云へる事あれど、其書は如何にも莊禪の見解にて、退之門下の人とは見へず、然るに宋儒禪を好みし故にや、退之原道、不レ逮ニ李翺復性書一遠甚と避暑錄話に見ゆ、李習之學識、實過ニ韓退之一、習之他文不ニ多見一、而復性書三篇、於ニ秦漢以下諸儒一、畧無レ所レ襲、獨超然知ニ顏子之用一レ心と蒙齋筆談に見へたり、如レ此宋人の氣習ゆゑ、程朱も誤て取れしにや、今其書中の要語に就て、是を辯ぜんに、情者妄也、邪也、妄與レ邪、則無レ所レ因矣、妄情滅息、本性淸明、周ニ

疑問錄卷上

加賀　大田元貞才佐　著
男　敦
　　信成　同校

復性復初

程朱の學に、復性復初と云とあり、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ニ於塗人ニ一也、才稟ニ於氣一、氣有ニ清濁一、稟ニ其清者一爲レ賢、稟ニ其濁者一爲レ愚、學而知レ之、則氣無ニ清濁一、皆可下至ニ於善一而復中性之本上、湯武身レ之、是也、（孟子集註）朱子曰、明德者、人之所レ得ニ乎天一而虛靈不レ昧、以具ニ衆理一而應ニ萬事一者也、但爲ニ氣稟一所レ拘。人欲所レ蔽、則有レ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下未ニ嘗息一者上、故學者、當下因ニ其所レ發、而遂明レ之、以復中其初上也、（大學章句）又云、人性皆善、而覺有ニ先後一、後覺者、必倣ニ先覺之所ニ爲、乃可ニ以明レ善而復ニ其初一也、（論語集註）是なり、此意は、人の性は、渾然たる至善にて、凡人も堯舜も、初は少異なけれども、堯舜は私欲の蔽なくして、能其性を充て、凡人は氣稟前に拘し、物欲後に蔽て、原初の性の昭然たるもの昧まる、故に學の功にて、性の初に復るべしと云事なり、先つ此事聖人書中には、斷て無きとなり、老子に專レ氣致レ柔、能如ニ嬰兒一乎とあり、又知ニ其雄一、守ニ其雌一、爲ニ天下谿一、常德不レ離。復ニ歸於嬰兒一とあると、莊子庚桑楚に、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とある、是復初の說にて、さて復性復初の字は、莊子繕性に、繕ニ性於俗一、學以求レ復ニ其初一、滑ニ欲於俗一、思

目次終

卷之下

疑問錄目次

卷之上

不下被二其汚蔑一之政上焉。今之有ㇾ志二於人材學術一者。或知ㇾ所ㇾ稽。頃日錦城先生擬問錄。開鐫方成。書賈王巖。需二余題言一。因錄二持論一以附ㇾ之。

文政十三年庚寅夏五月穀旦　　宅山　　唐公愷鴻佐甫拜識

疑問錄序

心性之學盛行。而聖人之道。如レ啓ニ扃鐍一。如レ架ニ杠梁一。天下之士。躍然從レ之。幾十數百年矣。皆謂一蹴而造ニ閫奧一。今者青衿子弟。莫レ不三率ニ由此塗一。不レ識聖人之道。有レ等有レ階。必求下省ニ功力一而早造上焉。所レ謂仁之不レ熟。嘉穀之不レ稔也。夫道。譬如ニ禾麻菽麥一。易ニ於生殖長育一也。雖レ然。禾麻菽麥。樹藝有レ日。培養有レ節。非レ如下夫茅山道士。坐間種レ瓜也。一兕之頃。華實併敷上。設使ニ道術聽說。果如レ此易一。則是譸張爲レ幻。使ニ人眩惑一焉。實未レ有レ所レ得。且夫心性之學。其有レ益ニ於人一。何邪。以下其消ニ融渣滓一。淑慝不レ誣。好惡出上レ公也。文公先生朱夫子。諄々言レ之。而夫子未レ出ニ於此一。溫公通鑑善史也。綱目之作。實欲レ駕レ之。程子易傳。好書也。本義之說。好悖レ之。求レ所ニ以壓一レ之。溫史程易。與ニ日月一爭レ光。夫子二書。寔不レ免ニ熠燿爝火一耳。夫二公之賢。其固所ニ推服一。而心猶馮ニ陵之一。是其茅塞荒穢。未三曾經ニ疏瀹銷融一。其所レ謂虛靈者。果不レ靈矣。不昧者。以レ學益昧。夫子而如レ此。諸子握齪。寧足レ責レ之。竊謂宋學治ニ心性一。猶ニ是告子之不一レ動レ心也。欲レ治乎益濁。欲レ不レ動故加動。其弊適同。彼於ニ孟子集義之解一。能言而不レ能レ行。自貽ニ伊慼一也。世亦有ニ一種至陋之學一。其所ニ研精一。不レ過ニ四書程朱語錄一。自命爲ニ理學之醇粹一。詛盟相質。結黨嘯聚。硜々乎也。訑々然也。不レ可ニ共入一レ德矣。而其爲ニ巨擘一。則飾ニ優孟之衣冠一。儼立ニ於少正卯之位一者矣。使ニ朱子再出一。必擬ニ之兩觀之誅一。在昔三苗不レ服ニ於堯舜一。乃分ニ北之一。盛周之時。猶徙ニ殷頑民一。既不レ能レ化ニ其兇一。則又有乙使下良士

疑問錄序

夫天之生人也。使耳可以聞。目可以見。心可以知。故未始學聞見與知。而不若聾盲顛狂之茫無所別也。若加之以學問。鎸礪而不止。是非當否。昭昭然白黑分矣。嗟乎此其所以爲萬物之靈歟。而衆人爲私欲所汨。忘其所以受。適其天而偕其性。於是聾盲茅塞之病生。而是非當否。樊然殽亂。其所以爲靈者喪矣。豈不哀哉。故宋儒談道。首以天理人欲表之。以警醒學者。盖亦所以去夫聾盲茅塞之病也。然其議論。間有近似藏牙之拚者。梦梦縉縉。轇轕不已。學者誤信以爲至道在此。而一種聾盲之病又生矣。殊爲可嘆。故我錦城先生。抉剔以糺之。隱括而直之。以闡明仁義之說于天下。爲天下學者。刮其膜。而控其塞。疏淪其竅。使之眼不翳。耳不重。心竅無茅塞之病。此是篇之所以作也。嗟乎先生沒。于今已六年矣。其墓木殆將拱矣。又欲如昔時之辱蒙誨喩。不可復得矣。頃者遊于晴軒先生之門。以一二疑義爲問焉。先生坐間出此編以相示。囑余以題言。開卷而伏讀之。如復聞先師之謦欬。使余愴焉淚落如霰。嗟乎。余不敏。將何所言。唯辱蒙先師之誨諭。義不得辭。故粗敘所嘗聞者。以僭題其簡端。亦聊以寄墻羹之念耳。若夫此編之源委顚末。則晴軒敘中。述之甚詳矣。余豈敢再爲贅冗之辭乎哉。

文政庚寅玄月廿有三日

羽州本莊　宗海皆川盛貞子恭撰

見。年未四十。既著偽學辨諸書。以拈出宋學之與釋老有瓜葛者。以駁正之。若此編。則其駁正諸書之一也。語語深中宋人膏肓之病。可謂愉快矣。唯其詆譏詬厲。間有[illegible]甚者。此殊少壯鋭氣之使然耳。又其議論。比晩畧有不同處。余嘗欲繩削芟刪。以歸一途。而余之寡陋擣昧。力有所不能。以故遂不果也。頃者書賈某請刻木。以廣布諸世。并使余引其首。余不得辭。輙畧校訂訛字。遂綴鄙言。以僭題其簡端。絮絮驢券。此亦佛頭著糞者已。方落筆之時。不覺面熱。而汗下如麻也。識者幸勿笑余之滿讕之讆說矣。

文政庚寅之初冬七日　　另敎拜撰

天下豈有是理哉。且果如是。則所謂性善者。乃無用之辯。不急之察。不必辨也。不必察也。而孟軻反覆辨論。搰搰然用力。以明其必然。以爲道之大原出於此者。此又何也。且釋氏之教。去其慈父母。而披緇出家。不報其罔極之恩者。其病根實在此。曰。我之所受于父母者。只是腥穢血肉之軀殼。至其靈妙不測者。則此自家之有。於父母何關哉。故黃檗一僧有偈。與其母云。先曾寄宿此婆家。此其意可見也。嗟乎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儒者講學。而忍復爲之添薪于凶焰乎。以程朱之賢。不曾想及之。何也。間者滚究其說。而知其誤之有由矣。夫所謂性善者。只是不忍不爲之心耳。今姑即惻隱一邊而論之。夫聞病者之呻唸于牀。則心鬱陶不樂。人之情也。况見人之陷于水火。宛轉呼號以死。縱不能救。其誰不惻然以傷心者。人之性善明矣。今有人焉。謂聞病之呻吟。適吹竹彈絲。見人之宛轉呼號。樂於種種雜劇。則此其性之惡也。然而千百人中。寧有是人哉。人之性善明矣。然則所謂性善者。不過謂只是惻然不忍之類耳。未始謂渾然至善。與堯舜無異也。宋儒過求之誤。遂不得其說。故推測其未屬人已上者。以立本然之說焉。本然之說一出。而性善之辨墮於虛無矣。推而上之。以求理于天地之先。而又益流於不經矣。嗟乎宋儒之初心。欲深攻釋老以去之。而其終竟陷入于釋老之窠臼。而不自悟。何哉。豈欲擣其巢穴。而根殲之者。勢必深墮于重圍之中。而遂不能拔去者歟。然則宋儒之深攻釋老。則其所以終歸釋老也歟。余於是知韓子攻佛之淺。則其所以粹于論儒理矣。老子曰。大巧若拙。又安知韓子之淺非其深。拙非其巧乎。未可知也。先子聰明絕倫。早有所

疑問錄序

夫攻レ佛者。莫レ淺二于韓愈一。而莫レ淡二于宋儒一。韓愈唯剔二其皮膚一。宋儒則抉二其骨髓一。論二儒理一者。莫レ粹二於韓愈一。而莫レ駁二於宋儒一。韓愈唯述二仁義一。宋儒時雜二玄虛之說一。余是以常笑三韓愈之淺二于攻一レ佛。而嘆四其粹三于論二儒理一。喜三宋儒之深二於攻一レ佛。而怪四其駁三於論二儒理一也。或曰。宋儒之學。出二于釋氏一。以二釋氏之說一。攻二釋氏之說一。故能擣二其巢穴一。而抉二其骨髓一矣。此入レ室而操レ矛者也。固不レ如下韓子諸人之徒。以二儒理一攻レ佛之唯剔中其皮膚上也。然陽排而陰用レ之。故藏レ頭露レ尾。破綻有レ時乎見。所レ謂作レ僞日拙者也。余以爲宋儒賢者也。立レ誠者也。其欺瞞恐不レ至レ此也。其必有レ所レ由而然也。蓋嘗反覆以求二其由一。而不レ得也。偶讀二語類一。載謝氏惺惺之法。或疑三其出二于禪家一。朱子曰。惺惺字則全。而工夫則異。於レ是覷然而笑曰。玉璞之與二鼠璞一。月旦之與二車朔一。其名偶同。而昧者不レ覺也。古人足三假以明二夫理一。禪語釋語。不二必諱一也。不二必避一也。遽然夢覺。泚然汗出。悔下先レ是之精孛曠沈。題レ玉以レ石。而淡嘆二余過之大一矣。因取二其書一。反覆而熟二誦之一。欲下盡究二其學一。以闖中宦奥之所上在。寢食者數年矣。游泳把翫之久。於二其理性之說一。又復竊有レ怪焉。曰。未レ有二天地一。畢竟先有二此理一。曰。人生以後此理已墮二形氣之中一。不二全是性之本體一矣。然則論二人性之善一者。當レ求下之于未レ有二人身一之先上。論二天地之理一者。當レ尋下之于未レ有二天地一之始上。試問天地未レ有之始。生生之理。果在二何處一。人身未レ具之先。惻隱之善。亦果住二何處一。此求二花葉于萌芽之先一。而尋二毛羽于胎卵之始一也。

袁中郎論二趣之最上乘一。固自家言矣。至丁其曰丙今之人慕二趣之名一。求二趣之似一。於レ是辨二說書畫一。涉二獵古董一。以爲レ清。寄二意玄虛一。脫二跡塵紛一。以爲レ遠。又其下則如二蘇州燒レ香煑レ茶者一。此等皆趣之皮毛也。何關乙神情甲。則知下其俗習之弊與二今日一同上。世言レ趣者。能解二此意一。自至二乎高遠之域一矣。

匡正錄 終

亦尊二其人一而以二天人師一待レ之耳。今人乃不レ恥レ師二浮屠一。而恥三先二生長者一。亦可レ謂レ不レ知レ類也。此皆今猶然。因表出焉。

伊藤原藏曰。一書有二數人之序一。則後人所レ撰。當レ置二于舊序之先一。蓋隨二編成次第一。自レ後追添耳。今或以二後人序一次二于前人序之次一者非也。跋則後人之跋當レ次二于後一。此皆今猶然。因表出焉。

世以レ書爲レ生者。自以爲二書家一。人亦就稱レ之。殊不レ知中華能手多出二於文人韻士一。非二專業一也。凡書家書家文章家賞鑑家屬。皆自二外人一命レ之云レ爾。今之胸中無レ識。眼中無レ古。輒欲下以二手腕一得中之。豈不二亦無術之至一乎。

世以二書畫一爲レ業者。有下冒二其師之姓一者上。有上父子並二名。而同二其一字一。父以二一字一自稱。子亦就單二行之一者上。又有下襲二稱父號一者上。遂致二父子不レ可レ別也。其技之陋不二亦宜一乎。

余性拙二於書一。而好レ畫二山水一。讀書困倦時。或一二掃之一。經營之間。如レ思二詩然。是爲二一適一。及二其既成一。形神超越。如三身在二乎雲烟中一。既經二數日一。取而視レ之。醜惡百出。大不二清楚一。於レ是知二先輩之不レ可二企及一。斷二念斯技一而亦時發レ之。終不レ能レ已。蓋狩氏爲レ政亦既尙矣。及レ至二探幽一。亦復一變。風二靡海內一。滔滔不レ反。三四十年來。人稍知レ厭二其淡一。乃學下於漢商寓二于崎一者上。自以爲レ華矣。然視二其所レ爲。翁翁穠穠。如二醜女凝粧一。自無二姿態一。驟見可レ悅。厭心忽生。吾未レ知下與二夫狩氏一果有中是非上。要レ之。猶下走者以二百步一而笑中五十步上耳。大抵世書史。徒知レ徇二流俗所レ好。猶何氣韻之問。如欲三一二洗斯陋習一。無レ如二退而讀レ書也。

呼之間。從彼所爲。不必爲不可也。如其自處。則人各有志。吾亦惡乎定之。

今人詩文。地名官名。必脩能用之。如官名則古既有職原。明人或以周官稱。亦是此意。大抵後世病其不雅馴者。不啻我邦爲然也。王元美有言曰。子長不絕矣。其書絕矣。故實錄之外。贈酬之文。間或有之。不足深咎之。要之國音國讀假借轉用。照之其地之故。而可以想見焉。則猶之可矣。甚至誦其文而不知爲何等地。茫乎如游華胥氏之國。則何紀事之爲。

今人文章喜犯忌諱。因以爲快者。往往有之。禮似不宜然。至其稱呼不正。則滔々者皆是。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可不愼乎。大宰德夫論世儒改年爲載。爲犯國家典章。誠是矣。然視其集中所載。則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之類已。

大宰德夫曰。先生者父兄之稱也。論語先生饌是已。如曲禮。或言先生。或言君子。或言長者。先生謂父兄也。君子謂有爵位者也。長者謂佗人之長者也。稱佗人曰先生者。尊其人而以父兄待之也。不必受業之師也。如仲尼先生程子。子貢先生原憲。孟子先生宋牼是已。若或其年相若。則兩相先生。如莊周所記。孔子之與柳下季相先生是已。及戰國之時。諸侯封君。呼游客處士爲先生者多矣。不可枚擧。至如燕昭王之於郭隗。則以國君而先生其臣。漢高帝之於陳平。則以天子而先生其臣。唐高宗之於田游巖。則以天子而先生處士。凡此皆人主自屈其尊。而以父兄待其下也。尙矣哉。今人乃於長者難言先生。非受業之師。弗肯先生之。亦異乎古人。夫佛有天人師之號。故稱僧曰師。今日吾人呼僧爲師者。寧皆其弟子哉。

レ不レ知也。

余惡三明文字裁句綴全無二體要一。少年輩徒徇二時好一不三斷二棄之一。時時就而質焉。余亦不二深拒一レ之。蓋爲下苦二其艱澁一。由レ是以讀中古書上也。世或視レ之猶二經典一乃曰。于鱗如レ此。元美如レ此。如レ尋二古聖賢事迹一然。豈不二亦無用之學一乎。

文章有レ體。人人所レ知。余觀二近世諸老書畫跋語一。大覺三其不二簡潔一。雖レ無レ傷二於文辭一。而不レ爲レ無二疵瑕一。今人之文。奉二物服二家一爲二金科玉條一。二家之集。豈有二冗長失レ體者一乎。亦不二善學一之過也。取下古人所二輯錄一書畫跋等書上。彼此相映。則自知二余言不一レ過矣。

擬古樂府不レ可レ作也。自二李于鱗擬議變化之說出一。剽掠蹈襲。轉相放效。其在二乎當時一。旣來二人議一。近來詩集必以二鐃歌十八曲一置二之編首一。是爲二章程一。如或無レ之。則耳食之徒。相謂爲二體不一レ具也。於レ是作者亦各競爲レ之。其義猶不レ可レ解。况聲律音聲乎。唯求レ名之切。不レ能レ絕二念時好一。往々如レ是。要レ之無識之所レ致耳。趨向由レ人。勞而少レ功。實爲二格言一。

聲詩之道既絕二於漢一。不レ可二得而知一焉。後人效而賦レ之。亦猶二擬古樂府一也。然得二情於我一而發二之詩一。則尙可レ言也。如二擬古樂府一。則情之與レ事。皆非二吾有一也。所二以風雅可一レ作。而樂府不一レ可レ擬也。」山崎氏伊藤氏不下藏二復姓一而單中行之上。大宰氏亦從レ之。可レ謂レ正也。所レ謂玩弄變遷。慢二瀆其祖一。豈不レ然乎。雖レ然姓則彼姓矣。彼單二其復者一。自以爲レ姓。我從改レ之。是亦近二乎誣一矣。菅原爲レ菅。大江爲レ江。及三耀統理平之類。古既有レ例。脩レ姓亦爲二吾國俗一。何傷之有。故紀事實錄之外。應接稱

平聲。衣被之衣去聲。既發二平聲一。則不三復發二去聲一。或發二去聲一。則不三復發二平聲一。近來坊間刻本自二京師一來。本音假音並發不レ擇。不レ知二何謂一。

穆天子傳。漢武内傳。飛燕外傳。吳越春秋書。小說家鼻祖矣。蓋小說出二於稗官一。稗者細米之謂也。王者欲レ知二閭巷風俗細碎之言一。故立二稗官一。以記レ之。所三以小說不二可レ不レ存也。其在二于後世一。紀事之躰。全然最備。無レ如二水滸傳一。猶且壞二人之心術一。世傳羅氏之後。三世皆啞。不レ可レ謂二必無一レ之。其佗艶史諸書。媟慢猥雜。使二讀者羞一。諸史演義。雖三能盡二時勢一。而暗二於古一者。取二信于此一。其不レ誤レ人者殆希矣。余少時大嗜レ之。初苦二其難一レ入。專取二水滸一。熟讀數遍。觸レ類推レ此。其佗亦可二得而解一焉。至二其不一レ可レ知。則不二强求一レ之。乃置二之闕如之例一。間或俗語著レ書無二不レ可レ言者一。於レ是恐三其亂二文躰一。絕不二復爲一レ之。近世諸生或講二及之一。有下能解二其不一レ可レ解者上。非レ不レ精也。而其視レ之猶二古書一。徒費二精神一。亦復何益。故讀二小說一之法。唯在三於觀二時俗一。在三於知二古今同異一。又因以讀二後世議論文字一。則不レ爲レ無レ裨矣。世有二一種象胥之學一。徒奉二近世漢商之言一。以爲二金科玉條一。欺レ己趣レ人。亦可二復憎一焉。

用世之學。無下如二損軒白石一者上。東厓博聞强記。文亦可レ觀。大裨二於學者一。可レ謂二豪傑之士一矣。今人涉二獵群書一。徒爲二豪具一。與二夫三子者一異。左氏稱二子產一爲二博物一。豈知二雜猥一之謂乎。世讀レ書者。取三事之可レ悅。與二辭之藻麗一。而記二之於心一。又抄而錄レ之。備二異日錯辭之用一。問レ之以二時勢與二制度一。茫乎無二復識一レ之。是爲レ讀レ史乎。要レ之學不レ知レ所レ由。加以二明文裁綴之習一耳。不レ可

漢商在二于崎一者上。或託レ之以求二彼搢紳先生文一。則知下其不レ可レ得。而佯應レ之。勢不レ可レ已。西歸之後。倩レ人爲レ之。譸張欺誣、無レ所レ不レ至。伊藤原藏所レ謂漢兒少レ信。豈不レ然乎。然其得レ之者。喜以爲レ如レ得二拱璧一也。甚矣世俗眩二於名一。而不レ見二其實一也。

余大愳下應二人求一作中壽詞上。嘗一爲二川萬年之父一作レ序。有レ言曰。鄙人學二辭令一。始聞二取レ妻者之言一。自以爲レ媚レ之。惟患二其無下施。有二鄉人冠一。驟往語レ之曰。聞子有レ客。衆皆掩レ口而笑。是知レ用二其所下習。而不レ問二其所下處。則無レ情二乎哀一也。故無三休二戚乎我一。而漫然爲レ之。是以二人親一試二己技一也。」所レ惡二於學者一。喜言二華音一矣。六經以下諸子雜家及稗官小說。無下一不上レ出二於華一。則華音固益二於學者一。是世俗之論耳。凡世俗所レ爲。皆眩二於名一。而暗二於實一。譬下之未二嘗升一レ山。而論二其險一。未二嘗觀一レ海。而語中其波上。言雖レ可レ聽。豈不レ謬二其實一乎。今世俗之人。講論討習。似則似矣。而其所レ由不レ得二其方一。實無レ宅二於心一。驟聞二其說一。輒爲レ此動。愚亦已甚。今且欲下破二其愚一解中其惑上。莫レ如レ以レ明。假使世俗之言果是邪。善二華音一者。必當能剖二析古言一也。而今即不矣。必當レ善レ文也。而今則不矣。必當レ善レ詩也。而今即不矣。要レ之聲律倒置。徒嚇二不レ知者一耳。夫能讀二古書一。參二彼互一レ此。照以觀レ此。則事與レ辭可二得而知一也。後世之詩則有二四聲一。苟精二覈其所在一。音雖レ不レ可レ知。而可二意會一焉。則施二之於己一。而無二一可一レ疑。猶何華音之假。世適有下頗嫺二文辭一。旁言二華音一者上。徒以レ此緣二飾其業一耳。非下有レ得二於華音一而然上也。學者思諸。

讀書必須レ發レ音。唯假借音義。捨レ彼取レ此。亦心所レ欲。始無二一定之說一。今且言二其一端一。衣服之衣

李滄溟者。來時議謗。無容於世。無乃其心謂自甘受焉。而不枉從人情乎。因此觀之。科學固可以勸人。而不足益乎人之學。後之不及古。卑卑日降多坐此習。軌範正宗。豈足以爲作文之法乎。吾故謂我邦幸無科擧。客則謂不幸不能對策登第。雖有知無知相校之至于此。不亦氷炭相反乎。夫習科擧者。其所志固不在於大矣。而非此則無可進用於時。以顯其父母。此可以少酬其志也。我邦學者之於韓人。顧其爲心果且何如乎。爲其衣冠異制。望之儼然邪。爲言語異宜。筆語捷給邪。抑以爲其文學賢於我邪。以爲如吳季子之於子產如晉相識。因施名乎海外邪。以貌取人。古所不爲。而韓之文學。不勝于我久矣。生施名乎海者。傳記所載。比比有之。皆致彼問。不自我求之。然則學者之所大欲。可得而知焉。不過誇不知者。以其接異客。因爲豪具。釣名於一時已。客之所爲。必不出於是。而亦盡客氣也。此非吾遷延畏縮。而客之好事。或爲之累也。雖然乎。吾亦有所欲乎韓人者三。如緣數日之間。坐無雜賓。對榻與語。詳聞彼邦所以爲治。文物制度所以然也。其次則携手徜徉嘯詠乎山水間。因論土地人物之異也。其次則經義相質。冀使彼得覺性理之非古訓也。唱和重疊則非吾志焉。彼此有禁。皆不可得之事也。則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嘆昇平之化有所施及。此吾分而已。非不能也。不爲也。若夫身在國學。其職之不可已者。何咎之有。過此以往。皆爲名與利已。客曰。某雖不敏。豈不知所以立志乎。

清鄭任鑰敍白石集。爲流球新君。室高二氏謂流球諱兩屬。故不顯言。是或然也。世好事者。請

曰。何以レ文爲。此稗官家之物已。國字之文而足矣。古時誠無二俗語一。細微之事。亦不レ在二於所一レ遺。古傳記所レ載。歷歷可レ觀焉。飛燕外傳能盡二牀第之言一。無二復餘蘊一。固爲二後世外史家之祖一矣。而非レ有二的了囉哩一也。王弇州曰。子長不レ絕矣。其書絕矣。豈此之謂乎。況我邦文章家。人姓地名。從二意所一レ適而恣修レ之。强彷二彿乎華人一。然後姑以爲二文成一。以爲レ快二於心一。則何言不レ能レ古乎。何事不レ能レ記乎。夫滄溟不レ用二俗語一。弇州則往往取焉。唯有下其傳之與二不傳一之異上耳。雖二滄溟一乎。其不二雅且古一者。安能嘿而已乎。豈有二國字給之便一乎。當今修辭家何不レ解レ事之甚也。至下其與二韓客一對。筆以代レ舌。議論鋒生上。則左國史漢多不レ可レ致。滄溟弇州亦無レ書二於其人之側一。偶發二其所一レ記。亦不レ能レ安二於其人之心一。口欲レ言而筆不レ能レ述レ之。爽然自失。手無レ所レ下。一生長技於レ是乎無レ用焉。徒嘆二其捷不一レ可レ及。而恨二朝不一レ設二科擧之法一。此豈無二科擧一之所爲。則習二世所一レ謂古文辭一之弊也。每襲二人成語一不二自創造一之失也。不レ能レ文レ之者。國字取レ給之罪也。夫文以言レ志。假使能爲二左氏司馬子長一。苟無レ益二於緩急一。何所レ用之有。何況其不レ爲二左氏司馬子長一者乎。何況其不レ爲二滄溟弇州一者乎。客亦不レ見二夫庸醫治一レ疾乎。標本未レ辨。便施二方藥一。方藥則古方藥矣。損益則自損益矣。而不レ能レ治二其疾一。如レ不レ成レ用何。今之脩辭讀書。不レ似二此伎一乎。豈不二可レ愧之甚一乎。豈不レ可レ爲二長嘆息一乎。有レ志之士則必不レ然也。學者之大患。在二於名與一レ利而已。有二科擧之法一以來。天下人士皆競作レ文。而司レ學者。不二必有一レ識。愛憎之情。介二於其心一。不レ能三公然取二捨之一。其應レ學者。亦謂僅足三以取二名利一耳。故趨二時之所一レ尙。取二媚時師一。英雄豪傑生二於其間一。不レ從二事于斯一。如二韓昌黎

曰。韓之於文學。固亦天性哉。其航于海聘于我。自對馬至于東都。三千有餘里。文人才子投刺唱酬。應接之不暇。咄嗟便辨。至其館於都下。俄頃之際。通謁就坐。詩篇重疊。筆語交發。和彼應此。多々益辨。固既自若矣。其詩之與文。雖非大可觀焉。而捷疾之甚。我邦人士則不可當也。此豈非科擧之習使之然邪。世有高自標持。恥與此伍者。要之高尙其外。内實知捷之不可及。遷延畏縮。其心謂與進而取敗。寧退而保之全。此亦足以護醜耳。吾子少有文名。再遇韓使之聘。不能一試其伎。好吾子者必曰。吾子不爲也。惡吾子者亦必曰。吾子不能也。井子聞之憮然。良久嘆曰。嗚呼古文辭之弊。一至于此也。客曰。如吾子所言。所謂因偪爲恭。實不能答也。古文辭不與焉。井子曰。客徒知捷之不可及。而不知其所以不可及。此豈無科擧之所爲。古文辭實爲之禍矣。蓋當今脩辭家。孰不曰我能爲左氏。我能爲司馬。而其所成亦唯不能過王李。其下者王李亦不能爲之。自安於小成。玩索物服諸家書。目未嘗一見王李全集。就此方刊本之所選若抄。僅窺萬分之一。因人雷同耳。吾觀古文辭家之於古書。或圈其言之奇。或抄其辭之麗。預備未然。乃謂此傳可以爲送彼人之序。彼賦可以爲遊此地之記矣。而不顧其體要何如。義理何如耳。故其流之弊。終有能發諸行文之際。不解其義。至不知左氏司馬子長實爲何物者。方構思之時。就其所圈且抄。考索其似焉者。斷前歇後。絶長補短。務艱澁其語。累字成句。積句成章。雖絢爛可觀乎。而文不活動。安能使人讀之而感焉乎。且無實長語。可以文之。而細微之事。旦夕所用。不能資諸古。乃

世少年浮靡爲レ習。動蹈二有過之地一。亦泛交使レ然。可レ不レ愼乎。余嘗與二滕子純一論二此意一。詳見二答問錄一。

都下一老儒死。無レ子。議立二門人中年少者一。乃冒二其姓一。其老友有二與レ余相識者一。嘗偕出行次。要レ余過二其家一。意謂余有二一日之長一。令三彼相親以博二其智識一。年少色不レ說。余亦知二其難一レ屈。輒辭二去之一。後數年續二其先業一。以待二來學者一。有下人持二其近躰詩來示上レ余。聲律格調。固所レ不レ論。取下方俗所レ稱草名不二與レ華合一者上。直以命レ題。近復見二其所レ撰之文一。則倣二世所一レ爲。唯知レ裁二綴古辭一。而不レ知三其所三以裁二綴之一。文理不レ屬。始無二意義一。脩辭家擧以爲レ笑矣。然刻レ石上レ木。其徒傳播。愈見二自是之甚一耳。近時學者引レ徒結レ黨。自處二師道一。於レ是不レ能二就レ人而正一レ焉。又不レ能三研レ精覃レ思至二其極一。徒集二不レ知レ己者一。自高自矜。殊不レ知人雖レ可レ欺。而亦終無レ得二於己一。孟子曰。人之患在三好爲二人師一。豈不レ然乎。

文公家禮齊家寶要等書。皆以二己意一斟二酌古禮一。又稽二之時宜一而立二其說一。雖レ曰レ不レ合二於古一。亦出二於不レ得レ止之情一也。今世學者纔知レ讀レ書。輒以二禮樂一爲二口實一。觀二其居レ喪祭一レ先。無三一彷二彿乎禮意一。又且厭二棄俗間所一レ爲。其窮至三於無二愼終追遠之言一。豈可レ不レ畏乎。伊藤原藏釋親考。大宰德夫親族正名。大益二於世敎一。余亦竊輯下經典言二喪服一者上。別爲二之箋釋一。因欲二以便一二於蒙士一。禍既起レ端。壬辰之災。悉爲二烏有一。今有レ志焉。而未二之逑一耳。

余常惡下世人與二韓客一唱酬以レ此自是上焉。嘗有下對二友人問一者上。其辭曰。客有下接二韓人一者上。謂二井子一

與世關係。如贅疣然。猶且效尤。不妄則愚矣。余少時亦坐于此習。數來請議。自今憶此。慚悔殊甚。夫改過聖人所訓。自新亦非不美也。而千言萬語。唯不如一無過耳。學者宜自省之。」

世之妄庸之徒。動輙議時事。終至居下流而訕上。豈不愼乎。大抵數百載之故。薰陶漸漬之久。一旦得諸文辭。不察其所以由。不窮其所以然。以爲禮樂之治立可致也。是學者之通弊也。假使其有施爲之宜而言之。則自有方也。況無其具者乎。孔子之與浴沂。其謂之何。

世俗有集諸名流於其家及僧院酒廬分題賦詩。命爲詩會。夫詩樂伐木。易稱盍簪。良朋相逢。人生一樂。吾亦何不願之乎。唯爲主人者。不必擇其賓。賓亦不必論其主人。泛請泛應。或使人轉報其所識者。則不招之客亦從至焉。甚至於朱紫相亂。玉古並雜。且長者不爲教之。少者亦不請益。如極言之。則爲哺啜耳。曲藝師使人縱觀其技。爲名與利。固其所也。抑學者亦坐此習乎。都下貧民死不能自葬者。結數人爲社。月各出錢。儲爲葬備。以其餘爲素食。供僧念佛。蓋有爲爾。詩人會集。不能勝此輩而上之。豈不悲乎。

朋友死無所歸。孔子曰。於我殯。又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々。戴記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又曰。交遊之讎。不同國。秋官調人職曰。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鄭註爲大夫稱主之主。夫君與主稱呼之異耳。豈於仕者有深淺乎。主友謂友之最親密而主其事者。朋友道泛。故言主以別之。極爲穩當矣。今人不知取友之道。狎於杯酒之間。相呼以爲知己。在患難之時。則秦胡相視。如無關係。然匹夫有義氣者。猶且耻之。至于學者。則恬乎不省。抑何心乎。近

世俗頗有ニ材胥一者謂。儒者爲ニ長物一。雖ニ是不學所レ使。而儒者亦有レ罪也。假使ニ今學者從レ政。則吾恐不レ能レ賢ニ於是輩一也。要レ之學不レ得ニ其所レ由。徒觀ニ古人成迹一。而不レ論ニ其所ニ以成レ之。至ニ臨レ事之日一。則緩ニ其所レ急。而急ニ其所レ緩。務議ニ更張一。終失ニ於攪擾一。不レ然欲レ使三人人明ニ其明德一。亦不レ見ニ施爲之宜一也。嗚呼學ニ先王之道一。俗吏武人之不レ若。豈不ニ可レ愧之甚一乎。蓋用ニ儒生一誤レ事者。余亦既見ニ聞之一。其國俗至レ今不レ欲レ使ニ子弟學一。是亦懲レ羹吹レ虀之類耳。

君子之仕也。行ニ其義一也。錄仕亦一道已。概乎議レ之者非也。晉俗曠蕩。加レ之釋氏之言或淪ニ乎人心一。貴レ處賤レ出之風。於レ是乎生焉。今人怠惰之習。不レ知レ食ニ其力一。乃有下祿仕以奉ニ其身一者上。雖ニ君子所レ不レ取。苟不レ至レ失ニ臣節一。則亦可レ恕焉。自ニ經義之不レ講。學者以レ仕爲レ汚。陽爲レ不レ欲。陰自干レ之。百方求レ之。適得ニ仕國一。及ニ其將レ行。則曰。三聘三辭。不レ得レ止。然後強起。又曰。使三其君北面而師ニ事之一。又曰。以ニ竟內之事一煩レ我。果如ニ此言一邪。則當レ見ニ施設之宜一。而今也則無レ之。豈不ニ尸位一乎。然則其可レ愧者莫レ大レ焉。不レ知ニ輕重一而言無レ倫。大率如レ此。弊俗夫。噫。

晉人徒得ニ老子之粗一。以ニ任達一爲ニ風流一。明王世貞爲ニ七傲士讚一。阮籍與ニ老子一伍。薰蕕同レ器。可レ謂レ不レ知レ類已。如レ籍則外託ニ遺事一。內實取レ容。其猶ニ穿窬之盜一與。今人讀ニ劉氏世說一。徒欣ニ是輩之事一。而不レ知三復有ニ可レ取者一。習俗之弊。可レ爲ニ長嘆息一。

論語所レ載長沮桀溺及狂接輿等。雖レ不レ可レ知ニ其生平一。而無レ意ニ乎斯世一。唯不レ欲ニ自見一而已。豈如ニ後世曠蕩之徒一乎。晉人自以爲ニ託而逃一焉。亂頭養レ望。沈湎惑溺。可レ謂ニ匪人一耳。我邦學者。不ニ

曾子謂子思曰。昔者吾從夫子巡諸侯國。夫子未嘗失人臣之禮。而猶聖道不行。今吾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異。人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如一體然。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仍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我。不自貴人將賤我。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詭。乃各時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々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飮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荀子曰。志意修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侯矣。內省則外物輕矣。傳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此之謂也。斯三子者。皆生於禮樂崩壞之時。以此制心。因以說人。勢之所使然也。而是唯語說人君之意。非對人君而言之也。近世諸老應諸侯之招。豫期之禮待。有曰苟不如是。則我不敢見者。夫不見則已。唯見而禮不至。亦可以去之耳。惡有先爲之極。然後往者乎。

余每爲國君講業。即略章句。解其大意。因及事務。切言施爲之方。聽之者或笑之云。一如浮屠說法。焉足以解古言乎。余乃獨謂。人主好學則可矣。徒好之而不問其所以處。則吹竽彈瑟。六博蹴踘。懷於宴安。亦何擇焉。大抵後世之君。如惰煬帝陳後主。則華靡麗藻。其所爲何如。今世學者。非以文雅風流導之。則亦句折章剖。如學究之爲。抑何心乎。

乎諸家集始出焉。有下取二於文辭一者上。有下取二於詩賦一者上。又有下崇二其識一而傳レ之者上。大抵皆信二其人一者之所レ爲。適有二自集錄序以刻一レ之。要レ之以二其所一レ嗜。故不レ忍三泯二棄之一。人情爲レ然。何嫌之有。今世學者頗知レ爲二詩學一レ文。輙刻二其集一。觀二其序引一。則必曰。師之所レ不レ許。而弟子竊刻レ之。既成然後告レ之。又曰。爰以二斯區區者一爲。門人強請レ之。又曰。平日不レ留レ稿。散二逸大半一。諸集一律。若レ出二於同口一。殊爲レ可レ笑。

近年梓行諸家集。彼善二於此一則亦有レ之。要レ之五十步百步耳。此編竊以レ正レ俗自命レ之。因擧二其尤者一二一。而指二擿紕漏一。以見二作レ文法一。夫議二人之非一。不レ如二自學之精一也。徒以レ此啓二小年輕薄之心一。且爲二怨府一。吾則不レ爲レ之。遂棄而不レ錄。

服子遷亦一名家矣。及二其晩年一。愈益渾化。唯其自處優游。以レ材自勝。故覺三其靡麗近二乎弱一耳。然知二其弱一而故弱レ之。是所三以爲二子遷一也。世俗尊崇不レ辨二其所一レ由。至二于今日一則千篇一律。愈似愈非。殊致レ可レ厭焉。且如二其小督潮來一。則最爲二得意一。後人效レ顰。使二觀者醜一焉。大抵不レ知レ取二之於古一。而誦二法於今一。則徇二時俗一而欲二速成一者也。是學者通弊也。

物茂卿論語徵。解二八佾舞於庭一曰。八佾舞連讀。世人佾下斷レ句非也。是和讀之法。雖二則世人一。豈有二佾下斷レ句者一乎。此老常以レ無二和習一自處。而其言如レ此矣。其擬二家大連檄一。則守屋之死距二乎崇峻時一既五六年。誤爲二一時一。服子遷送レ人文。以レ州爲レ國。國史之言。固既如レ是。而以二古封建之世一立レ言。則不レ當焉。其佗紕漏不二必論一レ之。今人奉以爲二金科玉條一。猶且如レ此。況下レ焉者乎。

利得富邪。則豈不有商賈之事乎。要之不啻爲利。亦欲并與其名而收之也。鄙夫無厭。誠可憎焉。余常觀不學無術。徒論錐刀之末。建功於太平之時者。比之學者。大見其不迂耳。」

伊物二氏復古之說。惠于後人。功聖門。實莫大焉。物氏則以文辭自任。大聲壯語。極辨和言誤人。學者稍知離和訓而讀書。先生之賜也。當時梓行之書。削去國字附註。雖有村學究。亦恥爲所謂諺解俚諺。可謂盛矣。物氏卒乎享保中。五十年于今。其門人復附註國字而刻遺書。於是書賈闔師求利貪名。相競著書。比年以來。東西書肆。歲刻國字註解。不暇指數。無一裨於學者。良可慨嘆。

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又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又曰。揚名後世。以顯父母。是德成名至。聖人之道也。世或不以其道得之。所以有惡於名也。後生輩苟無斯念邪。則解惰之心生焉。大躁則亦壞心術。傳芳流臭。不能擇之。豈可不戒乎。夫不獲志者。不能行之時。必藉之以傳之後。立言不朽。古之道也。如近學者。自謂詩則開元天寶。文則左氏司馬子長。視其所爲。不足爲明人奴隸。其頗佳者。斷前歇後。撥句裁字。絢爛可觀。無復實語。及俗尚一變。則覆醬之不暇。猶何不朽之問。斯謂之無川之學勞而無功也。若夫經義。則各有所見。雖不無短長。亦不得不並存而論之。何則識無古今故也。蓋德行文學。皆出於經義。人人所知。而不能勉焉。唯以今人所喜稱大業盛事。亦無過於此者。學者思焉。」

東京以上文躰不多。學者立一家言。或史或子。唯心所欲。降此以往有錄平日所爲詩文。於是

乎。

世自喜者。務毀二先輩一。因以成二己名一。而其人非レ有二所見一。則不レ能下易二其說一以自定上レ之。徒就二字句間一議二其是非一。乃云。仁齋某說。原出二於某書一。而少隔二其字一。徂徠某說。見二于某書一。而不レ言二其所一レ出。然有下既成而後見レ之不レ及レ改者上。有下其說與二己意一合直取用レ之者上。有下暗合不レ知二其所一以然一者上。古人又有レ之。雖レ不レ無二疵瑕一。要亦無レ害二於爲二二先生一也。蜉蚍撼レ樹。多見二其不一レ知レ量也。若夫大義所レ在。雖二字句間一。亦不レ可レ不レ議。唯非二是編所一レ關。今不二具及一焉。往々見二乎余經解中一。

伊藤氏以二君子一待レ人。物氏以二英雄一望レ人。是敎誨之異二其方一矣。近世又有二一種師道一。遇二子弟有一レ發レ難者一。乃云。是猶不レ解。何學之爲。其自處大峻。使下人不レ可二得而近一也。夫古書多二不レ可レ解者一。豈能悉知レ之而無二謬誤一乎。世儒或以レ是掩二護之一。而愚者不レ知乃尊二信之一。以爲二英雄豪傑一。不二亦非一レ乎。

伊藤氏首二倡復古一。其在二當時一。怪且疑者聒々群起。未二嘗與一レ此校一焉。物氏繼作。咎レ之者益多。今觀二其集所一レ載。與レ人論辨者。一再往復。人乃服レ之。或執二弟子之禮一。雖二學力使一レ然。亦可下以見中當時學者猶未上レ失二淳實之風一矣。至二于今日一。則心知二其是一。而口恥レ稱レ之。强掩二我非一。不二肯服一レ善。可レ謂二弊習一耳。

凡著レ書者。在下補二前人不一レ足。正中時俗謬誤上。方今學者苟二徇流俗所一レ好。取二其爲レ世所一レ說者一。標釋插註。國字記レ之。使二人易一レ讀。而無レ有二實用一。則是意荒矣。所レ謂學以爲レ人。敎以爲レ己也。夫欲二射

學問之道。有同好而否者。有異趣而佳者。世人阿黨。唯稱其同於己者。不同於己者。則沒而不說焉。甚至曰彼譽我矣。我亦惡不稱彼。彼毀我矣。我亦惡不議彼。是風一蕩。浮薄日成。如市井亡賴。瞋目攘臂。喜罵詈人。爲士者宜愧之耳。龜山松崎君脩。獨能立乎流俗之表。不挾同異於胷中。可以爲難矣。古云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豈不然乎。荀子曰。青出之於藍。而青於藍。氷水爲之。而寒於水。故弟子未嘗不賢於師也。近世學者受業於人。及其既成。則沒而不言。自謂無師承。物氏少寓于南總。獨學而無師友。是或然乎。豈可人人而如是乎。其矜材傲物。猶可言也。至於誣其師德以爲己功。則在三之義既有所闕。謂之匪人亦可耳。

孟子性善。荀子性惡。降至乎程朱陸王及我伊物。雖不必合於古。要亦各有得於己。由是以立其說矣。近世諸老動輒云。我不傍人門墻而趨也。因質其所以爲學。則不取正於一家。隨所有箋註。以說其章句而已。其自以爲不因人者。非別有所見也。如是然後可以爲有得。則天下談書者皆有得也。蓋其人無特操。而猶恥奉一師之說。又欲裁集衆善以成其說。則不能自斷取捨之。因循支吾。苟安於小成。輕蔑先賢。欺誑後世。要之不善學之過也。

自物氏學行。學者自處太高。五尺童子亦議先賢。而非能讀宋儒諸家書。心實知其非也。又非能談物氏書。心實知其是也。其自稱奉物氏者。亦唯不過目涉李王文抄。且甘爲服之奴隸耳。是安在其爲物氏之學乎。世言性理者。徒講小學近思錄。而不知朱子爲何物。豈不類

金峨先生匡正錄

門人　篠本廉子温　校

余少時閲二刊謬正俗斥非於先師熊峰川先先所一。童子何知。忽忽過レ日。不レ記二其心一矣。近者就二平士觀一。借二其所レ藏之書一。縱探二厨中一。則二書存焉。因持歸讀レ之。竊不二自量一。效二其所一レ爲。聊錄二所見一。未レ滿二二旬一。得二四十有餘條一。蓋伊藤氏在二乎當時一。既自爲二贅疣一。世或譏。德夫屋上架レ屋。況今距二乎此一七八十年。無二復可一レ言。然其可レ正者。不レ在二於彼一。而在二於此一也。及レ還二一書於平氏一。幷與贈レ此。亦使二士觀一論一レ之耳。豈敢眎二之大方一乎。

安永乙未夏六月朔　　金峨井純卿

當今學者之患。無レ甚二於雷同一。蓋世所レ稱某某受二學於某一。其高第弟子也。或善二詞章一。或精二經藝一。每二其言一出一。衆無レ不レ歛レ衽者。要レ之非レ有二所見一。唯因レ人以レ言レ之耳。甚至下於指二摘其謬一而語上レ之。猶不下肯信上レ之。則以爲彼無二一不是一。天下言者皆非也。夫欲レ論二詞章一邪。則知二時之汚隆與二世之好尙一。等二古今一以立二準於一レ己。然後始可レ謂二其佳惡一也。不レ然奉二一家之言一以爲二三尺一。以レ此律レ人。則凡不二與レ此同一者。皆不レ善二詞章一也。皆不レ精二經藝一也。蓋不レ思之甚已。故學者勿下如二常人一然上。常人有下亨レ貓召二其友一。以爲二兎羹一者上。既飽而聞二其貓一也。據レ地而吐レ之。盡瀉二其食一。是未三始知二其味一者也。段使二之知一レ味。則捨レ貓取レ兎。捨レ兎取レ貓。亦從二其所一レ好。何必待レ人然後食レ之乎。

刻匡正錄序

金峨先生匡正錄一卷。嚮者余受而卒ㇾ業。其所ㇾ謂伊藤氏贅疣。德夫屋上架ㇾ屋者。豈不二其然一乎。顧亦皆少ㇾ得ㇾ已耳。而近日學者孟浪。急張二體製一。稱謂二舊弊尙存一。乃亦憂二後生一者之所ㇾ不ㇾ得ㇾ已。是作之所二以起一也。若下乃遠指三流弊所二淵源一。明告中來學上。所二趣向一。可ㇾ謂下察二諸肓膏一而下中之藥石上也。學者其不二欽念一哉。今茲余以二護衛一處二于平安一。從ㇾ事豫暇。三復校讎。謹刻二諸梓一。以廣下先生憂二後生一之意上云

安永丙申之歲秋七月

新齋篠本廉謹識

長人安民與₌敬天₋也已。此說一出。天下學者。各知ₜ成₌德於己₋。行ₜ安民之道ₗ。則孔門之敎。庶乎可ₗ復矣。江漢以濯ₗ之。秋陽已以暴ₗ之。皜皜乎不ₗ可ₗ尙已。雖ₗ能平余有ₗ取₌乎先生₋者。特其所₌根由₋之說耳。惟其爲ₗ人。有₌好ₗ奇之癖₋。以₌英邁之資₋。發₌之言語文章間₋。急₌于立ₗ家。而不ₗ顧₌其說合與ₗ否。此不ₗ可ₗ不ₗ議也。世儒滔々。尊₌崇先生₋。而不ₗ識₌先生之於ₗ道何如₋。四術四敎。皆東₌之高閣₋。開元天寶。左氏司馬子長。銜ₗ口而發。謂先生無₌一可ₜ非焉。何似ₜ嚮者信₌程朱₋者之言ₗ。嗚呼此亦不ₗ知ₗ恥之甚。可₌復醜₋焉。

金峨先生經義折衷 終

是所レ謂義也。此所二以仁智爲レ德。禮義爲一レ道也。傳曰。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禮樂相須。樂末レ有二離レ禮孤行者一。故曰。禮義者。人之大端也。禮以制レ心。義以制レ事。禮以守レ常。義以應レ變。舉二此二者一。而先王之道。庶乎足二以盡一レ之矣。德者。所二以立一レ己也。義者。所二以從一レ政也。故詩書禮樂。足二以造一レ士。然其敎之法。詩曰レ誦。書曰レ讀。禮樂曰レ習。春秋敎以二禮樂一。冬夏敎以二詩書一。假以二歲月一。隨二陰陽之宜一。以長二養之一。藏焉。脩焉。息焉。游焉。自然德立。而知明焉。要在二習而熟レ之。久與レ之化一也。是古之敎法爲レ爾。論語所レ謂博文約禮。是也。先王之道歸二於安民一。故孔門之敎必依二於仁一。仁之德亦大矣。故又必依二中庸一。所レ謂孝弟忠信。是也。由レ此以進。庶乎足三以馴二致高明廣大之域一。其說具二於論語中庸一。學者所レ當レ竭レ力也。雖二千萬世之後一。學二聖人之道一者。必以二詩書禮樂一爲二本業一。以レ依三仁與二中庸一求レ成二其德一。則亦爲レ不レ畔二於先王孔子之敎一已。讀レ書之道。亦不三高求二之性命之微一。而卑求二之事與一レ辭。當乙以三識下古文辭上識二古言一爲甲レ先。苟知三古今文辭之所二以殊一。則古言可レ識。古義可レ明。而古聖人之道。可二得而言一焉。

井子曰。趙宋以來。儒者皆浸二淫乎老佛之學一。强求レ勝レ之。而積習所レ錮。道無二脫然能改更焉者一。甚至二彼此並論一。可レ謂レ亂レ道。其稍黠者。則陽易二其言一。陰用二其意一也。於レ是乎不レ得レ不レ曰三事業之外自有二所レ謂道者一。曰理。曰心。可レ見下其以レ此當中彼所レ謂玄之法上レ之。仁齋伊公首二倡復古之學一。闢二之我東方一。其功亦偉矣。而猶建二往來流行之說一。亦未レ能三割二愛宋儒諸家一。故不レ能二濯レ之洗然一。豈不二復可一レ惜乎。徂來先生有三特二見乎斯一。則曰。道者先王之道也。安二天下一之道也。要歸三

自伏義神農黃帝。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作者七人。正德利用厚生之道。於是乎始具備矣。是更數千年。更數千聖人之心力知巧。而成。非一聖人一生之力所能辨也。故道者統名也。學禮樂政教。凡先王所建者。合而命之也。非離禮樂政教。別有所謂道也。先王因人皆有相愛相養相輔相成之心。運用營爲之才。立是道。而俾天下後世。由以行之。各終其性命。譬諸人由道路以行。故謂之道也。孔子非作者。而其以聖命之者。不翅以其德。亦爲制作道存故也。蓋方孔子之時。周室既卑。先王之道廢壞亦極。是非淆亂。無孔子釐而正之。則先王之道亡久矣。故千載之後。道不屬諸先王。而屬諸孔子。則我亦見其賢於堯舜也已。先王者。聖人也。作者也。非學而可至焉。唯其爲道雖多端乎。而要歸於安天下。故孔門之敎。仁爲至大者。以其能學先王之道。而躰之者仁。仁則長人安民之德也。德者得也。謂人各有所得於道也。智亦聖人之大德。不可得而測焉。不可得而學焉。故不以智爲敎。古所謂智者。知人也。知禮也。知先王之道也。必學道術以成德。而知慧至焉。是謂之致知格物。物敎之條件也。如鄉三物射五物。是也。禮之道。其爲躰也。蟠於天極。極乎細微。物爲之則。曲爲之制。樂即掌於伶官。君子禮以爲專業。樂以養德。蓋先王知言語之不足以敎人。故作禮樂以敎人。知政刑之不足以安民。故作禮樂以化之。禮樂不言。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化也。然禮有一定之躰。而天下之事無窮。故又立義焉。義者道之分也。千差萬別。各有所宜。故曰。義者宜也。先王既以其千差萬別者。制爲禮。學者猶傳其所以制之義。是所謂禮之義也。而其以空言傳者。

論語曰。作者七人。以上並證三聖者制作之名、不二學而可一レ至、

左傳晋趙衰曰。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

禮曰。樂正崇二四術一。立二四敎一。順二先王詩書禮樂一以造レ士。春秋敎以二禮樂一。冬夏敎以二詩書一。

論語。子游曰。君子學レ道。則愛レ人也。小人學レ道。則易レ使也。孔安國註曰。道謂二禮樂一。以上並證二道者統名、化レ民以二禮樂一、

孔安國孝經傳曰。道者。扶二持万物一。使三各終二其性命一者也。施二於人一。則變二化其行一。而之二正理一。故道在レ身。則言自順。而行自正。事レ君自忠。事レ父自孝。與レ人自信。應レ物自治。一人用レ之。不レ聞二有餘一。天下行レ之。不レ聞二不足一。小取焉小得レ福。大取焉大得レ福。天下行レ之。而天下服。

論語。子曰。誰能出不レ由レ戸。何莫レ由二斯道一也。此證二自下門戸宮室及禮樂政敎上皆先王所レ建之道一、

大學曰。致レ知有レ格レ物。

孟子曰。萬物皆備二於我一也矣。引二鄉三物射五物一、證二六經皆物也之說一、

書曰。以レ禮制レ心。以レ義制レ事。證三古無二居敬持心說一、

先王之道。先王所レ造也。非二天地自然之道一也。古之天子。有二聰明睿智之德一。通二天地之道一。盡二萬物之性一。有レ所二制作一。之謂レ道。狀而命レ之。謂二之文一。蓋在レ天曰レ文。在レ地曰レ理。道之大原出二於天一。古先聖王。法レ天以立レ道。故其爲レ狀也。禮樂燦然。要莫レ不レ歸二乎敬天一者上。是聖門第一義也。

無二復異論一。大抵豪傑一生。移二人耳目一。遺風余烈。數世不レ斬。趙宋以下。如二醫卜家書一。亦能言二性理一。或有二陸王一。換レ彼改レ此。亦不レ能二全然勝一レ之。至二我東方仁齋伊藤先生出一。獨能斷然以二程朱諸家一爲二禪儒一。首二倡復古之業一。此其所下以傑二出乎千古一。而倭夏末中甚有上者也。唯其可レ惜者。詩書鄒魯。岐爲二二途一。視三孔子與二先王一。猶下後世儒家。各建二門戶一以分營中町畦上。於レ是乎孔子道。顧自小矣。終意下以二王道或儒學一號中稱斯道上。其佗如二訓詁問。字異意同一。不レ暇二枚擧一。要レ之草昧之業。創造之言。其有レ不レ及。固其所已。不レ足二深責一レ此。但當レ推下其有レ功二于斯一。識見絶倫。古今無レ比焉。

日本徂來物氏

公名雙松。字茂卿。以レ字行。姓物部。氏荻生。其先居二三河之大給一。實荻生。因氏焉。故又自稱二三河之人一。其父仕二憲廟一得レ罪。隨レ父流二落南總一。後遇レ赦歸二于東都一。至レ公始官二侯國一。郡山記室。晚節郊居養レ病。英材從二遠方一來者。從游如レ雲。號曰二徂來先生一。德廟時引二見殿上一。賜二白銀及時服一。享保十一年病卒。年六十二歲。其門生卓然爲二一家之言一者數人。門徒之盛。古未レ有二比レ之者一。

家言。（求二諸事辭一、無二復佗技一、義府德則、歸二安民一已、）

引據經語。（專據二王制左傳一、證下道者安二天下一之道上、先王所レ創、孔子之教、亦歸二於長人安民一、）

禮曰。作者之謂レ聖。

世標準一者。唯堯舜文武之道而已。於レ是乎盡下黜夫難レ行難レ知。磅礴廣大。不レ可二窺測一者上。祖二述堯舜一。憲二章文武一。如下身在二堂上一。乃能辨中堂下人之曲直上。故孔子述而不レ作。非レ不レ能レ作。述二其可レ述者一。何必竢二堯舜文武一。然後爲レ此乎。此論語一書。實爲二最上至極宇宙第一書一。而孔子最上至極宇宙第一聖人。所下以生民以來未二嘗有一。而賢二於堯舜一遠上也。孟子之書。又亞二論語一而發二孔子之旨一者也。孔子之時。猶二白日中一レ天。有レ目者能行。故其敎レ人。惟告レ之以二修爲之方一。而不レ待三復詳二解其義一。孟子之時。猶二暗夜行一レ道。必待二明燭一。故不レ得レ不三明下解其義上。示下所二嚮方一焉。若夫欲レ觀二孔子之道一。而不レ由二孟子一者。猶三渡レ水無二舟楫一。豈得二能濟一乎。程子云。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不レ治而自明矣。此實千古名言也。讀二語孟一者。其法不レ同。論語專言レ敎。而道在二其中一矣。宜三先知下其意味上。而血脉自在二其中一矣。孟子專言レ道。而敎在二其中一矣。宜三先知下其血脉上。而意味自在二其中一矣。夫道至矣。大矣。然不レ能レ使三人爲二賢聖一。其所丙以使三人爲二聖賢一。開下來學上而致乙大平甲者。皆敎之功也。然而使下人之性頑然無レ智。如二雞犬一然上。則不レ能レ使二其敎而之一レ善。惟其善。故其曉レ道受レ敎。不二啻地道之敏一レ樹。此性道敎之別也。聖人之道。誠而已。人苟知下聖人之學。以二實語一明中實理上。斯知二平易者道。而高遠者非一レ道也。

井子曰。天神氏地神氏邈矣。夫暢草之貢二於倭一。姑且置焉。自二遣唐之使。聘問不レ絕。留學受業。凡從二事於斯文一者。無レ不下依二古註疏一。奉中漢魏諸儒之說上。至二國初之時一。惺窩羅山諸公。始悅二宋儒新奇之言一。非二濂洛關閩之書一不レ讀。非二理氣躰用之說一不レ講。天下之學爲レ之一變。百有餘載。

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大路者。貴賤所通行之處。猶本國五畿七道及唐十道宋二十三路。上自王侯下至於庶人。莫不由此而行。唯賢者得行。而愚者不得行。貴者得行。而賤者不得行。非不可須臾離之道也。故道者。人倫當行之路。非待教而後有。非矯揉而能然。皆自然而然。至於四方八隅。避陬之陋。蠻陌之蠢。無不自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亦無不有親義別叙信之道。万世之上若此。万世之下亦若此。天道盡乎陰陽往來。地道盡乎剛柔相濟。人道盡乎仁義相須。唯是往來通行之理。天地之間。無適不一元氣。謂之大極。萬物在大極中。人在萬物中。所以最靈而異於萬物者。以其性之善。而有斯四端之心也。夫性質不齊。有萬不同。雖非天下一人無性惡者。而善善惡惡之心。則無古今聖愚。皆一也。一則是良心。良心則是四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人孰無之。見其當惻隱者。則惻隱之心發焉。見其當羞惡者。則羞惡之心發焉。至見其當辭讓是非者。則亦辭讓是非之心發焉。擴惻隱之心而充之。則成仁也。擴羞惡之心而充之。則成禮也。擴是非之心而充之。則成智也。仁義禮智。謂之德。能達其德於天下。而流行者。謂之道也。端本也。謂仁義禮智之端本起於此也。故擴我固有之心。充而成德。譬之如稽天之水起於濫觴。合抱之木生於蘖栽。孔孟之示人。千言萬語。皆無非此事。人外無道。道外無人。以人行人道。所以易知易行也。其學之。目。蓋有三焉。曰性。曰道。曰教。其修之書。蓋有二焉。曰論語。曰孟子。中庸之書。即論語之衍義。而孟子之書。即論語之義疏也。昔在孔子旁觀古今。歷選群聖。其造中庸之極。不出於人倫日用之間。而可為萬

良心一。豈不ニ亦窮理之謂一乎。

日本仁齋伊藤氏

公名維楨。字源佐。初名維貞。字源吉。姓伊藤氏。別號仁齋。所レ居堂前。有ニ海棠一株一。因又號ニ棠隱一。平安之人。夙喜ニ宋儒之說一。嗜ニ耽性理一。後乃知ニ其非一。首ニ倡復古一。潜閉不レ仕。教ニ授生徒一。弟子數百人。投レ刺通謁者。蓋至ニ三千一。寶永二年。病卒ニ于家一。年七十九歲。私諡曰ニ古學先生一。男五人。長子長胤。字原藏。善繼ニ家學一。博覧洽聞。亦有レ過ニ其父一。

家言。語字內書、孟爲ニ之疏一、意味血脈、原自昭著

引據經語。專據ニ孟子性善四端一、以解ニ論語一證ニ人外無レ道、道外無レ人、平易可レ行、

孟子曰。性善。此其說所ニ根由一之詁、

中庸曰。天命之謂レ性。率レ性之謂レ道。脩レ道之謂レ教。

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又曰。人皆有レ所レ不レ忍。達ニ之於其所一レ忍。仁也。人皆有レ所レ不レ爲。達ニ之於其所一レ爲。義也。

以上並證下性之善、爲ニ受レ教之地一、而擴ニ充固有レ端一、則爲中仁義禮智之德上、

書曰。以レ禮制レ心。以レ義制レ事。

孟子曰。君子以レ仁存レ心。以レ禮存レ心。以上並證下以ニ禮義一存レ心、無中淨欲復初之說上、見ニ宋儒之學非一レ古、

知之發動爲意。意之所在爲物。在父即孝。在君則忠。皆無不出於一念良知也。譬之呼君呼父。名稱不同。而人惟斯人而已。夫舜之不告而娶。豈舜之前已有不告娶者。爲之準則。故舜得考之何典籍。問諸何人。而爲此邪。抑亦求之其心一念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此邪。武之不葬而興師。豈武之前已有不葬興師者。爲之準則。故武得考之何典籍。問諸何人。而爲此邪。抑亦求之其心之一念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此邪。段使舜之心而非誠於爲無後。武之心而非誠於爲救民。而爲此。則不忠不孝之大者。此其取諸一念良知。處置事變也明矣。心之體性也。性之原天也。能盡其心。斯盡其性。虛靈不昧。衆理具而万事出。心外無理。心外無事。故就其事致吾心之良知。而去取其所眞好惡。則知行合一。大人之事備矣。謂之致知格物也。後之人不務致其良知。以精密義理於此心感應酬酢之間。顧欲讀書講義。懸空討論。其亦遠矣。

井子曰。王子學與朱子異者。殆希矣。朱子求諸理。王氏求諸心。朱子求諸二。王子求諸一。朱子謂窮到事物之理。致吾心之知。王氏謂至吾良心於事物之上。均之要皆歸於見性成佛淨智圓滿之說。其與其先王孔子之道相去。遠甚也。大抵王氏穎悟。非程朱所能及。而學問則不能過程朱之牢。易理於心。變二於一。競勝於尋常間。亦惟材氣所爲。實非有大所見者。其假朱氏晩年之言以爲定論。雖欲使人肯信其說之是。而亦可以見有不自安其心耳。惟其言窮一草一木之理。我則不暇。言使程子爲孔子。必咎點之無禮則實當矣。而瓦石亦有

孟子曰。道一而已。（以上並證二天地万物無一レ貳、）

天命之謂レ性。率レ性之謂レ道。脩レ道之謂レ敎。命即是性。性即是道。道即是敎。夫道者一而已。聖人之心。以二天地萬物一爲二一體一。今見二孺子之入一レ井。而必有二怵惕惻隱之心一焉。是其仁之與二孺子一。而爲二一體一也。見二禽獸之哀鳴觳觫一。而必有二不レ忍之心一焉。是其仁之與二禽獸一。而爲二一體一也。見二草木之摧折一。而必有二憫恤之心一焉。是其仁之與二草木一。而爲二一體一也。見二瓦石之毀壞一。而必有二顧惜之心一焉。是其仁之與二瓦石一。而爲二一體一也。是其一體之仁。而良心之知也。以下其根二天命之性一。自然靈昭不上レ昧。故謂二之明德一。聖人亦不レ意二於爲一レ此。且不二特聖人爲一レ然。心之仁本如レ此。則凡天下之人亦必有レ之。不二特凡天下之人有一レ之。天地亦無二此良心一。不レ可三以爲二天地一。故穀肉可二以養一レ人。金石可二以治一レ疾。此其一氣爲二能相通一也。惟凡天下之人之爲レ心。其始亦非レ異二於聖人一。特間二於有我之私一。隔二於物欲之蔽一。顧自小レ之耳。聖人有レ憂レ之。是以推二其天地万物一體之仁一。以敎二天下一。使下之皆有三以克二其私上去下其蔽上。以復二其同然一。其敎レ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二厥中一。而其節目。即舜之命レ契。所レ謂父子有レ親。君臣有レ義。夫婦有レ別。長幼有レ敍。朋友有レ信。唐虞三代之世。惟以レ此爲レ敎。以復二其心體之同然一。蓋皆成二其良知一也。若夫良知。即性分之所二固有一。人亦孰無レ之。以二其妙用一言レ之。則謂二之氣一也。以二其凝聚一言レ之。則謂二之精一也。以二其流行一言レ之。則謂二之神一也。心也。命也。性也。理也。天與レ帝也。鬼與レ神也。其本是唯一而已。天地聖人豈有レ二乎。然欲レ致二其良知一者。必有二此事一也。非二懸空無實之謂一也。心者爲二身之主一。其靈昭者爲レ知。

竟以レ此並ニ與其所一ヲ出。而廢ニ棄之一。不ニ亦謬一乎。要レ之不レ盡ニ朱子所三以爲ニ朱子一。驟聞ニ一公痛排ヲ之。則槩乎謂宋儒無ニ一可一ヲ是。此亦足レ發ニ一笑也已。

明陽明王氏

公幼名雲。名守仁。字伯安。姓王氏。本出ニ瑯邪一。晉光祿大夫覽之裔。後徙ニ山陰一。又徙ニ餘姚一。至ニ公之父天敘一。復徙ニ山陰越城光相坊一。公其產也。後築ニ室陽明洞一居焉。學者稱爲ニ陽明先生一。弘治己未之進士。歷ニ仕正德嘉靖一。前後三朝。年五十七卒。穆宗即位。贈ニ新建侯一。謚ニ文成一。神宗万曆十二年。詔從ニ祀于孔子廟一。

家言。天地万物、本躰同根、知行合一、良心具存、

引據經語。専據ニ孟子良知之說一、借ニ學庸首章一、以證ニ心外無ニ事理一、

孟子曰。人之所ニ不レ慮而知一者。良知也。此良知所ニ根出一之說、

大學曰。大學之道。在レ明ニ明德一。在レ親レ民。在レ止ニ於至善一。

中庸曰。天命之謂レ性。率レ性之謂レ道。脩レ道之謂レ敎。以上並證下性道教與ニ良心一二則是事理上、

孟子曰。萬物皆備ニ於我一矣。

中庸曰。不レ誠無レ物。

大學曰。致レ知在レ格レ物。以上並證ニ知行合一一

中庸曰。其爲レ物不レ貳。則其生レ物不レ測。

子死不レ得二其傳一。道統絶久。至二宋河南程子兩夫子出一。得二不傳之學於遺經一。繼二道統於千四百年之後一。今之學者。亦宜三知二其所一向。志二復初淨欲。所三以至二乎聖人一。而自安二於柔儒一謂。氣禀之愚不レ可レ變。而生知安行亦不レ可二復企及一。其所三以爲二學者。亦惟不レ過二記誦文字之間一。嗚呼何與二顏子之學一異。而差二乎兩夫子之意一也。

井子曰。仲尼歿微言絶。七十子喪大義乖。子思作二中庸一。實有レ所レ爲。孟荀以降。降爲二儒家者流一。性善爲レ門。性惡建レ戶。於レ是乎。一家之言始分矣。漢興以來。諸儒輩出。求二遺經於燼餘一。專門之學。訓詁以學二大義一。馬鄭之徒。參互稽定。雖レ如下無レ有二所見一者上。而去レ古未二大遠一。古時之言。因可二復窮一焉。及二宋二程朱子出一。以二豪傑之資絶倫之材一。傲然養レ望。塊二視千古一。因發二無稽之言一。乃云繼二千載不傳之學一。要二其歸趣一。不レ及二老佛一。遠甚矣。陽爲三排レ之以爲二異端一。陰實據レ之以爲二其說所一レ由。伊公目以二禪儒一。物公則審條二論之一曰。豁然貫通。即彼所レ謂頓悟。孔曾思孟道統相承。即彼四七二三。孔門一貫。曾子之唯。即迦葉微笑。天理人欲。即眞如。無明理氣即空假二諦。天道人道即法身應身。聖賢即如來菩薩。十二會元。即成住壞空。持敬即坐禪。知行即解行。嗚呼不二亦愉快一乎。雖レ然乎余所三以不レ取二程朱一者。特惡三其說所二由起一耳。如二朱子之學之博一。至二騷賦詩文一皆有二發揚一。豈不二畏敬一乎。後言二性理一者。徒誦二習其說一。不レ知レ求二之古一。掩二其無聞一則曰。玩物喪志。愧二其陋辭一。則曰辭達而已矣。論二其施爲一。則曰。窮理居敬。實無レ所レ用。不レ如二山林獨善者之行一。遂至レ使三人曰二儒者爲二世之長物一。可レ爲二長嘆息一焉。寶享以來。世議二性理一者。

固有之智之端緒見ニ乎情一者也。人無レ不レ有ニ四端之情一。則亦無レ不ニ固ニ有五常之性一。惟所ニ以統一レ之者。爲ニ其私心蔽斷遮隔一。不レ能下擴ニ斯心一而充中之、則不レ能ニ明瑩復一ニ其初一也。若欲レ求下所ニ以復一ニ其初一之方上。宜下先袪ニ記誦詞章俗儒之習一。而尋ニ聖賢傳授之心法道統之緒一。原中之二程周子之說上焉。凡學者學ニ身至ニ聖人一也。自ニ灑掃應對進退一。可ニ以至ニ聖人一也。故古之時。學ニ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於小學一。學ニ窮理正心修已治人之道於大學一。禮所レ謂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子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此其所下以敎ニ大人小子一節目次敍燦然備具上也。其學レ之者。則曰居敬。曰窮理。蓋吾心之靈。無レ不レ有レ知。而天下之物。無レ不レ有レ理。惟於レ理有レ未レ窮。故其知有レ不レ盡也。及下窮而求レ到ニ其極一。一旦豁然貫通上則一草一木之理。無レ所レ不レ盡。故曰。一物不レ知。儒者之恥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自處以レ敬。中有レ主。而自治嚴。道者。事物當行之理。如ニ其道躰一。則渾然一理。鳶飛魚躍。上下昭著。無レ非ニ道躰之用一。心之全德。無レ非ニ天理一。而易レ爲ニ人欲壞一。故爲レ仁者。必有ニ以勝下私欲上而復ニ本性一。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ニ於我一矣。大抵人皆爲ニ氣禀所一レ拘。不レ能レ全ニ其初一。至ニ學問之功日積月累。克レ己復レ禮。則人欲淨盡。一疵不レ存。天理流行。而仁不レ可ニ勝用一。其功既至ニ于此一。則事事物物當行之理。亦自全ニ於我一。然後用捨無レ與ニ於己一。行藏安ニ於所一レ遇。命不レ足レ道也。觀下孔子對ニ哀公一以ニ顏淵一爲中好レ學。非ニ詩書六藝之學一。然則其所レ學者果何學。學至ニ乎聖人一之學。唯其未レ至ニ乎聖人一者。有下守レ之與レ化レ之異上。未レ達ニ一間一者也。故稱爲ニ亞聖一。亞聖既歿。唯曾子獨得レ聞ニ一貫之旨一。一唯竭盡。無ニ復餘蘊一。至ニ曾子再傳一。得ニ孔子之孫子思一。子思傳ニ之孟子一。孟

唐清凉國師華嚴經疏序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

余列二諸家言一。略擧下其所二引據一經語上。以見二大意一。朱子之說。其所二根由一。亦特居レ多矣。夫易之爲レ書。本二于陰陽一。故物皆析爲レ兩。曰貞。曰悔。曰奇。曰偶。可二以見一焉。朱子尊二信程子一。而程子之學。淵二源邵子一。故言レ理。亦析爲レ兩。曰天理。曰人欲。曰人心。曰道心。曰未發。曰已發。皆復初之所二由起一。自下程子公然用二此語一。序中其所レ著易傳上。後之學者。以レ此爲二解レ書之法一。殊不レ知佛家固當レ有二貳諦一。而無レ用二於聖人之道一也。夫孟子以來。儒者如レ此其多。朱子則置而不レ取。輒發下千古人未二嘗言及一之論上。惟恐人之不レ肯レ信。務多二其言一。牽合附會。強取二證於古一。後之脩二宋史一者。別收二之道學傳一。良有レ以夫。觀者宜レ知三其所レ據亦未二必然一耶。有二太極一而陰陽判。有二陰陽一而五行具。稟二陰陽五行之氣一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二於其中一矣。天所レ賦爲レ命。人所レ受爲レ性。感二於物一爲レ情。統二性情一爲レ心。根二於性一則爲二仁義禮智之德一。發二於情一則爲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一。形二於身一則爲二手足耳目口鼻之用一。見二於事一則爲二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一。人有二此理一必有二斯性一。既有二斯性一必有二斯情一。既有二斯情一必有二斯心一。能統レ之者。謂二之明德一也。明德者。虛靈不昧。以具二衆理一。而應二萬事一。人人之所レ得二於天一。孰亦無レ之。所レ謂天理也。本然之性也。公也。躰也。唯至下於其目觸二於色一。耳淫二於聲一。心惑中於利上。則七情蕩。而本心之德亡矣。所レ謂人欲也。氣質之性也。私也。用也。夫惻隱之心。吾性固有之仁之端緒見二乎情一者也。羞惡之心。吾性固有之義之端緒見二乎情一者也。辭讓之心。吾性固有之禮之端緒見二乎情一者也。是非之心。吾性

論語。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レ之。曾子曰。唯。此道統相承、曾子作二大學一之說所レ由、

唐韓愈曰。堯以レ是傳二之舜一。舜以レ是傳二之禹一。禹以レ是傳二之湯一。湯以レ是傳二之文武周公一。文武周公傳二之孔子一。孔子傳二之孟軻一。軻之死不レ得二其傳一焉。亦道統之說所レ由、

易曰。窮レ理盡レ性。以至二於命一。

大學曰。致レ知在レ格レ物。

孟子曰。萬物皆備二於我一矣。以上並證二窮理一、

孟子曰。大人者。不レ失二其赤子之心一者也。此復初之說所レ由、

論語。子曰。克レ己復レ禮爲レ仁。亦復初之所レ由、以爲二居敬之事一、

又。仲弓曰。居レ敬而行レ簡。以臨二其民一。

又。子曰。出レ門如レ見二大賓一。使レ民如レ承二大祭一。此居敬所レ由之說、

論語。子謂レ韶。盡レ美矣。又盡レ善也。謂レ武。盡レ美矣。未レ盡レ善也。

孟子曰。堯舜性レ之也。湯武身レ之也。五覇假レ之也。久假而不レ歸。悪知二其非一レ有也。以上並證下聖人亦修爲與レ不二修爲一之別上、

論語。子曰。聖人吾不二得而見一レ之矣。得レ見二君子者一。斯可矣。善人吾不二得而見一レ之矣。得レ見二有レ恒者一。斯可矣。此證下學能至二於聖一者上

附據

井上金峨　經義折衷　宋晦庵朱氏

公名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姓朱子。本出二徽州婺源縣一。世居二紫陽山下一。徽州屬二江東一。晉時爲二新安一。故自稱二新安之人一。紹興戊辰進士。父松因レ仕入レ閩。至レ公始遷二寓建陽崇安縣一。後作二晦庵於盧峰之雲谷一。自號二雲谷老人一。亦曰二晦庵一。因稱二晦翁一。晩年定二居于考亭一。初學レ禪。後師二李延平一。倡二其理氣說一。海內靡然嚮レ風。時至下目以二僞學一。禁中錮其黨上。身歷二四朝一。前後五十年。慶元六年病卒。年七十一歲。開禧中累贈賜レ謚曰レ文。寶慶三年贈二大師一。追二封信國公一。紹定三年改二封徽國公一。淳祐元年從二祀學宮一。

家言。人欲淨盡。明德日新。天理流行。乃至二聖人一。

引據經語。專立下復初淨欲。學而至二聖人一之說上。借二易禮尚書一。以證二躰用一源之理一。

論語。子在二川上一曰。逝者如レ斯夫。不レ捨二晝夜一。此道躰之說所レ由、

中庸曰。詩云。鳶飛戾レ天。魚躍二于淵一。言二其上下察一也。證二化育流行上下昭著、此亦道躰之作用一、

禮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二於物一而動。性之欲也。

易曰。形而上者。謂二之道一。形而下者。謂二之器一。

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レ發。謂二之中一。發而皆中レ節。謂二之和一。以上並證二理氣一、

論語。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證二氣質之性一、

孔子曰。性善。證二本然之性一、

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二厥中一。此證二天理人欲一、又堯舜授受道統之說所二根由一、

金峨先生經義折衷

門人　原公逸冲藏甫校訂

余每不下責二蒙士一以中經義上。但從二訓詁一解二釋其大意一耳。蓋使三之誦レ詩讀レ史。欲三暢二舒其材識一也。而亦太惡下世儒浮靡徒事二末伎一以レ此干二大人一。意氣揚々。高門縣簿之家。無レ不二奔走一者上。夫道者安二天下一之道也。豈儒家者流之私有乎。昔說二性理一者。以レ此爲二私有一。而猶知レ有レ道。今排二性理一者。以レ此爲二公物一。而不レ知レ有レ道。不二亦悲一乎。此豈物公之罪乎。奉二物公一者之罪也。有二一童子一。問二古今學術之變。立言之異一。余略告以下趙宋以來豪傑之士。所下以建レ家之意上。陸王出二於程朱一。物氏出二於伊藤氏一。而陸王異二乎程朱一者十之一。而物氏之於二伊藤氏一大異小同。其立言之本意。亦不レ啻二霄壤一。故陸王不レ足二並論一。而物氏不レ可レ不レ列也。其特審二載王氏一者。我國儒先。有下從二事于斯一者上。漸二人耳目一之久也。童子輩讀二此編一。苟有レ立レ志。必知二古人不一レ易レ及。知二古人不一レ易レ及。然後又知三古人可二能及一焉。嗚呼學者學二先王之道一也。施二之行事一。親切著明。豈欺レ我乎。大抵世儒柔懦之習。憚下於立上レ志。是以終身不レ能レ成。遂至下與二弄臣一伍。供二王侯之觀一。自以爲レ榮。因以嚇上レ人。豈不二可レ愧之甚一乎。巨瓠堅而無レ竅。何所レ用之有。請勿レ爲二屈轂所一レ棄焉。寶曆十有四年歲在二甲申一二月既望

金峨山人井純卿識二于考槃堂中一。

宋晦庵朱氏

成。復附₌其生平言₌此意₋者。雜文區首。錄而爲₋冊。逸也將₋俾₌此篇爲₌士₌師於千古₋也。

經義折衷序終

經義折衷序

南海原公逸冲臧

仲尼曰。述而不レ作。祖述憲章。俾ニ千載之下。繇レ此以行ニ其爲レ道也。曰禮。曰樂。曰仁。曰義。十姓百名。丘里之言也。故稱レ道無レ道。而道存レ于レ斯矣。仲尼歿。天下何匈々也。楊墨孟荀之言。亦古之敎有在。於レ是唯以ニ其儁傑之資。命世之材。救時之急一。立レ言一差。遂致ニ千言之紛一。莊周所レ謂道爲ニ天下一裂。豈不レ然乎。漢儒專求ニ之訓詁一。惟恐ニ其義之失一耳。降至ニ趙宋一。諸老輩出。程朱陸王各有レ所レ持。或論ニ性理乎ニ四術之外一。或求ニ良知乎ニ三代之古一。其學舛駁。其言不レ中。施及ニ我東方藤林諸子一。亦皆從ニ事于斯一。而後天下靡然嚮レ風。靡レ不三溺ニ沒乎理氣體用之說一焉。近世平安仁齋先生。首ニ倡復古之業一。蘐園氏繼起。一洗ニ宋儒之陋一。然後乃今先王之道。仲尼之敎。復明ニ于我東方一。雖レ非レ莫ニ可レ議者一乎。而其功亦偉矣哉。夫自ニ漢魏一以下。有ニ喙ニ三尺於六經一者。不ニ啻數十家一。則駢ニ枝乎斯道一。遂使三後死者顚ニ冥其間一焉。其是非相訾。或强勝レ人。或尤而效レ之。辟如下走者。以ニ五十步一而笑中百步上。其劇者瞋レ日而勃谿。若朱陸二公非邪。君子益鄙焉。彼所レ謂可而有レ否焉。我言ニ其否一以成ニ其可一。彼所レ謂否而有レ可。我言ニ其可一以去ニ其否一。古之道也。金峨先生。嘗爲レ人解ニ諸儒之紛一。無レ偏無レ黨。必折ニ衷諸古一。抑揚之間。其義明瑩。所ニ關係一。亦不レ爲レ尠也。逸請錄レ之。先生曰。止矣。焉以ニ區區者一爲。逸請而不レ已。曰。苟有レ益ニ於吾黨一。區區亦何患之有。乃俾ニ逸叙ニ列其言一。以

垂統後編跋

歷代學者。俱折ニ中孔子ー。而取舍不レ同。皆自謂ニ眞孔子之道ー。亦不レ思也已。試質ニ之孔子ー。皆不レ免ニ北レ轅之レ楚。吾兼山先生傷レ之。欲レ使ニ後進知ニ孔門學路ー。多レ所ニ論著ー。又令ニ二三子著ニ垂統之書ー。前編既布レ世。而擯斥者十九。譬レ之人生而未ニ嘗睹ニ大牢ー。唯菽藿是甘也。彼自以爲至足在レ此。俄而儼然有下持ニ大牢ー至者上。則瞿然視レ之曰。此何怪也。遺棄不レ嘗。其何以異レ之。今又使下滕子文及不佞長壽著ニ後編ー。以繼中前書上。亦以布レ世。其果有ニ能饗レ之者ー乎否。要在ニ深味レ之已。

己亥秋七月

葛長壽謹識

水が岩石に觸るゝか、又は風にても無ければ、波は立ぬ者なり。常には水は靜かなる者なれば、かた〳〵以て波にと云ふてはすまぬとなりと知るべし。下に北播爲二九河一とある播の字も、この餘波の波と同義にて、降水が播散し分れて九の河となるを云ふ。齊閔王策に、客の靖郭君に言へる詞に、君不レ聞二大魚一乎。網不レ能レ止。鈎不レ能レ牽。蕩而失レ水。則螻蟻得レ意焉。とある蕩は、播蕩の義なり。司馬が波臣を波蕩之臣と注したるは、即ち此意なり。劉向新序の雜事二篇にも、此事をのせて、蕩を碭に作る。是れ亦音を以て同用したる者なり。以上の例を以て觀るに、左傳の波及を播の誤字と見しは、今思へば非さなり。但だ波讀爲レ播。古字通用と言ふべかりしとなり。（前編の波及の條考ふべし）波浪の波とても、その義は本とちらばる意を以て名けたる者なり。林希逸が波臣猶レ曰二水官一也と注したるは、案じ付きは善れども、その實は妄と言ふべし。荀子の榮辱篇に、儵鉢者。浮陽之魚也。胠二於沙一而思レ水。則無レ逮矣。これ亦波蕩の魚のことを云へり。胠は呿の字の訛りなり。楊倞が胠を祛と同じと注したるは、語義を成さゝることなり。

山子垂統後編下　終

ば鄭玄の波溠の波を讀て播と作すも非きなり。古字通ずと見て可きなり。字書等にも、播の音を波の去聲と注して有れば、古へ播と波とは音を以て通用せしこと明かなり。左傳の襄二十五年に、子產云。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由入。君所レ知也。杜注。播蕩。流移失レ所。又昭二十六年の王子朝が諸侯に告る詞に、不穀震盪播越。竄二在荊蠻一。盪は蕩と通用す。是れ播蕩の字を分拆して用ひたる者なり。西京賦に河渭爲レ之波盪。吳嶽爲レ之陁堵。薛綜注に波盪搖動也。とあるも、口尺詞にて、波の字の義は、これにては盡きざれども、害なき注なりと云ふべし。史記の司馬相如が傳の上林賦に、山陵爲レ之震動。川谷爲レ之蕩波とあるは、西京賦の波盪と同じことにて、西京賦も上林賦に据りて云る者なり。然るに漢書の師古が注、文選の李善が注に、波浪起也と解したるは、笑ふべきことなり。莊子の天道篇に、靜而與レ陰同レ德。動而與レ陽同レ波。とある波も、此の波盪の波にて、波浪の波には非ずと知るべし、昭三十年に、子西云。將焉用自播揚焉。とあるを、杜注播揚猶二勞動一也。と云へるも、口尺詞なりと知るべし。書の大誥篇に、予惟以二爾庶邦一。于伐二殷逋播臣一。播臣は即ち波臣なり。逋の字を添れば、殷人の周家の臣となるを嫌ふて逋逃せることになるなり。然れども播の字はやはり流浪の義なり。禹貢に導二弱水一至二于合黎一。餘波入二于流沙一。とある餘波の波も、播と同じことにて、波浪の波にはあらず。餘波とは、弱水の正流が合黎に入りても、その餘分の播溢せる水が流沙に入ると云ふことなり。波浪の波に見てはきこへぬことなり。その故は、餘分の水のことならば、餘流とか餘派とか云ふべき筈のことなり。水ありての上の波のことなれば、波と云ふてはすまぬことなり。且へ

謂二之坪一。坪局也。これらの諸文を詳かに味はゞ、博に投と云ふは定まりたる詞にて、投は投の壞字なること、自ら分るべきなり。投は投擊にて、今國俗の博をうつと云ふ詞も、此の投擊の擊なれば、投はばくちをうつと云ふことなり。投は投合の意にて、その間はずを合せて、丁どの處へ投ち込むとなり。それゆゑ投の字は間はずを能く見て、その圖に中るを云ふなり。長楊賦に、歌投レ頌。吹合レ雅。解嘲に、欲レ行者。擬レ足而投レ迹。の投などにて、其義見つべし。王欽若が寇準を眞宗に讒する詞に曰く、陛下聞レ博乎。博者輸レ錢欲レ盡。乃罄二所有一出レ之。謂二之孤注一。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このこと歴史綱鑑の宋眞宗紀に見ゆ)、是れ澶州の役に、寇準眞宗を勸めて河を渡らしめ、契丹と誓約せしことを指して言へるなり。注は即ち莊子の注にて、投の義なり。孤注は眞宗をつき出し物にしたると云ふに喩へたる詞なり。扨又投の注となりたるは、音の通ずるを以てなり。饅頭をまんぢうと云ひ。偷盜偷閑をちうとう。ちうかん。と云へるなど、華音の訛りたるにては有れども、ちとてとととは華音和音ともに通ずる故のことなり。都圖徒の類、又長(竹丈反 丁丈反)條(御聊反 他彫反)篠など見つべし。

波臣

莊子の外物篇に、車轍中の鮒魚の莊周に對へし詞に、我東海之波臣也。と云へる語あり。此の波は左傳の波及の波と同じことにて、播の義なり。波浪の波にては無きなり。波臣とは流浪の臣と云ふことなり。故に釋文に司馬云。謂二波蕩之臣一。と云へり。波蕩は即ち播蕩なり。(左傳の語下に引く)周禮職方氏の豫州に、其浸波溠。鄭注。波讀爲レ播。禹貢曰。滎播既都。今の孔傳の禹貢には、滎波既豬に作る。然れ

切。同レ注。呂氏春秋引二莊子一。云云。按莊子本作レ注。これ字書を作る者、深く思はずして、加樣の誤字を收め入れ、杜撰の注をなし、後學を惑はすなり。此の字呂氏春秋に投なきを以て觀るに、高誘が注を作りし時までは、未だ誤らざると見へたり。若し高誘が時に投に作りて有らば、至ての奇字なれば、決して注なくて叶はぬとなり。此等の事にても、投は譌字たると分るゝとなり。此の語を今の莊子の達生篇には、以レ瓦注者巧。以レ鉤注者憚。以二黃金一注者殙。に作る。释文に注之樹反。李云、擊也。この李が註に、注を擊と訓するを見るに、投擊の意と作したる者なり、注の字の本儀には、擊の意はなければ、注を投の字と作して解したるを明かなり、列子の黃帝篇には、以レ瓦摳者巧。以レ鉤摳者憚。以二黃金一摳者惛。に作る。此の摳は提と訓すれば、投提の義にて、やはり投と同じ意になるなり。字書を按ずるに、摳は毆とも通じて、捶二擊物一也。とあれば、摳は投擊と訓して可きなり。然るに張注に、風土記の藏彄の戲のと、三秦記の鉤弋夫人のとを引て、摳を探取の義となすと、牽強の至りにして、妄說と云ふべし。淮南子の說林訓には、以レ瓦鉒者全。以レ金鉒者跂。以レ玉鉒者發。に作る。注に鉒者。提馬。雒家謂二之投翮一。殷氏が列子の音注に、反二兩榆魚一の反を音翻とすれば、この翮は翻の誤まりなるべし、此の注にて、提投鉒の同義なるも能く分るゝなり。鉒は即ち注にて、音を假りて通用したる者なり。列子の說符篇に、虞氏者。梁之富人也。登二高樓一。臨二大路一。設レ樂陳レ酒。擊二博樓上一。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二兩榆魚一而笑。云云。張注。凡戲。爭能取レ中。皆曰レ射。亦曰レ投。史記の蔡澤傳に、蔡澤が范雎に說ける詞に、君獨不レ觀二夫博者一乎。或欲二大投一。或欲レ分レ功。此皆君之所二明知一也。注班固奕指曰。博縣二於投一。不二必在一行。騶謂二投一。投レ瓊也。索隱曰。方言云。所二以投一博。

覺れたり。漢以來の傳注家、幷せて諸の字書の信じがたきと、かくの如し。況して宋明及び我が邦の諸儒の説をや。眞に古を好むの學者は、先づ加様の解を悟りて、直ちに洙泗の流れを汲むべきとなり。字書に夷を亦夷にも作る。○呂氏春秋の應言篇に、魏令下孟卬割二絳𧮫安邑之地一以與中秦王上。この𧮫は、戰國策の文に依るに、（國策の文下に引く）汾の字の畫の亂れて誤りたるか、又は汾の古字なるべし。然るに字典に𧮫の字を出して云ふ、字彙補。音未レ詳。地名。呂氏春秋。魏令孟卬云云とあるは、深く考へざるの過ちなり。秦昭襄王策に、智伯出行レ水。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智伯曰。始吾不レ知下水之可上レ亡二人之國一也。乃今知レ之。汾水利二以灌一安邑一。絳水利二以灌一平陽一。云云。注安邑。魏桓子邑。平陽韓康子邑。この文を以て觀るに、𧮫は即ち汾なると、明かにして疑ふべきとにあらず。漢書の地理志上を考るに、絳水は河東郡に屬し、汾水は太原郡に屬し、安邑平陽共に河東郡に屬して、その地相隣れり。孟卬は即ち芒卯なり。卬に作るは字の誤りなり。韓非子の説林上及び顯學の篇、ともに孟卯に作る、是なり。史記の秦本紀に、昭襄王三十三年に、客卿傷攻二魏卷蔡陽長社一取レ之。擊二芒卯華陽一破レ之。斬首十五萬。魏入二南陽一以和。索隱曰。芒卯魏將。譙周云。孟卯也。この南陽の地を入るゝと云へるは、即ち絳𧮫安邑を割くの事なるべし。芒と孟とは音同じきゆゑ、通用するなり。故に孟卯とも云ひ、芒卯とも云へり。○又去尤篇に、莊子曰。以レ瓦投者翔。以レ鉤投者戰。以二黄金一投者殆。この投は投の字の訛りなり。然るに此の莊子の語は、諸書にも載て、異同あるゆゑ、古來の人も疑ふて改正し得ぬなり。それゆゑ字典などにも、この字を載て曰く、投。字彙補。朱遇

二字に分け、血に從ふが是にして、皿に從ふは非なりなど云ふて、杜撰の辨を費すこと、醜むべきの甚しきなり。字彙には盅盅を分たず、同字とせり。字書の區にして信じがたきこと、角の如し。○書の酒誥篇に、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衋傷心。この衋の字も、此より外に他書には無き文字なり。是れは盡の字の古字か、或は盡の字の誤訛して、畫の亂れたるなるべし。何にもせよ、此は盡の字の義にして見るが、むつかしくなく直にきこへて可なり。然るに釋文に、衋許力反などゝ、よいかげんに音を注しこと、杜撰と言ふべし。字書にも衋に作りて、血に從ふを正字とし、皿に從ふを非とし、或は𧖴にも作り、衋に作るは俗字なりなど言へり。甚しくしては、六書正譌に、人痛傷。則血枯。會意。などゝ、妄に字義までを撰り。是れ傷心の字に依りて妄作せしこと、昭昭乎として明かなり。孔傳孔疏にさへ、衋の字の義は注し得ず。但形容文字にして捨て置きあるを、正譌に加樣に義を造ること、妄の至りと云ふべし。古へ專門の學の時は、尙書もその傳へし家家に依りて、字も異同あることなれば、衋にも𧖴にも衋にも作り、血にも從ひ皿にも從ひたることなるべし。それを世より何れを是、何れを非と定むるは、妄なりと言ふべし。且へ衋を盡の字にして見る上は、右の辨も入らぬことになるなり。再び按ずるに、衋は假ひ盡の字の誤りにて無きも、決して何ぞの字の誤りなり。然らば字體も知らぬものに、何ゆゑ陸德明は許力反の音を注しけるや。萬一衋の字の體奭の字に似たるゆゑ、奭の字の音を持て來て、衋の字に音せしには非ずやと意つて、小雅采芑の詩の、路車有奭。瞻彼洛矣の詩の、韎韐有奭。の釋文を檢せしに、果して共に許力反の音を注せり。是にて德明が杜撰の妄

卑陋の文字を、此の意味の所に用はるべき様はなきなり。梁惠王上篇にも、構ニ怨於諸侯一。然後快ニ於心一與。とあれば、この恔の快の誤りたると知るべし。その外周易艮の六二に、不レ拯ニ其隨一。其心不レ快。又旅の九四に、旅于處。得ニ其資斧一。我心不レ快。左傳の襄二十八年に、子大叔云。送レ葬而歸。以快ニ楚心一。などゝある、皆快の字にて、恔に作りたるは、何れの書にても見及はぬとなれば、恔に快の義なきと明かなり。それゆゑ恔快也と注せんより、恔當レ作レ快。字之誤也。と注したきとなり。總じて古人は、愼みの至りなるか、左ながら謬訛と知れたる字をも、誤字とせずに、いろ〳〵と枉て附會して、義をつけ注を作るなり。是れ愼みにはならずして、却て後學を誤まるなれば、非禮の禮になるなり。〇周易の歸妹上六の爻辭に、士刲レ羊无レ血とあるを、左傳の僖十五年に此れを引て、血を衁に作る。是れ血の字の誤りなるに、杜預が衁血也。と注せしより、蒼頡子雲を知らぬ一種無用の文字出來たり。是れ蓋し左傳の原文は亡レ血と有りしを、寫すもの誤りて衁に作り、一字と作せしを、後の人それを知らず、周易に依て妄りに無の字を足せしなり。杜預それを辨せず、周易の血の字に依りて推して、衁血也とせり。正義も杜預に從つて、易言レ血。而此言レ衁。知ニ衁是血一也と云へり。是れ周易に血に作りてあるゆゑ、杜預もそれを据にして衁を血と注したるまでにて、別に見所徵文も無きとを言へり。又左傳の此より外に、古書に衁の字を用ひたる例もなく、且つ諸の字書にも無き字ゆゑ、穎達もかくは言へるなり。釋文に衁音荒と音をつけたるも、衁の字の形ち荒に似たるゆゑ、荒と音をつけたるなり。別に說あるには非ずと知るべし。それを字典などに、衁衁の

に、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レ甲入ニ于公宮一。昭子聞レ之。與ニ惠子一乘如レ公。戰ニ于莊一敗。國人追レ之。杜注。莊六軌之道。この莊も莊嶽の莊なり。杜預また六軌の道とするは非なり。加樣のことは、經義に係りたる緊要のことにても無ければ、莊嶽を一と見ても二と見てもすむことなれども、某之間とある時は、決して二箇の稱なりと云ふ文法も、初學の人には知らせたくも思ひ、且は杜預の左傳の注には、加樣の不吟味の解多くあることなれども、古來より杜注を讀む人、うか／＼と讀み過して、心づかぬをも警悟したく思ふて、いろ／＼と筆を費すと云爾。

獨無恔乎　盡畫務拔附

孟子の公孫丑下篇に、且比ニ化者一。無レ使ニ土親一レ膚。於ニ人心一獨無レ恔乎。趙注。恔快也。この恔は快の字の畫の壞亂して恔になりたるなり。楊子方言巻三に、逞曉恔苦。快也。東齊海岱之間曰レ恔。注。恔即狡。狡戲亦快事也。とあるは、疑らくは此の孟子の文に依りて杜撰せるなるべし。孟子は鄒人ゆゑ、東齊海岱之間。などと附會したるならん。今傳はる所の方言は、固より僞撰の書なれば、恔の字のことのみならず、信用しがたきことのみ多ければ、證左にはならぬなり。この恔の字を快の義に用ひたること、此に有るより外、古今の書に一向になきことなれば、是れにても明白なることなり。方言の注に、狡戲亦快事也。などとあるは、左傳の襄九年に、穆姜の棄レ位而姣とある姣などへ通じて言ひたる者にて、牽强の至りと云ふべし。淫姣戲樂の快事は、同じ快事ながらも、其の快く娛さむ所以ちがふことなれば、此の孟子の意の快きにはならぬなり。孟子たる人、个樣の

に公會ニ齊侯衛侯于牽一。とあるに依りて言へることなれども、然れども上に引く所の諸例を以て考るに、脾上梁之間とあるは、脾と上梁との間と云ふことなるべし。牽の地は脾と上梁との間に在りて、脾と上梁との間が即ち牽の地なるゆゑ、傳には脾上梁之間と云ひたる者なり。扨又莊嶽の二地の名たることは、左傳にて能く分ることなれども、古來より左傳を讀む人心づかぬなり。昭十年に、五月庚辰。戰ニ于稷一。欒高敗。又敗ニ諸莊一。國人追レ之。又敗ニ諸鹿門一。これ稷も鹿門も地名なれば、莊も地名なること明かなり。然るに杜預の莊六軌之道と注したるは、粗疎と謂ふべし。又同二十八年に、陳文子謂ニ桓子一曰。禍將レ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ニ慶氏之木百車於莊一。杜注。慶封時有ニ此木一。積ニ於六軌之道一。この莊も莊嶽の莊なり。然るに杜預のかく注したるは、別して漫然たることなり。何ほど六軌の廣き道なりとも、百車の木を積まば、車馬の通行の妨げとなりて、往來も止るべきなり。且へいかに慶封が忌み憚ることなき我まゝをするとても、加樣の不法は爲すまじきなり。不解事の注と言ふべし。莊嶽は鄭の東里。漢の五陵。晉の烏衣巷。などの比にて、皆齊の世家世祿の諸冠帶の宅地の在る所にて、我が東都の今の大名小路の如くなる處と思はるゝなり。それゆゑ慶封が宅里も有りて、それに美材美木を積み、功作の用意などをして置きたるなるべし。右に依りて、慶封が亡びたらば、その材木を我が物にせんとなり。蓋し陳氏の宅里も莊の地に有りしなるべし。又同上に、慶封入伐ニ内宮一。弗レ克。反陳ニ于嶽一。請レ戰。弗レ許。遂來奔。杜注。嶽里名。これ莊嶽の嶽なり。是れにて、莊と嶽とは、一地の名にあらず、齊國の都下の地名なること、ますます明かなり。又哀六年

許は本と揭の字と古字通用して、即ち揭の議なり。尉繚子の伍制令篇に、伍有ニ干レ令犯レ禁者一。揭レ之免ニ於罪一。知而弗レ揭。全伍有レ誅。什有ニ干レ令犯レ禁者一。揭レ之免ニ於罪一。知而弗レ揭。全什有レ誅。云云。夫什伍相結。上下相聯。無レ有ニ不レ得之姦一。無レ有ニ不レ揭之罪一。と云へる、全く許の字と同義なり。因て字典の許の字の注を考へしに、許居謁切。音揭。とありて、漢書外戚傳の許ニ揚幽昧之過一と云ふ文を引けり。（この文は、孝成趙皇后傳の馺育が上疏の語なり、）揭は隱伏して知れぬ物を、手にて揭げ持ち上て、人に示し知らするを云ふ。許は人の陰私のことをほじり出し、口にて人に知せ顯はすを云ふ。それゆゑ言に從ひ手に從ふなり。然れどもその實は同義にて、古へは通用せし文字なりと知るべし。

莊嶽

孟子の滕文公下篇に、引而置ニ之莊嶽之間一數年。雖ニ日撻而求ニ其楚一。亦不レ可レ得矣。趙注。莊嶽。齊街里名也。朱注も趙注に從て異説なし。莊と嶽とは別所なるに、街里の名にばかり注しては、莊と嶽とを混じて一所と作したる解なり。是れは間の字に心づかぬ故なり。加様の時間とあれば、二の地名になるが文法なり。檀弓下篇に、葬ニ於嬴博之間一。左傳の桓八年に、楚子伐レ隨。軍ニ於漢淮之間一。宣三年に、使ニ盜殺ニ子臧於陳宋之間一。哀元年に 楚子使レ疆ニ江汝之間一而還。史記の季布傳に、足下何以得ニ此聲於梁楚間一哉。漢書の宣帝紀に、尤樂ニ杜鄠之間一。又天文志に、畢昴間。天街也。房心間。天子宮也。などの類、この文法は、信に古今の書中に勝げ盡されぬ程あれども、みな二地の名なり。但し左傳の定十四年に、公會ニ齊侯衞侯于脾上梁之間一。杜注。脾上梁間。即牽。とあるは、經

之何及。同二十年に、奮揚云。旣而悔之。亦無及已。同二十一年に、厨人濮云。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同二十三年に士彌牟謂韓宣子云。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哀六年に、陳乞云。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同十六年に、單平公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この追は、追及の義にて、及と同義になるなり。即ち書の五子之歌篇に、弗愼厥德。雖悔可追。を、孔傳に其可追及乎。と注したると同例なり。盤庚上篇などにも、汝悔身何及。及び罰及爾身。不可悔。とあり。此の外史漢諸子百家の書に、勝げ盡されぬ程この文例は有るとなれども、皆悔と及とを相將て用へり。

其語迂

國語の周語下に、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郤錡見單子。其語犯。郤犨見。其語迂。郤至見。其語伐。單子曰。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禍者也。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韋昭註。迂迂回。加誣於人。賈誼新書の禮容下篇に、同じく此事をのせて、迂を訏に作る。因て考るに、迂は訏の字の古字なるべし。韋昭が迂を迂遠の迂と作して、迂回と注したるは、義を成さぬとなり。その故は、迂則誣人と云へる語を觀るに、訏の義にて無ければ、決してすまぬとなり。迂回にて人を誣ると云ふと、何ともきこへぬとなり。誣は言ひかけをして人を寃罪に陷ることなれば、迂遠の人の能する所に非るなり。訏は陽貨篇の惡訏以爲直者の訏なり。包氏の注に、訏。謂攻發人之陰私也。とある是なり。箇樣の人にて無ければ、人を誣るとはならぬなり。

無ければきこへぬことなり。且へ趙武は趙氏の大宗嫡統にて、祭主なれば、會と云ふべき道理なきなり。會と祭とは、字形も似たることなれば、訛りたるも宜のことなり。此等は考据の文も見あたらぬなれども、誰が見ても依然として祭の字の誤りと知るゝゆゑ、筆便に表出するなり。

不レ可レ食已

又哀元年に伍員の吳王夫差を諫めし詞に、後雖レ悔レ之。不レ可レ食已。杜注。食消也。已止也。この食は及の字の誤りなり。然るに杜預加樣の語義を成さぬ苟且の注を作したるは、僖十五年に、秦穆公の我食ニ吾言一。背ニ天地一也。とあるを、杜預彼に注して、食消也としたる例に依りて、此の食をも消と訓じたるなり。然れども彼の注にては、食を消と訓じても、まだすむことなれども、此にては誤字のことゆゑ、彼の例は用ひられぬなり。（食言の食を消と訓ずるは、ほんの講釋ことばにて、的訓には非るなり、飲レ德飲レ泣などの例にて、やはり如レ字に讀むを是とす。）及と食とは、字形も頗る似たるゆゑ、書の壞れ亂れたる上にも、かくは訛りたるなるべし。且へ確證となすべきは、越語上に同じく此の伍員の諫めのことを記して、雖レ悔レ之。亦無レ及已。に作れば、ます〱及の訛りなること審かなり。吳語にも伍子胥の夫差を諫めし詞を載て、王雖レ悔レ之。其猶有レ及乎。と云へる語あり。總じて悔の字を个樣に用ふ時は、及と云が定りたる詞なり。因て左傳國語の中にて、見當りたる文例を出して徵とす。僖三十三年に、大孫伯云。吾人無レ信。半涉而薄レ我。悔レ敗何及。襄十四年に、伯游云。吾令實過。悔レ之何及。同二十年に、衞寗惠子疾。召ニ悼子一曰。吾得ニ罪於君一。悔而無レ及也。昭十六年に、子大叔云。若屬レ有ニ讒人一。交ニ鬭其間一。鬼神而助レ之。以興ニ其凶怒一。悔

語を成さぬ解をなすヿ如レ是。漢書の五行志中上にも、此の左傳の文を引て、やはり績に作る。師古曰。何不下追二績禹功一。而庇中蔭其民上乎。師古も績の字には窮りて、强に追の字を添て見たれども、それにても績の字にては義を成さぬなり。穎達も師古も、加樣に解するは本と强なるヿとは思ひつらんなれども、詩經に禹の事を言ひたる所に績の字あるゆゑ、それに拘されて此の强解を作せしと見へたり。然れども詩經の績の字は蹟と通じて、功績の義には非るなり。彼の績を毛傳には業と訓し、鄭箋には功と解せり。是れ亦深く考へざるの過ちなり。大雅文王有聲の詩に、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商頌殷武の詩に、天命二多辟一。設二都于禹之績一。これ毛鄭の二家ともに、績は蹟と古字同じヿなるに心づかぬゆゑ、字の如く讀て、業とも功とも訓じたるなり。左傳の哀元年に、遂滅二過戈一。復二禹之績一。これ亦詩の績と同じヿにて、禹功の蹟と云ふヿなり。書の立政篇に、其克詰二爾戎兵一。以陟二禹之迹一。左傳の襄四年に、芒芒禹迹。畫爲二九州一。この迹即ち蹟と同字にて、亦跡にも作る。禹迹とは、禹の功績の蹟と云ふヿなり。

將レ會二孟子餘一

同上に、十二月晉旣烝。趙孟適二南陽一。將レ會二孟子餘一。甲辰朔。烝二于溫一。庚戌卒。杜注。孟子餘。趙衰。趙武之曾祖。其廟在二晉之南陽溫縣一。往會祭レ之。この會の字は、疑ふべくも無く祭の字の誤りなるヿ明かなるに、古へよりの左傳家も心づかぬなり。孟子餘は死したる人なれば、生きたる人の如く會すと書くべき樣は無きなり。注の通りなれば、餘の下に祭の字を足して、將レ會二孟子餘祭一と

績の字に纂の義はなきなり。然れば杜預の注を作りし時は、未だ績の字には誤らざりしと明かなり。孔穎達の正義を作りし時は、既に績に誤れり。それゆゑ正義には績の義と作して解せり。杜注を審かにせざるの過ちなり。（正義の說下に引く）魯頌閟宮の詩に、奄二有下上一。纘二禹之緒一。又云。至二于文武一。纘二大王之緒一（中庸にも云ふ、武王纘二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一。）豳の七月の詩に、二之日其同。載纘二武功一。大雅烝民の詩に、纘二戎祖考一。王躬是保。書の仲虺之誥篇に、表二正萬邦一。纘二禹舊服一。君牙篇に、纘二乃舊服一。無レ忝二祖考一。などゝ云へる諸の古言を照し見ば、績は纘の誤りたると、辨ぜすして自から分るべきなり。足利本には、績を纘に作る。是れは績にては義を成さぬゆゑ、後人の意に牽て改めたるか、又は足利本は疏本とは別本ゆゑ、古へより纘に作りたる本も有りたるか、纘に作りたるは、まだ績よりは勝れども、その義の穩かならぬとは同然なれば、是れ亦非なりと知るべし。且へ纘と績とは字の似たるゆゑ、古書にも善く誤りて有るなり。今文孝經に纘莫レ大焉を、古文には績に作る。穀梁傳の成五年に、孔子曰。伯尊其無レ績乎。攘二善也一。注一作レ纘。とあるなど見つべし。周語上に、時序二其德一。纂二修其緒一。注纂繼也。とあれば、是れ古へ纂と纘とは同用せしなり。字典にも纂與レ纘通。班固敍傳。纂二堯之緒一。と云へり。加樣に古書を彼此融通して見れば、その訛誤せる由緒までも審かに分るゝとなるに、孔疏に强釋して後學を眩はすゆゑ、今その文を擧て、畧その誤りを辨ず。正義曰「績亦功也」重二其言一耳。遠績二禹功一者。勸レ之爲二大功一。使下遠及二後世一若中大禹上也。謂レ勸下武何不中遠纂二大禹之績一」而立二大功一以庇上レ民也。これ穎達もと誤字に就て强なる解をなせしゆゑ、績の字を上へ廻し下へ廻して、

にては伯夷一人のことを言ひしなれば、固より盡の字の持ち前の何不の義なれども、史記にては伯夷叔齊二人の事に仕たれば、盡を皆と訓じて、伯夷と叔齊と二人を斥す詞に成したきとなり。索隱に劉氏の盡者疑辭と注したるは、當り前の訓にてはあれども、疑辭と作しては、此にては穩かならぬゆゑ、姑く先づ皆の義に見て、後の識者の評に備ふ。

屈蕩尸ㇾ之

又宣十二年に、王見二右廣一。將三從ㇾ之乘一。屈蕩尸ㇾ之曰。君以ㇾ此始。亦必以終。杜注。尸止。この尸は戶の字の誤りなり。諸本みな尸に作るは非なり。字書を考るに、戶の字には止の義あれども、尸の字には止の義なきなり。戶は扈と古字通用するなり。昭十七年に、九扈爲二九農正一。扈ㇾ民無ㇾ淫者也。杜注。扈止也。とあるを觀て見つべし。字典に戶。侯古切。又後五切。並音祜。左傳宣十二年に、蕩屈戶ㇾ之。注止也。扈。侯古切。又後五切。並音祜。これ戶と扈とは、切も音も同じければ、古字通用せしと知るべきなり。字典等の字書にこれを言はざるは、疎なることなり。漢書の王嘉傳に、嘉以二明經射策甲科一爲ㇾ郎。坐下戶二殿門一失闌上免。師古曰。戶止也。嘉掌下守二殿門一止中不ㇾ當ㇾ入者上。而失闌入ㇾ之。故坐免也。春秋左氏傳曰。屈蕩戶ㇾ之。など、古言見つべし。

遠績二禹功一

又昭元年に、劉定公の趙孟に言へる詞に、子盍下亦遠績二禹功一。而大庇中民上乎。杜注。勸二趙孟一。使ㇾ纂二禹功一。この績は纘の字の訛りなり。纘と纂とは古字通用するゆゑ、杜注には纂の字を以て注せり。

へは闔の音ありて、音も義も通ずるゆゑ、闔猶ニ皆也一と注したる者なり。結の字を稭にも作り、工八反とするが如き、見つべし。蓋を語辭の蓋と見ては、その義穩かならず。盍と作して讀むには心つかざるゆゑ、かくまはり遠く、皆の義に注したると見へたり。上に云へる如く、蓋と闔とは古へ通用することなれども、此にて闔と作し、皆の義に見るは非きなり。朱氏も蓋と盍と古字同じきに心づかれぬゆゑ、やはり語辭と作して見たり。語辭と作して見ては、穩かならぬことは知られたらんなれども、鄭玄の如く見ては甚り奇なる樣に思はれ、まだ語辭と見る方がすなほにきこゆる樣なるゆゑ、語辭と作したるなるべし。檀弓上篇に、子蓋レ言ニ子之志於公一乎。及び然則蓋レ行乎。又同上四方於レ子乎觀レ禮。子蓋レ愼諸。など皆盍と同用したる者なり。然るに彼の鄭注に、蓋當レ爲レ盍。盍何不也。と注したるは、後漢の人には似合ぬことなりと言ふべし。左傳の襄十四年に、范宣子の戎子駒支を數し詞に、乃祖吾離被ニ苫蓋一。蒙ニ荊棘一。釋文。蓋戶獵反とあれは、此れ盍と同音同字になるなり。晉國の邑名に蓋と云所あり。此れも音盍なれば、闔とも同じきなり。孟子の離婁上篇に、伯夷辟レ紂。居ニ北海之濱一。聞ニ文王作一。興曰。盍ニ歸乎來一。吾聞西伯善養レ老者。この文を史記の伯夷傳に、裁約して、載て曰く、於レ是伯夷叔齊聞ニ西伯昌善養一レ老。盍往歸焉。これ俄看ては大史公が例の粗鹵にて、孟子を誤讀してかく裁約したる者かと思はるれとども、左には非るべし。大史公は古文を裁約補湊するを以て己れが任となしたる者なれば、孟子の原文に拘泥せず、章を斷て義を成したるなるべし。鄭玄が蓋を皆の義に成したるに依るに、大史公も此にては皆の義になしたる樣に思はるゝなり。孟子

投蓋

又莊三十二年に、圉人犖有レ力焉。能投ニ蓋于稷門一。杜注。蓋覆也。走而自投。接ニ其屋之桷一。反ニ覆門上一。正義曰。投蓋者。謂下自投ニ其身一以蓋上レ物。故以爲走而自投。反ニ覆門上一。劉炫規過云。公言犖有レ力焉。如ニ杜此說一。勁捷耳。非レ有レ力也。當レ謂下投ニ車蓋一過中於稷門上。今知レ不レ然者。周禮。車蓋以ニ物帛一爲レ之。輕而帆レ風。非ニ可レ投之物一。且傳直云。投ニ蓋于稷門一。不レ云レ過ニ稷門一。明知自投反ニ覆稷門之上一。今時猶然。且游楚超乘而出。女曰。子南夫也。則勁捷之人亦是勇力之事。劉君以ニ勁捷非一レ力。而規ニ杜氏一非也。辨誤曰。杜解本可レ疑。劉炫謂。投ニ車蓋一過ニ于稷門一。雖レ似レ是。而孔氏以車蓋輕物。投ニ于稷門一。不レ足レ爲レ勇。投而自覆ニ于門一。是蹻捷之甚。亦勇者事也。故姑從レ杜。この三家みな蓋は闔と古字通用するとを不レ知して、偏に字にのみ就て義を按ぜしゆゑ、つまる處は臆說になりて、本文は依舊疑はしきなり。此の投蓋の蓋は、襄十八年の州綽が以レ枚數レ闔の闔と同じとなり。彼の杜注に闔門扇也とある是なり。投ニ蓋于稷門一とは、門扇を稷門の上に投げ上ると云ふとにて、其の强力の甚しきを云ふなり。古書を按ずるに、蓋闔盍の三字は互に通用するなり。莊子の天地篇に、夫子闔行邪。釋文。闔本亦作レ盍。胡臘反。これ闔と盍とを同字となして釋せり。又徐無鬼篇に、闔不ニ亦問一レ是已（この已は、古書にては、也とも矣とも、音を以て通用せり、也にも已の音あり、こゝにては矣の義なり、識別に記し置く、）又則陽篇に、闔ニ嘗舍一レ之。小雅黍苗の詩に、我行既集。蓋ニ云歸一哉。この蓋は、盍と同用したる者なり。然るに箋は蓋猶ニ皆也一と注したるは、蓋を闔の字に通じて見たる者なり。闔國闔鄕などの時は、皆の義なり。且へ皆にも古

るに正義に杜注を强護して曰く、杜訓レ栗爲二謹敬一。言二善敬爲レ酒。案。詩實穎實栗。與二田事一相連。故栗爲二穗貌一。此栗與二嘉善旨酒一相類。故栗爲二謹敬之心一。即論語云。使二民戰栗一。與レ此相似。劉炫以レ栗爲二穗貌一。而規二杜過一。於レ理恐非。これらの説は、信とに洛を同じふして裸を笑ふの類にて、辨ずるにも足らぬとなり。魯語上に、展禽云。昔烈山氏之有二天下也一。其子曰レ柱。を、禮記の祭法篇には、厲山氏之有二天下也一。其子曰レ農に作る。是れ烈と厲とは古字通用すればなり。述而篇の子溫而厲、家語の始誅篇の威厲而不レ試の厲も、烈と同用したると知るべし。莊子の齊物論に、厲風濟。則衆竅爲レ虛。郭注に厲風を解して烈風とす。邶の匏有苦葉の詩に、深則厲。淺則揭。釋文。厲力帶反。音例。揭苦例反。一云。起列反。これ厲揭の二字ともに、去音にても入音にても、その義は同じきなり。大雅皇矣の詩に、修レ之平レ之。其灌其栵。釋文。栵音例。又音列。とあるも、上と同例なり。その外周南葛覃の詩に、害澣害否。邶の綠衣の詩に、曷維其己を、毛傳に共に何の字を以て解したれば、古へは害曷何の三字みな音を以て通用有したるなり。又王の君子于役の詩に、曷其有レ佸。毛傳。佸會也。これ佸を會と同字に用ひたるなり。曹の候人の詩に、彼候人兮。何二戈與一レ祋。釋文。祋都外反。又都律反。これ去音と入音とを通用せり。小雅車舝の詩に、德音來括。毛傳。括會也。これ括をも會と同用せり。左傳の桓五年に、旝動而鼓。釋文旝古外反。又古活反。同上に、閉蟄而蒸。釋文。閉必計反。又必結反。などの類、この例は信に勝げ計へられぬ程あるなり。禮の括髮も會髮なり。加樣の例を以て考へ觀ば、醴の栗に誤まりたる由は、自から分るべきなり。

接たる樣にて、不類なるとは自若不類なれば、窮解と云ふべし。王制篇に、大史典レ禮。執ニ簡記一。奉ニ諱惡一。鄭注。簡記。策書也。これ簡記は儆戒となすべきの前言往行を簡に記したる者なり。即ち請ニ肄簡諒一の簡諒も此の簡記なり。同じ禮記の中に、茲の若き明文あるに、古今の諸儒此を以て彼を正さゞるは、畢竟禮記を熟讀せぬ過ちなり。此の內則の文ば、朱氏も其の小學の書に收め入れたるゆゑ、初學の輩と云へども、朝習暮誦して、能く記憶し居る語なり。因て世の道學師の爲に表出して、其の說書を誤らざらしむ。

嘉栗旨酒

左傳の桓六年に、奉ニ酒醴一以告曰。嘉栗旨酒。謂ト其上下皆有ニ嘉德一。而無中違心上也。杜注。嘉善也。栗謹敬也。この栗は、醴の字の入音となりて、訛りたるなり。此等は少し意を用ひて讀まば、悟くべきことと思るゝなり。その故は、上に酒醴とあれば、それを承て下にて嘉醴旨酒と、酒醴の字を分坼して用ふ筈のことなり。且へ嘉栗と連屬しては、嘉と栗とは取り合ぬ文字なれば、語を成さぬことになるなり。又嘉栗と云へば、最早旨酒と旨の字を用るには及ばぬとなり。嘉栗旨酒と綴りては、重言の上の重言と云ふべし。何ほど古書には奇僻の語多き者なればとて、加樣に義もなき不類なる重言の文例は、又と無きなるべし。若し外に是の如き文句もあらば、是れ亦誤字脫文なりと知るべし。平上去入の四聲は、古書にては互に通用することなれば、醴の上音が栗の入音と成りたるなどは、固より疑ふことにては無きなり。詩經周易楚辭などの押韻の書を讀まば、その義自ら分るべきなり。然

予善人一と賚ニ善人一と、にとをとの國訓にて、その義大いに異なることなり。蓋し小序を作りし人、論語を此に附會するとて、その義を取り違へたるなり。疎粗の至りと云ふべし。加樣のことにても、小序の信用せられぬを知るべきなり。周有ニ大賚一と云ふを、古注には、天より善人を周家に賚ひたると見たり。强に天の字を足て講釋すれば、義も付ぬにては無れども、天より善人を賚ひたるを書んに、加樣に語を造りては、文理に於てきこへぬことになるゆゑ、新注には右に悟きたると見へて、武成の大賚と賚の詩とを引て、此の章の徵としたれども、共に章を斷ちて義を取りたる者にて、その實は武成と賚詩との旨は、論語とはその義自ら別なることなれば、みな牽强附會の說と知るべし。此れ賚の字の實の訛りなるを知らずして、賚の字にのみ就て義を求めしゆゑ、此の過ちありしなり。故に眞の經學を爲んと思ふ者は、漢以來の諸儒の苟且の注を擯擺して、自ら先秦の書を熟讀して、聖學の宮牆を窺ふべきことなり。

簡諒

禮記の內則篇に、朝夕學ニ幼儀一。請ニ肄簡諒一。とある諒は、記の字の訛りなり。字の似たるゆゑ誤りたるなり。それを悟らずして、鄭玄は諒信也。請ニ習簡一。謂ニ所レ書篇數一也。請ニ習信一。謂ニ應對之言一也。と注し、陳澔は簡。書篇數也。諒。言語信實也。皆請ニ於長者一。而習ニ學之一也。一說。簡者。簡要。謂レ使下之習ニ事務從ニ其要一。不上レ爲ニ迂曲煩擾一也。と注す。是れ陳澔が簡諒の語の不類なるに心づきたるゆゑ、鄭玄の說にも全く從ひ難く、後の一說を設けたる者なり。此の說の見方にても、木に竹を

にも取り載せたるゆゑ。初學の人と云へども能く記得したるとなれども、經學の明かならざるより、加樣の義を知る人なきゆゑ、便に言ひ及ぼすなり。扨又大賚も古言なるゆゑ、此の大賚と相涉りて訛まり、且へ大賚にては此の章はきこへぬと云ふ證据に、古書に大賚と云ひたる文を擧て後學に示す。よく〱心を留めて、その義を審察すべし。書の湯誓篇に、爾尚輔二予一人一。致二天之罰一。予其大二賚汝一。爾無レ不レ信。朕不レ食レ言。これ賚は恩賞のとなり。大二賚汝一とは、予に助力して能我か指麾を守り、桀王を伐ち亡ぼしたらば、大じく賞賚を下し賜はらんとなり。又武成篇に、散二鹿臺之財一。發二鉅橋之粟一。大二賚于四海一。而萬姓悅服。とあるも、紂王の積み蓄へたる財貨米粟を天下四方に賜はりたるゆゑ、大賚と言へるなり。大とは天下に係りたる詞なり。又多方篇に、我有周惟其大介賚レ爾とあるも、般の諸侯に誥て背叛の心なからしむるなり。言ろは汝等能く周の命令に從つて、反叛の心を懷かずんば、大いに恩賞を賜さるべし、左も無んば、大に汝等を誅罰せんとなり。この大は、恩賞を澤山下さるゝに就て大と云へるなり。周頌賚の詩の小序に、賚。大封二於廟一也。賚予也。言所三以錫二予善人一也。箋に大封。武王伐レ紂時。封二諸臣有レ功者一。とあるは、即ち武成の大二賚于四海一。の事にて、武王に從つて紂王を伐ちたる諸侯に爵賞を賚ひしとを云へるなり。但し錫二予善人一とあるは、全く論語に依りて書きたる文なれども、併し此にて善人と指すは、紂王を見限りて武王に黨せし諸侯を云ふなれば、論語とは意義大に異なり。論語は天周德を眷顧し、恩賞として善人を多く賜ひたるを云へり、此の詩は武王諸侯の周に助力したる者に、その恩賞として國邑を賜ひたるを云へば、錫二

檀子者一。使レ守二南城一。則楚人不二敢爲レ寇東取一。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二盼子者一。使レ守二高唐一。則趙人不二敢東漁二於河一。吾吏有二黔夫者一。使レ守二徐州一。則燕人祭二北門一。趙人祭二西門一。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二種首者一。使レ備二盜賊一。則道不レ拾レ遺。將三以照二千里一。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不レ懌而去。まことに君たる者は、善き臣をさへ持てば、財貨も自ら生て、富國强兵の業も心のまゝに興すべく、王覇の功も欲するに從て成るべきなり。何ほど財貨を積み蓄へても、善き臣を持たず、その德を修めざれば、禍害蕭牆の內より起り、終には滅亡の本となりて、鹿臺の財敖倉の粟も、みな他人の賄賂となりて、函谷劍閣の險も守ると能はず、金城鐵池も禦ぐに足らざるべし。左傳の襄三十年に、子產陳の聚二禾粟一。繕二城郭一。を見て亡國なりと譏り、昭四年に、司馬侯晉侯の恃レ險與レ馬しを諫め、說苑の貴德篇に、魏武侯の山河の固を魏國の寶と言れしを、吳起在レ德不レ在レ險。若君不レ修レ德。船中之人。盡敵國也。と對へしなど、皆古今の名言にして、此の章の意なりと知るべし。彼の尹鐸が趙簡子の爲に保障を爲し、晉語九、に見ゆ 馮煖が孟嘗君の爲に義を市たる 齊閔王策に見ゆ となども、亦同日の談と言ふべし。左傳の襄十五年に、宋人或得レ玉。獻二諸子罕一。子罕弗レ受。獻レ玉者曰。以示二玉人一。玉人以爲二寶也一。故敢獻レ之。子罕曰。我以レ不レ貪爲レ寶。爾以レ玉爲レ寶。若以與レ我。皆喪レ寶也。不レ若人有二其寶一。稽首而告曰。小人懷レ璧。不レ可二以越一レ鄉。納レ此以請二死也一。子罕寘二諸其里一。使二玉人爲一レ之攻レ之。富而後使レ復二其所一。貪は仁の反なれば、不レ貪は即ち仁なり。以レ不レ貪爲レ寶は、即ち仁親以爲レ寶と同じ義なりと知るべし。この說別記す 此れ子罕の仁者たるを語る者なり。此の事は蒙求

大寶と稱せり。劉向新序の雜事第一篇に、秦欲レ伐レ楚。使下使者往觀中楚之寶器上。楚王聞レ之。召二令尹子西一而問曰。秦欲レ觀二楚之寶器一。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二以示一レ諸。令尹子西對曰。不レ知也。召二昭奚恤一而問焉。昭奚恤對曰。此欲下觀二吾國得失一而圖上レ之。不レ在二寶器一。在二賢臣一。珠玉玩好之物。非二寶重者一。王遂使二昭奚恤應一レ之。昭奚恤發二精兵三百人一。陳二於西門之內一。爲二東面之壇一一。爲二南面之壇四一。爲二西面之壇一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二上位一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大宗子敖次レ之。葉公子高次レ之。司馬子反次レ之。昭奚恤自居二西面之壇一。稱曰。客欲レ觀二楚國之寶器一。楚國之所レ寶者。賢臣也。理二百姓一。實二倉庫一。使下民各得中其所上。令尹子西在レ此。奉二珪璧一。使二諸侯一。解二忿悁之難一。交二兩國之歡一。使レ無二兵革之憂一。大宗子敖在レ此。守二封疆一。謹二境界一。不レ侵二鄰國一。鄰國亦不レ見レ侵。葉公子高在レ此。理二師旅一。整二兵戎一。以當二彊敵一。提二抱鼓一。以動二百萬之衆一。所レ使皆趨二湯火一。蹈二白刄一。出二萬死一。不顧二一生之難一。司馬子反在レ此。懷二霸王之餘議一。攝二治亂之遺風一。昭奚恤在レ此。唯大國之所レ觀。秦使者懼然無二以對一。昭奚恤遂揖而去。秦使者反二言於秦君一曰。楚多二賢臣一。未レ可レ謀也。遂不レ伐レ楚。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斯之謂也。これあまり華飾の話說にて、眞僞の程は如何なれども、亦跡の無きことには有るまじきなり。何にもせよ、賢人を國の寶とするの義を說きたるに於ては、此の上もなき善き物語りなり。史記の田敬仲世家に、齊威王與二魏惠王一會二田於郊一。魏王問曰。王亦有レ寶乎。威王曰。無レ有。梁王曰。若二寡人國小也一。尙有下徑寸之珠。照二車前後各十二乘一者十枚上。奈何以二萬乘之國一。而無レ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二以爲一レ寶。與レ王異。吾臣有二

皮革羽毛。所下以備二賦用一。以戒中不虞上者也。所下以共二幣帛一。以賓中享於諸侯上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レ之以二訓辭一。有二不虞之備一。而皇神相レ之。寡君其可下以免二罪於諸侯一。而國民保上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圉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二議百物一。以輔二相國家一。則寶レ之。玉足下以庇二蔭嘉穀一。使上レ無二水旱之災一。則寶レ之。龜足二以憲二臧否一。則寶レ之。珠足二以禦二火災一。則寶レ之。金足二以禦二兵亂一。則寶レ之。山林藪澤。足二以備二財用一。則寶レ之。若二夫譁囂之美一。楚雖二蠻夷一。不レ能レ寶也。これ國家の寶六つあれども、賢者より上の寶は無きことを云ふなり。若のごとくなれば、賢明の善人をば大寶と云ふ筈のことなり。此の王孫圉の言は、大學に引く所の楚書の意を敷衍したる者なり。大學に引く所は、本と楚國の訓典にある語にて、王孫圉も宿て學び聞たるゆゑ、今趙簡子にその義を敷衍して、かく答へたるなるべし。誠に四方に使ひして、君命を辱しめざるの士と謂つべし。

說苑の反質篇に、經侯往二適魏太子一。左帶二羽玉具劍一。右帶二環佩一。左光照レ右。右光照レ左。坐有レ頃。太子不レ視也。又不レ問也。經侯曰。魏國亦有レ寶乎。太子曰。有。經侯曰。其寶何如。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上戴。此魏之寶也。經侯曰。吾所レ問者。非二是之謂一也。乃問二其器一而已。太子曰。有。徒師沼治レ魏市無二豫買一。郄辛治レ陽。而道不レ拾レ遺。芒卯在レ朝。而四隣賢士。無レ不二相因而見一。此三大夫。乃魏國之大寶。於レ是經侯默然不レ應。左解二玉具一。右解二環佩一。委二之坐一。愆然而起。默然不レ謝。趨而出。上レ車驅去。魏太子使下騎操二劍佩一。逐與中經侯上。使レ告二經侯一曰。吾無二德所一レ寶。不レ能レ爲二珠玉一所レ守。此寒不レ可レ衣。饑不レ可レ食。無レ爲遺二我賊一。於レ是經侯杜レ門不レ出傳レ死。これ亦賢士を

也。治レ國者。敬ニ其寶一。愛ニ其器一。除ニ其妖一。これ人君たる者、その臣を使ふに此の四通りあることを知て、能く容れ用れば、みな己れが用となりて、國を治るに於て、誠に掌を反すが如くなるべきを云ふなり。左傳の隱六年に、鄭伯の成ぎを陳に請れしに、陳侯それを許さゞりしかば、五父諫曰。親レ仁善レ鄰。國之寶也。君其許レ鄭。とあるも、仁人に親むを以て國の寶とすれば、即ち善人を寶とするの義なり。國語晉語九に、竇犨の趙簡子に答へし詞に、臣聞レ之。君子哀レ無レ人。不レ哀レ無レ賄。哀レ無レ德。不レ哀レ無レ寵。哀ニ名之不令一。不レ哀ニ年之不登一。とあるは、財賄を寶とするは小人の事にて、君子たる者は善人を以て寶として、財賄をば寶とせざるゆゑ、唯善き士を持たぬをば、哀ども、財寶に乏しきをば何とも思はぬとなり。漢書の李尋が傳に、夫士者。國家之大寶。功名之本也。などあるも、漢の代は古に近きゆゑ、加樣の名言を傳へし人もあるなり。禮記の儒行篇に、儒有不レ寶ニ金玉一。而忠信以爲レ寶。不レ祈ニ土地一。立レ義以爲ニ土地一。不レ祈ニ多積一。多文以爲レ富。この文にて、君子小人の用心も能く知れ、且へ國家の治術に志ある人は、聚斂の臣をば盜賊よりも疾み遠けて、忠信仁義の人を以て寶とせねば成ぬとも知るゝなり。國語の楚語下に、王孫圉聘ニ於晉一。定公饗レ之。趙簡子鳴レ玉以相。問ニ於王孫圉一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爲ニ寶也一幾何矣。曰未ニ嘗爲レ寶。楚之所レ寶者曰ニ觀射父一能作ニ訓辭一。以行ニ事於諸侯一。使レ無下以ニ寡君一爲中口實上。又有ニ左史倚相一。能道ニ訓典一。以叙ニ百物一。以朝夕獻ニ善敗於寡君一。使下寡君無上レ忘ニ先王之業一。又能上下說ニ乎鬼神一。順ニ道其欲惡一。使下神無上レ有三怨ニ痛于楚國一。又有レ藪曰レ雲。連ニ徒洲一。金木竹箭之所レ生也。龜珠齒角。

總て大學の本意を考るに、明ニ明德一と云ふより以下、有レ德此有レ人。有レ人此有レ土。有レ土此有レ財。有レ財此有レ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など、天下國家を治むるには、善人を以て寶とするとを述るなり。德は賢者の有する所なり。是れ古聖王の道の要なればなり。書の旅獒篇に、不レ寶ニ遠物一。則遠人格。所レ寶惟賢。則邇人安。これ人主たる者は、貨財珍奇の物を寶とせずして、賢者を寶となすべきを云ふなり。荀子の儒效篇に、荀子の秦昭王に對へし言に、儒者勢在ニ人上一。則王公之材也。在ニ人下一。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この儒は孔子の如き賢聖の人を指して云ふ。故に下に仲尼の魯の司寇とならんとする風聞ありしかば、沈猶氏等の惡人その行ひを改めしとを引けり。又王覇篇に、欲下調ニ一天下一。制中秦楚上。則莫レ若ニ聰明君子一矣。其用レ知甚簡。其爲レ事不レ勞。而功名致レ大。甚易レ處。而甚可レ樂也。故明君以爲レ寶。而愚者以爲レ難。これ聰明君子を以て寶とするは、善人を寶とすると義同じきなり。又君道篇に、故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仁且知。是人主之寶也。而王覇之佐也。不レ急レ得。不知。得而不レ用。不仁。無ニ其人一。而幸レ有ニ其功一。愚莫レ大焉。これ仁智の德ある人を以て人主の寶とするとを云へり。且へこの文の義を善く解せば、論語に夫子の仁智を並べ稱するの主意も、自ら知らるべきなり。又臣道篇に、故諫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之所ニ尊厚一也。而闇主惑レ之。以爲ニ己賊一也。故明君之所レ賞。闇君之所レ罰也。闇君之所レ賞。明君之所レ殺也。これ亦諫爭の臣を國の寶とするとを云へり。又大畧篇に、口能言レ之。身能行レ之。國寶也。口不レ能レ言。身能行レ之。國器也。口能言レ之。身不レ能レ行。國用也。口言レ善。身行レ惡。國妖

大寶なければ、長く守ることならぬなり。賢臣の大寶を用ゐれば、民の上に懷くこと、子の父母を思ふが如くなれば、天下は泰山の安んずるが如くなるべきなり。今の世の人君、天罰神罰をば畏るゝことを知れども、民罰を畏るゝことを知らず。神天の罰も固より畏るべきことなれども、猶違くべきの道あり。民罰に當るの甚しきに至りては、天子諸侯と云へども、手足を措くに處なかるべし。實に畏るべきの甚しき者に非ずや。國家に主たる人、この旨をよく〳〵躰認して、國脉の長久を謨るべきことなり。

昔後醍醐天皇三種の神器を抱いて佳野山に棲み玉ひしかば、後光嚴天皇即位の時、公卿及法數を守るの有司みな舊制に拘はりて以爲く、三種の神器無ふして即位の禮を行ふこと、古より未だ其例なしと。因て群議洶洶たりしに、二條公良基獨り奮然として群議を排して曰く、當今の時方に源尊氏を以て寶劒とす。臣不肖と云へども願くは神璽となりて天下を鎭撫せん。天皇大に悦び、その言に從ひ、遂に即位し玉へり。二條公の言の如き、信に古今の英斷卓識と云ふべし。その故は、後醍醐天皇三種の神器を寶とし守ると云へども、藤黃門楠中郎の二大寶を用ひ玉はざりしゆゑ、南朝は遂に廢亡せり。北朝は三種の神器は無れども、二條足利の二寶臣に任じ玉ひしかば、其の祿祚萬萬年に及べり。是れ後の神子聖孫の善き龜鑑なり。却說賓の字の寶の訛りと云ふことは、古書中にその證多きことなり。今詳かにその文を出して後學に示す。禮記の大學篇に、楚書曰。楚國無ニ以爲レ寶。惟善以爲レ寶。（これ善人を寶とするの義なり）舅犯曰。亡人無ニ以爲レ寶。仁親以爲レ寶。これ仁親の德を寶とするは、善人を寶とするの義なり。下章に秦誓を引て、彥聖の人を用ゆることを云ふは、彥聖の人を寶とするなり。

の寶の根本とすれば、其の根本の寶を害する不肖の小人は、國の盜賊なり。愚闇の君は、その盜賊を用ひて、根本の寶を遠くるゆゑ、國を亡ぼし身を喪ふ筈のことなり。假へば吾邦の三種の神器の如きは、周の九鼎。秦の傳國璽。漢の斬蛇の劒。にも勝りたる無上靈寶にして、鎭國の寶符なり。然れども其の德無ふして是を持ち保てば、反て禍を生ぜしなり。是平相國己れが勇智を縱にし、人の諫めを拒み、小松公の類の大寶を用ひず、德を修めず民を恤まず、多く無禮を行ひ、神人の怒りを受けしに依りて、かくばかりの神寶も空器ト作りしなり。書經の旅獒篇に、人不レ易レ物。惟德其物。左傳の宣公三年に、楚子が鼎の大小輕重を問ひしに、王孫滿在レ德不レ在レ鼎云云と對へし言、信而有レ徵と言ふべし。又昭十八年に、子大叔曰。寶以保レ民也とあるを觀るに、寶は即ち保の義にして、國の寶は即ち民を保んずるが爲の物なれば、民を蔑にして器物の寶を重んずるは、寶の字の義に背けば、个樣の人主は神天の罰を蒙りて、國祚も短き筈のことなり。これらの義は、書の無逸篇を讀まば、自から分るべきなり、寶の古字を宲に作るも、この故なり。夫れ民は天の愛する所にして、神の主なり。故に萬乘の天子と云へども、罪を民に得玉はゞ、禱る所なしと知るべし。書の泰誓中の篇に、天視。自二我民一視。天聽。自二我民一聽。孔傳に民所レ惡者。天誅レ之。と云へる是なり。國言に百姓の字を御寶と訓ず。御寶とは天子の寶と云ふことなり。御は天子を斥す詞なり。彼の三種の神器の如きは。文寶と云ふ者にて、百姓の寶ありての上の寶なり。此の百姓の實寶なければ、萬乘の位を一日も保ち玉ふこと成らぬなり。此の百姓の眞寶を保つには、賢臣の

此の多賢の助力なくんば、何ぞ天下三分の功業を成し得んや。堯舜の天下を治め玉ふとても同然にて、堯典舜典の二篇を觀るに、始めより終りまで、外の事は無くて、賢人を得てそれ〴〵の官職に爲し玉ふとのみを載せり。衞靈公の篇に、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と夫子の仰せられたるも、此の事にて、賢人にそれ〴〵の官職を授けて治めさせしゆゑ、舜は南面垂拱し玉ふ計りなり。故に泰伯の篇にも、舜有₂臣五人₁。而天下治。と云へり。堯舜文武の事は固より、後世の人主と云へども、賢明の名譽ある君に、賢者を用ひぬは無きなり。闇愚の名ある亡國の君は、不肖の小人に任ぜざるはなきなり。漢高祖の天下を取りしは、全く蕭何韓信張良の三傑を用ひし故なり。項羽の天下を失ひしは、外の事にても無し。唯一人の范增を用ひ得ぬより起りたるとなり。左すれば天下國家の興廢は、賢者を用ふると用ひざるとにあれば、天下國家の寶に、賢者より上の物はなきなり。漢書の高惠の功臣表に、自₂古帝王之興₁。曷嘗不₃建₂輔弼之臣₁。所₃與共成₂天功₁者₁乎。と云へる、昌言と言ふべし。それゆゑ此章にかく言へる意は、九鼎も周の寶なり、大玉夷玉天球河圖も周の寶なり、和の弓垂の竹矢も周の寶なり、去れどもそれは器物の寶にて、大とは云れぬなり、眞の寶と云ふ者は、善人を多く持つを云ふなり。上にも言へる如く、濟濟多士と云へるは、語は異なれども、善人是富と意は全く同じとにて、善人君子の賢者に富んで濟濟たるを云ふ。此の大寶の賢者をさへ多く蓄へ持てば、土地人民の寶も自ら手に入るなれば、況して他の器物の寶は、假ひ隨侯の珠。卞氏の璧にても、求めずして來り集るべきなり。故に賢人君子は人君の寶の根本なりと知るべし。賢人君子を人君

山子垂統後編下

門人　越後　滕煥章　筆受
東都　葛長壽　補正

周有二大賚一

又堯曰の篇に、周有二大賚一。善人是富。この賚の字は本と寶の誤りなるに、古へより論語を讀む人みな心づかぬなり。是れも字形の似たるより誤りたる内に、大賚と云ふ語も古言に多くある詞なるゆゑ、相ひ渉りて間ちがひ誤まりたるなり。此は大賚と云ふては、決してきこへぬとなれども、古言に大賚と言ふ語往往にあるゆゑ、古來の注家もそれに迷ひ引かされて、大賚と云ふては、講釋も仕にくゝ、了然とせぬとは心も付きたるなるべけれども、賚の字の誤まりなるを悟らぬゆゑ、外に了簡も付かず、致し方も無きゆゑ、姑その儘にして、無理なる注を下したるなるべし。國を治むるの第一の寶は、賢人より大なるは無きなり。それゆゑ大と言ひたる者なり。大は小の反にて、賢人を大寶とすれば、外の寶は何にても皆小寶なりと知るべし。大雅文王の詩に、思皇多士。生二此王國一。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これ賢人を寶とするの語は無れども、その意は全く此章と同じ義を述べたる者なり。語の違ひたるゆゑ、人みな心づかぬなり。濟濟は即ち是富の義なり。文王の天下を三分し王業を成し玉ふも、此の多士賢人の力に依りてなり。文王大聖なりと云へども、

の如く廣大圓滿の大智大仁なるゆゑ、固より人の欺誣などのヿは言ふに及ばぬとなり。中庸に君子不レ動而敬。不レ言而信。不レ賞而民勸。不レ怒而民威ニ於鈇鉞一。加樣の處に至りては、不レ逆レ詐等のヿは抑末也と云ふべし。孟子の萬章上篇に、象曰。鬱陶思レ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レ予治。と仰せられし等は、この章を講ぜん人は必ず併觀して、聖人の春風之和冬日之愛の氣象を想見すべきなり。

山子垂統後編中 終

ばえは、毋レ意と明かなり。獨り我が夫子のみに非ずと知るべし、この説別記す抑亦先覺者是賢乎とは、抑は反語にて、上の逆詐億信の三件とは打て變り反なりと云ふとなり。先覺とは、賢聖の心は恒易以知レ險。恒簡以知レ阻。下係辭の文なれば、奇計巧智を用ひずして、他の誠僞を辨覺するを云ふなり。誠に不レ出二戸牖一而化二天下一。家語王言解の文が賢聖の能事なれば、聖學に志す人は、及ばず半らも此の旨を欽慕して、仁人君子の境域に入るべきなり。禮記の經解篇、衡誠縣。不レ可三欺以二輕重一。繩墨誠陳。不レ可三欺以二曲直一。規矩誠設。不レ可三欺以二方圓一。君子審レ禮。不レ可三誣以二姦詐一。と云ひ、荀子の不苟篇に、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二聽視一者近。而所二聞見一者遠。是何邪。是操術然也。故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云云。推二禮義之統一。分二是非之分一。總二天下之要一。治二海內之衆一。若レ使二一人一。故操彌約而事彌大。五寸之矩。盡二天下之方也一。故君子不レ下二室堂一。而海內之情。擧積レ此者。則操術然也とも云へり。誠に不レ逆レ詐。不レ億不レ信して、人の情僞を知るとかくの如き者は、此の操術ある故なり。孟子の公孫丑上篇に、何謂二知言一。曰詖辭。知二其所蔽一。淫辭。知二其所陷一。邪辭。知二其所離一。遁辭。知二其所窮一。生二於其心一。害二於其政一。發二於其政一。害二於其事一。聖人復起。必從二吾言一矣。これ亦先覺の事なりと知るべし。大學に、子曰。聽レ訟吾猶二人也一。必也使レ無レ訟乎。無レ情者。不レ得レ盡二其辭一。大畏二民志一。此謂レ知レ本。これらは先覺の至れる者にして、聖人の事業斯に至て盡せりと謂ふべし。是れ大人者。與二天地一合二其德一。與二日月一合二其明一。與二四時一合二其序一。與二鬼神一合二其吉凶一。先レ天而天弗レ違。後レ天而奉二天時一。周易文言傳の文聖人盛德の至りは、かく

ては無きなり。荀子の賦篇に、雲を賦して曰く、暴至殺傷。而不億忌者與。注億。謂以意度之。論語曰。億則屢中。この億忌は、即ち史記の陳丞相世家に、項王爲人。意忌信讒。とある意忌と同じ義にて、その實證も無きことを悪る氣を廻して人を意ることなり。忌は己れより勝れる人を忌み嫌ふなり。即ち英雄忌人の忌なり。禮記の禮運篇に、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意はいろいろと料簡知恵をまはしてつもるなり）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とある意は、全く此の章の不億の億と同じ義なり。列子の説符篇に、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歩。竊鈇也。顔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爲而不竊鈇也。俄而抇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張注に此の意味を説て曰く、語有之曰。萬事紛錯皆從意生。善き引き事なりと謂ふべし。史記の張儀が傳に、張儀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醳之。これらの意の字は、皆わるぎを廻して人をうたぐることなり。不信とは、仁人長者はその心寛大にして、わるぎを廻して人をうたぐる樣なることなきゆゑ、容易詐かさるべきかと思へば、又それは成ぬことにて、心の内には黒白を分つが如く、その肺肝を見通して居るゆゑ、人の詐を茫然と信ずる樣なることは無きなり。即ち夫子の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と宰我に答へ玉へるも、仁人君子は不意ゆゑ、ふと欺かるゝこともあれども、罔ひ陷ることはならぬなり。子産が校人の預かりたる魚を烹食ふて、子産を欺したることを、孟子の辨ぜられしを思ふに、（萬章の上篇に見ゆ）仁人君子の心

筈のことなり。又呉王濞の傳に、它郡國吏。欲ニ來捕ニ亡人一者。頌共禁不レ與。如淳曰。頌猶ニ公也一。これも頌は公と古字同じと注すべきに、猶と云へるは非し、（史記の注に、此の如淳が注を引て、猶の字を省くを是とす、）史記には頌を訟に作る。音を以て通用したる者なり。松の字などの類、公に從へる文字には、みな從の音あるを見れば、公の字には古へ從の音ありしと見へたり。顏師古が頌を容と作して讀めるは、成る程頌と容とは古字同じきなれば、容と見るも當り前なれども、此にて容と通ずるは非きなり。淮南子の兵畧訓に、夫有ニ形埒一者。天下訟見レ之。注訟公也とあり。古への人の偏旁に拘はず文字を用ふこと、是の如くなれば、億を意となし。意を億となして讀むこと、何の疑ふことか有ん。それゆゑ此の章の億の字を毋レ意毋レ必。億則屢中。の億の字意の字と同義に見て、不億と不信とを別別に引はなして連讀せず、二句二義と作して讀めば、義も穩かに文勢も順になることなるに、古來よりの注家不レ億不レ信と四字連讀して義をつけしゆゑ、義も下らず、句法に於ても强になり、不レ成レ語ことになれども、心付ぬは怪しむべきことなり。加樣の無理なる文法は、外に又例も無きことなるゆゑ、余久しく疑ひ居たりしに、近ろ忽この解を得て、數年の疑ひ渙然たるなり。不レ逆レ詐とは、他が詐りと云ふことは、鏡に懸るが如く顯然として、その肺肝を見拔て居れども、それを容て置て逆り出す樣なることはせぬなり。是は仁人長者の用心なり。逆は鉤逆の逆にて、即ち趙廣漢が鉤鉅の法など逆レ詐の類なり。君子の訟を聽く上にては、反て恥ち醜むことなり。不億とは、億は角と云ふ屹と見所擬所證据もなきことなれども、審かに他は加樣にては無きやと、いろ〳〵と知惠才學を舞し、擬推量をして、之をつもりうたぐるを云ふなり。此れ亦君子の所爲に

鄭玄には似合ぬ見やうなり。陳注には術與レ述同。述省猶二循省也一とあり。陳澔には奇特なる見方なり。然れども述は循の字の轉じて入聲となりたるなれば、述猶二循也一と云ふては非きなり。述循古字通用すと注すべきことなり。邶の日月の詩に、報レ我不レ述。毛傳に述循也とあるなど、皆音の轉じて字の變りたるまでにて、義は同じければ、祭義を作れる人は、述を循と同字の心にて用ひたると知るべし。國語の鄭語に、王將下棄二是類一而與上剸同上。注剸音專とあれば、是れ專と同用したる者なり。漢書の蕭何が傳に、上以レ此剸屬二任何關中事一。師古曰。剸讀與レ專同とある是なり。史記の田敬仲世家に、韓馮因摶二三國之兵一。徐廣曰。摶音專これ摶の字も專と通ずるなり。秦始皇本紀に、普天之下。摶レ心揖レ志。索隱曰。摶古專字。左傳云。如二琴瑟之摶壹一。揖音集。この索隱に引く所の左傳は、昭公二十年の文なり。索隱に摶を古專字と見たるは、固より可れども、揖の字を音集と注せるは誤りなり。揖は即ち壹の字なり。一と同じことにて、專一の字を分拆して用ひたる者なり。揖の字に一の義は無れども、音を通はせて借り用ひたる者なり。家語の三恕篇に、及二其至一于江津一。不レ舫レ舟。不レ避レ風。則不レ可二以涉一。舫は方と同じことにて、即ち並と古字通ずるなり。(この説別記)說苑の雜言篇に、同じく此の家語の文を載せて、舫を方に作れり。楚懷王策にも、舫レ船載レ卒の文あり。漢書の五行志(中之上)に、京房易傳。復崩來。無レ咎。師古曰。今易。崩字作二朋字一。とあるも、崩朋古へは通用する故なり。後世の學者の偏旁に泥む心よりは、誤字と思ふべきなり。又齊哀王襄の傳に、訪以二呂氏故一。幾亂二天下一。如淳曰。訪猶二方也一。これも猶と云へるは非きなり。訪は方と古字同じと注すべき

虛戾一。而社稷不ニ血食一。然而王不レ待レ工。而與ニ建信君一何也。趙王未ニ之應一也。客曰。郭偃之法。有ニ所レ謂桑雍一。王知レ之乎。王曰。未ニ之聞一也。所レ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及夫人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ニ王之醉昏一。而求ニ所レ欲於王一者也。是能得ニ之於內一。則大臣爲レ之枉ニ法於外一矣。故日月暉ニ於外一。其賊在ニ於內一。僅備ニ其所一レ憎。而禍在ニ於所一レ愛この兩條共に此の章の意より出でて、互に相發明するゆゑ、抄出して談柄と成さしむ。

不レ億不レ信

又憲問の篇に、子曰。不レ逆レ詐。不レ億不レ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億は億度なり。この億は意の字と古字通用して、臆の字の義なり。即ち毋レ意毋レ必。億則屢中。の億も、意も臆と同じ義なり。古へ意の字には、抑の音ある故なり。史記の吳王濞の傳に、億亦可乎を、漢書には意に作る。漢書の敍傳に、隗囂が班彪に問へる詞に、抑者從橫之事。復起ニ於今一乎。とある、抑者は意者と同じ義に用ひたる者なり。即ち意と抑とは古音通する故なり。故に後漢書の班彪が傳には、抑者を意者に作れり。意億臆憶の四字。字は異なれども、古へは皆音を以て通用せしなり。今の古書を讀む者、偏旁に拘り、泥んで義を誤るべからず。後世にて意見と云へるは、臆見と云ふことなり。古音を知らざる人は、臆見と意見とは別語なりと思へり。（意抑噫繄譩忠六字の互に通用するは、別に記し置ゆゑ、此には畧す、）因て古人の偏旁に拘らぬ例を出して證とす。小雅正月の詩に、洽ニ比其隣一毛傳に洽は合とあるは、合と通用したると云ふことなり。禮記の祭義篇に、結ニ諸心一。形ニ諸色一。而術ニ省之一。とあるを、鄭注に術當レ爲レ述。聲之誤也。とあるは

匠爲二宮室一。爲レ圓必以レ規。爲レ方必以レ矩。爲二平直一必以二準繩一。功已就。不レ知二規矩繩墨一。而賞二巧匠一。宮室已就。不レ知二巧匠一。而皆曰。善。此某君某主之宮室也。此不レ可レ不レ察也。この論ます〳〵詳かにして、善く君道を說きたる者なり。誠に臣の勞は君の功となるヿなれば、權勢を貪るの君或は愚にして、好んで自ら用るの主、よく〳〵心を虛にして、此等の論を聽かば、政道は輔佐の臣なくて叶はざるヿを悟いて、その益少なからざるべし。趙孝成王策に、建信君貴二於趙一。公子魏牟過レ趙。趙王迎レ之。顧反至坐。前有二尺帛一。且令二工人以爲一レ冠。工見二客來也一。因避。趙王曰。公子乃驅二後車一。幸以臨二寡人一。願聞下所三以爲二天下一。魏牟曰。王能重二王之國一。若二此尺帛一。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レ說形二於顏色一。曰先王不レ知二寡人不肖一。使レ奉二社稷一。豈敢輕レ國若レ此。魏牟曰。王無レ怒。請爲レ王說レ之。曰王有二此尺帛一。何不レ令二前郎中以爲一レ冠。王曰。郎中不レ知レ爲レ冠。魏牟曰。爲レ冠而敗レ之。奚虧二於王之國一。而王必待レ工而後乃使レ之。今爲二天下一之工或非也。社稷爲二虛戾一。先王不二血食一。而王不二以予一レ工。乃與二幼艾一。且王之先帝。駕二犀首一而驂二馬服一以與レ秦角逐。秦當時避二其鋒一。今王憧憧。乃輦二建信一。以與二强秦一角逐。臣恐秦折二王之輢一也レ。又客見二趙王一曰。臣聞王之使二人買一レ馬也。有レ之乎。王曰。有レ之。何故至レ今不レ遣。王曰。未レ得二買レ馬之工一也。對曰。王何不レ遣二建信君一乎。王曰。建信君有二國事一。又不レ知レ相レ馬。曰王何不レ遣二紀姬一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レ知レ相レ馬。對曰。買レ馬而善。何二補於國一。王曰。無レ補二於國一。買レ馬而惡。何三危於國一。王曰。無レ危二於國一。對曰。然則買レ馬而善若惡。皆無三危二補於國一。然而王之買二馬也一。必將レ待レ工。今治二天下一舉錯非也。國家爲二

穿鑿の說のみ多きなり。畢竟たゞ此の章にのみ就て案じ、古書を廣く融通して見ぬ過ちより起りたることなり。尸子の治天下の篇に、凡治之道。莫如因智。智之道莫如因賢。譬之猶相馬而借伯樂也。相玉而借猗頓也。亦必不過矣とある、全く此章の意あり。尸子の此の語、若くは夫子の言を敷演せるか、或は別に傳れる古言を述たるか、何にもせよ、此章の義證となすに、是に過たる明文は無きなり。孟子の梁惠王下の篇に、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これ語は異なれども、意は全く此章と同じきなり。荀子の王霸篇に、羿蠭門者。善服射者也。王良造父者。善服馭者也。聰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人服而勢從之。人不服而勢去之。故王者已於服人矣。故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蠭門矣。欲得善馭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欲調一天下制秦楚。則莫若聰明君子矣。其用知甚簡。其爲事不勞。而功名致大。甚易處。而甚可樂也。故明君以爲寶。而愚者以爲難。この荀子の論も、此章の旨にて、尸子孟子と詳略の違あるのみにて、その意は全く同じきなり。呂覽の分職篇に、通乎君道。則能令智者謀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辯者謂矣。夫馬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賢主乘之。一日千里無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則知所乘矣。今召客者。酒酣歌舞。鼓瑟吹竽。明日不拜樂己者。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先王之立功名。有似於此。使衆能與衆賢。功名大立於世。不予佐之者。而予其主。使之也。譬之若爲宮室。必任巧匠。奚故。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夫國。重物也。其不善也。豈特宮室哉。巧

又衛靈公の篇に、子曰。吾猶及二史之闕文一也。有レ馬者借レ人乘レ之今亡矣夫。これ夫子上の人春秋をして昭明ならしむることも能はず、史官の日にその道を失ひて、舊史の遺文の散逸せるを嘆じ玉ふの言なり。春秋を筆削せる思し召し立ちも、个樣のことより起りしなるべし。孟子の諸侯惡二其害一己也。而皆去二其籍一。（萬章の下篇）と言へる、誠に歎かしきことなり。此の章言ろは、夫子少壯の時、史官を觀玉ひしに、猶闕文ながらも、有レ馬者借レ人乘レ之の七字ありしに、今に至りては、その闕文の七字さへも、亡失して傳はらざるゆゑ、かくばかりの面白き名言なれども、知る人なきは朽惜きことなりと、嘆息し玉へるなり。亡矣夫の亡は、亡失亡逸の亡にて、前方は有りし者の今は亡たるを云ふなり。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人皆有二兄弟一。我獨亡。古者民有二三疾一。今也或是之亡也。など、皆前方有りし者の今亡なりたるを云ふなり。及ひ行き屆くなり。本と行き屆かれぬ物の、幸と追ひ付き及びたるを云ふなり。闕文の亡ならぬ内に追つき及びたるを幸とし給ふ意なり。有レ馬者借レ人亂レ之とは、假へば善馬をもとめ得たらんに、生馬にして乘りがたければ、馬術に工者なる者に借て調さすることをば誰も知りたれども、天下國家を治るに至ては、その道を心得たる賢人君子に借て經させず、不肖の小人に任せるは、如何なることぞや、輕重を取り違へたる不心得のことなりと云ふ意なり。加樣に宜もに能く近く譬へを取りたる名言なるに、今亡逸して傳はらぬは、惜むべきの甚しきなり。史官の者の職を失へるを傷み、時君の政の陵遲せるを歎き給ふ詞なり、是の如くに見れば、本と疑はしきことなく、能く解たる文なるに、古注より以來むつかしくをかしく見たるゆゑ、後學の者いろ〳〵と

くなれば、その世の風俗の偷薄なること、思ひ遣らるゝなり。誠に禮壞れ樂崩れると云べし。然れども文武の道未た地に墜ちず、天倫の滅すべからざるゆゑ、その世に居ても、其人在れば其道も擧られしなり。襄公の十七年に、齊晏桓子卒。（晏嬰の父なり）晏嬰麤縗斬。苴經帶。杖。菅屨。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これ大夫の身にして士の喪禮を行ひしは、所謂賢者過之と云ふ者にて、禮の中流には協はざれども、時世の薄俗を矯んとして、故らに此の如くせしなれば、その志は有り難きことなり。誠に聖門の齊魯の諸儒と云へども、是より上の至行は成り難きことなるべし。又三十一年、公薨。位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これ滅性の罪なきには非れども、諸侯の身分として加樣の志は、有難きことに非ずや。檀弓下の篇に、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これ老莊の徒の禮を僞りと云へるなどの萌しにして、風俗の益衰へ下れる、傷むべきことなり。於是乎天綱地紀も絕るに幾しと言ふべし。夫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中庸の文）これ古今の同情なれば、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が百世と云へども易ふべからざる禮の中庸なれば、何の薄不薄と云ふことか有ん。吾れ是の解を關雎の禮義に止ると、閔子の哀未盡と、子夏の哀已盡とに得たり。（家語の六本篇に見ゆ）

史之闕文

るを悟り、殊勝に禮の本を問れしなれば、夫子の感心せられて、その問を大なりとせられしこと、宜なることに非ずや。因て姑らく左傳に見へたる所の喪紀の禮を失せる一二事を擧て、その世の風俗を知らしむ。成公の二年。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二蜃炭一。益二車馬一。始用レ殉。重二器備一。椁有二四阿一。棺有二翰檜一。君子謂二華元樂擧一。於レ是乎不臣。臣治レ煩去レ惑者也。是以伏レ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二其惑一。死又益二其侈一。是棄二君於惡一也。何臣之爲。又定五年。季平子卒。陽虎將下以二璵璠一斂上。仲梁懷弗レ與曰。改レ歩改レ玉。この事を家語の曲禮子夏問に載せしには、季卒子卒。將下以二君之璵璠一斂上。贈以二珠玉一。孔子初爲二中都宰一。聞レ之。歷級而救焉。曰送レ而以二寶玉一。（而は死の字の誤りなり）是猶レ曝二尸於中原一也。其示レ民以二姦利之端一。而有レ害二於死者一。安用レ之。且孝子不三順レ情以危二親。忠臣不レ兆二姦以陷一レ君。乃止。これらの類は、外觀を主として、君親を大切に思ふ哀心より出でゝ爲したることには非ず。皆奢僭に失して、非禮を犯したる者なり。此の外宋の桓司馬が石椁を爲り、三年にして成らざりしこと（檀弓の上篇に見ゆる）など、奢僭の甚しき者と云べし。昭公の十五年に、晉叔向譏二周景王一云。王其不レ終乎。王一歳而有二三年之喪二一焉。於レ是乎以二喪賓一宴。三年之喪。雖レ貴遂レ服禮也。王雖レ弗レ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成十四年衞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二大子之不一レ哀也。（大子は獻公なり）不レ內二酌飲一。歎曰。是夫也。將不三唯衞國之敗一。其必始二於未亡人一。烏乎。天禍二衞國一也夫。大夫聞レ之。無レ不二聳懼一。孫文子自レ是不三敢舍二其重器於衞一。盡寘二諸戚一。而甚善二晉大夫一。又襄公の十九年に、衞石共子卒。悼子不レ哀。孔成子曰。是謂レ蹷二其本一。必不レ有二其宗一。これ天子諸侯大夫よりしてかくの如

には有らねども、夷の字に轉て見ねば底ずみはせぬことなりと知るべし。物の平易にして角立ぬことは、悅ばしきことなるゆゑ、詩經には夷を悅の意に使ふて、怡と同用せり。召南艸蟲の詩に、我心則降。我心則說。我心則夷。と對用し、鄭の風雨の詩に、云胡不レ夷。云胡不レ瘳。云胡不レ喜。と對用し、小雅正月の詩に、既夷既懌。如二相酬一矣と對用せり。何人斯の詩の爾還而入。我心易也。の易は、夷と通用して、怡の義なり。是また音を以て怡に通はせたる者なり。後世にても夷險險易。平易平夷。の時などは、互に相通用するなり。何晏以來の注家个樣の解を知らずして、字に就て强て義を求めしに依りて、かくだらぬ注のみをせり。若し易を治と訓ずる時は讀で夷とすることを知らば、喪與二其夷也一とは言れぬ解を知りて、自ら易は具の誤りたるをも悟くべきなり。且つ假令喪を治るに易の字を使るにしても、治の義にしてはきこへぬと云ふは、此は喪禮を厚くしても、哀心が無れば却て禮に協はず、禮の本意を失へることを云へるなり。喪を治るを抑るには非ず。喪は薄くなりとも厚くなりとも、治めねば成ぬことなり。治の字は薄きにも治と云ふべく、厚きにも治と云ふべく、治の字に本と薄厚の義は無れば、與二其治也一と云ふてはきこへぬことに非ずや。孟子の滕文公上篇に、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二喪也一。以レ薄爲二其道一也。と云へるなど見つべし。（上に引く所の季文子卒の文考へ合すべし）扨春秋の世の時は、既に禮壞れ樂崩れたるゆゑ、列國の諸侯大夫ともに、淫樂慝禮のことのみ多かりしことなり。彼の孔門の高第宰我の賢を以てすら、欲レ短レ喪ほどのことなれば、其他は推して知るべきなり。（後に孟子の上足公孫丑も、爲二朞之喪一猶愈二於已一乎の語あり、盡心の上篇に見へたり、）加樣に門下高第の人にてさへ、かくの如くなるに、林放の世禮の是に非

べきなり。包氏が易を和易也と注せるは、あまり苟且なることにて、義を成さゝることなれば、辨ずるに足らず。朱氏の易を治と訓じて、孟子の盡心上篇の易二其田疇一と云へる語を徴文に引たるは、據もありて義を成す樣なれども、是も究竟ずる所はきこへぬことになるなり。その故は、易を治の義に使ふは、古書の中に多くあることなれども、みな田畠道路草木の上にて言へる詞にて、治レ喪治レ棺などのことに易の字は使はぬなり。孟子の滕文公上に、夫以二百畝不一レ易爲二己憂一者農夫也。詩經の小雅甫田の詩に、禾易長レ畝。禮記の檀弓上に、易レ墓非二古也一。荀子の王制篇に、修二採清一。易二道路一。又富國篇に、民富則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則出レ實百倍。又曰。其道易。其塞固。襄三十一年の左傳、司空以レ時平二易道路一國語の晉語一に、雖下獲二沃田一而勤易上レ之。將弗レ克レ饗。呂覽の辨土篇に、農夫知二其田之易一也。凡そ此の易の字、注家みな治と訓ず。然れども總て皆田地道路を治むる上に就て言へる詞なり。未だ治喪治棺治國治天下などの時に、易を治の代りに使ひたる例を見あたらぬなり。

今古義を以て考へ正すに、易を治と訓ずるも、その實は講釋詞にて、本義には非るなり。易の字を个樣に使ふ時は、夷の字に通用させたる者なり。易の字に治の義は無しと知るべし。夷は即ち芟夷陵夷の夷なり。左傳の隱公六年に、爲二國家一者。見レ惡如二農夫之務去一レ草焉。芟二夷蘊一崇之一。絕二其本根一。勿レ使レ能殖一。則善者信矣。周禮の薙氏職に、薙氏掌レ殺レ草。春始生而萌レ之。夏日至而夷レ之。秋繩而芟レ之。冬日至而耜レ之。と云へる夷は、即ち易二其田疇一。易レ墓。の易と義同じきなり。夷は草穢を芟り除きて、地面を平して、凸凹なからしむるを云ふなり。それゆへ治と訓ずるも當らぬこと

具の訛りたることもます〳〵知るゝなり。有レ棺而無レ椁は、喪器を具ざるなり。厚ニ葬之一は、貧富有亡を辨へず、强て棺椁を具へしなり。孟子の後喪踰ニ前喪一（梁惠王下篇に見ゆ）、及び充虞と問答（公孫丑下篇に見ゆ）、の事などは、貧富有亡の中庸を得たる者なり。學者心を潜めて玩味せば、聖人の禮の本意も明かなるべきなり。さて論語一篇の文の例を以て觀るに、此の章の前後みな魯の君大夫の事を論ぜしなれば、此の章は魯昭公の爲に仰せらるゝに似たり。その故如何んとなれば、左傳の襄公三十一年に昭公を立てて魯君とせしを、穆叔不レ欲曰。是人也。居レ喪而不レ哀。在レ慼而有ニ嘉容一。是謂ニ不度一。不度之人。鮮レ不レ爲レ患。若果立レ之必爲ニ季氏憂一。武子不レ聽。卒立レ之。比レ及レ葬。三易レ衰。衰衽如ニ故衰一。於レ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ニ童心一。君子是以知ニ其不一レ能レ終也。又昭公の十一年。九月。葬ニ齊歸一。（昭公の母なり）公不レ慼。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ニ大喪一。國不レ廢レ蒐。有ニ三年之喪一而無ニ一日之慼一。國不レ恤レ喪。不レ忌レ君也。君無ニ慼容一。不レ顧レ親也。國不レ忌レ君。君不レ顧レ親。能無レ卑乎。殆其失レ國。この二件に據るに、林放の元と問ひたるも、漫然として問ひたるにも非ず、夫子のその問を大なりとしてかく答へ玉ひしも、皆感發する所ありてのことなりと知るべし。左もなければ、大哉と仰せられしも、當る所なくて、味なき樣に思はるゝなり。大哉と仰せられしは、國の爲に感ずる所あるより出たるなるべし。前にも言へる如く、前後の章みな魯の君臣の禮を失へることを言ふなれば、この章ばかり漫然として泛く禮の本意を明すべき樣はなきなり。且つ論語一篇の文例とも違へば、かた〳〵以て昭公君臣の爲に發したる問答なりと知るべし。讀む者よく〳〵心を留めて審にせば、その義自ら見ゆ

事未レ轂也。卒矣然後作二具之一。故雖二備家一。必踰レ日然後能殯。三日而成レ服。然後告レ遠者出矣。備レ物者作矣。これは殯歛之具を備ふる上にて言ひたる者なれども、具の字の意味は同じきなり。左傳の襄公五年に、季文子卒。宰庀二家器一。爲二葬備一。無二衣レ帛之妾一。無二食レ粟之馬一。無二藏金玉一。無二重器備一。君子是以知三季文子之忠二於公室一也。相二三君一矣。而無二私積一。可レ不レ謂レ忠乎。杜注。庀具也。これ季文子が儉約なるゆゑ、喪具とて別にこしらゆることもなく、家器にて葬の備をなして、事を辨する程のことなりしかども、輕くも重くも、喪の事は治めねば成ぬことゆゑ、家器にて間を合せたるなり。此の文などを審かにせば、治の義にてはすまぬと云ふこと、明白に知らるべきなり。治の義にてすまぬこと、下に見へたり、檀弓上、子路曰。吾聞二諸夫子一。喪禮。與二其哀不レ足而禮有一レ餘也。不レ若禮不レ足而哀有レ餘也。祭禮。與二其敬不レ足而禮有一レ餘也。不レ若禮不レ足而敬有レ餘也。祭は敬を主とし、喪は哀を主とす。所レ謂禮之本なり。是また此の章の注釋となすべし。又同上下篇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二以爲一レ養。死無二以爲一レ禮也。孔子曰。啜レ菽飮レ水。盡二其歡一。斯之謂レ孝。歛二首足形一。還葬而無レ槨。稱二其財一。斯之謂レ禮。これ亦子路の貧ふして歛葬の器用を具ると能はざるを傷みしによりて、夫子かく仰せられしなり。即ち先進篇に、顏淵死。顏路請二子之車以爲二之槨一。子曰。才不才。亦各言二其子一也言は爲の字の誤なり、說別に記す、鯉也死。有レ棺而無レ槨。吾不三徒行以爲二之槨一。以下吾從二大夫之後一。不レ可二徒行一也の意なり。又顏淵死。門人欲三厚二葬之一。子曰。不可。門人厚二葬之一。子曰。回也視レ予猶レ父也。予不レ得三視猶二子也一。非二我也一。夫二三子也。これらの諸文にて、此の章の義も明かに分れ、夫子の本意も知れ、易の字の

則忘とは反なるなり。小雅谷風の詩に、忘ニ我大德一。思ニ我小怨一。左傳の成十三年に、穆公不レ忘ニ舊德一。俾ニ我惠公用能奉ニ祀于晋一。これらの文を見ても、忘は德の字と相將る字なることを知りて、忌は忘の字の誤りなることますます分るべきなり。

喪與ニ其易也一

論語の八佾篇に、林放問ニ禮之本一。子曰。大哉問。禮與ニ其奢也一寧儉。喪與ニ其易也一寧戚。この易の字は、本と具の字の訛なり。字體の似たるゆゑ、あやまりたるなり。具とは殯殮葬埋の器具を備具することなり。所レ謂喪具殯歛之具などの具にて、棺槨衣衾の類を云ふなり。是は禮記の檀弓等にこの章の意を論じたる處にて、明かに易は具の字の誤りたると疑ふべきとには非れども、古來の注家心づかぬゆゑ、今こゝに徵文を出して、世の學者に示すなり。檀弓上に、子柳之母死。子碩請レ具。鄭玄云、具葬之器用、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ニ庶弟之母一。子柳曰。如レ之何其粥ニ人之母一。以葬ニ其母也一。不可。既葬。子碩欲下以ニ賻布之餘一具中祭器上。子柳曰。不可。吾聞ニ之也一。君子不レ家ニ於喪一。請班ニ諸兄弟之貧者一。又曰。喪具。君子恥レ具。鄭玄曰、喪具、棺衣之屬、一日二日而可ニ爲也一者。君子弗ニ爲也一。鄭玄曰、謂ニ絞紟衾冒一、又曰。子游問ニ喪具一。夫子曰。稱ニ家之有亡一。子游曰。有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レ過レ禮。苟亡矣。斂ニ首足形一。還葬。縣レ棺而封。人豈有ニ非レ之者一哉。これらの具の字、みな與ニ其具也一寧戚の具の意にて、即ち此の章善き注釋なり。荀子の禮論篇に、禮者。謹ニ於吉凶一不ニ相厭一者也。紸纊聽息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知ニ其閔一已。然而殯斂之具。未レ有ニ求也一。垂涕恐懼。然而幸生之心未レ已。持生之

、これに過ぎたる盛德も無きなり。書の大禹謨篇に、帝曰。來禹。洚水儆レ予。成レ允成レ功。惟汝賢。克勤二于邦一。克儉二于家一。不三自滿假一。惟汝賢。汝惟不レ矜。天下莫三與レ汝爭二能。汝惟不レ伐。天下莫三與レ汝爭二功。予懋二乃德一。嘉二乃丕績一。公冶長の篇に、顏淵曰。願無レ伐レ善。無レ施レ勞。上係辭に、勞謙。君子有レ終吉。勞而不レ伐。有レ功而不レ德。厚之至也。語下以二其功一下レ人者上也。これ皆居レ德則忘の義なり。老子の學は易より出たる者なり。故に此の意を述て曰く、上德不レ德。是以有レ德。下德不レ失レ德。是以無レ德。左傳の襄二十九年に、季札見下舞二大夏一者上曰。美哉。勤而不レ德。非レ禹。其誰能修レ之。又同年に、叔向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施而不レ德。樂氏加焉。荀子の宥坐篇に、孔子曰。夫水大。徧與二諸生一而無レ爲也。似レ德。又哀公篇に、孔子對二哀公一曰。所レ謂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レ德。仁義在レ身。而色不レ伐。思慮明通。而辭不レ爭。故猶然如レ將レ可レ及者君子也。呂覽の任數篇に、至智棄レ智。至仁忘レ仁。至德不レ德。これ老子の旨なれども、その實はこの傳の意なりと知るべし。晏子春秋の雜上篇に、君子曰。俗人之有レ功則德。德則驕。晏子有レ功。免二人于厄一。而反詘二下之一。其去レ俗亦遠矣。これ晏子の越石父が臣僕となりしを贖ふて恩德とせざりしを稱せし詞なり。魏安釐王策に唐雎が信陵君に謂へる詞に、人之有レ德二於我一也。不レ可二忘也一。吾有レ德二於人一也。不レ可レ不二忘也一。この語などは、眞の長者の言にて、此の傳の善き注疏なり。淮南子の齊俗訓に、今世之爲レ禮者。恭敬而忮。爲レ義者。布施而德。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レ怨。則失二禮義之本一也。これ末世に至り、風俗あしくなり、人に德を施して恩にかけるを云ふ。君子の居レ德

天の雲の如くなれば、陸を行けば山嶽の類が妨害をなすゆゑ、水擊して海通に運り行くなり。それを海動必有二大風一などゝ、本文にもなき風の字を添え足して見ると、妄の至りなり。然れども个樣に用ふ時の則の字は、希逸のみに限らず、總ての學者も誤り解せり。家語の執轡篇に、子貢曰。徹則徹矣。然則非レ治レ世之待也。太宰氏の增注に、一本然下無二則字一是也。これ上に引く所の列子の然則と同例なるに、一本を是とすること、古學に專らなる太宰氏には似合ぬと言ふべし。說苑の雜言篇に、螣蛇遊二於霧露一。乘二於風雨一而行。非二千里一不レ止。然則暮託二宿於鰌鱣之穴一所二以然一者何也。用レ心不レ一也。呂覽の知士篇に、良工之與二馬也一相得。則然後成。などゝある則の字は、太宰氏は何と解せられしにや。物氏なども个樣の則の字は解し得られぬと見へて、荀子の君道篇に、故に有二社稷一者。莫レ不レ欲レ彊。俄則弱矣。莫レ不レ欲レ安。俄則危矣。莫レ不レ欲レ存。俄則亡矣。とあるを、讀荀子に、俄則猶二忽然一と注せり。是れ則の字を讀み得られぬゆゑ、本と注するにも及ばぬ語を注せしなり。若し必ず注せんとならば、俄則猶二俄而一と注すべきことなり。又而を則の字と同用したる例は、荀子の富國篇に、今之世而不レ然。厚二刀布之斂一。以奪二之財一。秦昭襄王策に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棊是也。呂覽の貴信篇に、夫九二合之一而合。一二匡之一而聽。從レ此生矣。劉向新序の雜事の二篇に、如レ是。而禍不レ至矣。說苑の政理篇に、欲レ東而東。欲レ西而西。などゝある是なり。かくの如きの類は、信に古書中には篇ごとに有ることなれば、勝げ盡されぬことゆゑ、今姑くその萬が一を擧て、世學を啓發すること爾り。居レ德則忘は、大禹の德にして、顏子の願ふ所なれば、古聖賢の用

忌の語より思ひ付きたる者なり。鑿なき注と言ふべし。程傳曰。君子觀下澤決二於上一。而注二漑於下一之象上。則以施レ祿及レ下。謂下施二其祿澤一。以及中於下上也。觀二其決潰之象一。則以居レ德則レ忌。居レ德。謂レ安二處其德一。則約也。忌防也。謂レ約二立防禁一。有二防禁一。則无二潰散一也。王弼作二明忌一亦通。この伊川の說は、其の强通なること、王注よりも甚しと云ふべし。則を約と訓し、忌を防と訓ずるか如きは、無稽の甚しき者にして、妄作の至りなり。本義曰。居德則忌。未レ詳。この朱氏の注は、王程二氏の解し得ぬことを强に解して後學を誤るには勝れりと云ふべし。如何さま不レ知は不レ知として闕如し、後の識者を待ちたきことなり。總じて書を注せんには、加樣に有りたきことなり。忌の字の忘の誂りなることは、甚た似たる字ゆゑ、古人にも心づきたる人有りしならんなれとも、則の字の而と同じきことを知る人なきゆゑ、千載の今に至るまで、正す人無りしなり。是れに因て則と而と同用せし例を擧て、世人に示す。荀子の君道篇に、使二賢者爲一レ之。則與二不肖者一規レ之。使二知者慮一レ之。則與二愚者一論レ之。呂覽の十月紀に、於レ是察二阿レ上亂レ法者一則罪レ之。無レ有二揜蔽一。韓非子の解老篇に、慈母之於二弱子一也。務レ致二其福一。則事レ除二其禍一。列子の仲尼篇に、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莊子の逍遙遊篇に、是鳥也海運。則將レ徙二於南冥一の類、これらは則と而を同用したる者なり。然るに林希逸この義を不レ知して曰く、海運者。海動也。今海瀕之俚歌。猶有二海動之語一。海動必有二大風一。云云。など云へる、信に笑ふべきことなり。希逸は文章を知れるを以て自負したる人なり。然るに加樣の助字に暗きは何ぞや。鵬の海運する所以は、背の大いさ幾千里なるをも知らず、翼も垂

性一。其稼穡以二人事一爲レ名。非二是土之本性一。生レ物是土之本性。其稼穡非二土本性也一。爰亦曰也。變レ曰言レ爰。以見二此異一也。六府以二土穀一爲レ二一。由二其體異一故也。蔡沉も亦この誤りを承て言へるは、潤下炎上曲直從革。以レ性言也。稼穡以レ德言也。稼穡獨以レ德言者。土兼二五行一。無二正位一。無二成性一。而其生之德。莫レ盛二於稼穡一。故以二稼穡一言也。稼穡不レ可三以爲二性也一。故不レ曰レ曰而曰レ爰。爰於也。於レ是稼穡而已。非レ所二以名也一。孔蔡の二氏共に史記を讀まぬ人にては無きなり。不圖讀み過して、氣が付ぬ故か、或は氣が付ても、史記も謬誤多き書なれば、舊習の說の先入となりて、却て史記を疑ひ信ぜずして、此の如きの附會を生たる者か、實にたはひもなき强解にて、捧腹に堪へざることにて、辨するに足らざるなれども、孔蔡の二氏共に大儒の名ありて、一家の學をもなしたる人なるゆゑ、箇樣にことごとしく書き立てゝ後世に貽れば、何か深き意味もある樣にきこへて、初學の人は眩き迷ふて信用する故に、丁寧するとかくの如し。誠に理窟は言へば言るゝ者にて、何の說もなき處にことごとしく義を生たるなり。平地に波瀾を起すとは、加樣のことなるべし。

居レ德則忌

周易の夬卦の象傳曰。澤上二於天一夬。君子以施レ祿及レ下。居レ德則忌。この忌は忘の字の訛りなり。字の似たるに因て訛りたるなり。古來の注家これに心づかざるゆゑ、種種の臆說を逞くせしなり。王弼曰。夬者。明レ法而決斷之象也。忌禁也。法明斷嚴。不レ可二以慢一。故居レ德以明レ禁也。施而能嚴。嚴而能施。健而能悅。決而能和。美之道也。忌を訓じて禁とせしは、別に据あるにあらず。禁

盾したる說の誤りを承て、その非を正さゞるは、粗鹵と云ふべし。左傳の僖十五年の爰田を、國語の晉語三には轅田に作る。音の通用なり。是を傳士凱が辨誤に讓レ肥取レ磽の義に見たるは、臆說の甚しき者と云ふべし。詩の周南卷耳の詩に、云何吁矣の云何は、小雅十月之交の詩の于何不レ臧の于何と同じきなり。周頌清廟の詩の對ニ越在天一の越は、於と同じきなり。左傳の宣公十二年に、晉の欒武子が楚莊王の事を言へるに、于民生之不レ易。禍至之無レ日。戒ニ懼之一不レ可ニ以怠一。杜注に于曰也とあるを、世の左傳を讀む人奇語の樣に思ふは、畢竟は古書に熟せぬ故なり。古の學者に在ては、加樣のことは常茶飯なりと知るべし。于は曰の字の入聲の轉じて平聲となりたるなり。云の字も言の字も同じことにて、曰の字の平聲になりたるなり。詩曰と云ひ詩云と云ひ詩言と云ひ、皆同義になる筈のことなり。唐山の音を少しく學べば、此等のことは能く分ることとなり。小雅六月の詩に、王于出征。以匡ニ王國一。とある于の字を、鄭箋に于曰と訓じたるは、さすが漢代の人なる故なり。後世にては、唐山の人にも、古音を知る人鮮きゆゑ、加樣の注をする人は無きなり。畢竟は古音の明かならぬ故のことなり。漢書の食貨志上に、豳風七月の詩を引て曰く、嗟我婦子。聿爲ニ改歲一。入ニ此室一處。師古曰。聿曰也。これは聿曰の音近きを以て借用したる者なり。或は古音は同じきも知るべからず。今の詩には聿を曰に作れり。かくの如くなれば、曰の爰と訛りたるぐらゐのことは、書籍の注をもする程の人は悟べきことなるに、存知の外左樣になき者にて、舊しく誤りたる事は、說もある樣に心得て、發正もならずと見へて、孔穎達が正義に、上文潤下炎上曲直從革。即是水火木金。體有ニ本

のみならず、古今の書共に加様の事多かるべければ、後人の立を粒に改め作りたるも知るべからざるとなり。

土爰ニ稼穡ー

又洪範の篇に、水曰ニ潤下ー。火曰ニ炎上ー。木曰ニ曲直ー。金曰ニ從革ー。土爰ニ稼穡ー。この爰の字は曰の字の誤りなり。入聲の轉訛して平聲となりたるなり。上の水曰ニ潤下ーより以下の四句と同句法なるべきに、何の義もなきに、土に限りて爰と云ふべき道理なし。孔傳にもたゞ種曰レ稼。斂曰レ穡。土可ニ以種ー。可ニ以斂ー。とばかりありて、爰の字の注なければ、孔安國が傳を作りし時までは、上の四句と同じく曰の字にて、未だ爰の字には訛らぬと見へたり。左もなくば決して安國が注無くては叶はぬとなり。史記の宋微子世家にこの洪範の文を載せて、明かに土曰ニ稼穡ーに作りてあれば、大史公が史記を編める時も、爰の字には訛らぬと知るべし。何れ爰と訛りたるは、遥か後の事と見へたり。古書を考るに、爰曰云言越於于聿の八字は、平去入の聲の別のみにて、古は互に通用したるなり。然れどもこゝにと讀む時は、互に通用すれども、いわくと讀む時は、爰も越も曰とは通ぜぬなり。越もこゆるの義となせば、爰曰の二字には通ぜぬなり。總じて文字には加様の比多きとなり。假へば盤庚下の編に、綏ニ爰有衆ー曰とあるは、爰を於と同用したるものなり。漢書の食貨志上に、下田二歲更耕レ之。自爰ニ其處ー。孟康曰。爰於也。この爰は爰田の爰にして、易と訓ずべきに、於の義に見たるは非なり。この義は地理志下の轅田の　に詳に見へたるに、師古も孟康が彼に注せしとは自ら矛

禮以順レ時。信以守レ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レ逆。求無レ不レ具。各知二其極一。故詩曰。立二我烝民一。莫レ匪二爾極一。と云へるも、烝民乃立。萬邦作レ乂。の意にて、立は即ち六府三事の道を治めて、烝民の極を立るを云ふなり。粒の義にてはなきなり。國語の周語上に、芮良夫が厲王の榮夷公を說びしに因て言れし詞に、夫王レ人者。將三導レ利而布二之上下一者也。使下神人百物。無上不レ得二其極一。猶日怵惕。懼二怨之來也一。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二彼天一。立二我烝民一。莫レ匪二爾極一。と云へるも、左傳に引けると同意にて、生民の爲に立レ極の事とせり。立二我烝民一。莫レ匪二爾極一。は、立極の二字を分用したる文法なるに、粒食の義に見たるは、踈鹵の至りなれども、畢竟は乃粒の粒は立の字と古字同じきを知らざるよりして、此の牽强附會を生せり。周禮の冢宰職に、惟王建レ國。辨レ方正レ位。體レ國經レ野。設レ官分レ職。以爲二民極一。これ立極の事にして、烝民乃立の解となすべし。列子の仲尼篇に、堯の康衢に遊び兒童の謠を聞しにも、立二我烝民一。莫レ匪二爾極一。不レ識不レ知。順二帝之則一。と云ふ語あり。是また六府三事の克く治まりたる至極の處を言たる者なり。此等は別して粒となして見てはすまぬとなり。○再び按ずるに、書の原文は、本と立の字なりしに、後の人深く思はず、上の文に播種の事あるに依りて、率爾に改めて粒と作し、米食の義に說きたるを、安國もそれに從ひ因りたるも知るべからず。古書の文には、かくの如き例多きとなり。家語の後序に、孔子家語散二在人間一。好事者。或各以レ意增二損其言一。故使下同是一事。而輒異上辭。世說新語の陸放翁序に、唐初史臣脩レ書。率レ意竄定。多非二舊語一。などゝ言へる事もあれば、家語世說

粒食の文あれば、孔傳に粒を米食と訓じたるも、にくからぬ様なれども、つまる處は穩かならぬことなり。（この義下に見ゆ、）立とは烝民の身持生業の立ちたるを言ふなり。總て物の屹ときまりのつきたるを立と云ふなり。三十而立。己欲レ立而立レ人。などの立も此の意なり。左傳の成公十七年に、郤至曰。人所二以立一。信知勇也。孝經に立レ身行レ道など云ふも、みな今日身を持ちて、屹と世に顯はれ立つを云ふなり。烝民乃立とは、洪水天に滔りて下民昏墊せしに、禹稷益の功に依りて、正德利用厚生の三事。水火金木土穀の六府。よく治まり、烝民も衣食に足りて、生業も致しよくなり、家家禮讓に興りて、身を能く持つやうに成りたるとなり。これ即ち周頌思文詩の思文后稷。克配二彼天一。立二我烝民一。莫レ匪二爾極一。といへると同じく、后稷の功を述て、語意も全く同じきなり。但詩と書と立言の異なるまでのことなり。鄭玄この義を知らずして、書經の烝民乃粒の文に依りて、却て此の立我烝民の立を立當レ作レ粒と言へるは、あちらこちらのことにて、甚しき謬妄と謂つべし。朱考亭も亦その謬りを承て、立粒と通ずと注せしより、定說となりて、後の學者も是に疑ひの發る者もなきなり。抑又この詩を諸の古書に引たるを觀るに、皆立の義にして、粒となしたるは一もなきなれば、古義もみな立の義なるに、鄭玄がこの篇に烝民乃粒とありて、后稷の功を述べ、詩も亦后稷の功を述て、立我烝民と言ひ、且へ后稷の民に稼穡を敎へしこともあれば、それに泥てこの謬說を成せしなり。故に古書に引たる此の詩を擧て鄭朱の謬を知らしむ。左傳の成公十六年に、申叔時の司馬子反に軍の道を敎へし詞に曰く、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レ刑。刑以正レ邪。詳以事レ神。義以建レ利。

なるゆゑ、已むことを得ずして治と注せるなるべし。是れ既發の發は法の字の音の訛りなるを知ぬ故なり。（この說上の不毀の條に畧出す）家語の執轡篇に、墟土之人大。これ墟を虛と同用したるなり。然るに太宰氏の大戴禮作レ虛是也と言れしは、古學をする人には似合ぬ事なり。官名の太子洗馬の洗も、先と同用したる者なり。故に漢書百官表の先馬の注に、如淳曰。前驅也。國語曰。勾踐親爲二夫差先馬一。先或作二洗也一とあり。又禮樂志の郊祀歌に、長麗前掞。光耀明。晉灼曰。掞即光炎字也。これらは皆篇が有りても扁なきと同じきなり。左傳の襄公二十七年に、晉楚狎主二諸侯之盟一也久矣。杜注狎更也。國語の晉語八に、今將三與狎主二諸侯之盟一。韋注。狎更也。更の字また拾とも音を以て通ずるなり。儀禮の鄕射禮篇に、取二弓矢一拾。禮記の投壺篇の請拾投の拾の字を、鄭注に共に拾更也と訓す。釋文に拾其刼反とす。いかさま旁に依て觀るに、拾には更の音ある筈のことなり。曲禮上の拾レ級聚レ足の拾も、更と同じことなるに、鄭玄拾當レ爲レ涉。聲之誤也。と注したるは何ぞや。謬と言ふべし。漢書の成帝紀に、大風拔二甘泉時中大木十韋以上一。師古曰。韋與レ圍同。又禮樂志郊祀の歌に、五音六律。依韋饗昭。この韋は違と同じく、饗は響と同じきなり。又陳湯が傳に、至二康居一求二谷吉等死一。師古曰。死尸也。呂覽の期賢篇に、扶レ傷輿レ死。死は屍と通じて即ち尸なり。此等はみな字の異同に拘らず、音を以て同用したる者なり。故にこの粒の字も、立と作して見るの義の穩かなるが可なり。尤も禮記の王制に、西方曰レ戎。被レ髮衣レ皮。有下不二粒食一者上矣。北方曰レ狄。衣二羽毛一穴居。有下不二粒食一者上矣。晏子春秋。問上に、四海之內。社稷之中。粒食之民。一レ意同レ欲。などゝ、古言にも

日本倫理彙編

り。粒は立と同じことにて、古字通用するなり。烝民乃立と云ふことなり。加樣に見れば、下句の萬邦作㆑乂の乂の字と釣り合ふて、語意ともに妥帖して、その義一段と立ち上りてきこゆるなり。古字は音さへ通ずれば字の異なるに拘ぬこと、古書の通例なり。今その徵を擧て世儒に示す。堯典の篇に、平㆓秩南訛㆒。孔傳に訛化也。大誥の篇に、天降㆓割于我家㆒不㆑少。孔傳に割を讀て害とす。君奭篇に、過㆓佚前人光㆒。在㆑家不㆑知。孔傳に佚を解して失とす。豳の破斧の詩に、四國是吪。毛傳に吪化也。鄭の山有扶蘇の詩に、山有㆓橋松㆒。箋に橋を喬となす。鄘の干旄の詩の干を、家語好生篇には竿に作る。儀禮の士喪禮篇に、賀㆑之結㆓于後㆒。鄭注に賀加也。左傳の昭公元年に、子木之信稱㆓於諸侯㆒。猶詐㆑晉而駕焉。杜注に駕猶㆓陵也㆒此れ加と同用したる者なり。然るに杜預駕を陵の義となし、加と同じ意味には見たれども、駕と加は古字同じきことを知らざるは、左傳を專業として他の古書に通熟せざる故なり。莊子の庚桑楚篇に、譬猶㆓飲㆑藥以加㆒病也。釋文。加崔本作㆑駕。云加也。呂覽貴因の篇に、其亂至矣。不㆑可㆓以駕㆒矣。高誘が注に、駕加也。高誘は小儒にて、杜預に比すべき人には非れども、さすが時代が時代ゆゑ、かくは注をしたるなり。商頌長發の詩に、玄王桓撥とある撥も、發と同じきなり。發は即ち中庸の發强剛毅。樂記の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の發なり。發の字となして讀めば、桓の字の武貌と釣り合ふて、その義親切穩協なり。然るに毛傳に、桓大。撥治。と訓し、朱氏は桓をば武と訓したれども、撥をばやはり毛傳に依りて治と注せり。撥を治と訓すること、至て妥なることなれば、朱氏も穩かならぬこととは思はれたらんなれども、下句の遂視既發と押韻に於て重

通はしたる者なり。荀子の賦篇。箴に長二其尾一而銳二其剽一者耶とある、是れ刀末の剽なり。然れども莊子の庚桑楚篇に、有レ長而無二乎本剽一。釋文。本剽作レ摽同。とあるなどを見れば、古へは泥まぬことと見へたり。孟子の萬章下篇に、摽二使者一出二諸大門之外一。趙岐が注に、摽麾也とあれば、是も標と同用したる者なり。麾は日じるしとなし下知をなす者なれば、標幟の義なり。字書を案ずるに、剽の字の注に標識也と注し、摽の字の注に掲也。標記也。と注し、標の字の注に表也。記也。と注するを以て見れば、古へは標摽剽三字、共に音も義も互に相通用したること明かなり。その外。挍校。搆構。の字の通用する類、あまた有ることなり。扨詩經は古き書ゆゑ、別して誤訛多きなり。今毛鄭朱の三氏の注を觀るに、大底みな强釋がちにして、信用ならぬことのみ多し。畢竟は誤字に就て苟且に義を付し故なり。譬へば豳風東山の詩の勿レ士二行枚一の行枚は、行邁の音の訛り、魯頌閟宮の詩の克咸二厥功一の咸は、戍の字の誤りなること明かなるに、三氏の注共に誤字に義を生けし類、枚擧すべからず。此等の誤訛は、少し心を用れば知れ易きことなるにさへ、此の如くなれば、その他は例推すべし。詩經は殊に愚見多ければ、擧げ示すに遑あらぬゆゑ、今わづかに一端を擧て、世學に古書を捌く法を知らしむ。

烝民乃粒

書經の益稷の篇に、烝民乃粒。萬邦作レ乂。孔安國曰。米食曰レ粒。安國の此の解は、上文の曁レ稷播。奏二庶艱レ食鮮食。の文に依てかく見たる者なり。然れどもあまり苟且の注にて、穩かならぬことな

禁發の古言なるを知るべし。司馬法の仁本篇に、會ㇾ之以㆓發禁㆒者九。劉寅が直解に、發當ㇾ作ㇾ法。とあるは、法の字の發に訛りたるなり。商頌長發の詩の率ㇾ履不ㇾ越。遂視既發。とある發も、法の字の訛りなりと知るべし。此の說別に記す、

摽有ㇾ梅

詩經の召南摽有梅の詩に、摽有ㇾ梅。其實七兮とあるを、毛傳に摽落也。盛極。則墮落者梅也。尙在ㇾ樹者七。と注せり。これ摽の字には落の義あるに非ず。音の通ずるを以て摽を讀て飄となし、飄落の義に取りたる者なり。朱氏もやはり毛萇が誤りを襲ふて、落の義とせり。毛朱の讀の通りなれば、地に落てある梅の實七と云ふことになるなり。然れどもそれにては義すまぬゆゑ、在ㇾ樹者七と注せり。これ字を顚倒して義を生け、强讀の甚しき者なれども、古來より疑ひを生ずる人もなきにや、未だ之を正せる人を聞かず。摽は古へ標と通用すれば、此にては讀て標となし、木標の義となして見るべきなり。木標の標となせば、文順ひ義穩かにして、注を待たずして意明かなり。毛萇も標にてはまねばこそ、音を通じさせて飄の字と作して讀めり。迚も字を轉て讀むならば、標の字になして見るが手みじかにきこゆることなるに、迴り遠く飄の字となしたるは、不圖心づかぬ故なるべし。且へ古へは手扁木扁は同用したることなれば、摽の字を直に標の義と成して讀むも苦しからぬことなり。漢書の王莽傳上に、及ㇾ至㆓靑戎摽末之功㆒。一言之勞。然猶皆蒙㆓丘山之賞㆒。と云へる摽の字は、全く標と同じく使ひたる者ゆゑ、木末之摽と注すべきに、服虔が摽音刀末之摽と注したるは、剽の字に

粢食不㆑鑿。昭㆓其儉㆒也。と云へるも同意なり。釋文に鑿子洛反。精米也。字林作㆑毇。子沃反。云糲米一斛。舂爲㆓八斗㆒。正義に九章算術。粟率五十。鑿㆓二十四㆒。言㆔粟五斗爲㆓米二斗四升㆒。是則米之精鑿。これにて毇の義も明かなり。大雅召旻の詩の彼疏斯粺の箋に、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正義に言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者。其術在㆓九章粟米之法㆒。彼云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粺二十七。鑿二十四。御二十一。言㆔粟五升爲㆓糲米三升㆒。以下則米漸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之。得㆓此數㆒也。言此明㆘糲麁㆓於粺㆒。故爲㆖疏也。左傳の昭公五年に、薳啓彊云。聖王行㆑禮。朝聘有㆑珪。享覜有㆑璋。小有㆓述職㆒。大有㆓巡功㆒。設㆑機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㆓好貨㆒。飧有㆓陪鼎㆒。入有㆓郊勞㆒。出有㆓贈賄㆒。禮之至也。とあるも、此の孔傳の據となすべし。禮記の聘義に、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酒清人渴。而不㆓敢飲也㆒。肉乾人飢。而不㆓敢食也㆒。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㆓敢解惰㆒。以成㆓禮節㆒。これ亦上と同意にて、禮の至れるもの大なる者は、人神ともに同じとなりと知るべし。康熙字典毇の字の注を考るに、毇許委切。又即各切。與㆑鑿同㆑義。又作㆑毇。或作㆓糓糳㆒。とも云へり。○又五刑章の傳に、聖君之所㆔以爲㆓天下儀㆒。存亡治亂之所㆑出也。君臣上下皆發焉。とある發の字も、世の人講釋に困るなり。是は法の字の聲の誤りたるなり。發と法とは音同じきゆゑ、古今の書に善く互に誤れり。荀子の王制篇に、山林澤梁。以㆑時禁法而不㆑稅。とある法の字は、發の誤りなり。故に楊倞の注に、非㆑時則禁。及㆑時則發。と言へり。管子の八觀篇に、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有㆑時。と云へる文にて、

じきなり。故に箋に將猶₌扶進也₋と注せり。大雅文王の詩に、殷士膚敏。祼₌將于京₋。この將も弉と同じきなり。奬の字また僕にも作る。左傳の昭公六年に、誨レ之以レ忠。聳レ之以レ行。とあるを、漢書の刑法志にこれを引て、聳を僕に作る。師古曰。僕謂₌弉也₋とある是なり。杜預の字に因て聳懼也と注し、晉灼が僕古竦字と注せるは、爾雅の釋詁に依て言へることなれども、此にては當らぬなり。聳は固より竦と通用すれども、此にては師古の如く讀で奬とするが可なり。その故は、此にては悚懼の義はなきなり。此の處の義は、手あらくなく柔かに敎るを主として言へば、悚懼の義に見てはすまぬとなり。且つ悚レ之以レ行と云ふては、行の字も穩ならぬとになるなり。漢以後の書に扶弉弉稱奬進奬扳奬訓奬學など言へる語あるも、皆この奬順の奬と同義なりと知るべし。承順を奬順と同じ義に使ひたること、古書に多し、承は奉と同義なれば、奬と義も大に異ならず、且つ音も近ければ、義も相通ずるなるべし、此の說別に記す、

不毀　皆發附

又衷親章の孔傳に、祭器陳列而不レ御。黍稷潔盛而不レ毀。とある毀の字を、世の講釋を業とする人辨に窮るなり。余も亦久しく疑を蓄へしが、近ごろ毀は毇の字と通用するとを悟て、その義始て明かなり。淮南子の主術訓に、堯茅茨不レ翦。采椽不レ斲。大路不レ畫。越席不レ緣。大羹不レ和。粢食不レ毇。注毇細也。毇音毀。然らば大宰氏も毀音毇と音注を出さるべきとなれども、毀の字を解し得られぬゆゑ、捨て置れしなるべし。毀を字の如くに讀てはすまぬとなり。左傳の桓公二年に、桓公の宋より賂し大鼎を大廟に納れしを、臧哀伯これを諫めし詞の中に、淸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レ致。

山子垂統後編中

門人　越後　滕煥章　筆受
東都　葛長壽　補正

將ニ順其美一

孝經の事君章に、將ニ順其美一。匡ニ救其惡一。とある將の字は、奬と作して讀むべきなり。將と奬とは古字同用するなり。奬は其の人の一人しては成し得ぬを、傍より力を添て其の事を扶け成すを云ふ。孔傳等の諸注に、如レ字に行と訓じたるは惡きなり。漢書の杜欽傳に、欽之補レ過將レ美。皆此類也。師古曰。將助也など古義見つべし。此の將などは、行の義に見ては決してすまぬなり。奬順とは君の美行善意を奬成順從して、逆はず怠らず、その美善を遂げ就さしむるを云ふ。即ち輔佐の事なり。順の字には遂の意あり。善惡共に言ふ詞なり。家語の始誅篇に、順レ非而澤。孟子の公孫丑下篇に、古之君子。過則改レ之。今之君子。過則順レ之。朱注に順猶ニ遂也一と云へる是なり。左傳の昭公二十六年に、王子朝の諸侯に告る辭に、我一二兄弟甥舅。奬ニ順天法一。無レ助ニ狡猾一。と云へる文などは、此の章の善き證据なり。又僖二十八年。王子虎要言曰。皆奬ニ王室一。無ニ相害一也。又襄公十一年。同ニ盟于亳一の載書に、救ニ災患一。恤ニ禍亂一。同ニ好惡一。奬ニ王室一。とあるも、救と奬とを相映じて用ひたれば、是れ亦徵とすべし。詩の小雅無將大車の詩の無レ將ニ大車一。祇自塵兮。とあるも、奬と同

レ無レ德。不レ哀レ無レ寵。哀ニ名之不令一。不レ哀ニ年之不登一。夫中行范氏。不レ恤ニ庶難一。而欲レ擅ニ晉國一。今其子孫。將レ耕ニ於齊一。宗廟之犧。爲ニ畎畝之勤一。人之化也。何日之有。これ亦變化を以て言ひたる者なり。蒲盧の話柄には善き物語りゆゑ、抄き出して初學に示す。再び按ずるに、蒲盧は蜂贏と音近きゆゑ、借用したるなるべし。吳音に呼べば、蒲と蜂とは同じ聲になれば、古音は通用する筈のとなり。奉行供奉などの類見つべし。姑く疑ひを書して後考を待つ。

山子垂統後編上終

世に在しても、徳を以て政を爲すより外のことは仰られぬは、是が爲の故なり。本と上天之載。無レ聲無レ臭。（大雅文王の詩の語）天不レ言して四時行焉。百物生焉。に則りて政令を煩しくし法禁を繁くせずして、不レ識不レ知。順ニ帝之則一。（大雅皇矣の詩の語）いつの間にか移レ風易レ俗（孝經の文）て、皞皞如として（孟子盡心上篇に見へたり）民日遷レ善。而不レ知ニ爲レ之者一。（同上）これを君子所レ過者化。所レ存者神。上下與ニ天地一同レ流。（同上）とも言ひ、如ニ時雨化一レ之とも、大而化レ之之謂レ聖。聖而不レ可レ知レ之之謂レ神。（盡心下篇）とも言ふなり。荀子も神莫レ大ニ於化一レ道。（勸學篇に見ゆ）誠心守レ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不苟篇に見へたり）夫民。易ニ一以一レ道。而不レ可ニ與共一レ故。故明君。臨レ之以レ勢。道レ之以レ道。申レ之以レ命。章レ之以レ論。禁レ之以レ刑。故其民之化ニ道也一如レ神。辨說惡用矣哉。（正名篇に見へたり）などゝ云へり。此れ皆上係辭の默而成レ之。不レ言而神。存ニ乎德行一。衞靈公篇の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家語の王言解篇の孔子の曾子に語り玉へる不レ出ニ戶牖一。而化ニ天下一。の意にて、中庸全篇の樞要これに外ならずと知るべし。此の意を以て中庸を讀まば、思ひ半に過ん。此れ聖人經濟の奧義極旨にて、固より草次の筆に言ひ盡すべきことに非ず。但蒲盧の義を述るに因て、姑く其の端緒を開て、世學の晦庵仁齋徂徠等の毒に醉へる者に示す。心あらん人は思ふて得べきなり。此の蒲盧の義を知らずして政を爲さば、天下國家を治るの九經も空文となりて、道も行はれまじきなり。眞の聖學に志さん人は、此等の處によく〳〵心を留て玩索せば、古より多少の諸儒の中庸を注せし說の胡說漫解たるを悟るべきなり。國語（晉語九）に趙簡子歎曰。雀入ニ于海一爲レ蛤。雉入ニ于淮一爲レ蜃。黿鼉魚鼈。莫レ不ニ能化一。唯人不レ能。哀夫。竇犨侍。曰臣聞レ之。君子哀レ無レ人不レ哀レ無レ賄。哀

すも、その如くにて、即時の用は速かに辨ずれども、國家の爲に長久の基を建ることは成ぬなり。上に云へる如く、聖人の道は草木の春芽を吐き、夏長て綠陰を成し、秋黃に成り、冬地に落て土に化するが如く、漸を以て變じて化するなり。申韓等が道は、夏の青葉に湯を沃て枯し、火を以て炙りて黃にする樣なる者にて、その成ることは速かなれども、根本を傷ふ基となりて、來歲はその樹幹を併せて失ふなり。老子の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五十七章）と云へるは、聖人の天下を治る思し召しに能く協ひたることにて、刑罰法律にて天下を治めんとしては、刑すれば刑するほど罪人は多く出來る者なり。夏の蠅を粘にて取りて斷さんとするが如くにて、迚も手のとゞかぬことなり。それよりは蠅の生ずる所以を考へて、穢汚を去るの善きには如かざるなり。畢竟申韓等が術は、一旦の功業を立てゝ、己れが名利にするを主として、國家長久の策を立てゝ、天下後世を仁する心なきより起りたることなり。聖人は大智大仁なるゆゑ、民は愚なれども又神なる者にて、（家語入官篇に見ゆ）欺き凌ぐことの成ぬを知り、又愚なるゆゑ、放辟邪侈に陷り易きをも知るゆゑ、それを不便に思し召し、此を治る道を慮るに、德化より外は仕方なきなり。德化の政は迂遠なる樣なれども、その實は却て捷徑なるゆゑ、聖人の人を敎へ導くは、前に向て說も德政、後に向て說も德政、東に往て說も德政、西に往て說も德政、治るにも德政、亂るゝにも德政、行住坐臥、造次顚沛、德政を離れて別に思し召しもなきなり。その敎は他術にて治れば、折りたる花へ水を沃て暫時の生氣を養ふ如く、迚も長くは保たれず、且へ勞して効なく、却て大害を生して、生民を毒害さする媒となること少なからぬゆゑ、その道の行れぬ

物育焉。と云ふ。此れ中庸の極功なり。然れども是れ一朝一夕の能する所にあらず。至誠無レ息、邇きよりして遠く、卑きよりして高く、久ふして此の徵あるとなり。それゆゑ變化を以て喩へたるなり。譬へば草木を以て言はゞ、色の靑きはその本色なり。それが秋に至りて黃になるは變なり。その黃なるが地に落て黑くなり、終には土と一つになりて、本の形の跡方も無くなりたるは化なり。聖人の民を治めて、風を移し俗を易るも、この如くにて、漸を以てして、急を以てせす。故に下句に即ち爲レ政在レ人。取レ人以レ身。修レ身以レ道。脩レ道以レ仁。と云へり。天地を裁成補相して、陰陽を燮理し萬物を育する大功業を成すも、その始は愼レ獨脩レ身の微より出るなれば、久ふして徵をなすとも宜なるとなり。彼欲レ速の小量小智の輩の能する所に非ず。夫の申韓商鞅の道等は、その効驗をとるﾋ速なれども、その壞亂するも亦速かなり。凡そ天下の大事小事、共にその成るﾋ速かなる者は、その敗るゝﾋも又速かなるにて見つべし。假令は大山岩石の間に生じたる木は、成長するﾋ遲けれども、木理堅密にして、梁柱となして朽ちず蠹ます、數百年の久しきを保つ。郊野軟土の中に生じたる木は、其そだつﾋは早けれども、木理脆疎にして、早く朽ち蠹み易くして、十數年ならずして壞るゝが如し。楩楠豫章は生じて數年にして、劣その楩楠豫章たることを辨じ知るそだちの遲き者なれども、そだちをほせたる上にては、大廈廣屋の材となるなり。桃李梅杏は、生じて一年過ぬ內にその形を顯はし、數年ならずして實を結び花を笑し、夭夭として美觀を成して、人の目を悅しむる小用をば達すれども、棟梁の大用をなすﾋは成ぬなり。申韓等が道を用いて効を立て業を成

注を抄て集めたる者なれば、固より取るに足らざるなり。列子黄帝編に、海上之人。有下好二漚鳥一者上。とあるを、呂覽の精諭編に、有二好レ蜻者一に作る。是れ同じく鷗鳥なれども、列子は水偏に從ひ、呂覽は蟲偏に從へり。漚を蜻とも言ふは、方言か、又は別の水鳥なるべし。何にもせよ、其の形勢を觀るに、蜻蜓るゐの小蟲にては無きなり。總して蟲の字は、古へは生き物の都名と成したるなり。尙書の益稷編に、山龍華蟲。孔傳に蟲雉也と注せり。韓非子の說難編に、夫龍之爲レ蟲也柔ともあり。家語の執轡編に、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爲二之長一。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爲二之長一。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爲二之長一。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爲二之長一。倮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爲二之長一。とあるにて觀れば、人も蟲の內なり。鳥の蟲偏に從ふなどは、怪しむべきことに非す。古を好むの人、此等のことをよく〳〵考へ見ば、總じて後世諸注家の妄謬多きを悟りて、幡然として舊習の局見を脫する便とも成んと思ふばかりに、世學の爲にいろ〳〵の徵文を出し示すことかくの如し。古學に入らんと欲する人は、先づ加樣の說を知るべきことなり。扨又政を蒲盧に喩へたることは、唯變化の義に取りたる者なり。今まで雀や雉にて、天を翔りたる飛鳥の淮海に入りたれば、蛤や蜃となりて蠢爾としたる貝に變じ、昔の飛鳥の面影もなく成りたるなり。聖人の政を以て民を變化するも、恰の如く、今までの惡風汚俗いつとも無く改りて、君子豹變。小人革レ面。（周易革卦上六爻の辭）賢民無レ所レ隱。暴民無レ所レ伏。（家語王言解の文）前かたの惡風俗の跡影もなくなりて、萬民熙熙として春臺に登るが如く、天災地妖も自ら消へ、上は飛鳥下は魚鱉及ひ跂行。喙息。蠕動の類まで、仁壽の域に躋らざることなし。是を天地位焉。萬

レ食。無ニ饑饉之患一。以レ故呰窳偸生。無ニ積聚一而多貧。是故。淮江以南。無ニ凍餓之人一。亦無ニ千金之家一。と言へる文を觀るに、就ニ蒲嬴於東海之濱一と國語に言へると相表裡して、蒲の蒲葦に非ることも自ら明かなり。古人は偏傍に拘はず、音さへ通ずれば、同義に用るゆゑ、その字は蟲に從ひ、馬に從ひても、艸木もあり鳥もあるなり。それゆゑ草冠にも貝類ある筈のことなり。譬へば詩經の鄘風載馳の詩に、陟ニ彼阿丘一。言采ニ其蝱一。毛傳に蝱は貝母と注して、草の名とせり。秦風晨風の詩に、山有ニ苞櫟一。隰有ニ六駮一。朱傳に駮梓楡也。其皮青白如レ駮。と注して木の名とす。毛傳に獸名と見たるは、埒もなきことなり。陳風防有鵲巢の詩に、中唐有レ甓。卭有ニ旨鷊一。毛傳に綬草なりと注せり。王風大車の詩に、大車檻檻。毳衣如レ菼。毛傳に菼。鵻也。と注せり。鵻も草名なり。又曹風蜉蝣の詩の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蜉蝣之翼。采采衣服。蜉蝣掘閲。麻衣如レ雪。とある文を考るに、羽と云ひ翼と云ひ、如レ雪と云ふなど、決して朝生夕死の小蟲の蜉蝣の類とは見へぬなり。同名異物なるべし。麻衣如レ雪と云ひて、衣裳の白きに喩へたるを以て見れば、鷺の類の鳥と思るゝなり。小雅青蠅の詩の營營青蠅。止ニ于樊一。と云ふて、次章に止ニ于棘一。止ニ于榛一。とあるを考るに、是も蒼蠅と見るは穩ならぬことに思るゝなり。決して蒼蠅などの小蟲の影子には非ず。鳥の形狀にきこゆるなり。秦以上の書に、鳥獸草木の名義を記したる物は傳らぬゆゑ、漢人とても知るべき樣なければ、今名を以て古名に當て、或は蟲偏なれば蟲の名とし、木偏なれば木の名とし、その上下の意義を考へ、文を望んで注するより外は、手を下すべき樣も無ければ、相違多き筈なり。今傳はる所の爾雅は、諸書の傳

者。蒲盧也。夏小正は至て古書にて、その文高雅古質なること、周の代の書とは思はれぬなり。夏の代の時の月令の書たること、疑ふべくもなきなり。孔子の行二夏之時一。（衞靈公篇に見ゆ）吾得二夏時一焉、（禮記の禮運の篇に見ゆ）と仰せられしも、此の書のことなりと思はるゝなり。禮記の月令も、周人の此の夏小正に原きて作りたる者にて、周の代の月令なるべし。然れども戰國の人の附益せる所も有りと見ゆるなり。且へ呂覽に收め入るゝに至りて、秦國の月令をも混載したる者にて、疑ふべきことも多きなり。夏小正は左樣のこともなきと思はるれば、蒲盧の說なども、夏小正を正義となすべきなり。國語（吳語）に、大夫種曰。今吳民既罷。而大荒荐饑。市無二赤米一。而囷鹿空虛。其民必移就二蒲蠃於東海之濱一。これ吳國うちつゞきて饑饉せしかば、民食も盡きし故、東海へ流移して、蒲蠃を取りて食物とせんとなり。韋昭が注に、蠃をば蚌蛤之屬と見たれども、蒲をば深蒲なりと注して、蒲と蠃とを二物とせり。是も亦蒲の字の草冠に泥みて、かく見たるなり。何ほど餓たりとて、蒲は食物には成べからず。併し至て餓たる時など、爲方なさに食はゞ、一旦の饑をば凌くことも有んなれども、人の性は牛馬に異なれば、二日とも蒲を食て饑を凌くとは、成るまじきなり。不解事の注と言ふべし。既に夏小正には、盧の字にも草冠を看て、蜃を蒲盧と解したるを見るべし。古人は文字には拘らず、音さへ通ずれば、偏にも傍にも冠にもかまはず、同用するなり。盧と蠃とは音通するゆゑ、蠃を盧とも書きたるなり。蒲盧は二物か一物かは、今更辨し難きことなれども、何にもせよ蜯蛤と成して見るべきなり。史記の貨殖傳に、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レ稻羹レ魚。或火耕而水耨。果二隋蠃蛤一。不レ待レ賈而足。地勢饒

正篇に定説あるに、後儒それをば捨て、別に臆説を逞ふすること、不審きことなり。因て取り用ひぬことなれども、舊説を擧げ、終りに大戴禮を引て、その謬りを正す。讀む者心を留めて察すべし。鄭玄曰。蒲盧。蜾蠃。謂二土蜂一也。詩曰。螟蛉有レ子。蜾蠃負レ之。螟蛉桑蟲也。蒲盧取二桑蟲之子一。去而變二化之一。以成レ爲二己子一。政之於二百姓一。若二蒲盧之於二桑蟲一然。鄭玄の引く所の詩は、小雅小宛の詩なり。然れども蜾蠃と蒲盧とは、語も別なることにて、盧と蠃とは、古音も通用すれども、蜾と蒲とは通ぜぬことなれは、蒲盧を蜾蠃とすること、牽强附會なること疑ひなし。迚も附會するならば、小宛の詩の蜾蠃よりは、豳風の東山の詩の果蠃之實。亦施二于宇一。の果蠃を引て蒲盧とすれば、小宛の詩よりは穩なるべきなり。その故は、毛傳に果蠃。括樓也。とあれば、蒲盧の蒲の字の草冠なるにも緣ありて、且へ括樓の蔓延して宇に施ること、政化の天下に施及せる如くなるに同じなどゝ云へば、最らしき口釋にもなるべきなり。、朱晦菴は鄭注の附會なることを悟れしにや、沈存中が說に依りて曰く蒲盧。沈括以爲蒲葦。是也。以レ人立レ政。猶二以レ地種樹一。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レ生之物。其成尤速矣。言人存政擧。其易如レ此。これ晦菴も兎角に蒲の字の草冠なるに泥みて、沈括が說を取りて、盧も蘆の字に成して見たる者なり。夫れ生じ易きに依りて云はゞ、蒲葦よりも猶生じ易き草は、何ほども有るなり。且へ蒲葦を生じ易きと云へるも當らぬことなり。是と云ふも、古書を熟讀する人なきが故に、千載の今に至るまでも、是底の名物の事に、諸注家のいろ〳〵と意見を逞ふするなり。夏小正九月の下に言ふ雀入二於海一爲レ蛤。蓋有矣。不二常入一。十月の下に言ふ玄雉入二於淮一爲レ蜃。蜃

は、即ち下繫辭の天地之大德曰ㇾ生と同じ意にて、聖人天德に法りて、仁を建てゝ道の總貫とし玉ふ主意の在る處なり。それゆゑ此の一句を脫しては、人身に骨なきが如く、木に幹なきが如くにて、一篇の文章の精神を失ふと云ふ者なり。細かに上下の文を味へば、此の一句なくては叶はぬことなれども、古來の注者家語に依りて補はざるは、粗鹵の至りなり。蓋しその心にをもへらく、禮記は五經に列して正しき書なり。家語はその後はるか程經て、魏の世に王肅が集めたる書なれば、諸子雜家も同然の事なりと。因て侮り輕んじて、信用せぬより起りたることなるべし。然れども集輯せるは王肅にも有るべけれども、皆禮記大戴禮左傳國語史記說苑などより抄集したる者にて、王肅が杜撰せる書には非ず。漢魏の世は、六經を始として、諸子百家の書も、その家家の傳る所に因りて、文字の異同詳畧も有ることなれば、その實は何れを是とし何れを非とも仕がたきこと多きなり。六經の誤字も、諸子雜書に依りて正すこともあれば、後の世にて學問せんには、漢魏以上の書は、何によらず熟玩して、彼此相照し、其の長ぜるを取べきなり。その故は漢魏以上の書には、何れの書にも、古言法語の存在せること多ければなり。余が家語を取て中庸を補ひしをば、忌憚ることを知らずと、我を罪する人多かるべけれども、又我を知る人も有るべしと思ふて、角は補へるなり。縱ひ我を知る人なきとても、聖人への忠義と思ふて爲ることなれば、憚るべき樣はなきなり。唯中庸を讀む人、天道敏生の一句有ると無きとは、孰れか穩なると、心を虛にして熟玩せば、自ら此の一句なくては、下文の論も藪より棒の出たるが如くなるを悟らんと思ふなり。又手又この蒲盧の說は、大戴禮の夏小

物皆別。樂由レ天作。禮以レ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ニ於天地一。然後能興ニ禮樂一也。これ亦前章と同じ意にて、禮樂制作の本つく所を言ひたる者なり。又曰。樂者敦和。率レ神而從レ天。禮者別宜居レ鬼而從レ地。故聖人作レ樂以應レ天。制レ禮以配レ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これ亦前と同じ意なり。天地官矣は即ち天地位焉なり。又曰。窮レ本知レ變。樂之情也。著レ誠去レ僞。禮之經也。これ中庸に誠を云ふと同意なり。樂記の篇、わに老子と爭ふの書ならんや。徂徠の妄、言はずして知るべし。又曰。禮樂偩ニ天地之情一。達ニ神明之德一。降ニ興上下之神一。而凝ニ是精粗之體一。領ニ君臣父子之節一。是故。大人擧ニ禮樂一。則天地將爲昭焉。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ニ嫗覆育萬物一。然後艸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觡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レ殰。而卵生者不レ殈。則樂之道歸焉耳。これ亦詳に天地位焉。萬物育焉。のことを云ふて、禮樂の治の極功を論じたる者なり。加樣の大功業を成すも、その本は庸言庸行の中和の德を擴るより起るなり。禮樂を言ふには、性を首とするも、中和の德の本つく所なればなり。中庸に中を言ふは、固よりのことなれども、和を言ふは、是が爲の故なり。中和は禮樂の用なればなり。燕義篇に、和寧。禮之用也。と云へる、是なり。禮を言へば、樂その中に包在す。譬へば仁を言へば、義その中に包含するが如し。（この說別に記す）舊來諸儒の說の通りなれば、致ニ中庸一天地位焉などゝあるべきに、致ニ中和一とあるを見ても、中庸の書は一部始終禮樂のことを說きたる者と云ふことは、知らるべきことなり。右引ける樂記の諸文を熟玩して、中庸を讀まば、一篇の意味本末、自ら條分縷解して、仁齋諸子の妄論も、辨ぜずして別るべきなり。此の天道敏生

ひ、博厚配レ地。高明配レ天。云云。と言ひ今夫天。斯昭昭之多。云云。今夫地。一撮土之多。云云。と言ひ、質二諸鬼神一而無レ疑。知レ天也。百世以俟二聖人一而不レ惑。知レ人也。と言ひ、仲尼祖二述堯舜一。憲二章文武一。上律二天時一。下襲二水土一。云云。と言ひ、故曰。配レ天。云云。と言ひ、苟不下固聰明聖知達二天德一者上。其孰能知レ之。など云ふて、而ふして結ぶに上天之載。無レ聲無レ臭至矣。と云ふを以てす、一部始終、循環合璧の如くにして、反覆上下、天を離るゝことなし。意貫き章接し、味へは味ふほど、その義深長にして、誠にその端倪を知らず。評議もならぬ妙文なり。仁齋の徒これを知らずして、十證等を作て疑ひ議すること、誠に誣妄の至りと云ふべし。右の通りなれば、地道敏樹の句は、逸してもまだすむことなれども、天道敏生の句亡くては、決してすまぬことなりと知るべし。扨仁齋の徒など、禮樂の實を知らずして、妄に中庸に鬼神等を言ふを疑ひ、徂徠は誠を言ふを以て、老氏と爭ふの書となし、程朱の徒は心法の書となすこと、畢竟は聖人の道の本原を知ぬより起りて、大に後學を迷はすことゆゑ、聊か此に辨白して、その妄を知しむ。聖人禮樂の敎への、天に原き鬼神に據り、誠を以て始終を括りたることは、經傳中にその證多きことなれども、一一引くも煩はしければ、此には先づ姑く禮記の樂記篇の語の、中庸と互に相發明する文を擧て、その徵とす。讀もの神を凝して熟察すべし。樂記曰。大樂與二天地一同レ和。大禮與二天地一同レ節。和故百物不レ失。節故祀レ天祭レ地。明則有二禮樂一。幽則有二鬼神一。これ致二中和一。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及び鬼神之爲レ德其盛矣乎。などゝ云へると同じ意なり。又曰。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

りと知るべし。加樣のことも、聖學の明かならず、道を知る人少きゆゑ、漢より以來今に至るまで、禘の說を知る人なく、論語及び此章の謎を解く人なきなり。（この說別に記す）荀子の宥坐篇に、孔の季孫に告げ玉ひし詞にも、爲ニ國家一。必先以レ孝。と仰せられたり。學者心を潜めて味ふべきことなり。此章に哀公問レ政のことを言ふが故に、上の章に孝祀のことを云へること、章は斷ても意は貫きて斷ぬなり。妙に能く綴りたる者なり。論語の爲政篇には、政を言ふて、次に孟懿子等の問レ孝ことを出せり。前後のちがひまでにて、その意は一揆なり。仁齋の流の學問などにては、加樣の所は見へぬ筈のことなれば、その疑ひたるも宜のことなり。上に段段と中和禮樂のことを云ふも、つまる所は政に施す爲のことなれば、此にて承るに政のことを以てしたる者なり。政を爲すには禮樂を主とするゆゑ、此にては是非とも天地のことを言ねば成ぬなり。それゆゑ天道敏生云云と云ひ出したる者なり。その主意は、天地を裁制し陰陽を燮理するは政の大統なれば、此にてその裁制燮理の法方を論じて、發首の天地位焉。萬物育焉。に應じ、及び天之生レ物。必因ニ其材一而篤焉。に承たる者なり。然れども天地を位せしめ萬物を育するも、人事を盡さねば成ぬなり。故に下に故君子不レ可ニ以不一レ修レ身。思レ修レ身。不レ可ニ以不一レ事レ親。思レ事レ親。不レ可ニ以不一レ知レ人。思レ知レ人。不レ可ニ以不一レ知レ天。と云へり。是れ前段の郊社宗社に應じて政を爲すは孝を本とするを云ふ者なり。事レ親は孝なり。知レ天は郊禘の事に因緣して下に廣く天德を言ふの主本としたる者なり。天德は誠より主なるはなし。故にその下には、誠者。天之道也。誠レ之者。人之道也。云云。と云ひ、可ニ以贊ニ天地之化育一。則可下以與ニ天地一參上矣。と云

の中庸には闕脫して亡きなり。家語の哀公問政篇には有るなり。余因て取て是を補ひ足すものは、此の一句なければ、上下の論に照應せぬ故なり。その故は中庸は禮樂の本基なれば、禮樂の極致を說きたる者なり。禮樂は天に法りて制したる者なれば、天を離れて禮樂を論ずることは成ぬなり。故に發首に天命之謂レ性と言ひ出して、承るに天地位焉。萬物育焉。と二句を以てして、それより下は致ニ中和一の事を說たる者なり。中和を致さゞれば、天地萬物をしてその所を得せしむることはならぬなり。是れ高きにのぼるには卑きよりし、遠きに涉には近きよりせねば成ぬ故なり。それゆゑ庸言庸行の手ぢかなることを慥慥爾と勤るを主本としたる者なり。庸言庸行の内に、孝より先なるはなきは、孝は仁を致すの基なるが故なり。故に中和の事を言へる内にも、君子之道。造ニ端乎夫婦一。及ニ其至也一。察ニ乎天地一。と云ひ、天之生レ物。必因ニ其材一而篤焉。と云ひ、卒に孝のことに及ぼす者は、この段に政の事を言んが爲の步語なり。即ち孝は衆德衆善の首にして、百行百事の端なればなり。故に左傳の文二年には、孝禮之始也と云ひ、家語の弟子行篇には、孝德之始也と云ひ、漢書の文帝紀には、孝悌天下之大順也など云へる、皆古の法言なりと知るべし。それゆゑ施ニ于有政一これより先なる者はなし。故に論語の八佾篇に、知ニ其說一者之於ニ天下一也。其如レ示ニ諸斯一乎。指ニ其掌一と云ひ、此にも明ニ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一。治レ國。其如レ示ニ諸掌一乎。と云ふも、郊禘等の祭は、仁孝の至りなる故のことなり。即ち仁孝を以て國を治むれば、掌を反すよりも易きと云ふことなり。夫子の禹王を菲ニ飮食一而致ニ孝乎鬼神一と稱し玉へる孝の字も、この義を以て見ざれは、底ずみのせぬことな

仁者は以レ財蕃レ身の故なり。淮南子人間訓に、仁者不下以レ欲傷上レ生。知者不下以レ利害上レ義。とあるも、全く此大學の意なり。又秦牛缺と云ふもの、山中にして盜賊に遇ひ、車馬衣被を奪ひ取られしに、少しも惜色なかりしを、盜賊ども怪しく思ふて、その說を問ひしに、牛缺答へけるは、車馬。所二以載一レ身也。衣被。所二以掩一レ形也。聖人不下以二所一レ養害中其養上。とあるは、太王の邠を去りし意趣ありて、仁者の用心を語れる者なり。左傳の昭十年に、晏子の陳桓子を諫めし詞に、義。利之本也。蘊レ利生レ孽。と云れしは、全く此の大學の旨にて、富めるかな言と稱すべし。楚語下に、令尹子常が鬪且に蓄レ貨聚レ馬のことを問しに、鬪且それを譏れる詞に、積レ貨滋多。蓄レ怨滋厚。不レ亡何待。と云ひしは、以レ身蕃レ財の害を語れる者なり。晉語八に、叔向が韓宣子の貧を賀して、欒桓子卻昭子等が以レ身蕃レ財の害を引て、若不レ憂二德之不一レ建。而患二貨之不一レ足。將弔不レ暇。何賀之有。と言へると、說苑の反質篇に、魏文侯の御廩に災ありしを、群臣みな素服して弔ひしに、公子成父ばかり是を賀しければ、文侯作色けるに、公子成父曰。臣聞レ之。天子藏二於四海之內一。諸侯藏二於境內一。非二其所一レ藏者。不レ有二天災一。必有二人患一。今幸無二人患一。乃有二天災一。不二亦善一乎。と對ければ、文侯も善のことなりと感心せられし等は、以レ財蕃レ身の談柄鼓吹となすべし。尙書の旅獒篇の、玩レ物喪レ志と言へるも、此の卦影を帶て見るべし。

蒲盧

又中庸の篇に、天道敏レ生。人道敏レ政。地道敏レ樹。夫政也者。蒲盧也。云云。天道敏生の一句、今

亡。の意を演たるものなり。その本は以レ財蕃レ身より出たる論なれども、治國のことを捨てゝ、獨潔ニ其身一の見より論するゆゑ、一身の養生を主として說たる者なり。然れどもその出處は、以レ財蕃レ身の意に原きたると知るべし。又貴生篇に、聖人深慮ニ天下一。莫レ貴ニ於生一。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雖レ欲レ聲。目雖レ欲レ色。鼻雖レ欲ニ芬香一。口雖レ欲ニ滋味一。害ニ於生一則止。在ニ四官一者。不レ利ニ於生一者弗レ爲。これ亦養レ性を主としていへども、その實は以レ財蕃レ身の事なり。故に下に子州支父が堯の天下の讓りを受けず、王子搜が丹穴に逃れて越國の君となることを辭し、顏闔が魯君の幣を避て坏を踰て逃れしことを言へり。又貴信の篇に、魯莊公の劍を懷にして、齊桓公を劫かし、汶に封ぜんことを請ひしに、管仲曰。以レ地衞レ君。非ニ以レ君衞レ地。君其許レ之。とあるなどは、全く以レ財蕃レ身の事にて、地は財貨の本なれば、地と云ふも財と云ふも、意は同じことなり。衞は即ち蕃衞なり。又觀表の篇に、郈成子が右宰穀臣の微言の託を受て、その妻子を畜ひしを、孔子きこし召て、夫智可ニ以微謀一。仁可ニ以託レ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と仰せられしも、仁者の財を輕んじ、義を以て利とするの行に協へるを稱し玉へり。說苑の說篇叢に、義士不レ欺レ心。廉士不ニ妄取一。以レ財爲レ草。以レ身爲レ寶。又下士得レ官以死。上士得レ官以生。又欲レ賢者。莫レ如レ下レ人。貪レ財者。莫レ如レ全レ身。財不レ如ニ義高一。勢不レ如ニ德尊一。この三章、共に以レ財蕃レ身の意にて、以レ義爲レ利のことを言へり。魏文侯の段干木の閭に軾して、干木光ニ乎德一。寡人光ニ乎地一。干木富ニ乎義一。寡人富ニ乎財一。地不レ如レ德。財不レ如レ義。寡人當レ事レ之者也。（劉向新序の雜事第五に見ゆ）と言れしも、仁者の財利を賤みて德義を尊ぶことを示せり。これ

へ、末敗は此の如くなれば、管晏史陳を祖述する輩の種種の姦怪の事を作すは、嘸と思ふなり。然るに後の學者加樣の所へ心づかすして、管仲等を輕視し、義利の辨、王霸の別など言ふて、得も云れぬ議論を喧くすること、悲むべきことなり。必竟は漢より以來の諸儒、王霸の實、義利の眞を知る人なき故より起りたることなり。（王霸及び義利の辨別に記し置く）以上の論、以㆑財藩㆑身のことには、誠に贅賸なることなれども、老子の文を引きたるに附て、聖人の志す所と、老莊等の志す所と、同じく財を賤む內に、徑庭あることを知らしめんが爲に、煩擾を厭はず、筆を費す者なり。且又老莊諸子の論と言へども、その本は皆聖人の道に本いて、その人の才性時世の變化に隨て技分葉別すれども、其の根本は一つ物にて、出處あるなり。此の出處を知りて、諸子百家の書を讀まば、岱嶽に登りて山河の首尾を辨ずるが如く、堂上に居て堂下の人を別つが如く、その要領を得んこと、卷を終るを待たじ。後世禪釋の索隱行怪の書と云へども、その理の原くところ、その語の據るところ、皆吾が道の圈繢をいでざれば、いはゆる天下に裂れたる者なりと知るべし。（此れ等の說みな別に論し置く）即ち下に引く所の呂覽等を看ば、其の思ひ半に過ぎん、呂覽の本生編に、今世之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㆓輕重㆒也。不㆑知㆓輕重㆒。則重者爲㆑輕。輕者爲㆑重矣。若㆑此。則每㆑動無㆑不㆑敗。以㆑此爲㆑君悖。以㆑此爲㆑臣亂。以㆑此爲㆑子狂。三者國有㆑一焉。無㆑幸必亡。云云。是故。聖人之於㆓聲色滋味也㆒。利㆓於性㆒則取㆑之。害㆓於性㆒則舍㆑之。此全㆑性之道也。世之富貴者。其於㆓聲色滋味也㆒多㆓惑者㆒。日夜求。幸而得㆑之。則遁焉。遁焉。性惡得㆑不㆑傷。云云。貴富而不㆑知㆑道。適足㆓以爲㆒患。不㆑如㆓貧賤㆒。これ老子の身與㆑貨孰多。多藏必厚

太王王季より文武に至りて、武王天下を取り、武の樂を作りしに依りて言へると見へたり。それは時勢と云ふものにて、周は左樣なれども、他の聖王の樂を作りしは、かくは無きなり。德を積こと百年ならざれば、必ず禮樂を作ることならぬ者ならば、禮樂を作るとは永世ならぬと言ふ者なり。その故は、周の如く太王王季文武と賢聖の君相つゞきて出ねば、德を百年つむことはならぬなり。あの如く賢聖の君の珍らしく繼出することは、周より前も周より後も無きことなれば、永世禮樂を作る時は來らぬと云ふ者なり。右の兩生は經解に言へる詩之失愚の類にて、詩經學者なるべし。誠に叔孫通が呵りし如く、鄙儒にして時變を知ぬ者と謂ふべし。その故は天下革命の時に當て、賴に高祖も禮を制せんと志す折なれば、千載の一時、願ふても無き時と云ふべし。加樣の時に遭遇しては、一事を建て一業を立てゝも、天下萬世の矜式となることなれば、仁人君子の志あるもの、失すまじき時なり。然るに加程の有爲の時に遇ふて、右の如く無稽の迂言を申すこと、心得ぬことなり。若し高祖己れが建言することを用ひすんば、其の時に浩然として引退て可なり。故に孔子も不可則止との玉ひ、又襄二十六年の左傳に、孫氏を罪し玉ひし詞にも、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とも仰せられたり。是れ聖人出處進退の大例なり。何んとなれば孔子の大聖を以てすら、公山弗擾佛肸が召に應ぜんとし玉へり。右の二子は畔人なりしかども、時宜に因ては拒み玉はず。況て高祖に於てをや。誠にその器量なくば、是非もなきことなり。若しその材略も有りながら、その有爲の時に會て、魯の兩生の如き事を言ふて、安民の功業を立て得ぬは、仁人の用心に非れば、聖人の罪人と言ふべし。聖人の大中至正の道にてさ

老莊の徒にも劣りたる人衆かりしなり。それゆゑ名を揚げ身を立んとして、世路に奔走して利祿を貪る儒をば、老莊の徒より是を卑しみ嘲けり、又は博而寡ㇾ要、志のみを高くして迂遠なる事を說て、時務に闇き儒をば、申韓商鞅の徒より是を侮り笑ふ。又老莊諸子の者どもの儒士を嘲り笑ふのみならず、儒士の内にして儒士を非り媢るもあり。荀子の非十二子の篇を讀て知るべし。かくの如くなれば、老莊の徒の儒士を非るは、固然のことなり。是れ他の咎にも非ず。我より侮を納るゝの道を啓く故なり。誠に孟子の人必自侮、然後人侮ㇾ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ㇾ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ㇾ之。（離婁上篇）と言へるは、古今の金言にて、大にしては國家の存亡廢興、小にしては一身の毀譽榮辱、みな自ら作す孽より起りて、天よりも降らず、地よりも涌ず、人に罪は無しと知るべし。去り乍ら何事にもよらずその末に至りては、その弊はある習ひなれば、深く咎ることにも非るなり。その故は天下古今の道に、六經より上の有り難き至道至術はなけれども、久しくして振起せざれば、その弊生るなり。故に禮記の經解篇に、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と言へり。此の文に依りて考るに、七十子の末徒に至りては、斯の愚誣奢賊煩亂の儒生多かりしと思はるゝなり。是れにては老莊申韓が徒の侮りを受る筈のことなり。史記の叔孫通が傳を看るに、漢の高祖朝儀を起さんとして、叔孫通を使とし、魯の諸生三十餘人を徵されしに、魯有ニ兩生一。不ㇾ肯ㇾ行曰。禮樂所ニ由起一。積ㇾ德百年。而後可ㇾ興也。と答へて行ざりしかば、叔孫通笑曰。若眞鄙儒也。不ㇾ知ニ時變一。と言ふて呵りしは宜のことなり。德を積こと百年ならざれば、禮樂は興されぬ者と思へるは、周の

一介不㆓以與㆒ㇾ人。一介不㆓以取㆓諸人㆒。（萬章の上篇）とあるなどは、楊子の見に似たることにて、後漢の諸君子の志す所もこの處なりしかども、伊尹の德義なければ、圭角牙稜あることを免れざることと見へて、詭激の行に陷れり。いかさま箇樣のことは、伊尹の如き賢聖の人の行へば、擧措その宜を得べけれども、是を學てなす人は、俗にいふ不受不施とやらん言へる樣に成るべきなり。伯夷は目不ㇾ視㆓惡色㆒。耳不ㇾ聽㆓惡聲㆒。非㆓其君㆒不ㇾ事。非㆓其民㆒不ㇾ使。治則進。亂則退。横政之所ㇾ出。横民之所ㇾ止。不ㇾ忍ㇾ居也。思㆘與㆓郷人㆒處㆖。如㆘以㆓朝衣朝冠㆒坐㆓塗炭㆖也。（萬章の下篇）とあるも、俄然と聞ては、烹ても燒ても食れぬ偏屈人の樣にて、全く後漢黨錮の諸君子の行跡に異ならざることなれども、伯夷はそこに用捨權衡ありしと見へて、孟子これを仁と稱せり。（告子の下篇に見へたり）加樣の行事を以て紂の世に居て禍に逢ざりしは、その擧措宜きを得たるが故なるべし。扨又老莊申韓の徒の堯舜文武及び孔子を譏れると、皆もと議論の言ひ懸りにて、已むことを得ざるの勢ありてのことなり。その本心は否ること、その書を讀て分ることなり。是れ孟荀の管晏陳史を譏れるに過當の言あると同然なり。併し何ほど鞭が長きとて、馬の腹は打つまじきことなれば、其の末流の弊を抑るとても、堯舜孔子をば譏るましきことなるに、阿堵の如くなる造言せしは、その罪も少からずと言ふべし。去り乍ら孟荀の賢にてさへ、過當の論は免れざることなれば、老莊諸子百家の徒は、責るに足らざるなり。莊子が道德不ㇾ一。天下多得ㇾ一。（天下の篇の文）又道術將ㇾ爲㆓天下㆒裂。（同上）と云へる、誠にその通りにて、七十子の末流に至ては、聖人の道を唱へながらも、其人にてなければ、聖人を尊信しながら、その言行は聖人の道に背くこと、却て楊墨

一毫。人人不レ利ニ天下。天下治矣。これ伯成子高は、夫子のいはゆる古之矜也廉也の類にして、猥者の祖と言べし。然れども楊子より前に、申徒狄が石を負ふて河に沈み、鮑焦が洛水の上に槁死せしなど、共に劉向新序節士篇にあり楊子の道の漸なり。但楊子に至りて集めて大成したる者なり。屈原の汨羅に沈みしなども、狷者の事にて、楊子者流の仕方なりと知るべし。澆季の世の貪戾の俗には、その益なきに非ず。誠に人心如レ面にて、その性の好む所區なることにて、その道は無くても、その風を好く人は世世に絶ぬなり。それゆゑ一と理窟あることをさへ唱ふれば、いつにても和する人ありて、忽ちに其の徒黨も出來る者なり。是は古も今も人情は同じものなるゆゑ、かくあるなり。俗に言へる蓼くふ蟲とやらにて、平常に異にして、一とはね撥たる仕方をば、却て聖人中正の道よりも信好する者多きなり。但長く續かぬ迄のことなり。譬へば聖人の道は、昔より有り來りの衣服顏色の如し。他の道は流行の衣服顏色の十年ならずして轉り化るが如し。故に世に連れ時に隨ひて、いろ〳〵の風俗新奇のことも生るなり。既に後漢の代などには、楊子の道とて祖述する人も無りしかども、あの通り貪戾の風俗甚しかりしかば、志士廉夫これを惡みて、楊子者流の人多かりしなり。即ち郝廉が留錢、時苗が留犢共に蒙求に見へたりなど、全く楊子の遺風と言べし。孟子に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レ爲。離婁の下篇とある如く、大人にて無ればこの處は成りにくきことなり。後漢の諸君子は激する所ありしゆゑ、非禮の禮非義の義も多かりしなり。あの立て派にては、楊子の行事も嘸と思はるゝなれども、楊子はそこに用捨權衡ありて、左も無りしにや。彼の伊尹の有莘の野に耕せし時、非ニ其義也一。非ニ其道也一。

ならず、今の世の聖教も行はれず、列國の諸侯大夫己れが得意の事のみを務として、驕奢にのみ趨き、下の疾苦をも顧みざる人人の爲には、墨子の言は大なる藥石と云ふべき者なれば甚た益ある教なり。儒人たる人も、心を虛にして此を讀ば、その益少からざるべし。但その枉れるを矯て直きに過ぎたる過當の論は、擇び棄てゝ可なり。墨子の學とても、戰國の代に始て起りたるにも非ず。右言へる如く堯舜禹及び夫子の言より出てゝ、但其の論ずる所過當の言多きまでの事なり。是れは何れの派の學にても、その道を主張せんとすれば、過當の議論はある者なれば、强ちに墨子のみを咎むべきに非ず。聖人孔子の如き賢に非れば、この過ちに免れざることなりと知べし。何れの道にても古にもその跡あり。又その萠しも久しくありて、暴かには起らぬ者なり。墨子より前春秋の世に、齊の晏子が儉約を以て景公を輔けて、その名を天下に顯はし、由余が儉約を以て泰穆公に說て、西戎に覇たらしむるの類、みな墨子の見識の發する所なるべし。然れども晏嬰由余を祖述しては其道尊からぬゆゑ、上古の堯舜禹の質素を祖として數を立てしと見へたり。莊子の天下篇に、古之道術有下在二於是一者上。と言ひて、墨翟宋鈃愼到老聃等の道を論じて、その原く所あることを言へり。いかさま何事も祖とし本く所なくては、何ほど是なる理を言ふて唱ふとも、和す人少なかるべきなり。それゆゑ孔子の大聖を以ても、祖二述堯舜一。憲二章文武一。たまへり。揚子の道も、伯成子高より出てゝ、古よりある道なり。列子の揚朱篇に、揚朱曰。伯成子高不下以二一毫一利上レ物。舍レ國而隱耕。大禹不下以二一身一自利上。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二一毫一利二天下一不レ與也。悉二天下一奉二一身一不レ取也。人人不レ損二

非るべし。成る程その理を言ひつのらば、左樣の理にも聞ゆべきなれども、其れは甚りしきことにて如何と思ふなり。楊墨の二氏も、天下の治に志す程の人なれば、汚れりとも父を無にし、君を無にする樣なることは、致すまじきなり。墨子の主意は、其の世の諸侯大夫奢僭甚しくして、軍國の用に困窮せしによりて、盜臣にも劣りたる聚斂の臣を用ひ、民に稅租を責ること仇讐の如くにて、實に萬民も手足を措く所なく苦めり、且へ聖人の道の本を辨知せざる七十子の末徒など、繁文縟禮を事とし、浮虛に趨き厚葬に競ひしゆへ、淫樂慝禮の事のみ多くして、却て世主の奢心を逢へしなり、是に依りて墨子その弊を矯んとして、堯舜の土階三等。茅茨不㆑翦。（史記自叙傳文）禹王菲㆓飲食㆒。而致㆓孝乎鬼神㆒。惡㆓衣服㆒。而致㆓美乎黻冕㆒。卑㆓宮室㆒。而盡㆓力乎溝洫㆒。の事などに本き、專ら儉約を以て敎を設けしなり。その愛無㆓差等㆒。施由㆑親始。（滕文公上）と云へるも、禮記の禮運篇の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人不㆔獨親㆓其親㆒。不㆔獨子㆓其子㆒。などゝ言へると同じ意にて、古より加樣の說を立る人も多く有りしことと見へたり。その意趣は惡からぬことなれども、その大本の主とする所異なるゆゑ、類を充てゝ義の盡る處は、大に儒敎と相反するゆゑ、孟荀も嚴しく是を拒めり。然れども其の本志は堯舜禹を祖として、孔子の禮與㆓其奢也㆒寧儉。喪與㆓其易也㆒寧戚。の意より出たる者なり。唯その一家の學を成しける所より、自然と門戶も立て、爭の端を起し、互に相譏るよりして、罪を孟荀にも得たるなれども、その主意は惡からぬことなりと知るべし。その故は今傳はる所の墨子の書を觀るに、殘缺も甚しく、又附益も少からぬとは見ゆれども、その主意は能分るゝなり。いかさま戰國の世の時のみ

の道を祖述して、世途の人を賤み視ると、後世の復豆の徒に似たる弊ありて、大に三綱五敎の害となるゆゑ、捨て置れず、それを闢くには、先づその祖とし尊ぶ人より破せねば、其勢不可なる故のことなるべし。孟子の蚓而後充二其操一者也（滕文公下篇に見ゆ）と、陳仲子を蚓に比せられしも、同然のことなりと知べし。孟子に載する所の仲子の行事も、其徒の仲子の廉潔を稱せんとて、却て仲子の德を損ずる樣なる說話を設けしを、孟子はその眞僞に拘らず、その取りはやせる說話に就て辨ぜられしこと、即ち舜と象瞽瞍との事を辨ぜられし例にて、（萬章上篇に見ゆ）その眞僞の處には拘らぬなるべし。何にもせよ史魚仲子共に直廉の君子に間ちがひもなき人達なれば、盜賊や蚓に比する人には非るべし。孟子荀子の言とは云へども、公論とは思はれぬなり。孟荀の管仲史魚をかくまで輕んじ蔑れしは、恰子路子貢の管仲を仁者に非ずと言しと同じ見識なるべし。子路子貢は幸に孔子に質してその非を悟りしかども、孟荀は本と私淑の學なれば、何も角も己の心腸より出たる見解なれば、加樣の場に至りては心得ちがひもある筈のことなり。その頃は論語の書も未だ世に顯れず、一家に秘し傳りて有しなるべければ、孟荀の精學といへども、不幸にして見られぬと見へたり。若し論語を看られたるならば夫子の定論もあることなれば、管仲史魚などを駁せらるゝにも、その論に斟酌ありて、かくは輕んじ蔑れはすまじと思ふなり。但し管仲之器小哉と仰ぜられしよなど、論語の外別の書などにも傳はり在りしなどを見られて、孔子も管仲をば取り玉はぬと思はれて、かくは論ぜられしにや、怪しむべきことなり。又楊氏の爲ゝ我を君を無すとし、墨氏の兼愛を父を無すと孟子の言れしも、（滕文公の下篇に見はる）公論には

も、手を反す樣に天下に王たることは難かるべし。况て他人に於てをや。孟子の賢にて、此等の事を辨ぜられぬことは有るまじけれども、その頃管仲を祖述する輩、管仲より外には人もなき樣に覺へて、聖人の大道あることを知らざるゆゑ、その者どもの爲に論ぜらるゝなれば、かく管仲を蔑せるなるべし。晏子も論語に夫子の晏平仲善與レ人交。久而敬レ之。と仰せられしと、及び家語の弟子行の篇左傳（襄公十七年昭二十六年等に見ゆ）等に依りてその言行を觀るに、仁人君子と稱すべき人なり。故に孔子も褒め玉ひしことは右の通りにてあれども、譏り玉ひしことは一向になきなれば、賢者にちがひはなきなり。史魚も直哉史魚。邦有レ道如レ矢。邦無レ道如レ矢。と仰せられて、次下に賢哉蘧伯玉とありて、伯玉と並べ稱し玉へるを觀るに、夫子も深く取り玉ふ人なり。又家語の困誓篇に、史魚の屍諫して蘧伯玉を進め、彌子瑕を退けしを、孔子これを忠直なりと褒め玉へり。左傳の襄二十九年に、吳の季札適レ衞。說ニ蘧瑗（即ち蘧伯玉たり）史狗史鰌（即ち史魚なり）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一。曰衞多ニ君子一。未レ有レ患也。と云へり。季札も史魚を君子と稱して、蘧伯玉等の賢者と並べ褒めり。莊子の駢拇胠篋の篇等にも、曾史と云ふて曾參と並へ稱するを以て觀れば、譏るべき人には非るなり。然るに荀子の不苟篇に、盜レ名不レ如レ盜レ貨。田仲（即ち陳仲にして於陵仲子なり）史鰌不レ如レ盜也と言へるは、怪むべきの甚きに非ずや。但陳仲子は孔子より後の人と見へて、論語左國等の屹としたる書に名も著れざれば、その事歴も審ならぬなり。去れども列女傳及び孟子に載する所を以て考るに、已むことを得ざることありて、仕を辭し隱遁したること、司馬牛の類なるべし。（司馬牛の事別に記し置）それを後の隱遁の士の鳥獸と群を同ふするを樂む輩、仲子の風を慕ひ、そ

れば、誠に最負の引き倒しとやらにて、管仲晏子の不幸と謂ふべし。其故は孔子の門人多き中に、仁を許し玉へるは顏子ばかりと思はる。其外は門人は叉手をさ、孔子の出合玉ひし諸侯大夫も夥さとなるに、一人も仁を許せるはなし。但殷の三仁と管仲計りなり。管仲の仁を稱して如二其仁一。如二其仁一。と仰せられたり。如やとは、此の上もなき詞にて、管仲の仁より上の仁はなきとなり。且へ如二其仁一。如二其仁一。と重言し玉へるは、稱美の甚きなり、如何さま左傳閔公元年及び僖公七年等に見ゆ、及び國語齊語等にて管仲の行事を觀るに、誠に仁人君子と謂べき人にて、孟荀及び後世の諸儒の論ぜる樣なるいかゝしきとは露塵ほどもなき人なり。孟子の以レ齊王。由レ反レ手也。公孫丑上篇に見ゆ、と云れて、管仲を輕視せしは、成る程孟子の時を以て觀れば、周の德も至て衰へ、數極德盡漢書諸侯王表の文たれば、左もあるべきとなれども、管仲の時は、周德雖レ衰。天命未レ改左傳宣公三年王孫滿の語の時なれば、縱ひ孔子の聖を以て管仲の處に居て政をなし玉ふとも、恐くは桓公式の君を輔けては、三二分天下一有二其二一の業より外は成し難かるべし。彼の東周を爲さんと仰せられしも、德を積み道を明かにして、業を創め統を垂れて、後の人に繼かしめ、自然と周の迹を剪つより外はなかるべし。その故はトレ年七百の數も未た盡ず、文武周公の流風餘存も猶存し、故家遺俗の澤も斬ず て、天下の宗室となり、幽厲の如く罪を民に得る程の暴君も出ず、猶周禮を執て天下に臨めり。それ故襄王の弱なるも、なを晋文の請隧を止め・王孫滿よく楚莊の問鼎を拒めり。且へ列國の士大夫にも、賢人君子多く、各その社稷宗廟を保ちてその祖業を墜さじと勵む大國もありて、桀か犬堯を吠る邦國もあるなれば、何ほど夫子の聖德にて

老莊の徒の所爲に同じ。又孔子の故人原壤も、母の喪にその棺木に登りて歌をうたへりしかども、孔子これを容れて、交りも絶ち玉はざりしなり。（同上）孟子の琴張曾皙牧皮を狂と云へるも、（盡心下篇にあらはる、）此等の故を以てなるへし。併し曾皙の類は、孔子の裁正を得て、聖人の徒たことを得たれども、後の狂者は孔子に後れたるゆゑ、その中を過て、洸洋自肆に成れり。左もなくて孔子の時に逢はゞ、莊周の徒は決して浴沂の陪從に與るへきなり。畢竟は暴亂の世に生れて、已むことを得ざるより出たる見識なるべし。去りながら孟子荀卿の徒は仁人君子なるゆゑ、その世に生れて迚もいけぬことは知られたらんなれども、跡を仲尼の周流に繼て、知二其不可一而爲レ之。道之不レ行。已知レ之。つゝも、東西南北して、一度は斯民の塗炭を救んと、一途に志しけること、誠に仁人君子の所爲にして、有難きことなれども、右の老莊の徒の引こみ思案の族、それを何の角のと云ふて卑しめ姍り、或は管晏を祖述して、詭遇の術を以て功名を立んとする輩は、孟荀の仁義中正の道を以て世を經し民を濟はんとするを、又何の角のと云ふて嘲り笑ふ。或は楊墨の徒は、時世に合る一種簡易の道を立てゝ、孔子の道を排す。王公大人もそれを信用するもの多かりしかば、聖道の害をなすこと少からず。それ故孟荀も已むことを得ずしてその徒を拒まんが爲に、管仲晏子及び史魚陳仲子楊朱墨翟を邪説暴行として、痛く是を闢けり。畢竟はその張本人を抑へざれば、その末流を挫ぐに手がかりのなきゆゑ、其勢已むことを得ずして、かくは言へるなるべし。管仲等の諸君子の戰國縱橫の者どもに有ること無きことを取り添られて、是れ管仲の道なり、是れ晏子が術なりなどゝ、祖述に遇て尊信せられしは、今の世より見

不レ辱。知レ止不レ殆。可二以長久一。この身與レ貨孰多の語は、全く以レ財蕃レ身と、文も意も同じと謂ふべし。殊に多藏必厚亡と言へる語は、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づるの語と、表裡を相なして、古今の確言と言ふべきなり。淮南子の道應訓に、太王の翟人の難を避て、岐山の下に國せしことを稱せるに、老子の言を引て曰く、貴三以レ身爲二天下一焉。可三以託二天下一。愛三以レ身爲二天下一焉。可三以寄二天下一矣。これ亦同じ議論なれども、但老莊者流の主意は、己れが身を貴重するを務として、王公の富貴も、身の貴さには比視もならぬと見識を定て居るゆゑ、以レ財蕃レ身のことは同じけれども、聖賢の斯の世に身を立てゝ、民を仁せんとして財を輕んずるとは、その志に徑庭ありと知るべし。併し老莊者流の加樣に見識を立つるも、説あることなり。老莊の時は、（老子の書の戰國の時の人作りたる辨は、別に記し置くゆゑ、此には畧す、）春秋の代とちがひ、風俗もます〱下り衰へ、士大夫の功名を立るもの、掌を反す間に禍敗に遇ひ、死亡日に相尋を見るに、誠に方二今之時一。僅免レ刑焉。（莊子人間世篇の文、）桂可レ食。故伐レ之。漆可レ用。故割レ之。（同上）なれば、官途は禍に遇ふの媒なりと思ひ切り、楚の狂接輿が今之從レ政者殆而と言ふて孔子を諷諫せしなどを慕ひ、山林に志すを高尚にするを上策とし、三十六計不レ如レ逃と見て、かく論を立るなれば、その理なきにしも非らず。これ即ち長沮桀溺や荷蓧丈人の孔子を譏れる流にして、春秋の世に既にかくの如きの徒多ければ、戰國の時の暴君汚吏の世は、左樣の説を言ひあへるも、宜のことなり。是みな古之狂也肆。隱居放レ言の徒なれば、孔子も左のみ疾み呵り玉ふ人人にもあらじと思はるゝなり。旣に孔子の門下にも、狂狷の徒ありて、曾點の季武子の喪に喪二其門一而歌へる（檀弓下篇に見ゆ、）など後世の

レ身藩レ財を語るなり。即ち小人喩二於利一も、これ故のことなり。養生は身生を奉養することなれば、生活のことなり。後世の醫家などの言へる養生とは別なり。又性惡篇に、仁之所レ在。無二貧窮一。仁之所レ亡。無二富貴一。云云。是上勇也。これ仁者以レ財藩レ身の主意を說る者なり。顏子の陋巷の樂も、全く斯にありと知るべし。論語の雍也篇の、回也不レ改二其樂一の集注に、程氏の所レ樂何事ぞなどゝ云れて、後學を迷はす謎の樣なる空談も、此の語をよく體認せば、その妄非分るべきなり。顏子の樂み、荀子の上勇、孟子の浩然の氣を養ふと云れしも、此の事なり。(この說別記、)程子など加樣の禪子の話頭のやうなることを云ふて、後學を瞿瞿つかするは、必竟は聖人の語を戲談事にすると云ふ者にて、その實は勿體なきことと云ふべし。聖學に志あらん人は、よく〳〵熟玩すべきなり。又禮恭而意儉。大ニ齊信一焉。而輕二貨財一。賢者敢推而尙レ之。不肖者敢援而廢レ之。是中勇也。輕レ身而重レ貨。恬レ禍而廣解。云云。是下勇也。とあるも、此の章の旨なりと知るべし。又哀公篇に、行中二規繩一。而不レ傷二於本一。言足レ法二於天下一。而不レ傷二於身一。富有二天下一。而無二蘊財一。布二施天下一。而不レ病レ貧。如レ此。則可レ謂二賢人一矣。これ以レ財藩レ身のことを語るなり。又堯問篇に、繒丘之封人。見二楚相孫叔敖一曰。吾聞レ之也。處レ官久者。士妬レ祿。祿厚者。民怨レ之。位尊者。君恨レ之。今相國有二此三者一。而不レ得二罪楚之士民一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レ楚。而心愈卑。每レ益レ祿。而施愈博。位滋尊。禮愈恭。是以不レ得二罪於楚之士民一也。とあるは、孫叔敖の仁者たることを稱して、以レ財藩レ身の用心を語る者なり。老子(四十四章)に、名與レ身孰親。身與レ貨孰多。得與レ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レ足

下にて以レ義爲レ利と云ふて結べり。即ち爰にて始て仁義の字を並べ見はし、一篇の主意を結ぶなり。大學の書は、本と禮樂の本旨を說たる者ゆゑ、かくの如くに結び來るなり。此れ仁義は禮樂の本なる故なり。禮記の樂記篇に、仁近二於樂一。義近二於禮一。など見つべし。（この說別記、）此の章の事の字。終の字。は即ち始めの事有二終始一の終の字。事の字。にて、至て重き字なるに、古今の諸儒心づかずして、輕く看過す。その踈漏の眼より見しゆゑ、始中終よく貫きたる大學の文を、錯簡あり脫章ありなど云ふて、種種つまらぬ說を妄作せしなり。孟子の滕文公上の篇に、陽貨曰。爲レ富不レ仁矣。爲レ仁不レ富矣。とあるも、不仁者の心は以レ義爲レ利とのならぬ故なり。太王の狄人に侵されて邪を去りし時、屬二其耆老一而告レ之曰。狄人之所レ欲者。吾土地也。吾聞レ之也。君子不乙以下其所二以養一人者上害甲人。これ以レ財潘レ身の事なり。かくて太王岐山の下に逃れしに、邪人曰。仁人也。不レ可レ失也。從レ之者如レ歸レ市。（以上孟子の梁惠王下篇に見はる、）これ太王以レ義爲レ利たりしゆゑ、その民仁人なりとして、此の如くに歸服せり。即ち此の章の旨なりと知るへし。誠に有レ人此有レ土なれば、長二國家一者は、財用を務とせずして、人心を得るを務として、明德を行ふべきとなり。いはゆる一家仁。一國興レ仁。一人貪戾一國作レ亂。と云も、此事なり。仁は貪の反なり。（この說別に記す、）扨この章の旨は、古先哲王の天下を經綸せる要旨なるゆゑ、獨り大學の書のみならず、古の賢人君子の論、及び諸子百家の書といへども、皆この意をを述べたり。荀子の修身篇に、君子役レ物。小人役二於物一。と云へる物は財物なれば、此の章の意と同きなり。又儒效篇に、以二貨財一爲レ寶。以二餘生一爲二己至道一。是民德也。これ小人の以

苟の字の色色と轉じたるは、何れにてもすむ事なれども、此の藩の發と轉じたるは、義理に關る事ゆゑ、訛りとせねばならぬなり。古今の諸儒これを知らずして、誤字に就て義をつけし故、いろ〱と臆説を逞しふして見れども、本と強なる事ゆゑ、此の章の義今に明白ならぬなり。發の字にして見ては、何ほど辨説を費すと云へども、つまる所すまぬ事になるなり。この事は余も久しく疑ひ居しに、近ろ左傳をよむとて、忽發明したり。昭公の元年に、樂桓子相二趙文子一。欲レ求二貨於叔孫一。而爲レ之請。使レ請レ帶焉。弗レ與。梁其踁曰。貨以藩レ身。子何愛焉。この文と此の章と語は少し異なれども、意は全く同きなり。藩は藩衞の意にて、藩レ身とは身をかくまふ事なり。故に下の句に、何衞之爲とあるは、此の藩の字と同義に用ひたるなり。財貨は本と身の守衞にする物なるゆゑ、仁者は財を以て身を藩衞するなり。不仁者は身を以て財貨の藩衞とする事、あちらこちらを取り違へ、倒の事なりと云ふ事なり。此の如くに此の章を見ざれば、下の章も分了せぬ事なり。國語の晉語下にも、此の梁其踁が語を載せて、有レ貨以衞レ身也に作れり。衞は守衞の義にて、即ち藩と同意なるゆゑ、國語には衞に作りたるなり。論語の里仁篇に、君子喩二於義一。小人喩二於利一。と云ひ、莊子の駢拇の篇に、小人。則以レ身殉レ利。云云。聖人。則以レ身殉二天下一。又彼所レ殉仁義也。則俗謂二之君子一。其所レ殉貨財也。則俗謂二之小人一。とあるも、此の章の意味ありて、不仁者の心は小人と同然にて、利を以て利として、義を以て利とする事能はざる故なり。故に此も下の章に、直に此意を承て、未レ有二上好レ仁。而下不レ好レ義者一。未レ有二好レ義。其事不レ終者一也。未レ有下府庫財非二其財一者上也。と云ひ、

山子垂統後編上

門人　越後　藤煥章　筆受
　　　東都　葛長壽　補正

以レ財發レ身

禮記の大學の篇に曰く、仁者以レ財發レ身。不仁者以レ身發レ財。この發の字は、もと藩の字なるに、發に訛りたるは、平聲が轉じて入聲となりたるなり。この例は古書に多きとなり。書經の洪範の曰の字の、爰に訛りたるも、此の例なり。士爰稼穡の條に見へたり、史記の匈奴傳の閼氏を、索隱に閼氏音烟支とせり。又陳丞相世家の注に、蘇林曰。閼氏音焉支ともせり。董安于を、韓非子の內儲說上には、董閼于に作る。漢書の律曆志上の閼逢攝提格之歲の閼逢を、史記の曆書には焉逢に作る。又曆書の端蒙單閼二年の注に、徐廣曰。單閼一作二亶安一。索隱曰。單閼。丹遏二音。又音蟬焉。正義曰。閼音烏葛反。又於連反。これ亦閼焉安の三字、古へは音を以て通用するを見つべし。本草綱目薄荷の條下に、李時珍曰。薄荷。俗稱也。食性本草。作二菝蔄一。甘泉賦。作二茇葀一。字林。作二茇葀一。則薄荷之爲二訛稱一可レ知矣。千金方作二蕃荷一。又方音之訛也。これ音の轉用にて、入聲の平聲になりたるによりて、字もまた變りたれども、その實は此を是とし彼を非と定るは、固なるとなり。畢竟は時珍が古音に精しからざる故なり。薄の菝となり、又蕃ともなるは、即ち此の藩の發となりたると同例なり。薄

獨無校平　鹽谷跋附

波　臣

整二十三物

山子垂統後編目錄

題二垂統後編首一

垂統後編成。山君叔瑟謂レ余曰。此吾門人滕煥章葛長壽之所二筆記一。而吾平日話言也。今將三上木以公二同好一。願乞二子一言一以冠レ首焉。余與レ君交驩有レ年矣。斯役也。竊自喜。君亦命レ之。不レ可三以謝二不敏一也。乃言曰。夫先王之道。博矣深矣。雖下有二六經一而存上。古今邈乎。散逸誤謬不レ爲レ不レ多。要レ之心目熟二先秦一。一二洗注解一。而後可三以入二其室一也。嗚呼難矣哉。苟非二强有力。而厚意遠志者一。則必不レ能也。惟君强記洽聞。勤レ之最苦。孜々汲々。夙夜匪レ懈。遂能超二乘一時一。獨二喩千歲一也。夫漢儒之注レ經也。固有レ傳焉。其傳之不レ全。乃以レ臆立レ之。其以レ臆也。不レ能レ不二就レ字解一也。但字有二以レ義混一。有二以レ音訛一。誤謬之多。職是之由。副墨洛誦。紛然交易。如二其義一。亦安取レ之哉。盖君有レ見レ于レ是。而攻二古文一多年矣。直以二古書一徵二古書一。而不三必用二傳注一。所四以異三于二漢以來諸儒先一也。其駁二前輩一。非二敢自好一レ辯也。盖任レ道之深。不レ得レ已也。余與レ君交驩有レ年。覩二其志一也熟矣。故序以告二世之人一若レ是。

安永庚子仲春之望　　赤松豐泰

垂統後編序

邈哉三代。如隔一洪荒。今而欲知聖道者何以哉。古文此而已。然雅詁聖典。多屬殘缺。則彼後儒之難折中。亦不可已之勢也。故雖各鼓雄辯以說經。或疎或誕。或性或理。務自封殖。徒冐枳棘。而不知就坦塗。嘵嘵紛紛。聚訟不止。自厥以降。先王孔子之道。雖存乎猶亡。我國家文明之化。有伊物二氏出。而雖大有所發揮。然亦多取諸其臆。故其所論撰。古非古。徵非徵。無他不熟稽諸古文也。吾兼山先生有憂之。開業於振衣岡。振起古學。故其攻書也。不階漢以後諸儒。直沂洙泗。道鄒魯。優游厭飫。久而熟之。則文意互發。左右逢原。於是乎洙泗之道粲然具。豈不美哉。先生常嘆曰。世儒以通學自處。雖習蓄二酉。道非其道。要非其要。遂不能窺先王宮牆。況其宗廟百官之美乎。譬諸榱之無蓋。輻之無轂。皮之不存。毛將安傅。信哉言也。故論古經。在熟古言。古言熟。而後古經不須傳注。而自了了。往者門人錄先生燕居之談。公於世。此爲前編。今又將公後編。此雖先生緒餘。世之學者因此以反其三隅。而擴充之。則於古先哲王孔子之道。其猶眎諸斯乎。己亥秋九月

山祐之謹撰

るに足れるを知るへし

安永四年之萬年乙未春三月

山子垂統前編下終

レ能レ爲也。云云。並レ一而不レ貳。則通二於神明一。參二於天地一矣。并レ一而不レ貳とは、誠の事なり、即ち窴の用心也の喩と同じ義なり、中庸に唯天下の至誠爲三能盡二其性一、能盡二其性一、則能盡二人之性一、能盡二人之性一、則能盡二物之性一、能盡二物之性一、則可三以贊二天地之化育一、可三以贊二天地之化育一、則可下以與二天地一參上矣、と亦同じ義にて、至誠の神化を成すを云ふなり、正名篇に、明君臨レ之以レ勢。道レ之以レ道。申レ之以レ命。章レ之以レ論。禁レ之以レ刑。故其民之化レ道也如レ神。辨說惡用矣哉。などゝ云へる、皆この節の義を敷衍するものなり。化道の義もこの文にて、明かにすむなり。然るに化道者。敎化之道。謂レ學也。などゝは、あまり妄なることに非ずや。叉手叉無禍を無過となし、上文の行無過の過なりなど云ひ、獨り大に荀子の本旨を失ふのみならず、文辭の對應をも知らざる者の言なり。第一に福の字の對呼に於て、過の字にてはすまぬとなり。上にも云る如く、福の字は上の景福の福を承け、禍の字は下の怠慢忘レ身。禍災乃作及び蒙鳩等の喩の張本となし、修身不苟榮辱等の篇の端を起す者なり。即ち積の字を云ふの歩語にて、宴安の鴆毒なるを云ふなり。要するに怠慢は誠の反なりと知るべし。荘列の書などに眞人と云ふをあるは、即ち誠人と云ふとなり、眞と誠とは音同きゆゑ、古は通ぜしなり、但荘列が眞と云へるは、誠のとをあまり大さうに云へる故、聖人の誠の本旨を失せるなり、然ども誠の大義に於てはかはるとはなきなり、加樣のとも古今の學者の心づかぬと故、側に云ひ及ぼして知らしむるなり、要するに老荘列の書は、禮樂仁智を離れて、誠の一字を敷衍したるものなり、是も意味あるとなり、このとは先生の老子類說を見れば明かに分るゝとなり、請て見るべし、上文の行無過上文に云ふ君子博學而日參二省乎已一、則知明而行無レ過矣、議兵篇の行莫レ大二乎無一レ過議兵篇に知莫レ大二乎棄一レ疑、行莫レ大二乎無一レ過、事莫レ大二乎無一レ悔、と云へるは、議論の主とするところ、本自ら別なり。然るに是を此に傅會すると、木に竹を接たるより甚しふして、取り合ぬとなり。讀もの前後の文を審にせば、義をのづから見へん。その上大戴禮の勸學篇には、無禍を无咎に作り、淮南子の詮言訓には、福莫レ大レ無レ禍。利莫レ美レ不レ喪。などある文を見て、古言の互に相徵しとす

れば成らぬことゆゑ、禮樂の神化を言んが爲の起本に、此にて誠の義を言へども、誠の字を見さぬ故、物氏に限らず、世の學者みな氣が付ぬなり。これ即ち古文の法なり、禮記の中庸の篇なども、禮樂の書なれども、初めには禮樂の極旨のみを言ひて、禮樂の文字は、半は過ぎに至りて出し、末に至りて亦禮樂の字を隱して、禮樂の極化を云へり、誠の字も中ごろに至りて出し、初めには愼獨のことのみを出せり、末に至りては、誠と愼獨の字を隱して、唯その義のみを云へり、衣レ錦尙レ絅、潛雖レ伏矣、不レ愧二于屋漏一等の論是なり、大學の篇の如きは、始終ともに禮樂の字を見さす。但誠の字のみを見はして、禮樂の極旨極化のみを云へり、みな說あることなり、先生の學庸古義を見て知るべし、總じて古文と云ふものは、文辭は左のみむつかしく解しにくき者にはなけれども、意味は含蓄深奥にして、前後の照應至て見にくき者なり。この篇及び中庸大學に限らず、何れの書も同じことなり。物氏は古文辭を知るを以て自負すと云へども、古書の見やうは至て疎にして、何れの書の解し樣も、みな胡椒丸呑なり。かの李攀龍王世貞等が如き古文を效て作れる文などは、句法章法などは、古書の艱澁奇奥なる處を務めて摸擬したる故、俄爾して見ては讀にくきやうなれども、意味には含蓄深奥なることなく、もと淺近なる言なれば、物氏の學力にてはすむ筈のことなり。この伎倆を以て、六經先秦の文の爾雅なる古先聖王の道を說きたる書を、李王の文と同じ眼にて見られたることなれば、差謬多き筈のことなり。それゆゑ荀子の書などは、餘ほど骨折て見られしと覺ゆれども、かくの如く荀子の書の綱領開卷第一義の則を解し得ずして、たわひもなき說をつけられたるなり。この則すまざれば、荀子の一書は何ほど讀ても、解し得べきやうはなきなり。故に讀荀子の書、みな上すべりなることのみを言へり。因て便次にこの則の旨趣を詳に知らしめんが爲に、微文を擧て學者に觀せしむ。不苟篇に、誠心守レ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こは中庸の曲能有レ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の至誠爲二能化一とあると同義にて、共に禮樂の神化の誠を以て行ることを云ふなり。儒效篇に、性也者。吾所レ不

就せざるの論の端とす。誠とは不貳の義にて、中庸に其爲レ物不レ貳、則其生レ物不レ測とは、天の誠を語るなり、荀子の儒效篇に、弁レ一而不レ貳、所二以成一レ積也、とあるは、天地及び聖人の誠を并せ論じて、中庸と互に相發す、螾螣蛇鳴鳩等の喩、みな誠の事なり、此義を辨じ知られは、荀子の一書は決してすまぬとなりと知るべし、即ち下の不苟篇の愼ニ若獨一も、誠を成すの術なり。大學中庸の愼レ獨も同義にて、此勸學篇及び修身不苟の二篇は、別して學庸及び易の繫辭文言等と互に相表裡するなれば、讀もの心を凝して味ふべきとなり。神之聽レ之。介ニ爾景福一。は、下の積善成レ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等の論の張本にして、即ち至誠感神の意にて、精誠の至り、鬼神ありて告るが如くなるを云ふ。下の學んで聖人となるの術の義も、此句を基とす。神莫レ大ニ於化レ道は、上に引る詩の神之聽レ之の神の字を承て、聖神功化の極を云ふ。福莫レ長ニ於無レ禍は、これ亦上に引る詩の介ニ爾景福一の福の字を承て、乾乾として身を行ふて怠慢せず、夕惕若。厲无レ咎して、禍災自ら夫身に逮ばざるを云ふ。上にも云へる如く、この勸學の一篇は、荀子の首篇にして、下の三十一篇の綱領なれば、三十一篇の論、みなこの勸學の一篇を敷演するなり。それゆゑ此篇は文辭と云ひ、議論と云ひ、前後の照應、常山の蛇勢の如く、累累乎として貫珠の如くなり。然るに物氏曰。神之聽レ之。介ニ爾景福一。神莫レ大ニ於化レ道。福莫レ長ニ於無レ禍。兩神字。似ニ意脉不ニ相接應一。其實不レ然。蓋謂神之聽レ之。莫レ大ニ於化道一也。化道者。敎化之道。謂レ學也。無禍當レ作ニ無過一。即上文行無レ過。又見ニ議兵篇一。これ此節の意義を辨じ得ざるは固よりのとにて、文章の道をも一向に知らざる者の見やうなり。誠にかくの如くに此節を解せば、痴人の夢話より甚しき者と云ふべし。上にも云へる如く、荀子の學は別して禮樂を主としたるものなり。その禮樂の道を得るには、誠に非

家の楊愼及び方智などか通雅の無根の説を信じて引用せしゆゑ、その誤り楊倞より甚しき所以なり。上にも辨ずる如く、楊愼方智共に古書には不案内なる者どもなれども、その博物に任せて、種種の附會の説を造て、後學を誤ること多きに、物氏その博辨に惑されて、その著述の書の中に、二氏の説を多く引用せしは、不見識の至りなり。楊物の二氏、共に荀子の書の本旨を知らぬと云ふ證据は、勸學篇は荀子三十二篇の綱領にて、誠と神とは勸學篇の主腦なり。勸學篇の主腦なれば、固より餘の三十一篇の主腦なり。荀子の書は禮樂制作の本義を主として論じたる者なれば、誠と神とを以て一篇の主腦としたる者なり。今こころみに二氏の荀子が本意を知らざるの一ッを擧て學者に示す。他は類推して可なり。荀子の書の本旨を知んと思ふ人は、先生余等及び滕子文をして著さしむる所の荀子一適を見て知るべし、物子の讀荀子、及び楊倞が誤りを知んと思ふ人は、亦余等が著す所の讀荀子抹、及び楊注正誤を見るべし、勸學の篇に云ふ、詩曰。嗟爾君子。無ㇾ恒ニ安息一。靖ニ共爾位一。好ニ是正直一。神之聽ㇾ之。介ニ爾景福一。神莫ㇾ大ニ於化ㇾ道。福莫ㇾ長ニ於無ㇾ禍。無ㇾ恒ニ安息一は誠の事にて、下の怠慢忘ㇾ身。禍災乃作等の論の張本とす。怠慢は無ㇾ恒ニ安息一の反なり。天の道、聖人の行、みな孜孜乾乾として怠慢なきものなり。即ち四時行はれ百物生り、盛德大業の成就するの本全く此に在り。いはゆる乾の卦の九三に、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象傳に、天行健。君子以自疆不ㇾ息。舜の孳孳として善をなし、禹の日に孜孜たるも、是が爲の故なり。このことは、中庸にいはゆる誠者、天之道也、誠ㇾ之者、人之道也の意にて、禮樂聖神の德化を成すの本全くこの物なり、靖ニ共爾位一は、下の君子居必擇ㇾ鄉等の張本にして、愼獨の義を伏す。好ニ是正直一は、下の駑馬十駕及び螾の用心一也の喩の張本にして、正直は即ち誠一の義にて、誠の事なり。聖人の道、禮樂の德、みな誠ならざれば成

もし物氏の書をよんで加樣の處に至らば、妄に信ずることと勿れ。余因て此に一を擧て百を警するなり。古に云ふ不ㇾ知爲ㇾ不ㇾ知と。故に知らざることをば疑を闕て、妄に注を下さゞるを知と云ふべし。

仁眇二天下一

又王制の篇に、仁眇二天下一。義眇二天下一。威眇二天下一。楊注。眇盡也。盡二天下一。皆懷二其仁一。威二其義一。畏二其威一。物氏曰。註。眇盡也。非矣。眇妙通。言二其天下皆不ㇾ能ㇾ及也。これ楊物の二氏共に荀子を注すと云へども、本よく荀子を熟讀すると能はざる故、この眇の字はもと縣の誤りなると、荀子中にその徵文多きとなれども、それを知らずして、かくの如きの臆説をなすなり。縣は懸と古字通ずるゆゑ、荀子の中に、或は縣に作り、或は懸にも作りてあり。即ち下文に、名聲未ㇾ足三以縣二天下一也。とある是なり。非十二子の篇に、皆不ㇾ足下以容二辨異一縣中君臣上。富國の篇に、功名未ㇾ成。則羣衆未ㇾ縣也。羣衆未ㇾ縣。則君臣未ㇾ立也。王霸の篇に、以ㇾ是縣二天下一。一二四海一。何故必自爲ㇾ之。彊國の篇に、縣ㇾ之以二王者之功名一。則倜倜然。其不ㇾ及遠矣。正論の篇に、聖王沒。有二勢籍一者。罷。不ㇾ足三以縣二天下一。又云。聖人備二具全美一者也。是縣二天下一之權稱也。この縣二天下一之權稱也の文にて、縣の字義も明かにすむなり。蓋し諸子の中にて、誤訛多き書、墨子は固なり、其次は荀子を甚しとす。楊倞が注、十に七八は誤解す。物氏の讀は、その誤り楊氏より甚し。十に九は杜撰妄説なり畢竟二氏共に荀卿が著書の本旨を審にせずして、漫解をなせし故なり。その上物氏は、明代の博雜

り。禮記の仲尼燕居の篇に、客出以レ雍。徹以ニ振羽一。とある、是れ大饗に兩君相見の禮なり。かくの如く雍の樂は生存の時の食享に用るものなるゆゑ、祭祀の時にも用ゆるなり。いはゆる事レ死如レ事レ生の義なり。雍の樂に限らず、總ての儀式みな生時の時に用ひし禮の通りにするとなり。但物によりて死と生と別つことはあれども、大分にかはることはなきなり。故に生時に雍を以て徹するゆゑ、祭にも雍を以て徹すると知るべし。故に家語の五刑解に、喪祭之禮。所ニ以敎ニ仁愛一也。能致ニ仁愛一則服レ喪思慕。祭祀不レ解。人子饋養之道也。王注云。言孝子奉ニ祭祀一不ニ敢解一。與ニ生時饋養之道一同レ之也。と云へる是なり。この事は大戴禮の盛德篇にもあり。幷せ考ふべし。總じて物氏の說は、何によらず無體にこじつけの事多き中にも、殊に禮を論せし處は、牽强のことのみなり。究竟するに物氏はもと三禮を審に讀まぬ人なれども、荀子などを讀て禮の貴きことを悟り、やゝもすれば禮樂禮樂と呼ばるれども、その實は禮樂の本義を知られぬゆゑ、論ずる所みな聖敎に戾ることのみなり。可レ謂東海一叔孫通也と。

君射則臣決

又君道の篇に、君射則臣決。物氏の讀に曰く、蓋時諺也。これ國語及び戰國策にもある語にて、古法言なるに、何の故に時諺なりと注せるにや。二書共に僻書にあらず。物氏なんぞ是れを見ざるや。吳語に、大夫種曰。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レ可レ成。云云。楚威王策に、莫敖子華曰。華聞レ之。其君好レ發者。其臣決拾。云云。すべて物氏の言には、かくの如きの妄斷多きなり。初學の人

て著さしむる所の呂子一適に詳かなり、是なり。

代㆑罜而食

又正論篇に、代㆑罜而食。雍而徹乎。楊注。罜未㆑詳。蓋香草也。或曰。罜讀爲㆑藁。即所㆑謂蘭茝本也。或曰。當㆑爲㆑澤。澤蘭也。既夕禮。茵著用㆑茶。實㆓綏澤㆒焉。俗書㆓澤字㆒並水傍罜。傳寫誤也。遺㆓其水㆒耳。代罜而食。謂㆘焚㆑香氣歇。歇即更以㆓新者㆒代㆖之。雍詩周頌樂章名。奏㆑雍而徹㆑饌。論語曰。三家者以㆑雍徹。言㆓其僭㆒也。この楊注の說は、誤字について强通するものにて、固より論ずるに足らぬ妄解なり。物氏の讀に曰く、代罜而食。罜當㆓是擇字㆒。正韵。擇亦作㆑罜。雍而徹乎。註亦非矣。論語雍徹。謂㆑祭也。此謂㆓王食飮時㆒也。周語。佐㆑雝者嘗焉。與㆑饔同。饔熟食也。當㆓是熟食然後徹㆒。この物氏の說は、何ともつまらぬ言にて、夢語を聞くやうにて、向にわけもなきことなり。淮南子を按ずるに、代罜は伐鼙の誤りなること明かなり。代は形にて誤り、罜は音にて誤りたる者なり。淮南子あに僻書ならんや。物氏何ぞ是を見ざる。主術訓に曰く、堯舜禹湯文武王。坦㆓然天下㆒而南面焉。當㆓此之時㆒。鼙鼓而食。奏㆑雍而徹。已飯而祭㆑竈。云云。注鼙鼓。王者之食樂也。雍。已食之樂也。とある是なり。伐鼙の字は、小雅鼓鐘の詩に見へたり。曰く、鼓㆑鍾伐㆑鼙。淮有㆓三洲㆒。と是なり。淮南子はみな古文を裁成して書きたる者なれば、この處は荀子に依りて言へると明かなり。かくの如く明白なる徵文あるに、楊物の二氏臆見を逞しくして、後學を誤るとは何ぞや。又物氏の雍の詩は、祭にのみ用ると思へること、疎なることなり。雍は肅雝の雝と同じことにて、食樂の名な

字。當₂是篇名₁。故樂論篇引₂序官曰₁。などゝ云へる埒もなき疎鹵のことを言へり。夫れ物氏は經濟を以て自負し、制作の任をも自ら許せし人なるに、かくの如き經綸の第一義を知られずして、公然として政を談ぜられしは、覺束なきことに非ずや。正論篇に、是非之封界、分職名象之所レ起。王制是也。などゝ云ひ、又禮記の王制篇などは、通篇みな祿爵官職の事を言へるをば、物氏は何と心得られしにや。この外正論篇に、夫德不レ稱レ位。能不レ稱レ官。賞不レ當レ功。罰不レ當レ罪。不祥莫レ大レ焉。致仕篇。德以敘レ位。能以授レ官。富國篇。德必稱レ位。位必稱レ祿。祿必稱レ用。などゝもあり。又禮記の王制篇にも、凡官₂民材₁。必先論レ之。論辯然後使レ之。任レ事然後爵レ之。位定然後祿レ之。云云。又曰。大樂正論₂造士之秀者₁。以告₂于王₁。而升₂諸司馬₁。曰₂進士₁。司馬辨論官レ材。論₂進士之賢者₁。以告₂于王₁。而定₂其論₁。論定然後官レ之。任レ官然後爵レ之。位定然後祿レ之。又曰。使以レ德。爵以レ功。郊特牲の篇に、繼レ世以立₂諸侯₁。象レ賢也。以レ官爵レ人。德之殺也。又家語執轡の篇に、王者以₂孟春₁。論₂吏之德₁。及功能₁。云云。周禮の司士職に、以レ德詔レ爵。以レ功詔レ祿。以レ能詔レ事。以レ久奠レ食。凡此等の諸文、みな荀子の言と相表裡して、益諭は論の誤りなるを知るべし。定次の次も位に作るべし。次と位とは字畫も似、又次にても義を成すに似たるゆゑ、誤れるなり。總じて古書には、箇様の誤字多きことなるに、其書を注するもの、それを辨ぜず、強解をなしたるを、諸の字書にこれを收て、後學を惑はしむるなり。至誠感神の誠、（上に辨ずるが如し、）左傳の盃の字。孟子の恔の字（共に後編に見ゆる、）呂覽去尤篇の以レ瓦投者の投。應言篇の絳谿安邑之地。の谿等の類。（投は投の誤り、谿は汾の誤りなり、共に先生の余等及び滕子文なし）

下文に明主譎レ德而序レ位。とあるは、上にも云へる如く譎の字より誤りたる者なり。正論篇に圖レ德而定レ次。量レ能而授レ官。楊注、一本作二決レ德而定一レ次、とあるは、義を以て誤りたる者なり。蓋し譎を商と見て、度と訓するより、圖と誤れり。又商と圖とは字形も頗る似たれば、商より誤りたるも知るべからず。扨又論の字の誤りと云ふ證据は、王霸篇に、論レ德使レ能。而官二施之一者。聖王之道也。君道篇に、論レ德而定レ次。量レ能而授レ官。又同篇に、能論二官此三材者一。而無レ失二其次一。是爲二人主之道一也。正論篇に、致レ順而治。論レ德而定レ次。などゝある、是なり。夫れ天下國家を治るの道、人を知て用るより先なるはなく、又大なるはなきゆゑ、古聖賢の天下を經綸する、必ず官位のことを先務として論ずるなり。仲弓の政を問しにも、夫子先二有司一。赦二小過一。擧二賢才一。と答へ玉へり。論語子路の篇に見はる、尙書の堯典舜典にも、他の事は云はず、始終共に人を擇んで官職を授ることのみなり。夫れ二典は聖教の始りにして、六經の首なり。然るにその事かくの如くなれば、經學を治るもの、是を第一義として知り得べきことなるに、それを疎かにして、その末を論ずる故、千載の今に至るまで、經義も明かならぬ筈のことなり。宋儒のこと〴〵しく云へる道心人心精一執中も、本と人を知り人を擇ぶの言なるに、箇樣の義明かならざれば、埒もなき義理を生け、本義を取り失へるなり。この事は、後編に詳かに見へたり。荀子は王道を明かにするを以て己れが任としたる人なれば、官位のことを主とし論じて、各篇に丁寧する筈のことなり。その外禮記の王制。尙書の周官。立政。周禮の六官等。見つべきなり。こゝを以て荀子の王制篇にも、官職を主として論じたるに、物子の讀荀子に、宰爵至二天王非其人也一。別是一篇。序官二

古が己の字に必の義をつくること、これ亦つまらぬことなり。己の字に何ぞ必の義あらんや。故に己は必の字の訛りとするを穩當なりとす。

譎レ德而定レ次

荀子儒效の篇に、譎レ德而定レ次。量レ能而授レ官。楊倞注。譎與レ商同。古字。商二度其德一。而定二位次一。本或亦多作レ譎。譎與レ決同。謂レ斷二決其德一。故下亦有二決レ德而定ト次也。徂徠物氏讀曰。按正韻譎註。度也 荀子譎レ德而定レ位。與レ商同。正字通。荀古本作レ商。加レ言者。俗增也。又正字通譎註。譎決。音同義別。讀書通。譎通作レ決。荀子儒效篇。譎レ德而定レ次。又明主譎レ德序レ位。並與レ決同。謂二決斷用一レ之。按荀古本作レ決。譌作レ譎。沿レ譌强通。非。按正字通。兩處不レ同。難レ憑二一定一。但決德未レ穩。商德爲レ允。而商加レ言作レ譎。豈可ヨ斷爲二譌字一邪。正字通妄逞二意見一。若レ此者多。これ譎の字は本と論の字の訛りなることを知らずして、諸家いろ〳〵と臆見を逞ふして、後學を誤るなり。可レ謂その本を揣らずして末を齊ふする者なりと。蓋し論の字の書の亂れ誤りて譎となり、又字の似たるを以て譎に誤り、又音を以て訛り轉して決ともなりたるものなり。譎の字は本と論の字の書の亂れて誤訛せる文字のことなれば、荀子の此處にあるばかりにて、古今の書策の中に固よりなきなり。實に蒼頡史籀も知らぬ一奇字なり、それを諸家の箇樣に聚訟して辨ずること、たはひもなきことに非ずや。譎の字の論の誤りなることは、荀子の書中にて比考しても、明かに分ることなるに、諸家共に荀子及ひ他の古書を精く見ざるゆゑ、此の如き失あるなり。因て諸文を擧て世の學者に示すなり

事に似たり。疑らくは何孟春が說も、此等のことを誤り聞て、杜撰せるならん。按ずるに門期に後れしとは、この世の比多きことと見へて、史傳の中に、郭門の外に宿せしなどゝあること、處處にて見あたることなり。劉向新序、雜事五甯戚欲㆑干㆓齊桓公㆒。窮困無㆓以自進㆒。於㆑是爲㆓商旅㆒。賃㆑車以適㆑齊。暮宿㆓於郭門之外㆒。桓公郊㆓迎客㆒。夜開㆑門。辟㆓賃車者㆒。執火甚盛。云云。このことは、呂覽の擧難篇、淮南子の道應訓にも見へたり、なと見つべし。

以諾

また七十二弟子解に、澹臺滅明云云。其爲㆑人。公正無㆑私。以㆓取與去就以諾㆒爲㆑名。以諾の以は、まさに讀て己となすべし。古へ以と己は通用の文字ゆゑ、以に作るなり。荀子王霸の篇に、刑賞己諾。信㆓乎天下㆒。史記の貨殖傳。徐僮取慮。則淸刻矜㆓己諾㆒。禮記の表記に、是故君子。與㆓其有㆓諾責㆒也。寧有㆓己怨㆒。鄭注。己。謂㆑不㆑許也。言諾而不㆑與。其怨大㆓於不㆑許。以上の諸文を參考せば、義も亦明かならん。然るに太宰氏の增注に云ふ、以諾二字。恐有㆑誤。或謂以諾當㆑爲㆓然諾㆒。この大宰氏の說は、史記游俠傳の布衣之徒。設㆓取予然諾㆒。と云へる文などに依りて言ふと見へたれども、畢竟己諾の義を知られぬ故、かくの如き疎なることを云へり。又史記灌夫傳。夫不㆑喜㆓文學㆒。好㆓任俠㆒。己㆓然諾㆒。索隱曰。己音以。謂㆘己許諾。必使㆖副㆓其前言㆒也。漢書の師古が注には曰く、己必也。謂㆓一言許㆒㆑人。必信㆑之也。これ皆誤字に義をつくる者なり。己は必の字の訛りなること、疑ひなきなり。字書も亦すこぶる似たり。索隱の說は、固より義を成さぬことにて、論ずるに足ぬなり。師

逮レ事二父母一。則諱二王父母一。不レ逮レ事二父母一。則不レ諱二王父母一。檀弓上に、朝奠日出。夕奠逮レ日。曾子問に、諸侯朝二天子一。見レ日而行。逮レ日而舍奠。大夫使。見レ日而行。逮レ日而舍。史記の三王世家に、愚憧而不レ逮レ事。など云へるにて、逮の字の義見つべし。荀子大略の篇に、柳下惠與二後レ門者一同レ衣。而不レ見レ疑。非二一日之聞一也。この後門即ち不逮門の意なり。楊倞が注は妄なることなり。楊倞云、後門者、君子守二後門一、至賤者、言昔柳下惠衣之弊惡、與二後門者一同、時人尚無二疑怪者一、言安二於貧賤一、渾レ跡而人不レ知也、物氏もこの後門の義はすまぬと見へて、讀荀子に説なし。その上論語徵の公冶長の篇に、程子の公冶長が事を論じて、避レ嫌之事。賢者且不レ爲。况聖人乎。と云へるを辨じて曰く、自下陋儒傳中抑下惠嫗二女子一之事上。而唯問二其心一。不レ問二其禮一。以レ此爲レ高者衆矣。則或將レ藉二口程子一也。云云。柳下惠がこの事は、本と小雅巷伯の毛傳に出て、家語も毛傳より取り載せたる者なり。夫れ毛萇及び荀卿を以て陋儒とせば、古今の儒者誰か陋儒ならざらん。程子を排せんとしては、荀子を陋儒とし、孟子を排せんとしては、荀孟匹也と云ひ、荀子者。思孟之忠臣也と云ふ。物氏の論の特操なきこと、かくの如し。口に任せて理を云へば、言はれざることはなきとは、徂徠自ら道へると云ふべし。荀子のこの後門の義は、呂氏春秋にてすむなり。呂氏の長利の編に、戎夷違レ齊如レ魯。天大寒而後レ門。門限の期に後れたるなり、即ち荀子の後門と同意なり、與二弟子一人一宿二於郭外一。寒愈甚。謂二其弟子一曰。子與二我衣一。我活也。我與二子衣一。子活也。我國士也。爲二天下一惜レ死。子不肖人也。不レ足レ愛也。子與二我子之衣一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惡能與二國士之衣一哉。戎夷大息嘆曰。嗟乎。道其不レ濟夫。解レ衣與二弟子一。夜半而死。弟子遂活。このこと能く柳下惠と女子との

曰く、王朗字景興。東海郯人。とあり、王朗は王肅が父なり。一本に魯の郯縣に作るは、吾之本縣の說を知らずして、その解を得ず、妄に改めたるものなり。魯に郯縣と云ふところはなきなり。太宰氏も、その增注の首卷に、王肅が畧傳を載て、魏書曰、王肅字子雍、東海郡の人、云云、と引けども、この吾之本縣には心つかぬなり、且魏書と引くことも、踈末のことなり、魏志と云ふべし、今この畧傳を見るに、全く魏志の本傳を畧し出したる者なり、魏書は絕へて傳はらぬ書なれば、太宰氏の觀るべきやうはなきなり、

不レ逮レ門之女

又好生の編に、婦人曰。子何不下如二柳下惠一然上。嫗二不レ逮レ門之女一。國人不レ稱二其亂一。このことは、蒙求の中卷、顏叔秉燭の注に出てて、初學の人と云へども、あまねく知りたることなれば、全文を備さに出さゞるなり、太宰氏の增注に、不逮門之女。未レ詳。一本逮作レ建。先儒以爲不逮。門名。未レ知二是否一。案二何孟春補注一云。史。柳下惠遠行歸。夜宿二於郭門外一。頃間有二女子一來同宿。時天大寒。惠恐二女子凍死一。乃坐二女子于懷一。以レ衣覆レ之。至レ曉不レ爲レ亂。此說亦未レ詳二所出一。姑錄レ之。以俟二知者一。この不逮門の女のことは、太宰氏のみならず、古今の諸儒みな疑ふて、その解を得ざるなり。余近ごろ荀子及び呂覽等の中に於てその說を得たり。不逮門の女とは。門に逮ばざるの女と云ふことなり。嫗とは、樂記の鄭注に體曰レ嫗の嫗の字の義にて、自己の體のあたゝまりを以て、人の體の冷たるをあたゝめやることなり。女子時刻にをくれて日暮に歸り、城門の閉らざる前に入るに逮ばす、已ことを得ずして門外に露宿す。柳下惠も亦同く門期に後れて、門外に宿す。會寒夜にて、女子の凍へ苦むを憐みて、己れが衣の中へ女子を入れ、同臥してあたゝめやり、女子の寒苦を救ひしことなり。逮とは間に合ふことなれば、不逮とな間にあはぬことになるなり。即ち曲禮上に

此必軫字之訛。詩云。小戎淺收。注云。收軫也。謂車前後兩端横レ木。所ニ以收ニ斂所レ載者一。踞レ之可ニ以鼓ト琴。如果衣裝。何可ニ踞レ之面琴一乎。且下文云。取ニ冑干橐一而冑。則橐固爲ニ衣裝一矣。又何衣裝之有。讀者毋レ泥ニ成説一。而試思レ之。傅氏が辨ずる如く、杜が轉を衣裝とするヿ、例の押つけの注にて、轉を宛轉の義に取りて、衣裝を丸きものと見たるものなり。懸解の甚きなり。正義の説は、塗に塗をつけたる説にて、固より埒もなき云ひわけなり。傅氏が轉を軫の字の訛りと見たるヿ、心づきは面白けれども、傅氏も杜と同く、左氏にのみ就て義を求て、廣く他の古書に考るヿなきゆゑ、この事に限らず、辨誤の中に辨ぜしヿに、取るに足らぬヿのみ多きなり。余かつて韓非子を讀て、轉は轅の字の訛りなるヿを知れり。外儲説。右下茲鄭子引レ輦上ニ高梁一。而不レ能レ支。茲鄭踞レ轅而歌。前者止後者趨。輦乃上。使ニ茲鄭無レ術以致ト人。則身雖ニ絶レ力致ト死。輦猶不レ上也。今身不レ至ニ勞苦一。而輦以上者。有レ術以致レ人之故也と。經にも亦云、因ニ事之理一。則不レ勞而成。故茲鄭之踞レ轅而歌。以上ニ高梁一也。

吾之本縣

家語致思の編、孔子之レ郯とある下の王肅が注に、郯國名也。少昊之後。吾之本縣也。太宰氏の增注に、吾之本縣未レ詳。一本作ニ魯之郯縣一。吾之本縣は、もと能くきこへたるヿなれども、太宰氏ふと案しつかねと見へて、かくの如き注をなせり。魏志の本傳を案ずるに、王肅は東海郡の人にて、郯は即ち東海郡の屬縣なり。故に郯を吾が本縣なりと云へるなり。世説德行上の注には、魏書を引て

出出の釋文に、鄭註周禮引レ此作ニ詘詘一と云へば、ます〳〵出出は咄咄の義なること明かなり。余この說を持すること久し。近ろ傳遜が辨誤を參考せしに、曰く、說文。諮痛也。吾人於ニ文字中一用ニ諮字一。皆從ニ痛恨意一。何曾以ニ熱字一用レ之。況偏旁從レ言。則嗟嘆耳。これ杜が注の穩當ならざるを悟りて、別に解をなすと云へども、猶字について義をつくるゆゑ、易の嘻嘻を引くこと能はず、說文を引て痛と訓すること、謂なきことなり。且出出はやはり杜が義を用ゆと見へて、說なければ、觀るに足らざらくのみ。又嘗て百川學海を涉りし時、宋景文公筆記を見しに、汾晉之間。尊者呼ニ左右一曰レ咄。左右必曰レ諾。而司空圖作ニ休沐亭記一。又用レ之。修唐書學士劉羲叟。爲レ予言。晉書。言ニ咄嗟而辨一。非レ是。宜レ言ニ咄嗟而辨一。然咄嗟。前代人文章中多用レ之。或自有レ義。と云ふことを載せり。宋祁が博物を以て咄嗟の義すまず、かくの如き杜撰の說を筆記して後世に貽ること、是非もなきことなり。左すれば古人宋祁等が如き學問にても、古書をば善く讀まぬ者と見へたり。按ずるに、國語に古より咄をはなしと訓て、談の義とするは說文に、咄は相謂也とあるに依りたるなるべし、

踞轉

又襄二十四年に、晉の求めによりて鄭より宛射犬をして晉の張骼輔躒が御となせしに、二子射犬を侮りて踞レ轉而鼓レ琴と云へる文あり。杜注に轉。衣裝。と解す。正義に云へるは、踞。謂レ坐ニ其上一也。戰車所レ有。可レ坐ニ其上一。明是衣囊耳。當下是盛ニ衣甲一之囊上也。下云取ニ冑於囊一。當下別有ニ小囊一盛上冑。定本作ニ衣裝一。傳遜が辨誤に曰く、竊謂轉字從レ車。與ニ衣裝一何與。不レ知先儒何故。而以爲レ訓。

詞は、客の方より云へる言にて、主の方よりは忌べきとなり。

譆譆出出

又襄三十年に、或叫ニ于宋大廟一曰ニ譆譆出出一。鳥鳴ニ于亳社一。如レ曰ニ譆譆一。甲午。宋大災。宋伯姫卒。待レ姆也。杜註。譆譆。熱也。出出。戒ニ伯姫一。この杜注あまりにわけもなき解なり。譆譆を熱と注するは、下の火災によりての思ひ付きなるべし。然れども譆の字にいかなる說ありて熱の義ありとするや。無稽の言に非ずや。出出戒ニ伯姫一と云へるは、伯姫の燒死たるゆゑ、それに案じつけて、伯姫に戒て焚死ぬやうに早く出よ出よと云ふ義に見たるなるべし。あまり俗なる見やうに非ずや。今按ずるに、譆譆は易の家人の卦の九二に、婦子嘻嘻。終吝。とある嘻嘻と古字通用にて、歎息の聲なり。出出は讀んで咄咄となすべし。咄咄は物をとがむる聲なり。世說補簡傲の篇に、世祖幸ニ嚴子陵館一。子陵臥不レ起。帝撫ニ其腹一曰。咄咄子陵。不レ可ニ相助爲一レ治耶。云云。又黜免の篇に、殷中軍被レ廢在ニ信安一。終日恒書レ空作レ字。揚州吏民尋レ義逐レ之。竊視唯作ニ咄咄怪事四字一而已。とある咄咄の語なども、本とこの左氏の出出より出たるなるべし。前にも云へる通り、後世の語など云へるも、その原は古に據ぬとはなきなり。又莊子齊物論の叱者の釋文に、司馬云。若ニ叱咄聲一。又史記の魯仲連が傳に、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又哀十四年の公羊傳、顏淵死。子曰。噫。天喪レ予。注。噫咄嗟。貌。疏。咄嗟猶ニ歎息一。即里語曰ニ咄嗟之間一也。又世說汰侈の篇に、石崇爲レ客作ニ豆粥一。咄嗟便辨。これらの事證を幷せ考へば、咄咄の義も解を須ずして明かならん。又左氏

らかの方削袂の三字の脱せるは、漢より以前のことゝ見へて、淮南子主術訓楚莊王傷ニ文無畏之死ニ於宋也一。奮レ袂而起。衣冠相ニ連於道一。遂成ニ軍宋城之下一。權柄重也。これ削袂の字脱したれば、投の字きこへざるに因て、奮の字に換たるものなり。杜預も此等の文によりて、投を振なりと注したるなるべけれども、投の字にもと振の義はなきに、押つけに投を振と注すること、強なることなり。

搦

又襄二十六年に、楚の穿封戌と王子圍と鄭の皇頡を囚へしことを爭ひしを、伯州犂これを正さんとして皇頡に問ひしに、皇頡曰。頡遇ニ王子一弱焉。この弱の字は讀て搦となして、捕搦の義となすべきに杜預が例の癖にて、古字の假借を問はず、字について義をつけて、弱也敗。言爲ニ王子一所レ得。などゝ注せり。弱の字に敗の義はもとよりなきことなり。弱きものは敗れやすきものなるゆゑ、弱を敗と注せしなるべけれども、迂なることにて、牽強の甚きなり。そのうへ敗と注してきこへることならば、猶よけれども、生捕れたることを敗れると云ふこと、義をなさぬことなり。按ずるに、搦翰の搦を取と訓す。取は即ち取ふる義に用れば、搦は捕取の義になるなり。後世に人をからめ取ることを捉搦捕搦などゝ用ふも、もと此の左氏の弱の字などより出でたることなるべし。すべて後世の文字も、その源を尋れば、みな古に依らぬことはなきを以て見れば、この搦の字も古よりある文字なりと知るべし。本邦にはこの搦の字をからめると訓て、生縛の義に用ひ來ること久し。いはゆる追手搦手などの語、表よりこれを攻め追ふ時は、裏より逃け出るを搦め取ると云ふことなるべし。然れば追手搦手など云ふ

たる所へ、申舟が殺されたる注進を聞て、勃然として大に怒り、削縫しかゝりたる袂を投擲して、履をもはかず、宋を伐んとして走り出しゆゑ、從者跡より追々に履劒車をもち、はせて追つきしと云ふことなり。劉向新序、雜事四叔向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純緣。桓公知ㇾ衣而已。とある削縫の字、この削袂の削と同じことなり。かくの如くに古書に明白なる徵文あれども、杜預は唯左傳を讀むのみを癖にして、他の古書は左のみ心を留て見ざる人なれば、この投袂のことのみに限らず强注多きなり。夫れ左傳三十卷、二十萬字、先秦の書の中にしては、かくの如き大部の書は外にはなきなり。然るに戰國秦前漢の末までも世にあらはれず、私に傳へたることなれば、決して誤字脫文なくて叶はぬことなり。それを杜預は古音古字の通用にもかまはず、誤脫のある所にも疑をなさず、但字について義をつけ、押つけに注を下したることなれば、誤り多きはずなり。今の世の左傳をよむ人、たゞ杜注をのみ守りて傳文をすます故、かくの如きわけあることをも知らぬなり。歎ずべきことに非ずや。夫れ春秋は杜預が家書に非ず。聖人の筆削せる所にして、萬世に垂裕し玉ふ寶書なり。夫子の直作の書と云ふは、外にはなし。この春秋ばかりなり。その傳を作りし左氏の書のことなれば、苟も聖人の道を學ぶ者は、心を潛て熟玩し、或は古人の疑ひしところ、又は古人の心づかぬ所を發明して、一字一處なりとも、その誤訛を正し、先輩未發の義を心づかば、是れ聖人ゑ一字一處の忠なれば、杜預に畏ることもなく、世學に憚ることもなく、誠一に心を用ひて讀み得べきことなり。（左傳誤脫のことは、先生の左氏獨得につまびらかなり、）この投袂の字も、世の古文辭かきの徒このんで妄に用ること、笑ふべきことなり。去なが

也。杜注。貫猶ニ習也一。とある、此の貫の字は、即ち哀二十六年の司城欲レ去ニ大尹一。左師曰。縱レ之使レ盈ニ其罪一。と云ふと語意も全く同じとなるに、杜預も心づかぬにや。こゝにては字に就て義をそけ、貫猶ニ習也一と注せり。疎なることなり。昭十一年に、子產曰。天將下棄レ蔡以壅上レ楚。盈而罰レ之。とあるなど、罰と罪と字は異なれども、意は全く同じなり。然るに正義に書の泰誓上の商罪貫盈するの文を引く。是劉炫が說にして、泰誓の文に依れば、確證と云ふべけれども、余は說ありて是を取らぬなり。（このことは先生の古文尙書考疑にあれば、此に畧す、）又韓非子說林下の篇に、有下與ニ悍者一鄰上。欲ニ賣レ宅而避一レ之。人曰。是其貫將レ滿也。遂去レ之。或曰。勿レ之矣。子姑待レ之。答曰。吾恐其以レ我滿レ貫也。遂去。故曰。物之幾者。非レ所レ靡也。この二の貫の字も、共に罪の字の訛りなり。

投袂

又宣十四年に、宋人楚の使者申舟を殺す。楚子（莊王）聞レ之。投レ袂而起。履及ニ於室皇一。劍及ニ於寢門之外一。車及ニ於蒲胥之市一。杜注。投振也。投の字に決して振の義あるべきやうなし。然るに杜預投振也と注せることは、もと左傳の文に脫文あることを知らず。振衣振袖など云へる語あるによりて、强て投の字を解して振とするものなり。余呂氏春秋に於て投の字の解を得たり。呂氏春秋の行論篇に曰く、宋殺ニ文無畏於揚梁之隄一。莊王方削レ袂。聞レ之曰。嘻。投レ袂而起。履及ニ諸庭一。劍及ニ諸門一。車及ニ於蒲疏之市一。云云。これにて投の字のわけ注解を待ずして了然たり。然れば左氏の文聞レ之の上に方レ削レ袂の三字を脫せると明かなり。削袂の削は削縫の削にて、その折しも莊王袂の破綻を削縫させて居

句を喜ぶ故、その文辭には觀つべきとありと云へども、文義を誤會せること多くして、識者より見れば、たわひもなきこと多きなり。六經古書左氏司馬が文と云へども、今の古文辭者流の如くむづかしき文字句法はなきなり。古書はもと左のみむづかしき者にてはなし。其むつかしき所は、みな誤字脱文か、或は古字通用のわけ知れかぬる所か、或は由緣ありて云へる事の、其前後を畧して、要語をのみ出して、全文を省きたる所などにて、他はすら〳〵とよくきこへて、直なるものなり。左樣のわけをば知らず、務てその句法を奇怪にし、難字異辭を用ふて、これを古文辭などゝ云へること、左氏司馬が罪人と云ふべし。この事は別に詳かに論ずべければ、此には畧す、たゞ李王は古文辭の祖なれども、あまり古文辭すぎて、鴻儒碩學と云へども、讀にくき勾棘の字句章法を用ひて、古文の道を失し、その流を汲む今の古文辭者流は、必しも李王が如く自ら能く旦暮に古書を誦習することもなければ、其學力も淺薄にして、たゞ李王が用ひふるせし陳言陳句を摘んで、浮薄の詞を綴り、句法章法も千篇一の如くなる文を書き、古文辭古文辭といかめしくのゝしること、人をして嘔氣を生ぜしむるなり、近ごろ或る古文辭かきの文を見しに、周公孔子鱗元美などと連れたる詞などありしなり、かくの如く文盲なる腸にして、妄りに經國の大業不朽の盛事などゝのゝしりて文をかくこと、靦たる面目にあらずや、故に僎次にその弊を論じて、初學を警悟するのみ、

貫二三人一耳

又同く二十七年の傳に、子玉復治二兵於蔿一。終日而畢。鞭二七人一。貫二三人一耳。この貫の字はもと罪の字の誤りなり。貫の字にては、何れにも穩かならぬとなり。是も杜預が此までは誤らぬことと見へて、杜も注なし。若し貫の字ならば、これ亦決して注なくて叶はぬとなり。貫と罪とは、字の形よく似たるゆゑ、古書の中にて、毎毎互に誤ることなり。林堯叟が以二矢穿一其耳一など注せるは、杜撰の甚しきなり。宣六年に、赤狄伐レ晉。晉侯欲レ伐レ之。中行桓子曰。使レ疾二其民一。以盈二其貫一將可レ殪

史記劉敬が傳を接ずるに、劉敬高祖に說て關中に都せしむる詞の中に曰く、成王即ㇾ位。周公之屬傅相焉。廼營ニ成周洛邑一。以此爲ニ天下之中一也。諸侯四方納ニ貢職一道里均矣。有ㇾ德。則易ニ以王一。無ㇾ德。則易ニ以亡一。凡居ㇾ此者。欲ㇾ令ニ周務以ㇾ德致㆘人。不ㇾ欲㆘依ニ阻險一。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この劉敬が說も、古より傳る所の遺文を見て云へる者にて、古史の言なりと知るへし。

波及

又僖二十三年に、晉の重耳の楚成王に對へし詞の中に、其波ニ及晉國一者。君之餘也。と云ふ文あり。此の波の字は、播と音全く同きゆゑ、訛りて波となりたるに、古今の左氏を讀むもの、これを正さず、疑もつかぬは、疎なることなり。播は播布の義にて、播及とはその餘りのちらばり來ることなり。今按するに、この波及に杜預が注解なきを以て見れば、杜預が比までは左氏の文は未だ誤らぬことと見へたり。それ故杜預も解なきなり。國語晉語四の韋昭が注には、波流也とあり。（波の字に流の義あるべきやうなければ、これ亦誤字に義をつくる者にて、取るに足らぬ注なり、）然れは久しく誤り來りたることと見へたり。つまるところ何の緣もなきに、ふと波及と書き出しては、決してきこへぬことなるに、當今に流する古文辭者流など、何の辨へもなく、その奇辭を喜んで、漫にこれを用ふこと、笑ふべきことなり。もと古文辭と云ふ文章の法は、あしきことにてはなきなり。所ㇾ謂先王の法言を稱するは聖人の道なれは、其意味にも叶ひ、又左國史漢及び諸氏等をみるに、大かた古言を用ひて、自造の語と見ゆるは鮮きを以て思ふに、文章の道もと然るべきことなれども、今の古文辭者流と云ふものは、誤字にもかまはず、脫文にもかまはず、奇語棘

左傳の閔元年に、成季之將レ生也。桓公使ニ卜楚丘之父トㇾ之。曰男也。其名曰レ友。在ニ公之右一。間ニ于兩社一。爲ニ公室輔一。季氏亡。則魯不レ昌。杜注。兩社。周社亳社。兩社之間。朝廷執政所レ在。この杜預が注も、史記魯の世家の注を以て見れば、全く賈逵が說を取りたる者なり。然れどもこの通りに見ては、間の字穩かならず。近ろ說苑に於てその義を得たり。至公の篇に、南宮邊子辛櫟が魯穆公に周公の曲阜に封を受けしは、太公の營丘天固の地に封を受けし賢なるに及はずと云ひしを駁して曰、昔周成王之卜ニ居成周一也。其命レ龜曰。予一人兼ニ有天下一。辟ニ就百姓一。敢無ニ中土一乎。使ニ予有レ罪。則四方伐レ之。無レ難レ得也。周公卜ニ居曲阜一。其命レ龜曰。作ニ邑乎山之陽一。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戒ニ其子一也。曰吾欲ニ室之挾ニ於兩社之間一也。使ニ吾後世有ニ不レ能レ事レ上者一。使ニ其替レ之益速一。如レ是。則曰。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安在ニ擇レ地而封一哉。又呂覽長利の篇にも此事を載て、辛櫟を辛寬に作り、南宮邊子を南宮括に作りて曰く、辛寬見ニ魯繆公一曰。臣而今而後。知ニ吾先君周公之不ㇾ若ニ太公望之知一也。昔者太公望封ニ於營丘之渚一。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吾先君周公封ニ於魯一。無ニ山林谿谷之險一。諸侯四面以達。是故地日削。子孫彌殺。南宮括曰。寬少者弗レ識也。君獨不レ聞ニ成王之定ニ成周一之說一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ニ居于成周一。惟余一人。有レ善。易ニ得而見一也。有ニ不善一。易ニ得而誅一也。故曰。善者。得レ之。不善者失レ之。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ニ其子孫之阻ニ山林之險一。以長爲ㇾ無道ㇾ哉。小人哉寬也。云云。この意味を以て見ざれば間ニ于兩社一の義はすまぬなり。いかさま聖賢の大公至正なる用心にては、かくあるべきとなり。又

處に直ちに蔑と書けり。不レ奪二民時一。不レ蔑二民功一。又下蔑二棄五則一ともあり是なり。又仲虺之誥に、兼レ弱攻レ昧。取レ亂侮レ亡。泰誓上吾有レ民有レ命。罔レ懲二其侮一。とある、侮の字など、皆この蔑侮の侮と同じ意なり。さて又三正の正は、政と古字同じことにて、三政は即ち正德利用厚生の三事のことなるに、古來の諸儒これを知らずして、天地人の事とすること、妄なることなり。政事と云ふて、政に事を對すれば、大小の差ありと云へども、散文なれば同義になるなり、三事大夫、國之大事、及び此篇の六事之人など見つべし、故に三事を三政とも云へるなり、此等のことは、先生の尙書類考に詳かなれば畧す、

主萃淵藪

又武成の篇に、今商王受無道。暴二殄天物一。害二虐烝民一。爲二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一。按ずるに、萃まさに崒に作るべし。字の似たるを以て誤れり。崒は帥の字と通用して、去音に呼べば、共に所類反にてすいの聲になるなり。主崒とは、張本人など云ふことにて、その頭となることなり。然るに古今の諸注家この義を知らずして、孔安國が云へるは、天下罪人逃亡者。而紂爲二魁主窩聚淵府藪澤一。言二大姦一。孔傳の義なれば、爲二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一と訓なり。蔡沉は曰く、萃聚也。紂殄レ物害レ民。爲二天下逋逃罪人之主一。如二魚之聚一レ淵。如二獸之聚一レ藪也。蔡注の義なれば、爲二天下逋逃主一。萃二淵藪一。と訓なり。蔡沉か說は、杜預が左傳の注によりて、少し意を變たるものなり。昭七年に、芋尹無宇曰。昔武王數二紂之罪一。以告二諸侯一曰。紂爲二天下逋逃主一。萃二淵藪一。杜注云。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レ紂爲二淵藪一。集而歸レ之。これ皆萃の字の崒の訛りなるを知らざるが故に、强通することかくの如し。

間二于兩社一

らぬとゆゑ、これを征伐するなり。それゆゑ蔑なれば穏にきこゆれども、威の字なれば口釋を費してもすめかぬるなり。因て古へ滅蔑昧等の共に通用ずる徵文を檢出して、初學に示すなり。襄二十三年の左傳に、鄭人に鬷蔑あり、字を然明と云ふ。滅明の字を坼て名字とせしなり。即ち澹臺滅明なり。滅明は即ち昧明のとにて、昧爽の義なり。故に字を子羽と云ふ。義を夙興に取れるものなり。鳥と共に朝起するの意なり。又隱元年。公及二邾儀父一盟二于蔑一。とあるを、公羊穀梁の二傳に共に盟二于昧一に作る。昧は莫葛反にて、唐昧鐘離昧などの昧と同じとにて、蔑と古音通用するなり。故に荀子議兵篇及び呂氏春秋處方篇には、楚の唐昧を共に唐篾に作る。篾はもとより蔑と古字同きなり。楚の世家懷王二十八年には、秦攻レ楚。殺二楚將唐昧一。とあり、泰誓下に、今商王受。狎二侮五常一。荒怠弗レ敬。とあるは、即ちこの蔑二侮五行一と同意にて、五常は即ち五行なり。古へは五行のとを五常とも、又五材とも云へり、漢儒の仁義禮智信を五常と云ひしは、右の五德を五行に配せし故のとなり、大雅烝民の詩の鄭箋に、天之生二衆民一其性有二物象一、謂二五行仁義禮智信一也など見つべし、物子など加樣の解を知らぬ故、辨名に五常始見二泰誓一、未レ審二何謂一也などゝ云へるは、經義に精しからざるの過ちなり、この事は先生の五行古義に具するゆゑ、今こゝには言はず、さて又威侮は威侮の訛りと云へる徵文は、古書に多きとなり。史記周の本紀に、殷之末孫季紂、殄二廢先王明德一。侮二蔑神祇一不レ祀。昬二暴商邑百姓一。說苑指武の篇に、崇侯虎蔑二侮父兄一。不レ敬二長老一。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宋君無道。蔑二侮長老一。などゝある、是なり。又左傳の昭九年に、叔向曰。自レ文以來。世有二衰德一。而暴二滅宗周一。この滅も蔑と同じきなり。字の如くに讀てはきこへぬとなり。その外五子之歌の篇に。太康尸位。以二逸豫一滅二厥德一。黎民咸貳。泰誓中に朋レ家作レ仇。脅レ權相滅。とあるなど、皆蔑と同きなり。國語の周語中には、右の如く滅とあるべき

誤れるものなり。すべて太史公が史記を作れるには、古經傳の文を直には取らず、みな剪裁して出せり。その剪裁の中、よく本義を失はず、却て本義の解となるとも、往往にこれありと云へども、多分は本義を心得そこなひて、妄に剪裁して人を誤ること多きなり。史記を讀むもの、是を知らずんばあるべからず。（呉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に、禹娶二塗山一、謂二之女嬌一、取二辛壬癸甲一、禹行、十月、女嬌生二子啓一、啓生不レ見レ父、晝夕呱呱啼泣、云云、これ亦辛壬癸甲の義の疑はしきによりて、尚書の文を改作せること、大史公と同じことにて、皆知らずして説を作るものにて、取るに足らぬなり、）

威二侮五行一

又甘誓の篇に、有扈氏威二侮五行一。怠二棄三正一。孔傳曰。威二虐侮慢五行一。怠二惰棄廢天地人之正道一。言レ亂レ常。この威侮の威は、もと烕の字の訛りなり。烕は滅と同じことにて、古字通用するあり。即ち小雅正月の詩に、赫赫宗周。褒姒烕レ之。毛傳。烕。滅也。とある烕の字と同じことなり。昭元年の左傳には此詩を引て、烕を直ちに滅に作れるは、偏のあるとなきとの違のみにて、本同字なるが故なり。又史記の伍子胥が傳に、呉王大敗二齊師於艾陵一。遂滅二鄒魯之君一以歸。とある滅の字は、威の訛りなり。かくの如く古書の中にて互に訛ることなれば、古書を讀むもの心を用ふべきことなり。此甘誓にては、威は滅と同じ、讀て蔑となすと注すべきことなるに、誤字に義をつけて威虐などゝ注すること、疎なることなり。五行を威虐すと云ふては、きこへぬ口釋になるなり。五行三正は、即ち六府三事（穀を省たるの說、別に記す、）のことにて、六府三事は、高祖禹王の天下を平成したる所以の大經大法にして、萬代不易の道なり。その大切なる祖宗の法を蔑にし侮ること、上もなき大罪なるゆゑ、その罪を正さねばな

きしは、幼子の殊に可憐なる情を述て、禹の私をすてゝ公事に急なるの心を見すものなり。或は又辛壬癸甲は娶腹にして、四人共に十歳以下の幼少の子なりしも知るべからず。何にもせよ辛壬癸甲は、啓の四人の兄と知るべきなり。左もなくて古來の諸儒の通りにては、文義に於ても道理に於てもすまぬとなり。總して古へは十幹を以て名とするもの多しと見へて、史記の殷の本紀を見るに、殷帝の君などはみな十幹を以て名とせり。いはゆる報丁。報乙。報丙。主壬。主癸。天乙。成湯の名太丁。外丙。仲壬。太甲。沃丁。太庚。小甲。雍已。太戊。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武丁。臣に祖已あり祖庚。祖甲。廩辛。庚丁。武乙。太丁。帝乙。帝辛。紂王の名武庚。以上の諸帝の名、三十幹を以て命ずれども、甲乙の次第もなく、祖先と同名なるにもかまはず、質朴なる哉、是なり。又齊太公世家を見るに、太公の子丁公呂伋。丁公の子乙公得。乙公の子癸公慈母。癸公の子哀公不辰。と云へるもあり。又萬石君が傳に、奮が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ともあり。この甲乙即ち辛壬癸甲と同例なり、正義引二顏師古一云。史失二其名一。故云二甲乙一耳。非二其名一也。韓非子の用人篇に、罪生レ甲。禍歸レ乙。伏怨乃結。又內儲說上ににに、叔孫有レ子曰レ壬。壬兄曰レ丙。とあるを、左傳昭四年には、孟丙仲壬に作るなどを參考して、辛壬癸甲は四人の子の名なることを知るべし。この辛壬癸甲は、太史公も誤會せしなり。夏の本紀に、禹曰。予辛壬娶二塗山一。癸甲生レ啓。予不レ子。以レ故能成二水土功一。この誤りは索隱にも辨して曰く、蓋今文尙書脫陋。陋まさに漏に作るべし、音同きゆゑ誤れり、太史公取以爲レ言亦不レ稽二本意一。豈有下辛壬娶レ妻。經二二日一生上レ子。不經之甚なりと。是蓋し今文尙書の脫漏せるには非ず。大史公己が意を以て尙書の文を改め作りて

山子垂統前編下

門人　奥邸　越通明公遠
紀邸　長萬年伯盈　筆錄

辛壬癸甲

又益稷篇に、予創レ若レ時。娶ニ于塗山一。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レ子。惟荒ニ度土功一。孔傳。辛日娶レ妻。至ニ于甲日一。復往治レ水。不ニ以レ私害レ公。正義引ニ鄭玄一云。登用之年。始娶ニ于塗山氏一。三宿而爲レ帝。所レ命治レ水。蔡沉曰。辛壬癸甲。四日也。禹娶ニ塗山一。甫及ニ四日一。即往治レ水也。右の諸說みな字に就てのみ義を求て、聖人の道いかなるものと云ふことに心をつけずして注せし故、舜禹をして一大不情の人となせしなり。可レ畏のことに非ずや。禮運に、三年之喪。與ニ新有レ婚者一。期不レ使。これ古の禮なり。夫れ堯舜の二聖人は禮義制作の主なり。然るに堯舜の代にしてかくの如き不情とあらんや。因て按ずるに、辛壬癸甲等の文字は、古へ名に代るの字なれば、辛壬癸甲は四人の名として見れば穩なり。古の史は簡質なれば、事跡の上に言ふべきことなき人をば、略して名を擧ざるなり。顧ふに辛壬癸甲の四人の子は、或は庶長子にして嫡子に非るか、又は不肖にして啓の賢に及ばざるが故に、啓を以て嗣となせるゆゑ、啓のみの實名を載たるものなり。虞史の此篇を作れるも、後より書るものなり。蓋し辛壬癸甲の四人は既に長りて、啓は初生の比なるゆゑ、啓呱呱而泣と書

も訛りたるなり。五言のを、書には舜の事として、淮南子には禹の事とす、堯舜禹の道は同じければ、事も亦同じきなり、此例多し、

山子垂統前編中終

に魏晉以前は、音韻も未だ亂れざるゆゑ、箇樣のことも人みな言はずして解することなれば、委く言ふに及ばぬなり。後世は漢人もかくの如き說をば知らず。在の字に察の義あるゆゑ、察の字の代りに用ひたりと思へり。疎なることなり。吾が邦の人は猶更なり。古注にはこの樣のこと多きことなり。後世の字書を作る人、みな箇樣の意を知らずして、古人の注解の語を漫に載せ出すゆゑ、淺學の人はそれを見てその字の本義なりと思へり。（韻會、字彙、正字通、康熙字典の類、みな是なり、）故に便に丁寧にして、初學に知らしむるなり。滑は即ち舜典の蠻夷猾レ夏ノ猾と同じきなり。これ亦猾の字に滑の義はなけれども、音の同きゆゑ、借りて通用するなり。孔傳に猾は亂なりとばかりありて、猾は滑と同じ、亂也、古字借用するなりなどゝ、後世の注の如く丁寧に云ぬゆゑ、孔穎達が輩これを知らず。やはり猾の字について義を生て、猾者。狡猾相亂。故猾爲レ亂也。などゝ云へる埒もなきことを言へり。汲冢紀年周の安王二十六年十月越人殺ニ諸咎一。越滑。とありて、烈王元年於越大夫寺區。定ニ越亂一。立ニ初無余一。これ滑と亂と文を互にして用ひたるは、滑と亂とは古へ同じ樣に用るが故なり。又荀子解蔽の篇に治ニ怪說ニ玩ニ奇辭一。以相撓滑也。成十三年の左傳に、撓ニ亂我同盟一。傾ニ覆我國家一。これ撓亂と撓滑と同義なるを見つべし。（因て按ずるに、滑は亂の古字なるも知るべからず。但古よりの諸注家及び字書等にその義なきゆゑ、人因て滑の字に亂の義あるとのみ思へり、）古書中に滑搰猾抇汨掘の六字をみな亂の義に用ひて差別なきも、皆音を以て通用させたるなり。蓋在の字の采となりたるは、音の似たるにて誤りたるなり。又形の似たるによりて轉訛して來となりたるなり。治の字は始と似たるゆゑ始と誤り、又字畫の頗る似たるを以て政の字に訛れり。滑は固より音同きゆゑ、胥にも誤り忽に

鐘鼓磬鐸。置ㇾ鞀以待ニ四方之士一。爲ㇾ號曰。敎ニ寡人一以ㇾ道者搖ㇾ鼓。諭ニ寡人一以ㇾ義者擊ㇾ鐘。告ニ寡人一以ㇾ事者振ㇾ鐸。語ニ寡人一以ㇾ憂者擊ㇾ磬。有ニ獄訟一者搖ㇾ鞀。當ニ此之時一。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捉ㇾ髮。以勞ニ天下之民一。此而不ㇾ能ㇾ達ニ善効ㇾ忠者。則才不ㇾ足也。この淮南子の記すところ、文義の上に於ては疑ふべきものありと云へども、鐘鼓磬鐸鞀の五の者を以て言ふの五言たることは、疑ふべからざるなり。呂氏春秋の自知の篇に、堯有ニ欲ㇾ諫之鼓一。舜有ニ誹謗之木一。湯有ニ司過之史一。武王有ニ戒愼之鞀一。などゝあるも、此五言のことを語るなるに、人みな心付ぬなり。（このことは、賈誼新書の保傅篇、史記の文帝紀にも載て、索隱に尸子にも此語あることを引けり、）さて又在治忽を、史記夏の本紀には、來始滑に作る。注に裴駰案ニ尙書一。滑字作ㇾ曶。音忽。鄭玄曰。曶者。臣見ㇾ君。所ニ秉書ニ思對命一者也。君亦有焉。以出ニ納政敎於五官一。索隱曰。古文尙書作ニ在治忽一。今文作ニ采政忽一。先儒各隨ㇾ字解ㇾ之。今此云ニ來始滑一。於ㇾ義無ㇾ所ㇾ通。蓋來采字相近。滑忽聲相亂。始又與ㇾ治相似。因誤爲ニ來始滑一。今依ニ今文音采政忽三字一。劉伯莊云。聽ニ諸侯能爲ㇾ政及怠忽者一。是也。この諸家の說、みな字形にのみ就て義をつくる故、本文の義を失するなり。聲音之道。與ㇾ政通。（樂記の文）とて、音を審にして治亂を察し知ること、經傳の中にその事證多きことにて、二帝三王の天下を治る、皆この物を假れり。（このこと先生著す所の樂則詳なり、請て見るべし、）古文今文の尙書及ひ史記みな互に誤れり。在治滑と作せば、文義共に穩なり。在ニ治滑一とは、察ニ治亂一と云ふことにて、在と察とは上聲と人聲との違のみにて、古字借用して通ずるなり。在は察なりと注すれども、在の字に察の義あるには非ず。古注は簡易にて、後世の注釋の如く、在讀爲ㇾ察。入上之聲轉也。などゝは云はず。殊

麟翔舞。下及二微物一。咸得二其所一。呂氏春秋の精通の篇に、誠の物を感ずることを論して、亦鍾子期が言を引て曰く、故君子誠二乎此一。而諭二乎彼一。感二乎己一。而發二乎人一。豈必彊說乎哉。又士容の篇に、夫驥驁之氣。鴻鵠之志。有ㇾ諭二人心一者誠也。人亦然。誠有ㇾ之。則神應二乎人一矣。言豈足二以諭ㇾ之哉。此謂二不言之言一也。又具備の篇に、宓子賤か亶父を治て民を闇行せしめしを孔子聞て曰、誠二乎此一者。刑二乎彼一。刑は形と同じ、これ大學の誠二於中一形二於外一と云へると同じ意にて、誠意愼獨のことを語るなり、宓子必行二此術於亶父一也。三月嬰兒。軒冕在ㇾ前。弗ㇾ知ㇾ欲也。斧鉞在ㇾ後。弗ㇾ知ㇾ惡也。慈母之愛喩焉。誠也。故誠有誠。乃合二於情一。精有精。乃通二於天一。乃通二於天一。水火木石之性。皆可ㇾ動也。又況於下有二血氣一者上乎。故凡說與ㇾ治之務。莫ㇾ若ㇾ誠。聽ㇾ言ㇾ哀者。不ㇾ若ㇾ見二其哭一也。聽ㇾ言ㇾ怒者。不ㇾ若ㇾ見二其鬪一也。說與ㇾ治不ㇾ誠。其動二人心一不ㇾ神大學に康誥を引て曰、如ㇾ保二赤子一、心誠、求ㇾ之、雖ㇾ不ㇾ中不ㇾ遠矣、未ㇾ有下學ㇾ養ㇾ子而后嫁者上也、この言即ち鐘子期が言と同じ意にて、上の誠意の章に應じて、愼獨のことを言ひて、仁恕の德の誠を以て成り、赤子の無知無識なるも、誠求を以て感通すれば、況て知識ある民人の誠にて、感服せぬことはなきを云へるなり、かくの如きわけも、古來の大學を說る人、漫然として省せぬなり、などゝあるを參觀して、誠は誠の字の訛りなることを知るべし。他は近思錄の條下に誠を論じたる所に詳なれば、合せ看るべし。

出二納五言一

又益稷の篇に、舜曰。予欲下聞二六律五聲八音一。在二治忽一。以出二納五言一汝聽上。この五言のこと、古今共にすまぬことにして置なり。孔安國及劉伯莊は仁義禮智信の五德の事とす。固より取るに足ぬ說なり。鄭玄は政敎を五官に出納することとす。又非なり。蔡沈は詩歌之協二於五聲一者也と注す。是また窮さ說なり。余近ろ淮南子を讀てその解を得たり。淮南子の氾論訓に曰く、禹之時。以二五音一聽ㇾ治。懸二

嘗窮ニ於畢程ー矣。高義の篇に、鄗岐之廣也。萬國之順也。從レ此生矣。分職の篇に、無レ費ニ乎鄗與ニ岐周ー。而天下稱ニ大仁ー。云云の類、是なり。

至誠感レ神

尙書の大禹謨に、至誠感レ神。矧茲有苗。孔傳。誠和。至和感レ神。況有苗乎。言レ易レ感。これ誤字に就て義を生るものなり。諴と誠と字の似たる故に、諴の字誤て誠となりたるなり。安國が說は、禁沈も穩ならざるを知りしにや。諴感レ物曰レ諴と改め注せり。然れどもその解を得ずして杜撰の說を作りたるにて、加樣の義何の書にもなきとなり。召誥の篇に、諴ニ于小民ーの文あり。かの孔傳にまた和の義とせり。余は諴を讀て感と同じとして、感動の義となす。その故は、古書中にこれより外に諴の字を用ひたるを見ざるが故に、諴は感と古字通用するをしるなり。感動の義となせば意味もまた穩にして善きなり。中庸に、至誠如レ神。荀子不苟の篇に、誠信生レ神。夸誕生レ惑。致仕の篇にも、誠信如レ神とあるなど、皆禮樂の德化の至誠を以て成ることを云へり。こゝも亦舞ニ干羽于兩階ー。七旬。有苗格。とあれば、禮樂至誠の術を以て、頑嚚の有苗を感格せしめしなり。因て便次に至誠の德の尙なるはなきことを擧て、世の學者に示し知らするなり。禮記孔子間居の篇に、清明在レ躬。氣志如レ神。家語六本の編に、孔子曰。志誠感レ之。通ニ於金石ー。而況人乎。列子黃帝の篇に、用レ志不レ分。乃疑ニ於神ー。（これ管子心術下の、故曰思レ之、思レ之不レ得、鬼神教レ之、非ニ鬼神之力ー也、其精氣之極也、とあると同じ意にて、共に誠の德を語るなり、）劉向新序、（雜事四）鍾子期曰。人君苟能至誠動ニ於內ー。萬民必應而感移。堯舜之誠。感ニ於萬國ー。動ニ於天地ー。故荒外從レ風。鳳

動もすれば升庵が説を引き用らるゝと、怪しきとなり。升菴が古書を論ぜしには、十に七八は妄説あり。總て升菴に限らず、明代の博雜家方密之等が徒、古書を精熟融會して見もせずして、その博辨にまかせて、妄りにこれが説を作りしゆゑ、附會の言のみ多し。通雅の書などは、近年の大儒の人も信用して寶貴せられし故、世儒それに惑ふて、帳中の秘なとゝ思ふて信する者多きゆゑ、便にこれを辨して、初學を警悟するなり。又淮南子要畧訓には、武王繼二文王之業一。用二大公之謀一。悉レ索薄レ賦。躬擐二甲冑一。以伐二無道一。而討二不義一。と云へる文もあり。淮南子諸子の後にありと云へども、みな言古語を用ひて編集せる書なれば、傳る所ありて言へるとなるべし、且つかくの如きとに非禮非法のとを言ふべきに非れば、疑ふべからず。此等の文をば、物氏は何とか思へるにや。さて又鄭玄が衣を殷となして讀しは、呂氏春秋に參考して、ますく其説の依る所あるを知るなり。呂氏春秋の愼大の篇に、湯立爲二天子一。夏民大説。如レ得二慈親一。朝不レ易レ位。農不レ去レ疇。商不レ變レ肆。親レ郼如レ夏。此之謂二至公一。此之謂二至安一。此之謂二至信一。高誘注。郼讀如レ衣。今兗州人。謂二殷氏一皆曰レ衣。言桀民親レ殷如二夏氏也一。これを鄭玄が説に合せ見れば、ますく衣の殷と同きとを知るなり。すべて古書には、音さへ通ずれば文字にはかまはず、何にても通ぜぬとはなきなり。老子の玄牝の牝、また牝とよむが如し。(谷神不レ死、謂二之玄牝一、死と牝と韻を押り、これを協韻など〻思ふは、埒もなきとなり、此等の説は別に記し置く故、こゝには畧するなり、)この外頻年比年、司徒申徒、臨涖の類、みな音の轉にて、意は同じとなり。呂氏春秋には、殷を大方郼と書り。眞勢篇に、湯其無レ郼。武其無レ岐。賢雖二十全一。不レ能レ成レ功。具備の篇に、湯嘗約二於郼薄一矣。武王

すと云ふものにて、頑なることに非ずや。たとひこのことは公羊傳の本文にありとても、信用しがたき事なり。公羊傳の說には、誣妄のこと多きを、勝て計へがたし、況や後人の附會の說より出たることを以て、他の古經傳の明文を廢するをや。物氏の奇怪の說を喜む、今にはじめぬことながら、加樣の不埒の義を取られしは、何の心ぞや。史記の絳侯世家に、文帝の周亞夫が細柳營の陣へ幸せしに、亞夫持レ兵揖曰。介冑之士不レ拜。請以二軍禮一見。天子爲動、改レ容式レ車。これ軍禮と云へば、古よりの禮なること明なり。是れ將軍の介冑せる證なり。あに叔孫通が制する所ならんや。その上成十六年の左傳に、晉郤至が楚子を見て免レ冑趨風せしに、楚子工尹襄をして弓を賜りて曰く、方二事之殷一也。有二韎韋之跗注一。君子也。杜注、韎、赤色、跗注戎服、若レ袴而屬二於跗一與レ袴連、識二見不穀一而趨。無二乃傷一乎。郤至見レ客。免レ冑承レ命。曰君之外臣至。從二寡君之戎事一。以二君之靈一。間蒙二甲冑一。不二敢拜一レ命。杜注、介者不レ拜、敢告レ不レ寧二君命之辱一。爲レ事之故。敢肅二使者一。三肅二使者一而退。又成三年、齊侯視二韓厥一。韓厥曰。君知二厥也一乎。齊侯曰。服改矣。杜注、戎朝異レ服也、これ古の將軍の介冑せる明證にあらずや。また襄二十五年鄭の子產陳を伐ちし捷を晉に献ぜしに、戎服して事を將ひしを、晉人の何の故に戎服すると尤めしに、對曰。我先君武莊。爲二平桓卿士一。城濮之役。文公布レ命曰。各復二舊職一。命二我文公一。戎服輔レ王。以授二楚捷一。不二敢廢二王命一故也。士莊伯不レ能レ詰。これ諸侯の甲冑せる明證にあらずや。且つ子產は軍中にあらずして捷を献ずるにさへ戎服せるなれば、軍中にして戎服することは、云ふに及ばぬことなり。揚升庵が說は固より取るに足らぬことなり。すべて升庵が古書の說を申せしには。杜撰疎鹵のことのみ多し。物氏の物破りの見識を以て

泰誓有二戎レ商必克之文一。是戎訓レ兵爲レ是。康誥之殪。傳者以レ音誤耳。この物氏の解も、大に拘りたるとにて、牽強なり。畢竟衣殷の解を得ず。且たゞ朱氏に異ならんとを欲するの一念に惱されて、此の如き杜撰の說を生せり。たとひ朱注のごとく一戎衣と讀とても、武王の自ら甲冑を着るの義ならんや。一戎衣有二天下一とは、一び兵を起して紂を亡して天下をたもつと云ふことにて、戎衣は武王より以下すべての軍兵にかけて云ふ詞にて、武王一人にかゝることにはあらず。物氏は文章を知るを以て自負せし人なるに、加樣の不解事の文辭の見やうは、いかなるとにや。天子不レ着レ鎧の說賈疏に依るといへども、この說もと賈公彥が何休も云ぬ後世の公羊家の埒もなき說を取り用ひたるに、それを證据に引と、これ亦物氏には似合ぬとなり。按ずるに周禮司馬の屬に司甲あり。下大夫二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とあり。司甲の職闕と云へども、この下大夫二人等の文に依るに、天子の甲冑を司る官人なると明かなり。もし天子の甲を司る人にあらずんば、下大夫を使むるには及ぶましきとなり。司弓矢の職も、下大夫二人云云とありて、天子の弓を司るを以て見れば、司甲も天子の甲を司ると明かなり。又考工記の函人の條を見るに、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とあり。この三甲など決して人臣の甲にあらず。天子の甲なると知べし。夫れ介者の拜せざるとは、曲禮（曲禮上、介者不レ拜、爲二其拜而蓌レ拜、）少儀（少儀曰、武車不レ式、介者不レ拜、）等の禮の文にもありて、確なるとなれば、卻兌が軍中にて再拜稽首せしこと、介冑せぬ故とは見ゆれども、時宜によりては、軍中と云へども、偶介冑せぬともあらんに、それを以て將軍は介冑せぬ者と思ふは、一を以て百を廢

書武成云。一戎衣。謂下一着二戎衣一而滅上レ殷。此云レ一者。以下經武王繼二大王王季文王三人之業一。一用滅上レ殷。對二三人之業一爲レ一耳。由二三人之業一。故一身滅レ之。鄭必以レ衣爲レ殷者。以下十一年觀二兵于孟津一。十三年滅レ紂。是再着二戎服一。不上レ得レ稱二一戎衣一。故以レ衣爲レ殷。故注云。齊人言二殷聲一如レ衣。この孔穎達が說は甚拘はりたることにて、鄭玄が本意をも取り失へり。鄭玄が衣を殷となして讀るは殷と衣と古音の通用せることを知り、且つ齊國の音の證据もあり、又殷となしてよめは、文義に於ても甚穏なる故のことなり。その實は尙書の康誥の殪二戎殷一の文の徴とするもあれば、衣を殷と見たるなり。壹の字は孟子梁惠王下の武王亦一怒。而安二天下之民一。とある一の字と同くて、孟子の言も即ちこの一戎衣のことを云へるなり。但文辭の書き方のちがひたるまでなり。この武王の一怒をも、紂を伐つ時ばかり怒りて、武王一生の内に外に怒りしとはなしと云て可ならんや。注疏家の拘泥して文辭に暗きこと、毎毎此の如し。物氏の中庸解に、壹戎衣。武成文。戎衣。朱注。甲胄之屬。言下一着二戎衣一以伐上レ紂也。其說極通。朱氏の說も、武成の孔傳及び陸氏釋文に依れり、然れども古義に合ぬことなれば、强說なるに、何を以て極て通ずと云ふや、蓋し物氏幼にして句讀を受し比より、目なれ耳なれ、先入のもの主となりて、かく思へるものなり、然古注。戎兵也。衣殷通。齊方言也。言二以レ兵伐一レ殷。是必古義也。呂氏春秋僻書にあらず、物氏何そこれを見ざるや、呂氏の說下に見ゆ、意者古天子出征。必不レ着レ鎧。故古來相傳爲二此解一。これ臆說の至りなり、衣を殷となすは、古音の通ずるか故なり、天子の鎧を着ると着ざるとによりて此解をなすにはあらず、說下に詳にす、大祝職九拜。賈公彦疏曰。按成二年。案之戰。獲二齊侯一。晋郤至至まさに克に作るべし、投レ戟逡巡。再拜稽首。軍中得レ拜者。公羊之義。將軍不レ介胄一。故得レ有二拜法一。則將軍猶不二介胄一。況天子乎。不レ爾。一著二戎衣一。極爲二穩協一。而故讀レ衣爲レ殷乎。楊升庵讀レ壹爲レ殪。訓レ戎爲レ大。本二諸康誥一。然

求めずして文辭に求め、その磊落の大材を騁て、古來の諸儒固結の關を破り、先王禮樂の宮墻を窺ひ見しは、その功偉なりと云へども、禮樂の宅を捨てゝ都ざる故、その善美を盡し得ず。更に輕諜の性を縱して、經營の道廣く、岐路に迷復せし間に、歲吾と與ならずなれり。夫れ一人の身を以て百家の美を兼ねるは、聖人と云へども能はざることなり。然るに物氏區區の一身を以てこれを兼んとせしは、古の學の道を知らざるに非ずや。宜なるかな、その學問雜汙にして、見識も亦統一せさることや。徒にその博辨强辭を馳て、淺學の徒を喑噁叱咤し、五六十年來の天下の人をして哅哅たらしめ、客氣世界となせしは、是誰が過ぞや。今の世の學者を觀るに、滔滔として皆三氏の徒役にして、鄙なるものは陳嬰となり、惰なるものは四皓となり、陋なるものは尉佗となり、然らざれば夜郎自ら大なりとする の類にて、直ちに洙泗に泝りて、先王孔子の宮牆を縱觀するものなし。あに時の未だ至らざるか、吾れ竊に日にその雲氣の龍虎五采の文をなすものゝ出るを望むのみと、先生言へり。

一戎レ衣

中庸に、子曰。無レ憂者。其唯文王乎。以二王季一爲レ父。以二武王一爲レ子。父作レ之。子述レ之。武王纘二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一。壹戎レ衣有二天下一。鄭玄曰。戎兵也。衣讀如レ殷。聲之誤也。齊人言二殷聲一如レ衣。虞夏商周氏者多矣。今姓有二衣者一。殷之胄與。壹戎レ殷者。壹用レ兵伐レ殷也。陸德明釋文曰。壹戎衣依レ注衣作レ殷。尚書依レ字讀。（尚書もやはり殷となして讀べし、義あに二つあらんや、）謂下一着二戎衣一而天下大定上。孔穎達正義曰。案尚

盛かに引立てゝ、その是に似て非なる强說を飾りたるゆゑ、讀ものそれに惑ふて、唯その語の出處などを質訪して、僅にその義をすますを幸にするゆゑ、その是非善惡を考るに暇なく、その富有の文辭の材に驚くのみにて、大概に書のよめる人も、駸駸としてその窠窟に陷り、五十年來その非を悟る人なきなり。伊藤氏の書は、文辭も平和にして、道理は固より淺易を主としたるものなれば、その是非可不可、初學の者といへども見やすきなり。然れどもかの伊藤氏なるもの、古書に熟せずして古義を作りたるとなれば、古聖人の道はもとより解し得べきやうなければ、其非は論ずるに足らぬなり。故に先生かつて論ずらく、三氏の聖門に於る、その功なきにあらずといへども、その過もまた少からず。盖朱氏は秦皇に似たり。伊藤氏は陳涉吳廣に似たり。物氏は項籍に似たり。秦皇周末數百年六國縱横の亂を平げ、天下を一統したるは、その功もまた大なりと云へども、詩書を燔き儒を坑にして、先王の道を滅したる罪は、その過功を掩ふに足らず。朱氏漢唐諸儒の鄙陋の見を一洗して、聖教をして氣を生ぜしめたるは、その功なきにあらざれども、老佛の理を以て聖人の道を亂り、五百年來の人をして爾を夫子に疑はしめたるは、殆んど燔書の災にも近ければ、その過功よりもまた大なり。伊藤氏はじめて宋學の陽儒陰佛なるを悟り、復古の學の首唱となりしは、其功大なりといへども、他の古書を蔑棄して、論語孟子のみを以て洙泗の道を說きて、自沈沈たるものと以爲し過は免るべからず。物氏出てゝその偏見を破り、先王孔子の道の大なる所は全く禮樂にあるとを知り、漢秦以上の書は、諸子雜家といへども、古義の存することを悟り、先王孔子の道を理に

かなり、何をさして格物致知と云ふことを知らずして、明德等の解を禪佛の義を以て說れしゆゑ、聖人の道の第一とする五倫をば、儒學の緒餘糟粕と見られしゆゑ、別にかくの如きの古の學問になき名目を創立せしなり。夫れ格物致知など云へる復名の箇條は、聖人の敎の道にはなきことなり。みな佛家の頓悟漸修眞如無明など云へる名目を效て立たるものなり。聖人の敎の箇條は、孝弟忠信智仁勇などゝて、みな單名なり。此等のことばかりにても、宋儒の學は聖人の道とは各別なるものにして、彼の仁義禮智等の名は、儒道の文字を借りて、其義は老佛の道理を占取りて、佛にもあらず儒にもあらず、一種の後世の道なることは知れたるに、久く人心に染み世の習俗となりたることは變じがたきものなるにや。此意味のことは、伊物の二氏餘力をのこさず論駁せられしことなれども、世の學者なを程朱程朱と云ひて、その道を尊信して、宋學を聖人の道と思へること、是非もなきことなり。かくの如くに世の習俗となりたること、移し易にくきものなるに就て、伊物の二氏の學の聖人の道の本意に協ぬこと多きも、世の人知り得ぬことを想ひやりて、三氏の書を看るの規矩を論して、便に又初學に示すなり。朱氏の書は、文辭の上はやすらかにして、艱澁なることはなけれども、老佛の空理を巧に牽强して、義を奧ふかく飾りて說たるゆゑ、學者それに惑ふて、その非を見がたきなり。然れどもその源委を極め見れば、もと强なることを引つけて、空理にて飾り立たることなれば、千言萬語一の如くにて、識者の目より見れば、やくたいもなきことなり。物氏の書は、左樣に道理を深く說くことは、固よりなきことなれども、古經傳の注解なくては、鴻儒と云へども卒然として領解しがたきことを、長長と

を議論して、その人を待てこれを傳るが爲に、私に損益するともあるべけれども、公然として私ならぬ禮を家にして、家禮などゝ名けて世に傳ると、忌憚なきの甚しきたり。司馬光はこの意を知られしと見へて、書議と名けられたり。又小學の書も題號あやまれり。大人の學小子の學と見て、大學に對して小學の書を作られしは、古になきことを杜撰せしとなれば、固より非なり。このとは先儒の駁せしとなれば、今こゝに贅せず。但朱氏のいはゆる小學と云ふは、古の大學なることを論して、初學に示すなり。夫れ堯の百姓を平章し、萬邦を協和せしも、九族を親むより與り、舜の契を司徒となし、敎を天下に敷しめしも、五品を遜へしより外に道はなし。三王周公孔子の道に種種の名目はあれども、みな五倫をよく叙でんが爲なり。故に六經諸書限もなき載籍はあれども、五倫を正くする外に道も敎もなきなり。然れば學問の大なるもの、五倫を治るの道を知るにしくはなし。故に孟子、(滕文公上)設ニ爲庠序學校一以敎レ之。皆所ミ以明ニ人倫一也。人倫明ニ於上一。小民親ニ於下一。と云へり、人倫とは即ち五倫のことなり。然るに小學の書に五倫の敎のことのみを載て、他のことを載せざれば、是古の大學を以て小學とするものなり。司徒の官を小學師とするものなり。夫れ司徒の官は、古今共に六卿三公の官にして、至て重き職なり。それゆゑ至て重き五倫を正すの職を掌らしめしものなり。然るに朱氏これを小學に屬して、別に三綱領八條目など云へる、先王孔子の道になき杜撰の名目を立てゝ、古の大學の道などゝすること、畢竟は明德至善は(明德は昏德の反なり、物氏これを知らずして君德となし、玄德に對して顯德などゝ云へるを、妄說なり、)何をさして明德至善と云ひ、格物致知は(物は數目を云ふ、即ち箇條のことなり、もと牛馬の毛色を分つより出たる詞なり、これ亦物氏の說は憒憒たることなり、此等のこと、みな大學古義及び大學解壓挨に詳

しにや。殊に易道は誠を主として、繫辭の上下篇などの論は、始終ともに誠の意を離るゝことなく、愼獨のことを云へり。獨寂然不動の章のみならず。若し物氏をしてこの意を知らしめば、繫辭傳をも亦老氏と爭ふの書とせんか。妄といはざるべけんや。さて朱氏この近思の二字を裁取して、近思錄の書を編れし本意は、即ち朱氏大學章句の自序に、異端虛無寂滅之敎。其高過ニ於大學一而無レ實。と云へる意を以て名づけられしなり。それゆゑ此章の近思の注にも、心の外馳せぬことを云ひ、又近思とは以レ類而推すなどゝ云ふ、雲を掬むやうなる空なる注をせり。上に云へる如く、近思とは恕の道を語るなるに、其說を得ずして、近思はたゞ高遠に馳せぬこととのみ心得て、近思錄と命けられしは、大なる乖謬に非ずや。書の題號よりして誤れば、書中に載する所の謬誤も想像せらるゝなり。朱氏はすべて加樣のことには心得そこなひ多き人なり。家禮の書なども、家禮と名づけしは僭踰の至りなり。せめて家儀とか、又は家訓、家範などゝ名づくべきことなり。禮は聖王の制する所にて、私に議することはならぬものなり。中庸に、非ニ天子一不レ議レ禮と云ひて、孔子の聖といへども、その位なくては禮を損益することはならぬなり。古の禮は、手もなく後世の律令、今の世の公家の法なり。是を損益し批議するは、時の王者か、又は革命の君より外はならぬことなり。左もなくて是を批議して世に行ふは、背叛の者にひとしくして、大罪人と云ふべし。然れども後世に至りては、聖王の禮を損益し玉ふ事もなく、古禮樂の道の權も、却て無位無官の學者にありて、上たる人の與らぬこととなれば、學者たるものこれを議せざれば、先王孔子の道も地に墜れば、已ことを得ずして門人等とこれ

と同じ意なり。又呂氏春秋の本味の篇に、道者。止ㇾ彼在ㇾ己。己成而天子成。とあるは、即ち合ニ外內一之道也。とあると同じ意なり。又曰。審ㇾ近。所ニ以知一ㇾ遠也。成ㇾ己。所ニ以成一ㇾ人也。聖王之道要矣。豈越越多業哉。とある、審近云云は、中庸の君子之道。辟如ニ行ㇾ遠必自一ㇾ邇。辟如ニ登ㇾ高必自一ㇾ卑とあると同意にて、共に恕の道を語るなり。成ㇾ己云云は、仁者人也。及び誠者。非ニ自成ㇾ己而已一也。云云の。意なり。聖王之道要矣。云云は。愼獨のヿにて、誠を語るなり。前にも云へる如く、愼獨は後に誠を言ふの步語にて、誠は即ち愼獨を主とす。この義すまざれば、大學中庸は決してすまず。大學中庸すまざれば、禮樂の本義はすまぬなり。物氏の學庸解を見るに、このヿ一向に噂なければ、その書のたはいもなきヿ推して知るべし。（凡そ物氏の大學中庸を埓もなく見そこなひたるヿは、先生の學庸解廢疾に備れば、請て見るべし、）七十子の後禮樂を精く論ぜし人は、荀子にしくはなし。これ亦誠を以て禮樂の質とせり。物氏は荀子左袒の人にて、その見識も荀子より出たる程のヿにて、荀子の書に數遍見られしヿならんに、かくの如きの荀子の書の第一義のヿに心づかれぬを見れば、みな客解なるヿ思ひやらるゝなり。總て古の賢聖君子の道德功業を成す所以は、皆誠を以て本とせり。故に六經より諸子百家に至るまで、その立言の旨趣は異なりと云へども、誠をはなれて德業を進修するの論はなきなり。書の咸有一德の篇、上係辭。寂然不ㇾ動。感而遂通ニ天下之故一。管子、（內業）思ㇾ之思ㇾ之。又重思ㇾ之。思ㇾ之而不ㇾ通。鬼神將ㇾ通ㇾ之。非ニ鬼神之力一也。精氣之極也。呂覽博志の編にも、精而熟ㇾ之。鬼將ㇾ告ㇾ之。非ニ鬼告一ㇾ之也。精而熟ㇾ之也。とあるなど、皆至誠感ㇾ神（尙書の大禹謨）の意にて、誠の義を説きたるに、物氏は何と解せられ

順ㇾ事恕施也。の施の字にて、凡そ施と云ひ思と云ふ、みな恕の字に附たる文字にて、古言の法を見つべし。中庸の忠恕違ㇾ道不ㇾ遠。大雅抑の詩の取ㇾ譬不ㇾ遠。昊天不ㇾ忒。など丶ある不遠は、即ち近の義なり。又大學に、所ㇾ謂齊二其家一在ㇾ修二其身一者。人之三其所二親愛一而辟焉。之三其所二賤惡一而辟焉。之三其所二畏敬一而辟焉。之三其所二哀矜一而辟焉。之三其所二敖惰一辟焉。故好而知二其惡一。惡而知二其美一者。天下鮮矣。故諺有ㇾ之。曰人莫ㇾ知二其子之惡一。莫ㇾ知二其苗之碩一。此謂下身不ㇾ修。不ㇾ可三以齊二其家一。（辟は譬と古字通用にて、この譬の字は、即ち能近取ㇾ譬の譬にて、大學のこの文にて、近譬の義も明かに分るゝなり、左もなければ、近譬近思の近の字も、漫として解し得られぬなり、）上に引ける絜矩の段と、この章とを合して、恕の字の義至れり盡せり。然るに古今の諸儒みなこれを知らずして、別に恕の字の義の解を作る。埒もなきとなり。余は近思の解は雍也の篇の近譬に取り、近譬の解はこの大學の文に取りて、互に相發揮融通して、別に恕の字の義解を作らず。恕の字に限らず、余が經義の方法、みなこの例なり。孟子（梁惠王上）の老二吾老一。以及二人之老一。幼二吾幼一。以及二人之幼一。天下可ㇾ運二於掌一。詩曰。刑二于寡妻一。至二于兄弟一。以御二于家邦一。言擧二斯心一加二諸彼一而已。云云の節。及び前後の段の百鈞一羽挾二泰山一折ㇾ枝權度の喩、（この權度の喩は、大學の絜矩と同義なり、説別に書す、）みな近譬近思のことにて、仁恕の實を論じて、仁恕の善解と云ふべし。即はち孝弟也者。其爲二仁之本一與。是亦爲ㇾ政等と同じ義なり。又た便に云ひ及ぼして、初學に示すなり。仁者己欲ㇾ立而立ㇾ人。己欲ㇾ達而達ㇾ人の二句も、古來より漫然たる注のみなり。この二句は、即はち中庸に、仁者人也。親ㇾ親爲ㇾ大。と云ひ、誠者。非二自成ㇾ己而已一也。所二以成ㇾ物也。成ㇾ己。仁也。成ㇾ物知也。性之德也。合二外内一之道也。と云へる

學に附會せんとして、詩にも非る左氏の文を、章を斷て義を取たるゆゑ、左氏の本義とも大に相違せり。疎鹵甚しきと云ふべし。又文十八年に、李文子が宣公に對へし詞に、先君周公制ニ周禮一曰。則以觀レ德。德以處レ事。事以度レ功。功以食レ民。又國語の晉語四には、公問ニ元帥於趙衰一。對曰。郤縠可。行年五十矣。守レ學彌惇。夫先王之法。志ニ德義一之府也。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惇篤者不レ忘ニ百姓一。請使ニ郤縠一。公從レ之とありて、左氏と同事を記して、文は異なれども意は全く同きなり。左氏には、公謀ニ元帥ヲ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ニ其言一矣。說ニ禮樂一而敦ニ詩書一。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レ言。明試以レ功。車服以レ庸。君其試レ之。乃使ニ郤縠將ニ中軍一とあるを參考して、物氏の誤を知るべし。近思近譬の解は、大學の恕を論じたる則に委くあれども、古今の人氣が付ぬなり。大學曰。所レ謂平ニ天下一。在レ治ニ其國一者。上老レ老而民興レ孝。上長レ長。而民興レ弟。上恤レ孤而民不レ倍。是以君子有ニ絜矩之道一也。所レ惡ニ於上一。毋ニ以使ヲ下。所レ惡ニ於下一毋ニ以事ヲ上。所レ惡ニ於前一。毋ニ以先ヲ後。所レ惡ニ於後一。毋ニ以從ヲ前。所レ惡ニ於右一。毋ニ以交ヲ左。所レ惡ニ於左一。毋ヲ以交ニ於右一。此之謂ニ絜矩之道一。この上下前後左右は、みな近き字の意を說きたるものなり、古今の大學を注する諸儒、この上下前後左右の六字は近思近譬のことにて、恕の修方を說きたることを知らぬ故、この六字をばみな漫解をなせしなり、甚しくしては物氏の如きは深衣のこととせり、あまり妄なることにあらずや、これ即ち衞靈公の篇に夫子恕を說き玉ひて、己所レ不レ欲。勿レ施ニ於人一。と云ひ、中庸に忠恕違レ道不レ遠。施ニ諸己一而不レ願。亦勿レ施ニ於人一。と云へると同意にて、己所レ不レ欲とは、即ち所レ惡ニ於上一云云の意なり。施の字は襄二十三年の左傳に、仲尼曰。知之難也。有ニ臧武仲之知一。而不レ容ニ於魯國一。抑有レ由也。作不レ順。而施不レ恕也。夏書曰。念レ茲在レ茲。

るに、古今の論語を注するもの、聖人の道の大體を知らざるゆゑ、臆說强解して後學を迷はしむるなり。夫れ仁恕は論語一部の主腦にして、孔子の道これを以て諸德諸道を貫いて、仁より尙なるはなし。孔子の道を學ぶ人、これを第一に知るべきことなるに、古今の注家たゞ文字に就てのみ義を求るゆゑ、この章に限らず、仁恕と明かに文字を出さずして、仁恕の義を仰られたる所をば、みな讀みあやまれり。殊に仁の字の解は、何晏朱熹は固よりのこと、伊藤氏物氏みな誤れり。（先生の仁字解に備さなれば、此に具せず、）その誤れる所以は、聖人の道の大體を知らず、一字一章に就て義を求て、廣く古書を熟讀せざるが故なり。この近思の近は、雍也の篇の、夫仁者己欲レ立而立レ人。己欲レ達而達レ人。能近取レ譬。可レ謂ニ仁之方一也已。とある、近譬の近と同じことにて、恕のことを云へるなり。孟子盡心上の篇に。强恕而行。求レ仁莫レ近レ焉。とある、即ち此と互に相發するなり。又說苑の貴德の篇に、仁者必恕。然後行と云ひ、左傳の隱三年に、明恕而行。要レ之以レ禮。又十一年に、恕而行レ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襄二十四年に、子產曰。恕思以明レ德。則令名載而行レ之。是以遠至邇安。などゝある、みな先王の法言にて、仁恕の確注と云ふべし。顏淵の仁を問ひしに、夫子克己復禮を以て答られしも、此意にてすむことなり。物氏左傳（僖二十七年）の禮樂。德之則也。詩書。義之府也。と云るを處處に引用せらるれども。實は此二句の本意をば知られず、みな客解にてありしと見へて、當らぬことに引れしこと多きなり。その上左傳には、右の二句の下に、德義。利之本也。と承てあり。これ正德利用厚生の事にて、即大學の以レ義爲レ利と同義なるを、德義。利之本也。の上の二句を結びたる大切の文を落し、己れが家

こ亦喪與ニ其易一寧めの意なり、無聲之樂。歡也、不レ言而信。不レ動而威。不レ施而仁。これ中庸の不レ動而敬、不レ言而信、不レ賞而民勸、不レ怒而民威ニ於鈇鉞一、と云ふと同じとにて、禮樂の至りは誠の一つにあるとを云ふものなり、夫鐘之音。怒而擊レ之則武。憂而擊レ之則悲。其志變者。聲亦隨レ之。故志誠感レ之。通ニ於金石一。而況人乎。以上の諸文、みな七十子の徒の夫子に聞る所を以て夫子の本意を述たるものなり。この外孔子以後の古書中に此意を言へると、勝て計へがたき程あれども、古今の諸儒心を専らにして古書をよみ得ざるゆゑ、その義を得ず。臆見强解のみにて、生涯百年を書籍中に置、一人の身にして數十百卷の書を著せし人も、何の限りかあらん。然れどもたゞ其學問の博大なるに任せて、種種の空言を攄るのみにて、根本の主意立ざれば、畢竟する所無用の辨を事とすと云ものにて、聖人の道に補ひなきのみならず、却て聖人の道を害するなり。嗚呼夫子沒後二千年餘の今日に至るまで、和漢の鴻儒碩學數十百人に下らず。聖人の道は何を主とし何を本とすと云ふとを一人も知る者なきと、怪むべきとに非ずや。

夫れ今の世の典謨訓誥六經左氏司馬等の經國の大業にも非る俳優の言に近き文字を玩べる文人詩客國歌師連歌師俳句師の徒の空言を事とするは、その空言中に一種の風流雅旨ありて、太平を謳歌するの一具にもなり、且つ又彫蟲篆刻の一小技のとなれば、論ずるに足らず。苟も聖人の道を學ぶ者にして、空言空事をなし、一生を過すと、朽おしきとに非ずや。

近思錄

子張の篇に、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ニ其中一矣。この近思の二字は恕のとを云ふな

には、三王の德の天地に參する所以を云へり。即ち中庸の書と、その論同きなり。殊に無聲の樂等を以て禮樂の原とするは。中庸の無聲無臭と同意にて、互に相發明するものなり。老子及び墨子の道も、全くこの三無の意を主張して、甚くなりたるものなり。後の學者この意を知らざるゆゑ、千載の下今に至るまで、老子の書を讀得ものなきなり。後世の老子を注し老子を論ずる人は、實に風を捕へ影を逐ふと云べし。この事は先生の老子類説に詳かなれば、此に畧す、又家語の王言解に、曾子曰。敢問。何謂二三至一。孔子曰。至禮不レ讓而天下治。至賞不レ費。而天下士悅。至樂無レ聲。而天下民和。明王篤行二三至一。故天下之君。可二得而知一。天下之士可二得而臣一。天下之民。可二得而用一。曾子曰。敢問。此義何謂也。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二天下良士之名一。既知二其名一。又知二其實一。又知二其數。及其所在一焉。然後因二天下之爵一以尊レ之。此之謂二至禮不レ讓而天下治一。因二天下之祿一。以富二天下之士一。此之謂二至賞不レ費而天下之士悅一。如レ此。則天下之名譽興焉。此之謂二至樂無レ聲而天下之民和一。故曰。所レ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二天下之至親者一也。所レ謂天下之至明者。能擧二天下之至賢者一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二以征一。是故仁者莫レ大二乎愛一レ人。智者莫レ大二乎知一レ賢。政者莫レ大二於官一レ能。有土之君。修二此三者一。則四海之內。供レ命而已矣。これ禮樂の根由を論して、中庸大學の旨と全く同じ。後儒大學の止二於至善一には處を斥すことを知らざる故、古今の人大學をばみな解し得ぬなり、これらのことは、先生の大學古義及び大學解廢疾に備れば、此に贅せず、先論語に、夫子の仁を主とし仰せらるゝの主意、又易の說卦傳及び七十子の徒及び孟子荀子の仁義と並べ稱するの義も、此旨なりと知べし。物氏の仁義を連稱せるを以て孟子の創言のやうに云はるゝは、道を知らざる過ちなり、この事は先生の聖學弟子問につぶさなれば、請て見るべし、又六本の篇に、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哀也。

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下爲必鋪二几筵一。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中之禮上乎。爾以下爲必行二綴兆一。興二羽籥一。作二鐘鼓一。然後謂中之樂上乎。言而履レ之。禮也。行而樂レ之樂也。易の係辭傳、孟子の梁惠王上下篇、みな此旨を述たるものなり、此旨を知らざれば、係辭及び孟子の本旨はすゝめぬなり、物氏など此旨を知らざる故、孟子をば盡く誤會せり、君子力二此二者一。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孔子間居に、

孔子間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曰。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レ謂二民之父母一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達二於禮樂之原一。以致二五至一而行二三無一。以横二於天下一。四方有レ敗。必先知レ之。此之謂二民之父母一矣。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レ之矣。敢問。何謂二五至一。孔子曰。志之所レ至。詩亦至焉。詩之所レ至。禮亦至焉。禮之所レ至。樂亦至焉。樂之所レ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レ目而視レ之。不レ可二得而見一也。傾レ耳而聽レ之。不レ可二得而聞一也。これ即ち聲もなく臭もなきの義なり、志氣塞二乎天地一。此之謂二五至一。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レ之矣。敢問。何謂二三無一。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二三無一。子夏曰。三無既得二略而聞一レ之矣。敢問。何詩近レ之。孔子曰。夙夜其レ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レ可レ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レ喪。匍匐救レ之。無服之喪也。これ即ち喪與二其易一也寧戚めと同じ意なり、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二於此而已一乎。孔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之服レ之也。猶有二五起一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レ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内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二及四國一。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二萬邦一。無聲之樂日聞二四方一。これ中庸の闇然而日章の義なり、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二及四海一。無服之喪。施二于孫子一。云云。この下

をのみ事として、實德を務めず、虛文を飾るを嘆しく思召て、改作の心あれども、位を得ぬゆゑ、禮樂を議し、度文を考制して、大に行事に施すことを得ず。僅に是亦爲レ政を歎ずるなり。古今の學者この旨を知らざるによりて、中庸を注すと云へども、章章句句みな解し誤れるものは、譬へば盲瞽の名跡談をする如し。一として實に見認たることなきが故なり。この一節は洙泗の道の極旨にて、この一節すまざれば、中庸の一篇は固よりのことにて、論語等の孔氏の書の本旨もすめず。孔氏の書の本旨すめねば、聖人の道を知り得ることもならねば、禮樂は何をか主とす、仁智の實は何を大なりとし何を本とすと云ふことも知れぬなり。孟子荀子など、立言は異なることあれども、みな此旨を明せるなり。此旨を知らざるゆゑ、古今の人孟荀の書を解し得ぬなり。七十子の徒も、固よりみな此旨を傳へたることなれば、經傳中に所所見るゝなり。今この章と互に相發して親切なる徵文を擧示して、世の學者に觀せしむ。讀むもの心を留て玩味すべし。樂記に曰く、樂之隆。非レ極レ音也。食饗之禮。非レ致レ味也。淸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レ遺レ音者矣。大饗之禮。尙ニ玄酒一而俎ニ腥魚一。大羹不レ和有レ遺レ味者矣。云云。又曰樂者。非レ謂ニ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一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レ之。鋪ニ筵席一。陳ニ尊俎一。列ニ籩豆一。以ニ升降一爲レ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レ之。樂師辨ニ乎聲詩一。故北面而弦。宗祝辨ニ乎宗廟之禮一。故後レ尸。商祝辨ニ乎喪禮一。故後ニ主人一。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レ上有レ下。有レ先有レ後。然後可下以有上制ニ於天下一也。

（この章、鄙倍の篇と幷せ考ふべし、）仲尼燕居に、子張問レ政。子曰。師乎前。吾語レ女乎。君子明ニ於禮樂一。擧而錯レ之而已。

山子垂統前編中

門人 奥邸 越通明公遠
紀邸 長萬年伯盈 筆錄

無レ聲無レ臭

禮記の中庸の篇に、子曰。聲色之於二以化一レ民。末也。詩曰德輶如レ毛。毛猶有レ倫。上天之載。無レ聲無レ臭。至矣。これ禮樂不言の德至誠感通の化の至りを言て初章の天地位焉。及び愼レ獨等の事を結ぶなり。上に所レ謂君子不レ動而敬。不レ言而信。不レ賞而民勸。不レ怒而民威二於鈇鉞一。又祭義に、君子曰。禮樂。不レ可二斯須去一レ身。（これ中庸の初章に、道也者、不レ可二須臾離一也、云云、と同し義にて、道は即ち禮樂を指すなり、）致レ樂以治レ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これ即ち中庸の、至誠無レ息、不レ息則久、久則徵、云云、と同し義なり、）天則不レ言而信。神則不レ怒而威。云云。とあると同し意にて、共に禮樂不言の妙化を稱する詞なり。無レ聲無レ臭とは、鐘鼓絃歌を假らぬ無聲の樂のことを云ふなり。故に聲色之於二以化一レ民末也と云ふ即ち論語陽貨の篇の、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と云ひ、又同篇に、子曰。予欲レ無レ言。子貢曰。子如不レ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こ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と同意の語にて、共に禮樂の極化を云ふなり、）天何言哉又禮記の仲尼燕居の篇に、子曰。古之君子。不二必親相與言一也。以二禮樂一相示而已と云ふと同意にて、みな夫子周末の禮樂の本を失ひて末に趨き、唯鐘鼓威儀

るも、禮を履み行ふことなりと知るべし。漢代の諸注家の禮を履なりと解するも、以上の諸文によりてのことなり。詩の鄭風東方之日に、履我即兮とあるを、毛傳に履禮也と云ひ、商頌長發の詩に、率履不レ越とあるをも、亦履禮也と注せり。漢書の公孫弘が傳にも、禮者。所レ履也。知者。術之原也とあり。此の外禮を履とすること、古書中に多きことなるに、古今の論語を注する者、みな孔安國が復は反なりの注に從て、履の字となして讀むに心付ぬは、その字にのみ就て義を生て、廣く古書に融通せぬの過ちなり。復を反と注しては、つまる所きこへぬ說書なれども、古來よりの學者これに怪の付ぬも、亦奇なることなり。

滕光曰、余先生の說を聞てより、古書をよむ毎に、心を留てその義を求めしに、漢書の王莽が傳に於てその證を得たり。張竦と云もの、陳崇が爲に王莽が功德を稱せる文の中に、折レ節行レ仁。克レ心履レ禮。とあり。これを先生に語りければ、先生大に悅んで曰く、漢の代は古に近きゆゑ、かくの如き遺文も多く傳りて、張竦も取り用ひたり。この二句ばかりにても、古來注者の强解を破るに足れりとて、遂に余をして卷尾に書せしむ。先生又言らく、克心は即ち仲虺之誥の以レ禮制レ心の義なりと。

山子垂統前編上　終

り。天地を位せしめ萬物を育するを禮樂の德とすることは、但中庸ばかりに非ず。樂記樂書その外禮記及び古書中に禮樂を云ひし所にはみな爾なり。外の道德を論ずるに、天地鬼神及び喜怒哀樂等性情のことを言ふことは、聖人の書にはなきことなり。故に左樣の文字ある所にて心を留て玩味せば、古聖人の道も自ら明かになるべきことなり。尙書の仲虺之誥に、惟天生レ民有レ欲。無レ主乃亂。惟聰明時乂。とあるなども、民の欲を乂るには、禮を以て制することにて、聰明の主とても、外に術はなきこと知るべし。古今の學者中庸の書をば別して心得そこなひて解し得ぬは、禮樂の實德を知らぬ故なり。余つねに物氏の經學も、朱氏伊藤氏と五十步百步の間の差なりと云ふは、聖人の道を知らぬに至りては、共に同じことなればなり。さて又復の字を履となして讀こと、其證多きことなり。易の履卦の上象傳に、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二上下一。定二民志一。又序卦傳に、物畜然後有レ禮。故受レ之以レ履。とあるは、即ち倉廩實。知二禮節一の意なり。辨二上下一定二民志一と云も禮の事にて、外の事にては上下を辨へ民志を定ることはならぬなり。下象傳の雷在二天上一大壯。君子以非禮不レ履、とあるなどは、この顏淵問レ仁の章と互に相發明すと云ふべし。又仲尼燕居に、言而履レ之。禮也。行而樂レ之。樂也。君子力二此二者一。以南面而立。祭義に、禮者履レ此者也。又下係辭に履。德之基也。又履。和而至。又履以和レ行。謙以制レ禮。荀子の大畧の篇に、禮者。人之所レ履也。失レ所レ履。則顚蹶陷溺。所レ失微。而其爲レ亂大者禮也などゝあるにて、復の字の履の字たること明かなり。（何ゆゑ禮には履と云ふぞと思ふに、道は道路なり、道路は人の履み行くものなればなり、道を行ふは、即ち道を行くと云ふことなり）說苑の政理の編に、宓子賤曰。始誦二之文一。今履而行レ之。（この語また家語の子路初見の篇にもあり、）とあ

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禮記の樂記に、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强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云云。又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この道は禮樂を指すなり。又禮運に曰く、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云云。又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すべて古書中に禮樂を論ずるには、必す天地を言ふは、天地は禮樂の出るところの本原なるが故なり。天地よりして性情に言ひ及すものは、天の人を生ずるに喜怒哀樂の情は、聖人より凡人に至るまで皆同くあることにて、養はねばならぬなり。それを養ふには、禮樂を以て養ひ節するなり。喜怒哀樂さへ節に中れば、人の身に過むべきことは鮮きなり。その喜怒哀樂の節に中るやうにするには、人欲を節するより外はなし。人欲を節するには、禮樂より外はなきなり。禮樂の德は大なることにて、獨り人欲を節するのみにあらす、天地陰陽鬼神の道を節するも皆禮樂なり。故に中庸に禮樂の極功を稱して、天地位焉、萬物育焉。と云へり。此の如き功は、外の德にては決してならぬとな

物氏の下の由己の己に拘り理窟を云ふは、古書よみには以合ぬことなり。たとひ克己を約身と見ても、己を己私と見ねば、約の字は何物を約すと云ふこと知れぬなり。故に己は己私とみねば、義を成さぬことなり。己私とは、手まへ便利のことを云ふなり。要するに克の字の解を得ざるより起れり。夫れ禮は本と欲を防くが爲に設けたる者なり。人の情、目は美色を視んことを欲し、耳は美聲を聽んことを欲し、鼻は美臭を聞んことを欲し、口は美味を食んことを欲し、形は美宮に居んことを欲し、名は美號を受んことを欲す。その情欲のまゝにすれば、淫辟邪侈至らざる所なし。故に聖人禮を制してその欲を節し、非禮の聲色臭味等をば視聽言動することなからしむ。故に克己の勝二己之私欲一と見ること、古道古訓に合して間然すべきことに非ず。但上にも云ふ如く、朱氏の欲を防ぐ修方は、その家學ありて、禮を以て欲を制することを知らざる故、字義をば得たれども、其意は聖人の道になきことなれば、取に足らぬなり。夫れ朱氏の四書の注は、一字不レ苟と云ふて、方方のあたりさはりを能く考へ、みな本き据る所ありて書きたること、この克己の解のみならず、物氏の如く心に思ふことを筆に任せて、前後齟齬するをも省みず、容易に書き散せしが如きにはあらず。朱氏の學を一生專門にして、名ある人などにても、朱氏用心の處は見出し得ぬことなるに、論語徵の中には、殊に便利次第に朱氏を非議せしゆゑ、毎毎集註を見そこなひしこと多きなり。（これ亦先生の膏肓に詳かなれは此に畧す）禮は第一に欲を防ぐ爲に設けしと云ふ徵文は、荀子禮論の首に、禮起二於何一也。曰人生而有レ欲。欲而不レ得。則不レ能レ無レ求。求而無二度量分界一。則不レ能レ不レ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二其亂一也。故制二禮義一以分レ之。以養二人之欲一。

に、克約を引て證とするとは、當らぬと知るべし、朱氏の克勝也。己謂ニ身之私欲一也。と注せるは、訓詁も義理も共に本く所ありて易べからざる說なり、然れども勝と云ひ、身之私欲と云ひ、共にその家學の理窟にて捌きしは、古道に背けば、固よりあしきなり。左傳の昭十二年に、楚靈王の右尹子革が諫を是と思ふて、揖而入。饋不レ食。寢不レ寐數日。不レ能ニ自克一。以及ニ於難一。仲尼曰。古也有レ志克レ己復レ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レ是。豈其辱ニ於乾谿一。杜注。克勝也。この事を家語正論解にも載て、不レ能ニ自克一を不レ能レ勝ニ其情一に作る。これにて克を勝とするの古訓なるを知るべし。又その處の克己復禮の王肅が注に、克勝。言能勝ニ己私情一。復ニ之於禮一。則爲レ仁也。又衞の孫文子吳の季札が譏りを聞て、終身琴瑟をだも聽ざりしを、孔子これを譽て曰く、季子能以レ義正レ人。文子能克レ己服レ義。可レ謂善改矣。又荀子大畧の篇に、義與レ利者。人之所ニ兩有一也。雖ニ堯舜一。不レ能レ去ニ民之欲一レ利。然而能使下其欲レ利不上レ克ニ其好一レ義也。雖ニ桀紂一。亦不レ能レ去ニ民之好一レ義。然而能使下其好レ義不上レ勝ニ其欲一レ利也。これ克と勝とを互文にして、其義利と云も、大學の義利と同じことにて、禮義の義なれば、字義共に克己の克と同じことなり、又昭十年の左傳に、子皮が子羽に云へる詞に、書曰。欲敗レ度縱敗レ禮。我之謂矣。夫子知ニ度與一レ禮矣。我實縱欲。而不レ能ニ自克一也。などゝある、皆克を以て欲をたえ忍ぶの義となせり。又己は身の私欲なりと云も、據あることなり。荀子彊國の編に、主相者。屛ニ己之私欲一。必以遵下夫公道通義之可ニ以相兼容一者上。又史記の刺客傳に、太子丹曰。丹不レ忍下以ニ己之私一而傷中長者之意上。又季布傳に。獨以ニ己之私怨一。求ニ一人一。又游俠傳に、朱家專趨ニ人之急一。甚ニ己之私一。漢書には之の字を去てゝ、甚ニ於己私一に作る、是れ己の字には私の義を含てあることを知るへし。

れども、訓詁などには、古來相傳の說とて、七十子の徒などより師資相承せることは、決してなきことなり。漢儒と云へども、やはり今の世に傳はる所の先秦の古書を讀て、その義を求め、傳注を作りしものなり。物氏やゝもすれば古來相傳古來相傳と云はるゝは、畢竟古注をよむの精しからざるの過ちなりと知るべし。（この事なども先生の論語徵膏肓に詳かなれば、こゝに贅せず、）太宰氏の古訓外傳に、克己之解。馬融爲レ長。史記平津侯傳後。載二太皇太后詔一曰。誠內自克約。而外從レ制。克之爲レ約。此其證也。これ大なる疎謬のことなり。この克約の克は、尅刻と同じことにて、尅約とは、きびしく艱苦をして、儉約をすることなり。この太皇太后の詔は、もと公孫弘が儉約を云へるなり。故に彼の文の下に承て、汲黯詰レ之と云へり。汲黯が公孫弘を惡むの甚しと云へども、あに約禮の人を詰るべけんや。その儉約の已甚しきを惡むと知るべし。說苑雜言の篇に、居不レ幽。則思不レ遠。身不レ約。則智不レ廣。里仁の篇に、子曰。不仁者。不レ可二以久處一レ約也。韓非子（難三篇）に、民士竭二力於家一。百官清二尅於上一。外儲說（左下）、西門約爲二鄴令一。淸尅潔慤。秋毫之端。無二私利一也。莊子刻意の篇に、刻レ意尙レ行。離レ世異レ俗。高論怨誹。爲二亢而已矣一。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レ淵者之所レ好也。史記貨殖傳に徐僮取慮。則淸刻矜二已諾一。世說豪爽の篇に、桓公讀二高士傳一。至二於陵仲子一。便擲去曰。誰能作二此溪刻自處一。これみな公孫弘が傳の克約と同じ義なり。然るに克約を克己の克の證に引くは非なり。且へ克約と二字連ねてあれば、克は自ら克、約は自ら約にて、義も亦同じからぬに、克を直ちに約と訓するも、强なることなり。（再び按ずるに、克約の克も克己の克も、字音共に同じければ、義も通ぜぬとはなけれども、用ひやうにて持まへの義とは少しづゝ轉ることなり、是は克の字に限らず、總ての文字同じことなり、その實は克尅刻古へ共に通用するなり、但克己を約身とせし

克ㇾ己復ㇾ禮

顏淵の篇に、顏淵問ㇾ仁。子曰。克ㇾ己復ㇾ禮爲ㇾ仁。復の字まさに讀て履となすべし、古字蓋し通ず、義つまびらかに下に見はる、一日克ㇾ己復ㇾ禮天下歸ㇾ仁焉。爲ㇾ仁由ㇾ己。而由ㇾ人乎哉。顏淵曰。請問ニ其目一。子曰。非禮勿ㇾ視。非禮勿ㇾ聽。非禮勿ㇾ言。非禮勿ㇾ動。顏淵曰。回雖ニ不敏一。請事ニ斯語一矣。この章も、古儒の注みな强說のみにて、取るに足らぬなり。その說は、克の字の解を得ず。及び復の字の履の義たることを知らざる故なり。克は克儀の克にて、克儀は克禮と同じことなり。對文なれば、儀と禮と、義もとより別なり。散文なれば、禮も儀も同じ義になるなり。故に左傳に克と名る人は、みな儀と字を命り。邾字克字儀父隱元年に見ゆ、王子克字子儀、桓十八年に見ゆ、鬭克字子儀、僖二十五年に見ゆ、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哀十七年に見ゆ、等これなり。克は仕にくきことをよくたえ忍びてすることにて、勝の字を平音によむと同じ意になりて、能の字の義をも含て居るなり。勝を去音に呼ぶ時はかつとよむ、平音に呼ぶ時はたゆるとよむ、尙書大禹謨に、禹曰。朕德罔ㇾ克。民不依。冏命の篇に、惟予弗ㇾ克ニ于德一。洪範の篇に、沈潛剛克。高明柔克。などゝある克の字、みな此の克己の克と同きなり。馬融が克己を約身也と注せるは、克の字の解を得ずして、雍也の篇に、君子博ニ學於文一。約ㇾ之以ㇾ禮。亦可ニ以弗ㇾ畔 矣夫。子罕の篇に、顏淵の夫子循循然。善誘ㇾ人。博ㇾ我以ㇾ文。約ㇾ我以ㇾ禮。などゝある文によりて云へるものなり。物氏など是を古來相傳の說などゝ思へるは、粗末のことなり。總て物氏の古來相傳の說と云へるには、此の如きの不吟味のこと多し。漢の代は古を去ること未だ遠からざれば、古の遺文遺語も多く傳はり、字音にも古音多ければ、書を注するに、その助益少からざることと見ゆ

中庸大學共に禮樂の本を說たる書にて、孔子の本意全くこの二書にあることなれども、古今の諸儒みな心つかず。夫れ戴氏この二書を禮記の中に收め載すること、禮樂を云へる書なるが故なり。それを朱氏は心法の書となし、伊藤氏は大學は孔氏の遺書に非ずとし、中庸に誠を論ぜしをば別に誠明書となし、物氏は大學を養老の書となし、中庸をば老氏と爭ふの書となすこと、是先王孔子の道を亂るの尤も大なるものと云ふべし。畢竟書を讀むの精からぬゆゑ、聖人の道を知らぬ過ちとは云ひながら、其臆見を以て聖典を誣るの罪は遁るべからず。夫れ禮樂の德は誠を以て成る。誠を成すの本は愼獨にあり。故に二書共に誠を言んとしては愼獨を先とす。三氏の二書を注する、前後照應を顧みず、分裂補綴す。故に累累として貫珠の如き文章をして序次を失せしむ。序次を失するが故に、幷てその義をも失するなり。是れ古文を讀むの法を知らざるか故なり。長大息すべきことに非ずや。（この事は先生の聖學弟子問に詳かなれば、此に畧す）さて又この曾子有ㇾ疾の章は、說苑と參考すれば、互に相表裡して、本義明かに分ることなれども、古今論語を注する人、僻書にも非る說苑にあることを心づかぬは、怪むべきことなり。

說苑修文の篇に、曾子有ㇾ疾。孟儀往問ㇾ之曾子曰。鳥之將ㇾ死。必有㆓悲聲㆒。君子集㆓大辟㆒。必有㆓順辭㆒。禮有㆓三儀㆒。知ㇾ之乎。對曰。不ㇾ識也。曾子曰。坐吾語ㇾ汝。君子修ㇾ禮以立ㇾ志。則貪欲之心不ㇾ來。君子思ㇾ禮以修ㇾ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ㇾ至。君子修ㇾ禮以㆓仁義㆒。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置㆓罇俎㆒。列㆓籩豆㆒。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ㇾ勿ㇾ能可也。これ同事を記して文辭の工拙意味の深淺はありと云へども、同く七十子の遺文なり。學者心を留て玩味し、古今諸儒の漫注を守ることなかれ。

左傳をよむものも、漫然として讀過して心つかぬなり。故に言ひ及ぼすなり。物氏なども、この左傳の禮也。の義は、解し得ざると見へて、對二西肥水秀才問一の書に、（對は答に改むべし、答問と對問とは、その義大に異なることなり、物氏の文には、毎毎この疎鹵多し、）禮之體統甚大。而凡先王所二以經二紀天下一全在レ此。而道之大。禮盡レ之矣。左氏所レ稱是禮也之類。可二以想一焉。（是の字削り去るべし、論語の文を誤り記して爾り、）などゝある、漫然として云へること、言外に顯然たり。隱十一年の左傳に、君子謂二鄭莊公一。於レ是乎有レ禮。禮。經二國家一。定二社稷一。序二民人一。利二後嗣一者也。許無レ刑而伐レ之。服而舍レ之。度レ德而處レ之。量レ力而行レ之。相レ時而動。無レ累二後人一。可レ謂レ知レ禮矣。これ處置の時宜に合して道に背ざるゆゑ、知レ禮と云へるなり。且つ經二國家一。定二社稷一。序二民人一。利二後嗣一。の四物は、左傳一部の禮の大凡例にて、この四物を能く行ひ得る者をば、いつにても禮也知レ禮などゝあるなり。古今左氏を喜んでよむもの、何の限りかあらん。然れどもこの四物の左氏の大凡例たることを知ることなきゆゑ、左氏を善く解し得ることならぬなり。その源を尋るに、先王孔子の道いかなる物を本とすと云ふことを知らざるより起れり。物氏などは先王の道全く禮樂に止ることをば知ると云へども、禮樂の本と實とを知らねば、唯禮樂の肉を論して骨に及ばぬなり。それゆゑ經義に於ては、誣妄紕繆の説のみ多きなり。蓋し孔子禮樂崩壞して、その本義を失ひ、先王の道地に墜んとする時に生れて、明王聖主に遇て制作損益すること能はず。徒に門弟子とその義を講習するのみなり。七十子の徒、みな其義を受て爲ことあらんとせしかども、世ます〳〵降りて、よく其言を用る明君賢大夫もなければ、空く書に筆して、後世に貽る所、論語は更なり、中庸大學の類、みな是なり。

政令一。無ㇾ失二其民一者也。今政令在ㇾ家。不ㇾ能ㇾ取也。有二子家羈一。弗ㇾ能ㇾ用也。奸二大國之盟一。陵二虐小國一。利二人之難一。不ㇾ知二其私一。公室四分。民二食於他一。思莫ㇾ在ㇾ公。不ㇾ圖二其終一。爲二國君一。難將ㇾ及ㇾ身。不ㇾ恤二其所一。禮之本末將於ㇾ此乎在。而屑屑焉。習ㇾ儀以亟。言ㇾ善二於禮一。不二亦遠一乎。君子謂二叔侯一於ㇾ是乎知ㇾ禮。述而の篇に、陳司敗が昭公知ㇾ禮乎と夫子に問ひしも、昭公の威儀の禮に習へるの名世に聞へたる故に、かく夫子を詰りしものなり、彼の章も、此の左傳の文に合せ看ざれば、徹透してすまぬとなり 古來の注家の義の漫然たることなり、又二十五年に子大叔見二趙簡子一。簡子問二揖讓周旋之禮一焉。對曰是儀也。非ㇾ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ㇾ禮。對曰。吉也聞二諸先大夫子產一。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ㇾ之。云云。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二以生一也。是以先王尙ㇾ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ㇾ禮者。謂二之成人一。大不二亦宜一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二此言一也。すべて左傳に知ㇾ禮と云ひ、禮之善經と云ひ、禮之善物と云ひ、禮也と云ふ類、みな禮の本を得て、義に中るを稱せるの詞なり。必しも先王の禮の箇條に屹とあるとにてはなきなり。或は類を以て推し、或は義を以て起して、多くは禮になき禮なり。禮記の禮運の篇に、禮也者。義之實也。協二諸義一而協。則禮雖二先王未一ㇾ之有一。可二以ㇾ義起一也。又檀弓上に子游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二於禮一者之禮也。同く下篇に、孔子曰。殺ㇾ人之中。又有ㇾ禮焉。とある、人を殺すの禮とて先王の定め置るにあらず。工尹商陽が處置のよきを稱して、有ㇾ禮との玉へるなり。又荀子勸學の篇に、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紀也。王制の篇に、其有ㇾ法者。以ㇾ法行。無ㇾ法者。以ㇾ類擧。などゝあるる、皆この意なり。杜預左傳を注すと云へども、此義をば知らざるゆゑ、明解なきなり。故に後の

其義ー也。失ニ其義ー。陳ニ其數ー。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レ陳也。其義難レ知也。知ニ其義ー而敬守レ之。天子之所ニ以治ニ天下ー也。樂記に、鋪ニ筵席ー。陳ニ尊俎ー。列ニ籩豆ー。以ニ升降ー爲レ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レ之。この二篇の言、即ち籩豆之事有司存するの義なり。又荀子の非相の篇に、禮莫レ大ニ於聖王ー。聖王有レ百。吾孰法焉。故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絶。守ニ法數ー之有司。極レ禮而褫。（當レ曰ニ拘レ禮而褫ー說別書、）榮辱の篇に、修ニ法則度量刑辟圖籍ー。不レ知ニ其義ー。謹守ニ其數ー。愼不ニ敢損益ー也。父子相傳。以持ニ王公ー。是故三代雖レ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ニ以取ニ祿秩ー也。禮論の篇に、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愛敬之至矣。禮節文貌之盛矣。苟非ニ聖人ー。莫ニ之能知ー也。聖人明知レ之。士君子安行レ之。官人以爲レ守。百姓以成レ俗。其在ニ君子ー。以爲ニ人道ー也。其在ニ百姓ー。以爲ニ鬼事ー也。正名の編に、今聖王沒。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レ明。則雖ニ守法之吏。誦數之儒ー。亦皆亂也。若有ニ王者起ー。必將ト有レ循ニ於舊名ー。有ト作ニ於新名ー。以上みな籩豆の事は有司存するの義にて、有司の輩禮の時中時措を知らず、禮の末に拘泥するを論じて、その實は荀子制作を以て己が任とするの言なり。是れ荀子後王の論を主張するの說なれども、その宗源は孔子より出てゝ、七十子の徒より傳ふる所なり。（この事別に備さに記し置くゆゑ、此に略す、）この說は孔子のみならず、當時に在て一見識ありし人は、みな周末の繁禮虛文を厭ひしと見へて、左傳にも禮の本を論ぜしと、所所に載せり。昭五年に、公如レ晉。自ニ郊勞ー至ニ于贈賄ー。無レ失レ禮。晉侯謂ニ女叔齊ー曰。魯侯不ニ亦善ニ於禮ー乎。對曰。魯侯焉知レ禮。公曰。何爲。自ニ郊勞ー至ニ于贈賄ー。禮無ニ違者ー。何故不レ知。對曰。是儀也。不レ可レ謂レ禮。禮。所ニ以守ニ其國ー。行ニ其

實を得たるを稱するの言なり。夫れ恭儉は人君の大德にして、禮樂の本意は、財用を節するにあれば、儉は禮を行ふ本なり。いはゆる禮節以損二有餘一。（家語王言解之文）と云ふ、是なり。又說苑の反質の篇に、王孫夏曰。古之君子。以レ儉爲レ禮。今之君子。以レ汰易レ之。ともあり。然れども林放が禮の本を問ひしに、孔子その問を大なりとして、禮與二其奢一也寧儉。せよとの玉ひしゆゑに、與と寧の字について、夫子の巳むことを得ずして儉を取り玉ふと、禮の實を知らぬ人は云へども、是れ時中の義に暗きが故なり。彼の時に夫子をして制作の任に當らしめば、儉を以て禮の質とし玉はんこと必せり。是れ六經を善く讀む人は、多辯を待たずして知るべく、且つ別に論ずる所あれば、此には畧するなり。管仲儉乎。管仲知レ禮乎。と或人の問にも、禮と儉と相將て云ひ、溫良恭儉讓の如き、溫良恭讓みな禮樂の德にて、その光輝の外に發して文章を成すなるに、儉の字を挿みてあるにても知るべし。かくの如きことは、古書に禮樂のことを論ぜし所にて分るゝことなれば、精く言ふに及ばぬなり。學者心を用ひて古書をよまば自ら知るべきなり。孟荀の論ずる所も、亦この旨なり。學者心を潛めて玩味すべきことなり。樂記に、致レ禮以治レ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レ和不レ樂。則鄙詐之心入レ之矣。（これ出二辭氣一遠二鄙俗一の義なり、）外貌斯須不レ莊不レ敬。則易慢之心入レ之矣。（これ動二容貌一遠二暴慢一の義なり、）故樂也者。動二於內一者也。禮也者。動二於外一者也。樂極レ和。禮極レ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二其顏色一。而弗二與爭一也。（これ正二顏色一近レ信の義なり）望二其容貌一。而民不レ生二易慢一焉。故德煇動二於內一。而民莫レ不二承聽一。理發二諸外一。而民莫レ不二承順一。故曰。致二禮樂之道一。擧而錯二之天下一無レ難矣。（此の言亦祭統の篇にも見へたり、）郊特牲の篇に、禮之所レ尊、尊二

之ノ本。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予欲レ無レ言等の章及び中庸の末章の無聲無臭の義もすまぬとなり。周徳衰へて禮樂崩れ壞る。故に先王の禮樂の本意を失ひて、禮煩く樂淫れて、奢麗を事とし、或は進退揖讓の末禮を禮と心得て、たゞ外觀をのみ務るゆゑ、多レ信而寡レ貌。其禮可レ守（家語王言解の文）の禮の本なるを知らず、滔滔として淫樂慝禮に馳るゆゑ、孔子その弊を革んとし玉へども、位を得ず。空く門人とその事を論ず。曾子の此言、即ち夫子の本意にして、古聖王の道なり。夫子の本意にして、古聖王の道なるが故に、獨り曾子のみならず、七十子の徒みな此意を述るゆゑ、此章の旨諸書に見はる。尙書の說命中に、禮煩則亂。事レ神則難。呂覽の音初の篇に、世濁。則禮煩而樂淫。とも云ひ、樂記に、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上係辭に、乾以レ易知。坤以レ簡能。易則易レ知。簡則易レ從。易レ知則有レ親。易レ從則有レ功。有レ親則可レ久。有レ功則可レ大。可レ久。則賢人之德。可レ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ニ位乎其中一矣。それ聖人の文華は、禮樂より盛んにして大なるはなし、然るに易簡を以て禮樂の質とすれば、その餘は推して知るべし。故に曲禮上に、行修言道。禮之質也。樂記に、中正無レ邪。禮之質也。禮器に、甘受レ和。白受レ采。忠信之人。可ニ以學一レ禮。苟無ニ忠信一之人。則禮不ニ虛道一。これみな繁禮虛文の禮の實を失ふが故に、本末を示し知らしむるの言なり。檀弓下に曾子曰。晏子可レ謂レ知レ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レ墓而反。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レ禮。曾子曰。國無レ道君子耻レ盈レ禮焉。國奢則示レ之以レ儉。國儉則示レ之以レ禮。これ曾子の晏子が禮の時中時措の義を知りて、禮の

に曰く、學之道。倣傚爲レ本。故孟子曰。服二堯之服一。誦二堯之言一。行二堯之行一。是堯而已矣。而不レ問二其心與レ德何如一者。學之道爲レ爾。禮樂之敎。左則左。右則右。宮則宮。商則商。必如二其師一。而不二敢違以一レ分。故孔子拱尙レ右。則門人亦拱尙レ右。孔子謂二之嗜一レ學。可二以見一已。習レ書者。必摸二蘭亭黃庭一。豈求レ爲レ贋乎。學之道爲レ爾。謂丁吾既得二其心一。吾既得二其理一。不丙必拘乙其似不似甲者。莊禪之遺也。故方二其始學一也。謂二之剽竊摸擬一。亦可耳。久而化レ之。習慣如二天性一。雖レ自レ外來一。與レ我爲レ一。故子思曰。合二內外一之道也。故病二摸擬一者。不レ知二學之道一者也。況吾邦之學二華文一。假使學二韓歐一。非二摸擬一而何。其必惡二摸擬一乎。國字之文可耳。これよく學の效たるの義を解すと云ふべし。然るに朱氏を排せんとしてはこれを非とし、李于鱗王元美等が古文辭の學を張んとしてはこれを是とす。あに好む所に阿りて、自らその言の矛盾するを知らざるに非ずや。

鄙倍

泰伯の篇に、曾子有レ疾孟敬子問レ之。曾子言曰。鳥之將レ死。其鳴也哀。人之將レ死。其言也善。君子所レ貴二乎道一者三。道は禮を云ふなり動二容貌一。斯遠二暴慢一矣。正二顏色一。斯近レ信矣。出二辭氣一。斯遠二鄙倍一矣。倍は俗の字の訛りなり、倍にては義を成さぬとなり、韓詩外傳卷九の子張の語に、小人之論也。威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レ之也。とあると語意全く同きにて知るべし、籩豆之事。則有司存。この有司は祝吏を指すなり、周禮の小宗伯の職に、若大師。則帥二有司一。而立二軍社一。奏二主車一。注有司大祝也。又云。若軍將有レ事。則與レ祭。有司將二事于四望一。注有司。謂二大祝之屬一。とある有司と同しきなり、廣く吏司を指す有司にあらず、この章は曾子禮樂の本を語るなり。古今の諸儒この章の旨を解し得ざるゆゑ、先王孔子の道を明かにするとならぬなり。此章の旨をよく知り得れば、孔子の本意も知るゝなり。孔子の本意知れねば、林放問二禮

あるなり。それゆゑ間拍子をぬかぬ義に用るなり。易及び中庸の時中時措、泰誓の時哉不ㇾ可ㇾ失などを見て知るべし。史記の陸賈が傳に、陳丞相方深念。不㆓時見㆓陸生㆒。とある時も、即時の義にて、不時見と不の字を帶れば、間拍子のぬけたるなり。文十六年の左傳に、宋の公子鮑が、年自㆓七十㆒以上。無ㇾ不㆓饋詒㆒也。時加㆓羞珍異㆒。とある時は、時時の義とすれども、饋るべき時にはより〳〵に間をはづさず饋る義になるなり。さて又四時の義に時の字を用ふ例は、下の章に、使ㇾ民以ㇾ時。堯典に、敬授㆓民時㆒。上象傳に、先王以茂㆓對時㆒。育㆓萬物㆒の比是なり。四時の時の時も、やはり間をぬかぬ義あるなり、各その時その時の所作ありて、相移し易ることならず、易ればその時廢れて、事業怠り庶物成らす、月令の如き見つへし、以上のヿども みな先生の著す所の論語徵膏肓に備なれば、今此に贅せず、但學の字の義を辨する次に、時習の義にも及ぼすのみ、凡そ論語徵十冊その誤謬及び牽強附會の說を削り去らば、僅に二冊ほどならでは、取り用ゆるに足るべき說はなきなり。然れとも世の淺學の輩なを尊信するは、物氏博辨にして、種種の書を引立てゝ附會し、人の目を亂るゆゑ、人人それに眩きて、是非善惡を辨るに遑らず、何かは知らず向上のやうならんと思ふ故なり。可ㇾ歎なるヿなり。これらのヿも先生の膏肓に詳なれば、亦こゝには略するなり。總體物氏の書は疎妄多きヿにて、文集などは殊に甚し。物氏の學は雜貨肆を觀るごとくにて、經學文章兵法百技の事までへ手を出したるゆゑ、にぎやかなるヿにてはあれども、多岐亡羊にて、何れもその要をば得られぬと見へて、胡椒丸呑の論のみ多きなり。故にその見識に特操なきゆゑ、前後齟齬するヿのみ多きなり。世の人それを知らざるは、物氏の書を喜んで讀むとは云へども、亦よく讀む人なきが故なり。學の字の如きも、他日屈景山に答る書には、倣效を以て學の道とすとせり。その言

識ニ於壯一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レ性也。習慣若ニ自然一也。とあるも、學に對して習と云へども、肄業のことにてはなきなり。物氏又曰く、習訓ニ重習一。亦爲ニ纒繞一。學習固有ニ重複之義一。然重複豈能盡ニ學習之義ニ乎。これ亦謬說の甚しきなり。習を重習と訓するは古義なり。習を肄業と訓しても、重の義は離るゝこと能はず。習は古へ襲と通ず。故に大禹謨に、卜不レ習レ吉。とも云ひ、曲禮上には、卜筮不ニ相襲一ともあるなり。又哀十年の左傳に、趙孟曰。事不ニ再令一。卜不レ襲レ吉。杜注。襲重也。ともあり。又上象傳に、習坎。重險也。上象傳に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ニ德行一習ニ敎事一。など、洊至と云ひ重險と云ひ、みな重襲の義なり。故に國語にも習復と云へり。又月令に、鷹乃學習すとあるなど、豈衆と共にするの義ならんや。物氏又曰。時習之。王肅曰。以レ時誦ニ習之一。傳曰。春誦夏絃。秋學レ禮。冬讀レ書。其習レ之亦如レ之。傳とは禮記の文王世子を指すなり、時を以て四時の時とすると、措辭の法を知らざるの甚きなり。かくの如くに時の字を用ふ時は、間をぬかず怠慢せぬことになるなり。襄二十九年の左傳に、叔侯曰。魯之於レ晉也。職貢不レ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ニ繼於朝一。家語の入官の篇に、孔子曰。慢易者。禮之所ニ以失一也。怠惰者。時之所ニ以後一也。文言傳に、君子進レ德修レ業。欲レ及レ時也。この學而の一章三節の意は、文言傳と互に發明表裡するなり、學者よく參觀せば、この章の意多言を待たずして明かならん、太宰氏の古訓に、この時の字を注して、時者及レ時也とあるは、文言傳に依るに似たれども、外傳に文言傳を引ざるをみれば、偶中とも見ゆるなり、太宰氏の古訓外傳に、學記に說命を引るを引て曰く、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鄭玄曰。學者務及レ時而疾。其所レ修之業乃來。太宰氏の及レ時の注は、この鄭玄が說を取ると見へたり、この鄭玄が說は、全く文言傳によりて、よく時の字の義を云へり。此の時習の時の字の注には、是より善きはなきなり。凡そ時の字には、みな敏速の意

云ふて聖人の天下を治るも。その性その德によりて、立言制行一轍にあらざれども、天下の治まる所以は、其揆一ッなり。物氏は堯舜禹湯文武の面も心も性も德も立言制行も嗜好も、みな鑄模より打出したる如く同しと思へるにや。然らずんば何ぞこの言をなす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く聖人と稱すれども、性德立言制行みな異なりと知るべし。宋儒非ニ剪綵之花一。則里婦效ニ顰西旋一。可謂レ陋矣。これ同レ浴笑レ裸の類に同きの言と云ふべし。辨ずるに足らず。習の字時の字の解も、物氏の說は誤れり。曰く、習者肄ニ其業一也。習もとより肄業のことにも用れども、散文對文に因りて異なることなり。講習のときは肄業と同じことにて、衆と共にすることになるなり。但習とのみ一字用るときは、一人にて習はすことにも、衆と共にすることにもなるなり。下彖傳に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すとあるは、衆と習はすとなり。（兌は說と同し義にて、即ち此の不ニ亦說一乎の說と同しことにて、此の章と互に相ひ發明するなり、）國語の魯語下に、公父文伯の母の曰く、士朝而受レ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又孔子世家に、孔子學ニ鼓レ琴師襄子一。十日不レ進。師襄子曰。可ニ以益一矣。孔子曰。丘已習ニ其曲一矣。未レ得ニ其數一也。云云。などあるは、必しも衆と共にすることはみえず。然らばこの時習の習は、いづれに見てもよきなれども、下に有下朋自ニ遠方一來上の文にて見れば、獨り學習することと思はるゝなり。說苑の說叢の篇に、君子博學。患ニ其不一レ習。既習レ之。患ニ其不一レ能レ行レ之。などとあるも、習慣の意にて、たび〳〵仕て試て手に入るを云ふなり。即ち尙書大甲上に、習與レ性成。などゝある習と同じことなり。家語の七十二弟子解に、叔仲會與ニ孔琁一年相比。二孺子俱執レ筆。迭侍ニ於夫子一。孟武伯見ニ孔子一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レ學豈能

下にも、傳説の高宗へ學のことを訓せしにも、事不レ師レ古。以克永レ世。匪二說攸一レ聞。と云へり。師古とは、古の聖王を師とし學ることなり。夫れ苟も學問するもの、聖人に效ひ學ばずして、誰を學んや。孔子の門人の、夫子の一言一行に心をつくるは、皆孔子に似んが爲なり。故に揚子法言の學行の篇に曰く、螟蛉之子。殪而逢二蜾蠃一。祝レ之曰。類レ我。類レ我。久則肖レ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二仲尼一也。（この揚子の語は、小雅小宛の詩の、螟蛉有レ子。蜾蠃負レ之。教二誨爾子一。式レ穀似レ之と云ふ文に本いて云へるなり、）これよく古の學の道を説きたる者なり。夫れ顔淵の仁。子貢の辨。子路の勇及び卞莊子の勇。子張の莊。冉求の藝。公綽の不欲。みな聖人と雖へども及ざる所あり。これを文るに學問を以てせば、聖人と雖へども畏るゝ所の一德を具得すべし。これ亦聖人なり。物氏樂記の作者之謂レ聖の文を誤讀して、それに拘泥せしより、かくの如きの偏見を生ぜり。（詳に先生の聖字解に具すれば、此に論ぜず、）夫れ學んで聖人の一德一材を成し得ずんば、學問も無用の長物と云ふべし。智仁聖義禮樂の類、みな聖人の道德に非ずや。后夔の冑子に教る、皐陶の九德を宣る、みな聖人の德を以て人を敎導するに非ずや。此を學ぶ人は何を成さんと欲するや。聖人の德を成すに非ずや。子思孟子荀子の論ずる所、みな此の物なり。先生每に云ふ、物氏は聖人の道の肉を得て骨を得ず、故に古の學問の道を知らずと。信なるかな。先王四術。詩書禮樂。辟如二化工生一レ花。學以成レ德。德以レ性殊。立言制行。亦人人殊。何效爲。それ學以成レ德も效はずして能せんや。德以レ性殊なると、豈たゞ常人のみならんや。聖人と云へども亦同じ。立言制行人人殊なると、亦聖人も同じきとなり。故に易に曰く、天下同レ歸而殊レ塗。一レ致而百レ慮。（下係辭）書に曰く、爲レ善不レ同。同歸二于治一。（蔡仲之命）と

なり。あに聖人となるの說を立るが爲に、學を效となさんや。此れ朱學を知らざるもの丶說なり。蓋し物氏の朱氏を破せんとするにのみ心を用るゆゑ、毛を吹て疵を求て、朱氏も知らぬ義をつけて、かく云へるは、物氏却て朱注を誤讀せるなり。（物氏の中庸孟子を誤讀せるとは、先生の中庸解睃疾及び孟子說に詳なれば、此に畧す、）夫聖人聰明睿知之德。受二諸天一。豈可二學而至一レ諸。何况效乎。これ大に後學を詿誤するの論と云ふべし。聖人は聰明睿智の德あるゆゑ、千載の下にても、是を學び是に效ふなり。若し聖人をして聰明睿智の德なからしめば、常人と何ぞ別たん。何ぞ尊敬して放效するに足んや。大雅に曰、儀二刑文王一。萬邦作レ孚。頌に曰、儀二式刑文王之德一。日靖二四方一。とあるなどは、物氏は何と心得られしにや。文王は聖人なり。是聖人に效ふの言に非ずや。子貢の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とあるも、聖人を效るに非ずや。又哀十六年の左傳に、哀公孔子を誄して、嗚乎哀哉尼父。無二自律一とあるも、孔子卒し玉へば、法傚する人なきを哀みて、無二自律一と云へるなり。又襄三十一年に、北宮文子楚の令尹圍が威儀を見て衞侯に謂て曰く、詩に云。敬二愼威儀一。惟民之則。令尹無二威儀一。民無レ則焉。民所レ不レ則。以在二民上一。不レ可二以終一。又云。有レ儀而可レ象。謂二之儀一。君有二君之威儀一。其臣畏而愛レ之。則而象レ之。故能有二其國家一。令聞長レ世。又云。詩云。不レ識不レ知。順二帝之則一。言則而象レ之也。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二舞之一。可レ謂レ則レ之。文王之行。至レ今爲レ法。可レ謂レ象レ之。有二威儀一也。故君子。在位可レ畏。施舍可レ愛。進退可レ度。周旋可レ則。容止可レ觀。作事可レ法。德行可レ象。ともあり。これ亦聖人君子を效るに非ずや。（因て按ずるに、國讀に學の字をまなぶと訓り、まなぶは、まねふなり、まねぶはまねふむの畧なり、古人の德行を效て履み行ふの義なり、學の字を善く領解してつけたる訓なり、）尙書の說命

僻書にあらず。況んや、荀子等に明かに學の效たることを云ふをや。物氏なんぞ是を見ざらん。但朱氏を排するにのみ心を傾るゆゑ、此の踈謬の言を生ぜり。然效學一分。效自效。學自學。豈可レ混乎。これ一槩の臆說なり。效學分れて後も、效を學の義にも用ひ、學を效の義にも用ひ、效學をの〱別義にも用へり。又敎の義にも用へり。古書を見て知るべし。その上へ朱氏は、學之爲レ言效也と、尙書大傳の文を斟酌して、效を以て全く學と同じとして注せざれば、何の不可あらんや。かくの如く僻論を云ひつのらば、古今の注解の書は、みな廢すべきなり。且學字。本不レ須ニ訓詁一。其義自明。すべての文字に訓詁をまたぬこともあるべき。訓すべき字は訓して、後學に示すべきことなり。況んや孔子の道は、殊に好學を主として、論語二十篇、みな學より出でゝ、此篇は學のことのみを言ふて、卷首に學の字を出すも、作者の意あることなれば、訓詁を下さずして可ならんや。かくの如く朱氏丁寧に訓注を下してさへ、古今の學者及び物氏の如き學の義を知らず、いろ〱の僻論を云ふて、初學を迷すゆゑ、余これに懲て精く辨ずるなり。朱子所下以引ニ效字一纏繞立上說者。坐下誤ニ讀中庸孟子一。妄求上爲ニ聖人一故耳。朱氏の中庸孟子を誤讀せしは姑く置て論ぜず。然れども朱氏の此にて學を效の義とするは、中庸孟子を誤讀せしに關るにあらず。又聖人たらんことを求るの心ありて、效と訓するにあらず。但學の字の義を知らするのみなり。朱氏の學んで聖人となるの說は、別に自らその家學の修方あり。あに此の學を效と訓するを借りて、その說を主張するの基とせんや。物氏蓋し下文の明善復初の言によりて、この誣言を爲せり。明善復初等の說は、朱氏學を論ずるの常言

學而未レ能。宣見三夫子之居二朝廷一。嚴二臨下一而不二毀傷一。宣說レ之學而未レ能。宣說二此三者一。學而未レ能。宣安敢不レ學。而居二夫子之門一乎。曾參避レ席謝レ之曰。參不レ及二宣其學一而已。（其の字は之と同じ、考證別に書す、）これ論語（學而）に載する所の子夏の、雖レ曰レ未レ學。吾必謂二之學一矣。と云へると同意なり。（夫子顏淵の不レ遷レ怒不レ貳レ過の二つを擧て好學と稱し玉ふも、亦此の意なり、）然れども措辭の間には、抑揚過不及の言なきにあらざれども、要するに古の學問の道を見つべし。又論語（衛靈公）に師冕見。及レ階。子曰。階也。及レ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レ之曰。某在レ斯。某在レ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レ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レ師之道也。かくの如くに、師の一言一行に心を附るとは、古の學は第一に師に放效するが故なり。故に中庸に、君子動而世々爲二天下道一。行而世々爲二天下法一。言而世々爲二天下則一。荀子の勸學の篇に、君子之學也。入二乎耳一。著二乎心一。布二乎四體一。形二乎動靜一。端而言。蝡而動。一可三以爲二法則一。又史記の夏本紀に禹王の聲爲レ律。見爲レ度。稱以出。亹亹穆穆。爲レ綱爲レ紀。と云へるも、皆一動一靜、人の法則となるを、大人君子の德とするなり。古の學者の、其師の一言一行に心をつけて放效するも、是が爲の故なり。故に學問と云ひ、學者と云ひ、學校と云ひ、及び此の學而の學など、それぞれに少しづゝ意味は變れども、その實は放效の意を離るゝことはなきなり。然るに徂徠物氏の論語徵に曰く、朱子以レ效訓レ學。是字學家釋名之說。謂下聲音之道。展轉相因。效轉爲レ學。故學亦有中效意上耳。これ其論聞くべきが如くなるゆゑ、人みな惑ふなり。即ち上に辨ずるが如く、學は效なりと云ふは、尙書大傳の文なり。朱氏の造意の語にあらず。物氏朱氏の造語とおもへる故に、この僻論を生ぜり。尙書大傳殘缺すと云へども、

ても吉凶を消長する所以を知らず、但聖人神道を以て教を設ることのみ思ふて、六經の内にても、別格の書のやうに心得るなり、これみな十六經を熟讀せず、聖人の道を知らざるの過ちなり、故に易の時は禮の時と同じことなるを知らずして、時を以て易の大事とのみ心得て、易の時は禮の時に因て言ふことを辨知せず、千載にして聖人の道の落落として合ざる所以も、全く職として此に由るなり、歎ずべきことなり、此等のことは、先生別に論著せる所あれば、此に贅せず、禮記の禮運にも曰く、夫禮。必本㆓於天㆒。殽㆓於地㆒。列㆓於鬼神㆒。又云。夫政。必本㆓於天㆒。殽以降㆑命。命降㆓于社㆒。之謂㆑殽㆑地。降㆓于祖廟㆒。之謂㆓仁義㆒。降㆓於山川㆒。之謂㆓興作㆒。降㆓於五祀㆒。之謂㆓制度㆒。此聖人所㆓以藏㆒㆑身之固也。（家語の禮運には、殽をみな效に作る、殽と效と古字通ずるなり、）これみな聖人の天地に效て道を立るの由を云ふものなり。又檀弓上に、孔子沒せんとし玉ふ時に、蚤作。負㆑手曳㆑杖。消㆓搖於門㆒。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云云。放は即ち效の字と同じ意にて、孔子沒し玉へば、門弟子子貢の徒みな放效する所を失ふゆゑ、吾將安放んと云ふて歎くなり。又檀弓上に、孔子與㆓門人㆒立。拱而尙㆑右。二三子亦皆尙㆑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㆓姉之喪㆒故也。二三子皆尙㆑左。これ夫子の尙㆑右を效るを以て學を嗜むと云へば、學の道の放效を主とすることを見つべし。說苑（雜言）に曾子曰。吾聞㆓夫子之三言㆒。未㆓之能㆒行也。夫子見㆓人之一善㆒。而忘㆓其百非㆒。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見㆓人有㆒㆑善。若㆓己有㆒㆑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不㆑爭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學㆓夫子之三言㆒。而未㆑能㆑行。又說苑（反質）に、公明宣學㆓於曾子㆒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㆓參之門㆒。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㆓夫子居㆓宮庭㆒。親在。叱咤之聲。未㆓嘗至㆓於犬馬㆒。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㆓夫子之應㆓賓客㆒。恭儉而不㆓懈惰㆒。宣說㆑之

人君のことを君師と云ふも、即ちこの意なり。故に學は效なりと云へるは、學子の師弟の間のみに非るなり。學子の師弟の間のことは、學の一端のことなり。大にしては天下國家、小にしては一家一人の身の上にても、皆な放效を主とすることなり。即ち上に引る諸書の文の如くなり。是れ經學の第一義なるに、世の學者これを知らずして、經義を談ずること、あまり空なることに非ずや。故に學の本を語れば、聖人は天に倣ひて、道を立て敎を設け、凡人は聖人に倣ひて、それ〴〵の德を成し材を達することにて、天下の善政善事、みな倣ふより與ることなり。天地人の道を論じ、聖人制作の本を論ずるは、易より備れるはなく、又至れるはなし。然るに一として倣效より出ざるはなきなり。故に上繫辭に曰く、成レ象之謂レ乾。效レ法之謂レ坤。又曰。知崇禮卑。崇效レ天。卑法レ地。又云。聖人有三以見二天下之賾一。而擬二諸其形容一。象二其物宜一。是故謂二之象一。聖人有三以見二天下之動一。而觀二其會通一。以行二其典禮一。繫レ辭焉以斷二其吉凶一。是故謂二之爻一。擬レ之而後言。議レ之而後動。疑議以成二其變化一。又云。法象莫レ大二乎天地一。變通莫レ大二乎四時一。懸象著明。莫レ大二乎日月一。又云。天地變化。聖人效レ之。天垂レ象見二吉凶一。聖人象レ之。河出レ圖。洛出レ書。聖人則レ之。易有二四象一。所二以示一也。云云。下繫辭云。夫乾。確然示二人易一矣。夫坤。隤然示二人簡一矣。爻也者。效レ此者也。象也者。像レ此者也。又云。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象者材也。爻也者。效二天下之動一者也。又云。古者包犧氏之王二天下一也。仰則觀二象於天一。俯則觀二法於地一。觀二鳥獸之文。與二地之宜一。近取二諸身一。遠取二諸物一。於レ是始作二八卦一。以通二神明之德一。以類二萬物之情一。世の學者、易は卜筮の書にて、一種格別のものゝ樣に心得て、先王天下を經綸する本末の旨趣全く此の書にあることを知らず、それゆへ聖人卜筮の道を立てゝ吉凶を斷ぜしむるは、何の用と云ふことを知らず、吉凶を占ひ得

㆑恍君子是則是傚。角弓の詩の、爾之教矣。民胥傚矣。左傳昭六年に此の詩を引て倣のことを云ふ、幷せ考ふべし この外詩經の中及び諸書に、この意義のことを云へること、枚擧すべからざる程あるなり。又左傳宣九年に、洩冶諫㆓陳靈公㆒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襄二十一年に、臧武仲曰。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㆓刑罰㆒焉。而莫㆓敢不㆒㆑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などとある、皆學の效たることを云へるなり。家語入官の篇に、孔子曰。法在㆑身。則民象㆑之。又云。君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者。民之表也。邇臣便辟者。羣僕之倫也。これ俗に云へる上を學ぶ下の意にて、學者師資の際も亦かくのことし、後世の學者は、師に就て書を讀ことをのみ學問と心得て、その行作に傚ふことを知らす。況んや。當世の賢者に交り、その儀範に象り學ふことに於てをや。それゆゑ書を讀ても、古の賢人君子の爲㆑人を欣慕して傚ることを知らず。師たる者も、師道は君長の事たるを知らず。硁硁として書を讀むをのみ事とするゆゑ、學問をしながら、學問の道を知らぬなり。是れ學の字の義の明かならざるに坐する故なり。夫れ學者にして學の字の義を知らざるは、猶人にして人の道を知らざるが如し。悲むべきことにあらずや。世說新語賞譽上に、太傅東海王鎭㆓許昌㆒。以㆓王安期㆒爲㆓記室參軍㆒。雅相知重。勅㆓世子毗㆒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㆓習禮度㆒。不㆑如㆓式㆓瞻義形㆒。諷㆓味遺言㆒。不㆑如㆓親㆓承音旨㆒。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とあるなど、學を以て書を讀むことのみするは古にあらずと云へども、賢者に親んで義形に式るを以て學の第一義とするは、晋の時なを古の遺風を存するが故なり。故に學記に曰、能博喩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師也者。所㆓以學㆒㆑爲㆑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愼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其此之謂乎。

山子垂統前編上

門人　奥郎　越通明公遠
紀郎　長萬年伯盈　筆錄

學之爲レ言效也

子曰。學而時習レ之。不二亦說一乎。朱元晦曰。學之爲レ言效也。とこれ尙書大傳の洛誥の篇に、乃女其悉自學レ功。悉盡也。學效也。とある文に本いて云へるなり。總て學問の道は效象するより外に修方はなきとなり。故に荀子大畧の篇に、學問の道を說て曰く、君子之學如レ蛻。幡然遷レ之。故其行効。其立効。其坐効。其正二顏色一。出二辭氣一効。無レ留善一。無二宿問一。善學者。盡二其理一。善行者。究二其難一。とも（効は效と同じ）又解蔽の篇に、故學者。以二聖王一爲レ師。案以二聖王之制一爲レ法。法二其法一。以求二其統類一。以務象二効其人一。嚮レ是而務。士也。類レ是而幾。君子也。知レ之聖人也。とも又君道の篇に、百姓莫丁敢不丙順二上之法一。象二上之志一。而勸二上之事一。而安乙樂之甲矣。とも云へり。又樂論の篇に、先王謹二之文一。云云。四海之民。莫レ不レ願二得以爲一レ師。是王者之始也。禮論に、君師者治之本也。正論に、諸侯有二能德明威積一。海內之民。莫レ不レ願三得以爲二君師一。又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儀也。とある、みな同じ義なり。孟子（離婁上）に、上無レ禮。下無レ學。賊民興。喪無レ日矣。又韓非子、（外儲說左上）に、曾子曰。嬰兒非レ有レ知也。待二父母一而學者也。とあるも、效の字の義にて、即ち小雅鹿鳴の詩の、視レ民不

以諸　　　　　　　　謫ㇾ德而定ㇾ次

伐ㇾ罪而食　　　　　君射則臣決

仁眇ニ天下一

整二十五物

折衷學派

山子垂統目録

卷上 凡三物

卷中 凡五物

卷下 凡十七物

越後　藤煥章謹撰

山子垂統序

秦自下燔レ書坑レ儒。郡二縣天下一。事不上レ師レ古。而禮樂壞崩。風俗陵夷。經レ世千餘歲。更レ代幾二十。其間上非レ無二明君賢主之好下レ治。下不レ乏二英儒鴻學之講上レ道。然道非二其道一。治非二其治一。故使下殷甲高。周成康。專二美上世一。顏閔孟荀。擅二名後代一。而稱上難レ爲レ繼矣。是無レ他也。不レ得二其術一也。惡呼。天地日月。不レ異二于古一。山川草木。不レ異二于古一。人心好惡。不レ異二于古一。而至二天之降上レ才。獨謂二古之人。大過二于今一也。何不レ思之甚也。今國家封建。同二治三代一。於レ是乎。我兼山先生出。而接二洙泗之絶流一。遏二古今之謬學一。每謂二余等一曰。今之世雖レ去レ古遠一乎。然古典籍之顯二行于世一。大不レ異二於漢代一。欲焉斯至。非レ如下二漢之近レ古。勞二于購求一而不レ得。其學褊隘上。苟有レ志者。竭レ才窮レ力。古訓是式。則上之人。可三以爲二甲高成康一。下之人。可三以爲二顏閔孟荀一。人生在レ勤。有レ志者遂成。勉哉二三子。富哉言也。余北方野人。嘗追二陳良之風一。負レ笈來二于東都一。學二萱園之道一。以爲先王孔子之道。至二物氏一而論定。遊二息其學一者。有レ年二于茲一矣。今茲復遊二于東都一。聞二兼山先生開二尙友舘于振衣岡一。試來上謁。而聽二其義一。瞿然顧化。悟二從來之非一。悉捨二舊所レ學。而旦暮從二先生一遊。日聞レ所レ不レ聞。月見レ所レ不レ見。不二亦樂一乎。頃先生命二越公遠長伯盈一。記二其平生所二論駁一而二子請公二諸世一。皆孟荀以後。未レ發之言也。可レ謂前無二古人一矣。斯書之出也。余竊比二諸彼河出レ圖。洛出レ書之瑞一。以頌下國家同二治三代一之隆盛上爾。乙未之夏四月

樂不ㇾ在ㇾ此。在二異國一。而來取ㇾ法。豈不ㇾ美哉。豈不ㇾ盛哉。乃余夕死可矣。乙未春三月

上毛　山世璠

山子垂統自叙

折衷學派

孔子沒。而道稍裂。七十子死。而諸子爭。勢之不レ得レ已。其人不レ存故也。然先王之澤未ニ遽斬一。洙泗之道在ニ方策一。是以其立言制行。雖レ有下與ニ聖人之道一僢馳者上。大義猶有ニ未レ乖者一。其或以爲レ乖者。不レ知レ道者之言也。及レ至下秦人再燔ニ詩書一。而漢代注ニ經傳一者。多失中其義上。歷代諸儒矜式焉。莫レ有下能出ニ其表一者一。於レ是乎先王孔子流風餘烈。雖レ存乎猶レ亡。道佛之徒。所下以承ニ其釁一而起上也。斯歷代明王賢主。碩儒顯學。知レ尊ニ先王孔子一。而不レ知四所三以尊ニ先王孔子二之過也。何必非ニ戰國諸子一。而是ニ歷代諸儒一。五十步百步之異耳。至ニ趙宋程朱氏一。雖下知ニ漢注失一レ義而改作上。然竊取ニ義道佛一。虎羊之鞹。大誤ニ後學一。自レ厥以來。先王孔子方策。與ニ修多羅一不レ擇。元明諸儒。有髮之僧已。可レ不レ悲哉。至ニ我國伊藤荻生二氏一。始悟ニ其非一。多レ所ニ論著一。然二氏徒知ニ宋人之非一。未レ知ニ先王孔子之道之本一。故其所レ言。亦影響而已。此無ニ異故一。不三考ニ愼五經諸古文一。而自有ニ肺腸一也。亦與ニ宋人一五十步百步之異耳。余每自歎焉。然蒲柳之質。加以ニ多病一。今年過ニ不惑一。衰同ニ指使一。亦莫ニ能爲一已。然竊恐淹忽無レ日。而斯文之墜レ地。乃使ニ越公遠長伯盈錄ニ平生所一レ論。以貽ニ世之學者一。亦萬分之一耳。若以下天寵ニ斯文於我一之故上。幸假ニ數年一。使ニ余徐卒一レ業。則於ニ五經諸古文一彬彬矣。是未レ可レ知也。孟子有レ言曰。君子創レ業垂レ統。爲レ可レ繼也。庶世之有レ志ニ于古先聖王之道一者。觀ニ斯編也一反ニ三隅一。而紹ニ述余學一。令三洙泗之道。再昭ニ明于我太和一。而覃及ニ夫舊華胡清之國一。使下彼謂三先王詩書禮

先君子平洲先生國字遺書。存二篋笥一者若干卷。所レ應二于諸侯及諸子需一者。十居二七八一焉。辭レ世已久矣。人或借去。間有二散逸一。余每憂レ之。會舊門生來集。語次及レ之。僉曰。隻字拱璧。不レ可レ不レ重。假令借者愛護。亦恐轉寫之誤。貽二瑕於夫子一。不レ可レ知也。私刊而眎レ之何如。余甚然レ之。於是有二斯舉一。匪三敢公二諸世一也。

天保乙未歲仲春

男　德昌謹識

先師平洲先生國牘跋

平洲先生之學之德之大。世尙有二知與一レ不レ知。我侯屈二致之千里一者三。區々唯恐レ失二其禮一。且敝邑之事。一無レ可レ觀者固矣。而騁二虛聲乎大方君子一。慚愧何勝。雖レ然先生之親二我侯一。亦豈常尋行路之人耶。經二年所一者二十餘。久矣哉。先生嘗有レ云。樺世儀助レ吾者也。信哉言也。一卷之國牘。執而讀レ之。一字一淚。使二人慨一焉。憶往日先生而有レ知。不三亦哭二泣九闔之上一耶。文化十五戊寅清明前一日七十六翁神行簡拜

此ふみは、こたび遺草輯錄のことを聞及びて、世儀男子述はる〳〵とうつしつかはしたれば
こゝに錄し出すになむ。

首。

正月四日　　　　　　　　　　紀德民

世儀様賢契　梧右

猶々米澤にて保督學とは常々御噂、保生も西望いたし候。以上。

候。然所米澤を離れ他領へ罷越候事、道中無ニ心元一由にて、僕壹人給り、馬一匹を被レ供候て、御馳走にて松島を見て歸り申候。此段は二生生涯にはならぬ遊賞、東都館中の門人ども、甚ねたましがり涎を流し申候。

以上

此度の北行、前後之次第記錄し置可ニ申上一と存候處、着後事を了し候て、散々風邪、十七八日平臥、そりやこそ旅疲など、醫師どもさわぎ申候得共、何の苦もなく解熱、それより漸々快復、飲食常に復し、此節は全人に相成、年始も元朝曉七ッより出仕、諸方廻勤も大方昨日切りに濟し申候て、今日は此書を認め申候。御安心可レ被レ下候。今年の御出府も無ニ心元一、又明年にも可ニ相成一哉、扨々老心は是のみ愁へ申候。世儀々々忍心哉と、妻子共と常々申暮候。面語に代へて此書を認め申候。書牘に可レ致と存付候へ共、それも面當足下計一見あればすむ事と、俗書にて申遣候。廣く他見は御無用、御口語は御勝手次第に御座候。

一。泉も甚よわり申候得共、諸侯家禮遇甚厚く、去年忌明後日に他行、娘にこまり申候。妻折々參り致ニ看顧一候。好婦も有レ之樣に相聞へ申候。春の内には繼絃の積りに御座候。扨々老人是には氣を痛め申候。妻儀愚老同樣に足下の東行を相待申候。春寒御自愛、令女育成之御手當可レ被レ成候。進度物も有レ之候得共、扨々遠國、便りも不自由、不レ任ニ心底一候。令内へも宜御申述可レ被レ下候。

一。巴太仲罷出隨身、好書生に御座候。御安心可レ被レ下候。何事も後便と、艸々御祝詞申納候。頓

と例の、恭遜辭讓時を移し、甚こまり申所、中庶士須田多仲却て先生を勞し候事如何御座候と申述候付、漸對座へ御上り有之候。此度先生を遠國へ招待之御禮、市谷へ今日申上候。隨て直に罷出御禮申上候との儀、辭謝反覆丁寧痛入候。銀綿端匹酒肴、表座敷へ備へ、座に滿ち申候。其內に家の鍛工へ被ニ申付一、刀脇指二口を新に被レ爲レ鑄候て、持參に御座候。目錄は米澤侯御自身に被ニ相渡一候。是は先例越侯濱町へ御出の禮の通りに御座候。妻子娶迄被ニ召出一、懇に慰勞、各賜物有之候。塾長召出し、目錄を給り候。隨從兩生（上田菱刈）も召出し、謝辭有レ之候。賜物は米澤にて有レ之候。何も供し不レ申、吸物一つ御酒肴計にて、盃を例之通進じ相濟候。夫より甚悅喜にて、七つ過迄も物語有レ之、御歸り有レ之候。愚老は玄關式臺にて達て辭謝に付、入り申候。駕は門中にて被レ召候樣にと申候得共、承知無レ之、漸門の內しきみのほとりにて、悴無理に請ひ候て、上輿有レ之候。禮には決て不レ參樣に急度御申聞に付、無レ據十四日に初て櫻田へ參り、盡日交歡飲宴罷歸り候。市谷邸中は不レ及レ申、隣里を赫灼いたし、きのどくなる事に御座候。山村伊勢守よりは、家來を遣し、急成事に候得ば、不都合に可レ有レ之候間、何にても手傳可レ申由を申聞候。一統珍敷がり申に付、世の儒敎の季世に及申を歎じ申候。有間敷事にも無レ之候。已に濱町小屋へも、父侯は御出にて有レ之候ひき。但し當侯志を被レ繼候事は、感服いたし候。

一。上田菱刈二生は、仕合者に御座候。米澤にても客遇丁寧なる事に候。老侯宮中へ被ニ召出一目見有レ之、丁寧に慰勞有レ之、料理を給り、目錄も給り候。十日の暇を與へ、奥の松島へ遊覽爲レ致

問を上げ申候。督學用人を兼帶、政談も多く此人に決し申候。片山紀兵衛文職を轉じ、郡奉行に相成候。米澤にては要務の職に御座候。御預り所の人民難二取扱一、諸國一般に候所、此人郡奉行に相成候得ば、じつてい早繩も入用に無レ之、民心甚和ぎ申候。人を被レ用候事、不レ堪二感心一候。

一。五十二日逗留、雪も降り申候に付、是非に斷り、十月廿八日米澤を發し申候。當日老侯駿河守殿莅大夫は、當主の命を以、又羽黒堂迄如レ前郊送の儀衞儼然、新舊相知一統に送り申候て、一里餘南郊羽黒堂にて別れ申候。老侯を初一統の落涙、御遠察可レ被レ成候。神保は送りの役人を引連れ、命を以板谷關迄送り申候。別離の態、御想像可レ被レ成候。生涯最早再遊は無レ之地、山川遼落鎖魂言語同斷御座候。十一月九日東都に着き申候。櫻田より迎使千住迄罷出、一崖小館へは大夫中庶子兩人待居申候。丁寧不レ及レ申候。僕も生涯の仕舞旅行、供廻りも本格の通りにて、馬も爲レ引申候。少々俗吏の態はをかしく御座候。

一。九日夜に入り歸着に付、翌朝市谷第に朝し申候。君上も早速奧座へ被二召出一候て、寛々慰勞、米澤物語に相成、一時計咄を被レ聞候て、喜色不二大方一候。退出之時、諸老臣用座へ呼出し、又々同樣にて、長物語りに相成、八つ過第を出て、近邊官長廻勤いたし、暮に致二歸宅一候。門人群集、八つ頃まで咄し申候。翌十日朝山田平次罷越、今日は當主御禮に市谷へ參上の序直に高館へ被レ參筈と申聞候付、大きに取込候て、彼是掃除申付候内に、儀衞儼然、米澤侯麻衣裳、駕籠側は麻上下、どろ〳〵と御入來に候。直に奧の小座敷へ請じ申候。中々賓座には就間敷、愚老客座に就き候樣に

無ㇾ之候御祖父樣同樣に其位に座し、威儀容度儼然、可ㇾ見事に御座候。老侯の愛育敎誨は勿論、天性不ㇾ及ㇾ申候。直九殿御事を内心に存出し、含涙候ひき。御遠察可ㇾ被ㇾ成候。老侯の德は、とても筆紙に不ㇾ盡候。仍ㇾ之畧し申候。

一。領内の美事不ㇾ遑ㇾ枚擧ㇾ候。孝悌力田風を成し、有司は安然として慰勞するのみに御座候。此儀は上田菱刈見聞泣き申候計に御座候。生育の世話も行屆き、今は一民も子を不ㇾ育者無ㇾ之候。不思儀の事に候。歸府の上市谷にて此事を申述候得ば、是計にても明君なり、大功哉大功哉と稱美被ㇾ致候。甚三郎も嘸嬉敷存じ候ひつらんと悅被ㇾ申候。

一。泉氏の婦病歿の儀、早速早便にて被ㇾ告候。愚老はとても覺悟、已に八月末には參り候て、永決いたし候得ば、別て痛心も不ㇾ致候。乍ㇾ併老侯を初老臣以下一統の悲哀にて、扨々却て哀を添へ申候ひき。老侯は赴を被ㇾ聞候と直に哭泣、先生の心中如何計とのみ被ㇾ申候て、左右從臣も是を甚愁へ申候。別て竹俣莅戸兩人は參り弔し候て、愚老よりは甚の落涙、其餘の深交諸子、勿論いやはや迷惑いたし候。仍ㇾ之三日過忌明に付、强て老侯に朝し候所、又々悲哀甚敷、是には度々迷惑、御遠察可ㇾ被ㇾ下候。却て愚老不人情の態にも相見可ㇾ申哉と、こまり申候。乍ㇾ併此場にて少しも痛み候得ば、一藩中の愁を生じ候付、實は齒をくひしばり、落涙は不ㇾ致候。情は見ㇾ拙作ㇾ候。

一。三老を初諸有司の輯睦、見事成事不ㇾ及ㇾ申候。是にて政事も行屆き申事と存候。莅大夫甚劇職中文雅を不ㇾ廢、面白く相見へ申候。竹大夫勿論中條も俗人にあらず、常々面白く咄合申候。神保學

一。中條豐前竹俣兵庫莅戸六郎兵衞三老は、一日に二度は參り候。一度不ㇾ參日も無ㇾ之、夜は四つ九つ迄飲宴交歡、樂敷事に御座候。其餘新舊相知の諸有司諸學生、日々來問、是又同斷樂敷候。

一。學館へは、着の翌々日聖堂へ拜謁、諸學生と飲宴交歡致し候。一月に六日二七の日終日罷出、晝前は大學を講じ、晝後は詩文又は學事を談じ申候。前學生當學生數十人圍繞いたし、悅申候。右の外に町家の者願ひ出、兩日講談四百人計、(頭分計)町奉行將て出申候。不ニ相替一皆々落淚疊を濕し申候。勿論例の通愚老も泣き申候ひき。學館へ出席の日は、老臣諸大臣も不ㇾ殘出席、學生可れも上達し、業風を成し、見事の樣子に御座候て、扨々樂敷事に候。上田菱刈兩生諸學生と交歡、日々悅申候。此段餘り長く相成候付、畧し申候。餘は御想像可ㇾ被ㇾ成候。

一。老侯の宮へは、毎日晝過より參上仕、夜は早きは五ツ遲きは四ツ過に歸館致候。時に三老も交り、何是例の國事に及申候。老侯朝四ツ時より晝過迄は、大老侯伺ひに御出、一日も怠り無くっ其間四丁程有ㇾ之候。日々の伺ひ、陰晴風雨疾風迅雷、決て不參無ㇾ之候。扨々〳〵至孝の性、萬民感戴、先づ是が第一の君德に御座候。大老侯も一日も老侯を不ㇾ被ㇾ見候得ば不ㇾ樂候。仍ㇾ之諸公子も同斷、孝心感服致候。老侯宮にては、日々孝經を講申候。附きの有司一統不ㇾ及ㇾ申、三公子も、日々參會被ㇾ聞ㇾ講候。就ㇾ中感心の儀は、當主之養子世子宮松殿、今年八歲、甚怜悧に御座候。老侯宮中にて成育有ㇾ之候。起居動靜、言々行々、全く老侯の德度を見聞有ㇾ之、御祖父樣より外に難ㇾ有人は無ㇾ之と被ㇾ存候由にて、いやはや驚入候。日々講を被ㇾ聽候得共、倦怠之容色一つも

前導有之直に奥座の間へ案内にて、賓主を分け、例の對座にて、先々笑泣談に及び、夫より料理出候て、馳走無ㇾ所ㇾ不ㇾ至候。永は御自身被ㇾ引候。例の通杯を遣し申候て、諸有司奔走、八ッ過迄飲宴、夫より左右を退け、精密の言談に及、國事共先々荒増質問有ㇾ之、學談に及、今日は勞し可ㇾ申とて、七ッ頃に致ニ退出一候。送迎如ㇾ常、痛入候事共に御座候。歸館後直に以ニ使者一仍几一つ蒲席一つ小杯一つ被ㇾ贈候。命に御老年の儀、勞疲を甚恐れ申候間、此几により此席に座し、誰に逢候共、必々席を離れ几を退け等之儀は、決て無ニ御座一樣にとの儀、杯は近年小杯を御好みの由、是にて心儘に御用候樣に、几は高低心に叶ひ不ㇾ申候はゞ、又々可ニ申付一候、蒲席は國產の蒲にて、新に柔に織せ置候由、養老の意無ㇾ所ㇾ不ㇾ盡候。又命に此度御下向に付、老臣共初め皆々日々罷出候ニ起居一可ㇾ申候、先生より御出の儀は、決て御無用、此段兼々老臣共へも申付、其外家臣一統に右の段申渡置候、大老侯の宮諸公子へも同樣、是は此方より日限を卜し、御請じ可ㇾ申との儀、其内に三老臣も參り、安否を問ひ、夫より廿年の心事を談じ、元來弟子之儀に候得ば、無ニ殘處一愛敬、老侯よりの被ニ仰渡一之通りに、私宅等へ爲ニ挨拶一罷出候事は、必々斷に及申候由、皆々申聞に候。依ㇾ之逗留中三老臣及其餘の大臣より、一統に日々來問を請け候計にて、愚老は一向不ㇾ參候。發足前に飲宴と申候て、三老へ一夜宛咄しに參り、歡を盡し申候。大老侯の宮へも、兩日被ㇾ請候て參謁、大老侯七十七、淚を垂れて御悅に候。盡日馳走無ニ殘所一候。三公子駿河守殿相模殿近江殿是も追々來問、自ㇾ是は不ㇾ參、立前に一度宛參り、馳走に逢申候。

兵衛九郎兵衛事改名は、君侯の命を以同敷是迄郊迎、勿論整儀候て、禮容深切に候。扨駿河守殿其外諸公子よりも、名代の使者皆禮服にて、是迄罷出候。大老侯は其節丹泉に入湯に付、附の家老一人使者に被㆓差出㆒候。今日近傍の村民無㆓老少㆒田畔に伏して儀を觀申候者、嗚呼の聲計にて、皆々落涙飲泣の聲啾々と聞え候得ば、侯の德民心に感戴之所は、是にて相知れ申候。於㆑是愚老なる者豈可㆑不㆑泣乎。豈可㆑不㆑泣乎。

一。御案内可㆑申とて、老侯發駕、直に引續き尾して府城に入り申候。都城之民滿途老侯の儀衞を拜觀し、並に愚老を見申候て、是又嗚呼之聲不㆑斷耳候。旅館は三の丸内老侯の隱館より三丁斗も有㆑之候。奥山良助と申侍近頃家作を致直し、屋敷も手廣く、家も甚調ひ申候宅に御座候。此人願出候て、愚老逗留中の旅館に被㆓仰付㆒度、甚殊勝に被㆑存、右屋敷を明渡し、旅館に被㆑定候。愚老襄年泉水を好み申候段被㆓聞及㆒候て、新に右庭中に泉池を被㆑築、流水潺湲中々おもしろく候。但し日々多忙、右庭中へ下り致㆓逍遙㆒候事は、只一度にて御座候。

一。館に至り候前より、國老中條豐前竹俣兵庫以下の長有司、皆々禮衣嚴然待迎へ候て、慰勞無㆑所㆑不㆑至候。諸公館より着の悅の使者不㆑斷㆑門候。其夜は半は甚勞し申候ひき。

一。翌朝改て老侯より使者を以被㆑勞、並に請し被㆑申候付、四時に隱館へ罷出候所、門に見次ぎの者兩人相待愚老旅館を發し申候相圖を報じ申候て、愚老門に入候得ば、附の用人兩三人玄關式臺に出迎ひ、取次は下座に待申候。入㆓座敷㆒候得ば、老侯廉上下外宮三の間迄御出迎にて、御自身

日々勞を忘れ申候。日光之左右は、元來足下歷遊之地、所々にて御噂を申、此行同携不ㇾ致事を恨み申候。刀禰川以東驛々にても、逆旅主人往々志有ㇾ之者も御坐候て、米澤聖君樣の御師匠樣と申唱へ逢に罷出し者も多く、宵に參り又朝に夜を込めて途中迄禮服にて送り候者も有ㇾ之候。依ㇾ之米澤侯之德隣國に布き申候樣子共、致ㇾ感心ㇾ候。十一日振之旅行、九月五日に南境板谷關に至り候所國校之督學（提學近來督學に被ㇾ致候）神保行簡前日より罷出、以ㇾ命勞ㇾ申候。其餘吏人も多く差出し被ㇾ置候。翌六日に嶺を下り、府城より三里大澤と申驛に至り候所、老侯親敷郊迎之沙汰相聞候付、急ぎ候て八つ過に羽黑堂と申地に至り申候。此所は南郊一里五六丁も府城を距り申所に候。最早侯の儀衞遙に相見候付、五六丁轎を下り步み申候所、普門院と申寺の門前に、兩傍に雲從俯伏、侯は路の中心に立て被ㇾ相待ㇾ候。進而拜し申候所、愚情は地に手して拜度存候得共、侯の態度左候はゞ地に手して答拜可ㇾ有ㇾ之樣子故に、無ㇾ是非ㇾ足踟に手して拜し申候。先何之言もなく、老涙滿顏に御坐候。侯も一向無言にて、涙滿面、先生御安泰と計にて、御案內可ㇾ申とて、寺門に被ㇾ入候、外門より中門迄、足指仰ぎ申候。三丁計の坂に御坐候。聯步にして進み申候。中々一步も前行は無ㇾ之候。杖を被ㇾ進候得共、辭して不ㇾ杖候間、若やつまづきも可ㇾ致哉との心遣と相見え、手を引ぬ計に比肩して被ㇾ進候。堂に上り候節、御案內と被ㇾ申候て、階を上り堂板に座し、俯伏して被ㇾ待候。夫より座に上り候時、是は例御存知之通、辭讓久敷候て、漸對座に相成いろ〳〵言も出で候て、御互に及ㇾ言語ㇾ申候。杯進み候て、例之通進し申候て、獻酬も相濟候。國老莅戸六郎

一。新年恭喜、猶甚寒候得共、御揃彌御安福に、殊更今春は、令女孩笑、御交々目出度御迎陽可レ被レ成と、重疊目出度奉レ存候。小館中、老少無レ恙致ニ加年一候。御安意可レ被レ下候。

一。去年追々御詩書、節々無レ滯致ニ拜見一、大きに慰ニ遠念一申候。貴校も追々御造立落成之由、賢勞には候得共、扨々恭悅之御事、御本望之越致ニ遠察一候て、於愚老も大慶不レ過レ之候。近年列國追々校舍取立ても相聞候。其内半は愚老常々參り候諸侯家、造立之功も追々致ニ與聞一候て、本望之事に存候。貴邦は猶更足下御取立の事、心底致ニ喜悅一候。此上勸學之主法等、無ニ御油斷一御心掛被成候樣にと存候。兎角急には不レ參事に候間、永久之所を專に御議し被レ成度候事に存候。

一。愚老去八月二十五日東都致ニ發足一候。此行は偏に米澤今侯老侯への孝心より事起り、久々御面談も不レ申、老侯常々遙念不レ已候付、今侯其所を甚勞念有レ之候て、急度市谷へ願達有レ之候付、市谷にても甚孝心を感心被レ致候故に、乍ニ大儀一下向候樣に被ニ申渡一、日限之儀も彼地の用事相濟候迄は、心次第に逗留致候樣にと、細々被ニ申含一、元來生涯に今一度老侯へ對面いたし度本心下悃に相叶候付、七十老を忘れ、百里之旅行も存立候事に候。途中介抱之爲に、服部吉彌を被レ添日々の取計ひは、內田吉左衞門と申勝手方之老吏一人、行旅の事を司り、轎夫共迄謹愼之者を撰みて、愚老の門生上田雄次郎菱刈卯三郎兩人介抱に同道、隨身之家來は、那須貢助鎗持草履取兩人、其餘の持人雜人、何れも彼家之譜直者計を被レ附候付、扨々道中も賑々敷、自甚レ之堂レ之態、吟咏歌笑樂敷事に御坐候。兩生之內も、上田は東都人にて、山野之風景に逢候へば、躍り候て、

是先師以ニ寛政丁巳之春一所レ賜レ余之手書。事狀詳悉。盖儼然一編米澤紀行矣。書到之初。柳川致仕大夫今村子共適訪ニ余廬一。余出示レ之。子共觀而大喜。感稱不レ已。遂請ニ數日之借一。袖歸。子共好善、盖寫而傳ニ之于レ人。厥後寫々相承數年間。我四隣侯國之讀レ書好レ道者。往々皆傳レ之云。先師沒去。今十有七年。而此書則二十有一年。嗚呼舊矣。先師賜ニ書余家一甚多。而此牘尤深感レ人。謹裝以貽ニ之于ニ子孫一。

文化十四年冬十一月　　樺公禮拜

御入用程御擧用被レ遊候て、相濟可レ申、黜陟進退時宜に御随ひ被レ遊度候。唯々人々分限を守り候樣にと申處肝要之儀と奉レ存候。某生三年在塾、頭取を爲レ致置候處、實義篤心、可二看破一事聊も無レ之候。始終調子の替らぬ生得に御坐候。外々も箇樣に御坐候はヽ、學政は先御間も合ひ可レ申かと奉レ存候。人々温柔敦厚に相成、一同に相親愛相恭敬して、異論異風の起らぬ樣に心得可レ申事、師長の極意に御坐候と奉レ存候。以上。

初に申上候通、老衰にて、何是ぐど〳〵仕り、手筆はかなやらかたかなやら、埒も無二御坐一候。扨々不敬之至極、實以奉二恐入一候。朝夕をはかりがたき老衰之義、心程には申取りも相叶不レ申さうとは慚愧なることに御坐候。其所は千萬蒙二御恩恕一、一つにても御取用に相成候事は、御汲置被レ遊被二下置一候樣に仕度奉レ存候。筆に随ひ候得ば、いか程申上候ても、盡き不レ申候得ば、先大略の所を書記し、奉レ入二御覽一候。　大夫君子へ篤と御評議被レ下度奉レ願候。以上。

嚶鳴館遺草卷第六　終

要に御坐候。大夫は大夫の道を守り、士は士の職を守り、上下貴賤一同に我國よりよき國は無レ之と存候樣に致度候。他所他國への吹聽は、不埒の政なく、不埒の罪民なき樣にと聞え候はゞ、無上の御儀と奉レ存候。百石は百石の入用、千石は千石の入用、大きく申せば、國土は十万石は十万石、十五万石は十五万石、其上の事は不レ致事、扨ならぬ事に御坐候。浮虚の無レ之樣、實行の多き樣にと敎へ立て申度候。其所は師長の敎へ方、學生の學びかたに有レ之候。追々學生輩の詩文も出精故に、澤山に傳見仕候。先日某が參り悅び申候に付、敎方宜敷故にかく迄詩人の出來の事、手柄至極之段稱美遣し申候。其後參り候て、詩文澤山に持參仕り、是をある盛なる學館へ遣し、夫々の評をも請ひ可レ申由申聞候に付、可レ然とは申候得共、如何にも可レ然とも不レ存候に付、又々參り候節は止申候而、先暫く他へ遣し候事は、見合可レ然趣申聞候得ば、成程と致二承知一罷歸り候。良工は人に示すに璞を以てせずと覺え申候。至極上手感心にたへぬ程にても、非論は多き物に御坐候。いまだ作り習ひの詩文、大邦君子へも示し申度と申は、最早浮靡なる心より起り申候。此浮虚の心情長ぜぬ樣に致度候。先づ內輪にて得と熟し候ての上と申心が實心實情に御坐候と、愚意には存候より、右之通りには申聞候。

一。大邦御政事の助けと申は、人々實行を志し、虚飾を恥の樣に敎へ申度候。報上の心は實行より出て、競進の心は虚飾より生じ申候。人々分限を辨へ、今日を安じ申候事、學問之所得に御坐候。御學問所頭取の人物は、君上之御眼力に有レ之事、大夫之取扱に有レ之事、三人にても五人にても、

も、かく有之度事に奉レ存候。御學問所狹く相成候はゞ、人を分ち講日を分ち、如何樣共人が納り候樣に被レ遊度候。澤山なる時も一杯、不足なる時も一杯に相成候樣に仕度候。弊邦にて明倫堂を造立仕候節、隨分手廣く致二經營一候得共、初而講を開き候日は、一統麻上下にて罷出候に付、一向手せまにて納りかね、無レ據老中之指圖にて、堂の前後に敷物を爲レ致候て、尊卑を分ち、貴人は堂上、賤者は堂下に居並び申候て、講を終り申候。老臣執政喜悅にたへず、急に又々堂を作り足し可レ申評議に御坐候。其時愚老申談じ候は、忝き事に御坐候得共、始終は箇樣には無レ之事必定に御坐候間、先暫增作は御止め可レ被レ下候、貴賤の席を定め、講日を分ち、上分は一月六度、中分は四度、下分は二度と相定め申度候、扨講日出席は、朝五つ時を以て定とし、五つ時には學館の門を鎖し、たとひ大臣有司にても、門より歸り候樣に被レ成可レ被レ下候、左候得ば、七八百人千人位は納り可レ申候、行々衰へ候ても、玄關の敷臺へ子供の集り手まりをつかぬやうに御定め被レ下度と申達し候得ば、尤なる事とて相止み申候。仍レ之いつ迄も堂に一杯は有レ之候。近年督學も三代目、人々の存慮も有レ之、信敬も薄く相成候得ば、規則は私の立て置候通にて、相應に人も出候て、學問所は依然と御坐候。二度の釋菜も急度有レ之、上の名代は爵位の老臣大紋にて相勤め申候、先づ箇樣なるものに御坐候。學館せまく候とて、作り增〳〵候ては、限りも無レ之事にて、可レ有二御坐一候。

一。御學問所を御立て被レ遊候本意は、御國の人俗質實を失ひ不レ申、浮虛にならぬやうにと申所肝

樣に、あしくならぬやうにと、古聖賢名言を申殘し置れ候て、其理義をさへ辨へ知り候得ば、乍不レ及其通りに不レ致してはならぬ事に御座候。其理義を辨へしるには、書物をよみ師の敎に隨ひ候より出來候事にて御坐候。それも出來ぬは、書物をよまず、師の敎に不レ隨より生じたる不肖小人に御坐候。君子の多くなる樣に、不肖小人のすくなくなる樣にと申君上の御願望より、大勢人を集め候て、ともずれにすりあげみがき上度、夫故學問所を御取立て被レ遊たる事に御坐候。左候得ば、學問所を預り申役は、重役も下役も、扨々重き職分に御坐候と申所を、心底に寸時も忘れ申間敷は師長のつとめに御坐候。忠臣は出て不レ申共、不忠者の出ぬやうに、孝子は出ずとも不孝ものゝ出ぬやうにと心得候て、二年三年宛敎化をいたし度事に御坐候。

一。盛衰は物の常に御坐候。盛なればとて、百年も二百年も、一樣にては立ぬと、古今歷然に御坐候。併し取扱方にて、十年が廿年、五十年が百年までは持こたゆるものと相見え申候。取扱あしければ、火のもゆる樣に候得共、びつしよりと水をかけたるやうに相成候。君子不窮之業をはじめ候時は、まづ衰へたる時は如何樣に可二相成一、但しびつしよりとはきえぬ樣と申所を最初に考へ申度事に御坐候。勝ても長追ひをせず、甲の緖をしめ候事、古より名人の所作に御坐候。君上御仁明に被レ爲レ在、其德化次第に行屆き、御封內之人民孝悌力田の民も次第に多く、扨御學館も次第に繁昌仕り、學問出精の人も多く相成事、可レ申上レ樣もなき目出度御儀に奉レ存候。併しつらつら相考え申候得ば、最早只今の御政治此上も無レ之、御十分之御儀と奉レ存候。何卒世々子孫の御上意

候は、万端に害を生じ申候。書をよみ申時は、人の世に立ち、死する迄無難に渡り可ㇾ申、本文は紙一枚に幾所も記し有ㇾ之候。それを全く身に行ひ言ひ出し候は、賢人君子に候得共、左樣にはなられざることに候得ば、一ッ二ッ宛もいたし習ひ言ひ覺へ候て、君子の仲間に入り申度ことに御座候。入ては孝、出ては悌とよみ覺へ申候得ば、不ㇾ及迄も是を心がけ可ㇾ申事、言忠信行篤敬と有ㇾ之候得ば、不ㇾ及迄も是を守り可ㇾ事申、それを不ㇾ負ㇾ所ㇾ學とは申候。書物にては朝夕よみ候得共、一向に言行は其所とは違ひ申候ては、盡く學ぶ所に負きたる人にて、不頁人に御座候。此道理を能く辨へ可ㇾ申事書生の業、辨へさせ申度が、師長の職分に御座候。

一。身に分限の有ㇾ之事を辨へさせ不ㇾ申候得ば、人々の人欲にて、人よりは尊くなり、人よりは富有になり度ものにて、いつか分限を忘れ候より、不法不埒も出來り、學問の害夥敷、終には身を失ひ生を亡し候人も有ㇾ之事に御座候。所ㇾ謂論語よみの論語しらずにならぬやうに學び度敎へ度事に御座候。扨師長と申者は、先人に信ぜられ愛せられずしては不ㇾ參事に候。人に信愛せられ候得ば、悦服して畏敬の心も生じ申事、自然に御座候。人を悦服爲ㇾ致候事は、第一言語容貌を愼み可申事に候。温柔敦厚は詩のをしへなりと有ㇾ之候。詩を作り申人は、此處を能心得可ㇾ申事に御座候。此場より詩に入候得ば、其人物もいつとなく温和になるべきことに御座候。我慢我執つよくなり候は、詩のわき道へ入りたる人に御座候。詩を學ぶも文を作るも、君子の所作に御座候。君子とはいかなる人を云ふ、小人とは如何なる人を云ふと申所を辨へ申度事に御座候。人のよくなる

涯おとなしく相勤め、心底一杯に忠實を盡し可ㇾ申事、學問いたし候人の安樂なる所に御座候。是を辨別なく、時を恨み上をそしる人は、不良の人に御座候。其不良の人の澤山にならぬやうに教へ導て遣し可ㇾ申事、師の職分に御座候。

一。學館學生の業は、四書五經を素讀して、文字訓點正しくよみ覺えさせ、次第に講釋を承り、そろ〳〵義理を辨へ知りて、ちと宛も身行を習慣ㇾ爲ㇾ致候て、其うち奇特の者を御褒め可ㇾ被ㇾ遊事に御座候。詩文を習はせ申とは、心情をのべ辭義をしをらしく作り覺え、無風雅殺風景にならず、其功により古今之治亂興廢人情の厚薄をも辨へ知べき遊散に御座候。上手は秀才、下手は不才の差別迄にて、さのみ國政の利害には與り不ㇾ申候。但し辭と申ものは、申樣にて人心を感じ候事、妙なるものに御座候得ば、善良の心を長じ申樣に心得申度事に御座候。狂言妄語、當座の遊戲と心得申候得ば、利益は少く損害は多きものに御座候。損害と申は、驕敖自負の心を長じ、詩を作り文を書き得ぬ人は、人にても無ㇾ之樣に見下し候て、夫よりは人の詩文をほめそしり候事が面白く相成候時は、人の德を損じ、不ㇾ斗害を生じ申事、古今澤山に有ㇾ之候。詩文は心に思ふ所不ㇾ申してはゐられぬ人情に候得ば、其思ふ所不ㇾ好候得ば、申出す言葉も、豪慢不敬多きものに御座候。左候得ば、上手もよし、下手もあしからず。必竟心の存する所、眞情を取失ひ不ㇾ申樣にと申所が、作者の本意に御座候。左候得ば、先々經書を深切によみ、一句一言にても、會得致し候事を言に言ひ身に行ひ候樣に致度事に御座候。今日治世の分限を忘れ、直にむかし〳〵の人のやうになりたく存じ

第一と奉ㇾ存候。有ㇾ教無ㇾ類と被ㇾ仰候かと奉ㇾ存候。

一。師長と申候へばとて、我計是非々々善き事は不㆓相成㆒候。聖人萬世の師といへども、得不ㇾ被ㇾ成樣に相見え申候。但し人を敎ふるものは、人と共々に善事を致度、人と共々に惡事は不ㇾ致樣に心得申候て敎へ申度事と被ㇾ存候。發明ものも愚鈍なるものも、御家中の人に御座候へば、發明は發明丈にをしへ、御用に立て、愚鈍は愚鈍丈に敎へ戒て、刑辟を受ぬやうにと申よかと奉ㇾ存候。

一。人情は同を悅び不同をにくみ候事、無ㇾ據事に御座候得共、其所を勉強して、同異の論無ㇾ之樣にと申事、衆人の師長の役に御座候。我好む所を膝に加へ、我惡む所を淵におとしいるゝ樣いたすは道德を敎る人の任には無ㇾ之候。善を賞し惡を退け給ふことは、人君と大夫の職に御座候。其人君大夫不都合之事有ㇾ之候はゞ、諷諫して何卒不都合無ㇾ之樣にと忠を盡し申は、儒臣の職分に御座候。

一。時に治亂あり。所施に宜所あり。先第一心得可ㇾ申事に御座候。亂世と申は、人の尊卑にもよらず、續き柄の親疎にもよらず、今日戰に勝ち我國を強くする人をあげ用ふる事に御座候。治世と申は、人々の尊卑分限ひしと定りありて、我國が惡いとて、人の國へも行れず、とてもかくても君主の下知に隨ひ不ㇾ申候ては、一日も立ち不ㇾ申候。分限を超候事も、主君の御眼力次第にて、下に屬し居候ても、可ㇾ恨事は不㆓相成㆒候。扨大夫は大夫になり、士は士にて御奉公仕るより外は無ㇾ之候。大夫に擧用仕給へば、大夫の所作を致し、士に被ㇾ成候て、御用被ㇾ成候得ば、士にて生

不レ覺自滿の心も生じ、我を高ぶり候事にも移り申候事、是又自然之病氣に御座候。仍レ之善良の師長を御立て、其人の言行を見まね聞まね候樣に被二思召一候て、師役を御立て被レ遊候事に御座候。左候へば先づ師と相成候人、此所を能く心得可レ申事第一に御座候。扨人を敎へ候ても、百人が百人一樣には不レ參もの、人心は各々別なる事は不レ及二申上一候。孔夫子三千の弟子、七十人之親炙弟子達も、人々心慮も別段、所行も殊異にて、盡く一統には相見え不レ申候。乍レ併聖人の德化にて、何れも善良君子に被二相成一、大は大、小は小、それ〲に世界の用に立つ人計と相見え申候。聖人の御德にても、御一樣に敎へ立てられ候事は不二相成一ものかと被レ存候。併し人が善良に相成候所は一同に御座候。

一。師長の人を敎へ候事は、他國はともあれかくもあれ、御國の御爲になる樣にと申所、肝要と奉レ存候。他家他國のまねをするなと御定め被レ置候事は、御先祖の深き思召と奉レ存候。但し他所他國之風を學ぶなと被二仰置一候得ばとて、よその國の善事をするなと申候事には有二御座一間敷候。餘處の風を致し候て、御國の人情にあはぬ事はするなと申事に可レ有二御座一候。孝悌忠信仁義禮讓は、何國にても人の悦ぶ道に御座候。但し富貴なる家にては、被レ下物取扱ひもゆたかに御座候。貧乏なる國にては、至て少く御座候。是も一樣にならぬ事と被レ存候。併し學問を致し、理義明かに相成候得ば、多少厚薄は、さのみ怨みつらみもなく、一統に取扱ひの能きは難レ有奉レ存候事、それが學問を致し義理を辨へ申候人の所得に御座候。此所を辨へ候樣に敎へ可レ申事、師長の

對二某侯問一書

以二別紙一申上候。老衰之儀、手筆相乖き、字形も不レ正、文言も前後仕り、重復多く、箇條の次第も相調ひ不レ申、不敬の至奉二恐入一候。改書仕候て、可レ奉レ入二御覽一筈に御座候得共、精神弱く罷成、幾度も相認直し申候儀、甚以難儀に罷在候得ば、隨意に筆記仕候までにて、差上申候事、何分にも奉レ蒙二御忍恕一度奉レ存候。

一。御國に學問所を御造立被レ遊候御本意は、御先祖樣よりの風俗を失ひ不レ申、萬人安堵仕候樣に被レ遊度と申所極意にて、人を利口發明に被レ遊度と申所にては無二御座一候。元來御國の舊風、質實篤行にて、諸家に勝り申候事多く御座候。乍レ併大平貳百年の恩化、次第に奢靡逸樂に移り候所多く相成候に付、御政事も六箇敷罷成候處を、御氣之毒に被二思召一候故に、學問と申事を第一に御引立て被レ遊候御事に御座候。學問を不レ仕候ては、人々我見我意のみつのり候て、上の御仁德と申所を思ひめぐらし申事無レ之故に、其思ひめぐらし候心持の生じ候樣にと被二思召一候故に御座候。左候得ば、其國之學風は、先第一人情の質實に相成、浮行虛飾之無レ之樣に被レ遊度御儀と奉レ存候。但し學問を致し候と申するには、四書五經をよみ習ひ、夫より其義理をそろ〳〵辨へ候て、少々宛にても身に行ひ慣ひ申事に御座候。但し書物をよみ習ひ候へば、自然とむかし〳〵の事も相知れ、人のしらぬ道理もそろ〳〵合點參り、善惡邪正も辨別仕候樣に相成候へば、凡人には勝れ知慮も開き、口もきかれ、人にも見こなし不レ被レ申樣に相成候事、勿論に御座候。但し此所より

死の場にて見續くべき侍若黨を減省し、仲間小者の立廻りよきを美目として、日雇ひのものに弓槍を預ることをはぢず、出入の町人に茶を振舞ふを美目として、知行の百姓の袖乞するを恥ず、衣服の垢つかぬを美目として、呉服商人に延引をわぶるを恥ず。かやうにかぞへみれば、美目と恥との辨へ明らかならぬと、いくばくといふ數もしらず。一生辛苦をして、快樂なる心はなく、窮鬼に責られて身を終ると、是非もなき次第なり。國は君臣榮辱を明らかに辨ふれば、財用滿足の基本たつ。農工商賈は、上に忠直の奉行頭をだにたてゝ取扱はすれば、上の好次第にうつりかはる物故に、君上のつとめは榮辱を明らかに示して、善良の役人をえらみ給ふのみにて、鎖細なる役筋の末々までを察し給ふ道はなし。兎にも角にも恥辱の道を正して、財用の虚費を省き、富を願はずして富に至り、貧を惡まずして貧をいづる政をたてたきものなり。

七年の病と見れば、三年の艾を心懸ると、もとかしきとのやうに思ふは、今の世のみに非ず。しかしながら三年の艾を用意すれば、七年は病むはづの人も四年目には平癒すべし。もどかしとて用意せずば、七年目には治し難き病となるべし。醫者の治療のとゞかぬに至る病人は大躰は不養生を止ぬ人に多きもの也。

食膳は水くさけれども、民の食物はとかゝず、君の行列は見苦しけれ共、民に飢餓の患なくば、是を見聞する人、何をか譏り何をか笑はん。自國の民の懷くのみならず、他所他國の人までも、うらやみ尊とみ奉らば、誠に天分のほまれ、此上もなき美目といふべし。

天分を忘るゝより、榮辱を取違へ、辱まじきことをはぢて、財用を費し、辱べき道をはぢずして財用を惜まず。國の衰敗するは、古今みな然り。余處目はいかばかり見苦しく共、内の備へ丈夫なれば、受持給ふ家國は、子孫萬世に傳へて、人に窺るべき氣遣ひなし。餘處の人は不レ悅とも、内の人が悅び慕ひ奉れば、何ひとつ辱べきことなし。是榮辱の分を明らかに辨へ給ふ故に、堪へ難きことをゑこらへ給ひて、無益の費用に困しみ給ふ憂ひなし。されば國の富は、是を基として得給ふべきこと也。

臣は君を以て心とすること、自然の勢ひ也。故に君上の好み給ふ處は、臣下令を待ずして行ひ、君上の嫌ひ給ふ所は、臣下禁を待ずしてやむ。古今の鑑歷然たり。士は萬石千石百石十石の身上も、是亦天分を辨へしりて、榮辱を取違へざれば、無益のかざりに俸祿を費さず、身分相應の富を保ちて、分のたゝぬ貧窮に至らず。たとへばさねよき鎧を用意したるは、心懸よき士也。但し甲冑の修理は、少金にて一度すれば、五年十年の物入なし。太刀刀は中身だにたしかなれば、子孫までも用前の害なし。衣服器用に立派を好めば、その費過分にて、終身物好の止事なく、妻子の奉養不足なきを美目として、奉公の差支になるを恥ず、給使する下女の多きを美目として、生

て下万民の苦樂を第一に世話に思ひ給ふはずの天分也。此天分の内に心をとりしめ給ひて、朝夕に下の樂みをたのしみ、下の苦みを苦み給ひ、政教を愼み給ふ時は、萬民其恩德を慕ひ懷き奉りて千代万代も此君の愛たくあらせ給へとのみうたひことぶくと、君の天分に應じて、此上もなき美目なると也。もし此天分の美目を美目とし給はず、此外に美目を求め願ひ給ふ時は、美目を失ひ恥辱を招くと也。みめを求めて恥辱を招くと申とは、たとへば宮室に金銀をちりばめ給ふは、美目を思ひ給ふしわざなれども民の草屋は雨露もりて風日を凌ぐ便りなき時は、金殿の美しきを見るにつけても、一入奢侈のつよきを譏り、政のからきを恨み歎く。その恥いづくにか遁れ給ふべき。君の衣服に錦繡を重ね給ふは、美目を思ひ給ふしわざなれ共、民は布子の綿もなく、雪霜を忍ぶ便りなき時は、錦衣の美しきを見るにつけても、一入奢侈のつよきを譏り、政のからきを恨み歎く。其恥いづくにか遁れ給ふべき。君の食膳に八珍を備へ給ふは、甘味を好み給ふ故なれども、民は稗の飯にもあかず、飢餓を凌ぐ貯へなき時は、佳肴のうまきを見るにつけても、一入奢侈のつよきを譏り、政のからきを恨み歎く。其恥いづくにか遁れたまふべき。君の出入に行裝をかざり給ふは、美目を好み給ふ故なれども、民は親子兄弟をすて、夫婦同居もならぬ時は、行裝の立派を見るにつけても、一入奢侈のつよきをそしり、政のからきを恨み歎く。其恥いづくにか遁れ給ふべき、是榮えを願うて辱を招く。みな天分を忘れて、榮辱をとり違へ給ふ故也。君の宮殿は傾きたれども民の家居は軒端たゞしく、君の衣服は垢つきたれども、民の衣類はあたゝかに、君の

國用の盈虚、家產の貧富も亦然り。根を忘れて枝葉の榮を望み願ふ心より、富を求むとせしまに、いつのまにか貧になりゆくことなり。

花木の花の榮えを願はゞ、根株に心をつくるを專要とし、家國の富を願はゞ、榮辱の實意を辨へしるを基本とすべし。榮はさかゆと訓して、美目なることなり。辱ははぢと訓して、面目なきことなり。美目なることは、賢愚貴賤となくすき好む道也。面目なきことは、賢愚貴賤となく嫌ひ惡む道也。但しみめを好めども、美目の實意をしらず、辱をきらへども、辱の實意をしらず。故に富を失ひ貧を招く。口惜きこと也。

美目と辱との實意は、おのれ〱の天分を知るを美目とし、天分を忘るゝをはぢとす。天分といふは、此世に生れたる程のものは、生れ出るより、貴賤それ〱の身の分限定りて、上は王侯貴人と生れ、下は農工商賈と生れつきたる分限なり。されば此分限のうちにこゝろをとりしめて、分限の外に心を取逃さぬやうにと思ふ人は、貴賤學不學によらず、げに尊とく愛たき人なり。又此分限の內に心を取しむることをわすれ、分限の外に心を取逃したる人は、貴賤學不學によらず、げに卑しく愛たからぬ人なり。

愛たき德をつむ人は榮え、愛たからぬ德をつむ人は辱しめらる。天道の自然也。

分限の內に心を取しむると申は、先邦國の君と生れ給へるかたは、下万民に敬ひ尊まれたまひて、生涯めでたき位に安じ給ふこと也。されば敬ひ尊まれ給はんとては、先自己の苦樂は次にし給ひ

醫者なり。深切なる役人は、馬も駕籠も捨て、歩行はだしにもなり、民の爲を思へば、苦勞大義もわすれはて、風雨寒暑の界もなく、世話のとゝくを樂しみに思ふ人、誠に忠なる役人とはいふなり。火燵に足をあたゝめて、病家にて待兼るも思ひやらぬは、水くさき醫者なり。頭痛痼氣を申立て、願ひ裁許の延引するも、きのどくがらぬは、情なき役人なり。故に明君賢相は人をしるを最上の智とし、誠實に怠り給はぬを急務とす。富る故に奢れば、貧になるまで取上れば、自然と奢はやむと心得たる役人は、聚斂殘賊の惡吏なり。食ふ故にふとり過れば、斷食させて肉をおとさんといふは、下手醫者なり。奢るうちは樂みなるやうなれども、奢られぬやうになれば、苦しき故に、おごらるゝうちに、儉約をして、いつまでもたのしみを失ふなと敎へ導く役人は、公正忠貞の良吏なり。食過ればふとり過て、病氣の出る故に、食るゝうちより食をひかへて、いつまでも達者に病ぬやうにせよといふは、上手醫者なり。此間毫毛の違ひにて君を仁君にすると、君を不君にするとのわかれめなり。

花木の花末

○花木のはなを賞翫すれば、日除霜除をして、虫をとり鳥をおとして、撫さすらぬばかりに大事にはすれども、かんじんの根に土かひこやしをいるゝ道をしらねば、色香の榮えを願へども、やがて枝葉も枯れ花もすがれて、見事なりし一木も、いつのまにかは薪となると、根に心をつけざりしあやまちなり。

奢侈になりたる民は病人なり。支配する役人は皆醫なり。病には内傷外感、其病さま〴〵なり。是を療治する醫者は、望聞問切、さま〴〵の功者あることなり。まづ望といふは、病人の顏色容貌に心をつけてとくと見察することなり。聞といふは病人のものごし音聲に心をつけて、得と聞察することなり。問といふは、病のおこり次第を得と問ひしることなり。切といふは、脉をとり腹をおしてしつかりと心に見切を定ることなり。この望聞問切は、何れの醫者もすることなれども、病人に深切なる醫者は、げに〳〵病人の苦痛を我身の苦痛の如く、眞實心より平癒いたさせたく思ふ所より、匙加減もとりつ置つ思案工夫をこらして、一日に一度見まわる所へ、二度も三度も立廻り、藥の加減に油斷をせぬは、是上手にてたのもしき醫者なり。役目一通りに脉を見、思ひ付次第に藥をもり、治不治は病人の運命次第と、二日おき三日おきにちら〳〵と見まうて、療治油斷なる醫者は、誠にたのもしげなき下手醫者なり。上手にかゝれば癒る病氣も、下手にかゝれば怪我するは、歴然たることなり。故に子どもらが病氣といへば、其親かならず良醫をたづねもとめて、藥を用ひ、かならず下手醫者にはかけぬものなり。君は父母なり。民は子なり。如才なる役人に預けて、難義をさすること、仁君の甚おそれ給ふ所なり。

よき役人と申は、深切なる醫者の、病人の死生を身に引受て、療治に心を盡すがごとく、民の苦樂を身に引受て、晝夜世話をまめやかにする人を、良吏とはいふなり。醫者深切なれば、食をくひかけ、眠き目をこすりても、匙よ藥箱よと、夜る夜中も厭はずかけ走る。これ如才なき

世話をやくに及ばぬといふ道はなし。政の道は、元朝より大晦日迄、一日々々とつとめて、ぬけめ油斷のなきやうにまめやかに世話をするとなり。故に賢人君子は、夙夜不〻懈、一人につかうまつりて始終かはらぬを忠といふ。世話する人がなくなれば、又よき世話人を代りに立て、とかく善政の絶ぬやうにと心を盡し給ふは、仁君の道なり。家國の興衰は、道といふとはなく、上の世話よくとゝけば榮え、世話不沙汰なれば衰ふ。禹湯文武の聖王にても、子孫愚にして怠たれば、ありがたかりし政も、すたれはてし事歴然たると也。

亂世久しく續きて、やうやく治りたるはじめは、世界一統に財用不足して、貧につまりては、飢餓に至るものも多きなり。太平久しき御代は、世界一統に財用も滿足して、富饒に餘りて、奢侈長過し、夫故に飢餓に至る者多し。されば亂世の民は貧にせまりて苦み、太平の民は富に餘りて苦む。貧より貧になりたる民は、救ひ惠み安し。富より貧に成たる民は、救ひ惠みがたし。たとへば蔬食乏しく食つけたる人の腹のへりたるは、湯漬食に鹽菜にても、佳肴珍美におなじくうまけれども、美食澤山に食つけたる人の腹のへりたるは、一汁二菜の料理にては、さのみ食たるやうにも思はぬは、人情の常なり。故に古語にも、凍たるものは衣をなしやすく、飢たるものは食をなしやすしなどいへるなり。亂世に貧窮を救ふ道にては、治世の富饒はすくひ難し。亂世の民は食にうゑて痩せ勞れ、動きえぬ病人なり。治世の民は大食してふとり過ぎ、立居のならぬ病人なり。病みて得動かぬ所は、同症と見ゆれども、病因は雲泥の違ひなり。

なるを覺るやうに敎るより外はなし。是を敎他とはいふなり。孔子衞國に入給ひて、富さん敎んとの給ひしは、亂世の勢なり。食物拂底にて、腹一杯も得たへず、瘦せつかれて居る人には、まづ〳〵粥にても雜炊にても快くたべさせてからの養生なり。今餓死もすべき人に、動き働きをすゝむべきやうはなし。されば富せて後に敎んとはの給ひしなり。只今太平二百年、富榮えて衣食住によとかゝぬ目出度御代の民はたべふとりて氣重になりたる病人なれば、此病人を療治する法は、上に申す如く、自分と養生に心ざすやうにするより外はなし。されば敎へて後に富すべき時節なり。金銀米穀にはとかゝぬ世中なれども、奢侈の風さかんにて、無益の費かぎりなく、人々貧になりたるなれば、昔の民はなくて貧になりたるなり。今の民は有餘りて貧になりたるなり。されば自身と養生を心懸さへすれば、外より食物を求るに及ばず。食物を減じて丈夫もつくとにて、節儉を尊ぶ心になれば、財用は自然と融通するとなり。是敎へて後に富する道なり。聖人の詞を取直して、今日の用に立るとは、恐多きとのやうなれども、是即時と勢とをしる道にて、實に聖學の極意なり。貧病は治し安く、富病は治し難し。亂世の民は養ひやすく、治世の民は養ひがたし。扨又養生にしおきの養生といふとはなし。たとへば昨日灸をすゑおきたる故に、今日不養生をしてもよく、今日藥を飮おくは、明日大食すべき爲といふやうなるは、よに愚なるとなり。今日も明日も、飮も食も、氣をつけて、身の働も愼み、けふも愼みあすも愼みて、九十歲百歲の壽命を保つ、是養生の極意なり。家國の政も亦然り。今日よく世話を致し置たれば、是にて五年十年は

ふとなり。もし心得違て、善を擧て不能を敎ふる化道のつとめをわすれ、俄に省減の法をのみやかましくたつれば、人心いとひうらみて、國風荒衰し、恩政のしるし見えぬうちに、先怨憤の情を引出し、上もこり下もこりて、はて〳〵はゆきなり次第になりゆく〻の也。

病をうけて後、俄に藥を用ひ灸をすうるは、手おくれなるとなり。しかし手をつかねて死を待よりはましといふまでにて、養生の本意にあらず。實の養生といふは、先不斷の心懸にて、口にうまけれども音味を過さず、身は樂なれども安逸をほしいまゝにせず、よきほどに食ひ、よきほどに運動して、氣血を廻らし、臟腑をすかし、病の出ぬやうにと申處、養生の專要なり。亂世の民は食乏しく瘦せ衰へて、うごきえぬ人の如し。其疲て力なきはうちに入るゝ食物の乏しきゆゑなれば、粥雜炊の類にても、そろ〳〵たべさせて養ひたつれば、次第に肌肉もつき、色艶も直り、手足の力も出來て、丈夫になりやすし。治世の民は、食物すぎて肥ふとりたる人の得動かざるが如し。其ふとりこえて氣おもく手足たるきは、美食の過たる故なり。さればとて幼年より美食美味をたべ習うて、數十年に肥ふとりたる人を、俄に瀉下の藥を用ふれば、元氣を損じて死に至る。さればとて外よりそぎへらすべき術もなし。うちへいるゝ食の多きとて、斷食をさすれば、忽ち死す。せんかたもなき病氣なり。この病人には、先其利害をよくのみこませて、三碗の飯を二碗に減じ、二汁五菜を一汁三菜に減じ、うまく仕立る鹽梅を、いつとなくかるく仕立て、日々月々に用ひ習ひて、かるきものは腹心よく、小食は氣分のかるくなる道を自身と覺て、運動すれば、身も健に

花木のはなのさかりなるは、去年今年の實生にあらず。實植よりとしをかさね春をつみて、花は盛に實もみのれるなり。しかれば此はなを永くみんとて、枯枝をきり虫つきたる葉をつみ、延び過たる末枝をとめ、茗過たる花をすかし、日除霜除をして、根に土かひ、朝な夕なに心をつけて、身木のいたまぬやうにして、肥過て花のあせぬやうに、實のよくとまるやうにと、如才なく世話をするとなり。もし心得違へて、一旦に枝をもぎとり、茗をむしりとりて、土かふ手當はなく、切つめることのみ心得れば、忽に枯木となり、多年の賞翫も、むなしくなるとなり。

目出度き家國の繁昌は、十年廿年の功業にはあらず。祖先開國の君、戰爭の心をしづめ給ひて、順從の氣に移さんとては、弓は袋にをさめ、刀は鞘にをさめて、よろづしとやかなる風を賞し給ひしより、數十百年を經て、ひと〴〵あらくれたる風儀をやめ、おとなしきすがたとはなりたるなり。されども强氣は質朴にて、柔和は奢美に流るゝは、自然の勢なれば、今太平の人民、富饒の世に生長して、質素なるつとめは、何となく難儀なるやうに思ふとは、道理なるとなり。しかれども此富饒を久しくつゞかせんとて、不孝不弟にて父母の養ひを忘れ、家業をすてゝ惡行をとゝするものを取除、其儘に捨おけば、不屆者にもなりはつべきものをいましめ、似合ざる無益の藝能を好みて、今日をむだに過す者をおさへ、美服美食美宅をととして、己が富饒なるを人におごり示す者を嚴禁して、其上に孝弟禮讓の道を敎へ喩して、よき者は一人もふえ、惡きものは一人も減るやうに心を用ひて、衣食の用困窮に至らぬやうにまめやかに世話をし給

嚶鳴館遺草卷第六

花木の花本

○はな木の花の十分につきたるは、見事なる至極也。されども花を十分につけおけば、次第に身木もひねて、實もすくなく、やがて枯枝多く出來て、身木のいたみとなれば、見事なりし名木も、見所なくなると故に、をしけれども、枝をとめつぼみをすかして、いつまでも見事なる花をめでんとはすると也。

美服美食美宅は、太平の世の有さまにて、誠に目出度けれども、十分に奢らすれば、次第に財用困窮して、やがて飢餓する者も多くなり、家國の衰微となりて、目出度かりし家國に奸民多くなり、付ては刑戮もしげく、外聞實義ともに取失ふと故に、明君賢相は是を憂へて、制をたて禁をまうけて、奢をとゞめ質素にたてかへして、いつまでも目出度家國をたもたんとはし給ふとなり。

花木の花をいつまでも見事にみんとて、枝をとめ蕾をすかせば、一春二春は見となる賞翫もならず。されども一年二年の賞翫をこらへて、行末久しき春をたのしむは、實に花木をすける人なり。めでたき家國を、幾久敷とりつゞかせんとて、五年十年の節儉を守り、苦勞なる政をつとめて、行末の安富を計り給ふは、實に家國を大事に保ち給ふ仁君なり。

ぐを買求め候て、一家內打寄存分にたべ候處、果して毒にあたり、亭主妻子召使共七八人、皆々倒れ伏申候。翌朝になり、晝までも門戶を不ㇾ開候に付、近隣よりあやしみ氣を付け見候處、膳椀も其儘にて、行燈の前によりこぞり倒れ居、全くかの河豚の毒あたり候躰に相見え候。其內に小てつち一人竈の前に伏し居、是のみ息かよひ候に付、ふぐの毒を解し候には人糞が妙藥と申候て、糞を用ひ候得ば、暫過候て、是は仕合によみがへり申候。其者申聞候は、今日は家內打寄ふぐ汁をたべ申候、私はかねがね隣の御醫者の被ㇾ申候を尤に存じ、たべ不ㇾ申候所、今日は主人夫婦大きにいかり、主さへたべ候物をおのれ一人たべ不ㇾ申哉とて、叱られ候に付、無ㇾ是非ㇾ少々たべ、のこりはそと隱して捨申候と申聞候由、ふぐ汁をとめ申候醫者は、身の安全を敎へ候人に御座候。然れ共ふぐ好き共は、却て身の安全を惡み嫌ひ申候。扨ふぐ好きどもが身の安全を嫌ひ候とて、我も養生をやめ毒をたべ候は、此小てつちにはおとり候人にて御座候。てつちも心ありて毒を少く給べ候故、糞は給べ候得共、命は助り候。とてもの事に、全く不ㇾ給候はゞ、糞もたべまじく候。すべて俗情はをかしき事多きものに御座候。以上。

嚶鳴館遺草卷第五　終

滅し候君も數かぎりなく候。般の末にも、箕子微子王子比干膠鬲など申候賢知の大臣揃ひ居り候得共、紂王不㆑被㆑用候時は、致方もなく、みす〳〵般の世は亡び申候。今人君高貴の身分、自心より是非邪正のかみわけ無㆑之と申時は、下なるものは齒をかみ手をにぎりながら、その無分別に隨ひ、破れ屋根の中にて、とも〳〵朽腐り候より外は無㆑之候。然る故に自己心より恐れ愼み給はり候樣にと申所より、其道理の分る學問を御すゝめの事に御座候。然ば人君の明智になられ候は、盡くしたるもの、心身安樂なる根元に有㆑之候。是を迷惑に存候人は、何共可㆑申樣なき至愚の人に御座候得ば、さやうなる人々には、御頓着被㆑成まじく候。惣じて善政を存立候時は、賢知の人の服し候樣にと申を目當に可㆑致事、至愚の人は此方より夫々に取扱ひ遣し可㆑申事にて、其了簡を用ひ可㆑申筈には無㆑之候。善を擧げ不能を敎へ候事、上たる人の心得に御座候。さればまづ主君を明智に致し、明智の風高根より吹おろし、下々愚昧の草木は、其風になびき隨ふやうに罷成候得ば、いつの間にか共々に君の明智を悦び有難がるやうに相成ものに御座候。愚老弱年にて長崎に遊學いたし候節、笑止なる儀目前に有㆑之候。或町人一家内殊の外河豚汁を好きたべ申候。然る處に隣家へよき醫者家移りを致し、右町家の亭主と念比に相成、彼ふぐ汁を好き申候儀見候て、常々異見を致し候に付、亭主も尤に存じ、一家内ふぐ汁を法度に申付候所、妻子召使ひ共甚憤り候て、詮なき醫者が隣へ參り、主人のふぐ汁をやめさせ候とて、彼是と申合、度々讒訴を致し、終に右醫者と亭主とを中たがひ致㆑爲候。夫より又々ふぐ汁をたべ候事に相成候。或時又々例のふ

を嫌ひ候心は、うしろくらき心有ㇾ之故に御座候。貴公唯今御主君を明君に可ㇾ被ㇾ成との御志は、彼上屋根を丈夫に被ㇾ成下に住候人々安泰にとの御事に候。最早貳百年有難き安樂世界に住み申事は天下の御上屋根が御丈夫なる御影にて御座候。今國の上屋根を御修覆被ㇾ成候を厭ひ嫌ひ候人情も、必竟太平安樂の世に生れ、先祖々々の辛勞苦行して立置候家の内に、何心なく明しくらし候て、風雨露霜の難儀を身に不ㇾ受人々に御座候。此人情に御とまり候て、學問と申ものを爲ㇾ致、家が倒れ候得ば、直に風雨の難を受候道理を辨へさせ、人も我も供勢に此家を持くづさぬ様にと申御世話に御座候。扨又むなぎうつばり弱く候得ば、何程よき上屋根もたるみ、梁棟つよく候ても、柱々が弱く候得ば又ゆがみ、柱々が丈夫に候ても、土臺廻りが朽候得ば又かたぎ、土臺丈夫に候ても、地形がしまり不ㇾ申候得ば、終にはくつがへり申候。百姓は國の地形にて御座候。仍ㇾ之古より地形の百姓を子の如く憐み給ふを仁君と稱し、その地形を預りて正敷取扱ふ代官を良吏と稱し、柱戸障子の如く所々に立ならびて自分々々の役儀を大切に勤る人を忠臣と稱し、棟梁の如く上をうけもち下のゆるがぬ様に重しになる人を賢相大臣と稱し申事に候。扨君は上屋根の破れ損じて下に立物のぬれくさらぬやうにと心を被ㇾ用候事に御座候。惣て人は異見教訓を能聞受候得ば、たとひ過失有ㇾ之候ても、救ひとゞめ候事も相成候に付、昔より人君は諫諍の臣を賓に被ㇾ致候事に御座候。然共諫諍の臣を被ㇾ用候は、元來自身の德明らかなる故に候。一向道理にくらく、橫紙を破り候人には、致方も無ㇾ之候。さればこそ昔より諫諍の臣は有ながら、其教に不ㇾ隨、家國を

儀、御尤に存候。是一世おしなべ候俗情、元より淺はか成了簡より申事に候得ば、無二是非一事に御座候。但し仁智の德も、勇と申德無レ之候ては不レ行事に御座候間、勇猛に御居り、御世話被レ成度事と存候。先能御考可レ被レ成候。臣民家國の下に住み申候は、てうど人が家の內にすまゐ候樣なるものに御座候。家と申せば、誰も彼もよき家には住よく、あしき家には栖うく御座候。扨其家はまづ棟うつばりは上道具、柱かもゐ戶障子唐紙などは中道具、椽敷居ねだつく土臺廻りは下道具に御座候。然處如何計上中下の道具材木よろしく候ても、上屋根と申物無レ之候ては、一日も雨露の凌ぎは成不レ申、仍レ之上中下の材木は、たとひばひのきけやき抔の上材にても、上屋根が雨漏いたし候得ば、三材ともに朽腐り申候。少々柱はゆがみ、戶障子は破れ損じ候ても、上屋根さへ丈夫に候得ば、人は其家に住居申候。然故に上屋根は成たけ丈夫に致度、かやぶきよりはよしぶきよしぶきよりはこけらぶき、こけらぶきよりは瓦ぶき、其瓦も銅瓦に候得ば、いつまでも破れもり候心遣ひは無レ之候。主君は此上屋根にて御座候。家老用人諸役人諸頭平士は上中下の諸道具にて御座候。如何計上中下の道具よき材木に候ても、上屋根が破れ屋根に候得ば、家を可レ持樣無レ之候左候得ば、上屋根の丈夫に相成候を嫌ひ申候事、先以餘りなる無分別に御座候。國の大小臣おの／＼我こそ棟よ梁よ、我こそ床柱よきゝ柱よ抔いかめしく存居候內に、屋根がぼろ／＼破れ損じ候はゞ、如何可レ致哉。雨露に朽くさり候より外は有レ之間敷候。家國も上壹人の德明かに、仁義の道正敷被二執行一候はゞ、下臣民一統に安泰なる事、眼前の理に御座候。然るをあかるく成候

のに候得ば給事抔は壹人も近付不レ申、諸子相互に酌を致し候。時々は上座執政の人も、かはる〲立候て、酌をいたし、末々役筋へもたべさせ申、箇樣に一堂の上にて、底意なくおもひ〲の了簡を申談じ、是非邪正の評議を公に致し候に付、いつとなく人心一和いたし、其節の取扱萬事模樣よく、政事も相立候て、主君にも甚滿足の事に候ひき。只今など存出し候得ば、扨て珍敷樂敷事をも見聞いたし置候と、老後の思ひ出に御座候。とにかくによきとも實々に致し候得ば。眼前の利益有レ之候。如何程よき事にても、規式一通りにて、實々に無レ之候ては、詮も無レ之事と被レ存候。貴公抔は國の巨室、常々人も尊敬致し候身分に候間、眞實に御志さへ御立被レ成候はゝ、上下忠節一和の風も起り可レ申候。何れにも一和と申事は、御政事の行れ申候哉第一に御座候。忠思を御廻らし被レ成度事に御座候。必竟和合はならぬものと申言葉は、和台を願はぬ心より申事に候。人性の善に候得ば、善にむかはぬ人は無レ之ものに御座候。初申述候通、人を嫌ひ候が、人に嫌はるゝ元、人に和せざるは人の和せぬ元に御座候。先々先施を御心懸可レ被レ成候。深切の御相談に任せ、彼是不レ顧二慮外一、無調法の有たけを得二御意一候。以上。

○人君は民の父母と申候得ば、御主君にも先々父母の心持を能御辨へ被レ成度候事、肝要の儀と御心付き候て切角御精力御盡し、學術に御向ひ被レ成候樣にと御取かひ被レ成候所、兎角時世の俗習にて、主人の學問被レ致、道理分明に被二相成一候ては、下々難レ勤堪兼可レ申儀、只今迄無レ之候ても相濟候儀を、いらざる御取そだて被レ成候抔、人々迷惑がり候得ば、是には御こまり被レ成候との

得ば、そのまゝ主君と同樣なる心持に相成、上へ〳〵と申志は無レ之、昨日迄は我人申合たる奉公も、今日よりは格別に引離れ候て、物事念頃に不レ見不レ聞候を職を守ると心得候故、接遇の道日々月々に高上に相成候得ば、下ミ我と諧和すべき道はふさがり申事に御座候。貴公抔は、讀書も被レ成候て、右の道理は御辨へ候事に候得ば、一躰の和を御志候はゞ、まづ下諸役の人々へ心易く。物事御相談を御志かけ被レ成度候。相談と申時は、貴賤上下の差別なく、人々了簡を申合候て、是非曲直無ニ腹藏一論判いたし候事に候。當世の姿は、下より申達候は、皆々五寸一尺の書付にものを申させ、家老執政の前へ差出し候て、低頭平伏致し、安否寒溫の外は、一言も申さず、是非は其指圖下知次第に畏り候て、退き候を、官長を敬ふとのみ心得候得ば、官長より裁斷申渡候て、受は受候得共、實内心に服し候哉否は、官長にても不レ存事に候。諺にも一寸の虫にも五分の魂と申候得ば、人々腹中には是と非と有レ之候事、あながち知者賢者にもかぎらず候。然故に面從後言の惡風次第に增長致し、影にては各々樣々の欝憤を申合候て、うはむきとは相違し内心にはうそ笑ひ候樣なる惡情を引出し候て、終には君の御政事をそゝろ事に致しなし候樣にも相成候事に御座候。愚老以前或侯國へ被レ招罷越候て、寬々致ニ逗留一學政の世話致し候事有レ之候。其節家老大臣一統に申合候て、一月三度宛政事に預り候程の役方は、一席に會合致し、講書など致候て、跡にては四方山の事、政事の心得にも可ニ相成一咄を致し候。其節は老臣銘々酒肴なども相携て、酒も汲かはし申事に候。但し咄の内には、政事の上遠慮なる筋も有レ之も

く存候得ば、先づ我方より親み、人より敬れたく存候得ば、先我方より敬ひ、萬事人の我によき樣にと存候得ば、我先人によき樣に致候事に御座候。貴公などは重職の事、格祿共に御家にて一二の御身分にて候。左候得ば、貴賤と申時は、御身分は貴にて、御席より以下は皆賤にて御座候。貴を以て賤に下り、上より下にくだると申は、無上の德に致し候事は、天地の道も、天氣下り不レ申候得ば、地氣も上り不レ申候。天は天、地は地にて、陰陽の氣交り不レ申候得ば、萬物生育不レ致候。仍レ之上下の交り調ひ候はまづ上が初に御座候。たとへて申候はゞ、賤きものが尊き人の前へ出候時、貴き方よりまづ是へと申挨拶無レ之候得ば、賤き方より先それへとては難ニ罷出一候。此姿にて御考へ可レ被レ成候。親みも上より下を親み候が初にて、和するも上より下に和するが初にて御座候。惣て人情は、賤は貴きに寵せられ、をさなきは年かさに愛せられ、愚なるは知慮ある人に悅ばれ度存候は、自然にて御座候。然所上は下より親むをまち、老は幼よりなつくを待候て、上より先施なく、老より先施なく候得ば、下より親むべき便なく、幼よりなつくべき便無レ之候。然時は上下老幼相互ににらみくらべを致候樣にて、寄付れ不レ申候。寄付く心のなきは疎遠の初め、疎遠なるは不和のもとにて御座候。惣て人嫌を致候人は、人に嫌はれ候人にて御座候故に、古より賢相良佐と申傳候人々は、何れもまづ先施の德厚く、貴を以て賤にくだり、人の心を能取たる人に御座候。さて執政大臣を棟梁の臣と申候事は、上には上屋根をいたゞき、下には柱戶障子をふまへて、上と下の眞中に立たる役人を申事に御座候。然所當時の人は、家老執權と申役に居り候

せず候ては、末々の輩にては不二相成一儀に御座候。愚老が如き愚鈍なるものも、たま〳〵諸家の招を請け候て、乍二無調法一師匠の眞似を致候處、右の姿にて、何れも親み深く申述候に付、いつとなく學問に深く立入被レ申候て、後には愚老など及び不レ申ほどに上達も有レ之、随ては一家の政事も手厚く、人心悦服致し候程の方々も、追々有レ之候。愚老など外に知慮も無レ之候得ば、論より證據と申諺の通り、唯々兼ていたし覺え候所を得二御意一候。扨右の親しみの内には、時としては詩作のあそび文章の樂しみなども有レ之候。是又學問の一事に候得ば、夫よりはいつとなく義理は面白きものと申に相成候事、自然と被レ存候。然ば御申越の趣にては、先箇様の處に被レ用二御心一度存候。あしく致し候得ば、學問〳〵と申名目計にて、いつまでも無面目の素人にて濟し被レ申候衆も不レ少様に被レ存候。必竟取かひ様の不行屆故と存候。但し是は愚老だけの不調法なる了簡に御座候半哉。猶又博識高德の人へも御相談有レ之度事に存候。以上。

○追々御政事御取扱候て、篤と御勘考被レ成候所、兎角上下一和不レ致候ては、何事も不二參居一候得ば、何卒一和致候様にと被レ盡二御心一候得共、御思慮の通には難レ參候に付、愚老へ被レ及二御相談一候との御事、致二承知一候。成程上下一和不レ致候て、善政成就いたし候事は、古今共に相見え不レ申候。但し是も極意の所は、人君と輔相との德量にかゝり候事、勿論に候。乍二無調法一愚昧だけの了簡つゝまず得二御意一候。先以て人交りは、貴賤老少知愚の交共に、先施と申道有レ之候。先施とは先づ施すと申儀にて交接は向をまたず、先我方よりしかけしむけ候事に御座候。人より親まれた

聞え候得共必竟主と家來にて、君には何となく輕侮の心持も有レ之、臣には元より畏敬の心有レ之候て、まづ〳〵十の事は二ッ三ッならでは申さぬものに御座候。まして學問御相手に相成候輩も學問友達とも難レ申、唯御伽一通りの心に候得ば、辨へ存じ候事も、先はおしだまり居候て、むざと不ニ申出一候。是にて主君の學問と申もの丶面白く相成候筋は、いつまでも無レ之筈に候。左候得ばまづ學問の面白く御成被レ成候樣にと申時は、此處を能く御勘辨可レ被レ成事に存候。されば君の學び給ふ臣は、師臣と稱し、又は賓客賓師など申名目も有レ之候。惣て學問の御稽古計は、常禮常格をはづし、師は實の師匠、學友は實の學友と申姿に參り候樣に可レ被レ成事に御座候。君臣心を隔て、禮法のみに拘り、はるかの末座に手をつき頂をたれ、讀かゝりよりよみ仕舞まで、定りたる文言を講じ、向へ聞えきこえざるの無ニ差別一、禮法を失ひ申間敷までにて、一章二章を申濟し、其餘の事は、一言半句も申上ぬ事と申樣なる姿にては、世にいふ御書院講釋と申物にて、たとひ何年學び給たり共、少しの益も無レ之、誠に規式一通りの事に御座候。人を敎誨すると申心得は、向の年時相當、身分相當、性質相當を考へ、いづれにも向へ受用のなりやすき樣にと申儀專要にて、書面の義理をたがへず、敎へかたはさま〴〵有レ之事に御座候。元來御聞被レ成候方も、いまだ胸中に力とても無レ之、學問と申物は、唯箇樣にていつまでも聞えぬ事を聞て居ることゝ計御心得被レ成候得ば、げに〳〵いつまでも、面白くもをかしくも無レ之事、尤至極成事に御座候。但し此姿は、大臣重職の人能勘辨有レ之、自身よりまづ其座に伺公して、問答應接を致し見せ參ら

成候事、無上の御忠誠莫大の大功にて可レ有レ之候。今世箇樣の儀に志を盡し候へば、扨々珍敷候得ば、乍二慮外一貴公などは、希代の忠臣と存候事に御座候。扨人君の德は、兎角眞實心に御自己より善を御好み惡を御嫌ひ被レ成候より外は有レ之間敷、其眞實心に自己より善を好み惡をにくむと申事は、是非邪正の道理を自己の心に聢と辨へ不レ申候ては不二相成一儀、其是非邪正の境を自己の心より辨へ候道は、學問より外には無レ之と御心付候との事、最早此上に明智明慮は有レ之間敷存候。彌益學問を御進め被レ成候事、いつ迄も勇猛に御怠慢無レ之樣にと存候。但し御眞實に學問を御好き被レ成候樣にと色々被レ盡二御心一候得共、とかく此所御思慮之通難レ參、御心勞被成候との御事、御尤至極に致二承知一候。御深切に御申越之儀、乍二慮外一愚意之趣無二腹藏一得二御意一候。先以貴公御志は至極に候得ども、一躰の御取計ひ方未御行屆無レ之故かと存候。先篤と御思惟可レ被レ成候。何の業にても、初心より面白き事は無レ之候。まして學問と申は、心術の事に候得ば、御弱年の御方、御自心初より面白がり可レ給わけは無レ之候。依レ之古より教學の道は、まづ良師を求め良友を撰み申事に御座候。師友無レ之候て、聖賢の君にひとり成られ候人は無レ之候。扨良師良友とても、其君愛敬の二つ無レ之候ては、是又無益の人に相成候事に御座候。輕き身分の人は、師匠へは常々親敷問答をも致し、朋友とは常々心易く咄合も致し候に付、いつとなく心もとけ候て、師匠もむつまじく教訓を致し、朋友も無二氣遣一是非を爭ひ候に付、其中に學び候得ば、人も我も何心なく其風に移り、學問おもしろく相成候事に御座候。貴人と申せば、たとひ師範などゝ名目は高く

師に學ばせ、仁齋徂徠を好き候人は、おとなしき仁齋徂徠學者に教へさせ、兎も角も人をよくとりかひ候て、善心になり候樣に可レ被レ成儀にて御座候。何流にても、我執つよく、人を得教化不レ仕候はゞ、無益の學問と可レ被ニ思召一候。誰とても昨日孔孟より直に授り受候弟子にても無レ之候得ば、古賢先輩とても、是非得失の無レ之候ては不レ叶儀と可レ被ニ思召一候。先書申上候通、大躰、師長は素志素行正敷、片見片氣無レ之學問も諸書を廣く見渡し、古今の治亂興亡人情變態によく通じ、唯人を親切に導きはなたらしの小童迄も、何卒善行善心の人になり立候樣にと、實情に取飼ひ候人を、先御家中の師に御定可レ被レ成候。善言善行を見習ひ聞習ひ候て、夫より追々成立候はゞ、其中よりは、一廉の大賢英才も、出來可レ申候。然ば先寛々教化に向ひ候樣にと御世話被レ成度御事と奉レ存候。己一人ものしりと心得候て、驕傲不恭なる人を師長には必御遠慮可レ有ニ御座一御儀と奉レ存候。以上。

つら〳〵ぶみ臣の巻

○君侯いまだ御弱年の御事、貴公御忠誠を以てそろ〳〵御取かひ被レ成候て、行々名譽の君と仰ぎ候樣被レ成度との御事、乍ニ今更一さりとは致ニ感心一候。いつも〳〵得ニ御意一候通り、一國の治亂萬民の憂喜は、只君一人の德不德に懸り候事、不レ及レ申候、上一人だによく候はゞ、千事萬行何か惡かるべく、上一人の宜しからぬと申時は、千事萬行よかるべき道理は古今無レ之儀、是又不レ及レ申候。大人は君の心の非を格すと有レ之候。貴公などの御職分にては、何は差置、唯君心を御取かひ被

分往生を致し居候もの有レ之候由、現在此頃の事に御座候、然ば一概に法華佛に不レ成共難レ申候半と申候時、老師大きに氣色を損じ、扨々苦々敷事に候、左樣なれば彌陀如來も最早尊とからず候、たとひ如何なる大善業の人々にも致せ、我祖師源空上人の一枚起請を背き、他宗を念じ候者をむざと極樂往生を爲レ致、膝元へ引寄られ候事、阿彌陀如來以の外の不都合と存候、左候はゞ愚僧など最早〳〵往生極樂を願ひ候念は無レ之候と申候由、大躰世上の儒者も、皆此淨土宗老師と一般の見識と被レ存候。古今の諸賢世話をやき候は、何れみな先聖後聖の敎を尊崇致し候爲に御座候。たとひ孔孟の本意には違ひ候ても、我流義の祖の遺言には違ひ申間敷と申事は、何共會得難レ致儀かと被レ存候。申さば今の世に生れ候人は、一統にむかし生れ候人の弟子にて御座候。愚老如き生質魯鈍なるものも、幸に幼年より書物を讀習ひ、秦漢以後の諸書、程子朱子等の遺書も伺ひ、仁齋徂徠の見識をもかゝり候て、其影にこそ寸志の愚見をも申樣には相成候事に御座候。然ば人しれず此恩德は廣大無量なる儀と存候。乍レ併うみの親の敎へ置く事にても、成長の上にて考へ候得ば、一概に左樣にも難レ成事もたま〳〵有レ之ものに候。とんぼうかみと月代剃り候時の差別もなく、親の申置たる事とて、是非其儘執行ひ候て、大間違を仕出し候はゞ、親の心にては、草葉のかげよりも、餘り悦びは致間敷候。必竟宗論をつのり候僧は、悟道徹底の師には有レ之間敷候。學派のみを申つのり、德行の沙汰に及ばざる儒者も、難レ信人と被レ存候。人君の學政を御世話やかれ候主意は、能敎へて人民を善に向はせ申事が專務に御座候。程朱學を尊び候人は、德尊き程朱學

さへ得候はゞ、何れの淨土へか往生は可ㇾ致候。儒者も其人の修行次第、美德をだに成願致候はゞ、何れの國家にても御用には立ち可ㇾ申候。左候得ば、先其人の德不德を御撰み可ㇾ成候て、流義の處は左のみ御撰み無ㇾ之候ても、可ㇾ然樣奉ㇾ存候。己々流義を偏屈に申唱へ候て、他流を排棄致候は、全く其儒者一人切の私心にて御座候。人君は萬民の主に御座候。何れにても篤學美行の賢者を御用ひ被ㇾ成候て、一家國の人心を敎化有ㇾ之、一躰の風俗を美敷被ㇾ成候と申が公道なる御所作に御座候。但し先書追々得二賢慮一候通、偏僻なる人をば師長に御立被ㇾ成間敷と申儀は、彼菊好のきく作り候樣には致間敷と申道理にて御座候。兎角人君の花畑には、牡丹芍藥菊桔梗紅白黃紫咲き交り候て、いつにても生花御入用の時は、御望次第に、赤なり共黃なりとも、其香かうばしく、花形見事に開き候を、何十本にても花瓶へ御とらせ可ㇾ被ㇾ成事と奉ㇾ存候。はなぶりが惡きとて、枝も莟もむしり捨候て、我好の黃菊一色と申事は、万民の主の物好には不ㇾ宜事と奉ㇾ存候。人の行は善惡唯二通りに御座候。善人多く生じ、惡人の減じ候樣にと申より外に、敎化の本意は無之儀と奉ㇾ存候。をかしき咄を承り候事有ㇾ之候。或淨土宗の老師、宗徒の內に內々法華を信じ候由を承り、甚不快に存じ、染々敎誡致し候には、世の諺にも、法華佛にならずとこそ申せ、左樣に法華を信じ被ㇾ申候ては、中々極樂往生は不二相成一事に候と申聞け候所、其人申候は、左候には御示し候得共、此間我等親しき淨土宗の人致二病死一候て、三日目によみがへり申候、冥途にて地藏尊の御手引に逢ひ、地獄極樂をことごとく見て歸り申候所、常に念比に致し候法華宗徒の內にも大

へ可ㇾ申事に御座候。人才は一樣には無ㇾ之ものにて、一概に我持方の通りにのみ仕込み可ㇾ申と存候樣なる片氣にては、被ㇾ敎候人も堪兼候ものに御座候。知愚才不才、夫々相應に取かひ候て、必竟よき人にさへ相成候得ば、何ぞ御用には立ものと申心得無ㇾ之、識度狹少なる人は、師長には難ㇾ致事に御座候。先箇樣の所御勘考可ㇾ被ㇾ成候。蒙ㇾ仰候種の撰みかたも、被ㇾ成二御覽一候書物には、數多有ㇾ之候得ば、愚意大概を申述候。以上。

○追々得二賢慮一候に付、彌御家中に學問被ㇾ行不ㇾ申候ては不ㇾ叶儀と思召候得ば、可ㇾ然儒者御雇ひ、指南御賴被ㇾ成度思召候得共、當時學問には種々流義も有ㇾ之候て、何れか可ㇾ然御一決難ㇾ被ㇾ成候得ば、當時行れ申候程朱學、仁齋派、徂徠派、三派の內是非を致二決定一候て、申上候樣にとの御事承知仕候。乍ㇾ併愚老或先賢先輩の學術、其是非を致二裁斷一申上候などゝ申儀は、中々難ㇾ及儀に御座候。先以て一家の學を興し候程の人は、何れ共に一世の豪傑にて、各所見有ㇾ之事に御座候。但し聖人にても無ㇾ之候得ば、人々是非得失は勿論有ㇾ之うちの事に御座候。長を用ひ短を捨て申候はゞ、何れ利益の無ㇾ之學も有ㇾ之間敷候。然ば其門流々々にて、其師學を推尊致候事、是又尤なる儀に御座候。乍ㇾ去何流にても、未學未熟の人に候得ば、一概に其書のみを讀み、其言のみを信じ、廣く是非得失を詳考不ㇾ致、唯其流義の外は、惣てひがことの樣に申唱へ候事、古今同弊に御座候。譬へば僧家の行法も、四宗八宗、さま〴〵に品替り候得ども、定て得二佛性一の外は有ㇾ之間敷候。儒者の言論も種々に御座候得共、成二德行一の外無ㇾ之樣に被ㇾ存候。必竟其僧の修行次第、佛性を

て、躬行の美無レ之人を用ひ申候時は、貞宗正宗如何に結構なるわざものとて、抜身のまゝにて腰に指候同樣にて、用心と存候内に、いつか自身の怪我を取出し申候。左候得ば、先素志素行を失ひ不レ申人を師長に御用ひ可レ被レ成事に御座候。素志と申は、幼年より存込み候よき志をいつ迄も持通し候事に御座候。素行と申は、幼年より平生所行よろしく、壯年に相成候ても、右の善き行をたゆまぬ人を、素行ある人と申候て、はえぬきの人間に御座候。但し少年の時は、不都合成所行も有レ之候得共、成長の上、良師直友の助にて、志行を改め、有德の士になり候人も、數多有レ之事に御座候得ば、人君廣く人才を擧用せられ候日には、右の前過前失を以て被レ捨候事には無レ之候得共、なみ〳〵の人情にては、この人にも以前箇樣〳〵抔不都合を數へあげて、善を妨げ候人も多き物に御座候得ば、まづは癖のなき人を師長に立て、人を敎へさせ申時は、初より信仰もつき、おとなしく敎訓を受用致候事、定りたる事にて、此段はおしつけにも、不レ參事に御座候。扨又平生躬行正敷と申内にも、生れつき窮屈片氣なる人は、人の師には難レ致候。何故と申候得ば、惣て人を取育て申心持は、菊好きの菊を作り候樣には致間敷儀にて、百姓の菜大根を作り候樣に可レ致事に御座候。菊好きの菊作り候は、花形見事に揃ひ候菊計を咲せ申度、多き枝をもぎとり、數多のつぼみをつみすて、のびたる勢ひをとゞめ、我好み通りに咲まじき花は、花壇中に一本も立て不レ申候。百姓の菜大根を作り候は、一本一株も大切にいたし、一畑の中には、上出來も有、へぼも有、大小不揃に候ても、夫々に大事に育て候て、よきもわろきも、食用に立申事に御座候。此兩樣の心持を辨

可ㇾ被ㇾ成思召候得ば、猶又種の美惡撰み方委敷申上候樣にとの御事、承知仕候。まづ人の才能は一樣には無ㇾ之、得手不得手有ㇾ之事に御座候得ば、一人に十善を備候事は、聖人の外には決て無ㇾ之儀と被ㇾ存候。乍ㇾ併善き種にも被ㇾ成度思召候はゞ、大概不具合なることのすくなき人を種に被ㇾ成度候。不具合と申候は、昔より學問を尊び候事は、學び候へば心もけなげに、道理も明かに、所行も正敷相成候を、尊び申事に御座候。然る處學び候て物識には成候得共、志行正しからず、不義不信の沙汰多く世間に聞え候人は、其學問とは喰違ひ候に付、是を不具合人と申事に御座候。一ッ二ッをあげて申候はゞ、孝悌は美德と申事は乍ㇾ存、自身の所行は親兄にもしほらしからず、驕傲と申は不德なることと乍ㇾ存、我一人ものしりと心得、人を見下し、古賢先輩をむざと誹謗し、誠の賢者は、我よき道理も、若や心得違ひにては有ㇾ之間敷哉と、恐れ氣遣ひ候をこそ、謙讓の德と稱し候事なるを、さまで見出したることもなきを、珍敷大相に申唱へ、たゞ俗人を驚し申事を自己の手柄と心得候を、古人は學ぶ所にそむきたる人と申て、不具合の甚しき人に御座候。箇樣なる輕薄の人種に相成候得ば、見るを見まね、聞まねに、何もわる心もなき素人も、なまなかこの學問故にもて餘したる人に相成候事、世上に不ㇾ少候。種は一粒に候得共、みのり候得ば、千粒万粒にもはびこり候間、先大事成儀に御座候。但し行跡正しければ、師匠は夫計にて事濟とも難ㇾ申候。師匠と申時は、人の問を待ものに御座候。十の內三ッ四ッは不二辨存一候共、殘り六ッ七ッ位は辨へ居不ㇾ申候ては、人の信仰も生じ不ㇾ申候得ば、博學多識勿論の事に候。然し唯博學識多才而已に

は無ㇾ之候。扨雇ひと申時は、師匠を一人御雇ひ被ㇾ成候事に御座候。師匠は一人にては百人は敎へられぬと申事は無ニ御座一候。一人に申聞せ候道理も、百人千人に申聞せ候道理も、道理は同じ道理に御座候。申さば一人も多く集め候て申聞せ候得ば、承り候人も、我身の上と計は不ㇾ存、たとひ身に覺へ候氣の毒なる儀有ㇾ之候ても、耻敷とて顏を赤め申事もなく、心のどかに公に承り候內には、人々己々何となく存當り思廻らし、道理も得と合點の參る物に御座候。主人一人へ指向ひ申候時は、主人計を異見致候樣に相聞え、家來へ計申聞せ候得ば、家來計を戒め候樣に聞え候物に御座候。君臣一同に承り候得ば、君の心得も有ㇾ之、家來の心得も有ㇾ之、上がよければ下の爲もよし、下がよければ上の爲もよしと申道理、分明に辨へしらるゝ事に御座候。倂師を尊ぶと申道をまづ心得不ㇾ申候ては、不ㇾ參事に御座候。古今共に師を尊敬仕候事は、重き道に御座候。申せ聞ふと申樣なる疎末なる事にては、何を承り候ても、無益なる事に御座候。於ㇾ之古先聖王より、後世の明君賢王に至るまで、師を尊崇被ㇾ成候事は、常々被ㇾ成ニ御覽一候書面の通に御座候。唐土の昔昔ばかりにても無ニ御座一、我朝代々の天子親王の御上にても、師臣を尊寵被ㇾ爲ㇾ在候次第は、物語り等にも書傳へ、殊の外にうや〳〵敷大事なる事に相聞申候。先此段を急度御思惟被ㇾ成候はゞ夫よりしては御家臣等御用立候人あまた出來申候て、後々は外より師匠を御雇ひ被成候には及申間敷候。如何樣よき田地にても、種を蒔き不ㇾ申候てはへ申候苗は無ㇾ之候。已上。

○先書の趣御覽被ㇾ下候所、兎角御家中によき種を御蒔被ㇾ成度思召に付、右種に相成候人を御雇ひ

は、まづ主人が嫌ひ成物にて御座候。嫌ひか好きか、なるかならぬは、致して見不ㇾ申候ては、難ㇾ決物に御座候。されば人々の學ぶ心に相成候は、上一人の心持が本に御座候。善惡利害を辨へ、人に利害を能く敎へ喩し申ものを、一兩人も御引立被ㇾ成候て、御賞翫被ㇾ成候得ば、誰も御賞翫には預り度、其内には才不才の差別は可ㇾ有ㇾ之候得共、其人相應に知惠もひらけ、道理の分り候程には相成候事、相違無㆓御座㆒候。但し夫とても、差當り御手元に相應の人柄無ㇾ之候はゞ、他所他國の人にても御注文に叶ひ申候人を御雇ひ可ㇾ被ㇾ成御事に御座候。雇ふと申事は、耻にはならぬ事と相見え申候。先大きく申候はゞ、天地の妙用にても、聖德の天子を御雇ひ被ㇾ成候て、陰陽造化の功を助けて御もらひ被ㇾ成候。天子は諸侯を御雇ひ、四海を治め玉ひ、國主領主は家老諸役人を御雇ひ、領分の世話をさせられ、侍は鎗持中間をやとひ、奉公の働を助けてもらひ申候。ちいさく申候はゞ、人の心の臟は一身の主に候得共、手足を雇ひ、つかみさすり、あるきはこびも仕候。其手足も、大指斗にて不ㇾ參中指小指の手傳ひを雇ひ不ㇾ申候得ば、なでさすりも叶ひ不ㇾ申候。申て見候はゞ、尊き御方程雇ひを多く御入被ㇾ成候事に御座候。古今高名の武將も、勢を多く雇ひ持玉へる人が大身大家にて御座候。綱公時武藏坊にても、己一人にては、一陣の戰は持れ不ㇾ申候。されば雇ひ候事は、美目なる事にて、耻辱にはならぬ事と被ㇾ存候。乍ㇾ恐東照宮は、六十餘州の大小名を能く御雇ひ被ㇾ遊候故に、如ㇾ此一統太平を被ㇾ遊候。他山の石以て砥とすべしと申す詩の敎へは、常々被ㇾ成㆓御覽㆒候事に御座候。相州物は相州の砥にて研ず候てはきれぬと申譯

レ申候哉、目を舞し被レ申候に付、夫よりいよ〳〵嫌ひに被二相成一、講釋と申ものは、人には大毒とて、ふつ〳〵聞不レ被レ申候に付、彌不道理もつのり、氣隨氣儘に物ごと被二申出一候て、兎角家中の迷惑不二大形一候に付、大臣共又候色々訴訟致し、せめて一座御聞被レ下候得とて、又或儒者を招き、講談を爲致候所、初の程は又目を舞し可レ申かとて、甚不安心の容子に御座候所、右の儒者如何に講じ候哉、殊の外に面白く被レ存、一向退屈の躰もなく候に付、家臣共も甚致二大悅一、まづ短かく申候樣にと、側よりさゝやき候に付、能程に講を休め申候得ば、扨て面白き事に候、嘸大儀には可レ有レ之候得共可二相成一は今一度承度との儀にて、夫よりは常々講日を被二待兼一被レ承候に付、次第に道理も合點參り、後々は餘程ほめ候程の主人に被二相成一候由、定て初の儒者は、こと六ケ敷自分が多年の精學の功を、其座きりに、向へも會得爲レ致度微妙の道理を細かに說きたるにて可レ有レ之候。然故にうる〳〵敷被レ承候耳には、何の事に候哉、一向譯も聞え不レ申候に付、退屈も被レ致候事、斷成儀に御座候。後の儒者は、定て功者にて、書面の通誰も彼も會得の相成候筋を、大さやかにすら〳〵と講じ候に付、被レ承候に隨ひ、道理も分明に分り、實に〳〵面白く被レ存候筈の事に御座候。惣て諸藝共に、しらぬ人が嫌ひに相成候物に御座候。茶の湯蹴鞠能囃子にても、しらぬ内は退屈にて、少しも其道を存じ候得ば、面白く相成候事、人情にて御座候。是によつて世話にも、下手が嫌ひになる、上手が好きになるとも申、嫌ひが下手に成、すきが上手に成共申候。兎角世の中は、間違多き物に御座候。我主人は嫌ひと申家來は、まづ家來が嫌ひに御座候。我家來が嫌ひと申主人

ても主を持候へば、我君あしかれと存候人は、一人も無レ之候得共、心に辨へ覺え候力無レ之候得ば、申上度義も、可ニ申述一樣も不レ存、むざと口出しも難レ致、心中には不快に存候得共、おしだまり候て、其日〳〵を過し申候事、げに餘義もなき事に御座候。さればなきぞとて被ニ捨置一候道理も無レ之候得ば、そろ〳〵申もの丶出來候樣に被レ懸ニ御心一度儀と奉レ存候。是非善惡を辨へ申候人の出來候樣にと申候手段は、人に道理を知せ申事に御座候。人に道理を知らせ申候手段は、學問を爲レ致候事に御座候。學問を爲レ致候は、まづ大學の道はと讀み習はせ申事に御座候。よみ覺へ候得ば、其譯を存度相成候事、人心の常に御座候。一ッ承り二ッ承り、數をかさね申候得ば、物事のきれて參り候事、人心の靈妙なる所に御座候。心に知れば、口にも申され、身にも被レ行候事も又自然に御座候。世話にも申候通、習はぬ經は讀まれぬと申事は、聖賢の上にても同樣に御座候。世に物知りと申人も、習はぬむかしは素人にて御座候。然故に御覽被レ成候通、古より聖王賢君の天下國家を治め給ふ道も、まづ人を人に敎へたて候が治道の手初に御座候。人に善惡を辨へさせず、善をせよ惡をするなと申事は、天子の御威勢にても不レ參儀に御座候。御家中の輩も學ぶと申事よきことゝ申譯を存候はゞ、誰かひとり不學のものは有レ之間敷候。愚老若年の時人の咄に承り候事有レ之候。或主人生得學問嫌ひにて、常々被ニ申出一候事も不道理のみにて、一家中致ニ迷惑一候に付、家臣共存付き候て、兎角少々講談にても被レ承候はゞ、道理も分り可レ申と申合、色々とすゝめ候て、儒者を招き、大學の講釋を初め申候所、一座被レ承候內、いかう退屈にてふさぎ被

臣計に候へば。常々勞はりかしづき申候内にも、爲に相成候筋を晝夜心得居候事に候得ども、先書にも申候通、當座の機嫌のみを伺ひ、我不首尾致さぬ様にとのみ心得候人計立並び介抱致し候得ば、兒共に飴と申譬の通、虫の出候は不レ厭あまい言をのみ進め申候。是を君に鴆毒をすゝむる邪佞の臣と申候。此所を辨へられ候が、人君の稽古の最初第一に御座候。扨毒はすゝめ申間敷と存じ候人は、必當座の機嫌には隨ひ不レ申苦み計を申物に御座候。苦けれども虫の藥と世話にも申候通、虫の藥はにがきに勝る物は無レ之候故に、古今の名將賢君と申程の人は、この苦口をきく人を秘藏致され候て、甘みを申家來を厭ひ嫌はれ候事に御座候。但し人情と申物は、我と我同志の間柄にても、人の氣にはさはらぬ甘い言は申よく、機嫌不レ構に苦口は申惡き物に御座候。まして主君の威は、雷霆よりも恐きものに御座候得ば、中々並々の氣丈にては、齒に絹きせず申事は、至て難レ成事、不レ及レ申候。然ば御子達へ賢君の稽古をさせられ度思召候はゞ、先づ此輩を御撰み御附被レ成候事、最第一の儀と可レ被二思召一候。其上にては、御修行の被レ成方、御思惟次第、何様にも相調ひ可レ申事に御座候。以上。

○人君の側には、兎角正直にものを申人を被二召使一候が第一と、兼々被二思召一候所、愚老御答申候趣と符合致し候に付、御安悦被レ成候との御事、大慶仕候。乍レ併是非善惡を明かに致二辨別一、正直に申述候程の人に御事を被レ欠候との御事、御尤に承知仕候。如何さま何方にても、御家來は數多に御座候ても、右の筋を聢と辨へ君を諫言など仕候程の人は、澤山には無レ之物に御座候。誰と

の寒暖に身骨を鍛ひ候へば、無病壯健に生立申事に御座候、然に貴人と申物は、生れてより此鍛ひをうけ玉ふとなく候故に、氣力も自然と薄く、ものに堪へ忍ぶことかよはきものに御座候。されば何事も氣折には不ㇾ參次第、よく取扱ひ不ㇾ申候得ば、成就不ㇾ致候。仍ㇾ之まづ習慣を油斷致間敷事に御座候。貴賤共に、子はとかく親のまねを致し候事、幼年より見慣ひ聞慣ひ候故に御座候。良弓の子は箕を作り、良冶の子は裘を作り慣ひ候事、自然に御座候。然ば子共に善業を爲ㇾ致度存候得ば、まづ親が善業を致し候て見せ申事、當然の理に御座候。まして御子達に賢君の稽古修行を御仕入被ㇾ成度思召候はゞ、まづ御自己に御勤可ㇾ被ㇾ成事、不ㇾ及ニ申上ㇾ候。乍ㇾ併いつも申上候通、下々の子共並に、幼年より親の取扱ひも無造作にて、彼鍛ひ丈夫にて、熱い寒い退屈大儀もいやを不ㇾ爲ㇾ申仕入候得ば、都ての作業も次第に苦勞難儀とも不ㇾ存勤習ひ候得ば、何事も面白み早く付申候て、さのみせがみ立不ㇾ申候得ども、見るを見まね聞を聞まねに、いつとなく上手名人に相成申候。膏粱之性難ㇾ訓と古より申候て、うまくたべ暖に着て、物に氣兼氣遣ひなく生ひ立玉ふ貴人は、生れ落より前後左右が厭ひいたはり候事を專要に致し候得ば、物事しひて被ㇾ勸候事は甚難き事に御座候。げに下賤の身分とは違ひ、群臣左右に圍繞せられ、萬民の上に被ㇾ立候て尊き身分に候得ば、下々同樣に押つけ押下げて取扱ひ可ㇾ申譯は勿論無ㇾ之、機嫌を伺ひ、程能取かひ、修行も募候樣に可ㇾ致事には候得共、併此いたはりての心持次第にて、以の外の間違ひに相成候事に御座候。眞實に主人を大切に存じ行々賢明の主にもなられ候樣にと思ひはまり候侍

ぢきなき人とは申候。但し夫とてもまゝにして、大きなる赤子の上下着たる同樣に世を過し申候人は、是非善惡の沙汰には及不ㇾ申候。君侯などは、御果報目出度人君に生れ出玉ひ、又其上にて福萬人にも御勝れ、ヶ樣の道にまで御立入被ㇾ成候て、かくまでの御切問に及申候事、誠に以て重疊目出度御事に御座候。彌益人君の稽古修行を御積被ㇾ成候て、後代までの鑑に被ㇾ爲ㇾ成候樣にと奉ㇾ存候。愚老が所見とても、別段なる義は無㆓御座㆒右申上候事は、皆々常々被ㇾ成㆓御覽㆒候手近き書物に有ㇾ之候道理に御座候得ば、大略を申述候迄に御座候。誠恐。

○先達て御切問に付愚意申上候所、賢慮に相叶御悅被ㇾ成候との御事、大慶仕候。右に付最早世子にも追々御成長被ㇾ成候得ば、君侯御一己而已にも無㆓御座㆒、世子へも人君の御修行被ㇾ付㆓御心㆒度思召候に付、右修行の法則如何御心得可ㇾ被ㇾ成哉、委敷御聞被ㇾ成度思召候との御事、承知仕候。先書申上候通、人君之御修行は、常々被ㇾ成㆓御覽㆒候四書五經を初め、凡書物一枚御開き被ㇾ成候得ば、悉く其事のみにて御座候得ば、愚老不㆓申上㆒候共、御自見も可ㇾ被ㇾ成儀には御座候得共、貴問に候得ば、誰々も能存候事ながら、御答へ申述候。貴意の通、御自己切の御事は不ㇾ及㆓申上㆒候得共、如何樣世子御育ての義は、猶更厚く御心得も被ㇾ爲ㇾ有度御事奉ㇾ存候。惣てものはまづきたひと申事有ㇾ之候。南蠻鐵も、三遍鍛より五遍十遍の鍛は金もよくねれあひ候て、太刀刀に致し候ても、きれ味もするどに御座候。天草樫も削立の儘にては弱く、打はりを致し込み候得ば、しなひもよく折れ不ㇾ申候。萬物此道理にて、人も生れ立より、日に晒され風にもまれ、陰陽自然

ふことに御座候。是は今の世ばかりにては無之、常々御覽被成候通、古今の書籍に記し、聖賢の君名を殘し給へる君は、唯此稽古修行の功を積玉ひし人々にて御座候。世話に申候盲蛇におぢずと申ことは、めくらは勇氣なるものにて、へびを恐ぬと申譯にては無之、我をさす蛇が目に見えぬ故に、をしげなく蹈つけて、足をさゝれ候と申心にて御座候。必竟學問を不致候得ば、古今の姿をも不存、何あやぶみ恐れ候氣遣ひ用心も辨へ不申、無理無法の氣隨氣儘に相成候て、貴賤とも淺ましき誹り恥辱を受け、人と生れ候詮も無之、夢現となく一生を過し、草木の枯朽候樣に身を終りたる跡は何の花香も殘り不申、下賤無智のものと同じく苔の下露と消はて候事に御座候。前文にも申候通、素賤の身と生れ候得ば、物心存じ候より、人は此身を終り候までは、不道理にては人がゆるし不申、一生が行屆かれ不申候に付、何卒一生を安泰に、人にも人らしくいはれ候半と存候得ば、さま〳〵の堪忍苦勞を致し、才不才相應に、おのれが心力を盡し申事に候得ば、其中より名譽顯達の人も多く出來申候事、當然の理に御座候。貴人と生れ候得ば、右申候通、心勞苦行も人にさせ、思慮思惟も人にさせ、我は我にて一生は濟と申所より、賢知有德の君は稀成ものと相見え申候。斯樣に申候得ば、我は我にて濟申候て、辛苦はいらぬものと申樣に相聞候得共、人と生れ候て、人たるの知惠を天よりうみあたへ玉ひしかひもありて、我が我より思慮思惟も致し候得ば、心は我心にて、一生も我一生にて御座候。其かひもなく、人の思慮思惟にて終り候得ば、我心とては無之、永き一生も、人の一生同樣にて、我身は有て無き物に御座候。是を行尸飛肉とも申、醉生夢死とも申、あ

ち給へば、人情世態安危存亡の道理を悟り玉ふべき便りなく、成長に隨ひ、驕傲の心のみ募り候て、貴人と申者は、よきもわしきも、人はすべて敬ひ尊み、大切に存ずるものとのみ思ひ玉ふとに成行候と、是非もなきならはしに御座候。亂世の時は、貴きも賤きも、人も我も、一統に不安心の身の上にて、足輕鎗持の機嫌をさへ大切に心得、たべる物を分て與へ、着る物を脫きさせて、人の心を取不レ申候得ば、まさかの塲所にて身の代りにならぬと申道理を存じ、其中にも名將賢主と聞え候程の人は、取分此勘辨萬人にも勝れ、我一己切の知惠才覺にては何事もならぬものと申所を深く意得して、家來眷屬と申せば、手足の如く大切に存じ、其手足の助を以て國郡の主となられ候時は、忠義有功の臣には、高知貴職をも授け與へ、身にかへて重寶被レ致候に付、其人々も、主人は一身の首よりも大切に致し、手足の力を限り、君の爲國の爲には、身を塵芥とも不レ存、君に聊も過失ありて、世の誹りをも受玉ふべき時は、命を捨て諫言教訓を盡し、君を明君に仕濟し、我は忠臣になり濟して、君臣ともに今の世までの手本とは成候事にて御座候。只今の世は、君に君の稽古修行とても無レ之、高位高官には生れ出玉ひながら、明君賢主と後代稱せられ給べき福德は、たえて生れ付玉はぬ衆中もあまた有レ之候樣に被レ存候。まづ諸藝術を御覽可レ被レ成候。劒術に名有る人は、折々人に打たゝかれ候へど上手に相成申候。馬術に功者なる人は、折々落馬も致し候人が名人に相成申候。一度も打れ不レ申、一度も落不レ申、稽古修行もなくて、直に達人に相成候人は無レ之候。人君も幼年よりしばしば諫諍の臣に仕こめられ玉ひて、折々赤面を被レ成候程の人が、いつにても明君賢將に成玉

母兄弟の如くしかりのゝしり、打はたきをせぬまでにて、寸分の油斷なく、敎へ育て參らせ候に付、爾の如く聖主賢君にはなり給ひし事に御座候。恐多く候得共、東照宮の御幼年より千辛萬苦を被レ爲レ積候て、天下の主と成給ひし儀は、誰も彼も傳へ承り候事に御座候。然故にかくまで目出度御代となり、御子孫御長久に被レ爲レ榮候御事に御座候。亂世の時を推し考へ候所、只今國主城主の面々、其先祖〳〵を承り傳へ候得ば、扨も〳〵辛苦艱難なる儀共、言語に絕し候事に御座候。然所東照宮の御幼年より御辛勞を被レ爲レ盡候御かげを以て、四海太平は一統仕り、弓は袋に包み、太刀刀は鞘に納り、けふよあすよと年積り世移り、最早貳百年の安樂世界に生れ候人は、上下共に何の恐れ氣遣ひもなく、次第〳〵に驕奢安逸の風俗に相成、諸侯貴人は腹の內よりの諸侯貴人にて、生れ出玉ひたる日より、前後左右に立寄候程の人は、唯一筋に機嫌を伺ひ追従を專に致し、聊發明らしき事も有レ之候得ば、大さうに譽そやし、餘程惡敷事有レ之候ても、それはおしだまり候て、婦人女子の宮仕へ同樣に、面を和げ聲をひそめて、角立ねを第一の奉公と心得候得ば、人君の作業は、冠裝束を美敷被レ召、ものごし立廻り重々敷、下よりは一言の善惡も難レ申上レ樣にふるまひ給へば、是を威風ある君と稱し、おほへい手高にて、大儀苦勞の言葉をもむさとかけ玉はぬを、尊きとに存じ、かりにも恭遜謙讓の姿は、おめ〳〵敷樣に恥玉へば、下人臣の行儀も、また衣服立派に立廻り、閉口低頭して、是非善惡の沙汰は、一言も不レ申上レを、君を敬ひ尊ぶと心得候事故に、凡今の人君は、生れ出玉へる日より、人の實心實情の取扱ひを受玉ふと、露いさゝかもなく、虛僞浮薄の介抱にのみ育

分夫々の付合をも致し、熱い寒い否な應の辭義挨拶も、人なみ〳〵のおとなと申ものに相成候。此段は、貴人とても賤民とても、事品は替り候得共、敎なくて成立候と申人は無ㇾ之候。然處に、身賤く生れ候得ば、何辨へもなき幼年の時より、聊もおしきと有ㇾ之候得ば、父母兄弟抔が目をいからし齒をかみおとし、戒めて、かくするものぞさはせぬものぞとて、しかりのゝしり候故に、幼兒の時より、ものに遠慮氣遣ひと申事を自然と覺え、苦しきを忍び、大儀なる業もいたし習ひ、人の氣をかね、目顏を悟り、成長いたし候得ば、利發なるも愚鈍なるも、人間相應の勤は致し候事に　座候其中に福德厚く受得て生れ候人は、物心覺え候より、いつとなく手習學問抔に志ざし候て、素讀を致し、講釋など承り、少々宛合點參るに隨ひ、日々月々に面白く相成、夫よりしては、人も賴まぬ辛苦心勞をも、自身と好み候て、なつかしき父母兄弟の手を離れ、他所他國へも罷越、他人の交りをも廣く致し、堪忍用捨をも致し習ひて、飢渴の難儀をも身に受け、人情の厚薄、人事の苦樂をも辨へしり、賢智ある人を見れば敬ひ尊び、敎導指南を願ひ受て、古今の世の姿、安危存亡の道理まで意得仕り、身に微官寸祿も無ㇾ之候得共、自然と人にも信用せられ候て、終に名譽の人と相成、素賤のまゝにて、高位貴人の前にも伺候し、治國安民の談にも預り候程に相成候事に御座候。惣て賤き作業にても、稽古修行を不ㇾ致候て、生れのまゝにて上手功者に相成候事は、古今無ㇾ之儀と相見え申候。古の聖王賢君と申せ共、胎敎と申候て、懷姙の內より敎を設け、生れ出玉ふ日より、賢相輔佐の大臣、忠信篤敬の侍臣、左右前後に立並びて、起居動靜、敎へ戒め諫めたゞして、下〳〵の父

嚶鳴館遺草卷第五

つら／＼ぶみ君の卷

つら／＼世の中を被レ成二御覽一候所、大概高位貴人には、知慮通明德行優美なる君は稀々にて、無位素賤の士には、知慮人に勝れ、德行世に被レ尊候人も不レ斷出候事、御意得難レ被レ成候間、愚老所見御聞被レ成度との御事、篤と承知仕候。先以高貴の御身分にて、斯樣の所に被レ付二御心一候御事、必竟常々御好學御讀書の御力と感心仕候。愚老淺學之所見、賢慮に相叶可レ申哉、無二覺束一奉レ存候得共、貴問に隨ひ、無二腹藏一申上候。不敬之文言等は、御用捨可レ被レ下候。先づ人と申物は、上は天子王侯の尊貴なるより、下は山野細民の卑賤に至まで、此世に生れ候得ば、其儘敎と申ものにて、人と成立候事に御座候。赤子のうちは、混々沌々、ほぎや／＼より外は無之物に候を、父母がいだきかゝへ候て、ひだるいかとて乳をふくめ、寒いかとて着せ、あついかとてぬがせ、ねむいかとてすかし、七夜のうちよりしゝをやり候得ば、能申事を聞取はづしを不レ致とて、無理無躰にしい／＼と敎へ、扨目も見え耳も聞え舌も廻り手足も働き候程に相成候得ば、父母兄弟を初め、寄添ひ候程の人が、ぢゝばゝとゝかゝと申習はせ、月日を指てはのゝさまとをがませ、花をうついあかいとをしへ、鳥はとゝ犬はわんわと申聞せ、にぎ／＼とて手を握らせ、あいよ／＼とて步び習はせ、寸時の間も敎へ不レ申といふとなく、是によりて成長いたし、十五六とも申せば、最早人中に立交り、身

賢良謀士への恩惠あまねからず、人の親みを失ふこと也。さて又こりゝしく立廻る小人計りを信じ、大見識のある人を用ひぬ時は、賢者も進むべき道を失ひ、すゝまんとすれば、小人の妨げにあうて、忠謀を盡すことならず。さればいくばくの賢士ありと云ふとも、なきも同様にて、むなしく衰亡をまねくこと也。是をゆるきものは事におくれ、財ををしむものは親む所を失ひ、小人を信ずるものは士を失ふとは云ふ也。

是までを六親五法と云ふ。六親とは、人の親みを得るみち六つ也。家を以て家とす。是一親也。郷を以て郷とす。是二親也。天下を以て天下とす。是四親也。地の如く天の如く、何をか私し何をか親まんと云ふ、是五親也。月の如く日の如く、唯君にこれ節すと云ふ、是六親也。五法とは、民を御するの轡、上之貴ぶ所にありと云ふより、臣これを匿すと云ふまで、一法也。それより、是を聖王と云ふまて、二法也。それより、故に禍萌さすと云ふまで、三法也。それより、奉め以て君とすべしと云ふまで、四法也。それより、士を失ふと云ふまて、五法也。この六親五法とくと辨へ知ねば、政治の道には通じ難きことを云ふ也。

嚶鳴館遺草卷第四　終

ず、君の以て之を使ふことなきを患ふ、天下財なきを患へず、人の以て之を分つことなきを患ふとは云ふ也。

故知レ時者。可ニ立以爲一レ長。無レ私者。可ニ置以爲一レ政。審ニ於時一。而察ニ於用一。而能備レ官者。可ニ奉以爲一レ君也。

一官の頭となり、事を取扱ふ人は、臨機應變の働きなき人は、夏も綿入を着し、冬もかたびらを着するやうに、變化をしらねば、人に下知さしづをすることはならぬもの也。又一國のたばねをして、萬民を一人にて安堵さすると云ふことは、少しも私の心をさしはさみ、私の物ずきのありてはならぬこと也。時勢のすべきとすべからざるとをつまびらかに考へ、それの人にそれの役に叶ひ、これの人はこの役に叶ふと云ふ才能をこゝろみはかりて、わりくばりをするほどの器量なくては、人君にはなられぬこと也、是を時をしるものは、立て以て長とすべし、私なきものは、置て以て政をすべし、時をつまびらかにして、用を察して、官にそなふるものは、奉め以て君とすべしとは云ふ也。

緩者後ニ於事一。吝ニ於財一者失レ所レ親。信ニ小人一者失レ士。

是は君にても臣にても、この弊ある時は、政の立行れぬことを戒なり。事はてばやく見切り決斷をして、行ひかゝらねば、すべき間をはづして、手のび手後れになり、成こともならぬもの也。財用を費えぬやうにと云ふは、よきことなれども、ただ惜む計りにて、用ゆべき道に用ひぬ時は、

異にすることなかれ、賢者まさに汝を助けざらんとす、室にいへば室にみち、堂に言へば堂にみつ、これを聖王と謂とは云ふ也。

城郭溝渠。不レ足二以固守一。兵甲彊力。不レ足二以應一レ敵。博地多財。不レ足二以有一レ衆。惟有道者。能備二患於未形一也。故禍不レ萌。

故に城いか計り高く、堀いか計り深きとて、それて計り籠城堅固にはならぬこと也。武器澤山に、士卒の力量勁きとて、それで計り敵にはかけあはれぬもの也。領分ひろく金銀澤山なりとて、それで計り大勢が上になつくものにあらず。城を守り敵をふせぎ、人衆を從へてゐるには、その道のありて、この道を能わきまへたる人さへあれば、やぶれ城にこもりても、せめおとされぬしかたあり。たけやりなはたづなにても、敵をかけたつるしかたもあり。金銀不足にても、多勢をかゝへもつしかたもありて、事の出ぬ先に用じんする術たくましければ、傾敗の禍はきざしえぬこと也。是を城郭渠溝以て固く守るにたらず、兵甲强力以て敵に應ずるにたらず、博地多財以て衆を有つにたらず、唯有道の者のみ、能患を未形に備ふ、ゆゑに禍きざゝずとは云ふ也。

天下不レ患レ無レ臣。患レ無二君以使一レ之。天下不レ患レ無レ財。患レ無二人以分一レ之。

天下は古今となく治亂となく、よき臣下のないと云ふ世はなきこと也。たゞよき臣下をあげ用ひて、よく使ひ玉ふ君のなきを患とすること也。又財用生ぜぬと云ふ世はなし。世界の財用をよく用ひ立て、世の中へわりくばる器量のある人の用ひられぬを患とすること也。是を天下臣なきを患へ

のなり。君がほしきとて求めさがし玉ふ内には、臣にてはもはやいつか手に入れてゐるもの也。君がうまきものなればたべたいとおぼしめす内には、もはや臣下はいつかたべてゐるもの也。君がすいたる衣裳と思ひ玉ふうちには、もはやいつか臣下は着してゐるもの也。君がきらひじやと思ひ玉ふ内には、もはやいつか臣下はおしかくしてしまふものなり。是を故に君之を求れば臣これを得、君これを嗜めば臣之を食ふ、君之を好めば臣これを服す、君これを惡めば臣之をかくすとは云ふ也。

毋㆑蔽㆓汝惡㆒。毋㆑異㆓汝度㆒。賢者將㆑不㆓汝助㆒。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㆓聖王㆒。

右の通りなる故に、君の德を明德顯德と稱し、あきらかにかくされぬ德を云ふ也。君は下のてほんとなり玉ふにづのものゆゑに、手本になるうへにて、これは表へは出されぬと云ふやうなるふらちなる所行のありてはならぬことなり。世界萬人目をつけてゐる尊き位に立玉へば、暗夜に火をたくが如く、かくしおほせられぬは、君の所行也。善事をし玉へばよき君、あしきことをし玉へばあしき君にて、我ははでなるをすくほどに、下々はしつそをすけと云ふことは、天子の貴と云へども、賤き匹夫庶人にも、むりにさすることのならぬ道也。さて又君の道にそむきたる所行には、小人はおそれ從へども、君子は見かぎり助けず、賢者のたすけを失へば、愚者は幾萬人從ふと云ふとも、家國をたもつべきみちはなきこと也。されば一言の仰せ出されにても、奥表の差別なく、露顯してよきと計を仰せ出さるべきこと也。これ聖王の所行也。是を汝の惡を蔽ことなかれ、汝の度を

民をとりかふと云ふは、四馬の車を乗る人と同じ心持なり。車には四馬をかけて、服馬と云ふて、中の馬二匹、兩たづなにて、四すぢ也。驂馬と云て、兩傍の馬二匹、是は外たづな、一筋づゝにて、二筋也。都合六すぢの手づなを、六轡と云ふ。是を御者と云ふて、車を使ふ人一人にてとりさばき、かけひきをすること也。この六筋の手づなを使ひ方にて、四の馬の氣をそろへ、足をそろへて、心のまゝにのりまはすこと也。さればたづなのさばきやうの上手下手に隨ひ、自由にもなり不自由にもなること也。民と云ふものは馬の如く、君と云ふものは御者の如くにて、上の口のとり次第に、民はよくもなりあしくもなるものなり。上にはやることは下にはやる故に、民をよき方にみちびかんとては、上にたつ人がよきかたに先だちて引入るゝこと也。民をよき路によびいれんとては、上に立人がよきことを好み、あしきことをきらうてみするより外はなし。上にては西へ行くほどに、下は東へまゐれと云ふみちは、是非にならぬもの也。是を民を御するの轡は、上の貴ぶところにあり、民を道くの門は、上の先ずる所にあり、民をめすのみちは、上の好惡する所にありとは云ふ也。

故君求レ之。則臣得レ之。君嗜レ之。則臣食レ之。君好レ之。則臣服レ之。君惡レ之。則臣匿レ之。

上は形ち、下は影なり。かげと云ふものは、そこへかたちの出るより早く、長き形には長きかげがさし、みじかき形にはみじかき影がさし、かたちがすぐなればかげもすぐに、形がゆがめばかげもゆがむ、まにはつをいれられぬもの也。されば上にてすることは、下は上よりは一段はやきも

ぞとてしたしむ、是古の明王一天下の人をみ玉ふこと、同じ一家にすむ親子兄弟同樣にえこひいきなく、親く思ひ玉ふ心より、天下萬民も、又一家の子弟が父母をしたふ如くになつきたること也。是を家を以て家とし、鄕を以て鄕とし、國を以て國とし、天下を以て天下とすとは云ふ也。

毋レ曰レ不レ同レ生。遠者不レ聽。毋レ曰レ不レ同レ鄕。遠者不レ行。毋レ曰レ不レ同レ國。遠者不レ從。如レ地如レ天。何私何親。如レ月如レ日。唯君之節。

一家の内にすむ人に向うて、今日の生活は銘々ひとりかせぎにせよと云ふやうなる水くさき心にては、朝夕目を見合せてゐる人も、心は他人同前にうとくなりはつると也。まして一重隔たる疎遠なる一鄕の人が、我をしたしむべきやうなし。一鄕の内にすむ人に向て、同じ鄕とおもはぬ水くさき心にては、まして一國の人が、我をしたしむべきやうなし。一國の内に居ながら、同國と思はぬ水くさき心にては、まして天下の人が、我になつき從ふべきいはれなし。故に君となりて下にのぞむ心は、地のものをのせずと云ふことなく、天の物を覆はずと云ふことなきが如く、私の親疎なく、日月の四海を照し玉ふ如く、かげひなたもなければ、唯君一人を目あてにして、ものゝきりつもりをうくること也。是を生を同ふせずと云ふことなかれ、遠きものきかず、鄕を同ふせずと云ふことなかれ、遠きもの行れず、國を同ふせずと云ふことなかれ、遠きもの從はず、地の如く天の如く、何をか私し何をか親まん、月の如く日の如く、唯君にこれ節すとは云ふ也。

御レ民之轡。在二上之所一レ貴。道レ民之門。在二上之所一レ先。召レ民之路。在三上之所二好惡一。

ゑに、いつまでもつねふだんにてかはらねことを、經とは云也。此章は治國の法をおりたつる大事のたて糸にて、古へよりきつとさだまりたる道のあることをいへる也。右の箇條は、この外に仕方もなく、とにかくにもこの經のたていとによらねばならぬことを云ふ也。

以ㇾ家爲ㇾ鄉。鄉不ㇾ可ㇾ爲也。以ㇾ鄉爲ㇾ國。國不ㇾ可ㇾ爲也。以ㇾ國爲二天下一。天下不ㇾ可ㇾ爲也。

上に立て下を治むるの道は、したしむべきを親んで、人心を得るを始とすること也。たとへば一家の內は、父子兄弟なれば、元より親みをつくさねばならぬこと也。それを一鄉の他人をみる如く、水くさき心にては、一家の人の心をだにとりえぬことなれば、まして一鄉他人の心をとりえて、治むべきやうなし。一鄉の內は、親族緣者多ければ、元より親をつくさねばならぬこと也。それを一國の他人をみる如く、水くさき心にては、一鄉の人の心をだにとりえぬことなれば、まして一國の人の心をとりえて治むべきやうなし。一國の內は、先祖よりすみ來りて、元より他邦の人のやうにはあるまじきことなり。それを親み同國と云ふ心もなきほどにては、まして天下の人心をとりえて治むべきやうなし。是を家を以て鄉とすれば、鄉治むべからず、鄉を以て國とすれば、國治むべからず、國を以て天下とすれば、天下治むべからずとはいふ也。

以ㇾ家爲ㇾ家。以ㇾ鄉爲ㇾ鄉。以ㇾ國爲ㇾ國。以二天下一爲二天下一。

されば、一家內を、父子兄弟とて親む心を以て、一鄉を一鄉の人と云ふ心にて親み、一鄉の人とて親む心を以て、一國を一國の人と親み、一國を一國の人と親む心を以て、天下の人と同じ天下の民

地方よりほりいだす道は、いく百度もなる道也。治國の政は、あとのつゞく道を行ふこと肝要なり。是を復すべからさるを行ずとは、其民を欺かざる也とは云ふ也。

故授二有徳一。則國安。務二五穀一。則食足。養二桑麻一育二六畜一。則民富。令順二民心一。則威令行。使レ民各爲二其所レ長。則用備。嚴二刑罰一。則民遠レ邪。信二慶賞一。則民輕レ難。量二民力一。則事無レ不レ成。不三彊レ民以二其所レ惡。則詐僞不レ生。不三偸取二一世一。則民無二怨心一。不レ欺二其民一。則下親二其上一。

此段は上の文をときかへしたるもの也。右の通り故に、有徳の人に柄をとらすれば、國はいつまでもやすく、農耕をはげませば、食物もゆたかに、桑麻をそだて六畜をかへば、民も今日にことをかゝず、民の心にさからはぬやうに下知すれば、上の威光もたち、ふれ面も行はれ、人々にえてたることをさすれば、上の間も合ひ、しおきをきつとすれば、わるものすくなく、恩賞を約束の通りにやれば、下民も大儀なることをいはず、民の精力をはかれば、何事も成就し、民へ無理を申しつけねば、下も正直になり、當前のてがらをとり用ねば、人々うらみふそくなく、下をだまさねば、上をうとまず。とかく上より下をとりあつかふは、猿持がへ也。猿がものをもちたるをとらんとては、ひとつかはりをやらねば、持たるものをはなさぬもの也。民をあつかふも、此心としるべき也。

是までを士經と云ふ。士は事也と注し、ことゝ訓ず。經は常也と注し、つねと訓ず。經ははたのたていと也。はたと云ふ物は、よこの糸はかはれども、たての糸は始終かはらぬもの也。それゆ

はかまへなく、いつまでも立行べきことをせずしては、功には立て玉はぬと云ふ所決定すれば、目の前の功をかせぎ、當座まを合せ、それより轉役立身すれば、本の役のことはかまはぬと云ふやうなる水くさき心なく、一度すわりたるばを、一生のをりばと心得、末々までも用に立ち、爲になるべき功を心がくること也。この見切りの立ぬものは、用ひにあはねばとて、うらみふそくもいはれぬこと也。是を久しうすべからざるに處すとは、いやしくも一世にとらざる也とは云ふ也。

不レ行レ不レ可レ復者。不レ欺ニ其民一也。

上にてとり行ふ道は、いく百度行ふてもさしつかへぬ道を行ふべきはづ也。一度は行ひたれども二度はならぬと云ふことは、元來下民をだましすかす術故に、一度はだまされてきけども、二度は承知せぬことになりて、このだましが始終の害になりて、だまさぬみちもうたがひを生じ、うけぬやうにはなること也。たとへば出金を申し付るとき、なんぎながらも出すべし。追ては返し下さるゝと云ふて出させたれども、とてもかへし下さらぬ時は、二度めにはもはやかへすと云ふことも申出されぬこと也。なんぎながら上納すべし、返し下さるゝことはならねども、上さへ寛になりたらば、其後は惠も下さるべしと云ふことは、無調法なるやうなれども、たとひ千兩の所は百兩とゝのひても、又も又も申付らるゝ道也。すべてだましても利をえんとすることは、後々はだますもとでもなくなりて、ことふさがる根元なり。たとへば金銀借入して間を合するは、一度切にてかへさぬ時は、二度はならぬ道也。十を九つにつめ、九つを八つ七つにつゞめて、儉約をつくし、

をめぐむは、弟のきらはぬ道也。弟の兄を敬ふは、兄のきらはぬ道也。夫の妻をむつましくするは、妻のきらはぬ道也。妻の夫へ貞節なるは、夫のきらはぬ道也。ほうばい友達の交りにうそけいはくのなきは、相互にきらはぬ道也。故に主には慈悲をかけよ、下人には奉公を如才にするな、親には子を不便がれ、子には親を大事にせよ、兄は弟をめぐめ、弟は兄を敬へ、夫には妻をむごくするな、妻には夫を大切にせよ、つき合には信をつくせと云ふことを目當にすれば、求る通りに得らるゝ道なり。すなはち孝悌忠信の敎をたてゝ、世話をやくこと也。このうらを以て、人情のすかぬ道をむりに申付て、申付の通りになれかしと求むることは、とてもかくてもえられぬこと故に、得べからざるを求めずとは、民を敎ふるに其惡む所を以てせざる也とは云ふ也。

不レ處レ不レ可レ久者。不三偸取二一世一也。

役人を官にすゑおくことは、當時目前の手がらを目がけず、末代までも手本になるべき功を目あてにすること也。なるほど今目前には、上の爲にも下の爲にもなるやうにても、多年の後はよろしからぬことは、末の手本にならぬのみならず、遂には國の害になるもの也。此所を明白にせずして、末はともかくも、まづさしあたり便利なるみちをてがらとて、ほめそだてゝ人を使へば、人々我も我もと當座まかなひなることを上のおためとてかせぐ風になり、もし己がよろしと申し出る道を上にて用ひ玉はぬ時は、うらみ不足を存じ、かくしたらば宜しかるべきをなんど、それよりふてすねて、つとむべきこともつとめぬことになり行也。然るに上にては當ぶんの爲ふため

もおろそかになること也。是を必得の門を開くとは、慶賞を信にする也とは云ふ也。

不レ爲レ不レ可レ成者。量二民力一也。

普請、開發、山切、川さらへ、何事にても上のしかかりたる程のことは成就して、とても成就すまじきことをしかゝりたりと後悔することのなきと云ふは、まづ始に我領内の民の多少と貧富とをはかりてかゝること也。千民ならではなきに、萬民のかゝることを始め、千兩ならでは出ぬに、萬兩をとりたつると云ふことは、とてもかくても出來ぬは決定也。百人仕事を千人を以て始め、千兩を萬兩より出さすることとは成就せぬと云ふことなし。なるかならぬかもはからずとりかゝる時は、何事も成就すべき道なし。是を成べからさるをなさずとは、民力を量る也とは云ふ也。

不レ求レ不レ可レ得者。不三強レ民以二其所レ惡也。

上にて用ふる財用は、萬物みな下よりとり求て、國用はたりるものなり。しかしながら求てえらるゝみちあり、求てえられぬ道あり。とてもかくても求てえられぬ道を以て求むるは、つたなきの至極、亂亡の根元なり。たとへば年貢運上は、上へとり上るはづの物なれども、あぐることのなる政を行はずして、下はつぶれてもあげよと云ふことは、是非にならぬこと也。故にとりあぐる爲にあげらるゝ道をあたへて、あげられぬ仕向けを以てあげさする道は、たえてなきこと也。たとへば主の慈悲深きは、下人のきらはぬ道也。下人のじよさいなく奉公するは、主のきらはぬ道也。親の子を不便がるは、子のきらはぬ道也。子の親に孝行なるは、親のきらはぬ道也。兄の弟

我先と爭ふ心は生ずること也。とても上の目が明らかにて、えせぬ仕事はさせ玉はず、えてたることは是非させ玉ふと云ふ所さへしつかりと居りていれば、無理なる望をかけぬ也。望をかくれば、かゝるみちのある故に、推擧見出しをもまたす、我なるならぬもかへりみず、上を希ふ心になりて、それよりしては、我役目も當座切り其日くらしつとめになり、上の用にたゝぬもの多くなることなり。是を民を爭はざるの官に使ふとは、各をして其長する所をなさしむとは云ふ也。

明ニ必死之路一者。嚴ニ刑罰一也。

惡事をすれば、決してうき目にあふと云ふ事をしることとは、上の刑罰にえこひいきなく、如何樣に手いれをし賴をかけても、身の罪だけは無難にはしのがれぬと云ふことをしる故也。惡事をしても、仕合よくひいきつよければ、音信賄賂のかげにて、無難にもたつと云ふ事のあるより萬に一つのまぐれ幸をたのみて、惡事をするものゝ絶ぬこと也。是を必死の路を明にすとは、刑罰を嚴にする也とは云ふ也。

開ニ必得之門一者。信ニ慶賞一也。

善事をすれば、決してよきめにあふと云ふことをしるは、上の恩賞にえこひいきなく、いづれへとり入り賴をかけねども、身のてがらだけは、すてゝは置玉はぬと云ふことを知故也。善事をしても、不仕合にて取持人なければ、褒美にもあはぬものあると云ふより、善事をするにもはり合なく、人なみなみにして居れば、本の身なりは取失はぬと云ふ心になりて、功を立んと思ふ人もなく、役目

金銀珠玉は、貴き寳といへども、食の代りに食ふべからず。衣の代りにきるべからず。とり出しかたく、つかひ費しやすし。種のつくる品也。桑をうゑかひこをかひ、苧麻をうゑてはたをおり、牛馬羊彘雞犬の六つをかひそだて丶、衣食の二つを助るみちは、百年千年も種のたえぬ仕方也。是を不竭の府にをさむるとは、桑麻を養ひ六蓄を育する也とは云ふ也。

下ニ令於流水之原ー者。令順ニ民心ー也。

上よりふれ出す觸面の源ある水の流れてよどみなきやうに、下まで行屆くと云ふは、上にいへる四順を以て民の心にいやと云へぬ道理なる下知を下すこと也。人情にもとりさかはぬみちをさへ申し付れは、おしかへしさからうて上にたてがふ氣遣ひなし。是を令を流水の原に下すとは、令民心に順ふ也とは云ふ也。

使ニ民於不爭之官ー者。使ニ各爲ニ其所ニ長也。

人々職分に精を入れて、人をおしのけても我進まんと無理なる望をかけぬやうにと云ふことは、上よりやくぎを申付る初に、其人々の才能をこ丶ろみはかりて、そのえてたるところをとつて、えてたる役につかへは、仕事にも精がいりて、わきひらを伺ひねらふ心はおこらぬもの也。譬ば能書をものかきにし、算者を勘定役に使ふときは、自然と我得手に安じ、我不得手なる人のするわざを奪はんと云ふ念は、かけぬもの也。必竟我器量をかへりみず、高のぼりをしたがる心は、上に引手さへあれは、つとまるまじき役にも、立身轉役のなると云ふ所より、追從賄賂をして、人より

ば百官百司を備へても、ひとりも同樣にて、はてはては民にうとまれ國をとりみだすこと、古今一般也。烏を鵜の代りに使ひて水をのまするは、烏のつみに非ず。かたちの似たるより見あやまりたる使人のとが也。故に古より明王賢君は、まづ第一に有德の人をえらびあげて、國政をあづけ玉ふこと、百王一同の法也。是より下の十ヶ條も、まづ此一條さへたてば、竹をわる勢にて、のこりはみな苦勞なく調ふと也。是を國をかたぶかざる地におくとは、有德に授る也とは云ふ也。

積二於不涸之倉一者。務二五穀一也。

春夏秋冬の天氣に從ひ、山川高下の地力を考へ、少壯老のつとめをわかち、播種耕耘のわざをはげます時は、毎年毎年出來るものは五穀なり。水旱の不同熟不熟の多寡はありと云とも、生ずる物の生ぜぬと云ふとしはなし。此せはをさへ等閑にせねば、百年も千年もたえぬ物は五穀なり。居食ひは山も崩るゝと云ふたとへの通りに、いかばかりつかひめを減じて費をはぶくといへども、作り出す本の世話を怠るときは、遂にはへる物は倉元也。五穀を務ると云ふとも、ひたすらに百姓をせがみたてゝ精を出せとばかりにては、精を出すものにあらず。精を出す氣になるやうにとりかひやうは、いくらもあると也。古の法は、人の老壯幼の年はいに從て、はたらきをさすると也。かやうなる所までに心をつけて、功者に民を使ふときは、五穀の出來ばえも一倍すると也。是を不涸の倉に積とは、五穀をつとむる也とは云ふ也。

藏二於不竭之府一者。養二桑麻一育二六畜一也。

じまりて以來、世の中の治亂興廢をしるしたる書載に、不德の人のよき政をしたるためしなく、よき政をせずして家國の榮えたるためしなし、故に家國のはんじやうを願ふ時は、よき政をするより外の仕事はなし。よき政をせんとては、德ある人を用ふる外なし。德ある人とは、仁心ある人のこと也。仁心とは、おとなしき心也。おとなしき心と云ふは、爵位の尊にもほこらず、一身の安樂をねがはず、我身一つは死しても生ても、君の爲民の爲になりて。一人の身を以て萬人を濟はんと思ふ大器量なる人を云ふ也。此德ある人に尊爵を與へ貴職にそなへて、下知指圖をさすること也。但しかやうの人は澤山にもなきものなれば、一人二人にてもえらびあげて、萬事を司どらする時は、それよりしてはよきがよきを見立てひきたてゝ、よき人の埋れかくるゝことなく、いつとなく諸方手の揃ふこと也。おとなしき人は、己一人が知慧才覺をふるひて、己ひとり手柄をせんと思ふやうなるちひさき志はなきもの故に、我ならぬことはなる人にさせ、我思案に及ばぬことは思案に及ぶ人に相談すること故に、一人にて百人千人の知慧も持よりになりて、何事も成就すること也。不德の人と云ふは、不仁なる人也。不仁と云ふは、尊き位に居れば、威勢權柄にたかぶり、一身の榮花をのみ心がけて、君の爲民の爲を思はず、人は倒れても己ひとりは立つ心にて、手柄を人にさするは殘念に思ひ、我一人の功を立んとのみ思うて、ならぬこともなるふりにて今日をやりつくるもの故に、たとひ其人小才覺ありて、小りこうに立廻ると云ども、只一人ぎりの知慮分別にて、下に幾百人の忠臣謀士ありといへども、一言も出されず、一事も行はれず。されば

々に知行をあたへ、格式を定て、職分ぎりの奉公を能するやうにと定め置玉へども、とかく無理なる立身を望み、出世を心がけて、人をふまへにしても我升らんとあらそふことやまず、とかく分限に安堵するやうにと云ふことならぬこと也。是五つ也。あしきことをすれば、命はなきもの身は立ぬと云ふことを、きつとしらせたきことなれども、ならぬこと也。是六つ也。よきことをすれば、仕合にあひ身の爲よろしと云ふことを、きつとしらせたきことなれども、ならぬこと也。是七つ也。とても成就せぬことをしかゝらず、するほどならば是非成就するみち計をしたきことなれども、ならぬこと也。是八つ也。これを求めても求めえられぬと云ふことはもとめず、求むればえらるゝみち計を求めたきものなれども、ならぬこと也。是九つ也。事はいつまでもすたらぬやうに長久に立行くことをしたきものなれども、ならぬこと也。是十也。一度にてならぬことは、幾度も幾度もしなほしのなるみち計をしたきものなれども、ならぬこと也。是十一也。右の十一ヶ條は、なりにくき至極なれども、いづれも望の通りになるべき道のあることを、下にのべたり。是を國をかたぶかざる地におき、涸ざるの倉に積み、竭ざるの府に藏め、令を流水の原に下し、民を爭はざるの官に使ひ、必死の路を明にし、必得の門をひらき、成すべからざるをなさず、得べからざるを求めず、久しうすべからざるにをらず、復びすべからざるを行はずとは云ふ也。

錯二國於不傾之地一者。授二有德一也。

家國の傾くと云ふは、政のあしき故也。政のあしきと云ふは、不德なる人に政をさする故也。天地は

故知ニ予之爲ニ取者。政之寶也。

人情は相互にて、ふびんがればいとほしがる、いたはればほねをりをもいとはず、むごくすればにくがる、あたればうらみそむくこと、此方よりの仕向次第なるものなれば、下より忠敬の奉公を上へとりたく思ふ時は、まづ上より慈愛の恩をあたふることが始也。やるはとるの本と云ことを能しると、政の極意也。是を故に予ふるが取なることを知るは政の寶也と云ふ也。

是までを四順と云。政はとにかくに人情に順ふやうにするより上はなし。上の四順に從ひ四惡をしかけぬこと也。

錯ニ國於不傾之地一。積ニ於不涸之倉一。藏ニ於不竭之府一。下ニ令於流水之原一。使ニ民於不爭之官一。明ニ必死之路一。開ニ必得之門一。不レ爲レ不レ可レ成。不レ求レ不レ可レ得。不レ處レ不レ可レ久。不レ行レ不レ可レ復。

國君の身の上にあぐみたること十一ヶ條あり。まづ國と云ふものは、元祖業を始めて、山川地勢を審にし、四封の要害を考へ、百代までも氣遣のなき場所を見立て。いかにも堅固に建置玉ふことなれども、運に盛衰と云ふありて、決して傾くまじきと云ふことは、うけあひがたきこと也。是一つ也。粟倉を多くたてゝ、米穀をつみこみ置玉へども、食へばへるものにて、決してへらぬやうにと云ふことならぬこと也。是二つ也。金庫を多くたてて、財寶をつみたくはへ置玉へども、つかへばへるものにて、決してへらぬやうにと云ふことならぬこと也。是三つ也。下知法度は、水の流るゝ如く下へよく行るゝやうにと願へども、決して行はるゝと云ふことならぬこと也。是四つ也。銘

刀の威もあること也。これも常に太刀刀をぬき放し、ひらひらひらめかし、肩にかつぎて居る物ならば、さまでおそろしかるまじき也。五十目百目の鐵炮は、きくもの肝を消すほどの響なれども、鐵炮けいこ場の傍に住む人は、いつ鳴たるやら氣もつかぬやうになるは、聞なれたる故也。國の刑戮も、をりをりしげしげにて、さまでもなきこともとがめとがめと云ふ時は、人心もふとくなりて、おそれつゝしみもうすく、上よりきびしくふれ流しても、又例のことよと云ふ心になる。さればとて。下知にそむきたるはとて、出かゝり次第に人を殺せば、無理無法なることとのみいかりうらみて、身のおついにはこたへられず、我人同意一味して、上に敵たふ一揆謀叛は是が本也。されば威勢計りつよくして、恩信のなきは、上に立つ人ほどあぶなくなる也。是を故に刑罰しげくして意おそれざれば令行はれず、殺戮衆くして心服せざれば上位危しとは云ふ也。

故從二其四欲一。則遠者自親。行二其四惡一。則近者叛レ之。

右の通り故に、政をすると云ふは、まづ下の欲し願ふ道を行ひ、惡みきらふみちをやむること也。民の欲する道は、四欲と云て、佚樂、富貴、存安、生育の四は、萬人の願ふ所也。此願のたつやうにと云ふ目當なれば、自國の民は云ふに及ばず、他所他國の人も來りしたしむこと、必然の道也。民のきらふ道は、四惡とて、憂勞、貧賤、危墜、滅絕の四つは、萬人きらふ所也。このきらひなる政を行へば、遠國は云ふに及ばず、自國近隣の民も背きはなるゝこと、是又必然の道也。是を故に其四欲に從へば遠者自ら親み、其四惡を行へば近者之に叛くとは云ふ也。

り、上よりそだてゝやりたいと云ふ仕向けになれば、下は死んでも上のためになりたいと云ふ心になると也。たとへば一手の大將、我一人は打死しても、士卒を打せまじと云ふ心なれば、士卒は皆死でも大將を打せぬ氣になり、大將は人先ににげて、士卒に防ぎ矢を射よと云ふ心なれば、士卒も我先にとおち行と、人情の歷然也。易に悅以使ㇾ民、民忘二其勞一、悅以犯ㇾ難、民忘二其死一と云ふとあり。民の心のうれしきやうにしおきをすれば、民は死でなりとも恩を報じたく思ふもの也。是を能く之を佚樂すれば、民之が爲に憂勞し、能く之を富貴にすれば、民之が爲に貧賤し、能く之を存安すれば、民之が爲に危墜し、能く之を生育すれば、民之が爲に滅絕すとは云ふ也。

故刑罰不ㇾ足三以畏二其意一。殺戮不ㇾ足三以服二其心一。

それゆゑ上の掟に從がはぬものは、刑罰の法を以て殺戮するとばかりにては、刑罰はいかにもおそろしきいやなるものなれども、あながちにおぢおそれぬ心になる也。人情はおそろしきよりはありがたきがつよく、いやなよりはうれしきがつよきものにて、たかゞ死するまでとすて鞭をうつやうに人情がなりては、刑戮ではふせぎとゞめられぬもの也。是を故に刑罰以て其意を畏れしむるにたらず、殺戮以て其心を服するにたらずとは云ふ也。

故刑罰繁。而意不ㇾ恐。則令不ㇾ行矣。殺戮衆。而心不ㇾ服、則上位危矣。

おそろしきことも、ふだんに慣へば、あまりおそろしからぬは自然也。たとへば太刀刀は忽ちに人を殺す道具なれども、是をさやにをさめて、まさかの時ならでは拔きはなさぬ物ゆゑに、太刀

るもの故に、何卒やすくしてやりたいと云ふが目當なり。死たゆるは、萬人が萬人、きらふ𪜈故に、何卒活てそだつやうにと云ふが目當也。但し民を樂にせんとて、上にとりつかはずにおく𪜈にあらず。とりつかへども、何卒つかはずしてすむ場にいざなはんと云ふ眞實を忘れぬ𪜈也。富貴にせんとて、人々に爵祿をあたふる𪜈にあらず。下は下だけに貴賤あるもの也。たとへば主從くらすものは、主は貴く從者はいやし。貧になれば、きのふの主がけふの從者になる𪜈ゆゑに、主は主てずしては、上はたゝぬ𪜈なれば、今危きめをさするは、後に安くなる爲と云ふ主意をたてにする𪜈也。滅絕させまじき𪜈て、罪ある者をもゆるしおく𪜈にあらず。あしきをころすは、よきをいかしふやさん爲と云ふ眞實をたてにする𪜈也。とにかくに下のきらふ𪜈をやめ、すく𪜈をすると云ふ目當をたがへぬ政を行ふ𪜈也。是を民は憂勞をにくむ、我是を佚樂せしむ、民は貧賤を惡む、我是を富貴にす、民は危墜をにくむ、我是を存安す、民は滅絕をにくむ、我是を生育すとは云ふ也。

能佚㆓樂之㆒。則民爲㆑之憂勞。能富㆓貴之㆒。則民爲㆑之貧賤。能存㆓安之㆒。則民爲㆑之危墜。能生㆓育之㆒。則民爲㆑之滅絕。

人情は相見互なるものにて、上より樂にしてやりたいと云ふ仕向けになれば、下もつらい𪜈をいやがらぬ心になり、上より富貴にしてやりたいと云ふ仕向けになれば、下も貧賤はうらみに思はぬ心になり、上よりやすくしてやりたいと云ふ仕向けになれば、下もあぶない目をもいとはぬ心にな

政を司とる人を執柄と云ふ。柄はえと訓す。太刀刀のつかのと也。たとへば太刀刀の柄を握りたる人は、打も切も挾も心のまゝ也。此柄を握りて、打てよきは打ち、切てよきは切り、挾てよきは挾く。政をとる人は、萬事のつかをにぎりて、萬民をとりさばく故に、執柄とは云ふなり。此柄に六柄と云とあり。六柄とは、生殺、貧富、貴賤の六つの柄なり。上に柄をにぎりたる故に、人を生すも殺すも、富しむるも貴くするも、貧しくするも賤しくするも、上の心まゝ也。しかし心まゝなればとて、心まゝにする時は、人情にもとりさからひて、政もたゝず、國も亂れやぶれて、はてはては我握りたる柄を人にうばひ握られて、滅亡するとも也。されば柄をにぎる君大夫は、仁と云ふ德を目當にして行ふとなり。仁とは人をふびんに思ふが本にて、人のうれしくなつかしく思ひつくやうにするとなり。上に立て尊き身分なれども、我身勝手をやめ、人をたてゝやりたく思ふと也。この心を忠恕と云て、仁の行はるゝ本也。忠はまめと訓し、恕ははかると訓す。人の上を我身の上につみて、まめやかにおもひやりをつよくすると也。この道を行へば、すなはち仁なり。上より下へ向ふ向ひかたは、さまざまなれども、おしならして、人をふびんに思ひ、我身をつめても人をあんどさせたく思ふは、仁の行ひかた也。然れば民は萬人が萬人、心うきとと、身に骨のをれるとは、いやがるもの故に、上のかげにて、何卒下をうきめにもあはせまじ、ほねをりをもさせまじと云ふが、上の目當也。まづしくいやしきは、萬人が萬人、きらひなるもの也。故に何卒とませたく、たつとくしてくらさせたく思ふが目當也。あぶなきとは萬人が萬人、いやが

思心なれば、人のまがりたるに從ふヿとなし。まして我まがりたるヿを仕出すべきやうなし。是を枉れるに從がはざれば邪事生ぜずとは云ふ也。

是までは四維を専に說たり。右の四維は、いづれも上の敎にあるヿにて、國を治る人は、まづ此四維を丈夫に敎へ導くべきヿ也。四維とはいへども、禮義の二維を父母として、廉耻の二維を產するヿ也。禮義とはいへど、禮を夫とす。禮の夫あれば、義の妻來る。然ればまづ禮制を嚴に立るヿ、最初第一の敎と知るべし。父母より子を生じ、子より孫ひこやしはこを生ずる如く、此四の敎へを立るヿは、人の百行をうみ出す本なれば、政をする根元也。

政之所レ興。在レ順二民心一。政之所レ廢。在レ逆二民心一。

政と云ふは、君大夫士上に立て、下萬民をとりさばくおきて也。下をとりさばくおきてと云ふは、まづ人情に從ひ、無理なるヿのなきやうに、いづくまでも道理を立て、とりあつかふヿ也。人は貴賤賢愚の差別なく、うれしきヿには喜び從ひ、いやなるヿにはそむきもとる。是計は萬人一情にて、如何なる賢知の君上に立玉へばとて、この人情をやぶりて、上の威勢を以て下をむりにおしつけ置と云ふはなきヿ也。むかし堯舜の政には、一天四海の服從したると云ふも、人情にさからひたるおきてのなき故也。是を政の興る所は民心に從ふにあり、政のすたるところは民心にさかふにありとは云ふ也。

民惡二憂勞一。我佚二樂之一。民惡二貧賤一。我富二貴之一。民惡二危墜一。我存二安之一。民惡二滅絕一。我生二育之一。

一國の人心を正しくとりなほさずしてはゆかぬと也。人心を正しくするには、此禮義廉耻の風を明にして、敎へ導くを本とすると也。此れ國を治る大切の大綱、ひかへなは也。此四維だにたるまねば、かたぶきくつがへるおそれなし。何故ぞと云へば、人々分際を守り、定の外に出ぬものと云ふ事をしれば、賤が貴をうらやみ、下なるが上なるをおしのけて、すゝみのぼらんと思ふ心なし。下より上をしのぎおかすの所行なきは、上にたつ人のあん心なると也。是を故に節をこえざれば上位安しとは云ふ也。

不二自進一。則民無二巧詐一。

巧詐とは、たくみいつはり也。何程己が善行才能あればとて、身を身てうりいづるは不義なる事をしれば、利口をかざりいつはりを行ひ、人をだましすかして、身を利せんとするやうなる不實なる風はなし。是を自らすゝまざれば民巧詐なしとは云ふ也。

不ㇾ蔽ㇾ惡。則行自全。

我あしき事を、我とかくしつゝむまじきと云ふけなげなる心あれば、自然と行作をつゝしみて、けがれたる事をする人なく、人々それぞれに廉が見えて、しやんと正しくなる事なり。是を惡をおほはざれば行自ら全とは云ふ也。

不ㇾ從ㇾ枉。則邪事不ㇾ生。

よこしまなる事にしたがふははぢをわすれ利をむさぼる故也。人こそしらね、我心にはづかしと

むに筋道を取違ふること也。いか計よけれども、よいとある見出しを待が義と云ふものなり。たとへば女のいかにみめうつくしければとて、我こそみめよければ、妻に持てくれよと、媒なしに出るは不義にて宜しからず。故に此義の道を辨へ知れば、我と我をうりつくるやうなる筋なき行をする人なし。是を義は自ら進ずとは云ふ也。○廉はかどゝくんず。人の行作にきつかりとかどのたちて、けなげなることなり。己におしきことのあるをつゝみかくして、よきふりをして居るは、さもしきことにて、かどひしのなき行也。人はしらねども、己が心に知て居れば、おほひかくすまじとて、己よりしやんとかどをたてゝかゝるは、けなげなる心也。人の貪欲と云ふは、心にけなげのなくて、むさぼり欲するより、人よりは多くほしく、身にそふまじき財寶をもとりたむること故に、どんよくなるを不廉とも云ふ也。そのきたなき心のなくて、けなげに無欲なるを、清廉、廉潔などゝも云ふ也。勿論我惡事をさへ、我手まへよりつゝみかくさぬ心あらば、人の邪惡をえこひいきにゆるしおくべきことならず。故に正道なる役人を廉吏とも云ひ、正道に吟味するを廉察すとも云ふなり。是を廉は自らおほはずとは云ふ也。○耻ははぢと訓ず。心にはづかしく思ふこと也。人こそしらね、心にはづかしと思ふ人なれば、よこしまなることに從ひへつらひ、すまじき行作をし、思まじきみれんを思はぬもの也。是を耻は枉れるに從ずとは云ふ也。

故不レ踰レ節。則上位安。

右の四維は、上に立て下を敎ふる肝要也。國は人を以て立ち、人は心を以てたつことなれば、まづ

へ惡きを誡めて、子ども弟どもの立つやうにとりかふは、親兄の作法也。夫婦の作法と云ふは、夫は正しく、妻は柔和に、朋友の作法は、人へうそいつはりなく、氣まゝ氣ずいなる人みずなるとのなきやうに、尊貴の作法は、尊貴だけにきつとして下をめいわくさせぬやうに、卑賤の作法は、目上の人へ對しぶしつけのなきやうに、老者の作法は、おとなしくをしへめぐみ、幼者の作法は、いんぎんにうけつかへ、身分身分の分限をさしこさぬやうにつとむるが、人間界の作法なり。この作法を守りて、定の外に出ぬやうにすれば、人と人との交りむつましく、中分なきと也。此道をさへ守れば、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上下、尊卑、長幼の分限きつと明白にわかれて、爭ひ怒り恨むると云ふ殃を生ぜず。是を禮は節を踰えずとは云ふ也。○義はよろしと訓す。義理を立ると也。又義方と云て、人々の向ふ方角のはきとわかれ、すぢすぢのわかるゝ道也。右の禮を守るうちより生じて、上下にわたり、筋道よろしき行也。是又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につきたる行にて、時にのぞみ事に從て、いづれにもよろしき道を聖人の立ておき玉へる所也。人の善惡能不能を察して、善を賞し惡を罰し、能あるを用ひ不能なるを敎へて、今日の用に立て玉ふは、上にたつ人のよろしき行也。善を修め惡をすて、能をみがき不能をつとめて、上の見出しを待てあげ用ひらるゝたねを拵て待ているは、下にたつ人の筋よろしき行也。しかるに我と我身をてらひうりて、人のすゝめをもまたず、身で身をなかだちして、上へのぼらむとするは、下にたつ者の宜しからぬ筋なき行也。是を不義と云。下よろしからざれば、上も宜きを失ひて、上下と

やうに定め置玉ひし道也。君には君の作法、臣には臣の作法、父兄には父兄の作法、子弟には子弟の作法、夫婦には夫婦の作法、朋友には朋友の作法、尊貴には尊貴の作法、卑賤には卑賤の作法、老者には老者の作法、幼者には幼者の作法あり。其大異をいはゞ、君の作法と云は、君は一國の上に位し、百官万人の頭をふまへて、下と云ふ下の手本となり玉ふが、其身の分限也。しかればうかとし玉ひて、われは一番たつとき身分なれば、いかやうにしてもよきぞとおもひあやまり玉ひて、氣まゝ我ままをし玉ふ時は、下より見習ひ聞習ひ、手本にすべき行作もなくなることゆえに、一番たつとき身なれども、心をとりしめ玉ひ、うはもりたかぶる心なく、一人の身はともかくも、萬民を立てやるべきことと思ひ玉ひて、立つも居るも敬を忘れ玉はず、視聽言動衣服器用までも大事に心得玉ひて、視まじきことを視ず、聽まじきことを聽ず、言まじきことを言ず、すまじきことをせず、著まじき衣服をきず、とりあつかふまじき器物を取扱はず、下へ向ひそれぞれの格式にたがはぬやうに、上に立つ者を敬ひ、下に立つ者をいたはり、無理なることのなく、とにかくにたかきもひくきも、それぞれにたてゝ下さるゝと云ふが、君の作法なり。臣の作法と云ふは、大身小身、それぞれに君よりうけたる格式分限を守り、上の命をうけて下へほどこし、下のことを取次て上へ達し、私のことを次にして、公のつとめをかゝず、おごらずたかぶらず、人をおしのけて、身一分計りたゝんと思ふ心なく、爭ひはり合ふ心をやめて、おとなしく役目をつとむるは、臣の作法なり。親兄の作法と云ふは、親兄は子や弟を下にたつものとてむごくせず、ふびんをかけ、よきを敎

也。滅不レ可ニ復錯一也。

人君は民を以て國を守り、人民は心を以て身を守るもの也。されはまづ國を治め玉ふ君は、臣民の心根をとりかため玉ふが最初也。人の心をかたむるに、四維と云て四のひかへ綱あり。このひかへづなだにたるみなければ、國を治むるに難義なし。この四のひかへづなきれたゆれば、人の心をとりつなぎとめられず、みだれたてば、幾萬の臣民ありとも、人なき國も同じと也。但し四のつな一筋きるればかたぶき、二筋きるればあぶなく、三筋きるればくつがへり、四筋共にきるれば滅却す。かたふきたる分は、おしなほすてだてもあるべし、あぶなくなりたるは、もちこたふるてだてもあるべし、くつがへりたるは、起しかへすてだてもあるべし、滅却と云ふに至りては、又とり立べきたねもたえはつると也。是を國に四維あり、一維たゆればかたぶき、二維たゆればあやぶく、三維たゆればくつがへり、四維たゆればほろぶ、かたぶくは正すべし、危は安ずべし、覆はおこすべし、滅はまた錯べからずとは云ふ也。錯はとりたてる心也。

何謂ニ四維一。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禮不レ踰レ節。義不ニ自進一。廉不レ蔽レ惡。耻不レ從レ枉。

人心を繋ぎ止るは、禮義廉耻の四の綱也。○禮は人の人たる作法也。ゐやと訓ず。ゐやはじぎのことばにて、人にゆづるこゝろ也。これ人の作法は、先己をへりくだり、人を敬ふを第一として、がまんをはらず、人々やはらぎむつましくなるやうにと、上古の聖王、天地のかたちをみ、人情をくみはかりて、凡人々の分限に随て作法を立て、上下尊卑の次第、老幼男女の差別のみだれぬ

下にたつものは目うへを畏れ敬ふはづと云敎の出る所也。しかるに此道おろそかにして、靈屋をあがめ玉ふの禮なほざりになれば、下々もおのづから目上を恐れ敬ふ心もうすくなりて、そのては下知法度をもおかしそむき、下から上へはりあひたてがうやうになると也。さて又上にて先祖の法式をもつゝしみ守り玉はず、ふるきよしみをすて玉ひて、古德の老人をもあがめて見せ玉ふとなければ、下々親をいとほしみ兄をうやまふ孝悌の心も、自然とうすくなり、彼四維のひかへづなもゆるびて、禮義廉耻の心もたゝず、人の心たのみなければ、國をたもち守るべき相手もなくなりて、滅却するより外はなし。是を宗廟を敬せざれば民すなはち上に挍し、祖舊をつゝしまされば孝悌備らず、四維はらずして國すなはち滅亡すとは云ふ也。

是までを國頌と云。頌は容也と註す。容はかたちと訓ず。なりふりのと也。物にはなりふりと云ふものは、いやといはれぬものにて、治りたる國には治たるなりふりあり、亂れたる國にはみだれたるなりふりあり。此なりをとりしめざれば、國政は立ぬと也。故に國のなりをまづとゝのへてかゝると、最初第一とす。たとへば人も四支百骸具足したる上にて、十人なみの動きはたらきはなると也。五躰具足せざる人には、一人前の働きをさすべきやうなし。國も制度を定めたる上にて、美政も行はるゝと也。根本のなりふりをとりみだし、出來なり次第に治めて、富國安民の道の成就すると云ふとは、聖人上に在すといへども、決してならぬと也。

國有二四維一。一維絶則傾、二維絶則危。三維絶則覆。四維絶則滅。傾可レ正也。危可レ安也。覆可レ起

不レ明ニ鬼神一。則陋民不レ悟。

鬼神を畏れ敬ふは、人情のむかしより習ひ來りたることも也。それに隨て、鬼神の上にも、大小尊卑の差別あることを敎へ示して、貴き神はきつと尊びまつり、賤き神は事をはぶきまつりてみすれば、それよりして、人の上にも尊卑の品ありて、賤は貴に事へ、小は大に隨ふことをさとりしることも也。神とさへ云へば、人民に功のあるかみも功のなき神も、一つにうやまひみするときは、上下尊卑の分もはつきとわからぬことになる也。是を鬼神を明にせざれば陋民悟らずとは云ふ也。

不レ祇ニ山川一。則威令不レ聞。

山は雲雨を出し、川は潤澤を施し、民生に大功ある物なれば、其神靈をつゝしみ祭ることは、人はめぐみをうくるところは、おそれたつとぶはづと云ふみちをしらする道也。領分の山川を等閑にして、時々の禮を怠る時は、君の威もうすくなり、令も行はれぬやうになることも也。山川を祀るは、おんがへしの禮祀りと云ふにつけては、君臣上下數多の役人、貴賤それぞれにつつしみ物いみして、禮式の衣服を着し、禮式の道具さゝげ物を持はこびて、嚴重なるつゝしみを見する故に、領分はしばしの民まで、その嚴重なる儀式を見聞て、君の威のさかんなるをしり、仰出されとさへ云へば、ふるひうごいてうけ隨ふこと也。是を山川を祇まざれば威令聞えずとは云ふ也。

不レ敬ニ宗廟一。則民乃上挍。不レ恭ニ祖舊一。則孝悌不レ備。四維不レ張。國乃滅亡。

先祖の靈屋を尊敬ありて、過さり玉ふ祖父親を、現に在すが如く崇めおそれて見せ玉ふは、凡そ

千里の國土を有つと云へども、民すくなく力行屆ず、荒地荒田のみ多ければ、民も食ふべきものなく、木の根草の葉を食物にするやうになれば、昔と云て、くさばのいろの如く、人のいろも青ざめ、氣勢もうすぐ、百人も十人にはかけ合ぬやうになることなり。是を天時を務めざれば財生せず、地利を務ざれば倉廩みたず、野蕪曠なれば民すなはち昔すとは云ふ也。

國を治ると云は、まづ制度を立ると云ふて、上より定めてわたしたるつもりはつとを、いさゝかもそむくことのならぬやうにするが初也。さなければ、下民の心とり守る所なく、己々が思付しだいに、妄と云て、むざとしたることをするやうになりて、萬人は萬人のものずき次第になると也。刑法をきびしく立て、正直を賞し、不律義なるを罰し、うはべをかざる風を禁じ止めざる時は、民の心淫すと云ふて、次第にしまりなく、だらけたる風となると也。右の妄淫二つのみなもとをたづぬれば、上よりつもり定めを立ず、時勢なりに人にものずき次第をさせておくより起りて、そのはては姦侫狡猾の民漸々にふえて、さまざまの惡事をもするとゆゑに、いやともにしげしげ刑戮をもせねばならぬやうになると也。是を上量なければ民すなはち妄す、文巧禁ぜされば民すなはち淫す、雨原をふさがさればすなはち刑しげしとは云ふ也。璋の字を本註に章に改て、明にすると見たれども、璋は音障と通じて、ふさぐ心にみるべきか。障は水をふせぐつゝみのとにて、わきへもれぬやうにせくと也。

上無ㇾ量。則民乃妄。文巧不ㇾ禁。則民乃淫。不ㇾ璋二兩原一。則刑乃繁。

ぬ時は、いかばかりよき政も行れざること故に、兎に角に下は上に敬ひ順ふ様にと云ふ所をたてにして、とりしむることも也。其仕方は如何と言ば、下へ向て上を畏れ敬へと計りふれ教へたるとて、其通りには從はぬもの也。下の上を輕しめぬ樣にとならば、先上にて上を敬ひ畏て見せ玉ふこと也。尊き君の上にて上とし玉ふは、天地山川、祖父親の神靈、先祖より立置玉ふ古き掟は、皆々君の尊び順ひ玉ふべきこと故に、天神地祇をはつきりと畏れ敬ひて見せ、山川の神事を如才なくつとめ玉ひ、宗廟の儀式を嚴重にして見せ、先祖の法度を大事に守りて見せ玉ふ時は、人々上にたつものには敬ひ從ふはづと云ふことをわきまへしる風になりて、上には是非にさからはぬものと萬民の心一定することも也。是を民を順にするの經は、鬼神を明にし、山川を祇み、宗廟を敬し、祖舊を恭するにありとは云ふ也、

不㆑務㆓天時㆒。則財不㆑生。不㆑務㆓地利㆒。則倉廩不㆑盈。野蕪曠。則民乃菅。

天は四時をもつて春暖秋涼の節をかへず、萬物生々の氣を下し玉ふといへども、人と云ふ者がその時々に隨ひ、うゑまきのわざ、たがへしつちかふのつとめを怠る時は、生ずるものも生ぜず、生じても實のりよろしからず。されば生氣を下すは天のちから、其氣を受てそだてあぐるは人の力也。人の力なければ萬の財用生ずると云ふとも、用をなさず。地と云ふものは、山川高下に隨ひ、物を生ぜぬと云ふ理はなけれども、是又人が水田には稻をうゑ、山田には麥を蒔き、それぞれの地の宜き所を見計ひ、つちかひこやす世話をやかねば、五穀の美なる種と云へども、蕃殖することなし。百里

手に繼子なしと云ふ賤き喩の如く、國富み財ゆたかなれば、上にたつ人々の上に、恩義愛敬の道も行れ、上を見習ふ下にて、賤き下々までも、恩義を忘れ愛敬を失ふことは、何よりきのどくなることに思ふ風俗にうつり、六親と云て、父母兄弟妻子の六を相親むは、世の中の立ち行く元也。禮義廉耻の四のひかへ綱たるまず、人々此四を守る時は、上を畏れ敬ふは勿論のことにて、下知法度を犯し背く惡風儀は、自然と改まること也。是を上度を服すれば六親固く、四維張れば君令行るとは云ふ也。四維の義は下にくはし。

故省レ刑之要。在レ禁ニ文巧一。守レ國之度。在レ飾ニ四維一。

國を治る人の目當は、下に姦民の少くなりて、刑すべき罪人の希なるを第一の願とすること也。然とも人に律義正直の風俗廢りて、わる賢くかたましくなると云ふ本は、艶かざりをとし、小利口小才覺にならぬ樣にと云ふ掟のなき故也。此風にならぬ樣は、先四維の禮義廉耻のひかへ綱をたるまぬやうにして、かりにもうはむきを作り飾る元を禁制すること是也。是を故に刑を省くの要は文巧を禁ずるにあり、國を守るの度は四維を飾るにありとは云ふ也。

順レ民之經。在下明ニ鬼神一。祗ニ山川一。敬ニ宗廟一。恭中祖舊上。

政の立つ本は、萬民上に順從すると云ふが目當也。下が上に承順せぬと云ふは逆也。逆にて政の立つことはなきこと也。故に先下を上にさからはせず、うけ順はする樣にすること也、それは上下尊卑の分限まぎらはしからず、はつきりと分る樣に法式を立ること也。下が上に順はず、卑きが尊きを敬は

かなれば、下へ向ふ心ものどかにて自然と敎へ導く手段も調ひ、善を賞し惡を罰する掟も行屆くこと故に、上の正しき掟を守りて、下も律義なる心に返り、己々が分際をつゝしみ、不義不法の所行を耻て、けなげなるふるまひをみめなることに思ふやうになれば、人々身持かたぎにて、風俗も美しく、上の世話のやけぬことにはうつること也。故に孔子衞の國に入玉ふ時、人民の多を見玉ひて、庶あるかなとほめ玉ひければ、冉求が此上はいかなる世話が始めにさふらふやと問ひし時、此上は民の富むやうにすべきことと答へ玉ふ。さて富みさぶらはゞ如何いたすべきやと問ひし時、富たらば其上は敎へ導くべきことと答へ玉ひけり。是貧苦にせまる民は敎を受るひまなく、富る民は敎に向ふこと速やかなる所をのたまひし也。是を倉廩みつれば禮節をしり、衣食足れば榮辱をしるとは云ふ也。

上服レ度。則六親固。四維張。則君令行。

人間界の法式と云ふは、上天子の貴きより、下匹夫匹婦の賤まで、人はすべて親は子をかなしみ、子は親をいとほしみ、兄は弟をめぐみ、弟は兄をうやまひ、夫は妻をしたしみ、妻は夫を大切にすること、定りたる法式也。されば上に立玉ふ方は、まづ此道を敎へ示して、法式の崩れぬやうに仕玉ふこと也。故に孝悌を賞し和睦をほめ玉ふおきては、大切なることなれども、國貧に財用乏しければ、此褒賞の道も行屆ず、褒賞の恩うすければ、法式も等閑になりて、親兄へ不孝不悌の人もでき、夫婦ふらちなる者も多くなりて、恩義愛敬の道も廢れ、水臭き人情に成はつること也。ある

者來り、地ひらけつくせば民留り居るとは云ふ也。

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

凡人に養はるゝものは、犬子猫兒の無知なるまで、敎へて敎へられずと云ふとなし。まして人は萬物の靈にて、千人は千人、萬人は萬人、善をこのみ惡をにくむは人の天姓なる故に、好む所の善を導き、惡む所の惡をふせぎて、敎へそだつるが上の道也。是によつて、上は君より下は執政諸有司まで、人を治る職分は、十が十、人を敎へ導くを以て主意とすると、古より官を建るの本意也。されば人の上に立つ程の人は、何卒下々によき心を持せ、よきわざをさせたく思ふと、定りたると也。但し下々によき心を持せ、よき業をさせたく思ふ時は、まず上よりよき心を以て、よき政をしむけて、敎へ導くはづなれども、是又倉廩の財用乏くて、今日のうへむつかしければ、敎へ導く手段もたゝず、いつとなく辛くつらくのみしむけねばならぬやうになりて、みすみすよからぬ仕方とはしりつゝも、上の威勢を以てひたすらに押付て仕舞ふならはしになれば、いつのほどにか禮義正しき敎も失はてゝ、上は下を虐げ、下は上を欺きて、相互にたゞ其日其日を過すまでの心になり下ると也。然時は親兄弟睦ましく、夫婦中よく、一類の難儀を救ひ助くるは、美目なるとしり、親兄弟むつましからず、夫婦中あしく、一類の難儀をも見ぬふりするは、恥かしきとは知りつゝも、飢寒の身に切なるにさへられて、おぼえず貪欲非道の業をもなし、相互に恨み怒りて、其はてては二つなき身命をも、刑戮の爲に殞し失ふとになりはつると也。上の倉元ゆた

し本意也。右の本意を達し玉はんとならば、先づ領内の臣民を蕃昌いたさするが根元なれば、此世話を始とし玉ふべきこと也。臣民の蕃昌と云ふは、尊卑貴賤老少賢愚となく、人の身に急要なる物は、衣と食との二つ也。故にまづ第一番に、衣食の二つにことをかゝぬやうにして、うやさずこゞやさぬを目當とすること也。衣食の二つは、農桑のかせぎを本とす。農は百姓耕作をはげみて、五穀を作り出し、桑は桑を植ゑ蠶をかうて、絹紬を織り出すこと也。左その土地の宜きに隨て五穀と云へども、稻に宜き田がちなる所もあり。麥に宜き畠がちなる所もあり。桑のそだゝぬ地にては、蠶もかはれぬものなれども、苧麻綿葛の類、何によらず衣類になるべき品の一向に生ぜすと云ふ地はなし。其土地の宜き植物を考へはかりて、春暖夏暑秋凉冬寒の四時の氣節に隨ひ、春は植ゑ夏は耘り、秋は刈り冬はとり藏て、上の倉入より下々の畜へまで匱しからず、衣と食との二つに苦勞のなき樣にと云が、國郡を治る仕事の元根也。是を凡地を有ち民を牧ふものは、務め四時にあり、守り倉廩にありとは云ふ也。

國多レ財。則遠者來。地辟擧。則民留處。

いかばかりいぶせき山のおく海のはてにても、生れ故鄕は離れがたきは人情の常也。まして衣食ゆたかに財用も足りたる國をすてゝ逃走る民は希也。他所他國の人と云へども、聞傳にも寄集りて人民いよいよ蕃昌すれば、上の世話に及ばず、己々にかせぎつれて、五斗一石目の田地も荒しおかぬ樣に作り廣げ、こゝの外にはすむべき世界もなきやうに思ふこと也。是を國財多ければ遠き

嚶鳴館遺草卷第四

管子牧民國字解

此書は、齊の管仲名は夷吾と云ふ人、桓公と云ふ君の執政となり、國を治むる道を書き綴りたる書と云ひ傳て、元來八十六篇ありしが、內十篇は亡て、現に存するもの七十六篇、みな經濟の道を微細に論じたれば、人君の讀玉ふべき書也。但し古書なれば、疑がはしき所々もありて、全書管仲が言に非ずと云ひ傳へたれども、牧民等の篇は誠に其本意と見えて、神妙に說き盡したれば、人君心を留て讀玉はゞ、治國の政において、功を得玉ふべきこと也。

牧民

牧は養と訓じて、牛飼の牛を飼ひ育つるを云ふ。それよりして、人君は民を養ひ育つる主なる故に、一州一國の主を牧とも云ふ。書の舜典に群牧と云ふは、今の諸大名のこと也。此篇は、凡人君國を有て民を治玉ふ道を說たる篇也。

凡有レ地牧レ民者。務在二四時一。守在二倉廩一。

凡人君萬民の主となり玉ふ身分の本意と云ふは、其領し玉ふ土地より生ずる所のあらゆる財貨をとりまとめて、それを以て上天子につかへ、下領內の臣民を敎へ導き養ひそだてゝ、人々今日をゆたかにくらし、活べき程の命を活て、無難に一生を終るやうに世話をやき玉ふが、君となり玉ひ

生員　一個條

○生員は、命をうけて學館の弟子にえらばれたれば、在館中別の奉公とてもなし。書典に通じ德藝にならひ、他日に上の用となるを以て、今日の業とす。その勤かたは、師長の敎にしたかふより外はなし。されば別に心得を論するに及ばず。

こは、ある國に學館たてられし時、作りてあたへたるおきてふみなり。

嚶鳴館遺草卷第三終

おこたらず、人の信は其中より生ず。己が天性なれば、せんかたなしと、自身よりゆるしを出し、企て及び俯して就の修行をすてば、古人弦韋の戒は美行とするにたらず。師長はまづ自弦韋を帶べし。剛柔利鈍、其才のまゝに取量て、おの〳〵一器物に備ふるは、人を用ふる法にて、人を敎る法にあらず。求也退。故進ㇾ之。由也兼ㇾ人。故退ㇾ之。とのたまひしを以て、仲尼の人をとりかひ給ひし容子をおもんみるべし。つよき馬は手綱をひかへ、弱き馬は鐙を入れて、才不才もろともにすゝむやうに心を盡すべきとなり。能を敎へ不能を矜み、書生の成敗を己が任にして、孝悌忠臣仁義遜讓の行義を習慣せしめ、一館の父母となりて、善を成し惡を掩ひ、厚に厚をかさねて、敎化の道を補助する事を、終食のまも油斷なく心得べきこと、師長の極意なるべし。師長の嚴なるを尊ぶといふことは、敎訓の法を嚴正にして、子弟に怠慢を生ぜしめざるやうに取あつかふと也。面を四角にし臂をはり、鞭扑をとりしばりて、あやまちあるは責讓せんとぎせいはるを、嚴にするとはいふべからず。惣て敎諭の仕法は、學記に詳悉すれば、まづ此編を講明すべし。

○學記曰。小雅肄ㇾ三。官二其始一。とは、今般建學の主意也。□に出入して、其終はいかなる人になれる、□の子は、御家老□ともなり、群僚の上に位して、一國の安危を任ず。□の子は、大目付□諸物頭となり、命を上にうけ、令を下に施す。尊卑貴賤、職掌に差等はあれども、上に奉し下にのぞむ人にあらざるはなし。この行末を思ひはかりて、銘々の心持を覺悟せしめ、他日の用に備ふること、最初第一の敎誨とすべし。

かてかくくちをしきふるまひの有べき。前車の覆るを見て、後車の戒とす。雪ふみを先へたつるは、後より行人のたふるまじき爲なり。此所をかんがみんこと、學宮の敎の專要なるべし。善にしたがふと崩るゝが如く、己をすてゝ人にしたがふは、古の明訓なり。

○水穀は人君なり。薪火は士農工商なり。卿大夫は鍋釜なり。米は上白疑ひなし。薪は燥材よく燃れども、中をへだつる鍋釜がわれひゝけたらば、何を以て飯をたき出すべき。先よき鍋を鑄立て、さて其上に飯の煮あんばい、火のもへかげんもいふべきとなり。釜を鑄るをはじめとす。君を鍋釜にすべからず。薪はなべかまにもなられぬは、御先祖以來の常典、いかゞはせん。さらば鍋こそ肝要の道具なれ。學宮のふいごを以て、よき鍋を多く鑄立て、一國の性命をつなぐ飯をばたき出べきと也。よき鍋を鑄立ると、政の根元なれば、學宮の師長は、ふいごもとの物奉行大切の職分は申におよばず、しかしながら元より高明賢德一國の仰望する人にもあらず。其權自輕し。然れども師長は先聖の御側取次にて、其言は夫子の御意也。三奉行まづ一月一次講堂に拜參し、師長に敬侍して、恭遜の禮を崇し、弟子の行を勵すべし。こひねがはくは、學宮の體面を正すにたらんか。

師長　二個條

○師長の任は、人に信ぜらるゝにあり。人に信ぜらるゝは、己が守りの堅固なるにあり。己が守りの堅固なるといふは、いつまでもおなじとを退屈せず、人の信不信をとはず、勤め行ふこと也。久して

よぶべからず。興讓とは、讓をおこすとよみ、讓を興すとは、恭遜の道を繁昌さすること也。一國万民の天と奉レ仰君上の思召を以て、恭遜の道を修行せさせ給ふ。御役所にても、腹の內より貴きものは、やはり父兄の上に齒し、揖遜辭讓の道をならはずば、何國いかなる所にてか、恭遜の德のうるけしきを辨へしるべき。□の館において、御ゆるしを受たる驕泰なれば、最早一國に憚る所有べからず。然れども、心丈夫は職祿を世にし、幼弱なるも長老の上にたゝねばならぬは勢也。故を以て君上より其位を貴し、其權を重し給へば、朝廷には爵にしくはなし、爵位身にあれば、如何はすべき。氣のどくながらも、長老賢者の上に座することぞとおもふ心をもたせんが爲に、古先聖人の道德を學ばせ、今日の恭敬を習はして、後來の驕逸をふさぐこと也。學宮の門高きこと僅に六尺、戶扇の厚さわづかに三寸、內には德行の尊きを知り、外には爵位の貴きをしらしめんこと、何の恥とかすべき。何の害とかすべき。是をはぢ是を害とする心あらば、儼然たる不祥小人なり。是を群僚の上に位せしめ、政柄を預ること、嬰兒に白刄をあづけて、僥倖にけがのなきを願ふ如き心ならば、仁知の沙汰にはおよぶべからず。一國の天と奉レ仰君上、萬民の安利を思召されてこそ、もつたいなくも南郊の汚泥に御足をけがし、鋤鍬を取給ひし。其御心を察奉り、世祿の大臣簑笠に風雨をしのぎ、郊野に起臥するは、希代の美事、六十余州の手本なるべし、驕泰の習ひ性となり、耳目の珍らしき所よりよからぬことゝ思ひ誤り、嚴刑を犯し、四方のあやしみを受ること、是いかなる所より出けん。仁義恭敬の道を尊び、自己の身分を高ぶらずば、い

らず、卑辱煩勞凡人にことなることなきにいたれども、其人もとより吉祥善人、自己一人の安逸を忘れて、世を憂へ人を恤むの仁心切なるを以て、終には天下の人心を應受す。されば安上利民の政は、仁義德行を尙ぶに成り、利口才智を用ふるに敗るゝこと、古今の鑑瞭然たり。日月星辰は、萬古の天地を照臨し、春夏秋冬は、萬古の氣節を運序すれども、自以て勞とせず、自以て功とせず。即天地の大仁を見て、天地の大讓をしるべし。故に此仁讓にのつとる人を、有德君子と稱し、此仁讓にそむける人を、不祥小人といふ也。君子上に位すれば、恩惠下に降る。故に萬民承順す。小人上に位すれば、貪虐上に恣なり。故に萬民怨憤す。治道は承順に起り、悖亂は怨憤に生ず。是を以て有德君子を尊崇して、顯位貴職にすゑおくを、德を尙ぶとはいふなり。德は遜讓より美なるはなし。美德は仁者の所行也。不德は驕滿より惡なるはなし。惡德は不仁者の所行なり。舘を□と名づけしこと、美德を修し惡德を除せんが爲也。

○□は腹の內より、□□は腹の內より、□襁褓の內より、諸人に頭をさげられ、已に西東を知に至れば、自高貴なるをしらぬ童子もなく、驕泰の心知とゝもに長じ、亢傲の態心とゝもに成り、四書一通も讀しらねども、元服すれば終には□の執權になる身分と、落付たる痼疾、いかなる良藥を用ひてか、仁厚恭敬の君子とはなるべき。顯位貴職に仁義の人なくば、何を以て忠愛の德を施し行ふべき。忠愛の德上より降らずば、下民何の所に手足をおくべき。但し夫とても、二百年來相濟きたる國風なれば、この行末何の思ひかあらんといはゞ、教學の道は沙汰にお

候。もし下手樂人のあつまりたる時は、笙は笙笛は笛ばかりを我一と吹そうし、鐘太皷は我一と打あげて、我こそ笛の上手ときかれたく、太皷の名人とほめられたく、余所の緩急めりかりにもかまはず、おのれ〳〵が調子を一ぱいにせいをはりて、したりがほなれども、聞人は耳をふさぎ腹をかゝへて、一曲の終るをまちかね候こと、口をしき次第に候。是ひとへに思ひあふ心なきより、其中には實々上手も有べく候へども、とも〳〵に聞まどはされて、功者も無功者も、一同に下手樂人のそしりをうけ候事、あぢきなきことに候。君の政にしたがふ士大夫、人々己々、この所を心得候はゞ、目出度心なるべくと存候。已上。

建學大意

君相　三個條

○日月星辰、春夏秋冬は、天地有しより其運を改めず。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は、人民有しより其倫を改めず。孝悌忠信仁義遜讓は、道訓ありしより其德を尙ばざるものはなし。然れば時勢古今と變じ、風俗五方を異にすれども、安上利民の政を立るには、先德を尙ぶを最初とす。尙德とは、魯の大夫南宮敬叔が羿善ㇾ射。夏盪ㇾ舟。俱不ㇾ得二其死然一。禹稷躬稼。而有二天下一。と申たる時、孔子の君子哉若人。尙ㇾ德哉若人。とのたまひしを以て、尙德の本義とすべし。善射盪舟、その材藝の万人に超絕するをいふなり。然れども其人もとより不祥小人、自己一人の欲を逞して、世を憂へ人を恤む仁心なきを以て、終には身を亡すに至れり。躬稼すといふは、さのみ智惠才學にもよ

は不ㇾ及ㇾ申、物ごとむつまじくゆきわたり候て、家國安富の相談も成就致すことに候。奉公をしのぎと心得候不忠のわざは、禮讓の心なきよりおこり候ことにて、家國の災は、みな是より生じ候故に、孔子もよく禮讓を以て國ををさめば何かあらんとは被ㇾ仰候。むかし齊の執政管仲と申人、禮義廉耻の四を四維となづけて、國を治るひかへ綱とさだめ候。この四のひかへ綱たゆむ時は、國則滅亡すと申候。禮は不ㇾ踰ㇾ節と申候て、人々身のほど〳〵を守りて、上をおかししのぐ心のなきことに候。義は不二自進一と申候て、上の引たてをまたず、自己より立身をたくむやうなる所行のなきことに候。廉は不ㇾ蔽ㇾ惡と申候て、我あしき事をおしかくして、今日を過るやうなるさもしき所行のなき事に候。耻は不ㇾ從ㇾ枉と申候て、たとひ身の爲よければとて、よこしまなるかたに心をよせざるけなげなる所行を申候。この四は、人の所行第一のひかへ綱にて、是をとりにがしては不ㇾ參事に候。人の臣下たるもの、此四のひかへ綱にだにはなれ不ㇾ申候へば、自然と忠貞の臣となりて、家國の爲に至寶の人と成候事に候。群臣それ〴〵に官職をわかち受て、君の國政を取扱ひ申候は、たとへて申さば、樂人共の鐘太鼓笙ひちりきさま〴〵の道具を持よりて、一曲をかなで候やうなる物に候。五音六律調子揃ひて、何の申分もなきは、明君の朝に賢臣の揃ひたるにて、すなはち聖人の御代なれば、いかで及べき。せめてよく心得たる上手同志の出合たる時は、すこしづゝのめりかりは有ㇾ之候へども、笙はひちりきをたすけ、かねは太鼓をたすけて、相互に人の間のぬけぬやうに、一曲こと故なくかなですまして、又もなき殊勝のきゝ事にて

四面上下行とゞく心なきより出候事にて、古今ともにかやうの類を姦邪の臣と名づけ申候。實忠は目前の小功を見ず。家國永久の謀を專として、自己一人の手柄をかせがず。万人のつとめをたすけはげますを、君子の大忠とは申候。戰場に趣く士は、一己々々手柄をかせぐ心なく候ては、敵に勝べき道理は無ㇾ之候。それすら一己きりの手柄をのみ專にかせぎ候時は、他組にて十人討死はするとも、我組にて三人功名をすればよしと存候時は、千騎も百騎同樣にて、軍の負は大將一人の難儀と相成候。常々見もしらぬ疎遠なる朋輩にても、手詰の場にては、肉親兄弟の如く、助太刀介打をいたせばこそ、味方の勝利とはなるなれ。大將一人への奉公、是に過たる忠は無ㇾ之候故に、軍令にはぬけがけの功名をかたく禁じ候て、第一の越度に申付候事に候。一人の手柄をむさぼりて、味方の勝敗をかへり見ぬ不忠ゆゑに、和漢古今一同に重きおきてとはいたし候事に候。昔楚國の執政子文と申候人、三度まで執政になり候へども、そのたび〳〵にさのみ嬉しと存候顏色もなく、又三度まで執政をめし放れ候へども、其時々うらめしと存候顏色もなく、自分の勤の內に宜しかりしこともあしかりしことも、跡役の心得になるべきことは、こまかに申送りて、つゝみかくす心無ㇾ之候。これ自身の利不利をわすれて、君の家國の爲をのみ如才なく大切に存候心故に、孔子も忠也と稱し給ひ候。すべて人の交りは、禮讓を第一と致し候。禮讓とは、じぎふかく人をそらさず、我よきにほこらず、人のよきをたつる事に候。人のよきをよきに立る心だに有ㇾ之候へば、人見ずなることを致べきやうなく、人みずなる所行だに無ㇾ之候へば、人と思ひ合事

の一身に隨ふ如く、ねぢれもとる心なく、左右上下、一同に心力を合せ、政を手傳ひ奉るべき事に候。是全く身一分の利害をすてゝ、至極公忠なる心なくては、相ならざるわざに候。人我互に我が慢心をさしはさみ、忠勤は仕勝と心得たるは、忠に似て不忠の甚しきにて候。是則手はつかむ役とばかり心得て、足のいたみをなですするも手の役と申ことをしらず、あしはありく役とばかり心得て、手の廻らぬ時は蹴る踏むと申わざの有ことをしらず、同じ一身につきながら、左右上下すぢりちがひて、つまる所は一身の不自由におちて、用にたゝぬ手足と申ものにて、君のためにはかやうなる人を不忠不佞の臣と申候。たとへていはゞ、金奉行の金銀をゝしみ、藏奉行の米穀をゝしみ、諸拂役諸渡役の拂ひ殘のなく渡かたの滯らぬやうと存るは、職分の當りまへにて、忠にても不忠にても無レ之候。公忠の場を明らかに辨へ候はゞ、金奉行も不肖をして存慮より多くも出すべし、諸拂役も不肖をして存慮よりひかへて拂ふべし、作事奉行は普請の出來ばへをこのめども、金方の出の多きをいたはりて、己が手際を十分にせず、勘定奉行は收納皆濟をこのめども、諸代官の百姓へあたりのつよくなる所をきのどくに存候て、皆濟の御譽をかせがぬやうにと、相互に思ひ合て、我ひとり忠臣とはならず、人も我も不忠ものにならぬやうにとこゝろがくる、是を公正忠良の臣と稱して、家國の至寶と致し候事に候。己が一官の功を立んと存候時は、他役所の迷惑はかへり見られぬ事故に、一分の功はこゝにて立とも、多分の功はかしこにて損するなれば、忠といふものにあらず。一人の君に對し奉りては、莫大の不忠にて候。家國の上を存じ、

て、きみを元首と申候。元首は頭にて候。臣を股肱耳目と申候。手と足と耳と目の事に候。股肱耳目の四をあげて、鼻口唇舌爪牙百骸はその中にこもり候。目は見、耳は聞、手はつかみ、足はあゆみ、口はくらひ、鼻はかぎ、唇舌爪牙百骸、上下左右に動き働きて、一身の主たる頭に隨ふありさま、一人の君に下群臣の奉公をするにことなる事無レ之候。四支百骸の頭に隨ひ動くこと、誠に如才もなくまめやかなるものに候。手つかまんとすれば足すゝみ、目がみるうちに耳がきゝ、相互に思ひ合たすけ合て、一身をかいはうすること、いはんかたなく候故に、古より賢明の君上にいまして、忠貞の臣下に立ならぶ代は、たとへば一身達者無病なるものゝ、起居運動すくやかに立廻りて、まめ〳〵しきがごとくに候。手は足のすゝむかたに向ひ、足は手の向ふかたにはしり、打も捉もたつもをるも、思ひ合て動き働き、耳目口舌欲する所のまゝに候。是を富强安樂なるありがたき御代とは申候。また暗愚の君上にいまして、不忠の臣下に立ならぶ時は、たとへば一身虛弱多病なるものゝ、起居運動すくやかならず、立廻りもふせうなるがごとくに候。手つかまんとすれども足すゝまず、足はあゆめども手がきかず、たつもをるも心まゝならず、耳目口舌欲する所のまゝならず、是によりて困亂衰弊なる國となり、淺ましき代とは申ことに候。一身は手足のまめなるを以て無病と稱し、手足のまめならぬを以て多病と稱す。國家は群臣の思ひあふを以て富强をなし、思ひ〳〵なるを以て衰弱をまねく。誠に忠なる人は、何卒己が君を古の聖の君にもならび給ふやうにし奉りたく存候は不レ及レ申事に候。然ば人我相互に思ひ合て、手足耳目

學問なり。別して幼くおはしまし候御方には、むかしいまの物語のうちに、人君の有がたき言行などを弘く覺え居て、はなし聞せ奉ること、尤以て利益の道なり。

對₂人之問₁忠

○臣下の御身分にては、何よりまづ忠不忠の境を篤と御辨被ㇾ成度と御心付候づき、右の境とくと御合點參り候樣に可₂申述₁旨、御深切の御事、先以致₂感心₁候。忠臣の所行は、時に隨ひ事にのぞみ、一概には難ㇾ申事と存候。乍ㇾ併一躰の心持は、先心得申度事に候。知行格式は、祖父代々傳へ受たるものとのみ心得候て、君の高恩を戴く共不ㇾ存、ひたすらに自己一分の利害をのみ存じ、忠敬の道を露いさゝかも辨へ不ㇾ存ものは、人の形にて人の心なきものなれば、もとより是非善惡の沙汰に不ㇾ及候。聊も君臣といふことを辨へ知りたる人よりぞ、忠不忠の論には及べき事に候。凡人臣たるものは、身分の尊卑にもよらず、生得の賢愚にもよらず、おのれ忠臣よと呼れたく存候は、人の天性にて、万人同情に御座候。然ども忠不忠の道を明らかに意得不ㇾ致候へば、心一ばい忠を致すと存候へども、いつしかと不忠におちいることを不ㇾ知候。尤口惜き次第に候。まづ忠と申文字は、まめと訓し、まめはまめやかと申こゝろにて、心いきの親切に行届事に候。かりにも如才なく、身一分當座切にことを勤て、人みずなる心のなきことを申候。君は上に一人立給ひて、臣は下に數十人數百人數千人、君の大身小身に隨ひ、臣の多少は有ㇾ之候へども、いづれも下に立ならびて、一同に君の政事を手傳ひ、家國の安危を相談するものにて候。是を人の一身にたとへ

又不斷立關に置付の長持ひとつあり。内に金千兩はだか金にていれおかれ、鎖まへ封印もなく、當番の廣間番代り合の時分、蓋をあげみ候までにて、受取わたし、事濟候よし、承り傳へ候。君上の心持は、此所をよく〳〵心得候て、をしへ奉るべきとなり。

○始にも申し如く、人の性は幼壯老の三時に順ひ、敎戒あることなれば、幼少の君へは、まづ幼少の時につれて、習慣を熟させ可ㇾ申こと也。すでに一人たち是非のわきまへもしり給ふ時には、又其時の心得にてならはし奉るべきこと也。併いやしき諺にも、「三つ子のたましひ百までと申せば、御幼年也とて、なほざりにはすまじきこと也。但し勁草堅木も、實生苗木の時は、なべてやはらかなるものなれば、大木のかげならでは、風雨をしのぎ、成木すべき道理なし。故に師傅の人は、幼少をいつくしみあはれむ心を第一にして、大木のかげになりひなたになりて、風雨をさゝへ、其かげに苗木の成長する所を、片時もわするまじきこと也。とにかくに、習はぬ經はよまれずといへる世話の通り、古今の敎訓に通じ不ㇾ申候ては、師傅の忠を盡さんとしても、行屆ざること多かるべし。しからば先道を學ぶべきこと、師傅の要務なり。學問といへばとて、朝より夕まで、机のうへに書籍をひらき眼をさらすのみにあらず。晝夜の間には、一時半時のいとまは、誰もあるもの也。其ひま〳〵をつとめて、要文を一行二行にても誦習して、この言葉はかくこそ、その文言はかくこそと、心に思ひひそめて、是を日々の言行につとめて、世子を敎るたねとせば、詩書六經は申に及ばず、草紙物語のうちにも、いくらも敎のたねとなることはあるもの也。これ則

まず、きたなくしわくして、只金銀の山をのみ積給ふことのみ心得給ふことになりて、仁恕の心を失ひ給ふものなり。仁とは、御身のうへはともかくもになされ候て、人のうへをあはれみ、苦世話に持給ふことなり。恕とは、ものごとに思ひやりふかく、人見ずなる身勝手をし給はざることなり。いにしへの明王賢君の、自己の身を節儉にして、下の惠をあつくし給ひしことは、書籍にも數々かきしるして、人もよくしりたること也。ちかき比青山故大膳亮殿は、生得質素なる人にて、よそめにはしわき人のやうに見え候ひしが、或時外よりかへられ候て、役人共を召出し、誰彼の宅へ參り、玄關を見れば、手廣くて自由もよくみえ候、自分屋敷玄關はとの外せばく候間、いま一間通りひろげたく思ふ也、大工共に入用を積らせ候て見せ候やうにと申付られしに、役人ども常々しわき氣風を存じ候故に、隨分下直につもらせ、金八兩にて出來候由を書つけ差出せしを、大膳殿つく〲見られ候て、いや〲無用に致すべし、八兩と申金子にては、足輕一人を扶助するとぞとて、普請をやめられ候よし。然るに尼が崎居城の節、大坂の御城失火につき、江戸へ早追の使者を以て注進申され候時、兩人の使者を目通り近くよび出し、膝の側に小粒金を紙にもりおきて、兩の手にすくひて、定めて手當は役人共より申付候はん、是は自分がやるぞとて、其ものゝ右の袖へ自身入らる。彼の男平伏して退かんと致し候へば、まて〲と申され候て、又兩手に一すくひ左の袖へいれられ候よし、兩人へ同樣に四すくひ給り候に付、兩人も一入忝く存じ、道中もはげみ候て、江戸への注進一番に着いたし、其後大膳殿參府の節、規摸なる上意も有レ之候よし。且

し。驕傲の心をおさへんとならば、近習の臣相互に恭遜にして、師傅を尊敬して見せ奉るべし。吝嗇の心をふせがんとならば、相互に義理をつとめて見せ奉るべし。恭遜とは、かりにも互にいんぎんにつきあうて、ものいひ挨拶もしとやかに美しく、かりそめにもあなどりかろしめ候いろなく、人をたてゝ我をはらず、あらそひをとるふりを見せ申まじきと也。もしあやまりて角だちたる躰をする人ある時は、師傅の人これをいましめて、さはいはぬものぞ、かくはせぬものぞと、おとなしくくしかり敎へて、それを見せ奉るべし。義理をつとむとは、たとへて申さば、何にても被ㇾ下候時は、食物はうまく大きなるを仲間傍輩へもわかちあたへ、物品はよきかた見事なるを傍なる人にもわかちあたへ、我はあしきかたをありがたく頂戴して、義理を専にして、欲得を第一にせぬふりを見せ奉るべし。御手遊御手習道具筆墨紙とても、取をさむるときは、人々に被ㇾ下候時よごれ損じ候ては惡しく、夫故に大事にいたし候段を、常々をしへ奉り、衣類調度なども、君の爲とてはをしまず、のち〳〵人へ拜領の爲にとて、疎末にし給はざるやうにといふところを、かりそめにも見せ聞せ奉るべし。此心を長じ給へば、人の君となり給ひては、御自身のうへを儉約し給ひて、下を惠み給ふものといふ習ひ癖になり給ふよとなり。君上の德は、恭儉になづかぬ人もなし。驕傲をうとまぬものもなく、爽利をよろこび吝嗇をさげすみ奉らぬ人もなし。人心のなつき奉るは、家國繁榮の元、人心のはなれ奉るは、家國衰微のもとゐなれば、尤大事なると也。目前の費をいとひ、やぶさかなる心を持せ奉れば、儉約とは、あたへめぐむものをもあたへめぐ

をそだつる道は、第一に孝悌の德をいざなふべきと也。尊貴の上にては、親子の間も疎遠なるものにて、素賤の人のやうに、二六時中に顏と顏をも合せざるものなれば、親愛の情も、自然と下々のやうにはこまやかならぬもの也。此處をよく心得て、とにかくに御親子の間の相互になつかしくなり給ふやうにと心得とりかひ可ㇾ申と也。これ孝悌の德を長ずるもとなり。下々の上にてだに、成人いたし、妻子をも持候時にいたれば、父母の膝の廻りにをりし時のやうには、親愛の心もなくなりて、幼年にてきどくに見え候子も、孝行者といはるゝほどには、つひに得ならぬもの也。まして貴人の上にては、成人し給ふに從ひ、御互の禮節もおごそかなるものなれば、御幼年の時よりことᐸしく育ち給へば、のちᐸは禮義ばかりになりて、恩愛の情は、いつとなく絕はつるやうになり給ふも、多くあると也。次には驕傲の心、吝嗇の氣に長じ給はぬやうに、人を恕し給ふ心を專にそだて奉るべきと也。孔子も周公の才の美ありとも、驕りかつ吝ならば、其餘は見るにもたらずと仰られし。驕傲とは、氣も心もうはもりて、人をあなどりかろしめ、すべてものを目下にのみ見給ふやうになると也。吝嗇とは、財寶をむさぼり、物をしわくをしみ給ふと也。不孝の心は、親子の間疎濶なるより生じ、驕傲の心は、あたりに氣遣ひし給ふ人のなきより生じ、吝嗇の心は、義理をつとめ給ふとを敎へざるより生ず。みなᐸとᐸᐸく習慣せしむる所なり。

○孝愛の情を厚くせんとならば、朝夕に御膝元へしたしく參り給ひて、機嫌をきゝ給ふやうにすべ

からまつれば、七人の忠良は有てもなきが如し。古より然なり。

○賈誼がことばに、天下の命は懸二於太子一といへり。國郡といへども、其政を目出度せんと思ふ時は、只一人の君の心をたねとして出くること也。されば其君の心を正善に歸し奉ることは、師傅一人の敎にかゝること故に、師傅の任より重き任はあらじ。師傅の德は、仁厚長者なるを第一として、師傅の才は、博學多通なるを第一とす。其人仁厚なれども博通ならざれば、曉喩の道ゆきわたらず。其人博通なれども仁厚ならざれば、忠篤の誠うすし。この兩樣を兼たる人を、成全の師傅とすべし。但し學德全備の君子は、常にしもあらず。まづ人となりおとなしく、正直にして、人の賢をねたまず、人の善言をきくを好み、ひとの美行を稱することを好み、古今の經籍にかきしるせる話言といへば、一筋に敬信して、一言一行なりとも、日々に人に學び聞て、是を今日の用にたてむと思ふ心のある人ならば、師傅の位を授候ても、害なかるべし。利口發明に取廻して、是に似て非なる人を此任にすうれば、善人は日々にうとく、辯佞は日々にすゝみて、世子の言行を敗ること、ふせぎとゞむべからず。尤恐るべきこと也。つまる所は、師傅の官に任ずる人は、つとめて學問をすべきことなり。

○六經より以下諸書に、人君の敎戒を述たること、備らざる所なし。但し世子を敎るの術をまとめて、手近くみるべきは、國語の楚語に、申叔時といへる人、世子の敎かたを說たること、念頃也。漢書の賈誼が傳の治安の策の中に、親切に論じたり。この二通りをよく〳〵讀てみるべし。まづ世子

を尊とくし、愛敬をあつくし給ふより始るとなり。いかばかり忠賢の士といへども、受る所の命いやしく、遇せらるゝ所の恩疎なれば、世子の畏敬をおこすべき道なし。

○師傅一人忠良を得といへども、近習の臣和一ならざれば、養長の道達するとなし。幼き御心にて、誰彼がいへる所はよく、これかれが申し所はよからずなど、辨別し給ふべき道理なし。一かたにては宜しと申、一かたにては惡しと申、一人とふるまへば、又一人はかくして見せ奉るときは、かならず心まどひ給うて、はて〳〵は自己の心よく思ひ給へるかたに落着し給ふより外はなし。これ敎の敗るゝ所なり。師傅一人いかばかり忠誠を盡し候とも、一齊人に衆楚言のたとへにて、遂には多勢にさまたげらるゝと、よんどころなきと也。且又師傅は、世子の尊敬し給ふ人といへども、二六時中、前にも伺候せざれば、退て後は、近習の臣師傅の敎奉りし言行をすゝめ喩し奉るを以て、習慣も熟し給ふとなり。若又近習の臣、一言一行も師傅の敎を輕じ侮てみせ奉れば、これぞ一日あたゝめて十日こゞやかすのたとへにて、習慣も敗れ給ふもの故に、ひとり師傅のみにあらず、近習の臣に忠良をえらぶと、是又大事なると也。古今ともに中以上の君は、世子の爲に師傅を撰給ふとは、心づき給へども、近習の臣をえらび給ふに及ばず。たとへば病を治せんとて、一藥を施し十毒をいましめざるが如し。參附姜桂の良藥といへども、毒に合せて用る時は、毒の能さかんなり。なべて善の重目はかるく、惡の重目はおもし。十人の臣に一人不良の臣立まじれば、一人の毒まはりすみやかなり。尤はや〳〵退くべし。まして十人に三人とも不良の臣交りつ

はれ出生し給へば、其儘およびたゞしき尊崇をうけて、僅に人を見知り給ふより、人々畏敬の心をいだき、前に伺候する程の者は、息をひそめ容を守りて、先其座の機嫌をのみはかりて取扱ひ奉ることにて、たとひ父母兄長の敎戒をうけ給ふほどのことありといへども、稀たまさかなることにて、其餘は常に臣妾の介抱のみにそだち給ふことなれば、幸に善良の質を受給へば、それが中にても賢明の君とはなりたまふもあれども、もし不幸にして驕傲の氣象を受給へば、遂には暗愚暴戾の君に終り給ふ。古今みなしかり。是ひたすら人に畏敬尊崇せらるゝにのみ習慣して、人を畏敬尊崇するに習慣し給はざる故也。故にいにしへより師傅の禮を尊くして、其威を嚴にし、日夜にその敎戒を服受して、畏敬尊崇する道を習慣せしむること、いにしへの三公三孤のまうけは是が爲也。禮記には、天子の太子といへども、學宮に至り給へば、年長の下に座し給ふことをしるし、又天子にものををしへ申時は、臣下といへども、北面せぬといふことをしるせり。是にて古の敎をかんがみるべし。幼より習慣する所を愼ましめて、いつの程にか賢明の德を成就すること、苗木苗草の時より手木をそへ力繩をはりて、屈曲をふせぎ、眞草眞木の用を成就すると異なることなし。

○敎あり類なしと、孔子ものたまひつれば、人はたゞをしへ次第なるもの故に、敎る人を撰むこと、最初第一の要なり。曲れる木をたてゝ、直なる影を得べからず。よからぬ敎戒の下に、よき人の出くべき道理なし。但し直なる木をたてゝ、正しき影を求めんとすれども、日月の光なくしては、かげはさゝぬものなり。師傅の禮を尊とからしめ、その威を嚴にあらしめ給ふことは、先君の命壽

うに定めおき給ひしと也。

○人の始中終は、幼少を始とし、强壯を中とし、老衰を終とす。この三時に隨ひ、教戒を施す法、一同ならずといへども、先おほよそを語らば、聖人の教は、乳をふくみて眠り、飯をくゝめられて戲るゝ孩兒には、元服して上下着こなしたるものゝわざをさせず、上下着こなして元服したればとて、頭はげて額にしわのよりたるものゝ思慮分別をせめず、少壯老の三の時に從ひて、其みとなるべきことをなさしむるやうに教ると也。但し人は万物の靈にて、心もまた靈知はやきものなれば、苗木苗草の時より、其身其程につれて、善心善行にむかふやうにと導き教るとも、また大事の教也。無理にまげたわめねども、自然と成長せしめて、それ〴〵の德を成就せしむると、いたらぬ所もなきは、聖人の教なり。すでに胎教といひて、懷姙のはじめより、視聽言動をつゝしませて、生るゝ子の吉祥を望むことなれば、まして生れたるうへのことは、申にも及ざると也。故に教の道は、先第一に教る人の善惡邪正を撰にありて、幼弱當身の上をせむるのみにあらず。習慣は自然の如しと、孔子も仰られて、人君の尊貴なるより、衆庶の卑賤なるに至るまで、その習慣する處を愼むこと、人を教るの極意なり。

○無位素賤の人の子は、僅に乳ぶさを放れ候ころより、うちには父母兄長の威を恐れ、外には他人の戒を憚りて、いまだ是非の道理は辨へしらねども、何となく遠慮挨拶するものといふことを知る。是素賤の人の人を畏敬するに習ひ慣たるもの也。然るに尊貴の人の子は、胎内よりひとにうやま

嚶鳴館遺草卷第三

もりかゝみ

○およそ草木を植そだつるに、二葉三葉より成長して、用にたつ木草となるまでには、始中終の三段あり。草に勁草あり。木に堅木あり。然どもそのはじめ苗草苗木の時は、いづれもしなやかにして、直にもそだち、曲てもそだつべし。是其始也。既に草となり木となれば、勁き質の草木は、年月につよみわたりて、副木をたて繩をまとひて、のべかゞめんとすれども、最早こゝろのまゝならず。是中也。花さき實なり、枝さし葉茂りて、それ〳〵の用にたつほどになりおふせたるは終也。まづ此始中終の養ひに心をつくべきと也。苗木苗草の時より心をつけて育れば、苦勞もなく良草良木の用を成すと也。しかし苗木の自由になればとて、無理に曲撓めて、心のまゝにせんとすれば、いかなる勁草堅木も、或は枯或はいたみて、たとひ年月を經ても、いじけひねびて、材用に備ふべからず。草木のみにあらず、禽獸も又しかり。駒兒犢牛犬子猫兒の育まで、始中終はあるもの也。故によく獸を飼ふものは、始中終に隨ひ、無理をほどこさずして、それ〳〵の生を遂しむ。人は万物の靈貴なるものといへども、始中終のあることとは、聊も異れることなし。故に古の聖人、敎誨の道をつとめて、人情を遂けしめ給ふ。尊卑貴賤、品かはれども、敎といふ道をすてゝ、性命をたつべき道なし。さて其敎の法に、始中終をわけて、天の性に逆ひもとらぬや

嚶鳴館遺草卷第二終

ふものなければ、人々身勝手にのみなりゆき、己だに立ゆく時は、上の爲をもはからず、人の上をもかへりみず、はかなき心よりして、はて〲は己が身ひとつをだに得たもたず、終には不埒不屆を仕出して、重き刑戮にもおちいると故に、奉行代官是を世話やき、千人万人もろもちになり、相互に立ゆくやうにと、或は敎へ或はおどし、まめやかに指圖を加へて、百姓の氣をゆるめざるやうに、農業をすゝめ勵して、衣食の源を丈夫にし、性命の根をかたくすると也。但し人情は智あるも愚なるも、仁愛になつき服せぬものなければ、先第一に仁心を專として、下をいたはる道をつとむると也。よき役人を循吏良吏といふ。あしき役人を酷吏賊吏といふ。循良の吏は、正直不欲にて、法度をみださず、不義非道の指圖をせず、慈悲柔和に下を取扱ひ、上の氣にいらんとて下をくるしめず、下にほめられんとて上をあざむかず、家國ゆくすゑの利害を案じ考へて、役目を勤る人をいふ也。酷賊の役人は、貪欲偏頗にて、法度をまげ、威勢を以てむごくからき下知を加へ、眼前の手柄を專にして、家國ゆくすゑの利害をかへり見ず、立身出世を心懸るものをいふ也。故に國に循良の役人多ければ、君上の德澤万民にながれわたりて、人心悅服する故に、天地神明も福慶を降して、家國富强安榮すること、響の聲に應ずるが如し。酷賊の役人多ければ、君上の恩惠下民に降らず、衆心なげきうらむる故に、天地神明も殃を降し、家國衰弊危亡すると、影の形に隨ふが如し。この二道をよく辨へしりて、職分に思ひを盡す人を、忠良の臣と稱して、家國の至寶とするとなり。

農官の心得

○むかし聖王堯舜天下を治め給ふに、五穀樹藝の官長を後稷と名づけて、重き職掌なり。周語には、號の文公といふ賢君、天子宣王を諫て、民之大事在レ農。といへり。治民の政は、第一農業にあることをいふなり。管子には、凡有レ地牧レ民者。務在二四時一。とをしへぬ。有地牧民とは、國君領主のことなり。務在四時とは、春夏秋冬に隨て農業怠らざるやうに、民を世話すること也。孟子には、諸侯の寶三。土地人民政事。とあり。土地は地方なり。人民とは、士農工商の四民なり。政事とは、右の四民を取扱ふ仕方也。土地廣けれども、人民すくなければ、國貧弱なり。人民衆けれども、取扱宜しからざれば、四民安堵することなし。さて四民の中にては、農民を國の根本とす。されば今の世にても、奉行代官と成て、百姓を取扱ふ身分は、至て大切なる職掌といふことを、最初第一に心得べきこと也。上は天子の尊きより、下は匹夫匹婦の卑きに至まて人の性命を立る本は、衣食のふたつにとゞまる。衣食の源は、百姓の勤よりいづること、眼前のこと也。しかるに奉行代官のいたづらに權威をさかんにして、下より惡事の出來る時、是を吟味して、仕置を加ふる役とばかり存じ、百姓をせたげはたりても、年貢未進を取立るを今日の奉公とのみ心得たるは、淺ましきことなり。なべて賤しき下々は、もとより道理をまなび辨へたる侍などの、義を存じ禮を守りて、上下左右を思ひ計るおとなしき心はなく、たゞおのれ〳〵が身の今日を安樂にくらして、一生を心よくわたりたく思ふより外に願はなきもの也。然るゆゑに、上に立てこれを司る奉行代官とい

て、いくばくも根氣を盡し、筆紙墨を費し、つまり輕重相應の御仕置は仰付られ候こと故、上の損分多きのみならず、頭分向隣の難義となり、はて〳〵は其一人はそれきりになくなり候者も多く、一人二人と申内に、國中にてはいくばくも民をうしなひ申ことにて、剩右の費は再び立戻候時は無ㇾ之候。かやうの所、通例の役人は心付不ㇾ申、惡人は申出るに隨ひ、世話をする筈、物入をする筈とのみ心得居候こと、淺ましきことに御座候。以前米澤の小國と申所に、市三郎と申百姓、孝行のものなるにつき、其持まへの田地三石目永代作り取に申付られ候。其砌役人共の中に、かやうに持高を孝子へ作り取に被ㇾ下候時は、小國三万石の御高入も、次第に減じ可ㇾ申など申ものゝ有ㇾ之候。家老何某承ㇾ之候て、一通り尤に相聞候、乍ㇾ併年々孝子へ作り取に申付候ても、十年廿年にて、小國三万石の內、千石は減申間敷候、何卒是を手本に見習ひ聞習ひ候て、田地を作り取に被ㇾ下候やうなる孝子の、五十も百も出候はゞ、家國の大慶は此上なく候、かやうに褒候ても、なか〳〵人の感ずる程の孝行は、人々得せぬものに候、且又十年廿年には、千石ほどは上の費をはぶき可ㇾ申候、たとひ御高入は減申候ても、市三郎が米は御國の米にて候、市三郎を見習ひ、一鄕一村にて百姓共が每日一鍬宛余計耕し候はゞ、小國中にては日々二三万鍬は增し可ㇾ申候、左候はゞ五石十石は年々に作り增し可ㇾ申候、殘念なることは市三郎が持高少分にて候、せめて百石目も持居候はゞ、作り取も目立申候て、一入人もうらやみ可ㇾ申事に候と申聞候よし、大臣の存慮大體にかなひ候やうに奉ㇾ存候。

美を願可ㇾ申と存候時は、庄屋組頭のものいくばくも世話を仕、足手をはこび、筆紙墨を費し、其後支配へ申出候ことに御座候。其上にて彌間違は無ㇾ之か、實事に候歟否など、數遍被ニ呼出一、樣々に吟味定りて、御褒美と申に相成候時は、當人一人恩惠を蒙り候までにて、餘人の仕合には、曾て相成不ㇾ申候。乍ㇾ併至極の孝心を見受候ては、人情自然と感服仕候こと故に、物入造作も厭ひ不ㇾ申ことに御座候。但し右躰の善人は、其分にて不ニ申出一候ても、指て上よりの御叱をもうけ不ㇾ申候へば、大概のことにては、先其分に打捨置候ことも多く有ㇾ之候。さて不孝不忠不埒ものと申時は、町村にて常々厄介に相成、そのうへ萬一のことを仕出し候時は、庄屋組合の者まで大きなる咎を蒙り申こと故に、物入造作は千万迷惑ながら、後難を恐れ申候て、一日も早く申出候ことに御座候。且又その惡人御法度を犯し申候者にも候へば、よくぞ申出候とて、御譽にもあひ申ことに御座候。依ㇾ之惡人は年々多きもの、善人はたま〳〵有ㇾ之ものとのみ存知候風儀には相成候ことに御座候。善人を申出候時は、その支配頭たる者とも〳〵御譽を受候ことに候はゞ、善人も年々絶申まじく候。然時は善人も多きものと申風儀にも移り可ㇾ申ことに御座候。扨また善人多く出申候て、不ㇾ斷御恩惠を被ニ成下一候時は、上の財用も多分に費え候など存知候人も有ㇾ之候へども、善人へ賞をあたへ給ふは、少分の儀にて、其賞を受しものは、百姓は以後いよ〳〵耕作を出精仕、町人はいよ〳〵商買を出精仕候こと故に、自然と上の御物入を仕出し、御損をかけ申やうなる不屆は仕出し不ㇾ申候。惡人と申時は、何れ其分にはなりがたく、役懸り吟味に吟味をとげ

五合一升のみつぎも太儀に相成候て、貧民を見殺に仕候こと、世の有様に御座候。詩の大田の篇に、彼有₂遺秉₁。此有₂滯穗₁。伊寡婦之利なりと申は、百姓ゆたかなる時は、田刈取いれのときも、一把二把の取おとし刈殘しは、をしみ不ㇾ申、その落こぼれを拾ひ候ても、やもめ〳〵は今日を渡ると申ことに御座候。上より一升一合をせめはたり候へば、百姓どもも落穗を拾ひ申ものまでを盗人よなどせちかひ申心に相成候こと故、老弱窮困の民は、飢て死候より外は致かたも無ㇾ之候。されば大躰とは、大くゝりの場を考へ候て、下は下にて、相互相持になりて、飢凍えず、やみ煩ひと申時も、どうかかうかに服藥も仕候て、誰が情ともしらず、心安く今日を過し候樣にと申ことに御座候。賤しき諺にも、ある手にまゝこなしと申通り、繼子につれなくあたり候は、元來が足らぬ故に御座候。人が人につれなくなり行候ことは、一身の取廻しむづかしきより出候ことにて、とにかくに己が衣食のなり候程に候へば、山野の民は、なか〳〵貪欲には無ㇾ之、人の上も相成だけは惠み申候ものに御座候。人が人につれなくなり候ことは、政のからきより起り申候風儀にて御座候へば、この風儀をうつしかへ候て、人が人にやさしう相成候やうにと申こと、大體にて御座候。

○人の善を賞し惡を罸し給ふことは、誰も〳〵心地よく存候ことに御座候。然處可ㇾ賞善人は鮮く、可ㇾ罸惡人はたえ不ㇾ申候こと、何故ぞと申せば、賞は其人一人の仕合に止り、罸は他人まで祟の參る故に御座候。たとへて申さば、町村に一人の孝子有ㇾ之候時、この者の孝行を申上候て、御褒

次の選と申て、其人の身分よりは二等も三等も越させ申候て、衆人の耳目を驚し申程に立身を致させ、其人の器量を十分に用にたて申ことに御座候。乍ㇾ併孝悌忠信の人とて、必しも才知發明なる心ばかりは無ㇾ之ものに御座候へば、其用ひかたは君上の明を以て、其人の器量相應に處置可ㇾ有ことに御座候。且又善を賞し申候とて、惡をいましめ不ㇾ申候時は、賞も貴からず候故に、不忠不孝無禮無義の人は、嚴罰をくはへ、黜退可ㇾ仕事に御座候。大概世に仁君は有ながら、仁政の行れ不ㇾ申候ことは、前後左右、東西南北、浪風たゝざるやうにと、穩便を先とし給ふより、善を揚ること明らかならず、惡を退ること嚴ならず、風を移し俗を易ると申までに至りがたく候。一人の善を揚て萬人の惡を化し申ことは、舜の皐陶をあげ給ひしなどは、格別のことにて、中々難ㇾ及儀に御座候へば、十善をあげ十惡を退け申候程に、骨を折世話をやき申候はては、不ㇾ參義に御座候。威に畏れ德に懷くと申は、人君下にのぞみ給ふ第一の柄にて、畏をいだかせ懷しみをもたせ申こと、政令の行れ申候根本にて御座候。仁知勇の三を三達德と組合せ給ひし聖意を察し可ㇾ申義に御座候。進退を明らかにし、賞罰を嚴に仕候時は、衆吏淸廉を守り、貪濁の風改りて、自然と下々へのわたり正道に相成候に付、民間何となくゆるやかに相成候へば、有德の者は、五人養ひ候者も、十人養ひ申樣に相成、衣食の蓄へ無ㇾ之者も、こゝへよりかしこへたより候て、相持に今日を過し、困約窮死におよび候者は、自然と無ㇾ之ことに御座候。民間衰微にいたり候時は、五人くらし候者も三人に減じ、人の上より我上と、一家の繰廻しを案じ申心より、不便とは乍ㇾ存、

衣食のふたつを拵へ出し、それを身に着し口に食て、一生を過し申事に御座候。四時の運、土地の宜を違へ給はぬまでは、天地の德なれども、己々動き働き不レ申候ては、今日を生て通るべき道も無レ之候故に、人々天運地宜の大德をうけながらも、今日は自分の働にてわたることゝのみ心得、朝夕に天地を拜み禮を申心もなく、うかと一生を過し申事、これすなはち天地の大仁無量廣大なる所にて御座候。人君上に立給ひて、下萬民御影を以て性命を全し、一生を暮すも、先その如く、誰が惠ともしらず、人々精をだに出せば、一生は心安く暮さるとのみ思はせて置給ふが、人君の恩澤にて御座候。凡上よりあたふる惠といふは、限有レ之事にて、一里にはたれども、十里にはとゞかず、十里には渡れども、五十里にはあまねからぬものにて御座候。是を平等に行渡るやうにと申所を、主意に仕候て、令を施し可レ申ことに御座候。孔子も君子惠而不レ費。と仰られ候。

○爲レ政在レ於レ得レ人。と申聖言に止り申候。君上は如何程の仁心あらせ給ふといふ共、其心を受て施し行ふ奉行役人未熟に御座候ては、恩惠の下に屆べき道は無レ之候故に、仁を施し可レ申には、先奉行役人を正直に仕候が初にて御座候。奉行役人を正直に仕候は、貪欲の心をおさへ申事に御座候。貪欲の心をおさへ申ことは、廉恥をしらせ申ことに御座候。廉耻をしらせ申事は、禮義をあきらかにしらせ申ことに御座候。禮義を明らかにしらせ申ことは、聖賢の學をいたさせ申ことに御座候。聖賢の學を致させ申事は、聖賢の道を尊み候て見せ申ことに御座候。聖賢の道を尊み見せ候ことは、孝悌忠信禮義遜讓の人を賞美仕候ことに御座候。但し善人を賞美仕候と申時は、不

の子を育るが如く、心のいたらぬくまもなく、敎へみちびき給ひて、實やるせなきこと也。民を惠むといへばとて、金銀米錢をまきあたへて、一時の飢寒を救ひ給ふのみにあらず、民の罪に落入もの多きを憂ひ給ひて、是に善を敎へさとして、自然に上の刑戮にかゝらぬやうにととりかひ給ふこと也。下民は上の敎にだに隨ふ時は、罪もなく咎もなく、生涯を心ゆたかにくらすこと故、敎化の世話をやき給ふは、無上の仁政莫大の恩惠也。人君の惠むこと、陰陽の氣の物に布が如く、雨露風霜の節たがはずして、深山大澤のくま〳〵まで、竹木花草おのがさま〳〵榮へ茂りて、素直なる良材幾千万もそだちて、上手大工のすみかねに隨ふ時は、のみかんなのはもかけず、心易く造作も調ふべし。下民の材木をそだつる政は、敎導の官を儲けて、曉喩の法を廣くするにしくはなかるべし。學宮嚴重なれば、よき奉行頭は其内より生じて、人を愛する道を以て下を取扱ひ、曉喩の官四方に居て世話をやかば、其下より順從の民生じて、上を犯す風はやむべし。君子學レ道愛レ人。小人學レ道易レ使。と孔子もをしへ給ひけらし。

政の大體

○政をするに、大體によらざれば、君上の仁みな小惠にのみ止りて、廣大の德は及不レ申事に御座候。先天地をかんがみ候に、其德春暖夏暑秋涼冬寒の節たがはず、山川原濕の宜をたがへざるまでにて、人は其間にはらまれ、春の暖を得て種をおろし、夏の暑を得て物を長じ、秋の凉を得て實のり、冬の寒を得て取收め、畠には麻麥をうゑ、水には稻を植て、おのれ〳〵がかせぎを以て

をうけて、奉行頭ともなり、下民を教へ導き、さばきをさむる役人とはなることとなり。凡人の生質美善なりといへども、古の道を學びしらざれば、思慮通融することあたはず。自己の心をのみ定規にして、人を取扱ふゆゑに、たとへばさしがねなくて角なるものを作り、ぶんまはしなくて圓なる物を作るが如し。その人々の目分量きりを以て作り出すこと故に、定規といふものもなく、實の所は出來あがり次第といふもの也。出來上り次第に人を取扱へば、下の心も心次第にて、善惡邪正をわきまへず、思ひつき心まゝなることを申出る時、上なる役人も、何といふ心控もなく、其時々行懸り次第に思案をめぐらし、そこよこゝよと問合せ聞合せ、たゞ耳學問目功者にて、當座起りのすみくちさばきを專とする故に、年中間斷なき苦勞をすること、せんかたもなきこと也。法度はすみかね、役人は大工、下民は材木の如し、すみかねあれども大工なく、大工あれども材木なくば、いかで造作をすべき。又すみかねよからず、大工下手にて、材木あしくば、何を以て細工の手際を見すべき。さればすみかね大工材木みつ揃やうにとて、教學の道は、人君の貴きより、下民のいやしきまで、第一のわざとはすること也。古の聖主賢君、天下國家を治め給ひし掟は、くるひなきすみかね也。このすみかねを能遣ひ覺る人は、上手大工となるなり。周禮に、師氏保氏などの職の人に、三德三行六藝六儀等を教る法は、こと〳〵く上手大工を取立る法也。卿大夫州長より以下、品々の職分は、おの〳〵勤方はことなれども、大要は人に德行道藝を教へはげます役目にて、民くさ材木を素直にそだつる法也。古の聖主賢君、民をとりかひ給ふ道は、親

上をのみ案じ給ひて、自己の奉養をつゞめ、士民の養ひをゆたかにし、正直質朴の臣を親しみ、忠諫の言をみち引、柔弱佞媚の臣を遠ざけ、面諛の言をふせぎ、先祖の功業を失はぬやうに、子孫の興衰をはかりて、老を敬し幼を憐み、孝悌の人を賞し、鰥寡孤獨の民を惠み、群有司の賢否を審にして、小過をゆるし、成功をはげまし、封内風俗の美惡を一身の苦世話に持給ひて、明暮にたゆみ怠り給ふ心なきを、君德とは申なり。但し君德は、古先聖王の遺訓に隨ひ給ふより增長することなれば、學問を好み給ふこと、最初第一の美德とすること、古今歷然たること也。右躰の德備り給へば、げに〳〵天福を得給ひて、人君の尊きに生れ出給ふかひもありといふもの也。これ家國を保ち給ふ君ならでは、いかばかり賢なる人といへども、この德を行ひ施すべき處なし。依レ之この德ををさめ給ふ君は、いか程世界ひろく稱揚しても、千人萬人おなじ心に、かたじけなく敬ひしたひ奉りて、後世までもかたり傳へて、千秋万歲現にいますがごとく存奉ること、昔をかんがみて、此後とても思ひやるべし。これより外に、諸侯貴人のうへに美目とすべきことは無レ之ことなれば、貴人のうへほど吹聽すべきことのなきものはあらじといふことなり。

敎學

○玉不レ磨不レ成レ器。人不レ學不レ知レ道。故にいにしへの聖主賢君、かならず學宮を建て、人を敎る所とす。天子の學宮を辟雍といひ、諸侯の學宮を泮宮といふ。何れも德行道藝を敎る所也。この稽古所にて、古聖主の身を修め人を治め、天下國家を安定し給ひし道を學びしりて、其後君の官職

し。しかれども、貴人と申ものは、襁褓のうちより爵位の尊きにからめられ、安逸の樂しきにならひ給へば、山川の景勝も聞見かぎりあり。世態の苦樂も、噂のみにて、身にしかと受給ふことなければ、詩文章つくり、歌連歌よみ給へばとて、微賤の人の險阻艱難を經歷し、眞實の感慨より出たるとはちがひ、實に人を驚す程の手段はあり給はぬもの故に、推出し吹聽もならぬことなり。弓馬劍槍の術とても、大概貴人の筋骨は、氣力のかぎりもありて、たとへ印可をとり給ふとも、氣骨健なる卑賤の人の目錄位ならでは得し給はぬものなれば、是又口ひろく吹聽もならぬことなり。まして其余は、容貌美しく、衣紋つき立派に、立廻りしとやかに、應對發明に見え給ふといふとも、是又下々にいくばくも有ふれたることなり。よひまどひし給はず、朝起し給ひて、飲食におぼれ給はず、公のつとめ世間の問ひ見まひ怠りなく、酒宴亂舞にそまり給はぬといふは、なみ〳〵には超まさり給ふといへども、是又下々には、三百六十日日參をかゝさず、拾年二十年を皆勤し、一汁一菜を甘じ、一妻一妾に安じ、一家一類むつまじく出入して、終身を改ざるひとも多分なれば、ひとり人君の美德とて吹聽もなりがたし。かやうにかぞへみれば、何ひとつ人君の美行と、口廣く吹聽をすべきことはなし。唯ひとつ君德を生れつき給ふのみは、いまの世界へ披露し、將來百年へも申傳て、稱譽すべきことなり。君德とは何をかいふや。爵位の尊きにも驕り給はず、國郡の富にも奢り給はず、君は萬民の父母となり給はねば、天に奉ずる職分に違ひ、祖先に受嗣ぐ孝道に背くといふ所を、露のまもわすれ給はず、雨のふり風のふくにつけても、一筋に下民の

得を第一とすべし。しかしながら、中にたつ士大夫は、何分に下の心をとりかひて、上を親しみ奉るやうにと心を盡し候とも、元來人君の上に下のかたじけなく思ひつき奉るべき實の御所行のなければ、下へふれ行ふべきやうなし。されば先第一人君の上に諸有司の下へふれ行ふべき美德をつとめ行ひ給ふべきとなり。いかばかり君を大事に存る忠臣にても、まんざら君にかたちもなき德を僞こしらへて、下へふれ行ふときは、人々げにと信服し奉るべきやうなし。微なるより顯なるはなく、隱れたるより見はるゝはなしと、中庸にも有レ之通り、隱微の場所よりつゝしみ給はざれば、顯見の譽れは得がたきとなり。

○相導て前後するといふと、すべて君に仕ふる臣下の忠節なれども、是また人君のうへに忠直を親しみ愛し給ふ德なければ、君の前後へ立廻り、手をひき腰をおすべきやうなし。古より忠臣の眞謀を盡して、君を賢明に誘ひ立たるは、元來君の性質美しき德のありて、忠諫の臣にすねもとり給はず、いかにもよく手をひかれ腰をおされ給ひしなり。

○德を喩し譽を述ぶといふは、君を大事に存る心からは、君の美德を世間へ吹聽いたしたく思ふと、申におよばざるとなり。去ながら、君の上になにひとつ吹聽すべき德のなければ、人まへにても、口をしくは思へども、默するより外はなし。臣下どもの美目にもなり、咄の種にもなり候やうにと、自己の所行をつゝしみ給ふべきとなり。但し邦君の御身のうへに、人に吹聽すべき程の德は、世にまれなるものなり。何故ぞといへば、すべて男子の藝は、文武のふたつに勝れる能はな

業を興し給ひしなり。趾附といふは、下を卒て上をしたしましむるをいふとありて、君と民との中に立て、下の上におもひつき奉るやうに、下々の心をとりかふとなり。先後といふは、相導て前後するをいふとありて、君の前にたち後に廻りて、御あやまちの無ㇾ之やうに、手をひき腰をおして、君を善道に導き奉ることなり。奔走とは、德を喩し譽を述ると云て、世上を走り廻りて、君の美德をあげあらはし、他所他國の人までも、我君の德をしたひ奉るやうに吹聽することなり。禦侮といふは、武臣折衝をいふと有て、武畧をめぐらし、勇力を奮ひ、一陣にすゝみて、いかなる強敵をも追拂て、誰殿の家の誰某と、他所他國までも恐れ憚るゝほどの勇名をとることなり。文王の聖德を稱し奉りて、この四種の臣を備へもち給へるを、世に難ㇾ有ことに詩の大雅にもほめうたへり。是にても人臣の君に仕る道を辨へしるべきことなり。上のことは、よきもあしきも、隱密にするを敬と心え、下のことは、よきこともあしきことも、おさへかくすを愼と心得たる時は、下の上をかたじけなくしたしみ奉る情は、絕はつることなり。君臣銘々の忠慮を盡し、君の政を助不ㇾ申時は、君いかばかり賢明にても、一人一己きりの御働に止り、千万の臣を持給へども、十人百人とおなじことにて、社稷を保ち四民を安じ給ふ功をなし給ふべき道はあらず。されば右の四種の臣道のうち、何れなりとも、人々の性のちかき所を修錬して、奉公を仕べきことなり。四種の名目悉く不ㇾ得ㇾ手ならば、尸位素餐のそしりをまぬかるべからず。はづかしき次第なるべし。

〇下を牽て上を親ましむといふは、すべて君と民との中に立て政事にあづかる士大夫、何れも此心

ひとつも善行のなきには、いかばかりかまさりたることとなるべき。然るを遂もし給ふまじとて、是をおさへ妨て、よしやわろくとも、世上なみならば、はづかしからずと心えたるを、忠臣といふべしや。いかにも水臭き至極なるべし。酒宴遊興音曲亂舞の筋は、公の戒にも、おもく禁じ置給ひて、人君の愼み給ふべきことなるを、是は諸侯貴人の有まへなることゝ云て、さのみ人の見聞をはぢず、衣服行裝立派を好み給ふは、公の制も有レ之ことなるを、道路の耳目にかゝれども、さしてはでなることゝて諫る臣下もなく、たま〳〵道訓に志をよせて、世の手本にもなり給ふべき所行を思ひ立給へば、時に珍らしく、人の聞見もいかゞなどきのどくがりて、うるさきものにふたをするやうに、難をおそれ憚るとはなく、たゞ己々の心きりにつゝましく思ふこと、愚なることなり。孝經事レ君の章に、人臣の君に仕へ奉る道を敎へ給ふ中にも、其美を將順し、其惡を匡救すとあり。其美を將順すとは、君のよき命令は、速に受隨ひ行ふことなり。其惡を匡救すとは、君もし心得違給ひて、よからぬこともあれば、諫とゞめて惡名をとらせ申さぬことなり。されば君に仕る臣下の心得は、聊も君に善行あらば、とりはやし奉りて、一寸の善は一尺にもそだて、聊も不善あらば、念比に諫め防て、一寸の惡は五分のうちにも救ひ、增長し給はぬやうにと、心を盡すこと、忠臣の節、これにすぎたるはなし。人々不忠を好にてはあらざれども、心得違たる所より、忠臣の法に背き申こと、皆これ不學無術より出ることなれば、口をしき次第なり。文王は大聖人なれども、疏附先後奔走禦侮と云て、この四種の臣をそなへ持給へるを以て、周家八百年の

嚶鳴館遺草卷第二

上は民の表

○かみは民の表なりと申て、君一人は萬人の的とし奉る所なり。故に人君の德を、明德とも、顯德とも稱して、世の中へ廣く推出し、誰も見聞て御尤に奉ㇾ存やうに、明白に行ひ給ふことなり。人君の上にて、人に見せまじ聞せまじと、つゝみかくす所行は、かならずよからぬことなり。然れども、人君と申て、必しも聖人にてもなければ、美德ばかり備り給ひて、ひとつの不德もなしといふことは、世に希なることなれば、人臣の奉公は、君の不善をかくし、君の善を顯して、見聞く人の感服するやうにと心得たるを、忠臣とはいふことなり。然るに常なみの人は、いかにもよき御所行なれども、人の耳目にたつはでなるとなどいひて、たまく世にめづらしき善行をもし給ふべき志あれば、それをおさへ妨て、つゝみかくすやうにすること、いかなればかくまでは心得たがへたるものぞや。或はまたよきことはしりながら、するくもし仕遂給はざる時は、却て世の謗を受給ふ本など申て、よきもよすぎ給はぬやうにととりなす臣下も多く有ㇾ之ことなり。是又甚敷心得違なるべし。行末心元なく、善行をも得し給ふまじき君ならば、猶更思慮を盡し、諫め勸め奉りて、聊の善をもとりかひそだて可ㇾ申ことなり。それにても、行末善をえ行ひ給はずんば、是非もなきことにて、いかゞはすべき。せめて一度二度二事三事にても、善行をなしたまはゞ、始終

候事に候へば、偏に君心鐵石の如く御固め可レ被レ遊義と奉存候。人情は貴賤となく他を願ひ申ものに候へども、令問廣譽施ニ於身一、所ニ以不レ願ニ人之文繡一也と、孟子も被レ申候通、匹夫匹婦の身にても、美名を一世に顯し候人は、人の尊位高祿美衣甘味は、うらやみ不レ申義に候。况人君と被レ爲レ成、固より尊位尊爵に被レ爲レ居候上には、別に御願可レ被レ遊事は無レ之筈に候。最早此上には、末代迄も賢君とうたはれ給ふより外に、御志願は御座有間敷義と奉レ存候。賢君の御德は、仁道に勝り候ものは無ニ御座一候。仁者は身を殺して仁をなし、生を求て仁を容さずと、孔夫子も被レ仰候。一身を殺し候ても、願ふべきは仁德にて御座候。况今日いかばかりの御苦勞を被レ爲レ重候とも、御身を被レ損候程の義は無レ之候へば、何分にも御節儉を御勤可レ被レ遊御義と奉レ存候。

右五ヶ條は、儉約の政の花實にて、花實をだに被レ遊ニ御覽一候はゞ、いかばかり御樂しみなる御義に可レ有ニ御座一と奉レ存候。

嚶鳴館遺草卷第一　終

ものと心得候故に、忽ちもとの苦しみに歸り候とに御座候ゆゑに、知者の仕事は、松柏を植て、さかり久しきを專一に、いつまでもおなじとを勤候て、怠らざるを善政と申候。人君の御仕事は、御一代きりの事にては無レ之候。御子孫代々御長久の道を可レ被二思召一事に候へば、一旦の華美を御好み被レ遊まじき御事に候。さて長久に儉を守り候には、先人情を定め、風俗の敗ざるやうに、二十年も三十年も、同じやうに御世話被レ遊候御心ならでは、成功は見え不レ申候。二十年三十年と申事は、君上の御實心より出不レ申候はては、堅固には立遂げ不レ申候。日に一日を愼むと申候て、まづ〳〵ゆくすゑの成不成は御とんぢやく不レ被レ遊、今日々々を御大事に御守可レ被レ遊候。今日百金の御費用を六七十金にて御暮し被レ遊候て、又明日も又明日もと、同じやうに永く御堪忍被レ遊候より外は無二御座一候。節儉の本意は、多く蓄へ候義にては無レ之、奢不レ申候樣にと守候義と奉レ存候。

○土を發し實を植ゑ候て、さま〳〵に養ひをかけ、手當を仕候て、二葉を生じ、枝葉とわかれ、花をさかせ、實をならせ候とに候。室咲の梅さくらには、大木は出來不レ申候。野植仕候て、心をつけ育ひ上候て、其時節にも至り、花さき實なり候へば、親木の有レ之候うちに、猶又實植を仕候て、又の親木に仕候へば、いつも見事なる梅櫻たえ不レ申候。家國の節儉も如レ斯御座候。今日を減じ明日を減じ、減を積て不足を足し、財用生じ候へば、實植の手當を仕候て、いつまでも風儀奢侈に不二相成一樣にと、御子孫の計を被レ爲レ貽候事に候。千萬も君心を根本にして、枝葉花實さかえ

レ召候間、下々は猶更絹布等は停止可レ仕旨被二仰渡一候へども、我々存候は、これは下々へ奢を戒め給ふ御方便にて可レ有レ之、何とて十五萬石の殿樣が木綿を可レ被レ爲レ召哉と、實心信用不レ仕、只今現在拜見仕候て、驚入候。御身に被レ爲レ附候御下召だに、我々の着用仕候同樣の木綿にて、かやうにそまつなる品を被レ爲レ召候へば、御朝夕の一汁一菜も、さぞ〳〵と勿躰なき御事に御座候と申候て、一人の娘を嫁入致させ可レ申と、支度仕置候衣類の内には、絹紬の類よほど有レ之候を、他所へ爲レ持遣し、皆々賣拂候て、悉く木綿衣にとりかへ、嫁入を致させ候。この義を近郷傳へ承り、自然と百姓どもゝ感服仕、一統に御儉約の御觸を相守候樣に相成申候。根ある木に花の付候は、歴然のことゝ奉レ存候。

○草木の生を見候に、一ヶ年の内に、實植より花咲き實のるもの有レ之、五年十年を過ぎ花咲みのる物も有レ之候。數百年をたもち候木には、年を經不レ申候ては、花咲みのることは無レ之候。家國は長久なるもの故に、政も一旦の功を見ず、幾久敷利に相成候義を第一に可レ仕事に候。眼前の利を急ぎ候へば、必國運をちゞめ候もとゐにて候。儉約の政も、末永く心靜に勤不レ申候ては、全功を難レ得候。近來世中に勝手直しと申流有レ之候て、大分の金銀を持いれ、一旦に財用の融通をつけ候へども、十年とは不レ過、もとの不勝手へ立戻り候は、一年きりの草木に花さき實のるが如く、能く心得候て、其實を植つき候人有レ之候はゞ、相續も可レ仕候へども、人情は安んきには安んじ易きものにて、只今まで苦しきより俄に樂しきに出候へば、始の苦しきを忘れ、いつまでもかやうに樂しき

と御意遊され、御膳も不レ被二召上一候由、ふるき記錄にも見え候。賢明の君奢靡風流を惡み給ふこと、古今一揆にて御座候。

○御屋敷の風儀は、御領分の風儀に相成申候こと、千里も比隣の如くに御座候へば、まづ〳〵御家中の風儀を第一に被レ爲レ附二御心一度儀に奉レ存候。前段申上候通、此儘にて費用を被減候より外に、財用の足しかたは無レ之儀と奉レ存候。御領分の義は、前々より年貢運上無二殘所一御取稼も十分の由傳承候。左候へば、此上の重歛を可レ被レ命樣も無二御座一候。他借立用と申時は、瓶中に切花を活け候譬にて、一旦は美しく相見候ても、また明年咲出候種は無二御座一候。米澤節儉のはじめ、御城下遠き在々へは、號令も行屆不レ申候處、御近習相勤候者の父隱居にて、其砌遠在へ遊山に參候て、日比心易く仕候有德なる名主どもの宅に止宿仕候。其夜居風呂へ入候に付、衣類をぬき置候て、紅染の木綿じゆばんばかり屛風に打かけ置候て、湯を遣ひ候を、亭主見申候て、尋候は、何故にそまつなる木綿じゆばんを各別大切に被レ成候哉と戲れ候に付、さればこのじゆばんは、尊き細有レ之候。子我等忰は存知の通り屋形樣御手水番を相勤居候へば、いつも御召下を拜領致す事に候。このじゆばんも御召下に有レ之候。年寄には紅染が藥に候へば、我等に着用いたし候樣にと、忰が申候。依レ之かやうに着用はいたし候へども、御垢付のことなれば、勿躰なく候間、平生是ばかりむさと下には置不レ申候と噺し候へば、亭主一家内の者を呼集め、じゆばんを戴かせ候て、涙を流し申候は、扨も〳〵有難き御事に御座候。先達て在々へ御觸の趣、屋形樣にも木綿衣を被レ爲

かざりをやめて、質をつとめ候。文學行れ候へば、人々道理に明らかに相成候。武術はやり候へば、華奢風流にながれ不レ申候。酒宴亂舞は、人心を盪し候根元にて候。節儉の道は費用のおこる處を防ぎ候事、緊要に候。扨又文武と申こと、車の兩輪の如く、ひとつも廢し候ては、政行れ不レ申候。其内にも、文は讀書にならひ、道理を辨へ候道故に、人の頭になり候人だに是に明らかに候へば、ともかくも下を取扱ひかね不レ申候。その下々は、道理にくらき人有レ之候ても、かしらの取扱ひ次第にて一生を全し可レ申ことに候。武の道は、弓馬劒槍の技を兼候ことにて、心計武を存候ても、技に長ぜざる時は、用に立不レ申候。わざにだに長じ候へば、上の宰配次第に用をなし候こと故に、中以下はおしなべて不レ致候てはならぬ道に御座候。道理に明らかなる人は、身分不相應の驕を致し、非義の立身出世をも願ひ不レ申候。技藝を嗜み候人は、飮食衣服の物好き薄く、未練さもしき追從は、自然と不レ仕候。是何の故と申こともなく、元來好み候處、文と武と二道より出ることにて、人の風儀このふたつに御座候。たとへ聖人の本經に叶ひ不レ申候ても、人情をはづれ候程の過には少く候。唯つまる處人情を敗り君父をわすれ候事は、元來奢靡の心より生じ候儀に御座候。むかし賢明の君、御夜食の御給仕を仕候御小性の内壹人着用仕候袴をつく〳〵御覽被レ遊候て。その方の袴は何と申ものぞと御尋被レ遊候に付、其人謹て是は茶宇にて御座候と申上候へば、以の外御氣を損じ、御箸を下におかせられ、其方は心得違たるもの哉、世の中はやう〳〵きのふけふちとをさまりたるに、最早其方ふぜいの者の、さやうなる奢を仕なり、名もしらぬものを着用仕て

申候。根本の悪うすく、身木いたみ候へば、花は澤山つき候ても、いろつやなくかせ候て、さかりも短く、花が十ひらき候ても、八つ九つはむだ花にて、實はとまり不レ申候ものに御座候。仍レ之植木を好候人ば、根本の養ひを専一にして、身木の榮を悦び、花の澤山につき候を嫌ひ申候。花を不レ愛には無レ之候へども、むだ花多ければ、身木のやせ候を嫌ひ候故にて候。素人は花だに多く咲候へば、一春一秋の盛を愛し悦候ゆゑ、身木ものだち不レ申候。家國の風儀は草木の花の如し。しまりたる國は、實多く花少し。ふしまりなる國には、花のみにて實なし。是ひとへに根本の君德よりあらはれたる花實にて候故に、賢明の君上に在せば、下にはでなる風俗なく、實儀なる氣立多し。暗愚なる君上に在せば、下にはでなる風俗多く、實儀なる氣立少し。國の興衰は、風俗の厚薄により候事故に、人君はこの風儀を世話やき給ふことにて御座候。風俗を引立候源は、文武二道をはげみ給ふより外は無二御座一候。文道行れ候へば、孝悌忠信仁義禮讓の風儀多く、武道行れ候へば、質素敦朴篤實廉恥の風儀多く相成事に候。風儀正敷は、富足の元、風儀怠弱なるは、貧窮のもとに御座候。

○人情はうつりやすきものに御座候。我と我同士の交にても、平生親み候うちには、其人の風儀をさのみまね申候心は無レ之候へども、いつのまにか其風儀の移り候ものに候。ましてや君上と奉レ仰候御方の御風儀は、高嶺よりおろし候大風の如く、埜の草木いづれか靡きふし申まじきや。仍レ之人君御平生篤實質素を御好み被レ遊候て、かりにも浮花風流なる御物好の無レ之時は、下は自然と

身分の天道への申分と存候心より起りたることに候。然處拙者綿衣を着用とは申せども、下にはやはらかに絹紬をかさね着用致し候へば、必竟表向綿衣と申見せかけばかりにて候へば、外様のものども心服不ㇾ致候こと、尤なる事に存候。依ㇾ之拙者義も、下より綿衣を着し候はゞ、げに〳〵綿衣を着し候實義も相立可ㇾ申と存候に付、納戸役へ申付、下より綿衣を着用いたし候とて、木綿じゆはんの上に御家紋つきの綿衣を重ね、御着用被ㇾ成候。私申上候は、至極御尤なる御義に奉ㇾ存候。但し一汁一菜も御一生被㆓召上㆒、綿衣も御一生御ぬき不ㇾ被ㇾ遊樣に仕度奉ㇾ存候と申上、退き申候。右の御實心ゆゑに、程なく上下心服仕候て、執政大臣より一統に、綿衣の外は着用不ㇾ仕候。然ば節儉の政行れ候も、行れざるも、君上御一人の實不實に有ㇾ之候事毛頭無ㇾ疑候。是全く根本の立候處より、枝葉におよび申候。

各四個條は、節儉の枝葉にて枝葉榮え申候はゞ、花實自然につき可申事に御座候。

野芹下

花實五個條

○梅の木に梅の花のひらき、櫻の木に櫻の花の咲き候は、天地自然の道にて候。梅の木に櫻のはなをさかせ、櫻の木に梅の花をひらかせ候事は、造化の巧にても出來ざる義に候。然ば其花を見て其木を知り候事、定りたる義に候。但しはなの咲と申にも兩種御座候。根本の惠つよき木にさき候花は、いかにも色美しく咲き候て、さかりも久しく、其上花は十ひらき候へば、實は八つ九つ結び

くつ有レ之候ても、我等恥とも不レ存候、一國を持こたへざる時は、先祖へ對し奉り、天下後世へ對し申わけも無レ之莫大の恥辱に候へば、是位の恥にはかへがたく候間、正直に彈正誤入候、かんにんを致し候樣可ニ申渡一候と仰付られ、早速右の女を外へ御出させ被レ遊候。扨又御自身綿衣を御召、朝夕も一汁一菜に御定被レ成候に付、御家中上下一同に、內外綿衣を着し相勤候やうにと被ニ仰渡一候。依レ之御近習向一同に綿衣に相成候へども、外樣にては、年來奢侈の俗習にて、とかく綿衣を着し不レ申候に付、一日御閒談の序、此義をことの外御氣のどくに思召候段被ニ仰聞一候。私申上候は、外樣の者ども綿衣着用不レ仕候事、道理なる義に御座候、年來美服を着用仕來り、其上國君の思召候樣に一國の上を世話に存候人は無レ之、己々の身のうへきりの安樂をのみ願候は、凡下の人情にて御座候。左候へば、先銘々衣服を快く仕度存候筈に御座候。但し其風俗を御移し替被レ遊候は、人君の御德に御座候へば、下々の義は御とんちやく不レ被レ遊、御一人の御手前を御守り可レ被レ遊候。やがて綿衣着用可レ仕候。物事氣短には不レ參事に御座候。ゆる〳〵と御移し替可レ被レ遊候と申上候て、退き申候。其後罷出候節、又々被ニ仰聞一候は、後々相考候處、外樣の者共綿衣を着不レ致事、至極尤に候。我等綿衣を着申候とて、何程の儉約にも相ならざることに候へども、それを着し候ことは、さのみ是を以て儉約を致し候と申にては無レ之、多年不如意にて、家中の者どもの食祿をも貸上げ置候て、艱難を致させ候義、何分にもいたはしく存候に付、せめて我等綿衣にても着用いたし、朝夕の食味とても減じ候て、下々とともに〳〵艱難を致し候てなりとも、人君たる

外樣の者共追々承及び候て、上には御儉約にて、奥向女中をも格別に被ㇾ減候へども、其内美人壹人は御留被ㇾ成候て、御勝手なることなど申候時は、目通も不ㇾ爲ㇾ致候と申事は、一人々々に申分もならぬもの也、付ては儉約の申渡も立行まじき基なれば、早々外へ遣し候やう可ㇾ申付ㇾとの御事に付、修理もことの外迷惑仕候て、申上候は、御意には御座候へども、此義は申渡がたく候、子細は願人と申は、女ながらも御奥の頭を勤候局より私へ申聞け、私義も不肖ながら御家の頭職にて、尤に承り候て申上候處、御上にも尤と被ㇾ思召ㇾ願の通被ㇾ遊ㇾ御許容ㇾ、已に以て其旨局へ申渡候、然處今朝に相成、又候御意の通申渡候はゞ、老女の威もうすく、御奥のおもしも輕く相成可ㇾ申候、私とても頭職の規模も立不ㇾ申、迷惑仕候、併是は私の義に御座候へば、第一君上の御意反古に相成候ては、下々へ信を失ひ申候御儀、如何に奉ㇾ存候間、何分にも此義は先此分に被ㇾ成下ㇾ度由申上候處、なるほど一通尤至極に候、しかしながら其方とも存知の通、過而勿ㇾ憚ㇾ改と、聖語にも有ㇾ之候、我等若年故に、思慮不行屆にて、此義はあやまち候、夜中篤と相考候て、過と申處に心づき候に付、今朝は急度改め候、しかれば老女へ昨日の申渡は、彈正不念にて、あやまり入候間、是非に堪忍いたし候て、早々外へ遣しくれ候やうにと、其方相賴可ㇾ申候、あやまり入たるとあるは、千萬恥辱のやうに、其方とても可ㇾ存候へども、よく〳〵考候へば、此度の儉約は、家中の上下數千人を始め、町々在々の人民までを不便に存候に付、何とぞ銘々省畧いたし、取續かせたき存意より起たることに候へば、此旨行屆候義肝要に候、我等老女へ誤入候躰の義は、い

不レ申候。其如く臣民は枝葉、君は根本に御座候へば、先根本の御徳を專要に御養ひ可レ被レ遊義に御座候。德を養ひ候事は、文武二道を御守被レ遊候より外に無ニ御座一候。孝悌忠信仁義禮讓の德は文より起り、質素敦朴篤實廉恥の風は武より生じ候。委細は花實の條に申上候。扨先節儉の政は、君の奥向より始り候儀に御座候。男子の心、貴賤智愚相應に是非邪正の道理も辨へ候へども、女子と申ものは、尊卑賢愚一統に道理のわかりにくきものにて、決斷つよく此方より限をわたへおき不レ申候ては、何事も納得づくには不レ參ものに御座候故、万の政これよりやぶれ申候義に御座候。近年米澤侯にて節儉の政を御始候時、先最初に奥向のしまりを御定被レ成候て、五十人餘の女中を只九人に被レ減候。局を相勤候老女一人の部屋子を持罷在候。歲は十六にて、奥方樣御側へ被ニ召出一、御奉公仕罷在候處、右の女も御暇被レ下候。然る處老女より家老色部修理まで願出候は、此者の義私老後の力にも仕度存候へば、御暇は下され候共、內分にて私部屋にさし置き申度よし、尤別段御扶助は戴き申まじく候間、願の通被ニ仰付一被レ下度旨、深く相願申候に付、無レ據事に存、其段可ニ申上一と受合候て、右の趣申上候處、自分の養ひにて、內分部屋に差置候とのとに候はゞ、其通致し可レ遣候、乍レ去我等奥へ參候節は、必目通へは罷出不レ申候樣に申聞置候へと、御許容相濟候に付、修理より其段申渡候、翌朝に相成、修理を被レ召候て被ニ仰出一候には、昨日申聞候老女が願の義、其通と許容いたし候へども、昨夜中篤と相考候處、これは願の通には相成まじく、子細は右の女としも十六歲に相成、容貌もすぐれて美麗なる女なり、我等もとしわかき事に候へば、

合せ申候儀に御座候。不足と申時は、家内の暮しかたをつめ候へば、御奉公の入用はつめ可ㇾ申樣も無ㇾ之候。依ㇾ之覺悟不覺悟によらず、家内多きものは、御奉公入用不足に及び候事に御座候。出勤繁く仕候へば、衣類も早く損じ候に付、一つは二つ、ふたつは三つと增長仕候。加之月代湯行水もしば〳〵仕候へば、費用も增長仕候。日々にて聊のやうに御座候へども、年内に積候へば、莫大の義に相成候故に。君りつばを被ㇾ爲ㇾ好候へば、臣下はいつとても貧窮に相成候義に御座候。誰しも不奉公を仕度者も無二御座一候に付、なるだけは內分さま〴〵の差くりを仕、まづ今日々々をと相勤め候に付、行詰候へば、御惠を願候より外は無ㇾ之ものに御座候。うへの御苦勞を奉ㇾ察候て、御惠をねがひ申間敷と存候へば、病氣等申立引こみ候より外は無ㇾ之候。依ㇾ之御惠と申は、下々の勤め安き樣に被二成下一候て、上には御不自由を被ㇾ遊候御義に御座候。下々願のまゝに、金銀を以て御救被ㇾ遊候事は、金銀の山を積候ても、相届不ㇾ申義に御座候。政は淸淨簡易を貴ぶと申ことは、可ㇾ仕事をなげやりに仕置候事にては無二御座一候。人々にいそかしからぬやうに、よろづ事すくなに被二召仕一候事に御座候。大勢集り候て、常々さはがしく仕候は、財用不足の根元に御座候。たとへて申候はゞ、根入あさき身木に枝葉多くつき候へば、風雨にさはぎ候樣なるものにて、身木のいたみはこれより生じ候義に御座候。

○植木を好候者、枝葉のうるはしく榮え候やうにと存候へば、日除風除霜除なんど心を盡し候儀は勿論に御座候。しかしいかやうに外より用心を仕候ても、根本の養ひ不ㇾ仕候ては、水氣の惠のぼり

○大學の篇にも、生ㇾ財有ニ大道一。生ㇾ之者衆。食ㇾ之者寡。爲ㇾ之者疾。用ㇾ之者舒。則財恒足矣。といふ如く、財用を足すの道外に不ㇾ可ㇾ有ㇾ之候。必竟當世諸侯方の御不如意は、いづれも大學の敎に相違仕候故に御座候。万石は万石、十万石は拾万石、御領分より出候財用は、分限有ㇾ之義に御座候。然に平生の御暮し高は、一統に右の分限には超居候。分限に超え候根元は、農工商の三民に懸合せ候へば、士の數過分に御座候。さればとて御先祖御代々御扶持被ㇾ置候士を、今更御減少可ㇾ被ㇾ遊樣は無ニ御座一候へば、ともかくも此なりにて御儉約を遊ㇾ被候義、先務と奉ㇾ存候。但し御役人は、十人は五人、五人は三人に減じ候事は、制度の立かた次第にて可ニ相成一義に御座候。せめて役人を減じ候へば、大分の費用を省き候儀に御座候。是も有來り候處の役人を俄に減じ候ては、人情殊の外不手廻の樣に心得候ものに候へば、心易くは不ニ相成一儀に御座候。君上の思召を以て、此上增長不ㇾ仕候樣に被ニ成置一、漸を以て御取直し被ㇾ遊度儀に御座候。役人多く御座候は、第一不手廻にて、人情輕薄に相成候根元に御座候。此義は深き道理も有ㇾ之義に候へば、別段にも可ニ申上一、此一冊には筆略仕候。さてこのまゝにて御儉約被ㇾ遊候はゞ、先日々出勤仕候輩を寛暇に被ニ召仕一義にても可ㇾ有ニ御座一候。寛暇と申候義は、當番ゆるやかに相勤申候義にて御座候。當番をゆるやかと申候は、五人つゝ出勤仕候を三人づゝに減じ、十人づゝ出勤仕候を五人づゝに減じ申候儀に御座候。さ候へば、日勤は隔番、隔番は三番、三番は四番五番に相成候。すべて士の身の上は、餘計の無ㇾ之ものにて、年內被ニ下置一候給分を以て、御奉公と家內の暮しかたとに配り

忍被レ遊候て、一途に費用を御厭ひ被レ遊、下々の爲にだに可二相成一ことは、御一身の上、いかやうの御苦勞をも遊レ被候時に、萬一下に立申候御家中、此御心をも不レ奉二感入一候て、一分の驕樂を極め、財用不足に及び、父兄妻子を養ざる者も有レ之候時は、是は樹木に枯枝のたとへにて、枯枝を其分につけ置候ては、外枝のいたみに相成候付、これを取拂ひ候義に御座候。但し枯候枝とても、本身につき候枝に候へば、切をり捨をり候ては、外枝のいたみにも相なり候へば、取除けかたも可レ有レ之義に候。扨又枯候枝にも、差別有レ之候。根もゆるき不レ申諸枝は、よく茂り候へ共、其内の一枝、何のわけもなく枯候は、其枝のうらより生じ候枯病にて、不レ及二是非一、とりのけ候より外は無レ之候。又一枝ふと風に吹をれ、或はあしき虫などの外よりつき候て枯候時は、其枝の不幸にて、内より枯候には無レ之候。これを直に取拂ひ候は、植木を好候人にては御座なく候。早速に添木を仕り、又は油をそゝぎかけ、日除を仕り、何卒其枝のいたみの直り候樣に手當を可レ仕義に候。其如く、常々上の御心を汲知候て、身分相應に相愼み、儉約にくらし、父兄妻子をもよくいたはり候實義なるものに候へども、不幸にて病患死亡賊難火難等、臨時の災に遭、または老人幼稚など多く、介抱難義におよび候人は、彼風にいたみ虫にいたみ候臨時の枯枝にて候へば、是をば格別の惠みをも早速に被二成下一候て、御救ひ可レ有レ之事に御座候。是を恩惠とは申候。不埒不覺悟なるもの共と同樣に御救も無レ之ては、不仁と申ものに御座候。右の通候へば、上の御救と申事も、莫大の費用は無レ之事に御座候。

不レ及レ申候。儉約の政を立給ふことは、國の財用をゆたかにして、君上御安樂を極給ふべき爲にあらず。財用ゆたかなる時は、臣民の御惠みも思召まゝに被レ遊ニ御届一候爲に、先節儉を被レ遊候て、財用の足り候樣にと思召被レ在候御事に御座候。是人君第一の御仁德にて、すなはち天道への御奉公、御先祖樣への御孝行、無ニ此上一御儀に御座候。民は令する所に隨はず、好む所に隨ふと有レ之、すべて下は上の御心を以て心と仕候事、自然に御座候。一人仁を被レ爲レ好候へば、萬人仁を好み候事、無レ疑候。一國に一人の天と奉レ仰候君にて候へども、臣民を子の如く御不便に被ニ思召一候故に、朝夕無ニ勿躰一御艱難を被レ遊候て、かくまでに御儉約に被レ爲レ暮候と見上奉り候時は、御家中は申に及ばず、御領分の民百姓までも、此事を傳へ承り、過分の驕りを仕候ものも、何となく恐れつゝしみ候心を生じ、自然と一身一家のくらしかたもつゞめ候て、相凌候やうに相成候故に、財用は不足なりにも、繰廻し候樣に相成候。然ば上より財用を以て人々に御惠を御施し不レ被レ遊候へども、おのれ／＼が手前にて事足り候やうに相成候て、親子夫婦兄弟親類も、自然とむつまじく暮し候樣に相成候。これを孔夫子も、惠すれども不レ費とは被レ仰候。扨亦御家中諸役人も、上の御心を心と仕に候て、下々を取扱ひ候時は、おのづから慈悲を第一に仕候て、下への當りも、貪慾なることを不レ仕候に付、下の怨を生じ、上の御不爲に相成候やうなる不調法なることもすくなく、重き御咎を蒙り不レ申候。是すなはち君上の御仁惠にて御座候。

○上の如く、君上格別の御省略を被レ遊、御手元を御不自由に被レ爲レ暮、御性得御好のことも、御堪

玉をしのぎ、軍兵ばかりをかゝれすゝめと宰配をふり候ては、一人もすゝみ候者は無㆓御座㆒候。すゝめかゝれの下知に及ばず、大將必死になり候て、眞先にすゝみ候時は、一軍一同に申合たるごとく、先を爭ひ矢玉を犯し、一命をなげうち候心に相成候は、全く人心の和したる處より出候故に、人君の尊き御身を以て、臣民とひとしく勞苦をわかち、御手元を御省略被㆑遊候へば、御下知に及ばず、下は靡き從ひ、御制度を相守り候。これ非常のことにて、目にも見なれず、耳にも聞なれぬわざをなし給ふ故に、人みな感心奉り、恐れ畏り候て、被㆓思召㆒候通に御政事も行れ候事に候。但し夫とても、外の視聽を驚かさんとのみ被㆓思召㆒候て、御實心の仁德より出申さず候へば、是又彼大將の眞先にはすゝみ候へども、必死の心なく、敵の色合により引歸し候心少も有㆑之候へば、士卒も大將の勢ひをうかゞひ、跡へ半分は心を殘し候故に、とても敵をば敗り候迄には行屆ざる道理に御座候。さ候へば、非常の法を御立可㆑被㆑遊には、先君上の御心を鐵石の如く御固め被㆑遊候義、根本に候。左やう無㆑之候ては、五年拾年と申御儉約の政は、たちとげ不㆑申事に御座候。

右三ヶ條は、節儉の政の根本にて、此根本を固く不㆑仕候ては、枝葉の榮可㆑申道理無㆓御座㆒候。

野芹中

枝葉四個條

○君上の御心は、樹木の根本の如し。根本堅固にして、ゆるがざれば、枝葉は自然と繁榮仕候事、

出度被レ爲レ居候事は不二相成一ことにて、常々御覽被レ遊候通、聖經賢傳の上、古今人君の賢愚興亡歷然たる儀に御座候。扨天の如き御德と申は、天は萬物の父母として、凡天地の間に有とあらゆるもの、天の惠をかけ給はぬ物は無レ之候。そのごとく、一國萬民の天とならせ給へば、天の心を御心として、臣民の父母となり給はねばならぬが、人君の道にて御座候。夫人の父母と申ものは、とにもかくにも子供等を不便に存候て、我身の飢凍え候苦しみより、まづ子供等の飢凍え申ことを歎き悲み申候が、人の天性にて御座候。然ば人君の上にて、一國臣民を子と思召候時は、御一人のみ御安樂に被レ爲レ居べき御心は無レ之筈に御座候。かみ御一人御平生の奉養も、何程にも御省略あらせられ、臣民とおなじく御艱難を頒ち給ふべき仕方をたて給ひて、上下に財用をゆきわたり候やうにと可レ被二思召一ことに御座候。格別に省略被レ爲レ在候事に候へ共、せめてかやうにも被レ遊候てなりとも、下を御惠み被レ遊たく被二思召立一候格別の御仁政故に、非常の法とは申候。これぞ節儉の根本にて御座候。

○君は一國の天として、戴がれ給ふ御身にて居せられ候へば、いかやうにも御安樂に被レ爲レ在候て、御家中より百姓町人に至るまで、省略仕候樣にと被二仰渡一候ても、可レ奉レ畏事に候へども、政は下の心の上に和するを以て行れ、和せざるを以破れ候事、古今一揆に候。たとへて申候はゞ、一軍の宰配を司り候大將は、一軍の頭、諸軍兵は手足にて、頭がほろび候へば、手足も隨てなくなり候。大將は尤以て大事なる一命にて候へ共、さればとて、大將一人は楯の後にかゞみかくれ、矢

野芹上

根本三個條

〇國の財用は、土地と民力とのふたつを根本にして生じ候外に、出る所は無二御座一候。土地の大小民力の多少に隨て、財用の生ずる高も限有レ之候もの故に、財用を用る法を、入を量り出を制すと申候。入とは年内出來る物成を申候。出とは夫をつかひ出すことを申候。入來る高にくらべて、遣ひ出す高を定候より外に、財用の繰廻しかたは無二御座一候。

〇入を量り出るを制すは、古來より定りたる法にて候へば、家國の費用いつも定の通りには不レ參ものに候。依レ之財用不足と申時は、節儉の政を勤めて、格別に物入を減じ候外に、財用を足し候法は無二御座一候。元來定法をはづれ候てのうへに、財用不足に相成儀に候へば、定法の政にては、元へ立歸し候樣も無二御座一候。依レ之非常の法を用て、遣ひ方を減じ、元へ立歸し候儀に御座候。さて非常の法を用候とて、無理なる制を以て下を苦しめ候儀には無二御座一候。非常と申は、平生にことなる事を申候。平生にことなる事と申は、君は一國國民の天と戴き奉る所にて、尊きこと不レ及レ申候。然ば御一人御平生の奉養と申も、一國に唯御獨ゆたかに餘り足り給ひて、飲食衣服行止出入、何ひとつ御事のかけたることもなく備へ具へて、いつきかしづかれ給ふこと、是人君に備り給へるかたのもちまへにて御座候。その平生の奉養を格外に省き給ふを、非常の法とは申候。人君は一國臣民に天と戴かれ給ふからは、御身に天の如くの御徳の無レ之候ては、君の位に目

嚶鳴館遺草卷第一

野芹序

むかし賤の男有けり。芹をつみてたうべけるが、またなくうまく覺えければ、人々にもすゝめものしつ。富る人のありて、これをきゝて、たうべければ、いとあさましく、味なかりけり。この一卷も、君がためにつみてたてまつる野芹なるべし。されど昔よりなゝくさの數にもそなへくれば、あぢなしとて、ひたぶるにすて給ふべきにもあらず。にはたづみにおふる草も、まことの心もてつみてすゝめ奉る時は、神もうけさせ給ふとなんきゝはべれば、はゞかりをわすれて、書てたてまつるもの也。

大意

節儉の政は、御領分の全躰を初め、御家格御風儀、元來よりよく存候御役人共の可二申上一儀、固より私躰の推量を以て可二申上一筋にては無二御座一候。併千事万行道理の外に取組べき道は無レ之儀と存候付、此一冊一途に道理のみを申上候。不敬の文意も多く、奉二恐入一候得共、服藏仕候ては愚忠を盡しがたく奉レ存候間、前後を顧みはゞからず、相認申候。日用御省略の細密に至り候ては、夫々堪能の御役人共へ御相談可レ被レ遊儀に御座候へば、態と相認不レ申候。

附錄

嚶鳴館遺草目錄終

嚶鳴館遺草目錄

嚶鳴遺草

尾藤平洲先生之令嗣。曰二德昌一。字世克。刻二嚶鳴館國字遺草一。因二上田子成一索レ敍。余年少時執二贄於太寶井子一。而先生於二井子一契有レ素。因余亦時來往。受二其誨言一。今而思レ之。恍如二夢寐一。事在二四十餘年外一。此編皆係二雜記答問及書簡一。其言的實深切易二通曉一。人能服行。資二其日用一。不三啻如二布帛菽粟一。而其間往々亦有レ所二親聞一。因倍追二念往事一。俾二人不上レ勝二悽惋一。嗚呼。逝而不レ返者歲也。老者謝而少者老。唯有三文字不二磨滅一耳。世克刻而傳レ之。固其宜。乃弁二詹言一。

天保乙未花朝前三日　　林　衡

ひて遊ぶ。桂山特に錦城の才學を嘉みし、其子弟をして業を受けしむ。錦城が名聲の都下に顯はれしは、桂山が揄揚與りて力ありしといふ。

錦城學問淵博、百家の書讀まざる所なし。然るに尤も經學に長じ考據に密なり。錦城元來宋學を崇ぶと雖、其說の自己の意見と符合せざる點に至りては、論難攻擊して餘力を殘さず、竟に自ら一家の學を建つるに至れり。

初め水戶侯錦城の奇材を聞きて、將に之を招聘せんとせしが、適々之を沮止するものありて果さず。吉田侯禮を重くして之を招致し、禮遇甚だ厚し。然るに加賀侯錦城が自國の人にして他國の賓師となれるを惜みて、屢々使者を吉田侯に遣はして之を請ふ。吉田侯肯んぜずして、即ち其祿を倍し、禮遇愈々渥し。然るに加賀侯尙懇請して止まざりしかば、吉田侯之を峻拒すること能はず、錦城に命じて加賀侯に事へしむ。錦城も亦其父母の國なるを以て、喜びて其聘に應ず。加賀侯之に祿三百石を授け、上士に班し、煩はすに職事を以てせず。

錦城文政八年（西曆千八百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を以て歿す。享年六十有一。錦城六子あり。長德厚嗣ぎて加賀に仕ふ。德厚擊劒を善くするを以て稱せらる。三子敦、晴軒と號す。吉田侯に仕へ、才學を以て稱せらる。錦城著述甚だ多し。今其主要なるものを擧ぐれば、九經談、疑問錄、仁說三書、大學原解、中庸原解、論語大疏、梧窓漫筆等となす。今疑問錄、仁說三書の二部を收む。

歐蘇を推せり。是より以來其説を唱ふる者相踵ぎて起り、江戸の學風之が爲めに一變せり。金峨東叡王府に奉仕して其記室となる。天明四年駕に從ひて日光山に登り、留ること數日。途中病を獲て、駕に先ちて歸り、遂に其年（西暦千七百八十四年）六月十六日を以て歿す。享年五十有三。金峨長壽ならざりしかど、其門下に名士を出すこと極めて多し。尾崎稱齋、葢鳩陵、梅澤西郊、原狂齋、篠本竹堂、岡四溟、熊箕山、菊池南陽、吉篁墩、劉桂山、下田芳澤、菅東海、龜田鵬齋等の如きは皆一時の選なり。金峨著書少からず。辨徵錄、讀學則、經義折衷、匡正錄、考槃漫錄、論語集説、學庸古義等は其主要なるものなり。今經義折衷、匡正錄の二部を收む。

太田錦城、名は元貞、字は公幹、一の字は才佐。明和二年（西暦千七百六十五年）を以て加賀國大聖寺に生る。錦城の父玄覺本草學に精通し醫を業とせり。錦城幼にして穎悟、五歲にして初めて字を識り、十一歲にして詩を作り、十三歲にして經史を講説せしかば、鄕里號して神童といへり。錦城蚤に其兄伯恒に從ひて家學を研究せしかど、方技の人たることを甘んぜずして、遂に四方に遊學するの志あり。是時に當りて京都に皆川淇園あり江戶に山本北山ありて一時大儒と稱せらる。錦城乃ち西遊して淇園に事へて益を請ひしかど、其意に滿たず。乃ち東行して北山に從ひて疑を質しゝかど、亦其意に滿たず。是に於て慨然として之を古人に求めんと欲し刻苦勵精せり。

錦城志氣豪邁、肯て人に屈下せず。是を以て權門貴族の知遇を得ること寡し。獨り幕府の醫官多紀桂山之を容る。桂山博學洽聞、名聲關東に震ひしが、客を愛し士に下り、一時知名の多く之に從

するの事あり。斯書は既に支那に於て散迭し、幸に我邦に保存せられたるものなり。兼山是に於て始めて仕官の意あり。細井平洲と同じく將に褐を儒員に釋かんとす。而して平洲は尾張の産なるを以て既に徵引を蒙る。兼山は江戶の邸館に參謁し、治要校定の任に與りしが、幾くもなくして喘痰を病ひ、功未だ竣らずして歿す。享年五十有三。時に天明二年（西曆千七百八十二年）三月廿九日なり。

兼山歲未だ耳順に及ばずして歿せしかど、門下に知命の士多く、陳穀山、村卜總、萩原大麓、小林龍山、葛山葵岡、久保筑水、菅葛陵等皆師說を祖述して終始變せず。號して山子學といへり。

兼山編著、尠からず。今其主要なるものを擧ぐれば、論語一貫十卷、論語徵膏肓三卷、學庸解癈疾二卷、山子垂統前篇三卷、同後篇三卷等なり。今山子垂統前後篇を收む。

井上金峨、名は立元、字は純鄉。享保十七年（西曆千七百三十二年）を以て江戶に生る。金峨の祖父喜庵醫を以て笠間侯に仕へ、祿二百石を食む。父觀齋、名は履、字は禮卿、其職祿を繼承す。金峨の時に至りて祿を辭して去り、業を改めて儒者となり。駒込に僑居し、帷を下して諸生に敎授し、其業一時大に盛なりしといふ。

初め金峨西條侯の文學川熊峰に從ひて、伊藤氏の學を修む。後又井上蘭臺の門に遊びて、物氏の說を問ふ。然るに金峨伊物二氏の說に服せずして別に一機軸を出し、訓詁は漢唐の註疏を取捨し、義理は宋明の諸家に折衷し、詞章に於ては護園の陋習を排擊し、詩は中唐及び晚唐を取り、文は韓柳

識見彌々精くして、竟に疑難を徂徠の説に生じ、反覆熟考、一旦大に覺悟する所あり、將に其蘊蓄する所を辨明せんとし、嘗て之を灊水に問ふ。然るに灊水一概に師說を確信して其得失を論せず、多方回護して其言を然りとせず。兼山經史に考證し誤謬を糾正し是非を明晰にす。灊水之が爲めに窮して爭ふこと能はず。兼山も亦意を枉げて之に從ふことを欲せず。遂に本姓に復歸するに至れり。時に旗本の兩番に遠山修理といふ者あり。兼山を招き裏四番町なる自邸に居らしめ、之に給するに衣食の料を以てす。是れ安永元年の事にして、時に兼山四十三歳なり。

兼山遠山氏に寄寓してより以來、生徒の來り集まるもの漸く多し。兼山修辭の業を厭棄し、專ら經義を以て敎授す。其學古注疏を以て子弟を訓導すと雖。敢て之に拘泥せず。折衷學といふもの始めて此に起る。是に於て井上金峨、豐島豐洲、山本北山等相繼ぎて之に唱和し、遂に一大學派を成すに至れり。是れ固より氣運の然らしむる所なりと雖、兼山及び金峨首唱の功多きに居る。

兼山灊水を辭してより其逝去に至るまで僅に十二年にして、講業甚だ長からずと雖、聲價喧著にして一世を振盪す。然るに其人と爲り豪邁卓宕にして好みて先達を誹議せしかば、之を妬忌するものも亦極めて多し。されど村上、笠間、安中、壬生、鳥羽、犬山の六侯皆己を卑ふして之を聘し、弟子の禮を取りて經藝を受け。而して後厚祿を以て之を招致せんと欲す。然るに兼山仕官することを肯んぜず。會々之を尾張藩に推擧するものあり。是時に當りて尾侯親藩の尊を以て學を好み、繼述館を江戸市ヶ谷邸内に置き、明倫堂を名古屋に建て丶藩の子弟を敎育す。又唐の魏徵が群書治要を校刻

平洲享和元年（西曆千八百〇一年）六月廿九日を以て歿す。享年七十有四。平洲歿して後天保六年に及びて其嗣世克其遺稿を整理して之を上木し、名けて嚶鳴館遺草といふ。今此書を收む。

片山兼山、名は世璠、字は叔瑟、通稱は東造。享保十五年（西曆千七百三十年）を以て上野國平井村に生る。家世々農桑を業とし甚だ富饒なり。兼山十七歲の時江戶に遊び、鵜殿本莊に從ひて學び、其塾中に寄寓す。本莊は服部南郭の門人にして最も修辭に長せしかば、護園學派の推重する所となれり。本莊自ら處ること甚だ高く、許可する所少し。然るに獨り兼山を遇すること甚だ厚かりしかば、兼山も亦之に信服して、修辭の說を硏精せり。然れども修辭は其嗜好する所にあらざりしかば、志を經義に專らにし、日夜勵精せり。

兼山本莊の推擧に依りて南郭の門に入り、肥後の秋山玉山と交驩す。玉山は南郭が高足の弟子なり。玉山將に熊本に歸らんとす。兼山が篤學にして貧困なるを愍み、本莊と相謀り之を熊本に携へ、藩の學校時習館に寄寓せしむ。兼山幾くもなくして生員に充てられ、十人扶持を受けしが、居ること數年にして辭し去れり。是に於て兼山京阪地方に漫遊すること二年、一も其意に當る者なかりしかば、再び江戶に徃きて本莊の家に寓し、深く護園の學を攻め、特に經義に長ぜり。兼山嘗て本莊の紹介によりて宇佐美灊水に謁見す。灊水は徂徠の直弟にして、經義を以て專務となし、師說を維持するを以て其任とせり。灊水兼山の篤學なるを見て、本莊と相謀りて其義子となす。時に灊水出雲侯の侍讀たりしかば、兼山も亦同藩の儒員に蔭補せらる。居ること數年にして、兼山の學殖益々深く

平洲の師淡淵の經を講ずるや、漢宋新古の異同に拘々たらず。人の求むる所に從ひて、或は漢唐の傳疏を用ひ、或は宋明の註解を用ふ。蓋し仁齋徂徠が漢宋諸儒の誤謬を指摘して之を誹議するを以て己の力量を知らざるものとなし、常に曰く聖人の道は學問の深淺にあらずして全く成德育才其器用を盡くすにありと。平洲の經を說くや專ら師訓を守り。大義を主提して字句に拘泥せず。平洲常に曰く、天地ありて後人あり、人ありて後聖人あり、聖人ありて後聲經あり、聖人の人に於けるは類なり、今其類を以て其書を讀むに、不言の妙ありて其間に存す。夫の妙は思ふて得べきも揭げて人に示すべからず、故に古今の注家之を章句を釋くといふは可なれども、之を經を釋くといふは未だ可ならず、之を經を釋くといふは尙可なれども、其以て今日に施すべきに至りては未だ盡さゞるなりと。平洲又曰く、聖學の要は德を成すにありて學流にあらずと。故に平洲の門にありては學派の區域あることなく、人々をして其好む所に從ひて之を講ぜしむ。要は材德を成就するにあるのみ。」平洲政事に長ぜるを以て、諸侯の敎を受くるもの必ず問ふに政事を以てす。然るに其爲めに謀る所のもの終身口外せず。往復の書翰一も其稿を存せず。是を以て其詳を知るものなし。平洲四十四歲の時米澤に往きて留ること一年。米澤侯以て一國の師表となす。後來米澤藩治敎の隆盛なる平洲與りて力あり。平洲四十九歲の時米澤學校成りしかば、平洲又往きて留ること一年、學政を設けて還る。平洲五十三歲の時初めて尾張侯に謁見し、其知遇を受けて、從來衰微せる學政を振作す。寬政八年米澤に往きて留ること五旬にして還る。

平洲幼より大志ありて農業に從事することを欲せず。年十六にして京師に遊び師を求めしかど、其人を得ざりしかば、留ること一年にして郷に歸りて書を讀む。父母將に田を分ちて其資となさんとす。平洲曰く兒農にあらざるを以て田は無用なりと。乃ち田を賣りて二百兩を得しかば、盡く之を書籍の購入費に充つ。此時に當りて中西淡淵名古屋に於て叢桂社を結びて諸生に敎授す。平洲一たび之に見えて大に悦びて曰く、圖らざりき我師の邇きにあらんとはと。遂に質を委して其弟子となれり。平洲年十八の時、西の方長崎に遊び小河仲栗を主とし、飛鳥子靜と友たり。三人兄弟の交を結び、相共に切磋すること三年。偶々平洲其母の病を聞きて、即日東歸せしが、不幸にして母の臨終に遇ふこと能はず。平洲哀悼の情に堪えずして、病臥すること歲餘に及べり。

平洲二十四歲の時、其師、淡淵社を江戸に移せしかば、平洲も亦之に從ひて江戸に往き、帷を下して諸生に敎授せり。當時平洲甚だ貧困なりしが、其兄の家も亦事故ありて資產を失へり。平洲乃ち父を尾張より迎へて厚く孝養を盡せり。小河仲栗、飛鳥子靜前後相續ぎて皆長崎より來りて平洲と同居す。子靜は獨身なりしかど、仲栗には妻子あり。平洲の夫妻を幷せて五姓なり。三家同住することと多年なりしかど、一も間言なかりしといふ。

中西淡淵歿して後、平洲秋山玉山、瀧鶴臺、澁井太室、南宮大湫、木村蓬萊等と交遊して經術を切磋し、後進を誘掖するを以て己が任とせしかば、名聲日に隆く弟子大に進めり。是に於て紀州の香嚴公（當時西條侯たり）米澤の鷹山侯及び其他の列侯貴族之に師事するもの多かりしといふ。

日本倫理彙編卷之九

文學博士　井上哲次郎
文學士　蟹江義丸　共編

折衷學派の部

序說

細井平洲、姓は紀、名は德民、字は世馨、通稱は甚三郎、平洲と號し、又如來山人と號す。平洲の遠祖は文學を以て宇多、醍醐の二朝に顯はれたる紀ノ長谷雄なり。長谷雄の孫雄文に至りて河內國細井鄕に退隱す。子孫因りて細井を氏とす。雄文二十世の孫を岑克といふ。岑克始めて三河國に移居し、克成を生む。克成今川義元に仕へて裨將となる。克成岑廣を生む。岑廣小豆坂の役に力戰して創を被り、馬に騎ること能はざりしかば、祿を辭して家居す。岑廣の子雄貞遠江國濱松に往きて德川家康に仕ふ。雄貞姉河の役に功ありしが、後尾張國平洲村に退隱し、農を以て業となす。雄貞が四世の孫を甚十郞正長といふ。正長同村の竹內氏を娶りて二子を生む。伯は甚兵衞正方、叔は即ち平洲なり。平洲享保十三年(西曆千七百二十八年)六月廿八日を以て尾張國智多郡平洲村に生る。

日本倫理彙編卷之九目錄

折衷學派の部

文學博士 井上哲次郎
文學士 蟹江義丸 共編

日本倫理彙編

折衷學派の部

東京 育成會發兌